

黑鹰坠落

一个现代战争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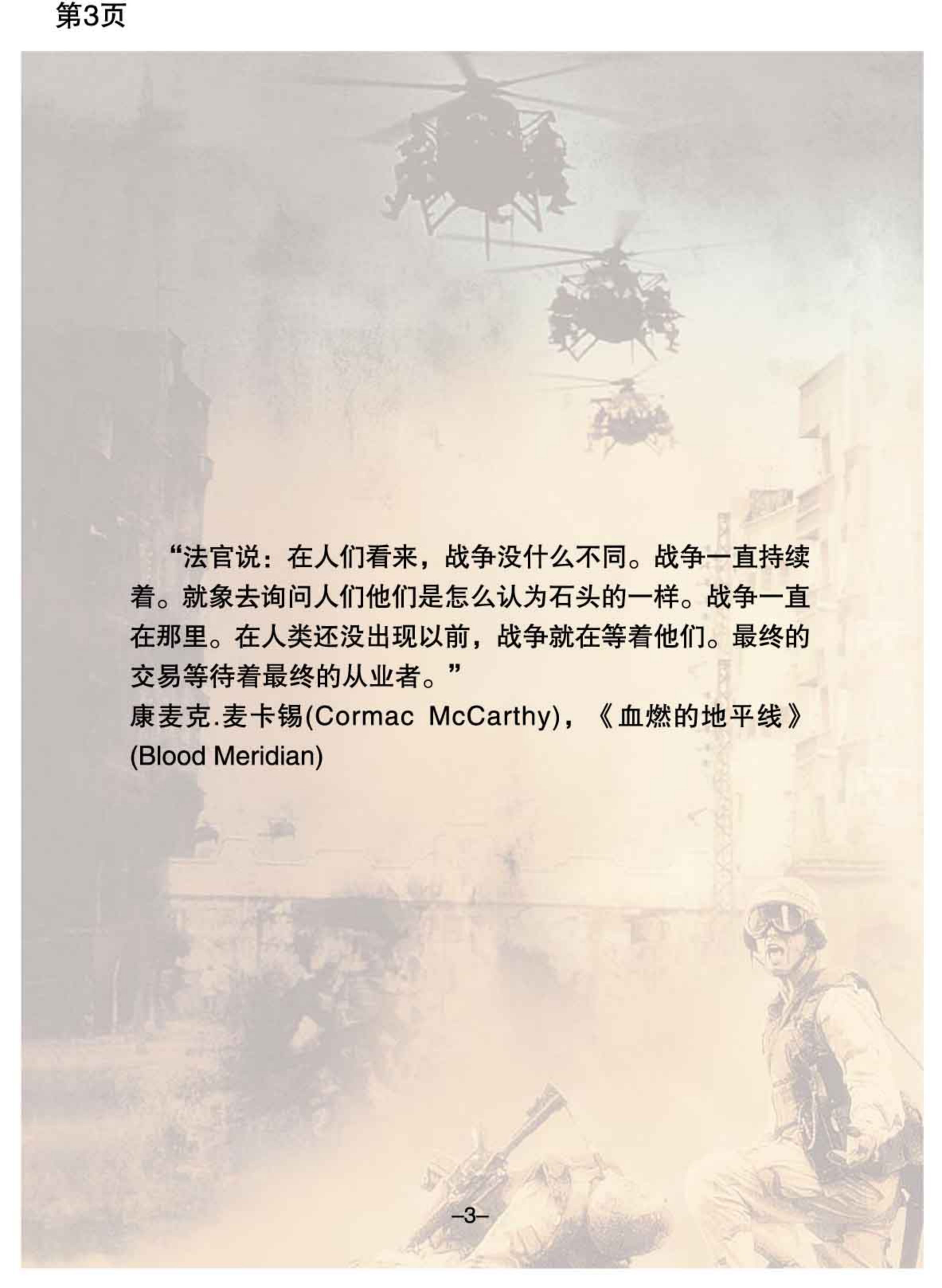
作者 马克·鲍德温 (Mark Bowden)



马克·鲍德温是《Doctor Dealer》和《Bringing the Heat》的作者。他做为《费城调查者》的记者已有18年，他的作品赢得了许多国家级别的奖项。他还为《体育画刊》(Sports Illustrated)，《花花公子》(Playboy)，《滚石》(Rolling Stone)，《游行》(Parade)和其它杂志撰稿。

1999年由矮脚鸡出版社(Bantam Press)出版

献给我的母亲，丽塔·路易斯·鲍德温(Rita Lois Bowden)，
并纪念我的父亲，理查德·H·鲍德温(Richard H·Bowd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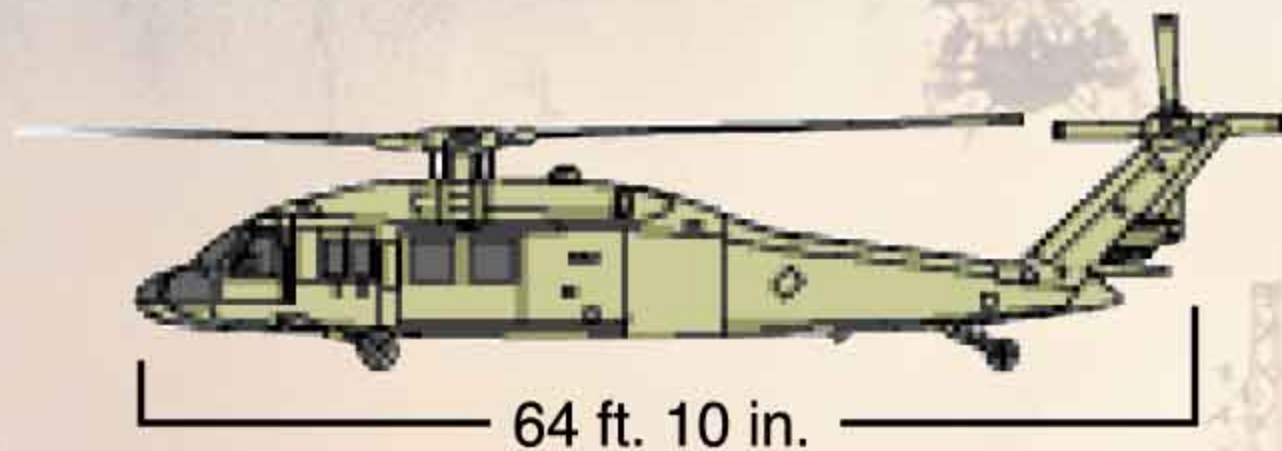
“法官说：在人们看来，战争没什么不同。战争一直持续着。就象去询问人们他们是怎么认为石头的一样。战争一直在那里。在人类还没出现以前，战争就在等着他们。最终的交易等待着最终的从业者。”

康麦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 《血燃的地平线》
(Blood Meridian)

袭击

1

起飞的时候，马特·埃弗斯曼(Matt Eversmann)说了句万福玛利亚。他蜷曲地坐在两名直升机机组成员中间的座位里，长腿的膝盖碰到了肩膀。在他面前，黑鹰直升机机舱的两侧拥挤地坐着他的小队(chalk)，十二名沙漠迷彩服外还穿着防弹背心的年轻人。



Blackhaw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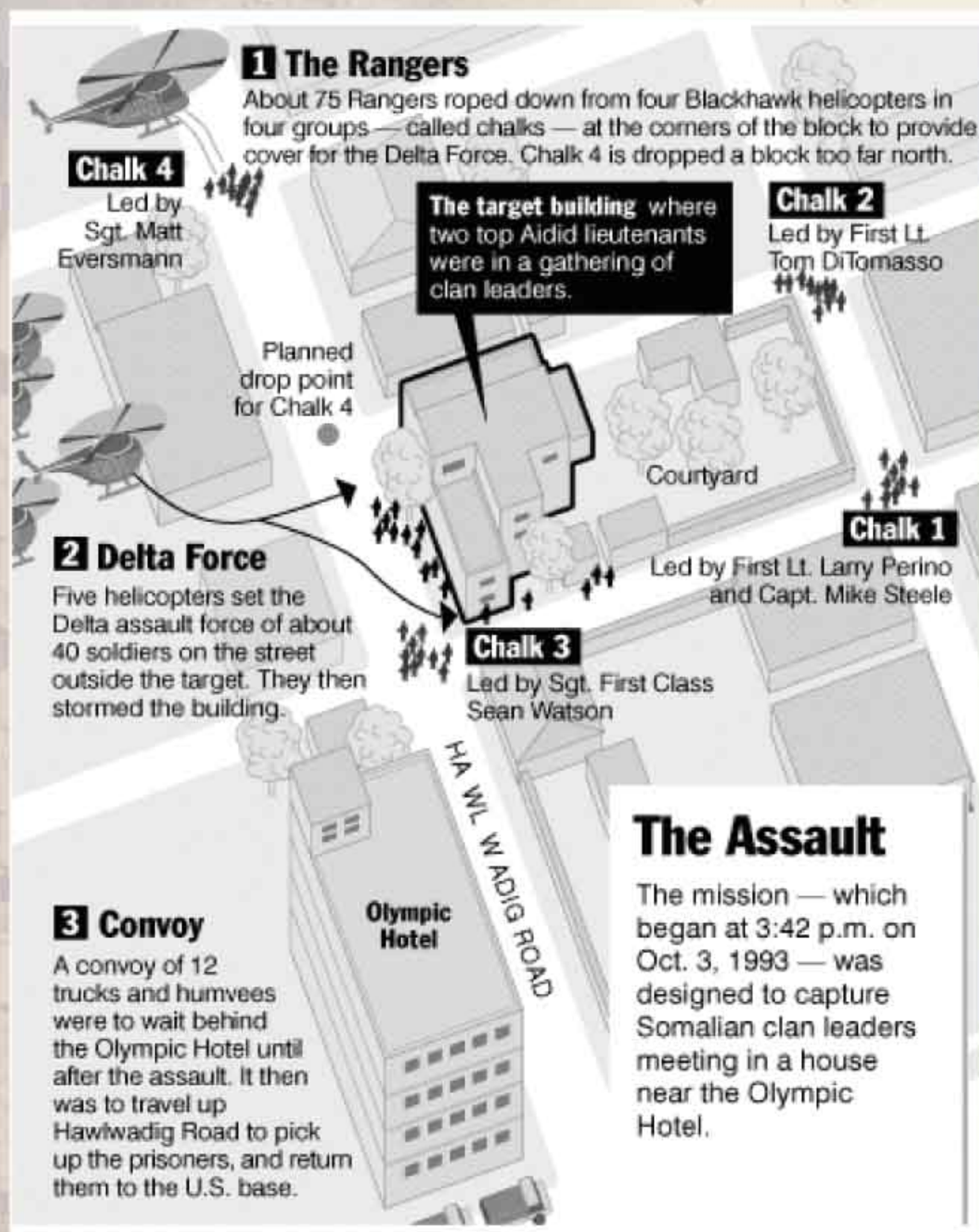
KRT

- ▶ Capacity: 11 equipped troops and 4 crew
- ▶ Cost Almost \$6 million

他非常熟悉他们的脸，他们就像他的兄弟一样。埃弗斯曼二十六岁，参军已有五年，他和队里比较年长的人已经一起生活和训练了好几年。他和其中的一些人一起经历了基本训练，跳伞学校和游骑兵(Ranger)学校。他们环游过全世界，到过韩国，泰国，中美洲……他们比许多真正的兄弟还要了解对方。他们一起饮酒，参战，宿营于森林，跳伞，登山，提心吊胆地渡河，一起忍饥挨饿，打发无聊时光，无止境地对某人的女朋友打趣或因为他没有女朋友而取笑他，午夜从本宁堡(Fort Benning)开车去接那些在餐馆或脱衣舞夜总会喝醉了或睡着了或对酒吧老板不敬的同袍。经历过这些事后，他们为这一刻一直在训练。这是这位瘦长的中士第一次当头儿，他对此忐忑不安。

现在和死时都为我们的罪行祈祷，阿门。

这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三日下午三点左右。埃弗斯曼的第四小队是美国陆军游骑兵和三角洲部队(Delta Force)的一部分，他们正要袭击哈伯·吉尔(Habr Gidr)部落领袖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中心区的一个聚会。这个粗野的部落是由军阀默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ed Farrah Aidid)领导的，他们对美国利坚合众国宣了战，宣战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今天的目标是艾迪德的两个副官。他们将逮捕并关押在索马里南部海岸城市基斯马尤(Kismayo)外的一个小岛上，在那里被关押的这个好战的部落的首领的数目在日益增多。在这次快速袭击(snatch-and-grab)中第四小队的任务很简单。游骑兵的四个小队将分别把守目标建筑的四个角落。埃弗斯曼的小队将绳降(rope down)到西北角并建立防御阵地。有了游骑兵在四个角落把守，没人能在三角洲部队行动的时候进入这个区域，也没人能出去。



无论是在演习中还是前六次任务中，他们毫不费力地这样干过十几次了。埃弗斯曼的心里清楚地了解整个模式。他知道当他落地后该走哪个方向，他的士兵会在哪里。从直升机左边落地的士兵将在街道的左边集中；右边落地的士兵将在街道的右边集中。然后他们将从左右两边出发，医生和最年轻的队员将在队伍的中间。一等兵特德·布莱克伯恩(Todd Blackburn)是埃弗斯曼所在的直升飞机里最年轻的，刚从佛罗里达高中毕业，还没进过游骑兵学校。他需要被照料。中士斯科特·伽兰汀(Scott Galentine)年长一些，但刚来摩加迪沙不久。他是一名补充兵员，刚从本宁堡出来。需要对这些年年轻的游骑兵们负责的担子让埃弗斯曼感到沉甸甸的。这次出来，他们都算是他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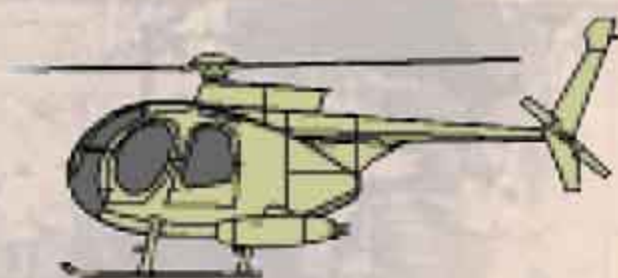
作为小队领导，当他坐上前座时拿到了一个耳机。耳机很大，有一个话筒，用一根长长的黑色电线与舱顶相连。他把钢盔摘下把耳机戴在耳朵上。

一名机组成员拍了拍他的肩膀。

“马特，一定要把耳机摘下来再离机。”他指着电线说。

然后他们在炎热的停机坪上等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呼吸着刺鼻的柴油气味，被防弹衣和装备裹着的身体不停地流汗，焦虑地抚弄他们的武器，每个人都觉得这次任务在他们离地前就会被取消。事情通常都是这样。每次真正的任务都会伴随着二十次假警报。五个星期前刚到摩加迪沙的时候，他们都很兴奋，每次登机前欢呼声都会从这架黑鹰传到那架黑鹰。现在像这样的场景都是例行公事，激不起大家的兴趣了。

他们在等待起飞的暗语，今天的暗语是“艾瑞尼(Irenne)”。部队由令人生畏的人员和机器组成。四架令人惊叹的AH-6小鸟(Little Bird)直升机，这是种双座，气泡型驾驶舱攻击直升机，能飞到任何地方。这次小鸟将装上火箭弹。前两架将扫荡目标，后两架作为后卫协助。四架小鸟的舱外两侧装上了座椅搭载袭击部队的先锋，三角洲C中队，这是美军最为机密的三种突击队之一。在这批打击力量的后面是八架黑鹰运输直升机纵队：两架搭载着三角洲部队和他们的地面指挥官，四架搭载着游骑兵(佐治亚州本宁堡游骑兵群陆军75团三营B连)，一架搭载着第一流的CSAR(战斗搜索与救生(Combat Search and Rescue))队伍，最后一架搭载着两名此次任务的指挥官——汤姆·马修斯(Tom Matthews)中校，他负责与第160SOAR(肯塔基坎贝尔堡特种任务飞行团(Special Operations Aviation Regiment out of Fort Campbell, Kentucky))协调；另一名是三角洲部队加里·哈瑞尔(Gary Harrell)中校，他负责与地面部队联络。地面车队正排成一列在前门等待，包括九辆宽体悍马(Humvee)和三辆五吨卡车。卡车用来装载犯人和袭击部队撤离。悍马满载着游骑兵，三角洲话务员以及四名海军特种部队的分支——海豹(SEAL Sea, Air, Land)部队第六小队的成员。加上三架监视直升机和高空间谍飞机，共有十九架飞机(原文如此，疑为十六架——译者注)，十二辆车辆和大约一百六十名成员。这是一支整装待发的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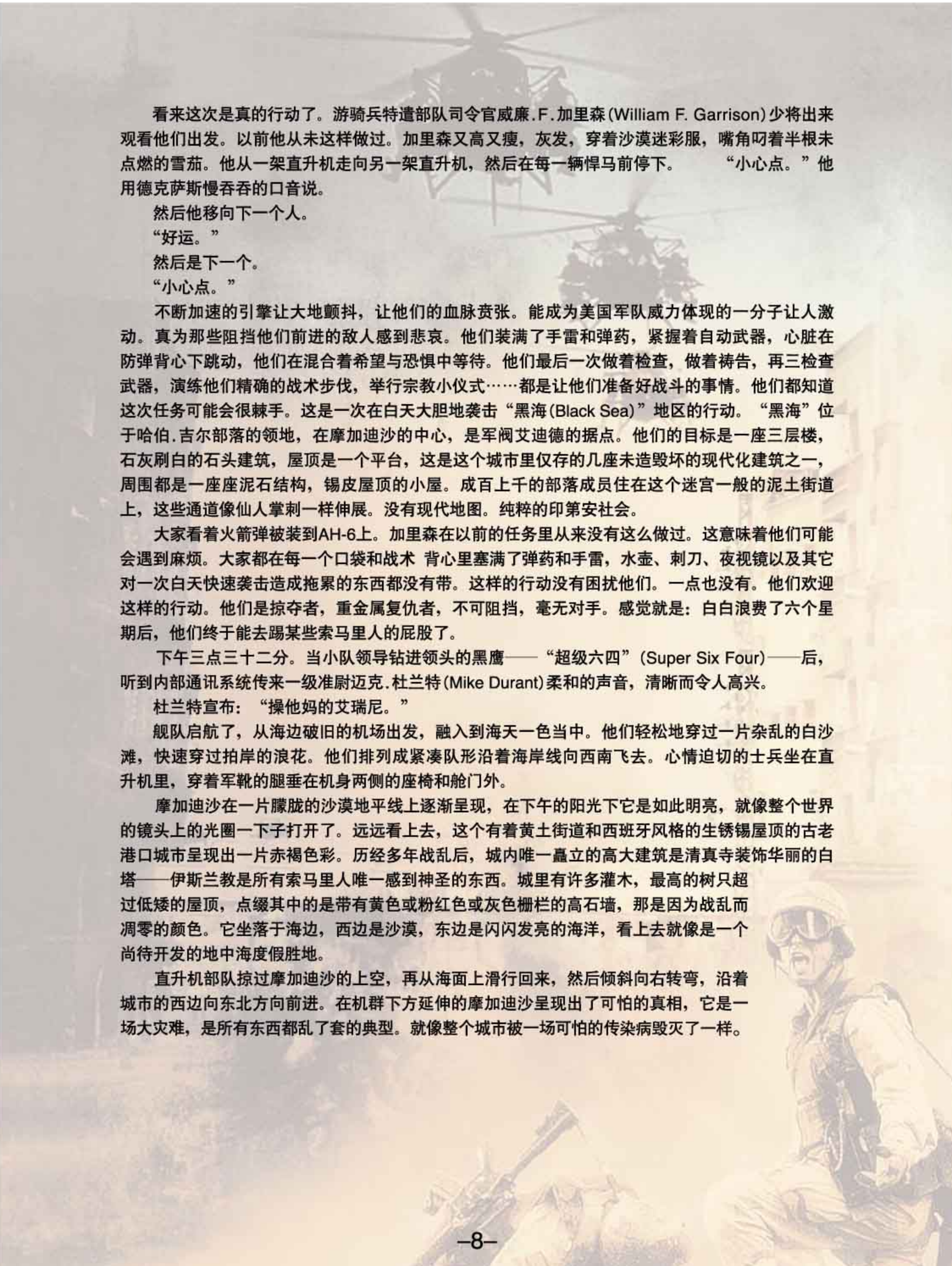
Little Bird

Matt Erikson / The Inquirer

Humvee



KRT Graphic



看来这次是真的行动了。游骑兵特遣部队司令官威廉·F.加里森(William F. Garrison)少将出来观看他们出发。以前他从未这样做过。加里森又高又瘦，灰发，穿着沙漠迷彩服，嘴角叼着半根未点燃的雪茄。他从一架直升机走向另一架直升机，然后在每一辆悍马前停下。“小心点。”他用德克萨斯慢吞吞的口音说。

然后他移向下一个。

“好运。”

然后是下一个。

“小心点。”

不断加速的引擎让大地颤抖，让他们的血脉贲张。能成为美国军队威力体现的一分子让人激动。真为那些阻挡他们前进的敌人感到悲哀。他们装满了手雷和弹药，紧握着自动武器，心脏在防弹背心下跳动，他们在混合着希望与恐惧中等待。他们最后一次做着检查，做着祷告，再三检查武器，演练他们精确的战术步伐，举行宗教小仪式……都是让他们准备好战斗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这次任务可能会很棘手。这是一次在白天大胆地袭击“黑海(Black Sea)”地区的行动。“黑海”位于哈伯·吉尔部落的领地，在摩加迪沙的中心，是军阀艾迪德的据点。他们的目标是一座三层楼，石灰刷白的石头建筑，屋顶是一个平台，这是这个城市里仅存的几座未遭毁坏的现代化建筑之一，周围都是一座座泥石结构，锡皮屋顶的小屋。成百上千的部落成员住在这个迷宫一般的泥土街道上，这些通道像仙人掌刺一样伸展。没有现代地图。纯粹的印第安社会。

大家看着火箭弹被装到AH-6上。加里森在以前的任务里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遇到麻烦。大家都在每一个口袋和战术背心里塞满了弹药和手雷，水壶、刺刀、夜视镜以及其它对一次白天快速袭击造成拖累的东西都没有带。这样的行动没有困扰他们。一点也没有。他们欢迎这样的行动。他们是掠夺者，重金属复仇者，不可阻挡，毫无对手。感觉就是：白白浪费了六个星期后，他们终于能去踢某些索马里人的屁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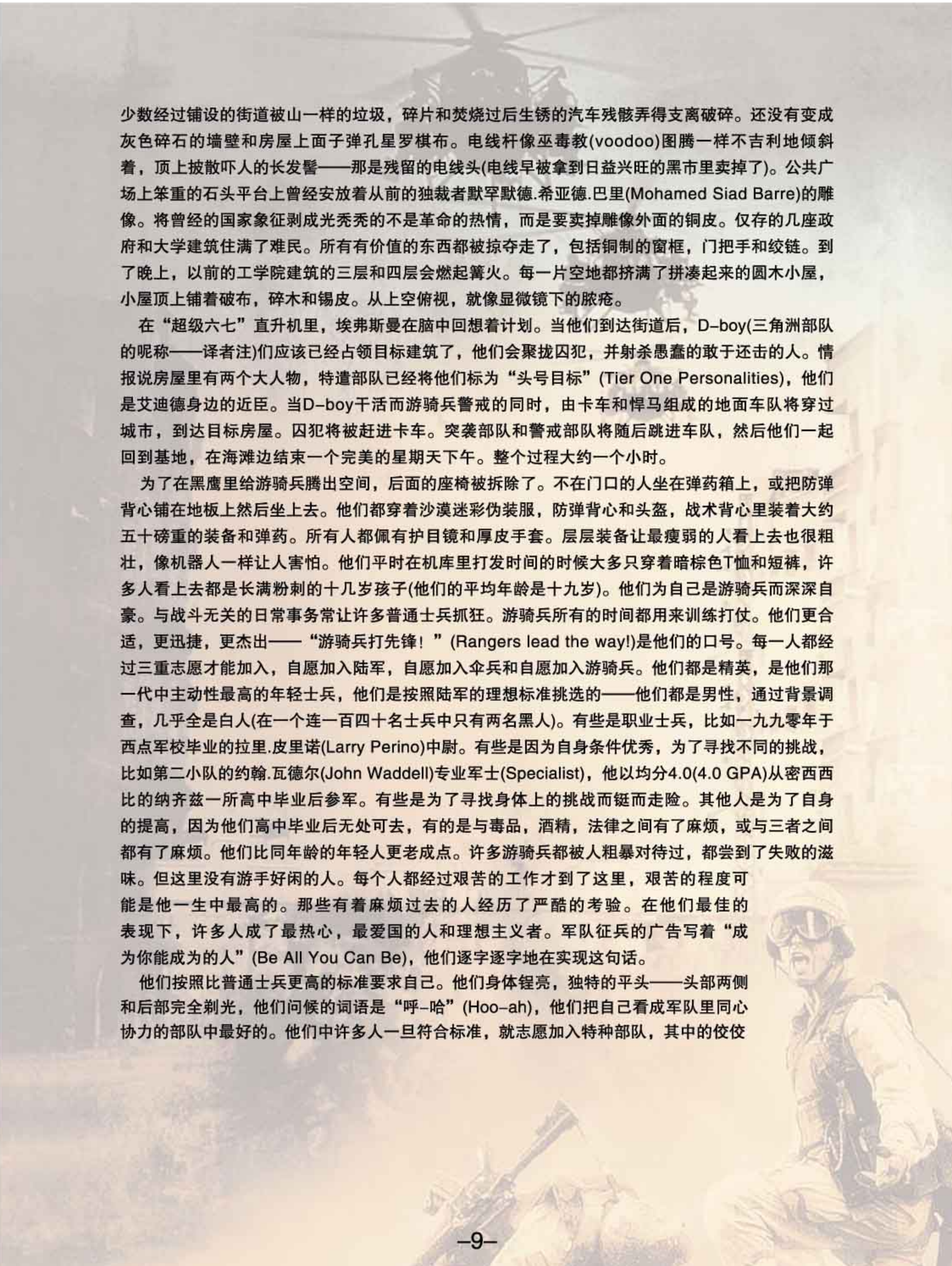
下午三点三十二分。当小队领导钻进领头的黑鹰——“超级六四”(Super Six Four)——后，听到内部通讯系统传来一级准尉迈克·杜兰特(Mike Durant)柔和的声音，清晰而令人高兴。

杜兰特宣布：“操他妈的艾瑞尼。”

舰队启航了，从海边破旧的机场出发，融入到海天一色当中。他们轻松地穿过一片杂乱的白沙滩，快速穿过拍岸的浪花。他们排列成紧凑队形沿着海岸线向西南飞去。心情迫切的士兵坐在直升机里，穿着军靴的腿垂在机身两侧的座椅和舱门外。

摩加迪沙在一片朦胧的沙漠地平线上逐渐呈现，在下午的阳光下它是如此明亮，就像整个世界的镜头上的光圈一下子打开了。远远看上去，这个有着黄土街道和西班牙风格的生锈锡屋顶的古老港口城市呈现出一片赤褐色彩。历经多年战乱后，城内唯一矗立的高大建筑是清真寺装饰华丽的白塔——伊斯兰教是所有索马里人唯一感到神圣的东西。城里有许多灌木，最高的树只超过低矮的屋顶，点缀其中的是带有黄色或粉红色或灰色栅栏的高石墙，那是因为战乱而凋零的颜色。它坐落于海边，西边是沙漠，东边是闪闪发亮的海洋，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尚待开发的地中海度假胜地。

直升机部队掠过摩加迪沙的上空，再从海面上滑行回来，然后倾斜向右转弯，沿着城市的西边向东北方向前进。在机群下方延伸的摩加迪沙呈现出了可怕的真相，它是一场大灾难，是所有东西都乱了套的典型。就像整个城市被一场可怕的传染病毁灭了一样。



少数经过铺设的街道被山一样的垃圾，碎片和焚烧过后生锈的汽车残骸弄得支离破碎。还没有变成灰色碎石的墙壁和房屋上面子弹孔星罗棋布。电线杆像巫毒教(voodoo)图腾一样不吉利地倾斜着，顶上披散吓人的长发髻——那是残留的电线头(电线早被拿到日益兴旺的黑市里卖掉了)。公共广场上笨重的石头平台上曾经安放从前的独裁者默罕默德·希亚德·巴里(Mohamed Siad Barre)的雕像。将曾经的国家象征剥成光秃秃的不是革命的热情，而是要卖掉雕像外面的铜皮。仅存的几座政府和大学建筑住满了难民。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掠夺走了，包括铜制的窗框，门把手和铰链。到了晚上，以前的工学院建筑的三层和四层会燃起篝火。每一片空地都挤满了拼凑起来的圆木小屋，小屋顶上铺着破布，碎木和锡皮。从上空俯视，就像显微镜下的脓疮。

在“超级六七”直升机里，埃弗斯曼在脑中回想着计划。当他们到达街道后，D-boy(三角洲部队的昵称——译者注)们应该已经占领目标建筑了，他们会聚拢囚犯，并射杀愚蠢的敢于还击的人。情报说房屋里有两个大人物，特遣部队已经将他们标为“头号目标”(Tier One Personalities)，他们是艾迪德身边的近臣。当D-boy干活而游骑兵警戒的同时，由卡车和悍马组成的地面车队将穿过城市，到达目标房屋。囚犯将被赶进卡车。突袭部队和警戒部队将随后跳进车队，然后他们一起回到基地，在海滩边结束一个完美的星期天下午。整个过程大约一个小时。

为了在黑鹰里给游骑兵腾出空间，后面的座椅被拆除了。不在门口的人坐在弹药箱上，或把防弹背心铺在地板上然后坐上去。他们都穿着沙漠迷彩伪装服，防弹背心和头盔，战术背心里装着大约五十磅重的装备和弹药。所有人都佩有护目镜和厚皮手套。层层装备让最瘦弱的人看上去也很粗壮，像机器人一样让人害怕。他们平时在机库里打发时间的时候大多只穿着暗棕色T恤和短裤，许多人看上去都是长满粉刺的十几岁孩子(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他们为自己是游骑兵而深深自豪。与战斗无关的日常事务常让许多普通士兵抓狂。游骑兵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训练打仗。他们更合适，更迅捷，更杰出——“游骑兵打先锋！”(Rangers lead the way!)是他们的口号。每一人都经过三重志愿才能加入，自愿加入陆军，自愿加入伞兵和自愿加入游骑兵。他们都是精英，是他们那一代中主动性最高的年轻士兵，他们是按照陆军的理想标准挑选的——他们都是男性，通过背景调查，几乎全是白人(在一个连一百四十名士兵中只有两名黑人)。有些是职业士兵，比如一九九零年于西点军校毕业的拉里·皮里诺(Larry Perino)中尉。有些是因为自身条件优秀，为了寻找不同的挑战，比如第二小队的约翰·瓦德尔(John Waddell)专业军士(Specialist)，他以均分4.0(4.0 GPA)从密西西比的纳齐兹一所高中毕业后参军。有些是为了寻找身体上的挑战而铤而走险。其他人是为了自身的提高，因为他们高中毕业后无处可去，有的是与毒品，酒精，法律之间有了麻烦，或与三者之间都有了麻烦。他们比同年龄的年轻人更老成点。许多游骑兵都被人粗暴对待过，都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但这里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个人都经过艰苦的工作才到了这里，艰苦的程度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高。那些有着麻烦过去的人经历了严酷的考验。在他们最佳的表现下，许多人成了最热心，最爱国的人和理想主义者。军队征兵的广告写着“成为你能成为的人”(Be All You Can Be)，他们逐字逐字地在实现这句话。

他们按照比普通士兵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们身体锃亮，独特的平头——头部两侧和后部完全剃光，他们问候的词语是“呼-哈”(Hoo-ah)，他们把自己看成军队里同心协力的部队中最好的。他们中许多人一旦符合标准，就志愿加入特种部队，其中的佼佼

者甚至会被选去尝试参加三角洲部队，就是正在带领这支队伍前进的那支强壮，机密的超级部队。只有最好的人才会被邀请去尝试，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通过选拔。在这个古老的排名里，游骑兵排在阶梯的上端，但三角洲部队排在最高处。

游骑兵们知道只有拥有战斗经验才有可能向阶梯高处攀登。迄今为止，呆在摩加迪沙几乎成了一个笑话。战争总是几乎快要发生。几乎快要发生。尽管任务跟以前一样刺激，但却越来越短。索马里人——他们称之为“斯基尼”(Skinies)或“萨米”(Sammies)——有时候会对他们放冷枪，这足以让游骑兵们热血沸腾，以猛烈的火力还击，但这还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交火。

交火是他们所想要的。所有人都想。如果对此有任何犹豫的念头，他们也掩饰得很好。许多人开始跟任何人一样害怕战争，但这种恐惧感也被隐藏起来。尤其是在游骑兵的训练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志愿者被淘汰，那些最终配戴上游骑兵徽章的人因为年纪轻轻就取得了成就而志得意满。这就是优胜劣汰。接踵而至的就是日以继夜的训练。新人们渴望战斗。他们就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经受着撞伤，疲劳和危险训练的全明星足球队员——却不能参加正式比赛。

他们渴望战斗。他们传阅着以前的战斗中流传下来的活页备忘录，许多是由前游骑兵撰写的，他们感受着其中的同志情谊，传诵着他们的事迹，为那些受伤或残废的可怜的家伙感到遗憾。他们研究着旧照片，同样也是从以前的战斗中流传下来的，看上去肮脏疲惫的年轻人，下身穿着战斗伪装服，狗牌挂在脖子上，彼此搂着对方的肩膀，在异国他乡合影。他们也能看到自己在这些快照里，被同胞包围着，进行自己的战斗。战斗才是唯一算的上的测试。

中士迈克·高德尔(Mike Goodale)在离开伊利诺斯州的时候试图把这个概念解释给他的母亲听。他的母亲是一名护士，对他的自信表示了怀疑。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希望去打仗？”她问。

高德尔对她说，好比作为一名护士，经过多年的训练后却得不到在医院工作的机会。情况就像是那样。

“你会希望知道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个工作。”他解释道。

就像备忘录中的其他伙计一样。他们经历过测试，证明了自己。新一代游骑兵的日子到来了。

直升机中没有一个人对索马里的了解能写成高中教材，不过这不要紧。他们毫不迟疑地组成了防线。军阀们的混战使国家被蹂躏，人民忍饥挨饿。邪恶的军阀把别的国家送来的粮食据为己有，并杀害那些想阻止他们的人。所以文明社会决定采取行动，让这个星球上的勇士来铲除邪恶。摩加迪沙就像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影片《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里所描绘的后启示录(postapocalyptic)世界，一个被持枪恶棍帮派所统治的世界。他们来是要把邪恶的军阀们赶走，恢复理智和文明。

埃弗斯曼一直以游骑兵而荣。他不太确定他来当头后是什么感觉，尽管这只是暂时的。他是自动替补这个位置的。他那个排的中士因为家中有人生病回国了，顶替他的人突发癫痫，也被送回国内了。埃弗斯曼是排里资历最老的。他迟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这个早上在食堂里他为此而祈祷。

现在终于起飞了，埃弗斯曼向外看着整个队伍感到自豪，全身充满了能量。这是一支技术先进的军事力量。目标高空中盘旋着美国所能提供的最先进的情报搜集手段，包括卫星，高空飞行的P3“奥里昂”(Orion)间谍飞机以及三架OH-58观察直升机，它们看上去像有着气泡型驾驶舱的小鸟直升机，顶部装有5英尺高的球根状观察镜。这些观

察直升机装有摄像机和无线电设备能够实时的把现场图像传到坐镇海滩边的联合作战中心(JOC(Joint Operations Center))里的加里森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的面前。电影制作人和平民百姓总是想知道美国军队的顶尖能力，但这里是活生生的事实。这是二十世纪装备精良的作战武器。美国的顶尖部队即将参战，中士埃弗斯曼正是其中的一员。



2

飞到目标只需三分钟。埃弗斯曼戴着耳机可以听到大多数正在使用的频率。指挥网络连接着地面指挥官与在头顶盘旋的“指挥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 简称“C2”)黑鹰里指挥的马修斯与哈瑞, 以及在联合指挥中心的加里森和其他军官。飞行员们有着自己的通讯网络与空中指挥官马修斯联络, 三角洲部队和游骑兵都有着自己的内部无线网络。在行动期间城里所有其它广播频率都被干扰着。在静电持续的沙沙声中, 埃弗斯曼听到一声声冷静的声音宣布各个单位准备好行动了。

此时黑鹰直升机已经从北边低飞进入城市上空, 先头的小鸟直升机已经接近目标。现在终止任务还来得及。

在目标附近街道上燃烧的轮胎引发了瞬间的报警。索马里人经常点火为号召集部队。他们是在飞向一个埋伏圈里吗?

一名小鸟直升机驾驶员问——那些轮胎是烧了很久了还是刚刚被点燃? 完毕。

一名观察直升机驾驶员回答——今天早上我们一起飞那些轮胎就被点燃了。

“超级六七”直升机飞行员警告埃弗斯曼: “还有两分钟。”

小鸟直升机抵达了位置, 开始“撞击”(bump)——一个急剧爬升然后俯冲——这样能使它们携带的火箭弹和机枪直指目标建筑。不同的单位一个接一个重复暗语“露西”(Lucy), 意味着袭击开始了: “罗密欧六四”(Romeo Six Four)是哈瑞尔上校的呼号; “基洛六四”(Kilo Six Four)是三角洲袭击部队指挥官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上尉的呼号; “鲍伯五一”是领头的AH-6直升机中的老牌一级准尉兰迪·琼斯(Randy Jones)的呼号; “茱丽叶六四”(Juliet Six Four)是搭乘杜兰特的直升机中的游骑兵指挥官迈克·斯蒂勒(Mike Steele)上尉的呼号; “制服六四”(Uniform Six Four)是丹尼·迈克耐特(Danny McKnight)中校的呼号, 他率领的地面车队将把大家带回来。车队已经离集合点只有几个街区远了。

——这里是“罗密欧六四”通知所有单位。露西。露西。露西。

——这里是“基洛六四”, 收到露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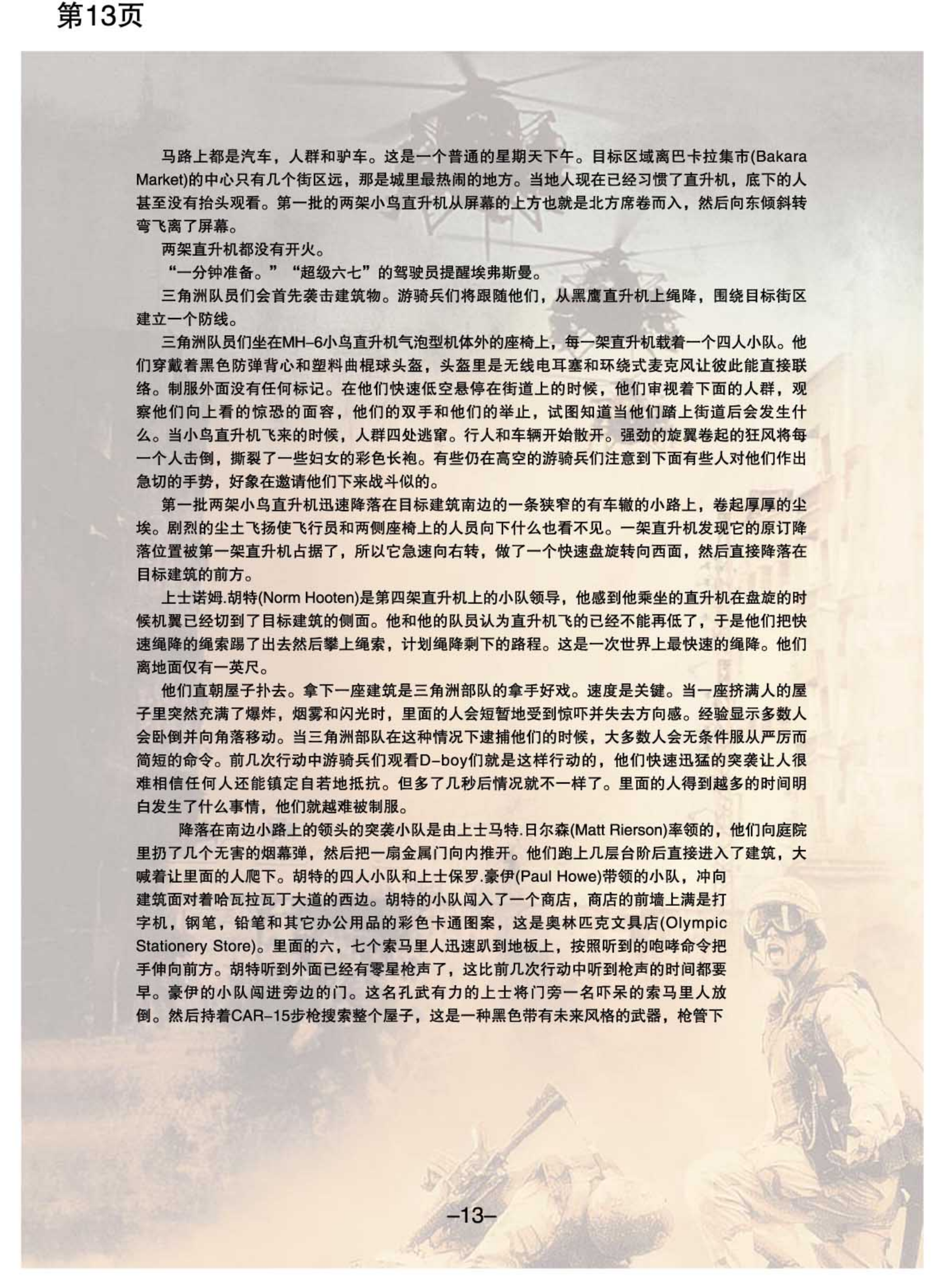
——这里是“鲍伯五一”, 收到露西。

——“茱丽叶六四”, 收到露西。

——这里是“制服六四”, 收到露西。

——所有单位, 露西。

下午三点四十三分, 在联合指挥中心的屏幕上, 指挥官们看到附近有一大群索马里人, 比平常聚集的人数要多的多。奥林匹克旅馆(Olympic Hotel)是一个显眼的地标, 这是一座五层白色建筑, 看上去像每层都有方形阳台的长方形石块堆积起来的。在它南边一个街区远的街道同侧也有一座相同的建筑。两座建筑都在哈瓦拉瓦丁大道(Hawlwadig Road)上投下长长的阴影, 这条宽阔的铺砌道路就横在两座建筑前。在肮脏的小路与哈瓦拉瓦丁大道相会的十字路口上, 沙石铺满了大道。沙石在下午早些时候的光线下现出惊人的铁锈色。在一些小屋之间和庭院里有些树木。目标建筑在离旅馆北边一条街区的马路对面。该建筑同样是堆积型石块建筑, L形状, 后面三层, 前面两层上是一个平顶。后面被一个朝南的庭院环绕, 由一堵高大石墙封住庭院后面形成一个长长的街区。前面临着哈瓦拉瓦丁大道,



马路上都是汽车，人群和驴车。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下午。目标区域离巴卡拉集市(Bakara Market)的中心只有几个街区远，那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当地人现在已经习惯了直升机，底下的人甚至没有抬头观看。第一批的两架小鸟直升机从屏幕的上方也就是北方席卷而入，然后向东倾斜转弯飞离了屏幕。

两架直升机都没有开火。

“一分钟准备。”“超级六七”的驾驶员提醒埃弗斯曼。

三角洲队员们会首先袭击建筑物。游骑兵们将跟随他们，从黑鹰直升机上绳降，围绕目标街区建立一个防线。

三角洲队员们坐在MH-6小鸟直升机气泡型机体外的座椅上，每一架直升机载着一个四人小队。他们穿戴着黑色防弹背心和塑料曲棍球头盔，头盔里是无线电耳塞和环绕式麦克风让彼此能直接联络。制服外面没有任何标记。在他们快速低空悬停在街道上的时候，他们审视着下面的人群，观察他们向上看的惊恐的面容，他们的双手和他们的举止，试图知道当他们踏上街道后会发生什么。当小鸟直升机飞来的时候，人群四处逃窜。行人和车辆开始散开。强劲的旋翼卷起的狂风将每一个人击倒，撕裂了一些妇女的彩色长袍。有些仍在高空的游骑兵们注意到下面有些人对他们作出急切的手势，好象在邀请他们下来战斗似的。

第一批两架小鸟直升机迅速降落在目标建筑南边的一条狭窄的有车辙的小路上，卷起厚厚的尘埃。剧烈的尘土飞扬使飞行员和两侧座椅上的人员向下什么也看不见。一架直升机发现它的原定降落位置被第一架直升机占据了，所以它急速向右转，做了一个快速盘旋转向西面，然后直接降落在目标建筑的前方。

上士诺姆·胡特(Norm Hooten)是第四架直升机上的小队领导，他感到他乘坐的直升机在盘旋的时候机翼已经切到了目标建筑的侧面。他和他的队员认为直升机飞的已经不能再低了，于是他们把快速绳降的绳索踢了出去然后攀上绳索，计划绳降剩下的路程。这是一次世界上最快速的绳降。他们离地面仅有一英尺。

他们直朝屋子扑去。拿下一座建筑是三角洲部队的拿手好戏。速度是关键。当一座挤满人的屋子里突然充满了爆炸，烟雾和闪光时，里面的人会短暂地受到惊吓并失去方向感。经验显示多数人会卧倒并向角落移动。当三角洲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逮捕他们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无条件服从严厉而简短的命令。前几次行动中游骑兵们观看D-boy们就是这样行动的，他们快速迅猛的突袭让人很难相信任何人还能镇定自若地抵抗。但多了几秒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里面的人得到越多的时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越难被制服。

降落在南边小路上的领头的突袭小队是由上士马特·日尔森(Matt Rierson)率领的，他们向庭院里扔了几个无害的烟幕弹，然后把一扇金属门向内推开。他们跑上几层台阶后直接进入了建筑，大喊着让里面的人爬下。胡特的四人小队和上士保罗·豪伊(Paul Howe)带领的小队，冲向建筑面对着哈瓦拉瓦丁大道的西边。胡特的小队闯入了一个商店，商店的前墙上满是打字机，钢笔，铅笔和其它办公用品的彩色卡通图案，这是奥林匹克文具店(Olympic Stationery Store)。里面的六、七个索马里人迅速趴到地板上，按照听到的咆哮命令把手伸向前方。胡特听到外面已经有零星枪声了，这比前几次行动中听到枪声的时间都要早。豪伊的小队闯进旁边的门。这名孔武有力的上士将门旁一名吓呆的索马里人放倒。然后持着CAR-15步枪搜索整个屋子，这是一种黑色带有未来风格的武器，枪管下

附带有一支霰弹枪。立刻取得控制权是很重要的。他发现这只是一个装满了零碎杂物的仓库。

所有的小队都知道他们是在找一处居住点，所以他们迅速撤回到街道上。他们沿着哈瓦拉瓦丁大道向南跑去然后左转，直奔他们的队友已经突破了的庭院而去。他们在一片沙尘暴中拐过街角。黑鹰直升机到了。

第一架直升机载着三角洲地面部队指挥官米勒上尉和后援小组，它悬停在哈瓦拉瓦丁大道上让他们绳降到地面，距离目标建筑物以北有一个街区。紧接着的另一架黑鹰直升机满载三角洲突击队员，他们将作为第二波力量袭击目标建筑。在他们后面是四架载有游骑兵的黑鹰直升机，他们将在这个街区的四个街角绳降到位，组成突击队的外围防线。

当“超级六六”黑鹰直升机悬停在西南角后，绳索被放了下去，第三小队开始两人一组分别从直升机的两侧滑向街道。一名机组成员对每一名从他那侧出去的士兵高喊着：“别害怕！”。当中士肯尼·托玛斯(Keni Thomas)抓住绳索的时候，他想：去你的，伙计，又不是你要跳出去。

“超级六七”直升机在北边两个街区远的哈瓦拉瓦丁大道上高高盘旋，飞行员告诉埃弗斯曼：“准备放绳索。”

第四小队的位置在大约70英尺的高空，比他们以前快速绳降的高度都要高，然而街道上的灰尘仍然到达了机舱门口。他们在等待其它五架直升机就位，埃弗斯曼觉得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空盘旋的时间太长了。即使透过马达和引擎的噪声他们也能听见零星的枪声。一架悬停在空中的黑鹰直升机是一个活生生的靶子。机舱门两侧有两卷三英寸粗的尼龙绳索。技师戴夫·戴默(Dave Diemer)与中士凯西·乔伊斯(Casey Joyce)在右侧舱门等待着。左边舱门的第一个人是那个孩子，布莱克伯恩。当他们按照飞行员的指令把绳索踢出去的时候，一条绳索的末端坠到了一辆汽车顶部上。这耽误了一点时间。黑鹰直升机猛的向前冲了一下想把绳索解脱开来。

“我们离预定地点还差点。”飞行员提醒埃弗斯曼。他们还在他们的街角以北一个街区。

“不要紧。”他回答。

中士觉得在地面上会更安全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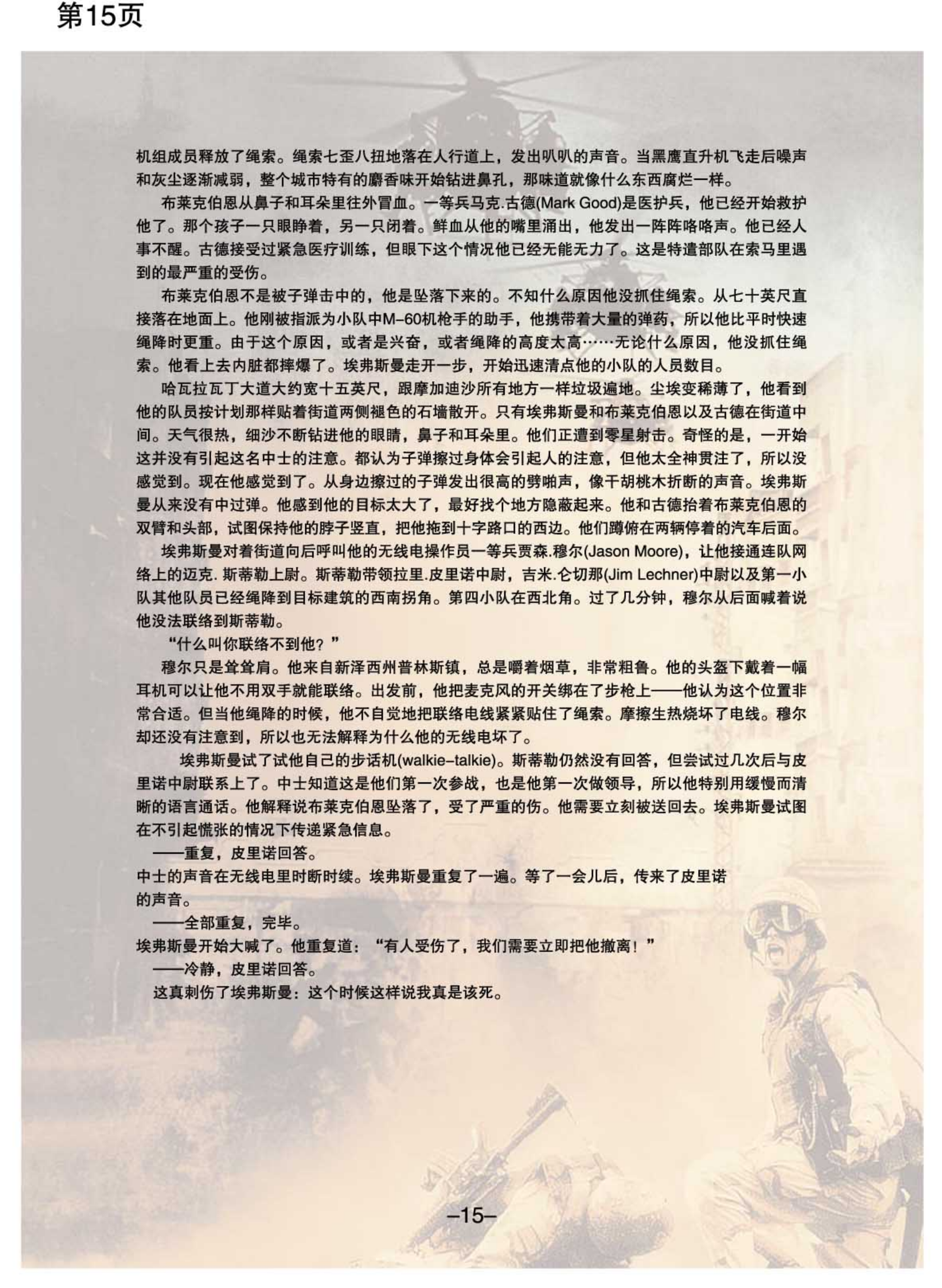
“我们还差大约一百米。”飞行员警告说。

埃弗斯曼对他竖起一根大拇指。

人们开始向外跳了。门口的机枪手高喊：“跳！跳！跳！”

埃弗斯曼应该是最后一个跳出去的人。他摘下耳机，耳朵被直升机的噪声和下面的枪声和爆炸声弄的暂时失聪。平时埃弗斯曼在任务中是戴着耳塞的，但他今天没戴因为他知道他会戴耳机。他把耳机挂在了水壶上方，拿起了护目镜。战斗引起的激动和混乱使他所有的行动无法变得从容不迫。他应该用护目镜扣住双眼，然后按照机组成员的指示在他离开之前把耳机挂回到座椅上。但他的护目镜上该死的带子突然断了。埃弗斯曼在他小队最后一个人跳出去的时候还在摆弄它，试图修理它们。他看到该他跳了，于是他扔掉护目镜，挟着耳机跳了出去，把耳机线从直升机舱顶处拽断了。

他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多高处。从绳索上滑下要比平时训练时的时间长的多。摩擦力造成的热量透过他厚重的皮手套传来，刺疼了他的双手，他感到此时非常容易受到攻击，在绳索上的时间感觉是平时的两倍。快到地面的时候，他透过旋涡状的尘土看到在他脚下一名士兵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埃弗斯曼心猛然一沉。有人已经被击中了！他紧握绳索让自己直直地落向那个人。是那个孩子。埃弗斯曼的脚踏在了他旁边的街面上，上面的



机组成员释放了绳索。绳索七歪八扭地落在人行道上，发出叭叭的声音。当黑鹰直升机飞走后噪声和灰尘逐渐减弱，整个城市特有的麝香味开始钻进鼻孔，那味道就像什么东西腐烂一样。

布莱克伯恩从鼻子和耳朵里往外冒血。一等兵马克·古德(Mark Good)是医护兵，他已经开始救护他了。那个孩子一只眼睁着，另一只闭着。鲜血从他的嘴里涌出，他发出一阵阵咯咯声。他已经人事不醒。古德接受过紧急医疗训练，但眼下这个情况他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是特遣部队在索马里遇到的最严重的受伤。

布莱克伯恩不是被子弹击中的，他是坠落下来的。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抓住绳索。从七十英尺直接落在地面上。他刚被指派为小队中M-60机枪手的助手，他携带着大量的弹药，所以他比平时快速绳降时更重。由于这个原因，或者是兴奋，或者绳降的高度太高……无论什么原因，他没抓住绳索。他看上去内脏都摔爆了。埃弗斯曼走开一步，开始迅速清点他的小队的人员数目。

哈瓦拉瓦丁大道大约宽十五英尺，跟摩加迪沙所有地方一样垃圾遍地。尘埃变稀薄了，他看到他的队员按计划那样贴着街道两侧褪色的石墙散开。只有埃弗斯曼和布莱克伯恩以及古德在街道中间。天气很热，细沙不断钻进他的眼睛，鼻子和耳朵里。他们正遭到零星射击。奇怪的是，一开始这并没有引起这名中士的注意。都认为子弹擦过身体会引起人的注意，但他太全神贯注了，所以没感觉到。现在他感觉到了。从身边擦过的子弹发出很高的劈啪声，像干胡桃木折断的声音。埃弗斯曼从来没有中过弹。他感到他的目标太大了，最好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他和古德抬着布莱克伯恩的双臂和头部，试图保持他的脖子竖直，把他拖到十字路口的西边。他们蹲俯在两辆停着的汽车后面。

埃弗斯曼对着街道向后呼叫他的无线电操作员一等兵贾森·穆尔(Jason Moore)，让他接通连队网络上的迈克·斯蒂勒上尉。斯蒂勒带领拉里·皮里诺中尉，吉米·仑切那(Jim Lechner)中尉以及第一小队其他队员已经绳降到目标建筑的西南拐角。第四小队在西北角。过了几分钟，穆尔从后面喊着说他没法联络到斯蒂勒。

“什么叫你联络不到他？”

穆尔只是耸耸肩。他来自新泽西州普林斯镇，总是嚼着烟草，非常粗鲁。他的头盔下戴着一幅耳机可以让他不用双手就能联络。出发前，他把麦克风的开关绑在了步枪上——他认为这个位置非常合适。但当他绳降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把联络电线紧紧贴住了绳索。摩擦生热烧坏了电线。穆尔却还没有注意到，所以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无线电坏了。

埃弗斯曼试了试他自己的步话机(walkie-talkie)。斯蒂勒仍然没有回答，但尝试过几次后与皮里诺中尉联系上了。中士知道这是他们第一次参战，也是他第一次做领导，所以他特别用缓慢而清晰的语言通话。他解释说布莱克伯恩坠落了，受了严重的伤。他需要立刻被送回去。埃弗斯曼试图在不引起慌张的情况下传递紧急信息。

——重复，皮里诺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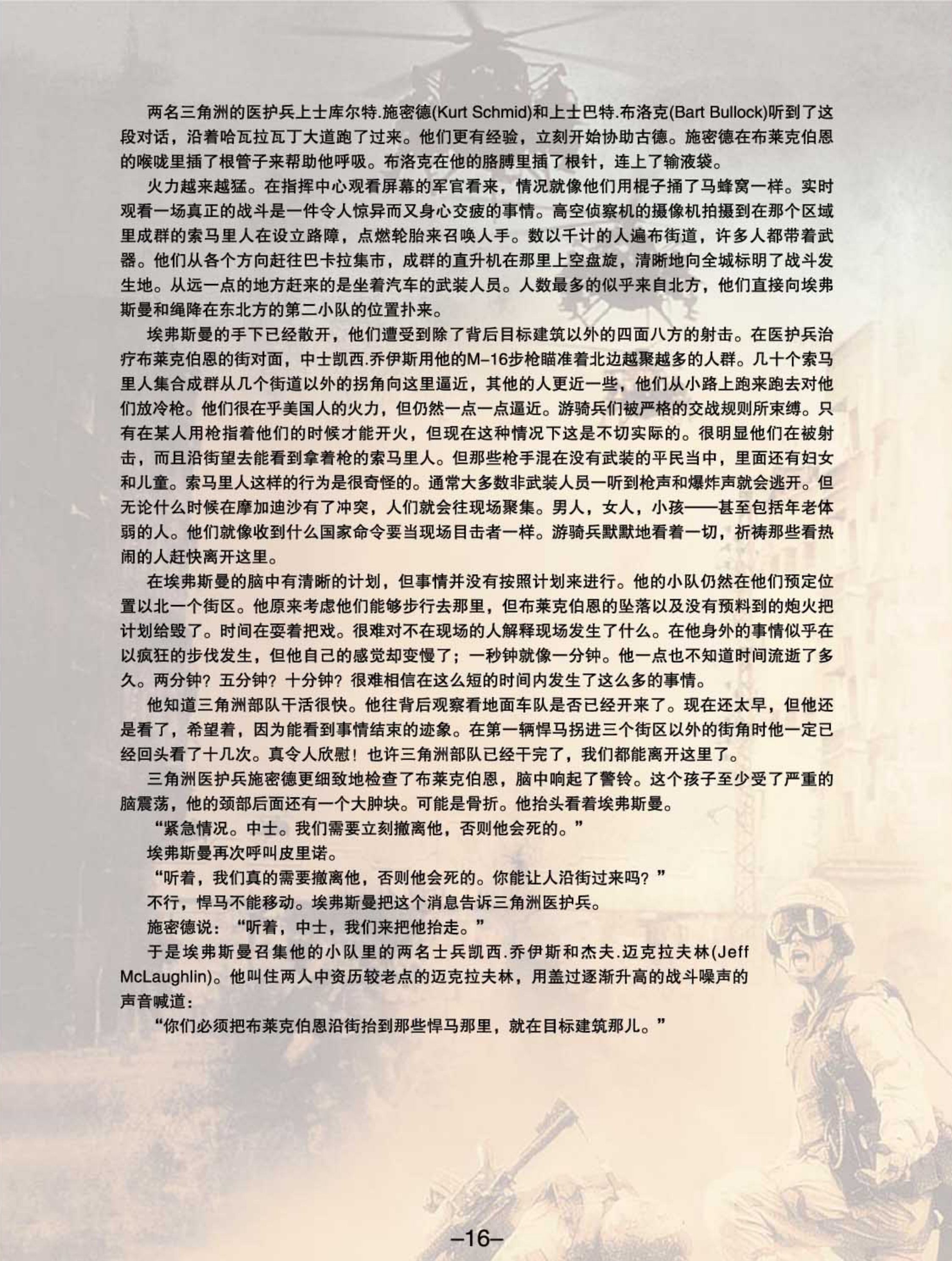
中士的声音在无线电里时断时续。埃弗斯曼重复了一遍。等了一会儿后，传来了皮里诺的声音。

——全部重复，完毕。

埃弗斯曼开始大喊了。他重复道：“有人受伤了，我们需要立即把他撤离！”

——冷静，皮里诺回答。

这真刺伤了埃弗斯曼：这个时候这样说我真是该死。



两名三角洲的医护兵上士库尔特·施密德(Kurt Schmid)和上士巴特·布洛克(Bart Bullock)听到了这段对话，沿着哈瓦拉瓦丁大道跑了过来。他们更有经验，立刻开始协助古德。施密德在布莱克伯恩的喉咙里插了根管子来帮助他呼吸。布洛克在他的胳膊里插了根针，连上了输液袋。

火力越来越猛。在指挥中心观看屏幕的军官看来，情况就像他们用棍子捅了马蜂窝一样。实时观看一场真正的战斗是一件令人惊异而又身心交疲的事情。高空侦察机的摄像机拍摄到在那个区域里成群的索马里人在设立路障，点燃轮胎来召唤人手。数以千计的人遍布街道，许多人都带着武器。他们从各个方向赶往巴卡拉集市，成群的直升机在那里上空盘旋，清晰地在全城标明了战斗发生地。从远一点的地方赶来的是坐着汽车的武装人员。人数最多的似乎来自北方，他们直接向埃弗斯曼和绳降在东北方的第二小队的位置扑来。

埃弗斯曼的手下已经散开，他们遭受到除了背后目标建筑以外的四面八方的射击。在医护兵治疗布莱克伯恩的街对面，中士凯西·乔伊斯用他的M-16步枪瞄准着北边越聚越多的人群。几十个索马里人集成群从几个街道以外的拐角向这里逼近，其他的人更近一些，他们从小路上跑来跑去对他们放冷枪。他们很在乎美国人的火力，但仍然一点一点逼近。游骑兵们被严格的交战规则所束缚。只有在某人用枪指着他们的时候才能开火，但现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切实际的。很明显他们在被射击，而且沿街望去能看到拿着枪的索马里人。但那些枪手混在没有武装的平民当中，里面还有妇女和儿童。索马里人这样的行为是很奇怪的。通常大多数非武装人员一听到枪声和爆炸声就会逃开。但无论什么时候在摩加迪沙有了冲突，人们就会往现场聚集。男人，女人，小孩——甚至包括年老体弱的人。他们就像收到什么国家命令要当现场目击者一样。游骑兵默默地看着一切，祈祷那些看热闹的人赶快离开这里。

在埃弗斯曼的脑中有清晰的计划，但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来进行。他的小队仍然在他们预定位置以北一个街区。他原来考虑他们能够步行去那里，但布莱克伯恩的坠落以及没有预料到的炮火把计划给毁了。时间在耍着把戏。很难对不在现场的人解释现场发生了什么。在他身外的事情似乎在以疯狂的步伐发生，但他自己的感觉却变慢了；一秒钟就像一分钟。他一点也不知道时间流逝了多久。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很难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知道三角洲部队干活很快。他往背后观察看地面车队是否已经开来了。现在还太早，但他还是看了，希望着，因为能看到事情结束的迹象。在第一辆悍马拐进三个街区以外的街角时他一定已经回头看了十几次。真令人欣慰！也许三角洲部队已经干完了，我们都能离开这里了。

三角洲医护兵施密德更细致地检查了布莱克伯恩，脑中响起了警铃。这个孩子至少受了严重的脑震荡，他的颈部后面还有一个大肿块。可能是骨折。他抬头看着埃弗斯曼。

“紧急情况。中士。我们需要立刻撤离他，否则他会死的。”

埃弗斯曼再次呼叫皮里诺。

“听着，我们真的需要撤离他，否则他会死的。你能让人沿街过来吗？”

不行，悍马不能移动。埃弗斯曼把这个消息告诉三角洲医护兵。

施密德说：“听着，中士，我们来把他抬走。”

于是埃弗斯曼召集他的小队里的两名士兵凯西·乔伊斯和杰夫·迈克拉夫林(Jeff McLaughlin)。他叫住两人中资历较老点的迈克拉夫林，用盖过逐渐升高的战斗噪声的声音喊道：

“你们必须把布莱克伯恩沿街抬到那些悍马那里，就在目标建筑那儿。”

他们打开一个折叠担架，把布莱克伯恩放在上面。五个人抬着他，乔伊斯和迈克拉夫林抬前面，布洛克和施密德抬后面，古德在旁边举着连着那孩子胳膊的输液袋。他们弯着腰跑步前进。迈克拉夫林不认为布莱克伯恩能熬过去。他躺在担架上死沉死沉的，鼻子和嘴巴里仍然冒着血。他们都在对他喊：“坚持！坚持！”但看上去他已经不行了。

他们不得不把担架放下然后射击。他们跑几步，把布莱克伯恩放下，射击，然后把他抬起来，跑几步，再放下。

“我们应该让那些悍马开到我们这边来，”施密德说：“我们总是这样一来抬起他又放下他会杀死他的。”

乔伊斯志愿去找一辆悍马。他开始独自向车队跑去。

在联合指挥中心的屏幕和扬声器里，所有事情看上去都很顺利。指挥中心是一栋石灰刷白的两层建筑，紧挨着游骑兵特遣部队的驻地——空军基地的机库。曾经有一发迫击炮弹击中过这儿，屋顶一角塌陷着。因为这里布满了天线和电线，所以人们称之为“豪猪”。在第一层沿着长长的走廊有三个房间，高级军官们戴着耳机坐在里面观看电视屏幕。加里森将军坐在行动室的后面，嚼着雪茄，将一切尽收眼底。从“奥里昂”间谍飞机和观察直升机上的摄像机将战斗的彩色图像传进来，五、六个无线电频率同时嗡嗡作响。加里森和幕僚们了解自己的战斗的直接信息大概比历史上的所有指挥官都多，但他们无法做些什么只有观看和聆听。事情一上轨道，任何决定都只能由参加战斗的人来做出。将军的任务就是呆在整个局势的顶端，试图思考以后的步骤。万一事情搞砸了，他可以打电话给城那端的联合国部队，那里有第十山地师的三个正规连处于不同的戒备状态。截止目前还没有这个需要。除了一个受伤的游骑兵以外，整个任务很顺利。在他们得到布莱克伯恩坠落的消息的同时，目标建筑里的三角洲部队通过无线电说他们发现了要找的人。这将是一场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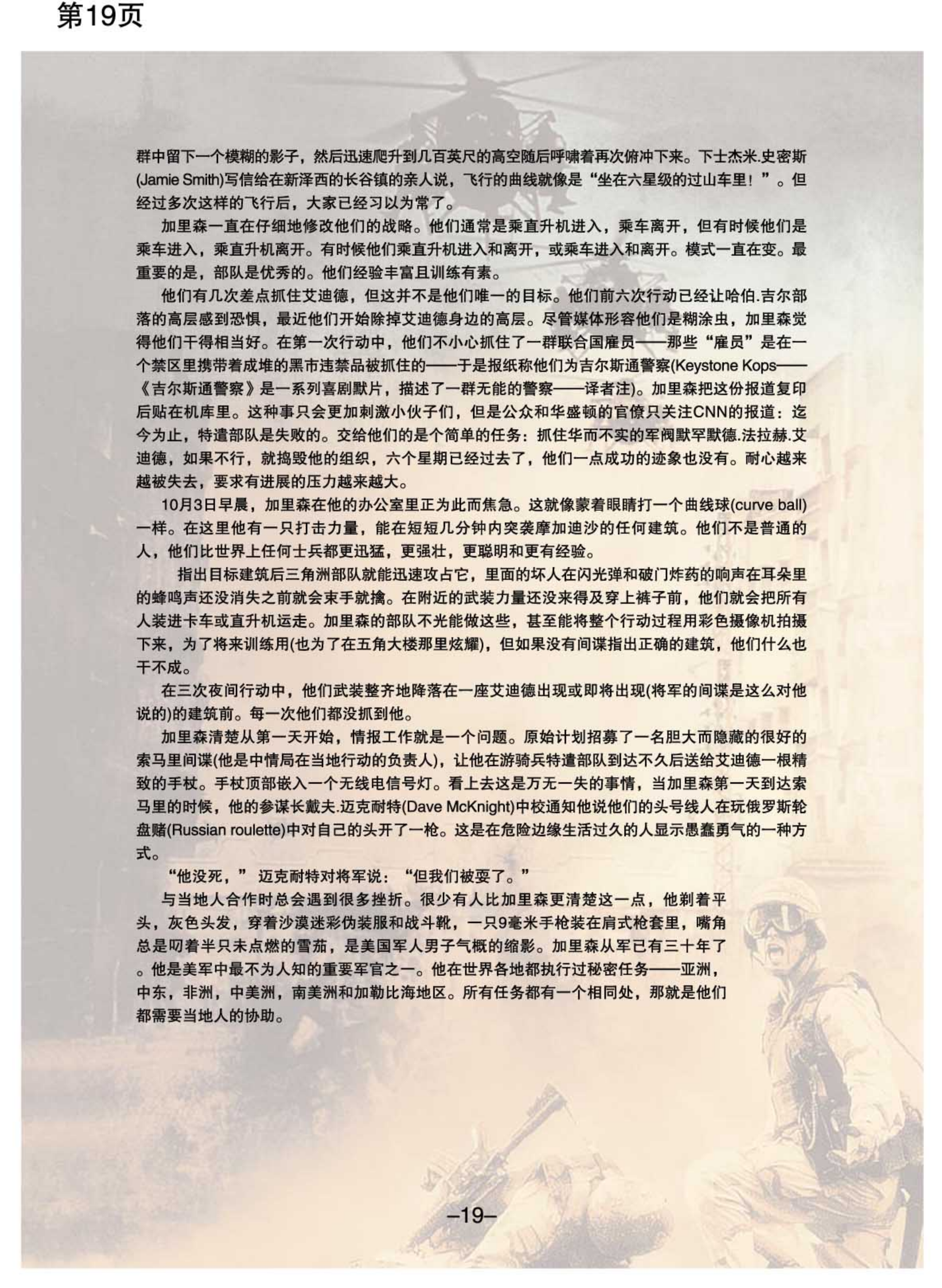
在大白天进入艾迪德的“黑海”领地附近是一次冒险。附近的巴卡拉集市是哈伯·吉尔部落的中心。跑到它的旁边在军阀的眼里是很愚蠢的。自从五月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后，驻扎在摩加迪沙的联合国部队大多数是巴基斯坦军人，他们是不敢靠近城里的这片地区的。在这块地方，艾迪德的武装力量会不宣而战地发起一场袭击，加里森知道袭击这里再撤出的危险性。华盛顿对索马里所承担的义务无法经受许多美国人的伤亡。他曾在几个星期前的一份备忘录里警告道：

“如果我们进入巴卡拉集市附近，毫无疑问我们会赢得交火的胜利，但我们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时间的选择也很冒险。加里森的特遣部队更愿意在晚上出击。他们的直升机是由第160特种任务飞行团的顶尖飞行员来驾驶的，他们称自己是“夜空巡游者”(the Night Stalkers)。他们是在完全黑暗环境下飞行的行家。凭借夜视装置，他们能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行动自如，就像大白天一样。自从越战以来这个单位的飞行员参加了几乎所有美军的地面战斗行动。当他们不参加战斗的时候，他们就拼命练习，他们的技巧是令人惊叹的。那些飞行员无所畏惧，能驾驶直升机在用起重机都难以吊入的地方来去自如。黑暗使三角洲和游骑兵们的打击速度和精确度更加致命。夜晚还有另一个优势。许多索马里人，尤其年轻人，乘坐着后车厢上固定有点五零(英寸，下同——译者注)口径机关枪的车辆在摩加迪沙城里巡游，沉溺于一种外形类似豆瓣菜(watercress)，叫做“夸特”(khat)的东西，那是一种温和的安非他明(amphetamine)。下午三点钟左右是一天的高潮。许多人在中午时分开始咀嚼，到了三点左右开始兴奋，上窜下跳。到了晚上正好相反。这些咀嚼了夸特的人开始瘫倒。所以今天的任务可以说是在最错误的时间进入了摩加迪沙里最糟糕的地点。

然而，这个抓获艾迪德的两名高级助手的机会千载难逢，无法轻易放弃。他们曾在白天执行过三次任务而没有遇到麻烦。冒险是任务的一部分。他们都是大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这里的原因。

索马里人见识过六次袭击了，所以他们或多或少知道会发生什么。特遣部队尽了最大努力让他们保持猜测。无论有没有任务，每天三次，加里森会让整个部队进入直升机飞到城市上空。游骑兵们开始很爱这样干。挤进黑鹰直升机机舱，为了亲爱的生命而牢牢抓紧。开的飞快的夜晚巡游者们会快速俯冲下来然后急速倾斜转弯，几乎把内脏压到身体的另一半位置里。他们火箭般地冲过街道，飞得比屋顶还低，只在两边的墙上和人



群中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然后迅速爬升到几百英尺的高空随后呼啸着再次俯冲下来。下士杰米·史密斯(Jamie Smith)写信给在新泽西的长谷镇的亲人说，飞行的曲线就像是“坐在六星级的过山车里！”。但经过多次这样的飞行后，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加里森一直在仔细地修改他们的战略。他们通常是乘直升机进入，乘车离开，但有时候他们是乘车进入，乘直升机离开。有时候他们乘直升机进入和离开，或乘车进入和离开。模式一直在变。最重要的是，部队是优秀的。他们经验丰富且训练有素。

他们几次差点抓住艾迪德，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他们前六次行动已经让哈伯·吉尔部落的高层感到恐惧，最近他们开始除掉艾迪德身边的高层。尽管媒体形容他们是糊涂虫，加里森觉得他们干得相当好。在第一次行动中，他们不小心抓住了一群联合国雇员——那些“雇员”是在一个禁区里携带着成堆的黑市违禁品被抓住的——于是报纸称他们为吉尔斯通警察(Keystone Kops——《吉尔斯通警察》是一系列喜剧默片，描述了一群无能的警察——译者注)。加里森把这份报道复印后贴在机库里。这种事只会更加刺激小伙子们，但是公众和华盛顿的官僚只关注CNN的报道：迄今为止，特遣部队是失败的。交给他们的是个简单的任务：抓住华而不实的军阀默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如果不行，就捣毁他的组织，六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他们一点成功的迹象也没有。耐心越来越被失去，要求有进展的压力越来越大。

10月3日早晨，加里森在他的办公室里正为此而焦急。这就像蒙着眼睛打一个曲线球(curve ball)一样。在这里他有一只打击力量，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突袭摩加迪沙的任何建筑。他们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士兵都更迅猛，更强壮，更聪明和更有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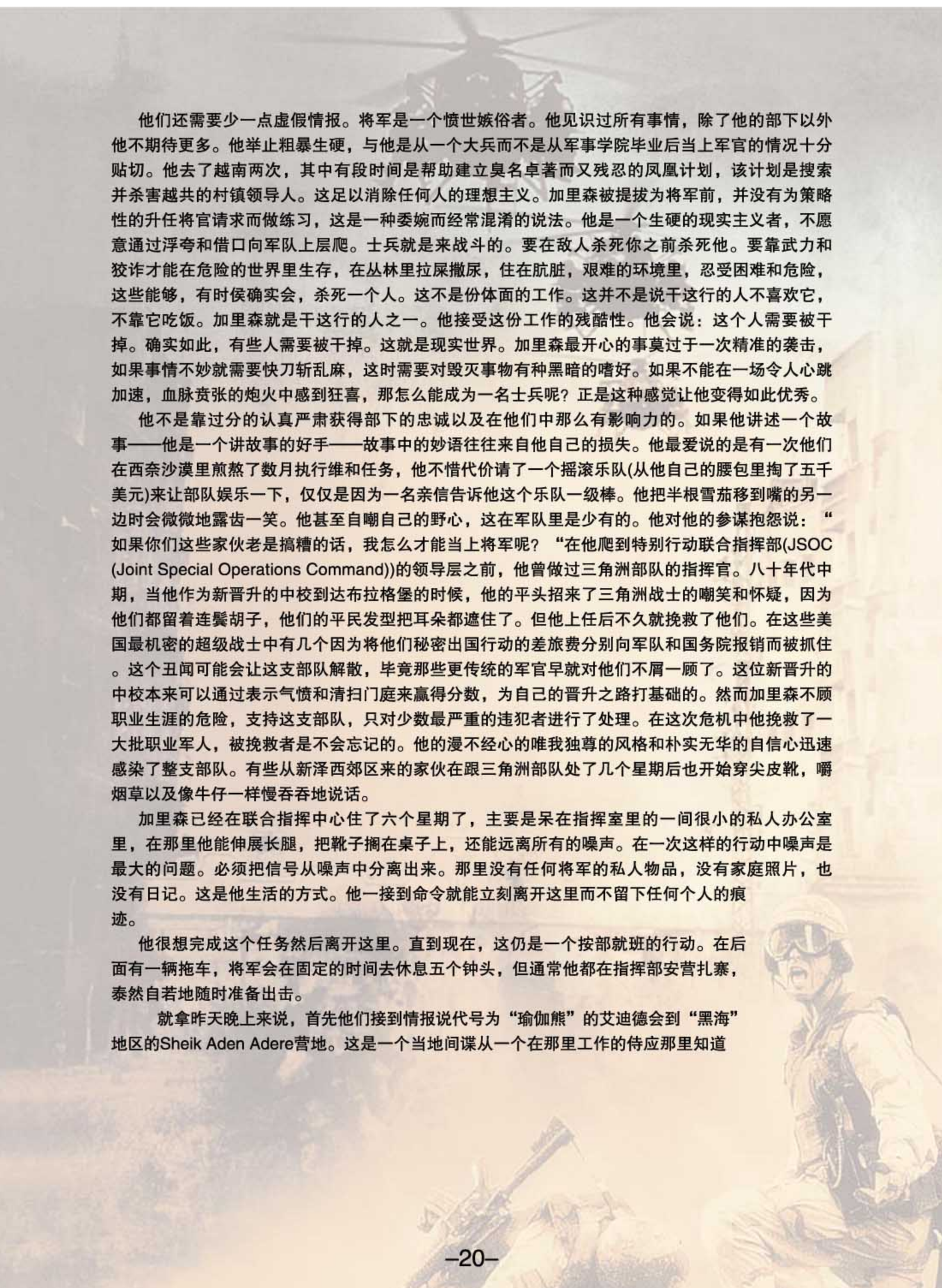
指出目标建筑后三角洲部队就能迅速攻占它，里面的坏人在闪光弹和破门炸药的响声在耳朵里的蜂鸣声还没消失之前就会束手就擒。在附近的武装力量还没来得及穿上裤子前，他们就会把所有人装进卡车或直升机运走。加里森的部队不光能做这些，甚至能将整个行动过程用彩色摄像机拍摄下来，为了将来训练用(也为了在五角大楼那里炫耀)，但如果没有间谍指出正确的建筑，他们什么也干不成。

在三次夜间行动中，他们武装整齐地降落在一座艾迪德出现或即将出现(将军的间谍是这么对他说的)的建筑前。每一次他们都没抓到他。

加里森清楚从第一天开始，情报工作就是一个问题。原始计划招募了一名胆大而隐藏的很好的索马里间谍(他是中情局在当地行动的负责人)，让他在游骑兵特遣部队到达不久后送给艾迪德一根精致的手杖。手杖顶部嵌入一个无线电信号灯。看上去这是万无一失的事情，当加里森第一天到达索马里的時候，他的参谋长戴夫·迈克耐特(Dave McKnight)中校通知他说他们的头号线人在玩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中对自己的头开了一枪。这是在危险边缘生活过久的人显示愚蠢勇气的一种方式。

“他没死，”迈克耐特对将军说：“但我们被耍了。”

与当地人合作时总会遇到很多挫折。很少有人比加里森更清楚这一点，他剃着平头，灰色头发，穿着沙漠迷彩伪装服和战斗靴，一只9毫米手枪装在肩式枪套里，嘴角总是叼着半只未点燃的雪茄，是美国军人男子气概的缩影。加里森从军已有三十年了。他是美军中最不为人知的重要军官之一。他在世界各地都执行过秘密任务——亚洲，中东，非洲，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所有任务都有一个相同处，那就是他们都需要当地人的协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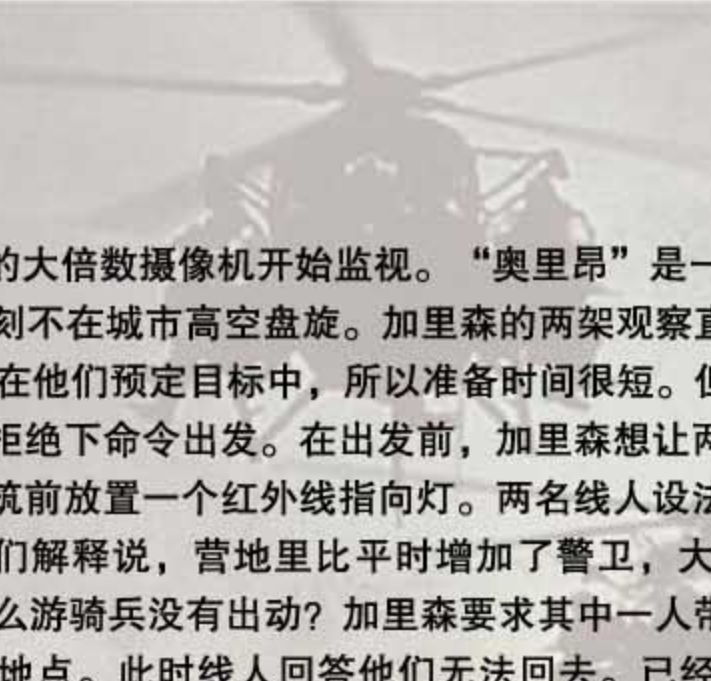
他们还需要少一点虚假情报。将军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他见识过所有事情，除了他的部下以外他不期待更多。他举止粗暴生硬，与他是从一个大兵而不是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当上军官的情况十分贴切。他去了越南两次，其中有段时间是帮助建立臭名卓著而又残忍的凤凰计划，该计划是搜索并杀害越共的村镇领导人。这足以消除任何人的理想主义。加里森被提拔为将军前，并没有为策略性的升任将官请求而做练习，这是一种委婉而经常混淆的说法。他是一个生硬的现实主义者，不愿意通过浮夸和借口向军队上层爬。士兵就是来战斗的。要在敌人杀死你之前杀死他。要靠武力和狡诈才能在危险的世界里生存，在丛林里拉屎撒尿，住在肮脏，艰难的环境里，忍受困难和危险，这些能够，有时候确实会，杀死一个人。这不是份体面的工作。这并不是说干这行的人不喜欢它，不靠它吃饭。加里森就是干这行的人之一。他接受这份工作的残酷性。他会说：这个人需要被干掉。确实如此，有些人需要被干掉。这就是现实世界。加里森最开心的事莫过于一次精准的袭击，如果事情不妙就需要快刀斩乱麻，这时需要对毁灭事物有种黑暗的嗜好。如果不能在一场令人心跳加速，血脉贲张的炮火中感到狂喜，那怎么能成为一名士兵呢？正是这种感觉让他变得如此优秀。

他不是靠过分的认真严肃获得部下的忠诚以及在他们中那么有影响力的。如果他讲述一个故事——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故事中的妙语往往来自他自己的损失。他最爱说的是有一次他们在西奈沙漠里煎熬了数月执行维和任务，他不惜代价请了一个摇滚乐队(从他自己的腰包里掏了五千元)来让部队娱乐一下，仅仅是因为一名亲信告诉他这个乐队一级棒。他把半根雪茄移到嘴的另一边时会微微地露齿一笑。他甚至自嘲自己的野心，这在军队里是少有的。他对他的参谋抱怨说：“如果你们这些家伙老是搞糟的话，我怎么才能当上将军呢？”在他爬到特别行动联合指挥部(JSOC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的领导层之前，他曾做过三角洲部队的指挥官。八十年代中期，当他作为新晋升的中校到达布拉格堡的时候，他的平头招来了三角洲战士的嘲笑和怀疑，因为他们都留着连鬓胡子，他们的平民发型把耳朵都遮住了。但他上任后不久就挽救了他们。在这些美国最机密的超级战士中有几个因为将他们秘密出国行动的差旅费分别向军队和国务院报销而被抓住。这个丑闻可能会让这支部队解散，毕竟那些更传统的军官早就对他们不屑一顾了。这位新晋升的中校本来可以通过表示气愤和清扫门庭来赢得分数，为自己的晋升之路打基础的。然而加里森不顾职业生涯的危险，支持这支部队，只对少数最严重的违犯者进行了处理。在这次危机中他挽救了一大批职业军人，被挽救者是不会忘记的。他的漫不经心的唯我独尊的风格和朴实无华的自信心迅速感染了整支部队。有些从新泽西郊区来的家伙在跟三角洲部队处了几个星期后也开始穿尖皮靴，嚼烟草以及像牛仔一样慢吞吞地说话。

加里森已经在联合指挥中心住了六个星期了，主要是呆在指挥室里的一间很小的私人办公室里，在那里他能伸展长腿，把靴子搁在桌子上，还能远离所有的噪声。在一次这样的行动中噪声是最大的问题。必须把信号从噪声中分离出来。那里没有任何将军的私人物品，没有家庭照片，也没有日记。这是他生活的方式。他一接到命令就能立刻离开这里而不留下任何个人的痕迹。

他很想完成这个任务然后离开这里。直到现在，这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行动。在后面有一辆拖车，将军会在固定的时间去休息五个钟头，但通常他都在指挥部安营扎寨，泰然自若地随时准备出击。

就拿昨天晚上来说，首先他们接到情报说代号为“瑜伽熊”的艾迪德会到“黑海”地区的Sheik Aden Adere营地。这是一个当地间谍从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侍应那里知道



的。于是“奥里昂”飞机上的大倍数摄像机开始监视。“奥里昂”是一种老式的四个螺旋桨间谍飞机，机身宽大，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城市高空盘旋。加里森的两架观察直升机也开始起飞。部队开始整装待发。Aden Adere营地在他们预定目标中，所以准备时间很短。但是在没有更确切的情报前他们拒绝出发——至少加里森拒绝下命令出发。在出发前，加里森想让两名索马里间谍进入营地亲眼看看艾迪德。然后在目标建筑前放置一个红外线指向灯。两名线人设法接近了营地，但随即就出来了，一项任务也没完成。他们解释说，营地里比平时增加了警卫，大约有四十名。他们继续坚持说艾迪德肯定在营地，为什么游骑兵没有出动？加里森要求其中一人带着红外线灯回到营地，找到该死的瑜伽熊，标出该死的地点。此时线人回答他们无法回去。已经过了晚上九点，天色已经晚了，大门到了晚上已经关闭了。警卫会询问口令而线人们不知道。

也许这只是运气坏吧。加里森很不情愿地取消了又一次任务。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关闭了直升机发动机，士兵们纷纷下来回到了营房。

后来又来了一次报告。同样的索马里间谍说艾迪德现在乘坐一个三辆车组成的车队匆忙离开了营地。他们说，一名间谍尾随车队向西到了奥林匹克旅馆，但当车队转向北开往十月二十一日公路(October 21st Road)时跟丢了。一切听起来都很令人振奋，但是两架OH-58直升机仍然在观察的位置，它们装备了夜视摄像机，能把夜景变成涂成绿色的白天，它们和在指挥中心观察屏幕的人都没看到这一切！

第二天早上加里森在他的指挥中心的桌子上写道：“结果，特遣部队和[当地间谍网]之间都相互厌烦了。”他对成立四十三天来受到的挫折小小地发泄了一番。这份备忘录被送给了海军陆战队将军约瑟夫·哈尔(Joseph Hoar)，他是美军中央司令部(U.S. Central Command, 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马克德尔空军基地(MacDill Air Force Base in Tampa, Florida))的指挥官。

“一般来说，[当地间谍网]相信来自个人的二手情报，而不是一个能收集当前情报的小组。而我不相信来自个人的二手情报。此外，当一个[当地间谍网]的小组成员报告了与我们的直升机所看到(我们在联合指挥中心也看到了)的完全不同的东西时，我自然会相信我们实际看到的而不是报告。拿昨天晚上的事情来说，第二小组声称艾迪德在一个三辆车的车队里离开了营地，而我们知道并没有车队离开营地……我们对他们的信心低到了极点。”

有太多的报告和太多的机会丧失了。任务与任务间的时间间隔太久了。在六个星期内他们实际只出动了六次。每次的任务都完成的不好。在第一次袭击，也就是他们在Lig Ligato营地逮捕了九名联合国雇员后，华盛顿非常恼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后来说：“我想把自己从天花板上旋下来。”(一种幽默的说法，意即他被指责特遣部队的声音顶到天花板里了——译者注)美国道了歉，所有的被俘人员迅速得到了释放。

12月14日，突击部队袭击了后来被证实是索马里将军阿曼·吉辽(Ahmen Jilao)的住所，他是联合国的亲密盟友，被推荐为计划成立中的索马里警察部队的领导。战士们跃跃欲试想来一次袭击，袭击什么都行。在这种想法驱使下，不需要更多的借口他们就出发了。一名游骑兵认为他看到了艾迪德在意大利使馆外的车队里，突击部队骂骂咧咧地将受了惊吓的吉辽将军和其他三十八人一起逮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另一次道歉。所有的“嫌疑犯”被释放了。第二天在给华盛顿感到崩溃的官员们的一份详细描述当时情况的电报中，美国特使罗伯特·格森德(Robert Gosende)写道：“我们理解这次事实发生后造成的一些损害……各有关方面都对吉辽将军表示了道歉。我们不知道把吉辽将军当成艾迪德是

不是个人的失误。很难将他和艾迪德搞混淆。吉辽大约比艾迪德高10英寸。艾迪德皮肤黝黑。吉辽肤色较白。艾迪德很瘦，闪族人(Semitic)的特征。吉辽很胖而且是圆脸……我们很关心媒体会对此如何报道。”

媒体没有报道，但在官僚圈子里特遣部队再一次表现地像吉尔斯通警察。他们无视每一次任务都是协同与执行的完美组合，其复杂程度和危险性超乎寻常。迄今为止，加里森的手下还没有一个重伤。更不用说他们最近的收获——奥撒曼·阿托(Osman Atto)了，他是艾迪德的管帐，心腹之一。华盛顿失去耐心了。国会想让美国士兵回家，克林顿政府想在索马里除掉艾迪德。从八月到九月再到十月。每一天，美国和全世界都被这个摩加迪沙的军阀搞得头昏脑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玛德琳·K. 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 Albright)称这个人为“暴徒”。

加里森无法承受再一次的失误，谨慎会意味着机会的失去。他知道他的上级甚至一些他的部下都认为他选择任务时太犹豫了。地面行动总是这么危险，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们的准则是：如果[一名当地间谍网的成员]报告说他看见了艾迪德或他的副官，而且我们的侦察直升机的图像与其报告的大致相符，并且该报告的时效性值得行动，那么我们才出发。”加里森在给豪伊的备忘录中写道：“摩加迪沙城里没有一处是我们不能去的，没有一处是我们无法赢得战斗的。这里有太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傻乎乎地闯进去了。”

就在那个早晨，天赐良机，符合了将军严格的标准。

每个星期天早晨，哈伯·吉尔部落都要举行一个集会，集会在列宁大道上举行，他们曾在那里袭击过联合国部队和美国的增援部队。那天早上一个主要发言人是奥马尔·萨拉德(Omar Salad)，艾迪德的最高政治顾问。尽管游骑兵已经开始把整个艾迪德一伙的上层做为目标，这个部落还没人被逮捕过，所以萨拉德根本没想到要躲藏。

他是联合国通缉的“头号要犯”之一。当集会解散后，他乘坐的白色丰田陆地巡洋舰和其它一些车辆向北朝巴卡拉集市开去，高空的间谍飞机在观察他们。观察图像显示萨拉德进入了奥林匹克旅馆以北一个街区的一栋房子。大约下午一点三十分，一名索马里间谍打电话报告说萨拉德在和艾迪德的公开内务大臣阿比·“Qeybdid”·哈桑·阿维尔(Abdi "Qeybdid" Hassan Awale)会谈。两名主要目标！艾迪德可能也在那里，不过跟以前一样，没有人看见他。

高空中的“奥里昂”飞机把摄像机的焦距对准了周围地区，观察直升机开始起飞了。它们飞到“黑海”开始观察同一条街道。联合指挥中心的电视屏幕显示街道上有很多人和车辆，一个典型的集市周末的下午。

为了标定萨拉德和阿维尔会谈的精确地点，一名索马里的线人被要求开车到旅馆的门前，那是一辆门上有红色条纹的小型银色轿车，然后来到车外，打开引擎盖，探身进去假装遇到了引擎故障。这样，直升机的摄像机就有机会锁定他。然后他要开车向北，直接停在部落首领聚会的目标建筑前面。线人照样做了，但检查引擎的时间太短，直升机没能准确定位。

所以他被要求再来一次。这次他直接开到目标建筑的前面，下车，打开汽车引擎盖。加里森和他的部下们观看着在屏幕上演出的小小戏剧。当线人的汽车沿哈瓦拉瓦丁大道向北开时，直升机的摄像机捕捉到了清晰的图像。

汽车停在了旅馆前方一座建筑的前面。线人下了车，打开了引擎盖。这回不会弄错地点了。

命令平静地传到了机库，游骑兵和三角洲部队开始整装待发。三角洲部队的领导们碰了个面，计划着他们的袭击，他们使用从观察直升机传来的实时相片做地图来精确计划他们该如何袭击这座建筑，以及游骑兵的掩护位置该在哪里。计划的复印版本被送到了每一个小队的领导手中，直升机也准备好了。然而，正当加里森准备下令出发的时候，所有事情被刹了车。

那名线人过早地停了车。他的位置是在正确的街道上，但他吓破胆了。他害怕离目标建筑太近了，于是远远地停下，打开了引擎盖。无论加里森怎么事先小心防范，如果开展袭击的话，特遣部队将会离正确位置很远。

所有的指挥官又匆忙跑回联合指挥中心集合。线人在腿上绑着一个两波段的小无线电，他被要求再次回到那个街区，这次要停在那座该死的建筑的前面。他们观看着屏幕，看到汽车又回到哈瓦拉瓦丁大道上。这次它开过奥林匹克旅馆，停在北面一个街区的街对面。这和观察直升机监视到萨拉德早先进入的是同一所建筑。

现在是三点整。加里森的部下通知托玛斯·蒙哥马利(Thomas Montgomery)将军说特遣部队准备行动了，他是驻索马里所有联合国部队的副指挥官(也是第十山地师“快速反应部队”[QRF]的指挥官)。然后加里森开始寻找没有联合国或慈善机构的成员在目标区域附近的确认——这是在Lig Ligato营地袭击中逮捕了联合国雇员后创立的防范措施。所有其它飞机都要求远离目标上空。第十山地师的指挥官被要求保留一个营的兵力待命。情报部门开始干扰所有的无线电和手机——摩加迪沙没有固定电话系统。

将军最后一分钟做出了将火箭弹装上小鸟直升机的决定。游骑兵营军械管理官吉米·仑切那中尉立刻开始了忙碌。仑切那知道如果地面部队有了麻烦，他会很乐意动用上那些火箭弹的——每架AH-6可以装两个弹舱共6枚火箭弹。

在快速计划会议上，仑切那再次询问：“今天我们要装火箭弹吗？”

加里森回答：“是。”

当直升机飞来，枪声响起的时候，阿里·哈桑·默罕默德(Ali Hassan Mohamed)飞奔到他父亲的汉堡与糖果店的前门。他是一名学生，一个又瘦又高的十几岁年轻人，有着突出的颊骨和稀疏的山羊胡子。他主修英语，在早晨和下午照顾店面做生意，小店就开在奥林匹克旅馆前面。前门与哈瓦拉瓦丁大道对面的哈德乌拉曼·约瑟夫·加里(Hobdurahman Yusef Galle)的屋子呈斜对角，游骑兵们正在受到那里的攻击。

阿里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口，看到美军士兵从绳索上滑到小巷里，然后沿哈瓦拉瓦丁大道向西跑去。他的商店就在巷角，通往他父亲住所的门就朝着那个方向。美国人一落地就开始射击，向所有东西开火。也有索马里人向他们射击。阿里知道，那些士兵与那些给索马里人食物的士兵不一样。他们是游骑兵。他们是无情的杀手，穿着防弹衣，武器摆在胸前，晚上来的时候他们会涂抹脸部，看上去更凶猛。在哈瓦拉瓦丁大道远一点的地方，离他左边有两个街区，另一群游骑兵正在激战。他看到两名士兵把另一名看上去已经死了的士兵拖离街道。

游骑兵们穿过街道进入了一个院子，然后向外射击。然后一架直升机低飞过来，从侧面的枪管里喷射出弹雨。子弹喷洒向他这侧的街道上。阿里最小的弟弟，阿杜拉希·哈桑·默罕默德(Abdulah Hassan Mohamed)，在家门口被打死了，血从头上流出来。阿杜拉希只有十五岁。阿里看到了这一切。然后游骑兵们从院子里跑出来，穿过哈瓦拉瓦丁大道向哈德乌拉曼·约瑟夫·加里的屋子跑去，那里聚集了很多士兵。

阿里跑了出来。他停下来看到他的兄弟的头像西瓜一样裂开来。然后他飞也似地跑开。他跑向左边，远离那些游骑兵和他们正在进攻的那所房子。在肮脏的小巷尽头他左转跑到奥林匹克旅馆的后面。街道上挤满了尖叫的妇女和儿童。到处都是人，他们跨过人和动物的死尸跑着。有些是向战斗发生的地方跑，有些是向相反的地方跑。有些人看上去不知道该往那里去。他看到一名妇女赤裸着在跑，同时挥舞着她的手臂，尖叫着。头顶上是直升机的喧闹声和四处遍布的清脆枪声。

街上已经有艾迪德的武装人员用扩音器喊着：“Kasobaxa guryaha oo iska celsa cadowga!” (“出来保卫你的家园!”)

阿里不是一名战士。大家把枪手称为“魔言”(mooryan)，他们属于富人的私人武装，报酬就是大米和“夸特”。阿里只是一名学生和兼职的店主，他加入了邻里组织的武装以保卫商店不受“魔言”侵犯。但那些游骑兵侵入了他的家园，杀死了他的兄弟。他满怀悲愤地跑到旅馆后面，然后再次左拐，从后面穿过哈瓦拉瓦丁大道来到他的朋友阿赫默德的屋子，他的AK-47冲锋枪就藏在那里。他拿到枪后找到了几个朋友，他们又趁乱跑回奥林匹克旅馆的后面。阿里告诉他们他的兄弟的事，然后领着他们回到他的屋子和商店，决定立刻复仇。

他们躲藏在旅馆后面的一堵墙后，对着拐角的游骑兵们开始了第一次射击。然后他们移向北边，躲藏在汽车和建筑后面。阿里跳起来对着游骑兵们扫射一通，然后飞奔着躲藏。然后他的一个朋友跟着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候他们只是把枪管伸出街角，看也不看，就开始扫射。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经验丰富的战士。

游骑兵们射术更佳。阿里的朋友阿丹·瓦萨维(Adan Warsawe)跳出来射击的时候被一颗游骑兵的子弹射中胃部，仰面朝天地躺在街上。阿里和另一个朋友冒着弹雨把阿丹拖到隐蔽处。子弹在阿丹的肚子上穿了个洞，在背面造成了一个大伤口，血流在泥土上。当他们拖着他的时候，在街道上留下了一条血印。阿丹看上去半死不活的，奄奄一息。

阿里让两个朋友照顾阿丹，自己移动到另一条街上。他要杀死一个游骑兵或者冒死尝试一下。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这些闯进他的家园泼洒子弹，散布死亡的美国人究竟是谁？

5

在闯入哈瓦拉瓦丁大道上的杂货铺后，中士保罗·豪伊和他三角洲小队的三名战士绕过街角，从南院门进入了目标建筑。他们是进入这所房子最晚的一支突击部队。豪伊的朋友马特·日尔森率领的一支小队已经在一楼抓获了二十四名索马里人，他们中间有两名战利品：主要目标奥玛尔·萨拉德和艾迪德的主要发言人默罕默德·哈桑·阿维尔(Mohamed Hassan Awale)。(不是情报中称的阿比·“Qeybdid”·哈桑·阿维尔，不过仍是一名同等价值的部落领袖)

他们很顺从听话，日尔森的小队用塑料手铐把他们的手腕绑在一起。

豪伊询问中士迈克·富尔曼(Mike Foreman)是否有人上楼了。

富尔曼说：“还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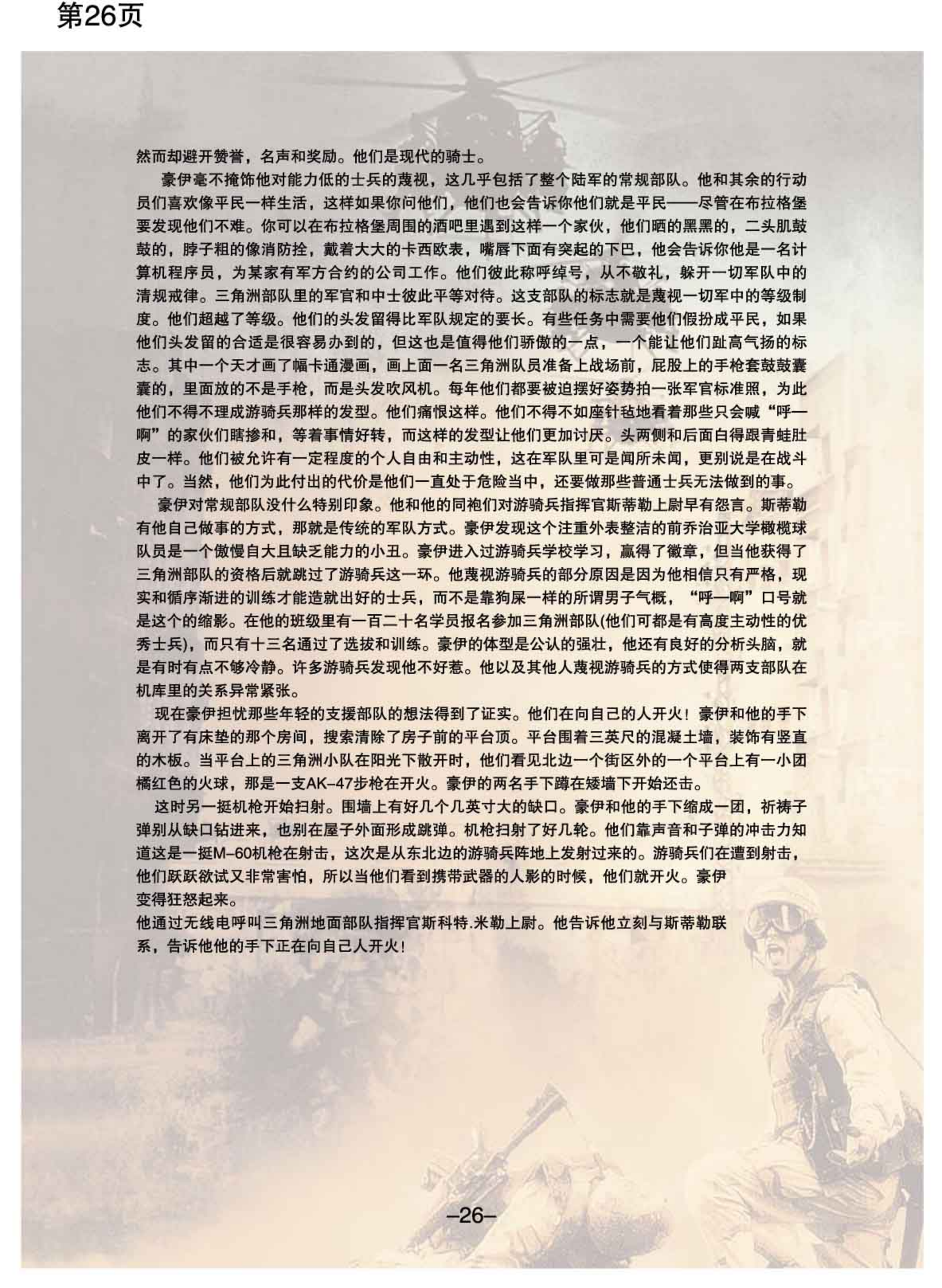
于是豪伊带领他的四名手下冲上了二楼。

按索马里标准这是一所大房子，煤渣墙壁用石灰刷白，窗户上没有玻璃。到了楼梯末端，豪伊让一名手下向第一个房间里扔了一个闪光雷。爆炸后，队伍按照训练中所做的冲入房间，每个人的射击基线(firing lane)都不重叠。他们只发现地板上有一个床垫。当他们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一挺机关枪开始从外面扫射向房顶和墙壁，差点打中豪伊的一名手下。他们全都卧倒。子弹是从西南边的窗户打进来的，是从窗户下游骑兵的防线中打来的。显然外面的一名年轻士兵看到有人在窗口移动就开始射击。很明显外面那些家伙不清楚哪所房子是目标建筑。

这正是他所担心的。豪伊对游骑兵们很失望。这就是所谓的军队精英？除了那些所谓的“呼——啊”类的胡扯，他观察到那些年轻人训练地很差，对战斗有潜在的畏惧。许多人刚刚高中毕业！在训练演习中，他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总是伸长了脖子看他和他的手下，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上。

但这份工作要求的更多。它要求你不光全力付出，还有更多……因为失败的代价通常是死亡。这正是豪伊和其他三角洲队员热爱它的原因。这使他们与其他人不同。当然，战争是丑陋邪恶的，但它也是这个地球上大多数地区解决问题的方式。文明国家有非暴力解决争端的方式，但这依赖于所有涉及的人们的让步意愿。这里是原始的第三世界，人们还没有学会让步，至少在血流成河前没有学会。胜利是给那些要打仗和死亡的人准备的。文人可以闭门造车对此形成理论，但在现实世界里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如果想让索马里的饥荒难民吃上饱饭，那就必须比诸如艾迪德之流更厉害，因为那些饥荒难民是为艾迪德工作的。你可以献出滴血的心试图改良社会，你可以双手紧握祈祷，演唱乡村音乐，在CNN和BBC的镜头前做秀，但唯一最终能打开通往那些大眼睛挨饿的儿童之路的方法就是显示出你有更多的武器。在现实世界中，没人比美国的武器更多。如果想让那些热心肠的人类理想实现的话，就需要那些让它实现的人。三角洲部队就是实现它的人。

三角洲部队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行动的。军队里从来不会说“三角洲”这个词。如果不得不涉及到他们，也会用“特种队员”和“致命D”来代替。那些崇拜他们的游骑兵们称他们为“D-boy”。保密，或至少是表面上的保密是他们意图的中心点。这让那些空想家和政客都能接受，让他们能在脏活发生的时候躲得远远的。如果需要干掉某个第三世界的恐怖分子或哥伦比亚毒枭，这时突然他们就死掉了，这是个多么让人开心的巧合啊！影子武士们又隐藏回了阴影中。如果你询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不会说的。他们甚至并不存在。他们高贵，沉默并且隐形。他们为美国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然而却避开赞誉，名声和奖励。他们是现代的骑士。

豪伊毫不掩饰他对能力低的士兵的蔑视，这几乎包括了整个陆军的常规部队。他和其余的行动员们喜欢像平民一样生活，这样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也会告诉你他们就是平民——尽管在布拉格堡要发现他们不难。你可以在布拉格堡周围的酒吧里遇到这样一个家伙，他们晒的黑黑的，二头肌鼓鼓的，脖子粗的像消防栓，戴着大大的卡西欧表，嘴唇下面有突起的下巴，他会告诉你他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为某家有军方合约的公司工作。他们彼此称呼绰号，从不敬礼，躲开一切军队中的清规戒律。三角洲部队里的军官和中士彼此平等对待。这支部队的标志就是蔑视一切军中的等级制度。他们超越了等级。他们的头发留得比军队规定的要长。有些任务中需要他们假扮成平民，如果他们头发留的合适是很容易办到的，但这也是值得他们骄傲的一点，一个能让他们趾高气扬的标志。其中一个天才画了幅卡通漫画，画上面一名三角洲队员准备上战场前，屁股上的手枪套鼓鼓囊囊的，里面放的不是手枪，而是头发吹风机。每年他们都要被迫摆好姿势拍一张军官标准照，为此他们不得不理成游骑兵那样的发型。他们痛恨这样。他们不得不如座针毡地看着那些只会喊“呼一啊”的家伙们瞎掺和，等着事情好转，而这样的发型让他们更加讨厌。头两侧和后面白得跟青蛙肚皮一样。他们被允许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主动性，这在军队里可是闻所未闻，更别说是在战斗中了。当然，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们一直处于危险当中，还要做那些普通士兵无法做到的事。

豪伊对常规部队没什么特别印象。他和他的同袍们对游骑兵指挥官斯蒂勒上尉早有怨言。斯蒂勒有他自己做事的方式，那就是传统的军队方式。豪伊发现这个注重外表整洁的前乔治亚大学橄榄球队员是一个傲慢自大且缺乏能力的小丑。豪伊进入过游骑兵学校学习，赢得了徽章，但当他获得了三角洲部队的资格后就跳过了游骑兵这一环。他蔑视游骑兵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相信只有严格，现实和循序渐进的训练才能造就出好的士兵，而不是靠狗屎一样的所谓男子气概，“呼一啊”口号就是这个的缩影。在他的班级里有一百二十名学员报名参加三角洲部队(他们可都是有高度主动性的优秀士兵)，而只有十三名通过了选拔和训练。豪伊的体型是公认的强壮，他还有良好的分析头脑，就是有时有点不够冷静。许多游骑兵发现他不好惹。他以及其他蔑视游骑兵的方式使得两支部队在机库里的关系异常紧张。

现在豪伊担忧那些年轻的支援部队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他们在向自己的人开火！豪伊和他的手下离开了有床垫的那个房间，搜索清除了房子前的平台顶。平台围着三英尺的混凝土墙，装饰有竖直的木板。当平台上的三角洲小队在阳光下散开时，他们看见北边一个街区外的一个平台上有一小团橘红色的火球，那是一支AK-47步枪在开火。豪伊的两名手下蹲在矮墙下开始还击。

这时另一挺机枪开始扫射。围墙上有好几个几英寸大的缺口。豪伊和他的手下缩成一团，祈祷子弹别从缺口钻进来，也别在屋子外面形成跳弹。机枪扫射了好几轮。他们靠声音和子弹的冲击力知道这是一挺M-60机枪在射击，这次是从东北边的游骑兵阵地上发射过来的。游骑兵们在遭到射击，他们跃跃欲试又非常害怕，所以当他们看到携带武器的人影的时候，他们就开火。豪伊变得狂怒起来。

他通过无线电呼叫三角洲地面部队指挥官斯科特·米勒上尉。他告诉他立刻与斯蒂勒联系，告诉他他的手下正在向自己人开火！

专业军士约翰·斯特宾斯(John Stebbins)脚一着地就开始奔跑。就在登机前，斯蒂勒上尉拍拍他的肩膀，说：“斯特宾斯，你知道交战规则吗？”

“是的，长官。我知道。”

“好的。你要知道快速绳降的时候我就在你后面，所以你最好立刻移开位置。”

在绳降后，他匆忙从绳边跑开，却撞到了第一小队的M-60机枪手，他们都摔倒了。斯特宾斯躺在地上等了一会儿，等着尘土小点，然后发现他的小队中的其他人都在他的右边，隐蔽在墙边。

他很害怕，却又很兴奋。他都不感相信这是真的。他来了，一个二十八岁的游骑兵中的老家伙，他用了四年，为了做点有趣或重要的事，试图参战，现在，不知何故，通过一系列的恳求，哄骗和奇妙的改变后，他终于参战了——他，矮小的约翰·斯特宾斯，连中首席泡咖啡高手，训练室里的文书，参战了！

他来到摩加迪沙这条小路上的旅程开始于纽约洲伊萨卡镇家乡的一个百吉饼(bagel)商店。那时斯特宾斯还是一个矮胖的小子，灰蓝眼睛，金色头发，带有雀斑的皮肤很白，即使在最强烈的阳光下暴晒也没变黑过。摩加迪沙的阳光只让皮肤变的粉红。他上的是圣帆大学，主修通信，希望将来做个电台记者，实际上他曾在纽约洲北部的一些小型私家电台干过，只拿着最微薄的工资。这家百吉饼店让他当首席烘烤师，薪水足以让他忘掉当广播电台记者的萌芽想法。所以他就烘烤百吉饼，梦想着去冒险。那些在橄榄球赛季中充斥的“尽你所能”的商业标语弄得他心痒痒的。在大学里斯特宾斯参加过后备军官训练，但军队里充斥着二级准尉，所以当他毕业后他无法获得现役任命。当1990年的沙漠风暴时，他的运气来了，他的国民警卫队的合同到期了。他开始寻找离开厨房参加战斗的途径。他三次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志愿去海湾服役的名单上，但没有一次得到批准。然后他结婚了，随后他的妻子生了个孩子，突然之间在百吉饼店拿的小时工资不够花了。他需要一份医疗保险。也需要一些刺激。军队两样都能提供。所以他以士兵的身份报名参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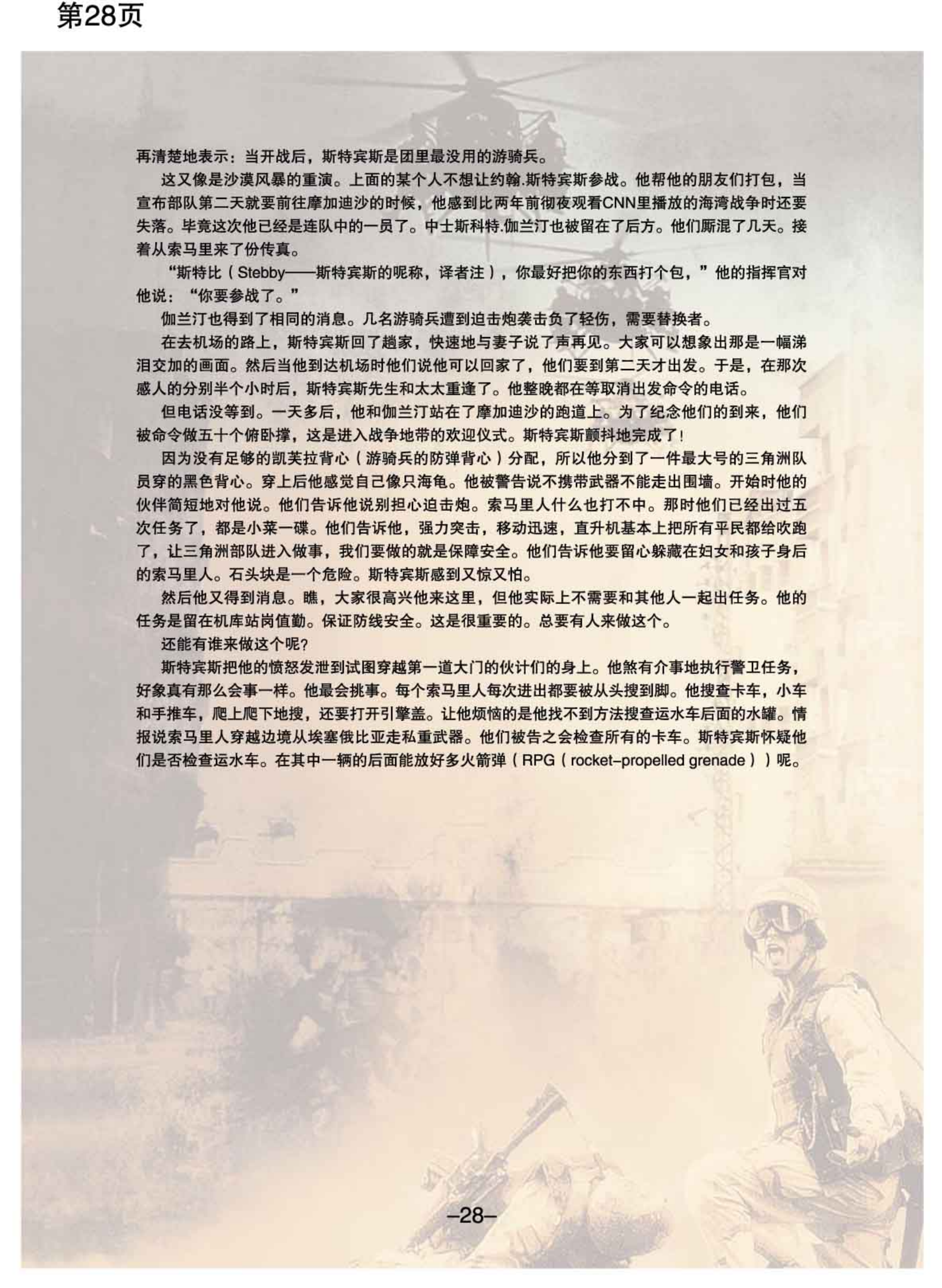
招募人员问他：“你想在军队里干什么？”

斯特宾斯告诉他：“我想从飞机里往外跳，用许多子弹射击，还想在军人购物商店里买东西。”

他们让他再次进行基础训练——他曾在后备军官课程里训练过一次。后来他不得不参加了两次游骑兵教导课程(RIP(the Ranger Indoctrination Program))，因为在第一次课程中的一次跳伞中他受伤了，不得不重来一次。当他毕业后他以为他会和其他年轻小伙子一起跳伞，训练以及从直升机里绳降，但上面的某个人注意到他的个人表格里有大学学位，更重要的是，他会打字。他被打发到B连训练室里的一张桌子前。斯特宾斯成为了连里的文书。

他们告诉他只要干半年。他已经呆在这里两年了。大家都开始知道他是一名“训练室”里的游骑兵，他感到被办公室工作的诱惑所吞噬。当其他游骑兵在外面攀岩，从飞机上跳伞或在强行军中试图打破记录的时候，老斯特宾斯却坐在桌子后面，吸着香烟，吃着油炸圈饼，不停地喝咖啡。他是连里最爱喝咖啡的。其他人开玩笑说：“哦，专业军士斯特宾斯，他会向敌人泼热咖啡的。”哈哈，当整个连队向索马里开拔的时候，没人对老斯特宾斯成为被留在本宁堡的一员而感到惊讶。

“我想让你知道这里面没有个人因素，”他的中士对他说，尽管这样掩饰不了暗藏的侮辱。“我们没法带着你。飞机上的座位有限，而且我们需要你呆在这里。”他无法



再清楚地表示：当开战后，斯特宾斯是团里最没用的游骑兵。

这又像是沙漠风暴的重演。上面的某个人不想让约翰·斯特宾斯参战。他帮他的朋友们打包，当宣布部队第二天就要前往摩加迪沙的时候，他感到比两年前彻夜观看CNN里播放的海湾战争时还要失落。毕竟这次他已经是连队中的一员了。中士斯科特·伽兰汀也被留在了后方。他们厮混了几天。接着从索马里来了份传真。

“斯特比（Stebby——斯特宾斯的昵称，译者注），你最好把你的东西打个包，”他的指挥官对他说：“你要参战了。”

伽兰汀也得到了相同的消息。几名游骑兵遭到迫击炮袭击负了轻伤，需要替换者。

在去机场的路上，斯特宾斯回了趟家，快速地与妻子说了声再见。大家可以想象出那是一幅涕泪交加的画面。然后当他到达机场时他们说他可以回家了，他们要到第二天才出发。于是，在那次感人的分别半个小时后，斯特宾斯先生和太太重逢了。他整晚都在等取消出发命令的电话。

但电话没等到。一天多后，他和伽兰汀站在了摩加迪沙的跑道上。为了纪念他们的到来，他们被命令做五十个俯卧撑，这是进入战争地带的欢迎仪式。斯特宾斯颤抖地完成了！

因为没有足够的凯芙拉背心（游骑兵的防弹背心）分配，所以他分到了一件最大号的三角洲队员穿的黑色背心。穿上后他感觉自己像只海龟。他被警告说不携带武器不能走出围墙。开始时他的伙伴简短地对他说。他们告诉他说别担心迫击炮。索马里人什么也打不中。那时他们已经出过五次任务了，都是小菜一碟。他们告诉他，强力突击，移动迅速，直升机基本上把所有平民都给吹跑了，让三角洲部队进入做事，我们要做的就是保障安全。他们告诉他要留心躲藏在妇女和孩子身后的索马里人。石头块是一个危险。斯特宾斯感到又惊又怕。

然后他又得到消息。瞧，大家很高兴他来这里，但他实际上不需要和其他人一起出任务。他的任务是留在机库站岗值勤。保证防线安全。这是很重要的。总要有人来做这个。

还能有谁来做这个呢？

斯特宾斯把他的愤怒发泄到试图穿越第一道大门的伙计们的身上。他煞有介事地执行警卫任务，好象真有那么会事一样。他最会挑事。每个索马里人每次进出都要被从头搜到脚。他搜查卡车，小车和手推车，爬上爬下地搜，还要打开引擎盖。让他烦恼的是他找不到方法搜查运水车后面的水罐。情报说索马里人穿越边境从埃塞俄比亚走私重武器。他们被告之会检查所有的卡车。斯特宾斯怀疑他们是否检查运水车。在其中一辆的后面能放好多火箭弹（RPG（rocket-propelled grenade））呢。

他连哄带骗地上了直升机做曲线飞行，当他们又低又快地掠过城市上空时，他把头盔的下颌固定带牢牢绑紧，像小孩子坐过山车一样欢呼雀跃。他觉得这是他最接近执行任务的行动了……比起在本宁堡训练室里摆弄咖啡机来说，这样的生活不算坏。

接着，这个早晨，从联合指挥中心来的传令兵出现了，喊叫着：“整装待命！”

一个班长大步走来对他说“斯特宾斯，专业军士塞斯摩肘部感染了。他刚从医生那里回来。你来顶替他的位置。”

他将是M-60机枪手一等兵布赖恩·赫德（Brian Heard）的助手。斯特宾斯跑过机库，用他的大海龟壳背心换了一件凯芙拉背心。他往子弹袋里装了额外的弹药，又塞了几个烟幕弹。他学着那些更有经验的人，丢下了水壶——他们只是出去一个小时左右嘛——又往子弹袋里塞了更多的M-16弹夹。他拾起一条装有三发M-60子弹的弹药带，犹豫着要不要往屁股兜里多装点，那里装有风镜和绳降时用的手套。他决定不装了。如果取掉那些东西他又需要别的地方来装。他试图考虑所有事情。试图保持冷静。但他妈的！这太令人兴奋了。

“告诉我，斯特伯（Steb——也是斯特宾斯的昵称，译者注）。你拿什么呐？你在想什么呐？”上士肯·伯恩（Ken Boorn）刺了他一句，他的行军床就在他的旁边。伯恩看到他朋友兴奋异常。他告诉他要放松。想开点。他的工作就是要守卫上头要他把枪指向的那个扇面，还有就是当M-60机枪手需要的时候给他弹药。没准他还没这个需要呐。

“OK，好的。”斯特宾斯说。

就在上黑鹰直升机前，斯特宾斯在机库的前门停下，吸着最后一根香烟，试图控制他的紧张。终于到了他期盼已久的时刻。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城里最糟糕的一个地区。这可能是他们最棘手的一次任务，他的第一次任务！他五脏六腑都在翻腾，感觉跟在伞兵学校里第一次跳伞一样。他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我不会死的。一名三角洲队员对他说：“听着，在第一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内，你会吓得要死。这之后当他们用子弹向你射击的时候你会真正变得疯狂。”斯特宾斯听说过其它任务的事，听说过那些索马里人是怎样的打了就跑的战士。他们卷入一场真正的该死战争，他们无路可走。在曲线飞行时，他们从没看到过对方有任何重武器。这会是一场城市中的轻武器较量。我的周围都是那些知道自己干什么的高手。我会没事的。

现在，踏在目标建筑外面的街道上，听着远处的枪声，他知道他真正地在参战。在和M-60机枪手分开后，他跑向墙壁。他的位置是在一个向南的拐角，守卫一个好像是空空如也的小巷。这是一条又窄又脏的胡同，宽度只容得下一辆汽车，两侧是泥点斑斑的石头墙，中间是一条小路。路旁是杂乱生长的仙人掌，还有着成堆的金属碎片和残骸。他听到周围空中不时有噼啪的响声，尽管声音很近，他还以为是几条街区以外交火的声音。也许是空气在跟他开玩笑。他还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嗖……嗖……嗖……，他明白这是子弹声在街道里的回声。噼啪的响声呢？那是子弹从他身边擦过的音爆声。

在斯特宾斯这条街的北边，斯蒂勒上尉发现了一处可能是向他们位置发射了绝大多数子弹的地点。那是奥林匹克旅馆西边一个街区的顶楼，那里有一名狙击手。那是附近最高的建筑。

斯蒂勒吼道：“史密斯！”

下士杰米·史密斯跑了过来。他是小队里最出色的射手。斯蒂勒向他指出了枪手的位置，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鼓励。所有人都开始瞄准。他们的目标距离非常远，超过了

一百五十码。他们看不到是否打中了他，但当他们对屋顶的索马里枪手射击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小巷对面，中士迈克·高德尔和阿兰·威廉姆森（Aaron Williamson）蹲在一辆烧光的车辆残骸后面。他们把枪架在车上，瞄准着小巷的中间。所有的小巷都是由不平整的沙石小路和石头院墙组成，两边是小石屋。有些墙后种着小树，往北就是四四方方的目标建筑的三层楼侧面。他们沿绳而下的那条绳子现在摊在小巷里。泥土有点橘红色，弄的墙上斑斑点点，让靠近地面的空气也染上了铁锈色。高德尔能闻到和尝到混合有火药味的尘土。他听到街区的另一侧有枪声，但他们的拐角还是相对安静的。

高德尔一生中从未想过要远离家乡，他蹲伏在那个位置不止一次地回想他怎么来到了这儿。就在离家来索马里之前，他与一个叫凯拉的女孩订了婚，他们是在伊阿华大学第一学年遇上的。他们都来自伊利诺斯的小北京镇，去了中西部最大的一所大学上学，很快就因不及格而辍学了，他们决定振作起来。对于迈克来说意味着去参军；凯拉去了一家广告公司拿着很低的薪水。当迈克在本宁堡的时候他们经常见面，但当游骑兵在去索马里前到德克萨斯训练后，从他们决定一起共同生活的那天算起，他们分开了有两个月。在他离开本宁堡后第一次有机会打电话回家的那天，接电话的却只是自动答录机。今晚他有第二次机会打电话，他给她留过言了。他知道她会一直在电话前等的。

“凯拉，我爱你爱到我心痛，”早晨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对于再次给你打电话感到很犹豫，因为我知道那样会让我更加想你。可是另一方面，我实在很想听到你的声音。”

一名索马里人在他们左侧一百码处的街上露出头来，身体藏在墙后，用一支AK-47向他们扫射。打得高德尔和威廉姆森四周尘土飞扬。威廉姆森移动到车辆残骸的北边。高德尔离枪手最近，先是短暂地惊慌失措，他以为子弹是从南边打来的。他跳了起来，从车辆残骸旁跑开，子弹在他周围呼啸而过，他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隐蔽。可是那里没有任何隐蔽处。他扑倒在路边的一根突起的管道后面。管道只有七英寸宽，六英寸高，他觉得在那后面隐蔽很可笑，但周围没有别的地方了。趁射击短暂的时候他跳了起来，又跑回去和威廉姆森躲在车辆残骸后面，接着那名索马里枪手又开始射击了。

高德尔眼睁睁地看着子弹从汽车旁边飞过，击中了威廉姆森的步枪，又打中了他的手指。鲜血喷到威廉姆森的脸上，他开始尖叫诅咒。高德尔侧过身去，先检查了威廉姆森的脸然后检查他的手指。

尽管流血的手指很疼痛，威廉姆森看上去还是愤怒大于伤痛。

他说：“他要再把头露出来我就干掉他。”

威廉姆森手指上缠着绷带，冷静地端着M-16步枪等待着，一动也不动，似乎等了好几分钟。

当那个枪手再次从街角探身而出时，威廉姆森开火了，那个枪手的头似乎爆炸了，猛地倒下。威廉姆森用他受伤的手和高德尔相互击掌庆祝，欢呼胜利。

几分钟后，他们又开枪干掉了另一个索马里人。那个人跑进他们所在的小巷又飞跑开来。奔跑的时候他宽松的衬衫扬起来露出一支AK步枪，所以他们向他开火。大约五名游骑兵同时开的火。那个人躺在半条街以外，高德尔不知道他们是否干掉了他。他问医护兵是否应该去检查检查他，万一只是受伤的话可以治疗他，医护兵只是摇了摇头说：

“不，他已经死了。”这让高德尔很震惊。他杀了一个人，或者帮忙杀了一个人。这让他很困扰。当他开火的时候这个人实际上并没有企图杀他，所以单纯地说这不能算是自我防卫。所以他该怎样证明他刚才做的是正确的？他看着躺在沙地上那个人，他的衣

服缠绕在他周围，在身体中弹的地方笨拙地摊开。一条跟他一样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什么才是正确的事呢？

在离高德尔和威廉姆森这边的角落东边十码左右，皮里诺中尉看着索马里儿童沿街向他手下的人走来，向藏在远处一个角落的枪手指点他们的位置。他的手下扔了几个闪光雷驱散了儿童。

机枪手楚克·艾略特（Chuck Elliot）说：“嘿，长官，他们又回来了。”

皮里诺正在无线电里与埃弗斯曼中士讨论布莱克伯恩的事，就是从直升机上坠落的那个游骑兵。中尉将埃弗斯曼的信息和问题传递给斯蒂勒上尉，他在皮里诺的街对面。皮里诺告诉埃弗斯曼等一下，向前一步，用他的M-16瞄准儿童的脚步开火。儿童又四散开来。

几分钟后，一名妇女沿着小巷爬行直向机枪位置而来。

艾略特喊道：“嗨，长官，我看到那名妇女后面有个家伙，枪就藏在她的手下面。”

皮里诺让他开火。M-60机枪发出低沉的扫射声。大家叫这种机枪为“猪”。

枪手和那名妇女都倒下死掉了。

7

专业军士约翰·瓦德尔从目标建筑的东北角绳降下来的时候，延缓了他的降落速度以免撞到第二小队的M-60机枪手，专业军士肖·尼尔森（Shawn Nelson），因为他总是要多花几秒钟把自己和枪械从绳上解下来。在一次训练任务中瓦德尔从后面撞倒了他，他俩又被后面的人撞上。那次瓦德尔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了。

这次很顺利。瓦德尔双脚落地后立刻跑到街道右边的墙边，按照汤姆·迪托马西（Tom DiTomaso）中尉制订的路线行事。第二小队的位置就在中士埃弗斯曼的第四小队理论绳降点东边一条街区之遥。中尉有点担心，因为他没看到第四小队。他试图通过无线电呼叫正被敌人围困的中士埃弗斯曼，埃弗斯曼解释说他们绳降到了理论位置的北边一个街区。迪托马西派了一组人马向北走一个街区看是否能从那里看到第四小队，但他们立刻就缩了回来报告说一大群索马里人正朝这个方向涌来。

瓦德尔奔跑到一个位置，背向北面一堵墙壁，他惊讶地发现他所有的装备和武器弹药并没有让他感到累赘。他携带了很多东西，又笨又沉。他带的枪是一支巨大的M-249，也叫SAW（班用自动武器（Squad Automatic Weapon））。这是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一种便携式的每分钟能发射七百发子弹的机枪。通常来说，如果像这样一来全副武装携带装备，会感到地心引力加倍了。但现在瓦德尔惊奇地发现当他跑向那堵墙的时候，他的胳膊和腿脚只感到有点麻木，仅此而已。他认为这是因为又惊又怕后肾上腺素在起作用，他以他通常的悠然态度对待这个现象。

M249 SAW



瓦德尔有点不合群，他是一个呆板的人，黑色头发在标准的游骑兵平头中显得格格不入。在晒了一个月的赤道阳光后，他只有脸上，脖子和手臂被晒黑了。愚蠢的军队规定要求无论何时都需要至少穿T恤。他是步枪连里的新人，另一个需要被照顾的B连的“婴儿”，才十八岁。尽管在密西西比州纳什镇的高中毕业成绩很好，但他还是决定暂时放弃大学学业参军，他父母对这个决定极度惊慌。他跳过伞，攀过岩，参加了一支高风险的精英连队。

迄今为止游骑兵生涯和他的期望还是相符的，但他越来越渴望真实行动。在摩加迪沙部署期间，他花了很多时间等待和阅读。他装箱了很多低俗小说。今天他刚读到约翰·格雷森姆小说的最后一章，这本小说深深将他吸引。他在一个集装箱的顶部发现了一处安静的地方，决定把它读完。可接着他们就奉命武装整齐执行一次可能的任务。他们坐上直升机等待起飞，可命令却取消了。所以他脱去装备带着书再次来到集装箱顶上，却又被召回参加一次曲线飞行。他再次武装整齐，参加飞行后又脱去装备，又一次返回准备阅读最后一章，这时再次被召集参加这次行动。就像整个世界都合谋来阻止他完成阅读这本小说。

当所有人都落了地，绳子被丢了下來，黑鹰直升机飞走后，中尉命令瓦德尔的小队设立防线掩护尼尔森，后者正将他的“猪”的两脚架安放在街上的一个突起点并开始稳稳地射击了。这个小队的两名机枪手往往是开火最多的人。

尼尔森在他离开直升机前就开始辛苦地摆弄他的机枪了。他从敞着的机舱门向下望去，看到一个拿着AK步枪的人走到街当中，从直升机卷起的尘土中向他们射击。尼尔森向他发射了六发子弹，但并没关心是否射中了他，直到看到他四肢摊开躺在原来站立的地方。他认为要么是他要么是旁边的机组成员用直升机侧的机枪把他干掉了。

当尼尔森绳降下来的时候子弹就开始掠过他头部了。不是很多，但一发子弹朝你而来就够人受了。这让他很抓狂。携带着沉重的M-60机枪从绳上降落很难让速度放慢，尼尔森实际上是摔落下来的。埃德·尤里克（Ed Yurek）上士跑过来帮助他，带着他到墙边。

尼尔森说：“伙计，我下落的太快了。”

尼尔森在朝西的路中央架好了枪。在他右边是一条小巷，他能看见一些索马里人正朝他这个方向瞄准。他开火驱散了他们。远远的有一个梳着厚重非洲发型的白发老头似乎没有意识到左边小巷尽头有支枪在开火，执意朝西边射击。他的距离有点远，但尼尔森能看到那老头正朝他这个方向移动过来。M-60机枪手知道那个老头准备干什么。迪托马西已经传下话来：第四小队陷在离他们位置西北边一个街区处。那个老头显然是在找一处有利位置准备向埃弗斯曼和他的手下射击。

他的助手催促道：“干掉他，干掉他。”

“不，等一等，” 尼尔森说：“他正朝我们这里过来。”

毫无疑问，那个白发老头正朝他们这个方向移动。他躲在五十码外的一棵大树后面，从埃弗斯曼那里看不到他，但他的左侧完全暴露了。他换了一个弹夹，这时尼尔森向他扫了一梭子。这是一种“slap”式的子弹，塑料外壳钛弹头能穿透装甲。他看到子弹穿透了那个人，但那人仍然爬了起来，拾起枪支，甚至还向尼尔森方向还击了一两次。这让机枪手很震惊。他又向仍试图爬到树后的那人扫射了一梭子。这次他没能再还击。

机枪助手说：“我想你干掉他了。”

但尼尔森还能看到那个非洲头在向树后移动。那人跪着，很显然还活着。尼尔森向他扫了长长一梭子，看到树皮纷纷落下。非洲头向街边倒下。他的身体在颤抖但似乎还有最后一口气。尼尔森很惊讶杀一个人是多么困难。

这一切发生时，瓦德尔小心地爬到尼尔森旁边。两人都是卧姿。瓦德尔能看到旁边那个先前从直升机上干掉的索马里人。这时，他看到另一个索马里人从西边一个角落后面窜出来向尼尔森开火，后者的注意力正被白发非洲头所吸引。瓦德尔向那个人开火。在小说和电影里，当一名战士第一次朝人射击的时候他都会经历一次心灵深处的挣扎。瓦德尔却不加思索。他只是本能的反应。他觉得那人被干掉了。那人的身体卷曲起来。尼尔森被瓦德尔的开枪吓了一跳，他没看到那个人倒下。瓦德尔指给他看，尼尔森站起来，端着枪，为了保险起见向那人的尸体又打了几发子弹。然后他俩起身寻找更好的掩护点。

他们在一辆燃尽的汽车后面找到了掩护。尼尔森钻进车底，面朝北方，看到一名索马里枪手卧倒在两名跪着的妇女中间。那名枪手把枪架在两名妇女的腿中间，还有四名儿童坐在他身上。他完全被非战斗人员所掩护着，完全占据了注重传统观念的美国人的上风。

“看那儿，约翰。” 他对瓦德尔说，瓦德尔迅速看了一眼。

瓦德尔问：“你打算怎么办？”

“我没法不伤害那些人而干掉那个家伙。”

于是尼尔森扔出一枚闪光雷，那群人迅速跑开，只留下在尘土里的那支枪。

几枚手雷落到巷子里。都是苏联式样的，看上去像安了木头柄的罐头盒。有些没爆炸，但有一两枚炸开了。爆炸离的很远，没有游骑兵受伤。尼尔森向迪托马西高声喊叫，指着路东侧的砖墙。

他看到中尉和其他三名游骑兵穿过停车场上的一扇半开的门。迪托马西向那片区域扔了一枚手雷，然后和三名游骑兵冲了进去。他们找到并逮捕了四名索马里人，他们一直站在车顶上从墙上向下射击。

枪声并不密集，但尤里克中士很惊讶。尤里克二十六岁，是一名没什么幽默感的脾气暴躁的老兵，但他对动物尤其是猫非常宠爱。他在乔治亚的家中养着一只小宠物猫，在索马里这里他收留了一只从机库里找到的小猫。当三角洲队员抱怨那只猫在晚上老叫唤并威胁要让它们闭嘴时，尤里克站了出来。任何想动一动这些小猫的人必须先通过他。

他不喜欢要向任何人或东西射击的这个念头，但认为有时候也是必要的。当有人向他射击时，这就是必要的时刻。截止目前在摩加迪沙，那些索马里人只是放冷枪然后逃走，这正合尤里克心意。但像今天一开始的交火却很难处理。尤里克认为目标建筑里一定躲藏着某些重要人物。也许是艾迪德本人。第二小队向着三个方向开火，东边，西边，尤其是北边。尤里克已经干掉了一个在矮塔上向东北射击的枪手。接着一名队中的医护兵从街对面向他喊叫，指着设在交叉路口的防线东边一间脆弱的锡顶小屋。

“嗨，屋子里面有人！”

这个消息太糟糕了。尤里克跑过街道，和医护兵一起冲进前门。

他差点踩到一群害怕地抱在一起的儿童，还有一名显然是他们老师的妇女。

尤里克喊道：“所有人都趴下！”他的武器仍然上着膛。

孩子们开始害怕地哀号，尤里克迅速地意识到他需要立刻平息事态。他就像只闯进小猫洞穴里的大老虎。

他恳求道：“安静，安静！”

但哀号声仍在继续。于是尤里克缓慢而小心地弯下腰把武器放在地上。他打手势让那名老师过来。他猜想她只有十六岁。

他一字一句地对她说：“卧倒，卧倒。”同时打着手势。

那名女孩很犹豫，但仍按指示做了。

然后尤里克对着那群孩子打手势让他们同样那么做。他们都卧倒了。尤里克拾起武器对老师说话，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当人们试图打破语言障碍交流时都会那么做。

“现在，你必须呆在这里。无论你看到或听到什么，都呆在这里。”

她摇了摇头，尤里克希望这意味着肯定的意思。当他离开时，他让医护兵呆在门边确保没人想进来扫一梭子。

尼尔森呆在车后的隐蔽处，看到十字路口的一条街上，一名枪手骑着一头牛。还有八个人在牛周围，有些带了枪有些没有。这是他看过的最奇异的战争景象。他不知道是该大笑还是该开火。他和其他游骑兵立刻开始射击。牛背上的人栽了下去，其他人跑开了。只有牛还站在原地。

与此同时，一架黑鹰直升机从头顶飞过开始用机枪射击。牛被打得支离破碎。血花四溅。当射击停止，直升机的影子掠过，只剩下热气腾腾的牛残骸躺在街上。

那些头顶上的机枪虽然恐怖，但却是街上士兵安全的有利保障。他们是在一个陌生和敌对的城市里，面对着四面八方拿着自动武器，骑着坐骑想要杀死他们的人群，子弹不时从耳边掠过，看着恐怖场景，闻着鲜血，烧焦的人体的气味，混合着泥土和粪便的臭味……巨大的黑鹰马达有节奏地旋转带来了一丝安慰，可怕的机枪提醒他们背后有一支不可战胜的部队，提醒他们即将而来的是回家的解脱。

索马里人继续向北边涌去。远远看去有上千人。几小股人群向南冲着第二小队而来。有一股大约十五人的队伍离那里只有一个半街区了。尼尔森试图把枪指向携带武器的人，但人太多了，枪手从人群中放冷枪，于是他知道要么继续让枪手射击要么让他躺下。在犹豫了片刻后，他选择了后者。人群被驱散了，留下几具尸体在街上，可另外一大群人又出现了。他们似乎从北边蜂拥而来，像在追赶什么东西。他们越来越近，只有四，五十英尺远了，有些人开始射击。这次尼尔森没时间选择。M-60机枪全自动射击，像镰刀一样扫倒一片。一架小鸟直升机猛扑下来，子弹形成一堵火墙。那些没被干掉的人散了开来。一分钟前还是一群人，一分钟后只剩下一堆死伤人员。

“他妈的，尼尔森！”瓦德尔说：“他妈的！”

8

中士杰夫·巴里（Jeff Bray）是一名空军战地控制技师（CCT（Combat Control Technician）），他在目标建筑的前门干掉了一名正用AK-47冲锋枪疯狂射击并冲向他的索马里人。巴里是一个四人空军特种分队中的一员，这个分队是由像他一样协调空/地通讯的专家，空降兵（parajumpers（PJs））以及专长是援救被击落飞行员的军医组成。分队里的另一名CCT是上士丹·仙林（Dan Schilling），他和地面部队在一起。两名PJ和十二名游骑兵和三角洲部队成员一起登上了战斗搜索与救生黑鹰直升机。巴里被分派到三角洲指挥单元，在目标建筑西边一个街区处绳降下来。那个被他干掉的人从一条巷子里直扑向他。他在想什么？怎么会有人这样当活靶？

在巴里后面的目标建筑里，三角洲突击部队正把索马里囚犯聚集在一起。他们躺倒在地，被塑料手铐拷住。他们中除了两名主要目标外，还有一名艾迪德的参谋阿比·尤素夫·赫斯（Abdi Yusef Herse）。这是个出乎意料的猎物。中士保罗·豪伊搜查了其它房间后，用霰弹枪向一楼的一台计算机开了一枪。中士马特·日尔森的手下抓住了这些囚犯，他负责把他们转移到车辆上。豪伊和中士诺姆·胡特（Norm Hooten）带领各自的队伍回到二楼上，从窗户和屋顶上提供掩护。

回到联合指挥中心，加里森将军和幕僚们看着空中摄像机传来的图象，当他们看到豪伊的队伍回到屋顶上时，他们知道三角洲部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除了坠落的一名游骑兵以外，此次行动像钟表一样准确。游骑兵们守住了各自街区的位置。现在是下午三点五十分。整个部队将在十分钟内踏上归途。

直升机群从游骑兵营地起飞后，中士杰夫·斯楚克（Jeff Struecker）在自己的悍马车里等了几分钟，其它地面运输车辆也在大门里等待，引擎空转着。他要带领一支十二辆的车队，包括九辆悍马和三辆五吨卡车。他们要开往奥林匹克旅馆后面的会合点，等待三角洲队员到目标建筑里实行抓捕行动。

斯楚克是一名基督徒，来自依阿华州的道奇堡（Fort Dodge），他比其他人对这座城市更了解。他的车队每天都进行训练。他曾参加过入侵巴拿马行动，所以他自认为见识过第三世界了。但索马里却让他意想不到。垃圾扔得到处都是。他们在街道上焚烧垃圾和车胎。他们一直在焚烧轮胎。这是他们做的唯一令人惊讶的事。他们燃烧动物粪便做燃料。这对嗅觉是个考验。在斯楚克看来，这里的人成天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他们破落小屋外面的世界在转动，镶着金牙的妇女穿着闪亮鲜艳的长袍，老人穿着宽松的棉衬衫和磨破的塑料凉鞋。那些穿着西方服饰的人的衣着像是基督教救世军在迪斯科舞厅门外分发的一样破旧。当游骑兵停住脚步搜查某人时，通常在他们后面的兜里会发现一厚卷“夸特”。当他们露齿而笑的时候，牙齿因为咀嚼那种野草而变成橘黑色。这让他们看上去像野人一样。对于斯楚克来说很让人恶心。这种生活没有目的。一贫如洗让人震惊。

城里有慈善组织每天分发食品，游骑兵被警告说在分发食品的时候不要靠近这些地点。斯楚克曾目睹过，知道那是为什么。那里不是成千而是上万人，聚集起来好象要抢劫食物站一样，他们在等待施舍。许多人已经饿的不成人形。有些索马里人是渔夫，但许多人显然已经忘了怎么工作了。许多人看上去很友好。妇女和儿童会靠近游骑兵的车辆，带着笑伸出手来，但城里的一些地方有人会对他们伸出拳头摇晃着。许多战士会向孩子扔一份速食食品（MRE（Meal Ready to Eat））。他们都对孩子们感到惋惜。对于那些成人他们只有蔑视。

很难想象美利坚合众国对这样一个地方会有兴趣。但斯楚克只有二十四岁，他还是名士兵，所以他无权过问这些问题。他的任务就是全副武装地在哈瓦拉瓦丁大道上疾驰，装载囚犯，突击部队和掩护部队，将他们带回来。在他后面是队伍里的第二辆悍马，由中士丹尼·米切尔（Danny Mitchell）驾驶。再后面是由三角洲队员和海豹队员驾驶的货运悍马，他们将直接前往目标建筑增援已经在那里的突击部队。在他们之后是另一辆悍马和三辆卡车，接着又是五辆悍马，包括指挥整个车队的丹尼·迈克耐特中校乘坐的悍马。在悍马车的前排与斯楚克并排坐着的是司机一等兵杰里米·卡尔（Jeremy Kerr）。后座是全连的宠儿，机枪手中士多米尼克·皮拉（Dominick Pilla）和一等兵布拉德·鲍森（Brad Paulson），他负责操纵顶部炮塔上的点五零口径机枪；还有专业军士提姆·莫耐汉（Tim Moynihan），他是辅助机枪手。

多米（多米尼克的昵称——译者注）·皮拉是一个从新泽西来的大块头，强壮有力的孩子，他带着新泽西的口音，说话时挥舞双手，天生是个滑稽人物。他最爱搞笑。他把一些微型火药塞进某人的香烟里，当某人抽到一半，砰！烟雾缭绕。皮拉会笑破肚皮。有些这么干的人会被认为太闹了，但谁也不会这么想皮拉。大家跟着皮拉一起笑。他的喜剧天份最有名的产物就是和尼尔森一起说的小段子，讽刺他们的指挥官。这些段子效果太好了，尼尔森和皮拉发现每次创新都要重复表演。最著名的一个段子是关于他们的斯蒂勒“教练”的。

像所有严格的指挥官一样，斯蒂勒与他手下的关系很复杂。他们尊敬他，但有时候他

让他们感到生不如死。一九八零年斯蒂勒在文斯·杜利（Vince Dooley）教练手下，在全国冠军球队乔治亚牛头犬队里打进攻后卫。在这位三十二岁的军官生命中，打橄榄球是一段光荣的经历。有些人都受不了他那滔滔不绝地以信徒般的热情谈论橄榄球，以及用橄榄球术语打比喻。他会叫他排里的大块头为“防御工具（defensive tackles）”，瘦小的则是“外野接球手（wide receivers）”或“running backs”。他喜欢大家围到一起，手伸到中间来一次集体欢呼，还会引用著名的国家橄榄球联盟（NFL）教练的赛前演说。他还被橄榄球队培养中的狂热基督教因素所感染。斯蒂勒会拦住大家问：“孩子，星期天你会去教堂吗？”有些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他们从不当面喊他“教练”，只有在讥讽的时候才这么叫。到后来，所有人都这么叫了。

尼尔森是小段子的作者，但皮拉才是明星。皮拉瘦长的身材，举重运动员的体型，但他仍需要多穿几件汗衫才能模仿出斯蒂勒的腰身。他们会临时找一个傻里傻气的钢盔，在上面画一只牛头犬，皮拉会戴上它。他有天生的喜剧天赋。滑稽剧的开场就是皮拉饰演的斯蒂勒独自在办公室里准备杂七杂八的事情，接下来就越来越搞笑了。斯蒂勒大多数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但有一次在尼尔森和皮拉的建议下，两人在更衣室里搞了一次演出，主题是关于上尉和他忠实的副官皮里诺中尉之间发生可能发生的见不得人的事。走廊里人头攒动。但这次“教练”没有笑。后来他因为他俩“演出了错误的生活方式”而严厉训斥了尼尔森和皮拉。尼尔森和皮拉想了想，觉得很有趣，这可以为他们下一次的演出提供一个很好的素材。

斯楚克和车队其他人都计算着他们离开的时间，以免突击部队还没开始行动他们就到达奥林匹克旅馆后面了。他们看到机群离开基地向海上飞去，接到直升机报告正往回返后他们才离开基地。斯楚克带领整个车队，他拐错了弯。他在机库里研究过地图照片，认为自己不会搞错，但一进入城里就开始搞不清了。所有街道看上去都一个样，也没有路牌指示。他们开得很快。他们应该向东北通过Gesira，到达K-4转弯，再向北驶上列宁大道到达老阅兵场。然后再向右拐上民族大道，向东开，然后向北拐上与哈瓦拉瓦丁大道平行的一条马路直到目标建筑。但当斯楚克提前左转的时候，米切尔的车子跟着左转，但其它车辆没有跟上来。

从无线电里传来中士鲍伯·加拉赫（Bob Gallagher）的声音：“嗨，你们到哪里去了？”

斯楚克向他保证：“我们就来，我们拐错了。我们马上来。”

这太让人尴尬了。斯楚克转动方向盘和米切尔的车子一起通过迷宫般的街道，重新加入了去旅馆的其它车辆当中。

在车队到达中途集合点之前，坐在第三辆悍马车后排左边的通讯队长，海豹队员约翰·盖伊（John Gay）感到右臀部受到一阵严重的冲击。他感到眩晕和疼痛，他大喊到他中弹了。他们按计划直接开往目标建筑，到了以后，坐在盖伊身边的三角洲话务员中士长提姆·“Griz”·马丁（Tim “Griz” Martin）跳下车绕过来检查盖伊。队伍中的其他人围绕车辆散开。马丁撕开盖伊的裤子检查他的臀部，然后告诉盖伊说没事。子弹击中了海豹队员随身携带的兰德尔（Randall）刀上，打碎了刀刃，然后偏离开去。马丁从盖伊的臀部取下了几片鲜红的刀刃碎片，迅速用绷带包扎好。盖伊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车辆，找到隐蔽处，开始还击。

斯楚克被分配去疏散布莱克伯恩，就是那名从直升机上摔下来的游骑兵。中士乔伊斯找来抬担架。由军士长楚克·埃斯文（Chuck Esswein）驾驶的运送海豹队员的悍马车开上哈瓦拉瓦丁大道，受伤的游骑兵从后门被送上了车。两名医护兵也爬上车照料他。三角洲中士约翰·马斯久纳斯（John Macejunas）登上了埃斯文旁边枪手的位置。

斯楚克的悍马车炮塔上装了点五零的机枪，他打头阵，米切尔的悍马车炮塔上装的是Mark-19快速榴弹发射器，他垫后。

迈克耐特在无线电里通知指挥直升机——这里是“制服六四”，我这里有重伤员。我要派回三辆车，里面一辆装有伤员。

斯楚克通知迈克耐特：“我将在五分钟后撤离。”

中校回答剩下的队伍也将很快撤离。这次任务几乎结束了。

三辆车开始开上充满炮火和爆炸的街道上返回基地。这次斯楚克知道该怎么走了。他计划的返回路线很简单。几个街区过后就是民族大道。他们可以一直开到K-4转弯，在那里向右转可以到达海岸。

但事情变得有点糟糕。街上开始出现路障。他们绕过路障继续行驶。其中一名医护兵古德一手提着输液包给布莱克伯恩输液，另一只手用CAR-15步枪射击。在斯楚克悍马车顶，炮塔枪手鲍森胡乱地转动点五零机枪向两侧出现的枪手射击。所以斯楚克命令M-60机枪手皮拉集中火力向右侧射击，把左侧留给鲍森。他们不能开得太快，因为一次猛烈的颠簸都可能危害到布莱克伯恩。

当他们转上民族大道时皮拉中弹了。他立刻阵亡。子弹击中他的前额，从头颅后面飞了出去。他的尸体倒在莫耐汉的腿上，莫耐汉被他朋友的鲜血和脑浆涂了一身，吓得大叫起来。

他大喊：“皮拉中弹了！”

就在这时，无线电里传来了中士加拉赫的声音。

——情况怎么样？

斯楚克没管无线电，回过头去向莫耐汉喊：“冷静！他怎么了？”

他无法看到后车箱的全部。

“他死了！”

莫耐汉灵魂快出壳了。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你又不是医生！”

斯楚克迅速回头张望，车子后面全是血。皮拉倒在莫耐汉的腿上。

莫耐汉回答：“他被击中了头部！他死了！”

斯楚克恳求道：“冷静点，我们要一直开火直到我们回去。”

去他的谨慎驾驶。斯楚克命令他的司机加大油门，同时希望埃斯文能跟上来。他能看到街道上火箭弹横飞。似乎整个城市都开始向他们射击。

接着又传来了加拉赫的声音。

——情况如何？

“我不想谈论这个。”

加拉赫不喜欢这个回答。

——你有伤亡吗？

“是的，有一个。”

斯楚克试图避开这个话题。就他所知，他的同伴还没有阵亡的，他不想在无线电里公布这样的消息。他知道在战场周围的无线电话务员都能听到他们的谈话。一些车辆和直升机里也有对讲器，都能听到。地面上的无线电话务员监听着所有波段。战场上的士兵像需要水一样需要信息——信息比水还重要。斯楚克不像其他人，他已经在巴拿马和

波斯湾参过战了，他知道当事情进展顺利时战士们会越战越勇。反过来局面就难以控制。人们会惊慌失措。莫耐汉现在就是这样。恐慌是战斗中的病毒，致命的病毒。

加拉赫询问：“他是谁，他的状态如何？”

“是皮拉。”

——他的状态如何？

斯楚克握住麦克风，内心反复斗争了一会，勉强回答：“他死了。”

刚才还繁忙的无线电刹那间寂静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长长的沉寂。

10

阿里·侯塞因（Ali Hussein）正在离交火区非常远的南边照看Labadhagal Bulal药房。

他来到店铺前的台阶上看到许多持枪的人，那些是艾迪德的武装，向战斗发生的地方跑去。有些是民兵，有些只是老百姓拿着自己的枪。

侯塞因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担心如果他离开，没人照看的商铺会被抢劫。当交火声逐渐向他这条街移来时，他只能站着，听着。

接着三辆美军的车辆出现了，驶上了他这条街。顶上巨大的机枪在开火。他跳进商铺，当子弹横飞的时候他刚好关上卷闸门。他滚到一面墙边，在前些时候的交火中他知道那里是屋子里最安全的地方，当车辆疾驰而过的时候子弹钻进了商铺的窗口。

然后车辆开走了，射击也停止了。

11

小小的车队加速冲上主干道，枪声渐渐远离，远处就是大海。但当他们接近码头区时，街道上聚集了数千名索马里人。斯楚克的心猛地一沉。他们无法再承受重火力打击了，他怎么才能让这三辆车平安通过呢？

他的司机放慢了速度缓缓行驶，当他们开进人群时鸣响了喇叭。斯楚克告诉司机不要停车。他向车辆前方扔了几枚闪光雷，驱散了一些人，然后告诉他的点五零机枪手对着人群的头顶开火。大海就在另一侧。

斯楚克试图通过无线电呼叫医生，但没有人答话，所以他插入到指挥专用的无线电频道里。

他呼叫道：“我马上需要医护人员。”

机枪的声音驱散了绝大多数人群，车辆又开始加速行使了。悍马车可能碾过了一些人的身体。要么就是街上有石头或碎片。斯楚克没有回头看。他们遇到了一辆缓慢行驶的皮卡，很多人攀附在车后面。没法超车，也没有地方绕过去，于是斯楚克命令司机撞那辆车。撞车的时候，一个腿挂在车后面的人痛苦地大叫起来，然后滚进了后车箱，皮卡离开了马路。

斯楚克继续呼叫：“医护人员能在大门口等我们吗，完毕。”

他们怀着解脱的心情疲惫不堪地进入了营地。他们闯过了火力区。他车上和其它车上有几名游骑兵受伤了。皮拉阵亡。但至少对他们来说算是结束了。

他的手下身上都血迹斑斑，看上去茫然不知所措。斯楚克看到基地的一切感到很震惊。他原以为这里很平静很安全。可是相反的，所有人看上去都很狂乱。

他听到扩音器里一名指挥官的声音对某人喊：“注意发生的事情，听我的命令！”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医护人员来到他们的车辆旁。一名医生探身到车里把皮拉翻了个个儿。

斯楚克说：“别担心他了。他已经死了。”

于是那名医生来到埃斯文的车里去抬布莱克伯恩。当一名勤务兵经过的时候，斯楚克拉住他：“看，我车后面有一个死去的人。你得把他抬出来。”

中士看着他们把皮拉从悍马车的后面抬出来。皮拉的头顶已经没了。他的脸惨白又扭曲，五官都堆在了一起。再也看不出这是皮拉的脸。

12

士兵克莱·奥西克（Clay Othic）射杀了一只鸡。当所有车辆开始启动，装载囚犯的时候，哈瓦拉瓦丁大道上炸开了锅。所有方向上都有人在奔跑，枪手们用AK-47向他们射击，火箭弹拖着尾烟在天空中横飞，爆炸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这期间一群惊慌失措的鸡群闯进奥西克的火力范围。当被一颗点五零的机枪子弹击中后，一只鸡变成了一蓬羽毛。“小猎人”猎到了不一样的动物。

奥西克是全连中体型最小的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岁，所以他被分配去抗最重的枪（这是标准运作程序），一挺勃郎宁M-2点五零口径机枪，架在悍马车的顶部炮塔上。奥西克因为在以前的行动中不经意地偷了加里森将军的专用悍马车而小有名气。那此是因为他自己的车顶炮塔卡住了，中士指着停车场让他换一辆“那里面”的车。所以奥西克选了一辆看上去最干净的车。他们在将军发现前就还了回去。

大家叫他“小猎人”，因为在国内其他人在休息时会去亚特兰大和奥伯恩的酒吧，而在捕猎季节里，从密西西比来的乡村男孩奥西克会带着他的步枪消失在本宁堡周围的丛林里，当他回来时会带来野火鸡或鹿，他会在营房里清洗干净送给食堂。他有种罕见的才能：在任何地方都能自娱自乐。他甚至乐于在营地外面站岗执勤，那里最有趣的事就是从不理睬禁止拍照标志的家伙们手里没收胶卷，似乎每个人都有台照相机。他把没收来的胶卷扯开挂在铁丝网上，棕色的胶卷像窗帘一样垂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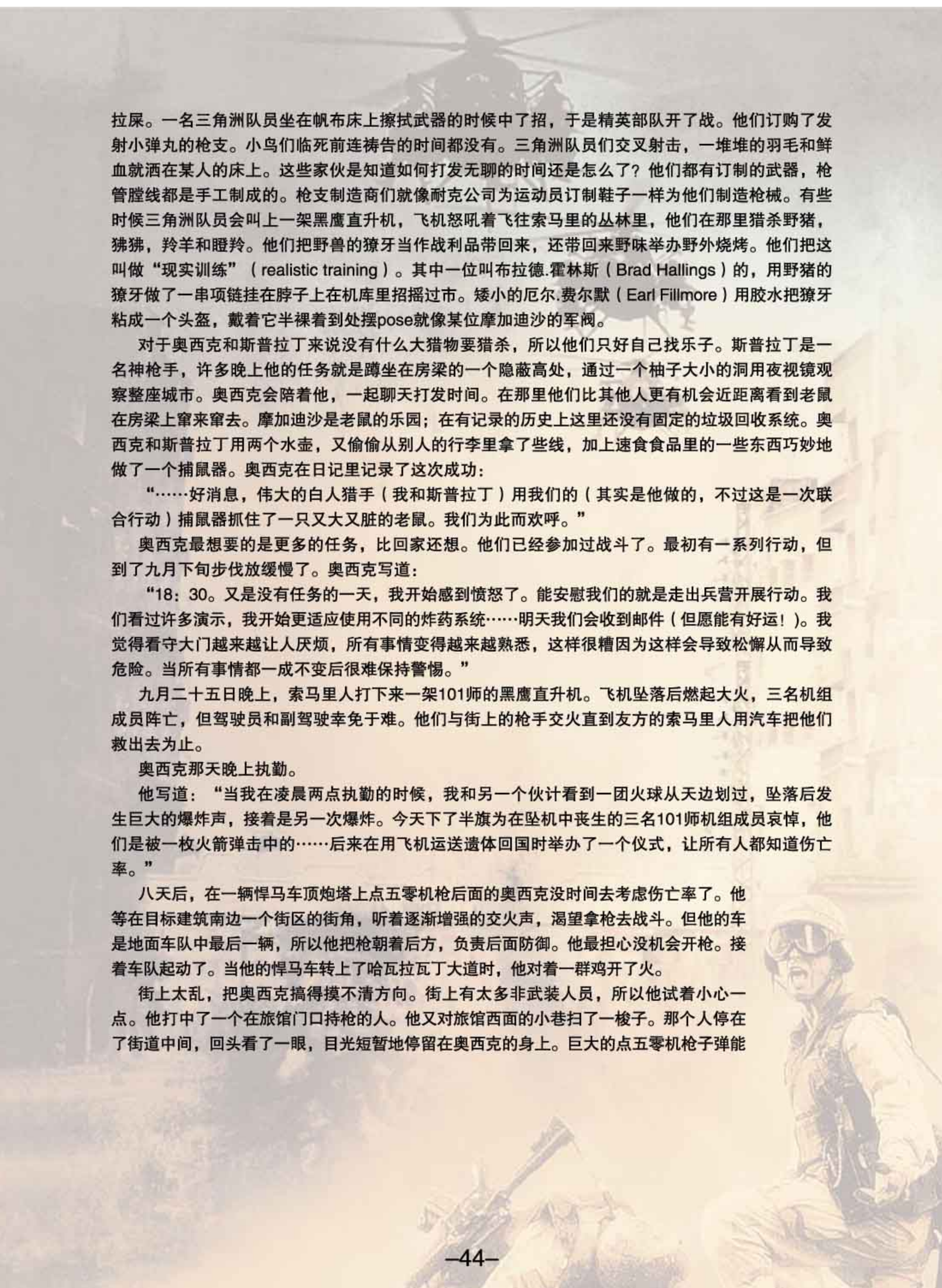
奥西克在摩加迪沙时用小日记本记录每一天的生活，他把它藏在帆布背包里。他在每一页上都写着父母亲的地址，准备回去后都给他们。对于没收胶卷这件事他是这样写的，从星际迷航（Star Trek）中摘借了一些词语：

“航海日志，星际日期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17:00。再一次到大门口站岗执勤，这可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在两个小时内没收了一卷录影带和三卷胶卷，不允许人们在我们这里拍照，被没收的人都很沮丧。这很有趣因为我们已经做了禁止拍照的标志，而他们还是鬼鬼祟祟地想要拍。嗨！你这个傻瓜！”

奥西克写信的爱好由于他没有别人的来信多而尤其显得尴尬，更特别的是他没有一个女友可以倾诉衷肠。没有女友的家伙被大家所遗弃，他们只能期盼着读读女人们给其他伙伴的来信。不是所有女士的来信都是好事情。来自俄勒冈州的中士拉雷·凯西（Raleigh Cash）在摩加迪沙的时候就收到了一封分手信。这真是一次打击。那个女孩把他所有的东西装在一个鞋盒里给他寄了过来，有CD，磁带，照片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在机库里堆了一堆。大家拿这件事无情地取笑凯西，但某种程度上这样做减轻了他的痛苦。不管怎样，能从一个女人那里得到来信总比没有强。来自密苏里州的专业军士埃里克·斯普拉丁（Eric Spalding）是奥西克最好的朋友，他让奥西克读了些很棒的来信。这些信是很棒，但这让奥西克感到自己更可怜。他开始想让他的妹妹给他写些真正色情的信好让他能在大家面前炫耀。

他和斯普拉丁成为哥们，计划回家后坐上奥西克的皮卡一起开到密苏里。奥西克的父亲在移民局工作，他计划退伍后在那里找份工作。他告诉斯普拉丁他老爸也会帮他找份工作的。他们希望能在秋天猎鹿季节能及时赶回密苏里。

所有人都很嫉妒三角洲队员们。在摩加迪沙的游骑兵们空闲时间乘飞机去打打猎，练习五英里长跑，站岗执勤，等等。而那些秘密部队的精英们最大的乐趣是打鸽子。当队伍刚搬进来的时候，鸽子是机库的主人，在所有人头上，帆布床上和装备上



拉屎。一名三角洲队员坐在帆布床上擦拭武器的时候中了招，于是精英部队开了战。他们订购了发射小弹丸的枪支。小鸟们临死前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三角洲队员们交叉射击，一堆堆的羽毛和鲜血就洒在某人的床上。这些家伙是知道如何打发无聊的时间还是怎么了？他们都有订制的武器，枪管膛线都是手工制成的。枪支制造商们就像耐克公司为运动员订制鞋子一样为他们制造枪械。有些时候三角洲队员会叫上一架黑鹰直升机，飞机怒吼着飞往索马里的丛林里，他们在那里猎杀野猪，狒狒，羚羊和瞪羚。他们把野兽的獠牙当作战利品带回来，还带回来野味举办野外烧烤。他们把这叫做“现实训练”（realistic training）。其中一位叫布拉德·霍林斯（Brad Hallings）的，用野猪的獠牙做了一串项链挂在脖子上在机库里招摇过市。矮小的厄尔·费尔默（Earl Fillmore）用胶水把獠牙粘成一个头盔，戴着它半裸着到处摆pose就像某位摩加迪沙的军阀。

对于奥西克和斯普拉丁来说没有什么大猎物要猎杀，所以他们只好自己找乐子。斯普拉丁是一名神枪手，许多晚上他的任务就是蹲坐在房梁的一个隐蔽高处，通过一个柚子大小的洞用夜视镜观察整座城市。奥西克会陪着他，一起聊天打发时间。在那里他们比其他人更有机会近距离看到老鼠在房梁上窜来窜去。摩加迪沙是老鼠的乐园；在有记录的历史上这里还没有固定的垃圾回收系统。奥西克和斯普拉丁用两个水壶，又偷偷从别人的行李里拿了些线，加上速食食品里的一些东西巧妙地做了一个捕鼠器。奥西克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次成功：

“……好消息，伟大的白人猎手（我和斯普拉丁）用我们的（其实是他做的，不过这是一次联合行动）捕鼠器抓住了一只又大又脏的老鼠。我们为此而欢呼。”

奥西克最想要的是更多的任务，比回家还想。他们已经参加过战斗了。最初有一系列行动，但到了九月下旬步伐放缓慢了。奥西克写道：

“18:30。又是没有任务的一天，我开始感到愤怒了。能安慰我们的就是走出兵营开展行动。我们看过许多演示，我开始更适应使用不同的炸药系统……明天我们会收到邮件（但愿能有好运！）。我觉得看守大门越来越让人厌烦，所有事情变得越来越熟悉，这样很糟因为这样会导致松懈从而导致危险。当所有事情都一成不变后很难保持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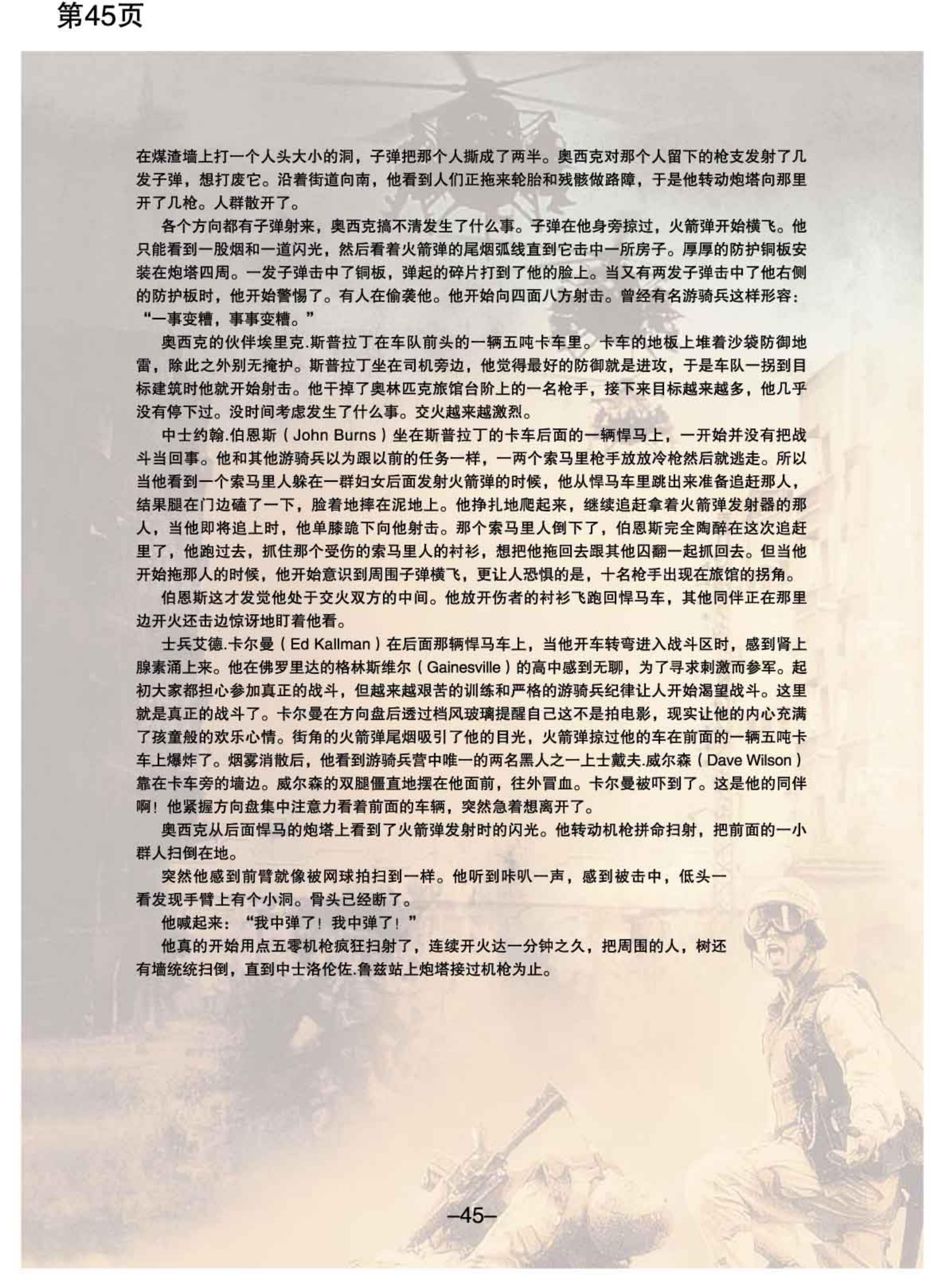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五日晚上，索马里人打下来一架101师的黑鹰直升机。飞机坠落后燃起大火，三名机组成员阵亡，但驾驶员和副驾驶幸免于难。他们与街上的枪手交火直到友方的索马里人用汽车把他们救出去为止。

奥西克那天晚上执勤。

他写道：“当我在凌晨两点执勤的时候，我和另一个伙计看到一团火球从天边划过，坠落后发生巨大的爆炸声，接着是另一次爆炸。今天下了半旗为在坠机中丧生的三名101师机组成员哀悼，他们是被一枚火箭弹击中的……后来在用飞机运送遗体回国时举办了一个仪式，让所有人都知道伤亡率。”

八天后，在一辆悍马车顶炮塔上点五零机枪后面的奥西克没时间去考虑伤亡率了。他等在目标建筑南边一个街区的街角，听着逐渐增强的交火声，渴望拿枪去战斗。但他的车是地面车队中最后一辆，所以他把枪朝着后方，负责后面防御。他最担心没机会开枪。接着车队起动了。当他的悍马车转上了哈瓦拉瓦丁大道时，他对着一群鸡开了火。

街上太乱，把奥西克搞得摸不清方向。街上有太多非武装人员，所以他试着小心一点。他打中了一个在旅馆门口持枪的人。他又对旅馆西面的小巷扫了一梭子。那个人停在了街道中间，回头看了一眼，目光短暂地停留在奥西克的身上。巨大的点五零机枪子弹能



在煤渣墙上打一个人头大小的洞，子弹把那个人撕成了两半。奥西克对那个人留下的枪支发射了几发子弹，想打废它。沿着街道向南，他看到人们正拖来轮胎和残骸做路障，于是他转动炮塔向那里开了几枪。人群散开了。

各个方向都有子弹射来，奥西克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子弹在他身旁掠过，火箭弹开始横飞。他只能看到一股烟和一道闪光，然后看着火箭弹的尾烟弧线直到它击中一所房子。厚厚的防护铜板安装在炮塔四周。一发子弹击中了铜板，弹起的碎片打到了他的脸上。当又有两发子弹击中了他右侧的防护板时，他开始警惕了。有人在偷袭他。他开始向四面八方射击。曾经有名游骑兵这样形容：“一事变糟，事事变糟。”

奥西克的伙伴埃里克·斯普拉丁在车队前头的一辆五吨卡车里。卡车的地板上堆着沙袋防御地雷，除此之外别无掩护。斯普拉丁坐在司机旁边，他觉得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于是车队一拐到目标建筑时他就开始射击。他干掉了奥林匹克旅馆台阶上的一名枪手，接下来目标越来越多，他几乎没有停下过。没时间考虑发生了什么事。交火越来越激烈。

中士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坐在斯普拉丁的卡车后面的一辆悍马上，一开始并没有把战斗当回事。他和其他游骑兵以为跟以前的任务一样，一两个索马里枪手放放冷枪然后就逃走。所以当看到一个索马里人躲在一群妇女后面发射火箭弹的时候，他从悍马车里跳出来准备追赶那人，结果腿在门边磕了一下，脸着地摔在泥地上。他挣扎地爬起来，继续追赶拿着火箭弹发射器的那人，当他即将追上时，他单膝跪下向他射击。那个索马里人倒下了，伯恩斯完全陶醉在这次追赶里了，他跑过去，抓住那个受伤的索马里人的衬衫，想把他拖回去跟其他囚犯一起抓回去。但当他开始拖那人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周围子弹横飞，更让人恐惧的是，十名枪手出现在旅馆的拐角。

伯恩斯这才发觉他处于交火双方的中间。他放开伤者的衬衫飞跑回悍马车，其他同伴正在那里边开火还击边惊讶地盯着他看。

士兵艾德·卡尔曼（Ed Kallman）在后面那辆悍马车上，当他开车转弯进入战斗区时，感到肾上腺素涌上来。他在佛罗里达的格林斯维尔（Gainesville）的高中感到无聊，为了寻求刺激而参军。起初大家都担心参加真正的战斗，但越来越艰苦的训练和严格的游骑兵纪律让人开始渴望战斗。这里就是真正的战斗了。卡尔曼在方向盘后透过挡风玻璃提醒自己这不是拍电影，现实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孩童般的欢乐心情。街角的火箭弹尾烟吸引了他的目光，火箭弹掠过他的车在前面的一辆五吨卡车上爆炸了。烟雾消散后，他看到游骑兵营中唯一的两名黑人之一上士戴夫·威尔森（Dave Wilson）靠在卡车旁的墙边。威尔森的双腿僵直地摆在他面前，往外冒血。卡尔曼被吓到了。这是他的同伴啊！他紧握方向盘集中注意力看着前面的车辆，突然急着想离开了。

奥西克从后面悍马的炮塔上看到了火箭弹发射时的闪光。他转动机枪拼命扫射，把前面的一小群人扫倒在地。

突然他感到前臂就像被网球拍扫到一样。他听到咔嚓一声，感到被击中，低头一看发现手臂上有个小洞。骨头已经断了。

他喊起来：“我中弹了！我中弹了！”

他真的开始用点五零机枪疯狂扫射了，连续开火达一分钟之久，把周围的人，树还有墙统统扫倒，直到中士洛伦佐·鲁兹站上炮塔接过机枪为止。

13

在中士埃弗斯曼所在的十字路口，第四小队的情况越来越糟。首先是布莱克伯恩从直升机上摔下，然后是他们绳降到了错误的地点，接着他们又被牵制住无法到达正确的位置。他派了五个人抬布莱克伯恩的担架，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回来。

紧接着是中士伽兰汀被击中了。

伽兰汀是来自俄亥俄州锡尼亚（Xenia）的男孩，高中毕业后他在一家橡胶注塑厂操作一台压力机，六个月后他觉得他还能干点别的。在海湾战争爆发那天他报名参军，在他完成基本训练前战争就结束了。自那以后他就等待参加一次真正战斗的机会。当他和斯特宾斯被留在后方的时候他都要垮了。但现在他来了，终于能参战了。这在他身上有种奇妙的影响力。他变得轻飘飘的。他和他的伙计专业军士吉姆·特尔切（Jim Telscher）坐在两辆汽车中间，子弹激起的尘土在他们中间飞扬。特尔切在绳降的时候被自己的步枪拍到了脸，嘴里满是鲜血。子弹把两辆车的玻璃打得粉碎，轮胎也被打爆。伽兰汀和特尔切坐在后部缓冲器后面面面相觑。

伽兰汀并没有感到害怕。要他死可没那么容易。他把他的M-16步枪对准街那边的一个人，用准星瞄准，然后射击。那个人倒下了。就像射击练习一样，只是更加酷了。

当另一个方向的子弹向他们射来的时候，他和特尔切跑到了一条巷子里。伽兰汀撞见了一名索马里妇女。她正想穿过巷子，然而现在却站住了，害怕地看着伽兰汀，想打开一扇门躲进去。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向她开枪，但他没有。那名妇女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此时伽兰汀被吓住了。他再也不敢犯傻了。这不是一场游戏。他差点杀了那名妇女。她打开了门躲了进去。

他再次隐蔽到马路上另一辆车后面，步枪紧紧靠着肩膀，枪带缠紧身体。他选择了一群数以百记的人群外围的目标，人群拥挤在路上，正朝他们的方向移来。当他开火的时候，他感到左手被猛拍了一下，使他的枪从身体前方旋转开来。他第一个念头是他的枪中弹了，但当他拿到枪后才看到他的大拇指从手上脱落了，只靠皮肤跟手连着。

他拿起拇指想按回到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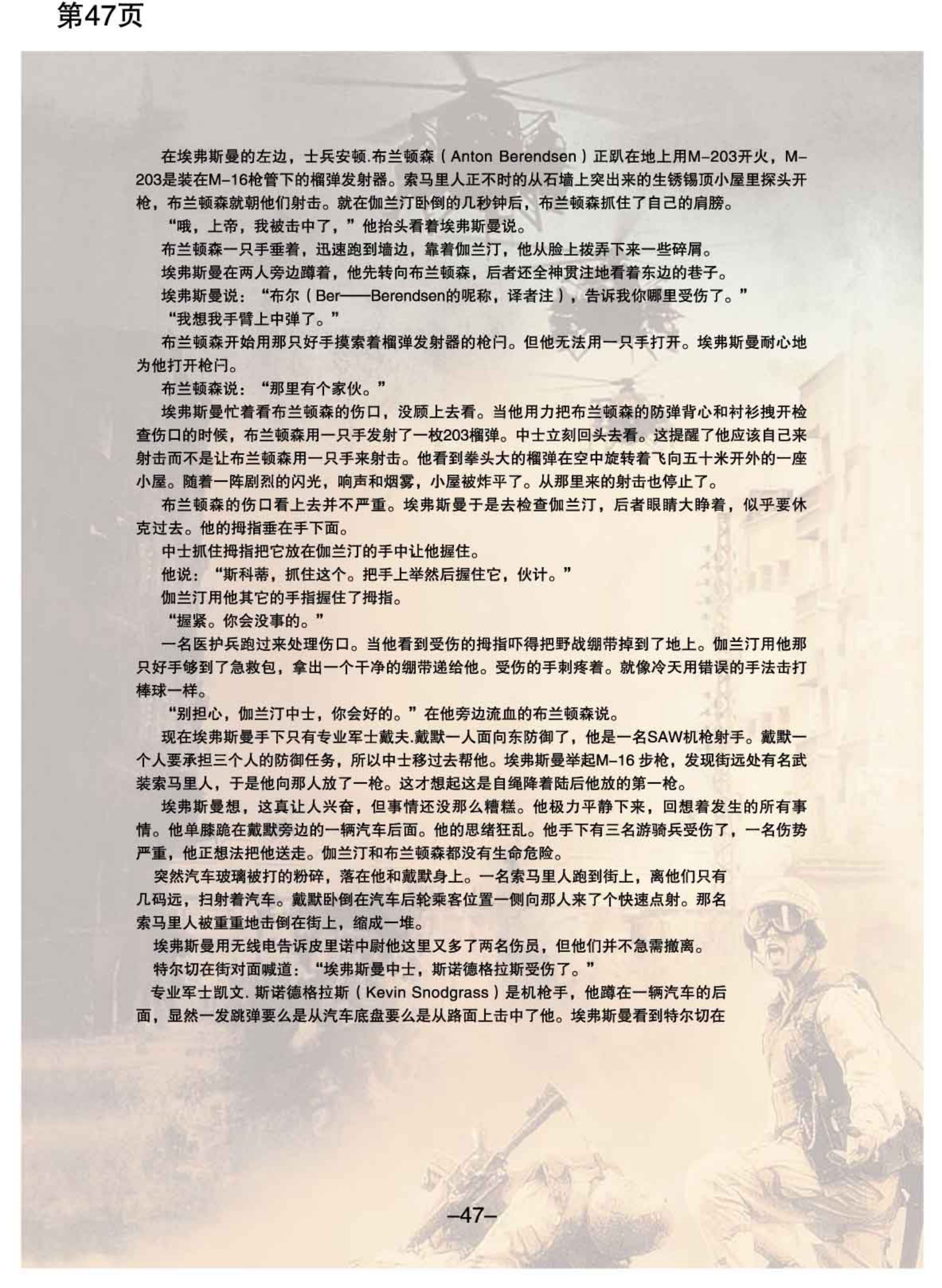
特尔切问：“你还好吗？斯科蒂（Scotty——斯科特的爱称，译者注）？”

埃弗斯曼看到了伽兰汀的M-16步枪被震开，他的左手喷出了一股粉红色的鲜血。他看到伽兰汀扶着手，在街对面看着他。

埃弗斯曼喊道：“别穿过街道！”街上流弹横飞。“别穿过街道！”

伽兰汀听到了中士的喊叫，但他还是开始奔跑。这位瘦长的小队长平安地穿过了街道。他漫无目的地奔跑，像在做梦一样。他的脚步沉重而缓慢，子弹在他身边横飞他也感觉不到。他冲过最后几英尺，转了个身，斜靠在埃弗斯曼身边的墙上。

中士仍在与人群作战。在他身后的街上是停在目标建筑前面的悍马车。向远处望去仿佛半个摩加迪沙城市的人都聚集起来向他们这里而来。人们飞奔到街上，用AK冲锋枪向他们射击，然后躲起来。他能看到从那里发射火箭弹的闪光和尾烟。火箭弹会带着长长的尾烟，然后是一片火光，最后是天摇地动的爆炸。整条街都是爆炸产生的炙热扑来，在他的嘴里和鼻子里留下火药的酸味。与此同时，街那边飞来一阵弹雨，尘土飞溅，房屋的墙上碎片纷纷掉落。此时一阵马达轰鸣声让中士知道增援来了。一架黑鹰直升机飞过，埃弗斯曼站起来，用手指向敌人射击的方向。他看到了坐在速射机枪后面的机组成员，然后又看到机枪向目标喷射出火焰，不一会儿，从那个方向来的射击都停止了。干得漂亮。



在埃弗斯曼的左边，士兵安顿·布兰顿森（Anton Berendsen）正趴在地上用M-203开火，M-203是装在M-16枪管下的榴弹发射器。索马里人正不时的从石墙上突出来的生锈锡顶小屋里探头开枪，布兰顿森就朝他们射击。就在伽兰汀卧倒的几秒钟后，布兰顿森抓住了自己的肩膀。

“哦，上帝，我被击中了，”他抬头看着埃弗斯曼说。

布兰顿森一只手垂着，迅速跑到墙边，靠着伽兰汀，他从脸上拨弄下来一些碎屑。

埃弗斯曼在两人旁边蹲着，他先转向布兰顿森，后者还全神贯注地看着东边的巷子。

埃弗斯曼说：“布尔（Ber——Berendsen的昵称，译者注），告诉我你哪里受伤了。”

“我想我手臂上中弹了。”

布兰顿森开始用那只好手摸索着榴弹发射器的枪门。但他无法用一只手打开。埃弗斯曼耐心地为她打开枪门。

布兰顿森说：“那里有个家伙。”

埃弗斯曼忙着看布兰顿森的伤口，没顾上去看。当他用力把布兰顿森的防弹背心和衬衫拽开检查伤口的时候，布兰顿森用一只手发射了一枚203榴弹。中士立刻回头去看。这提醒了他应该自己来射击而不是让布兰顿森用一只手来射击。他看到拳头大的榴弹在空中旋转着飞向五十米开外的一座小屋。随着一阵剧烈的闪光，响声和烟雾，小屋被炸平了。从那里来的射击也停止了。

布兰顿森的伤口看上去并不严重。埃弗斯曼于是去检查伽兰汀，后者眼睛大睁着，似乎要休克过去。他的拇指垂在手下面。

中士抓住拇指把它放在伽兰汀的手中让他握住。

他说：“斯科蒂，抓住这个。把手上举然后握住它，伙计。”

伽兰汀用他其它的手指握住了拇指。

“握紧。你会没事的。”

一名医护兵跑过来处理伤口。当他看到受伤的拇指吓得把野战绷带掉到了地上。伽兰汀用他那只好手够到了急救包，拿出一个干净的绷带递给他。受伤的手刺疼着。就像冷天用错误的手法击打棒球一样。

“别担心，伽兰汀中士，你会好的。”在他旁边流血的布兰顿森说。

现在埃弗斯曼手下只有专业军士戴夫·戴默一人面向东防御了，他是一名SAW机枪射手。戴默一个人要承担三个人的防御任务，所以中士移过去帮他。埃弗斯曼举起M-16步枪，发现街远处有名武装索马里人，于是他向那人放了一枪。这才想起这是自绳降着陆后他放的第一枪。

埃弗斯曼想，这真让人兴奋，但事情还没那么糟糕。他极力平静下来，回想着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单膝跪在戴默旁边的一辆汽车后面。他的思绪狂乱。他手下有三名游骑兵受伤了，一名伤势严重，他正想法把他送走。伽兰汀和布兰顿森都没有生命危险。

突然汽车玻璃被打的粉碎，落在他和戴默身上。一名索马里人跑到街上，离他们只有几码远，扫射着汽车。戴默卧倒在汽车后轮乘客位置一侧向那人来了个快速点射。那名索马里人被重重地击倒在街上，缩成一堆。

埃弗斯曼用无线电告诉皮里诺中尉他这里又多了两名伤员，但他们并不急需撤离。

特尔切在街对面喊道：“埃弗斯曼中士，斯诺德格拉斯受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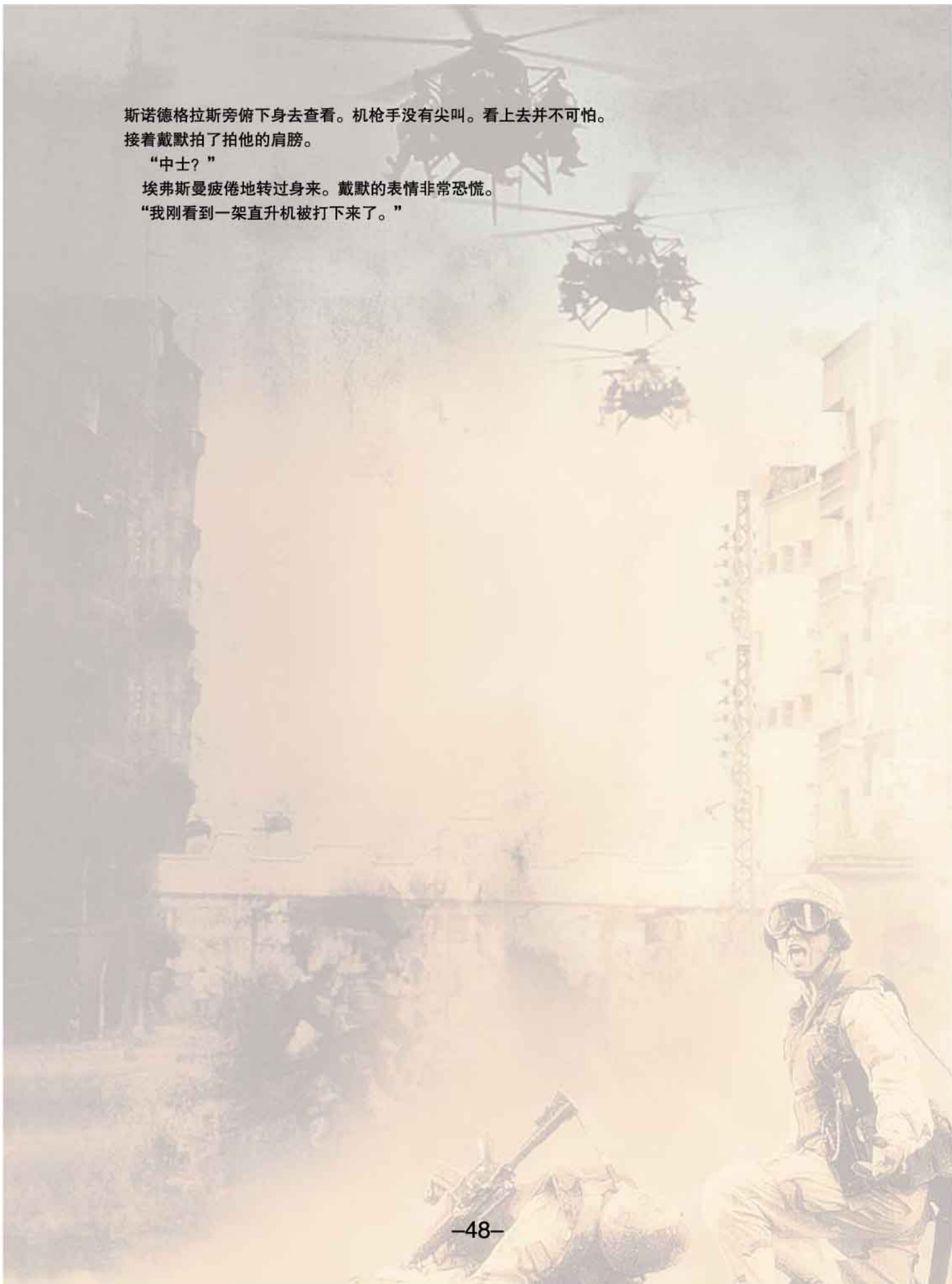
专业军士凯文·斯诺德格拉斯（Kevin Snodgrass）是机枪手，他蹲在一辆汽车的后面，显然一发跳弹要么是从汽车底盘要么是从路面上击中了他。埃弗斯曼看到特尔切在

斯诺德格拉斯俯下身去查看。机枪手没有尖叫。看上去并不可怕。
接着戴默拍了拍他的肩膀。

“中士？”

埃弗斯曼疲倦地转过身来。戴默的表情非常恐慌。

“我刚看到一架直升机被打下来了。”



黑鷹墜落

1

默罕默德·哈桑·法拉赫（Mohamed Hassan Farah）听到直升机从北边飞近的声音。它们总是这样飞得又低又吵。通常是在晚上来。只能听见马达的轰鸣声，却无法看到它们，除非它们正好停在你住的街区顶上。然后它们会直扑下来，噪声直扑耳朵，气流能把树从泥地里拔起，把锡皮屋顶从房屋上吹到天上。这时候你能看到直升机在黑色天空衬托下的影子。黑色的它们在黑夜里就像死神一样。

这次不一样了。现在是白天，下午。在噪声中，法拉赫感到一阵惊慌和愤怒。他走出屋看到它们飞驰过头顶，把树木刮得东摇西晃，让屋顶震动不已。他知道来的是游骑兵因为他们总是将腿悬在敞开的机舱外。他数了数有十二架，但他们飞的太快了，他无法确定。他凉鞋下面的干土地震颤不已。

三个月前他在美军的直升机袭击中受了严重的伤，还在康复中，那是七月十二日——离游骑兵的到来还有几个月。法拉赫和其它部落成员欢迎联合国自去年十二月以来的干涉调停。联合国承诺带来稳定和希望。但这个任务逐渐恶化演变成了憎恨和流血。法拉赫相信美国欺骗了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为他提供武力。哈伯·吉尔部落及其领导人默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长期以来把加利当作敌人。他们相信加利试图恢复其对手Darod部落的力量。七月十二日，哈伯·吉尔部落向美国宣战。

在那个早晨，总共十七架快速反应部队的直升机，在阿比·哈桑·阿维尔的房子上空盘旋，阿维尔被人称作Qeybdid。在房子里的二楼一间大房间里，有几乎一百位他的部落成员，知识分子，长者和军事领导。他们在讨论紧急事务。自从一次血腥的伏击中杀死了二十四名巴基斯坦维和部队士兵后，联合国部队包围哈伯·吉尔部落已经有四个星期了。

生活对部落来说越来越艰难了，但他们已经习惯了。哈伯·吉尔部落与Darod部落有世仇，Darod部落的前独裁者默罕默德·希亚德·巴里用恐怖手段统治了索马里二十年。当时的一名埃及外交官布特罗斯-加利就反对艾迪德的革命武装力量。巴里在一九九一年被推翻，但哈伯·吉尔部落没能巩固政权。现在同一个布特罗斯-加利通过联合国再次试图打败他们。他们的观点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像以前一样苟活，卑躬曲膝，忍辱负重，寻找机会反击。

七月的那天，部落领导层聚集起来讨论乔纳森·豪伊（Jonathan Howe）主动提出的和平建议。豪伊是美国海军退役上将，在摩加迪沙领导联合国维和任务。领导层中中年男子都坐在屋子中间的毯子上。老年人坐在周围摆放的椅子和沙发上。在老年人中间是宗教领袖，前任法官，教授，诗人和已经九十高龄的部落最资深领导史瑞克·海吉·默罕默德·艾曼·阿登（Sheik Haji Mohamed Iman Aden）。在老人后面是年轻人，他们背对墙壁而立。出席会议的许多人穿着西式服装，衬衫和长裤，但大多数还是穿着彩色的名叫ma-awis的索马里传统棉布长袍。

他们都是部落里受过最高教育的人。自从索马里政府垮台后，知识分子已经无用武之地了。所以像这样的会议是一次大事情，是一个讨论事情发展方向的机会。艾迪德本人没有参加。几个星期以来，维和部队搜查了他居住营地的大多数房屋，他躲藏了起来。Qeybdid和参加会议的许多人是他的亲密顾问，强硬路线派以及双手沾满了鲜血的人。有些要为袭击联合国部队负责，其中就包括屠杀巴基斯坦维和部队士兵。与会者中也有温和派，他们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如果没有外面世界的友好援助，索马里就一贫

如洗了。哈伯.吉尔部落热情地拥护资本主义。屋子里的许多人是商人，想要占有国际援助的食物再与美国和欧洲的权贵做生意。然而前途上总有障碍，艾迪德与联合国玩的游戏越来越危险。在摩加迪沙当前的环境下，他们的观点未必能成功，但在阿比屋子里的人中确实有些人在呼吁和平。

法拉赫是温和派中间的一员，他三十多岁，秃顶，话很多。他迫切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恢复平静，与其它国家保持友谊联系对索马里是有帮助的。法拉赫是一名工程师，曾在德国受过教育。他在乱成一团的摩加迪沙里还是看到了机会。重建工作充满了机会和利益。但他也坚信应当领导这个国家的人，也是能给他带来无数重建工程合同的人就是他的族人艾迪德。而联合国确想铲除所有的军阀，把那些本来不平等的部落变得平等。

法拉赫与年轻人一起在会场的外围，但他没有坐着，而是在两只沙发间单膝跪着，可能就是这救了他的命。

“陶”（TOW）式导弹是设计用来穿透坦克的外装甲的。两段式，四十磅装药，中段和后端有稳定翼，尾部还拖着头发丝般细的铜线。铜线能控制“陶”式导弹的飞行姿态，让它精确地沿着激光指引的方向前进。圆型头部装着定型炸药，在撞击目标时会喷射出融化的铜粒子射流，能烧穿目标的外层，让导弹进入目标引爆所有炸药。爆炸能肢解所有靠近的人，并向四周射出致命形状的金属碎片。

法拉赫只看到一阵闪光，听到一声猛烈的爆炸。他站起来向前一步，又听到第二枚导弹“呜”的一声飞来。又是一阵闪光和一声爆炸。他被撞向地板。浓烟充满了房间。他试图向前移动但被人的身体所阻挡，人们血流满面，残肢断臂堆起有一米高。被当场炸死的就有史瑞克.海吉.艾曼。透过浓烟法拉赫惊讶地看到Qeybdid本人满身鲜血，被烧伤了，但仍站在屠杀现场的中央。

在房间的另一边，阿布杜拉希.奥索布.巴里（Abdullahi Ossoble Barre）被爆炸弄的茫然失措。在他看来，似乎靠近闪光的人都被蒸发掉了。他一恢复神智就开始寻找他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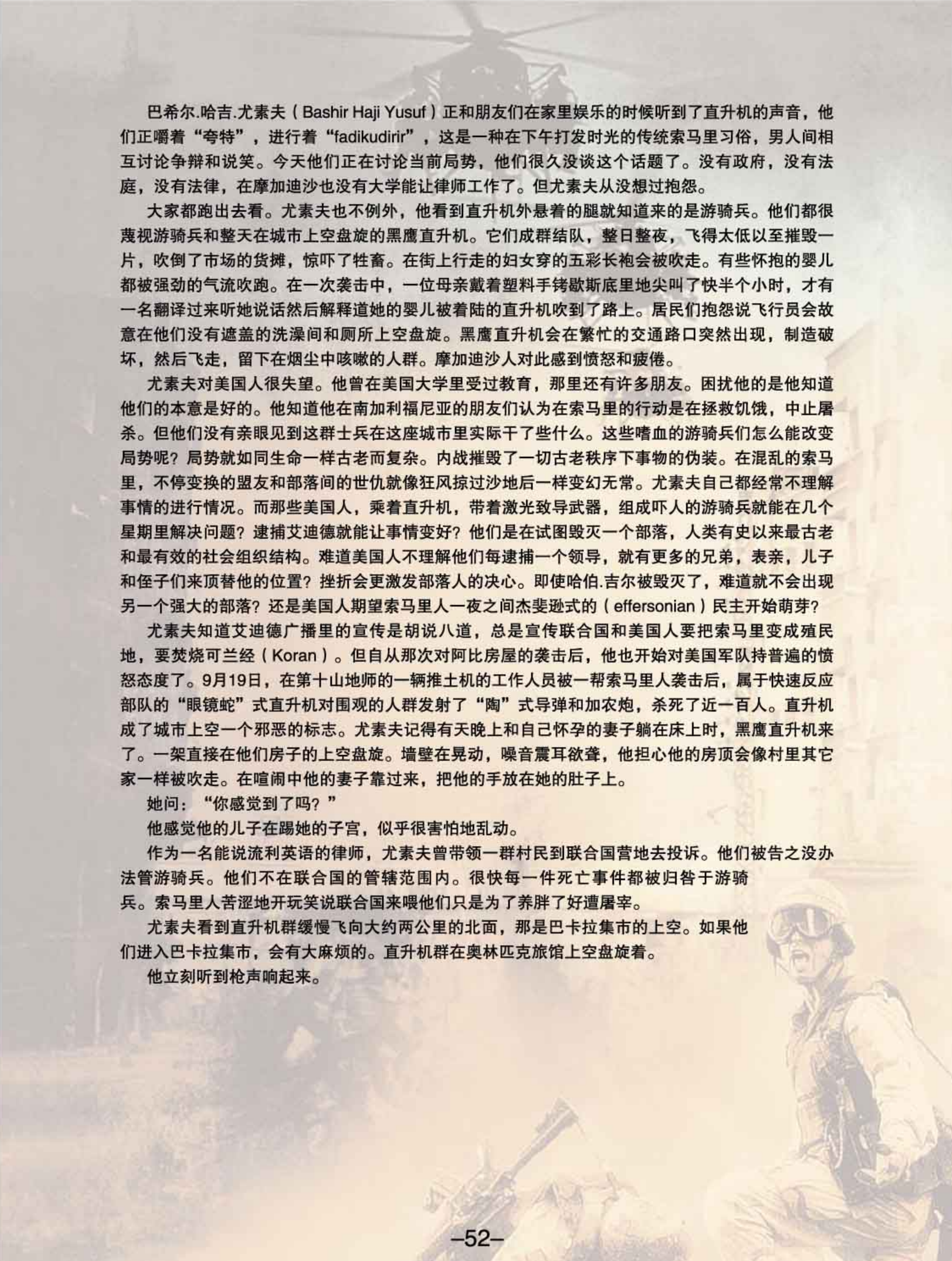
在第一次爆炸中幸存的人正在摸索着墙壁找门，这时第二枚导弹又爆炸了。空气中充满着浓厚的黑烟以及火药，鲜血和烤肉的味道。法拉赫找到了楼梯，站起来，当第三枚导弹爆炸时刚向下走了一步，楼梯被炸得四分五裂。他摔到了一楼。他晕乎乎地坐起来，感到身上有骨头断了，还湿乎乎的。他看到他的右前臂上有一条很深的裂口在流血。他感到那里有灼热感，后背几处地方还嵌着弹壳。他向前爬行。在他头顶又是一次爆炸。然后一次接着一次。美军总共发射了十六枚导弹。

巴里还被困在楼上，巴里发现他的儿子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尸体下面，还活着。他开始把尸体拨开，有些断肢残臂脱落了下来。他费了很大的劲解救他半昏迷的儿子，终于拖着他的腿把他拉了出来。接着他们听到美国人在直升机上对房间开火，所以他和他的儿子一直待在血泊中装死。

法拉赫慢慢的爬行直到找到通到外面的门。他看到他的一个族人从房间中跑出去，他看到天空中的直升机，大多数是“眼镜蛇”式，也有些黑鹰。布满了天空。“眼镜蛇”的速射机枪中喷吐着火焰。和法拉赫一起呆在门口的人必须快速做出决定。有些人从嘴中和耳中向外流血。他们要么呆在燃烧的房屋里，要么冒着直升机的弹雨勇敢地冲到外面。

其中一人喊：“大家一起冲出去，能活下来一部分。”

三个月来，他的伤口几乎已经痊愈了。现在，当美军直升机群轰鸣着掠过头顶时他又回想起那冲撞，痛苦和可怕。这幅场景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充满了愤怒。世界各国拯救饥饿的人民是一回事，联合国帮助索马里组成一个和平政府也能接受，可是把美国游骑兵派来杀害和绑架索马里部落的领导人就太过分了。



巴希尔·哈吉·尤素夫（Bashir Haji Yusuf）正和朋友们在家里娱乐的时候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们正嚼着“夸特”，进行着“fadikudirir”，这是一种在下午打发时光的传统索马里习俗，男人间相互讨论争辩和说笑。今天他们正在讨论当前局势，他们很久没谈这个话题了。没有政府，没有法庭，没有法律，在摩加迪沙也没有大学能让律师工作了。但尤素夫从没想过抱怨。

大家都跑出去看。尤素夫也不例外，他看到直升机外悬着的腿就知道来的是游骑兵。他们都很蔑视游骑兵和整天在城市上空盘旋的黑鹰直升机。它们成群结队，整日整夜，飞得太低以至摧毁一片，吹倒了市场的货摊，惊吓了牲畜。在街上行走的妇女穿的五彩长袍会被吹走。有些怀抱的婴儿都被强劲的气流吹跑。在一次袭击中，一位母亲戴着塑料手铐歇斯底里地尖叫了快半个小时，才有一名翻译过来听她说话然后解释道她的婴儿被着陆的直升机吹到了路上。居民们抱怨说飞行员会故意在他们没有遮盖的洗澡间和厕所上空盘旋。黑鹰直升机会在繁忙的交通路口突然出现，制造破坏，然后飞走，留下在烟尘中咳嗽的人群。摩加迪沙人对此感到愤怒和疲倦。

尤素夫对美国人很失望。他曾在美国大学里受过教育，那里还有许多朋友。困扰他的是他知道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他知道他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朋友们认为在索马里的行动是在拯救饥饿，中止屠杀。但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这群士兵在这座城市里实际干了些什么。这些嗜血的游骑兵们怎么能改变局势呢？局势就如同生命一样古老而复杂。内战摧毁了一切古老秩序下事物的伪装。在混乱的索马里，不停变换的盟友和部落间的世仇就像狂风掠过沙地后一样变幻无常。尤素夫自己都经常不理解事情的进行情况。而那些美国人，乘着直升机，带着激光致导武器，组成吓人的游骑兵就能在几个星期里解决问题？逮捕艾迪德就能让事情变好？他们是在试图毁灭一个部落，人类有史以来最古老和最有效的社会组织结构。难道美国人不理解他们每逮捕一个领导，就有更多的兄弟，表亲，儿子和侄子们来顶替他的位置？挫折会更激发部落人的决心。即使哈伯·吉尔被毁灭了，难道就不会出现另一个强大的部落？还是美国人期望索马里人一夜之间杰斐逊式的（Jeffersonian）民主开始萌芽？

尤素夫知道艾迪德广播里的宣传是胡说八道，总是宣传联合国和美国人要把索马里变成殖民地，要焚烧可兰经（Koran）。但自从那次对阿比房屋的袭击后，他也开始对美国军队持普遍的愤怒态度了。9月19日，在第十山地师的一辆推土机的工作人员被一帮索马里人袭击后，属于快速反应部队的“眼镜蛇”式直升机对围观的人群发射了“陶”式导弹和加农炮，杀死了近一百人。直升机成了城市上空一个邪恶的标志。尤素夫记得有天晚上和自己怀孕的妻子躺在床上时，黑鹰直升机来了。一架直接在他们房子的上空盘旋。墙壁在晃动，噪音震耳欲聋，他担心他的房顶会像村里其它家一样被吹走。在喧闹中他的妻子靠过来，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

她问：“你感觉到了吗？”

他感觉他的儿子在踢她的子宫，似乎很害怕地乱动。

作为一名能说流利英语的律师，尤素夫曾带领一群村民到联合国营地去投诉。他们被告之没办法管游骑兵。他们不在联合国的管辖范围内。很快每一件死亡事件都被归咎于游骑兵。索马里人苦涩地开玩笑说联合国来喂他们只是为了养胖了好遭屠宰。

尤素夫看到直升机群缓慢飞向大约两公里的北面，那是巴卡拉集市的上空。如果他们进入巴卡拉集市，会有大麻烦的。直升机群在奥林匹克旅馆上空盘旋着。

他立刻听到枪声响起来。

2

大多数的游骑兵都看到了“超级六一”的坠落。

第二小队的SAW机枪手专业军士约翰·瓦德尔正在东北角的街区准备或多或少的放松一下。他能听见目标建筑周围其它小队防卫的区域的交火声，但自从M-60机枪手尼尔森扫倒人群后，那个方向的索马里人安静了许多。瓦德尔听到迪托马西中尉在无线电里说他们准备好上车了，这意味着目标建筑里的三角洲部队已经干完活了。他会在太阳还有一两个钟头下山前回到机库，这足够他在集装箱上找到一个晒太阳的地方看完那本格雷森姆的小说了。

突然头顶一声爆炸。瓦德尔抬头看到一架黑鹰直升机的飞行轨迹非常奇怪。

街道对面的一个人喊道：“嘿，那架鸟儿要坠落了！”

尼尔森也喊了起来：“一架鸟儿被击中了！一架鸟儿被击中了！”

尼尔森看到了整个过程。他看到火箭弹发射时的闪光，然后看到火箭弹飞行的轨迹咬住了正在头顶飞行的“超级六一”黑鹰直升机的尾部。

大家都听到了爆炸声。直升机的尾部在一片闪光中被撕碎了，马达在一阵可怕的摩擦声音中停止了转动，然后是一阵像咳嗽声一样的咯——咯——咯。直升机仍在前进但机身在颤抖并开始打转。开始转的很慢，然后变快了。

3

雷·杜迪（Ray Dowdy）感到了一阵摇晃，不是太剧烈，但足以让他从“超级六一”的左侧速射机枪后面的座位里跳了起来。杜迪生命中的三分之一都在军队里服役，一直在直升机上。他比其他人更了解黑鹰，这次被击中听上去，感觉并不严重。

可能是一枚RPG火箭弹。自从他们载着的三角洲队员绳降之后，空中火箭弹的尾烟就越来越浓。这是个值得关注的事情。就在一个星期前，一架快速反应部队的黑鹰直升机就被一枚火箭弹击中，化为一团火焰。尽管特遣部队前六次行动都毫发无损，但这次事故让所有人都开始反省他们的行动模式。有些飞行员开始更灵活机动地飞行，但他们的指挥官却要他们严格按照模式行动。

一级准尉克里夫·沃尔考特（Cliff Wolcott）是“超级六一”的驾驶员，他可不是那种怨天尤人的人。他的镇定自若以及对那位逝去的摇滚巨星的死忠让他赢得了“埃尔维斯（Elvis）”的绰号。他的驾驶舱舱门上画着普莱斯利（Presley）的漫画侧面，下面还写着“天鹅绒埃尔维斯（Velvet Elvis）”的字样。他是一个受欢迎的飞行员。正是他驾着黑鹰和其他人一起进行几次未经批准的飞行，在猎杀并屠宰了一头两百磅的野猪后（沃尔考特帮着瞒过指挥官藏起了野猪），他们又去猎杀了一打多的野猪，为整个特遣部队开了一次令人惊喜的烤肉野餐。那次猎杀太激烈了，一名狙击手的子弹竟然在黑鹰的发动机上钻了一个洞。沃尔考特温和地接受了此事，因为大家已经吃了一个多月的速食食品和自助食物，野猪大烤对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沃尔考特带回来一只两百磅重的大羚羊，亲自打包装在黑鹰的座位上——他打算把羚羊头做为战利品挂起来。沃尔考特愿意和他的机组成员交换位置，他会这样抱怨：“我在前面开飞机，你们这些家伙却在后面尽情享乐。”

他的经历极具传奇色彩。在海湾战争中，他在敌后飞行了成百英里执行秘密任务，补给燃料，运送小分队搜索萨达姆·侯塞因（Saddam Hussein）的SCUD导弹发射器。

当被火箭弹击中的时候，“超级六一”正在目标区域做低空盘旋，速度在五十到七十节间变化，避免在每次通场时经过相同的街道。

后面坐的是杜迪和其他机组成员，上士查理·华伦（Charlie Warren）和四名坐在弹药箱上的三角洲狙击手。他们都忙着选择下面的目标射击，机组成员是用速射机枪，狙击手是用订制的步枪。起初他们只射击向目标区域移动的武装索马里人，但交火升级后他们开始射击任何携带武器的人。人群中有太多的武装分子，很快杜迪就扫倒了一大片。

他体验到了正义感。当快速反应部队的黑鹰坠落后，索马里的暴徒毁坏了机组成员的尸体。这是自那以后的第一次任务，作为其中一名机组成员的朋友，杜迪是来报复的。只要他看到一个索马里人倒在他的枪口下，他就喊着那名在坠机中身亡的人的名字，这是他发誓要做的事。三角洲队员们一直看着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杜迪没有仔细挑选他的目标。他觉得此时任何在战斗中移动的人决不是来献花的。

他用最棒的一次射击干掉了一个索马里人。一发子弹击中了那人的左边臀部，另一发打中了右上侧。那人先奔跑然后跌倒，丢下枪瘫倒在路上。

“干的漂亮，雷。”沃尔考特通过内部通信系统说。

消耗了数千发子弹后，最后一个弹夹也快用完了，杜迪挪到机舱右侧华伦座位旁边，想找些子弹。

华伦说：“嘿，我看到了个拿RPG的家伙，他正从五点钟方向移动到六点钟方向。”由于直升机正在向左盘旋，这意味着那个家伙随时会出现在杜迪的那一侧。

他没能看到那人。

“他在哪座建筑旁边，你能形容一下吗？”

华伦刚开始回答，他们就感到了一阵摇晃。杜迪开始还觉得一切正常，但当直升机开始旋转的时候，他知道他们遇到麻烦了。他抓住自己的位子，向前看驾驶舱。杜迪知道对尾部螺旋桨被击中的正确紧急处理程序是反拉功率控制杆，断开引擎。这会消除扭矩，让飞机沿马达转动的相反方向旋转。

他听见“埃尔维斯”问他的副驾驶，一级准尉多诺万·“公牛”·布雷利（Donovan “Bull” Briley）：“嘿，‘公牛’，你打算反拉功率控制杆吗？”

沃尔考特是用他典型的戏谑口气说这句话的，布雷利已经在反拉功率控制杆了。他猛拉控制杆，整架飞机都在颤抖。

旋转仍在继续。第二次的旋转更剧烈了。一切都在刹那间发生，但杜迪还是觉得太长了。

“埃尔维斯”最后的无线电通讯是：

——六一要坠落了。

杜迪和华伦对后面的三角洲队员喊，让他们坐稳抓牢。机组成员坐在座椅里能吸收一部分冲击力，但狙击手们的座位却没有保护。坠机会折断他们的脊骨。他们赶紧爬上弹药箱，四肢摊开，这样可以抵抗冲击。当旋转越来越快的时候，他们都找到固定的东西抓住。其中一名，一级军士吉姆·史密斯（Jim Smith）用一只手抓住了华伦座位后面的一个扶手，紧接着被旋转离心力把他的脚带出了侧门外。史密斯的肩膀被猛撞了一下，尽管疼痛但他还是坚持抓住了扶手。

杜迪匆匆朝下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没系安全带。

直升机扫过了一座屋顶；然后重重地撞在一条巷子里，前端先着地，然后向左翻了过来。

4

尼尔森看到直升机的坠落，吓的目瞪口呆。

他喊道：“哦我的老天，大家看呐，快看呐！”

瓦德尔倒吸口气：“哦，基督。”他极力控制不去看直升机的坠落。转过头观察他防御的角落。

尼尔森喊道：“它掉下去了！它坠毁了！”迪托马西中尉跑过来问：“发生了什么？”

尼尔森说：“一架直升机坠落了！我们得去看看。我们得马上去看看！”

无线电里全是传递坏消息。本来命令中要求无线电静默，为的是让所有事有条不紊，现在无法保持了。无线电中全是高声调，充满惊奇和恐惧：

——有架黑鹰坠落了！有架黑鹰坠落了！

——有架黑鹰坠落在城里！代号六一！

——它中了枚火箭弹！

——六一坠落了！

——有架直升机坠落了，目标建筑的东北方向。我命令你们去那里保护现场！

——明白，直升机坠落了！

这不仅仅是一次直升机坠机事故。它摧毁了特遣部队坚不可摧的感觉。黑鹰和小鸟直升机是他们在被上帝遗弃的地方的王牌。直升机是远离那些野蛮暴徒的工具，比步枪和机枪更有效。索马里人不可能把它们击落！

但他们看到了，直升机旋转着，坠落着，还有一名三角洲队员单手挂在机上，两脚悬在空中。

“超级六一”坠落的时候把阿迪亚兹·阿里·阿登（Abdiaziz Ali Aden）家的屋顶给刮了一下。阿登是一个瘦小的十几岁少年，浓密而厚重的头发，光滑的黑皮肤。他家共有十一个孩子，其中八个仍住在巴卡拉集市东边六条街的屋子里。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大多数都在家，在一顿晚午饭后打盹或休息，躲避外面炙热的阳光。

阿登听到了直升机低低地飞来，他们的石屋外院子里的大树都被震的连根拔起。然后他听见西边响起了枪声，就在通过三个街区以外的奥林匹克旅馆的哈瓦拉瓦丁大道附近。他向枪声响起的地方跑去，穿过门外的马里汉大道（Marehan Road）然后是瓦德里大道（Wadigley Road），到达小巷的北墙。天空黑暗布满烟雾。当他靠近旅馆的时候，他周围子弹横飞。头上是直升机，有些向外吐着火舌。他低下头跑了两个街区，躲在墙壁后面。他看到了美军的卡车和悍马车，车上装着机枪，向各处射击。

游骑兵们穿着防弹背心，头盔和风镜。阿登觉得他们非同常人。他们像美国电影里的未来战士。人们疯狂地奔跑，躲藏。巨大的卡车后面装着一排戴着手铐的索马里人。街上有人的尸体和一头侧身躺着的死驴，它身后仍拖着水车，已经翻倒了。

他很害怕。他开始返回他的屋子，一架黑鹰在他头顶悬停，只有屋顶那么高，发出了很吵的声音，马达旋转冲击着布满灰尘的街道，像是一场剧烈的风暴。透过灰尘阿登看到一名拿着RPG火箭弹的索马里武装分子钻进巷子，单膝跪下。

那人等到直升机飞过头顶的时候，把发射管斜向朝天，从后面向那架飞机发射了火箭弹。阿登看到发射管的后面喷出一团巨大的火焰，接着看到火箭弹向上飞出，在直升机的后部爆炸，炸坏了尾部。直升机开始旋转，它离阿登很近，阿登能看到里面的飞行员在奋力控制飞机。当它猛地擦过阿登家屋顶时向他的方向倾斜着，然后侧着摔在了巷子里，腾起一团厚重的烟雾。

阿登赶紧往回跑，害怕坠机会毁坏他的屋子，让他的亲人们死于非命。他发现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被困在一块宽宽的锡皮屋顶下面。当直升机被击中的时候他们正在外面，靠着西墙站着，结果屋顶塌在他们的头上。他们没有受太重的伤。阿登奋力绕过坠毁的直升机巨大的躯壳，它的侧面着地，所以飞机底部正对着阿登。他帮着把锡皮屋顶从家人身上移开。由于担心直升机会爆炸，他们都跑向横在他们家前门的马里汉大道上离他们屋子三间房远的朋友家去。

过了几分钟，没有火光也没有爆炸，阿登又跑回去想保护自己的家。在摩加迪沙，如果房间门开着又没人守护就会被洗劫一空。他走进院子前门，站在院子里被连根拔起的大树旁。对着巷子的墙壁被直升机砸的只剩下一堆石头和泥灰了。阿登看到一名美国士兵爬出飞机残骸，然后是另一名拿着M-16步枪的士兵爬出来。他回身跑出门口，那里有辆绿色的大众汽车靠墙停着。他爬到车底下，将身体卷曲起来。

那名拿枪的美军士兵绕过街角看到了阿登，他盯着阿登看了一会儿，可能在找阿登身上的武器，然后就离开了。他停在汽车的前面——阿登伸手就能碰到他的靴子——用枪指着街对面另一个拿枪的索马里人。两人同时开火但没人中弹。接着那个索马里人的枪卡住了，那个美国士兵没有开枪。他穿过街道，接近那人后对他开枪。子弹射入了那个索马里人的前额。当他倒在路上后那个美国士兵对他又开了三枪。

此时，一个肥胖的索马里妇女从屋子旁边的一条小巷里跑出来，正好出现在那名士兵的眼前。他受了惊吓，立刻开火。那名妇女面朝下，像沙袋一样倒下，手都没来得及伸出。

越来越多的拿枪的索马里人出现了，向那名美国士兵射击。他单膝跪地回击，干掉了很多人，可是也被击中了。

许多人从隐藏的地方出来了，向坠机现场跑去。一架直升机在马里汉大道的右边着陆了，许多索马里人散了开去。直升机在那么小的地方着陆真是不可思议。是一架小型的直升机。轰鸣声震耳欲聋，周围尘土飞扬。阿登几乎无法呼吸。接着枪声大作。

一名飞行员斜靠在直升机旁用武器瞄准着南边一个小斜坡。另一名飞行员跑向坠落的那架直升机。枪声更猛烈了。枪声和直升机轰鸣声混在一起像发生了爆炸一样。子弹不断地打在那辆旧汽车上，摇晃着它。阿登紧紧蜷缩着身体，希望自己在别的什么地方。

6

三架观察直升机上面的摄像机SAR近景捕捉到了下面的彩色灾难画面。加里森将军和他的参谋们在联合指挥中心观看着屏幕。他们看到沃尔考特黑鹰直升机正在缓缓飞行，接着尾部抖了一下，冒出一股烟雾，接着“超级六一”开始逆时钟方向旋转，在缓慢的两圈正时钟方向旋转后，它头朝上，腹部撞在一座石头建筑的顶部，接着前部机身猛烈地坠落了。它的主马达劈劈啪啪地折断了，仍在旋转。在一团尘雾中，黑鹰的机体侧身靠着一堵石墙，倒一条狭窄的巷子里。

大家没时间考虑坠机的其它事情，屏幕前的军官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机上人员的命运。

他们失了先手。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立刻保护坠机现场，但这需要花时间来调动队伍，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伤亡。坠落的直升机上已经有伤员了。没时间来考虑前因后果。如果“埃尔维斯”的直升机是在一团火焰中坠落的话，将军或许会让所有人按计划带领囚犯撤离，并布置第二次任务来找回尸体并确保直升机被彻底破坏——因为直升机上有敏感的东西，军方不想让别人持有。

但是由于看到残骸中有人爬出来，并且周围爆发了战斗，本次任务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下一步行动是他们演练过的意外事故发生后的行动。另一架黑鹰直升机取代了“超级六一”在目标区域上空的位置，并为坠机幸存者提供一些保护，但他们无法支持得更久。已经有成群的索马里人从各个方向向坠机现场赶去。保护那里需要所有地面力量。原来的任务是一次快速行动：快速进入，快速撤离。现在他们被拖住了。目标建筑周围的所有部队和车辆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到达坠机现场。他们必须在艾迪德的队伍包围分割那里之前迅速到达那里。如果在那之后到达，坠机的幸存者和CSAR小队都没希望了。三角洲和游骑兵部队是军队中最优秀的。现在他们要接受考验了。

很难想象任何一支一百五十人的队伍被困在一座敌对城市里，四面八方都是带有重型武器的武装人员，而后者本来是可以逃离现场的。这些人只是暴风雨的前兆。观察直升机看到在包围圈四周的街角上燃烧起了轮胎，产生了高高的黑烟柱。数以千计的武装索马里人乘车或徒步从各个方向向那里涌来。人们在路上树立路障，挖壕沟，给美军车辆设陷阱，试图包他们的饺子。在目标建筑和坠落现场周围的街道都是人群。包围圈逐渐形成了。

命令传给了城那边的第十山地师，让他们立刻集合。可能要打一场大仗。

7

尼尔森对迪托马西中尉说：“我们得去那里，我们得马上去那里。”

在第二小队位于目标建筑的东南角街区，尼尔森清楚地知道“超级六一”的坠落现场。他能看到成群的索马里人已经向那个方向跑去了。

中尉说：“不，我们得呆在这儿。”

尼尔森争辩说：“好多敌人往那里去了。”迫近的危险促使他不顾军阶的高低了。

迪托马西命令：“呆在这里。”

尼尔森说：“我要去那里了。”

对面街上的一个窗户里射出了子弹，就在这时他看到两名索马里男孩在奔跑，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尼尔森单膝跪下，用M-60机枪开始扫射。两名男孩都倒下了。一人手中握的是一根棍子。另一人爬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寻找躲藏的地方。

专业军士瓦德尔同样感到有必要立刻前去坠机现场。他们都曾听说上一次黑鹰坠落的时候，索马里人是怎样毁坏死者尸体的。在机库里他们都谈论过。他们决心同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发生在自己同胞身上。

迪托马西让尼尔森等着。他用无线电呼叫斯蒂勒上尉。

中尉说：“我知道那在哪儿。我要去那里了。”

斯蒂勒说：“不，等等。”他能理解去那里的紧迫性，但一旦第二小队离开的话，目标建筑周围的防线就会垮掉。他试图连上指挥网络，但通讯太繁忙没人听到他的声音。

他等了十五秒钟。

尼尔森向迪托马西中尉喊：“我们应该马上去！现在就去！”

当他开始跑开的时候，斯蒂勒的回复来了。

他对迪托马西说：“OK，去吧，但我要一些人留下。”

迪托马西喊道：“好的，尼尔森。出发吧。”

由于有些人已经开始追赶尼尔森了，中尉跑到街尾找到尤里克上士。他会留下半个小队。

他对尤里克说：“你留下继续战斗。”

八名游骑兵小跑着前进。迪托马西追上了扛着M-60机枪在队伍前面的尼尔森。瓦德尔带着班用自动武器在队伍的后面。他们枪口朝上，戒备着前进。索马里人从窗户和门口向他们乱射一通，但没人受伤。在向东前进的过程中，有两次尼尔森单膝跪下向在他们北边一条街区平行移动的人群开火。

他们走过三个街区后转过街角，看到有一条宽阔的沙石路倾斜着与“超级六一”坠落的那条小巷交叉。尼尔森惊讶地看到正对着他们的是一架已经着陆的小鸟直升机。它着陆的地方如此狭小以至于翼尖离石墙只有几英寸。

8

一级准尉凯思·琼斯（Keith Jones）和卡尔·梅耶（Karl Maier）驾驶着小鸟直升机“明星四一”立刻发现了被击落的黑鹰。他们看到那架直升机的前端已经扁了，“埃尔维斯”和“公牛”可能已经死了。琼斯看到一名士兵背靠墙壁躺着，胃部流着血，周围围着几名索马里人，那是上士丹尼尔·布切（Daniel Busch）。

降落在靠近布切附近的大十字路口会很容易，但琼斯不想成为四面受敌的靶子。他把直升机降落在两座石屋中间，停在一个斜坡上。触地时他和梅耶都感到摇晃了一下。

他们刚一着陆，索马里人就扑向他们。两名飞行员都用手枪开火。然后那名当黑鹰坠落时候单手悬挂的军士史密斯以及阿迪亚兹·阿里·阿登看到的第二名士兵相继爬出了残骸（布切是第一个出来的），出现在琼斯窗户旁边。

在漫天尘沙中他动着嘴唇对琼斯说：“我需要帮助。”他的一只胳膊垂着，已经断了。琼斯跳出机舱跟着史密斯回到了十字路口，留下梅耶控制着直升机和提供掩护。

就在这时，迪托马西中尉和他的手下绕过街角，正好撞见小鸟直升机。梅耶差点对中尉开了枪。当这名飞行员把枪放下后，受到惊吓的迪托马西拍了拍自己的钢盔，示意他需要知道伤亡的人数。

梅耶打手势说他不知道。

尼尔森和其他游骑兵迅速下了斜坡，纷纷低头躲开小鸟直升机的旋翼。尼尔森看到布切斜靠在一条街外的墙上，肚子上有个伤口。这位三角洲部队的狙击手膝盖上放着SAW，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手枪放在面前的地上。旁边有两具索马里人的尸体。布切，这位虔诚的宗教信仰徒曾在前往索马里之前对母亲说：“一名善良的基督徒战士离天堂不远。”

尼尔森知道他是因为他曾在拼字游戏中击败过所有挑战者。一个可怜的家伙在他面前连输过四十一局。布切膝盖上淌着好多血，他看上去惨白异常，已经死了。

尼尔森向一个躺在地上仍在呼吸的索马里人开了枪，然后卧倒在尸体后寻找掩护。他拣起布切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塞进自己的口袋。笨重的黑鹰直升机残骸横跨马路直到他右边的巷子里。索马里人一看到游骑兵绕过街角就纷纷爬出残骸逃走了。

当小队的其他人散开组成了一条防线后，琼斯和史密斯拖着布切柔软的尸体向小鸟直升机而去。琼斯帮助史密斯进入驾驶舱后面狭小的空间，然后弯腰举起布切的尸体塞进去，放在史密斯的膝盖上。当琼斯想给布切进行急救时，史密斯用手环抱着这名严重受伤的三角洲狙击手。

布切被击中的部位正好在防弹背心下面。他的眼睛暗淡，摇来晃去的。琼斯知道他无法再做什么了。

琼斯退出来爬回自己的驾驶座。在无线电里他听到在指挥直升机里的空中指挥官马修斯的声音。

——四一，请回话。立刻回话。

琼斯抓住驾驶杆对梅耶说：“我来驾驶。”

他回答道：“四一马上就来。”

9

在持续的马达轰鸣声中，一级准尉迈克·杜兰特从耳机中纷繁嘈杂的紧急呼叫里听到了他的朋友克里夫的声音：

——六一要坠落了。

就像平常一样，“埃尔维斯”的声音出奇的平静，只是在阐述事实。

杜兰特和他的副驾驶一级准尉雷·弗兰克（Ray Frank）正驾驶着与“埃尔维斯”驾驶的同类型的“超级六四”黑鹰直升机在摩加迪沙北边的荒地上空盘旋。

他们后面还有两名机组成员，上士比尔·克里夫兰（Bill Cleveland）和中士汤米·费尔德（Tommie Field），他俩坐在机枪后面。多年来他们一直为战斗做严格的准备，但没有机会，现在他们在沙地上做椭圆形盘旋，离战场只有四分钟的飞行路程。

直升机的影子在平坦的沙地上滑过。摩加迪沙突然在十月二十一日公路北边戛然而止，变成了沙漠。从那里到耀眼的地平线那端模糊朦胧的沙漠里只有很少的矮树，仙人掌，山羊以及骆驼。

杜兰特回想起他的朋友们，“埃尔维斯”和“公牛”。他们都是有经验的身经百战的战士。索马里那群乌合之众把他们打下来是不可能的。“公牛”·布雷利经历了从朝鲜战争到入侵巴拿马。杜兰特记得昨天晚上“公牛”发火来着。好几个月里好不容易有第一个机会打电话回家，但确是该死的答录机接的电话。上帝，不会那么惨吧……

杜兰特继续着有条不紊的转弯。每次转向西面他都感觉像是直接飞向太阳。

在摩加迪沙坠机是坏消息，但称不上灾难。这算是意外。他们一来就练习过，正好是“埃尔维斯”的那架直升机，真是太古怪了。至少对飞行员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他们对自己比要运送的人员要冒更大的险早有心理准备。大多数游骑兵实际上只是孩子。他们是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里成长，把堆满高科技产品，充满艺术感的直升机当作美利坚军事力量的象征，在像摩加迪沙这样的第三世界里是无懈可击的。

能把一架快速反应部队的黑鹰直升机打下来也算是个奇迹。可以被称做“幸运的射击”。RPG火箭弹是用来地面作战的。向天空发射是困难和危险的，几乎等于自杀。强烈的后部爆炸会杀死射手的，火箭弹只能“嗖”的一声飞大约一千英尺左右，尾烟直接指向了射手的位置。所以如果后部爆炸没有杀死射手的话，小鸟直升机上的速射机枪也会干掉他。从理论上说，它们无法对付快速移动的低飞直升机。加上黑鹰直升机几乎是坚不可摧的。用锤子在上面砸也无济于事。它是被设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留在空中的。

所以所有搭乘直升机步兵都觉得一架黑鹰的坠落是百万分之一的事件。但飞行员们可不这样想。自从第一架黑鹰被击落后，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尾烟飞向空中以及更多的空中爆炸。被击落突然变得可能性大增，成了每个人的恶梦。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杜兰特和其他飞行员。冒险是他们的工作。第160特种任务飞行团，绰号“夜空巡游者”，会运送美国军队中最精英的士兵到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地点去。

杜兰特是一个利落的人。他个子不高，身材很好，黑色头发，习惯站的笔直，双脚分开比肩略宽，就像害怕有人把他打倒一样。如果他看上去比大多数住在机库里的人休息的充分的话，那是因为杜兰特在联合指挥中心后面的一架拖车上的狭小厨房里找到了一个睡觉的好地方。所有的飞行员都睡在拖车里，那里比机库里的行军床要相对好一些。

由于飞行时需要机敏和准确，更不用说要对运送的人员以及他们所驾驶的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高科技飞行机器负责了，所以加里森将军认为让飞行员充分休息是很关键的。杜兰特比其他人休息的都好。拖车厨房是带空调的。他每天必须把床折叠起来并帮助厨师打扫卫生才能住进去，但住在那里是值得这么麻烦的。

杜兰特加入“夜空巡游者”已经很长时间了，在波斯湾战争和入侵巴拿马中成为了一名夜间低飞行动的老手。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柏林镇（Berlin, New Hampshire）长大，天生滑稽诙谐，还是一名橄榄球和曲棍球的运动员。年龄和经历改变了他。他家在田纳西州（Tennessee），就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夜空巡游者”基地的旁边，他的许多邻居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的家人也常常不知道他在哪里。

确实很难知道他们在哪里。如果杜兰特不是像这样在执行一次真正的任务，那么他就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做任务练习。练习是“夜空巡游者”的必需生活。他们练习所有的事情，包括坠落。如果练习完毕他们就飞到一个新的地方再次，再次，再次练习。他们对驾驶座舱里的电子器件的熟悉程度已经成了本能。

杜兰特的部队出发的那天，他们只得到了两个小时的提前通知。足够开车回家花十五分钟与他的妻子劳瑞，以及儿子乔伊告别。他的双亲第二天要去一次计划了很久的旅行，乔伊的生日就在三天之后，劳瑞要在一星期后重新去学校教书，他们的房子才刚完成一半（杜兰特做了一回转包商），这些都顾不上了。劳瑞知道反对也没用。她只能帮他打包行李。杜兰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尽管不常显露出来。尽管男人的忠诚像旗子一样摇摆不定，但他热爱他那亲爱的飞行队，不过他对妻子和刚学会爬的小儿子的感情不像有些人那样深藏不露。飞行队中的有些人离别时候看上去难舍难分，但实际上为了任务可以放弃一切，没遇到危险就不会开心。杜兰特不是这样的人。很难离开劳瑞和他的小儿子，很难不思念他的双亲和生日派对。他期待那个已经很久了。他打电话给相关的人告诉他们很抱歉。他不能说他要去哪里。甚至没时间列出新房子所需要的物品清单（他会在摩加迪沙通过e-mail发出清单，这超过了规定的邮件字节数的大小）。杜兰特提着旅行袋在房子的门廊上，用他特有的僵硬的姿势吻别了劳瑞，出发参战去了。甚至他的离别都是排练过的。

在“埃尔维斯”坠机后，杜兰特知道马上会发生三件事。地面部队会向坠机现场进发。搭载着战斗搜索与救生小队的“超级六八”直升机，原来和杜兰特一样在待命位置，会被命令运送一队医护兵和狙击手前去。而他的直升机“超级六四”会被命令填补“埃尔维斯”留下的位置，进行低空盘旋提供火力掩护。

迄今为止，他们一直等待着盘旋着。在一次这样的任务中，空中有许多的直升机，违反纪律意味着造成比敌人所能造成的更大伤害。对于杜兰特来说，行动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将第一小队十五名战士运送到位，意味着在一片尘沙中下降到目标建筑房顶的高度，躲开电线杆和电线，通过黑鹰驾驶舱斜下方的玻璃向下观察，在人员绳降到地面的时候保持稳定。杜兰特所能做的就是盲目地稳住飞机，祈祷其它的直升机别在尘沙中偏离计划航线飞过来。像这样的一次复杂任务必须像芭蕾一样设计动作，只是危险性更高。有人在像这样的练习中出事了，更不用说现在还要躲避火箭弹和轻武器的射击。杜兰特平安地放下了第一小队。剩下的工作应该很轻松了。

现在事情变复杂了。

当联合国营地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让海军上将乔纳森·豪伊的飞机在海上盘旋的时候，离降落还有很长时间，他第一次察觉到摩加迪沙发生了什么事。

豪伊将军是从吉布提（Djibouti（非洲一国家——译者注））和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埃塞俄比亚首都——译者注））开会回来的，会上提出了一项针对艾迪德的和平建议。当他们被允许着陆后，豪伊将军看到攻击直升机在特遣部队的停机坪上加油和装弹。着陆后豪伊将军给他的参谋长打电话。他被告之有关游骑兵突击行动以及被击落了一架直升机。副官告诉他城里正发生激战，可能暂时要在机场呆一会儿。

豪伊将军是一个瘦长的人，满头白发，苍白的皮肤在摩加迪沙待了七个月后甚至没有变粉红。他的参谋开玩笑说那是因为他待在潜艇里待的时间太长了的缘故。在豪伊将军的卓越海军生涯里他指挥过许多水面舰艇，从战列舰到航空母舰。不管怎样，他似乎对阳光免疫，即使索马里的太阳也不例外。艾迪德的宣传机器称他为“野兽豪伊（Animal Howe）”，但他外交官般的风度和礼貌的举止证明这个绰号是错误的。他曾当过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并在白宫帮助了克林顿政府的顺利过渡，由于工作出色，他被从舒适的佛罗里达的退休生活中被召回，投入到一项在索马里的不让人羡慕的监督一次更困难的过渡工作。他是布特罗斯-加利在摩加迪沙的最高代表，有力地执行着任务。

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豪伊将军的办公室在从前的美国大使馆一楼，那里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他在办公室里的一张帆布床上睡了好几个月。有时他会待在一间锡皮屋顶的小屋里，但炮击通常会让他和营地里的其他人员躲进主建筑的石墙内。大使馆里没有厕所，外面也只有几个流动厕所，所以他们用手提的塑料瓶解决问题。他们每天在露天的自助餐厅外吃三顿饭。《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一篇报导称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享受着奢侈的住处，这引来了大家的一阵苦笑。

豪伊将军对将游骑兵引入摩加迪沙比其他人更负有责任。那个夏天他强烈地敦促白宫和五角大楼派兵捉拿艾迪德，在华盛顿大家称他为“乔纳森·亚哈”（Ahab（圣经里的某人物——译者注））。他坚信除掉那个军阀——不是杀掉他，而是逮捕并做为战犯起诉——会消除处于混乱状态的部落仇恨所导致的连年内战，无政府状态和饥荒。

八个月前当他抵达这里的时候，整个城市的状态让他震惊。这是个野蛮的地方。所有东西都被子弹击中过，没有东西在运转，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没有人在负责。整个城市不止是一无所有，而是比一无所有更悲惨。许多重建的想法都被摧毁。这个地方蹒跚的困境反映在地雷牺牲品的数量上，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都靠拐杖行走。联合国的干预结束了饥荒，但索马里将向何处去？建立一个超出部落争斗的联合重负的努力离成功还差很远。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失业率，许多人的工作就是为联合国和美国工作。派系战斗是非理性的，甚至超出了豪伊将军的洞察力。他鄙视那些需要对此负责的人，比如艾迪德和其他军阀，真正的领导人需要带领索马里回到正道上来。

豪伊将军很快就清楚了权力分享是不在艾迪德和他的索马里民族联盟（Somalia National Alliance，简称SNA）的计划中的。艾迪德和他的部落是两年前独裁者巴里倒台的主要动力，他们觉得现在应该由他们来掌权了。他们用最古老的流血方式来掌握权

力。阿里·马哈迪和其他小部落的领导人对国家重建计划非常热心。为什么不呢？联合国为他们提供的权力分享是他们无法从艾迪德那里得到的。

联合国在索马里部署了三万八千名特遣部队，主要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第十山地师，这使得军阀们停止了争斗。但当陆战队在五月四日撤出和第十山地师归属于快速反应部队后，局势如预料中的一样恶化了。最糟的一次发生在六月五日二十四名巴基斯坦士兵被杀害。第二天联合国宣布索马里民族联盟是一个非法组织。艾迪德被正式开除出国家重建进程。随后的几个星期里，豪伊将军正式发布了两万五千美金的悬赏捉拿艾迪德，并派武装直升机炸平了艾迪德的摩加迪沙广播电台，还派联合国部队入侵了他的住宅营地。一切都无济于事。哈伯·吉尔部落被只为他们的领导人出那么少的悬赏激怒了。他们挑战似的悬赏一百万美元捉拿“野兽”豪伊。摩加迪沙广播电台依靠流动天线继续广播宣传，老谋深算的艾迪德躲进了他的城市。

艾迪德在不断施压。从他南部的据点每天都向联合国营地发射迫击炮弹。为联合国工作的索马里雇员被恐吓或处决。这名军阀是一个强大的敌手。他的名字，艾迪德，的意思是“一个不能容忍侮辱的人”。他曾在意大利和以前的苏联上过学，当过军队里的参谋长，并作为希亚德·巴里政府的驻印度大使，后来他推翻了巴里。艾迪德是一个瘦长的，看上去很虚弱的人，带有闪族人的特征，秃顶，黑色的小眼睛。他能变的很迷人，但也很残忍。豪伊将军相信艾迪德有着双重人格。某一天他会整日微笑着，温和，迷人，谦虚，有教养，能操几国语言，思想开放，有幽默感。艾迪德有十四个子女住在美国。（其中一个叫侯塞因的儿子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预备役军人，在十二月的干涉行动中曾随联合国部队一起驻扎过索马里）正是这种艾迪德的世界主义者的一面鼓励着早先成功的希望。但第二天，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艾迪德黑色的眼睛里只会显露出仇恨。那时候就连他身边最亲密的顾问也会避开他。这就是艾迪德，一个索马里放牧骆驼人的儿子，他是一名聪明而无情的杀手，爬到了成功的顶峰。他会不加思索地命令人去杀戮，甚至是杀自己的人。豪伊将军掌握的证据表明艾迪德的追随者受到煽动后，为了嫁祸于联合国而杀害他们自己的支持者，随后指控联合国进行种族屠杀。艾迪德利用饥饿作为武器对付敌对部落，绑架并扣押运送食品的船只。这名军阀同样知道恐惧的力量——有些被杀害的巴基斯坦士兵被掏去了内脏和剥了皮。

豪伊将军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强硬地要求艾迪德住手。将军习惯了我行我素。他不是一个说空话的人，一旦决定了某件事情就会坚持到底。他手下许多上年纪的非洲雇员认为这种个性对索马里来说是不合适的。如果他缺少除掉艾迪德的方法，那么他就会去找到这个方法。他仍然有很多朋友，不少还身居高位，有的欠他的人情，所以推荐他来干这个工作。其中一位就是安东尼·赖克（Anthony Lake），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另一位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她是一位毫不掩饰的热情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ing）的拥护者。受到成功的击败了萨达姆·侯塞因（Saddam Hussein）以及前苏联的解体的鼓舞，有许多政客，外交家和记者热切地期待一个全世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新千年的到来。美国无敌的大棒能够纠正全世界的错误，喂饱挨饿的人，让全球民主化。但将军们，尤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需要更多可靠的理由才让手下的士兵出去作战。豪伊将军在政府里有一些盟友，但在五角大楼的将军那里却遇到了强烈的反对。

七月，华盛顿拒绝了豪伊将军请求派遣三角洲部队后，他就使用已经驻扎的部队开始一次抓捕艾迪德的无望行动。起初，为了不得避免伤害无辜的群众，直升机用扬声器广播，警告即将到来的行动，许多索马里人认为这样太荒谬可笑。七月十七日，在这样

的一次警告后，一支多国部队进入了艾迪德的营地。由意大利，法国，摩洛哥和巴基斯坦组成的部队进行逐屋搜索，外围由法国和摩洛哥装甲部队组成了警戒线。艾迪德轻易地溜走了。小道消息说他在多国部队的鼻子底下乘一辆驴车，披上一条毯子佯装死人逃走了。联合国部队不仅没有抓住艾迪德，反而把他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

七月十二日袭击阿比住宅的决定反映了联合国部队挫败的升级。在巴基斯坦士兵遭袭击后，哈伯.吉尔部落开始增强偷袭和迫击炮袭击。联合国部队土耳其指挥官Cevik Bir将军和他的副手，美军少将托玛斯.蒙哥马利，都希望尽快除掉艾迪德。这次是一次没有事先警告的袭击，一次除掉索马里民族联盟头目的机会。部落的领导层会按时出席在阿比住宅里的会议。计划里让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向房间里发射“陶”式导弹和炮弹，然后突袭房屋抓捕幸存者。豪伊将军反对这个计划。他问：为什么不简单地让部队包围那个地方，命令里面的人出来，或者为什么不只突袭房屋抓捕所有的人？他被告之，这样的方法会让联合国部队冒太大的风险。没有一只部队能建立一条严密的警戒线，事先的警告会导致失败。那些头目会像艾迪德早先那样溜走。而且部队缺乏像三角洲部队那样破门而入的战术技巧。所以当五角大楼和白宫签署了袭击计划的时候，豪伊将军让步了。

在那次袭击中遇难的索马里人的人数是有争议的。默罕默德.哈桑.法拉赫，阿布杜拉希.奥索布.巴里和Qeybdid以及其他当时在场的人宣称共死了七十三人，包括在一楼的妇女和儿童。他们说受伤的有成百人。豪伊将军在袭击后得到的报告称死亡人数是二十人，全是男子。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认为死亡的人数是五十四人，总伤亡人数是二百五十人。但关于死亡的索马里人数的争执迅速被另一件事所掩盖。四名西方记者闯到阿比的屋子去报导此次袭击，却被一群愤怒的索马里暴徒所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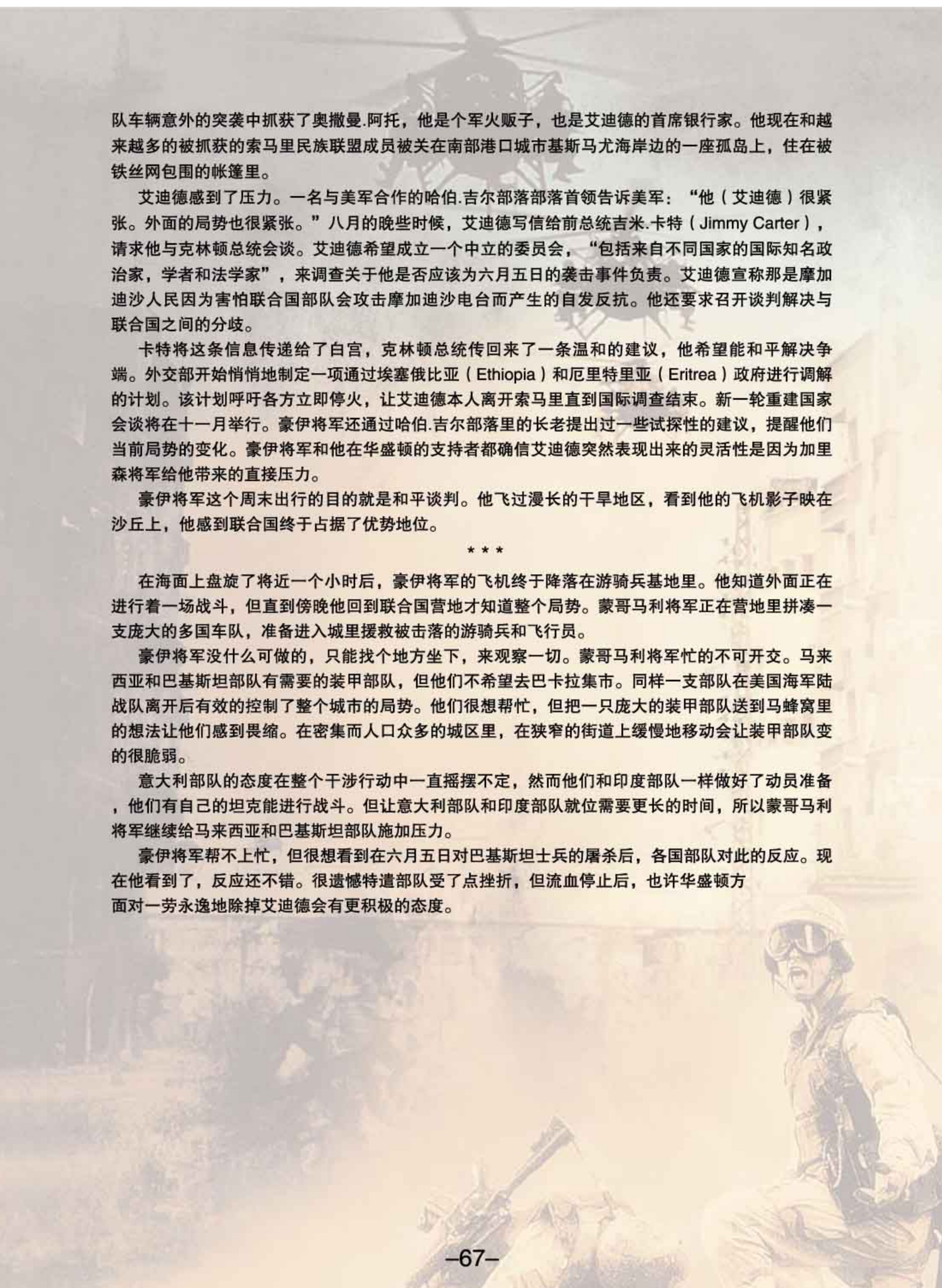
记者们的遇害激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愤怒，但在摩加迪沙震惊和愤怒都集中在了此次突击行动上。屠杀巩固了艾迪德的地位，但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形象。原来反对艾迪德的中间派现在开始追随他。从哈伯.吉尔部落的角度来看，联合国尤其是美国，已经开始宣战了。

豪伊将军继续努力要求派遣三角洲部队。这是他所能找到的最明确的方法。在布拉格堡，“夜空巡游者”的飞行员和三角洲部队的军官们制定了一项只需要二十人的计划。他们将秘密潜入索马里，使用快速反应部队的直升机和装备。一项情报评估显示艾迪德仍然公开露面，带着他显眼的智囊团在摩加迪沙周围出现。但整个七月过去了，八月也过去了大半，华盛顿方面仍然没有批准。

豪伊将军的请求终于在八月得到了批准，一开始，远程引爆地雷杀害了四名美国士兵，两周后又伤害了七名。正在玛撒（Martha）的葡萄园度假的克林顿总统批准了请求。三角洲部队将前往那里。艾迪德成为了美国人的首要目标。

特遣游骑兵部队于八月二十三日抵达，他们要分三个阶段执行任务。第一阶段，到三十日结束，任务是让整支部队驻扎完毕。第二阶段，到九月七日结束，任务集中在找到并抓获艾迪德。指挥部里都怀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范围地公开游骑兵到来的目的会让艾迪德转入地下活动。第三阶段的目标是艾迪德的指挥架构。这是游骑兵们的任务。如果三角洲部队没能抓住艾迪德，那么游骑兵们将让他再也无法活动。

豪伊将军本来设想的是一支精干的秘密行动组，但很高兴的收到了整整四百五十人的特遣部队。起初特遣部队犯了些小错误，豪伊将军耐心地接受了。九月来临的时候，特遣部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豪伊将军尤其高兴的是，在九月二十一日白天，在对一



队车辆意外的突袭中抓获了奥撒曼·阿托，他是个军火贩子，也是艾迪德的首席银行家。他现在和越来越多的被抓获的索马里民族联盟成员被关在南部港口城市基斯马尤海岸边的一座孤岛上，住在被铁丝网包围的帐篷里。

艾迪德感到了压力。一名与美军合作的哈伯·吉尔部落首领告诉美军：“他（艾迪德）很紧张。外面的局势也很紧张。”八月的早些时候，艾迪德写信给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请求他与克林顿总统会谈。艾迪德希望成立一个中立的委员会，“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知名政治家，学者和法学家”，来调查关于他是否应该为六月五日的袭击事件负责。艾迪德宣称那是摩加迪沙人民因为害怕联合国部队会攻击摩加迪沙电台而产生的自发反抗。他还要求召开谈判解决与联合国之间的分歧。

卡特将这条信息传递给了白宫，克林顿总统传回来了一条温和的建议，他希望能和平解决争端。外交部开始悄悄地制定一项通过埃塞俄比亚（Ethiopia）和厄里特里亚（Eritrea）政府进行调解的计划。该计划呼吁各方立即停火，让艾迪德本人离开索马里直到国际调查结束。新一轮重建国家会谈将在十一月举行。豪伊将军还通过哈伯·吉尔部落里的长老提出过一些试探性的建议，提醒他们当前局势的变化。豪伊将军和他在华盛顿的支持者都确信艾迪德突然表现出来的灵活性是因为加里森将军给他带来的直接压力。

豪伊将军这个周末出行的目的就是和平谈判。他飞过漫长的干旱地区，看到他的飞机影子映在沙丘上，他感到联合国终于占据了优势地位。

在海面上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后，豪伊将军的飞机终于降落在游骑兵基地里。他知道外面正在进行着一场战斗，但直到傍晚他回到联合国营地才知道整个局势。蒙哥马利将军正在营地里拼凑一支庞大的多国车队，准备进入城里援救被击落的游骑兵和飞行员。

豪伊将军没什么可做的，只能找个地方坐下，来观察一切。蒙哥马利将军忙的不可开交。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部队有需要的装甲部队，但他们不希望去巴卡拉集市。同样一支部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离开后有效的控制了整个城市的局势。他们很想帮忙，但把一只庞大的装甲部队送到马蜂窝里的想法让他们感到畏缩。在密集而人口众多的城区里，在狭窄的街道上缓慢地移动会让装甲部队变的很脆弱。

意大利部队的态度在整个干涉行动中一直摇摆不定，然而他们和印度部队一样做好了动员准备，他们有自己的坦克能进行战斗。但让意大利部队和印度部队就位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蒙哥马利将军继续给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部队施加压力。

豪伊将军帮不上忙，但很想看到在六月五日对巴基斯坦士兵的屠杀后，各国部队对此的反应。现在他看到了，反应还不错。很遗憾特遣部队受了点挫折，但流血停止后，也许华盛顿方面面对一劳永逸地除掉艾迪德会有更积极的态度。

关于城里有麻烦的流言迅速通过美国大使馆驻地索马里员工传播开来。阿比·卡里姆·默罕默德（Abdi Karim Mohamud）是布朗&如特（Brown & Root）公司的一名秘书，该公司是为联合国部队提供后勤服务的。当巴里政权倒台的时候他还是一名二十一岁的大学生。从那以后他开始自学。他戴着金属边眼镜，英语流利，穿着整齐的牛津布衬衫，他的热情和高效率让他赢得了不少尊敬。他也是自己所属的哈伯·吉尔部落的耳目。

当人道主义行动开始的时候，阿比对联合国充满了希望。他找到了工作，而且行动对他的国家很有利。但当开始攻击他的部落和艾迪德将军时候，每个星期都有索马里人死伤，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国家的没有理由的袭击。七月十二日是对阿比住宅的攻击的第二天，他看到轰炸中的牺牲者被运到美国大使馆驻地。他们都是索马里人，都是他的部落里的长者，血迹斑斑，耳聋眼花，需要医疗救助。而美国人却让他们拍照，审问他们并把他们投入监狱。阿比继续着他的工作，可是却是为了另一个目的。

他能听到城市上空传来一波波炮火的轰鸣，听到战斗是在巴卡拉集市发生的。

布朗&如特公司的所有索马里雇员全部放假回家。

阿比被告之：“有事情发生了。”

阿比一家住在集市与K-4圆形交叉路口之间，那里正好在游骑兵营地的北边。列宁大道上跑着载满乘客的rickety jitneys（应该是一种交通工具——译者注），美国大兵们叫它们是“Kling-on 巡洋舰”（这是来自星际旅行的一个典故）。枪声越来越密，天空中全是贴着屋顶低飞的直升机，在集市周围做着盘旋飞行。当他回家的路上，子弹不时从他耳边掠过。他发现他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以及妹妹都在。他们在屋子外的院子里，背靠一堵混凝土墙，那里是当子弹横飞时全家人躲藏的地方。

阿比觉得空中有成百架的直升机。似乎所有方向都有射击声。艾迪德的军队散布在密集的住满人的城区里，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战斗在所有地方都很激烈。像往常一样糟糕的是，阿比发现他没过一会就开始习惯枪声了。子弹似乎总是会从头上飞到别处去。在和家人一起躲在墙后一个小时候左右后，他变的无所事事，开始绕着屋子走走，从窗户向外看。然后他冒险出去了。

他的一些邻居说游骑兵已经抓住艾迪德了。许多人向战斗发生的地方跑去。阿比想亲眼看看，所以他加入了向那里去的人群中。他有亲戚住在离奥林匹克旅馆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他很想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这么多子弹和爆炸，很难想象在集市周围的人有没中弹的。

当他靠近火力区时，街上一片大乱。路上有很多尸体，男人的，女人的，还有孩子们的。阿比看到前面一个巷子里有一名美军躺在路上，腿部流着血，正试图隐蔽。当一名妇女跑到阿比前面的时候，那个美国人开火了。那名妇女被击中了但逃离了街道。阿比跑到街角，正好一架小鸟直升机向那条巷子扑下来。他紧靠着一堵石墙，看到子弹在巷子中间射出了一条线，从他身边划过。这样冒险出来真不是个好主意。他简直不能想象自己有这么疯狂。当直升机飞走后，一群拿着枪的索马里人跑过那个街角，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角落向那名美国士兵开火。

阿比跑到了一个朋友的房子里。他们让他进来然后他和其他人一样趴在了地板上。

就在“超级六一”坠落前几分钟，目标建筑里的游骑兵和三角洲部队正准备撤离。时间花的比预计的要久。首先，他们有了一名受伤的游骑兵，就是布莱克伯恩，他从黑鹰直升机上摔了下来。三辆悍马车从地面车队中分出来送布莱克伯恩回基地——中士皮拉在回去的路上牺牲。在三辆车离开后，整个车队就没动弹过。

所有人都听老兵说过“战争的迷雾（the fog of war）”这个词，意思是无论事先计划做的怎么好，当枪声一响后所有事都乱了。但当看到现实中甚至连最简单的事都实现起来那么难的时候，大家还是感到很震撼。上士丹·仙林是名空军战地控制技师，坐在领头的那辆悍马车里，他对长时间的等待感到厌烦，于是出来看看什么事造成了阻碍。原来是三角洲部队押着囚犯等待运输车队给的信号，而后者却在等待三角洲部队出来。仙林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终于让大家理清了头绪。

仙林是个利落的人，来自加利福尼亚。他有着瘦长的运动员身材，是名陆军预备役军人。八年前，他拿自己的薪水等级和军衔做了场赌博，离开了陆军去参加空军，他想看看自己是否能通过严格的筛选成为一名战地控制技师。这是条成为特种部队的捷径，而且听上去很好玩。战地控制技师的专长就是到最危险的地方，从地面为空中打击指明方位。因为这次任务被称为是地面与空中力量的紧密合作，所以仙林被派到与车队指挥官丹尼·迈克耐特中校的车上。这正是仙林所寻求的那种冒险。他已经三十岁了，是名有六年特种作战经验的老兵，今天他要挣危险津贴了。当戴有塑料手铐的索马里人被装上卡车的时候他坐立不安。余下的突击部队被派往坠机现场。车队在街上等的越久，他们就越容易遭到攻击。每一秒钟的延迟都会给艾迪德的军队和武装暴徒更多的时间集结。枪声越来越响，这值得注意。从一开始，他们设想的时间是三十分钟。如果他们能在这段时间内进入和退出，那应该平安无事。仙林看了看手表。已经过去三十七分钟了。

接着“超级六一”坠落了，改变了所有事情。他们被命令立即赶往坠机现场。

此时几乎每辆车上都有伤员了。空中布满浓烟，火药和火焰的恶臭，巷子里，主要街道上和沿着哈瓦拉瓦丁大道的一些建筑前都是索马里人的尸体和残肢。被放倒的手推车和燃烧到只剩空壳的汽车也随处可见。车队中三辆五吨卡车中的一辆燃着熊熊大火。它被一枚火箭弹击中后，又向它投了一枚铝热剂手雷，被完全摧毁了。奥林匹克旅馆和周围的建筑的白石灰煤渣墙上布满了巨大的弹孔。树木被子弹扫成平齐。在巷子和交叉路口，沙土浸湿了鲜血，成了褐色。噪声震耳欲聋，但因为是逐渐增强的，所以人们开始习惯了。如果附近石头突然破裂，那是会引起人们的警觉，可是纯粹的枪声已经让人习惯了。他们小心的移动但并不十分害怕。迈克耐特看上去最不在意危险。他大步跨过街道，从蹲俯着的人们身边经过，就像是一切正常似的。很快他开始挥手示意让游骑兵上车。

——我是“制服六四”（迈克耐特的代号）。我准备好离开了——我装好了所能装的所有东西，准备去坠机地点，完毕。

——收到，向前移动（这是在C2黑鹰直升机里加里·哈瑞尔中校的声音）。街道上很空旷。我们收到报告说坠机地点的北面有狙击手在开枪。

——收到。我们马上离开前往东边的坠机地点，完毕。

一切听上去很简单。向北走两条街，再向东走三条街。车队开始启动，六辆悍马车以及剩下的两辆货运卡车。三辆悍马在卡车前面，三辆在后面。客车的顶部有着橘色的莹光板，方便观察直升机追踪他们。直升机是他们的空中之眼，引导他们在城市里前进。

他们开往了整个战斗中最血腥的阶段。

黑鹰直升机驾驶员迈克·杜兰特驾驶“超级六四”按照待命模式转向南方的时候，看到一架小鸟直升机从坠机地点起飞了。他的正前方是奥林匹克旅馆的明亮白色外墙，那是城里少数高大建筑之一，它正在目标建筑的街对面。在更远处是深绿色的印度洋。浓烟包裹着旅馆的屋顶，标志了战斗的地点。黑鹰和小鸟直升机像捕食的昆虫一样在浓烟里飞进飞出，向战场泼洒着弹雨。

然后他听到了预料之中的召唤“超级六八”战斗搜索与救生直升机的无线电呼叫。他看着那架黑鹰向南飞去。

几分钟后，马修斯中校在指挥直升机上呼叫他。

——“超级六四”，这里是“阿尔发五一”，完毕。

——这里是“超级六四”，请讲。

——收到，“超级六四”去接替“六二”的位置。

——“六四”出发了。

直升机低低地快速飞在城市的上空，杜兰特从座舱下方透过烟雾瞥见了战场。早先在目标建筑的四个拐角的整洁的盒子状建筑，因为被游骑兵占据而被完全毁坏了。很难想象下面战斗的激烈程度。他看到了“埃尔维斯”的直升机原来盘旋的区域，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带有锡皮屋顶的石头小屋，交叉着肮脏的小巷和宽阔的马路，但坠落的黑鹰是在房屋之间，他没找到。他还瞥见一小队游骑兵沿着满是尘土的巷子前进，半弯着腰，枪口朝上随时准备开火，隐蔽自己并与从各个方向蜂拥而来的索马里人交战。杜兰特扳动座舱里的一个开关给他的机组成员使用的机枪上膛，那是两挺六管7.62毫米口径的速射机枪，每分钟能发射四千发子弹，但他警告机组成员不清楚所有友军的确切位置情况下禁止开火。杜兰特填补了“埃尔维斯”原来的空位，以与一级准尉迈克·高弗纳（Mike Goffena）和吉米·雅康（Jim Yacone）驾驶的“超级六二”相反的模式盘旋，并试着与他们同步飞行。

——“六四”，报告你的方位。高弗纳问。

——我们在你北边大约一个半英里处。

——“六四”，警惕西边。

——收到。

飞行要保持一个“low cap”的模式，在整个战斗区域做彻底的盘旋。在无线电里杜兰特听到战斗搜索与救生直升机被击中了，但仍试图绳降援救小组并继续飞行。在无线电里高弗纳和雅康已经为杜兰特机上的枪手指明了目标，但还是很难看到。杜兰特的座位是在飞机的右侧，他是以逆时针方向飞行，向左倾斜，所以大多数时间他只能看到天空。这让人很抓狂。当他水平飞行时，因为飞的又低又快，座舱下面的场景就像通过一根管子往外望一样。从他脚下一闪而过的是生锈的锡皮屋顶，燃烧的汽车和轮胎。到处都是游骑兵和奔跑的索马里人。他不知道自己的飞机是否中弹。马达的轰鸣声和无线电里的嘈杂声让他无法知道是否被击中。他假设他会被击中的。两架直升机已经被击中了。他边这样假设边听无线电并不时改变他的速度和高度，试图让他的黑鹰直升机变得不易被击中。

就在他的第十四次或十五次盘旋的时候，正当事情开始理顺的时候，他感到他的直升机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

就像一次看不见的撞车。

中士杰夫·迈克拉夫林和凯西·乔伊斯把从直升机上摔下的游骑兵布莱克伯恩送上返回基地的小车队后，沿着哈瓦拉瓦丁大道向北准备重新加入自己的队伍，第四小队。他们没走多远就被一名巷子里的枪手打散开来，那名枪手跳出来向他们打了几发子弹，不等他们还击就缩回去。迈克拉夫林守住巷子，乔伊斯先冲过去。然后他们单膝跪下，守住不同的方向等待那人露面。从远处看来，所有索马里的战士看上去都一个样，都是黑皮肤，卷发，松松垮垮的长裤以及宽松肥大的衬衫。尽管大多数人都是乱扫一梭子然后就逃，有些人打枪还是很准的。偶而会有一个跑出来，猛烈射击最后不可避免地干掉。这名枪手很聪明。他只是探出身来瞄准，射击，然后立刻躲回墙角。迈克拉夫林试图预计出他的行动。那名枪手的脑袋只要一露出来，迈克拉夫林就会打一发仔细瞄准过的子弹，那人又缩了回去。

迈克拉夫林决心干掉那家伙。他靠着街角单膝跪下，试图稳定地持着他的M-16步枪，向着那名枪手将会短暂出现的地方瞄准。汗水刺疼了中士的眼睛。他太专注于这场没结果的决斗了，丧失了时间观念和位置感，当一名排里的中士喊他名字的时候他吓了一跳。

“嘿，迈克！快来啊！”

整个车队正在他后面的街道上移动，沿着哈瓦拉瓦丁大道向北开。所有人似乎都上车了除了他自己。他察看了一下，乔伊斯也已经离开了。他已经爬进了一辆车里。迈克拉夫林穿过马路，沿着一个悍马的右侧车身小跑着，穿过了那条巷子口。悍马车已经坐满了。

里面的一个人喊：“跳到引擎盖上来！”

迈克拉夫林刚抬起一只脚就想到这是个蠢主意。车子本身最会招来子弹了。他想像了一下他在一辆悍马车上被子弹钉成雕塑的样子。在这样的街道上已经够糟的了，更不用说成为靶子了。他绕过汽车，打开门，要士兵特洛伊·卡尔森（Tory Carlson）往里挤一挤。卡尔森照办了，迈克拉夫林爬到座位上，将M-16步枪指向朝右的窗外。

车队正朝一百码外的中士埃弗斯曼被打散的第四小队开去。自从布莱克伯恩摔下来后埃弗斯曼和他的人就被打散了。他们看到了直升机的坠毁。埃弗斯曼站直了身体就能从一条向东的巷子里的某个角度看到坠毁的“超级六一”残骸。斯蒂勒上尉已经通过无线电命令中士带领他的小队步行前往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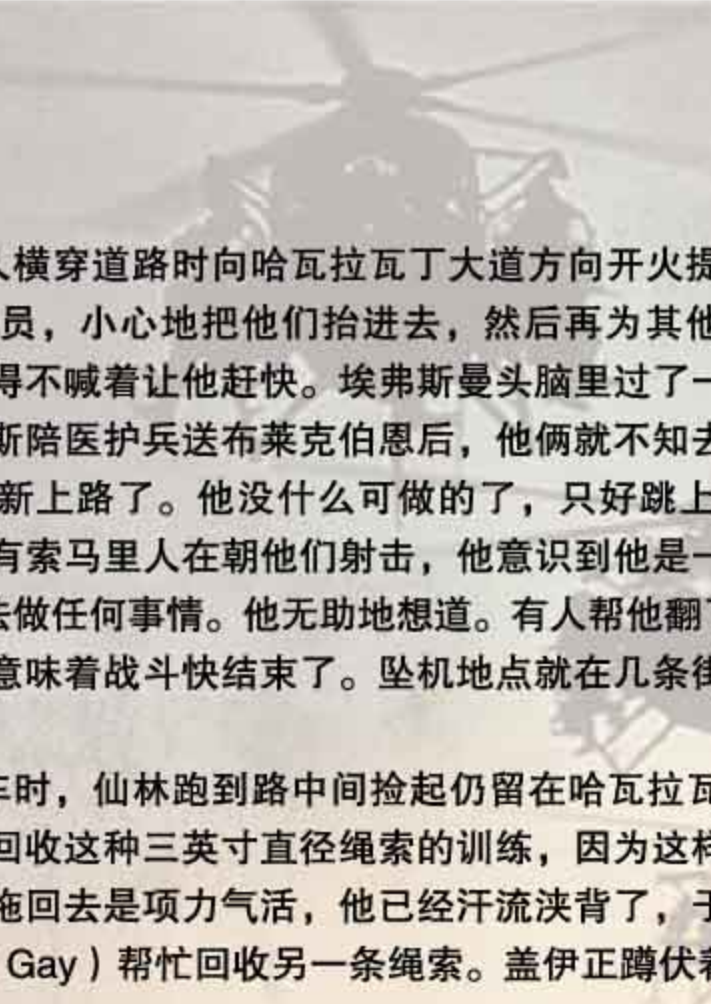
“收到，”埃弗斯曼回答……语气中暗含着“行，就这样吧”的意思。他们行动的可能性很小。远远的他能看到已经有戴着头盔穿着迷彩服和防弹背心的人在残骸的周围了，所以他知道已经有美国士兵到达那里了。他们离的不远所以他告诉手下人别往那个方向开火。他只剩下四、五名能开枪的手下了。

就像回应他在起飞时说的那句“万福玛丽亚”一样，车队来到了。埃弗斯曼看到他的朋友中士迈克·普林格（Mike Pringle）站在迈克耐特的领头悍马车的炮塔里，他正缩着脑袋操作点五零口径机枪，实际上他几乎缩的比机枪还低。埃弗斯曼露出了笑容。

“嘿，中士，上车！我们正开往坠机地点！”迈克耐特喊道。

埃弗斯曼说：“斯蒂勒上尉要我们步行前往；就在那里。”

迈克耐特说：“我知道，上车来，我们开车去。”



仙林在埃弗斯曼和他的人横穿道路时向哈瓦拉瓦丁大道方向开火提供掩护。埃弗斯曼催促手下挤上拥挤的车辆，先运送伤员，小心地把他们抬进去，然后再为其他人寻找空间。他是最后一个还站在街上的，迈克耐特不得不喊着让他赶快。埃弗斯曼头脑里过了一遍名单，想数数每个小队成员。他派迈克拉夫林和乔伊斯陪医护兵送布莱克伯恩后，他俩就不知去向了，他们不在交叉路口也不在街的另一边。队伍又重新上路了。他没什么可做的了，只好跳上一辆车的后面。他撞上了某人，平趴在车里，街道上仍有索马里人在朝他们射击，他意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好的靶子，甚至不能还击。我要被击中了，却无法做任何事情。他无助地想道。有人帮他翻了个身，让他得到了解脱。如果把大家聚在一起后再开车意味着战斗快结束了。坠机地点就在几条街区以外。然后他又换了个舒服点的姿势。

当埃弗斯曼让他的人上车时，仙林跑到路中间捡起仍留在哈瓦拉瓦丁大道上的第四小队的两条快速绳降绳。特遣部队受过回收这种三英寸直径绳索的训练，因为这样的绳索无法被替换。他不顾炮火，卷起了一条。把绳索拖回去是项力气活，他已经汗流浹背了，于是他让悍马车里坐在他后面的海豹队员约翰·盖伊（John Gay）帮忙回收另一条绳索。盖伊正蹲伏着还击。他难以置信地瞪了仙林一眼然后转动着眼珠。

他喊道：“忘掉那些该死的绳子！”

这惊醒了仙林，他是在冒生命危险只是为了一条长长的麻花状尼龙绳。他跑回悍马车奇怪自己的行为。当车队重新开动后，枪声比以往更强烈。子弹砰砰地打在车辆侧面的装甲上，每隔几分钟歪歪斜斜的火箭弹的尾烟就穿过天空。仙林看到一头驴子试图从一条巷子里的橄榄树上挣脱开来。那只动物直直地站在混乱中心，完全不知所措，长耳朵耷拉着，尾巴下垂。他早先看到过那头驴子，还以为它肯定会被干掉呢。当他们离开时他又看了一眼那头驴子，仍然笔直地站着，毫发未伤。

后面车辆里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有架直升机被击落了。那个在机库里设计了成功的捕鼠夹的埃里克·斯普拉丁就是其中一个。斯普拉丁坐在第二辆卡车的乘客座上，和囚犯呆在一起。他以为他们开始上路了。任务结束了。他们要回家了。司机是专业军士约翰·玛多克斯（John Maddox）。他们把前挡风玻璃翻了下来，所以斯普拉丁可以向前射击。

他把他的M-16步枪伸出卡车的窗户。尽管他是个神枪手，但他不在仔细瞄准后再射击了。外面有太多 的目标，太多的人在向他射击。就像全摩加迪沙在欢度“杀死一个美国人节”（Kill-an-American Day）。好象全城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在试图干掉他们。小巷里，窗户里还有屋顶上都是人。斯普拉丁不停地射击。在他换弹夹的时候，腾出一只手来用九毫米的贝雷达手枪射击。他只想离开那里。当车队向右转的时候，他开始奇怪。任务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他们不往回走？可是现在没有时间找别人来问了。

向东走了两条街后车队向右转弯。他们跟丢了那些步行向坠机现场移动的人。现在车队向南前进，向着目标建筑另一端方向，朝着他们来过的民族大道而去。斯普拉丁想至少现在他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了。摩加迪沙的许多道路看上去都一模一样，路中间都是布满车辙印的沙子，到处是碎片残骸，两侧是破旧的灰泥墙，短粗的橄榄树和仙人掌丛以及纵横交错的肮脏小巷。最难认的是十字路口。每次卡车通过一条巷子斯普拉丁都会掀开引擎盖散热。除了自动武器的开火声以及子弹掠过的声音和打在卡车上的声音以外，他什么也听不到。

一个穿着紫色长袍的妇女飞奔过卡车的驾驶员那一侧。玛多克斯左手正拿着手枪等着，向所有移动的东西射击。

“别开枪，”斯普拉丁喊到：“她带着个孩子。”

那名妇女猛然转身。一手抱着一个婴儿，另一只手举起一只手枪。斯普拉丁对她开了枪。在她倒下前就对她射了四发子弹。他希望他没打到那个婴儿。他们在向前移动，他看不到自己打没打中。他觉得他可能打到了。因为她把婴儿抱在了胸前。为什么一位母亲手里有孩子还要做这种事情？她到底在想什么？斯普拉丁不知道答案。也许她只是试图跑开，看到了卡车，害怕了，就举起了枪。

没时间为这个烦恼了。

15

当被火箭弹击中“超级六一”的时候，飞行员迈克·高弗纳正驾驶另一架黑鹰直升机飞在迈克·杜兰特的“超级六一”的后面。火箭弹把尾部的旋翼炸掉了一大块。高弗纳看到油一下子喷了出来，形成了一片薄雾，但机械部分仍然完整，一切似乎还在运转。

——六四，你还好吗？高弗纳问。

黑鹰是一种沉重的飞行器。杜兰特的这架飞机大约重一万六千磅（约7.3吨——译者注），马达离他坐的位置很远。他还没来得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灾难就到来了。高弗纳向他解释，杜兰特被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位置是在尾部。

“收到。”杜兰特通过无线电冷静地回答。

开始直升机飞行一切正常。他快速检查了一下仪表，读数都正常。他的机组成员，克里夫兰和费尔德，坐在后面也没有受伤。所以在最初的震惊过去后，杜兰特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很好。高弗纳告诉他说他在漏油，尾部旋翼的一部分变速箱也没了，但强劲的黑鹰在必要时能在没油的情况下飞行一会儿，现在仍然能稳定飞行。空中任务指挥官马修斯也从盘旋着的指挥直升机上他的座位里看到了那次击中。他让杜兰特把黑鹰降到地面上，于是被击中的直升机停止了左向盘旋，向西南方的机场飞去，只有四分钟的路程。杜兰特能够看到离海岸线不远的基地。他注意到，为了安全起见，在回去的路上有一大片空绿地，如果他要紧急迫降的话他可以停在那里。但直升机仍然飞行得很好。

高弗纳跟着杜兰特飞了大约一英里，确信“超级六四”能自己飞回去。他刚开始往回转，就在这这时杜兰特飞机的尾部旋翼，变速箱和两，三英尺垂直尾翼突然散开来，消失了。

在“超级六四”里，杜兰特和副驾驶雷·弗兰克感到飞机开始震动。他们听到高速运转的齿轮发出阵阵刺耳的声音。然后是“砰”的一声，像什么东西被炸开了。由于尾翼的一半被炸掉，飞机尾部的重量突然减轻。重心向前移动，直升机开始打旋。十年的飞行经历，使得杜兰特和弗兰克的反应几乎是本能的。让机体向左旋转意味着要轻轻地踩左脚蹬。杜兰特注意到他已经努力地把左脚蹬踩到尽头了，可他的飞机仍然快速向右旋转——没有尾部旋翼就没有办法阻止它。旋转比杜兰特预计的要快。大地和天空快速连成一体，人就像在陀螺上转一样。从挡风玻璃向外望去，他只能看到蓝色的天空和棕色的大地。

杜兰特试图做点什么来控制住飞机。旁边座位上的弗兰克此时和他一样想做同样的事。引擎功率控制杆在驾驶舱的天花板上。弗兰克在与旋转所产生的地心引力做斗争，试图举起手来。在这个疯狂的时刻，他试图拉回一个控制杆来关闭一只引擎，将另一只半关。杜兰特对着无线电大喊。

——完蛋了！要坠落了！啊~~~~~！

秤砣一样的直升机旋转的速度突然间变慢了。就在撞到地上前，机首抬了起来。不知道是空气动力学的原因还是驾驶舱里杜兰特和弗兰克努力的结果，坠落的直升机被拉平了。由于旋转的速度被减半，机身又变得水平，黑鹰直升机虽然撞到了地上，但还算是平坦地着陆。

平坦着陆很关键。这意味着直升机里面的人还有幸存的机会。



尤素夫·达希尔·默阿里姆（Yousuf Dahir Mo'alim）离发射火箭弹的人很近。默阿里姆躲在一条巷子的一棵树后面。那条巷子是在巴尔巴金旅馆（Bar Bakin Hotel）的后面，巴尔巴金旅馆是一栋小型的白色石头建筑，在奥林匹克旅馆南边一条街区处。他躲在树后避开头顶上的黑鹰直升机。此时他的一名手下，来自附近Hawlwadigli村的枪手来到巷子中间，单膝跪下，用俄制反坦克武器指向天空。发射管上焊接了一个金属喷口，弯曲一个角度避开了射手的身体。

默阿里姆叫道：“如果你没打中，我这里还有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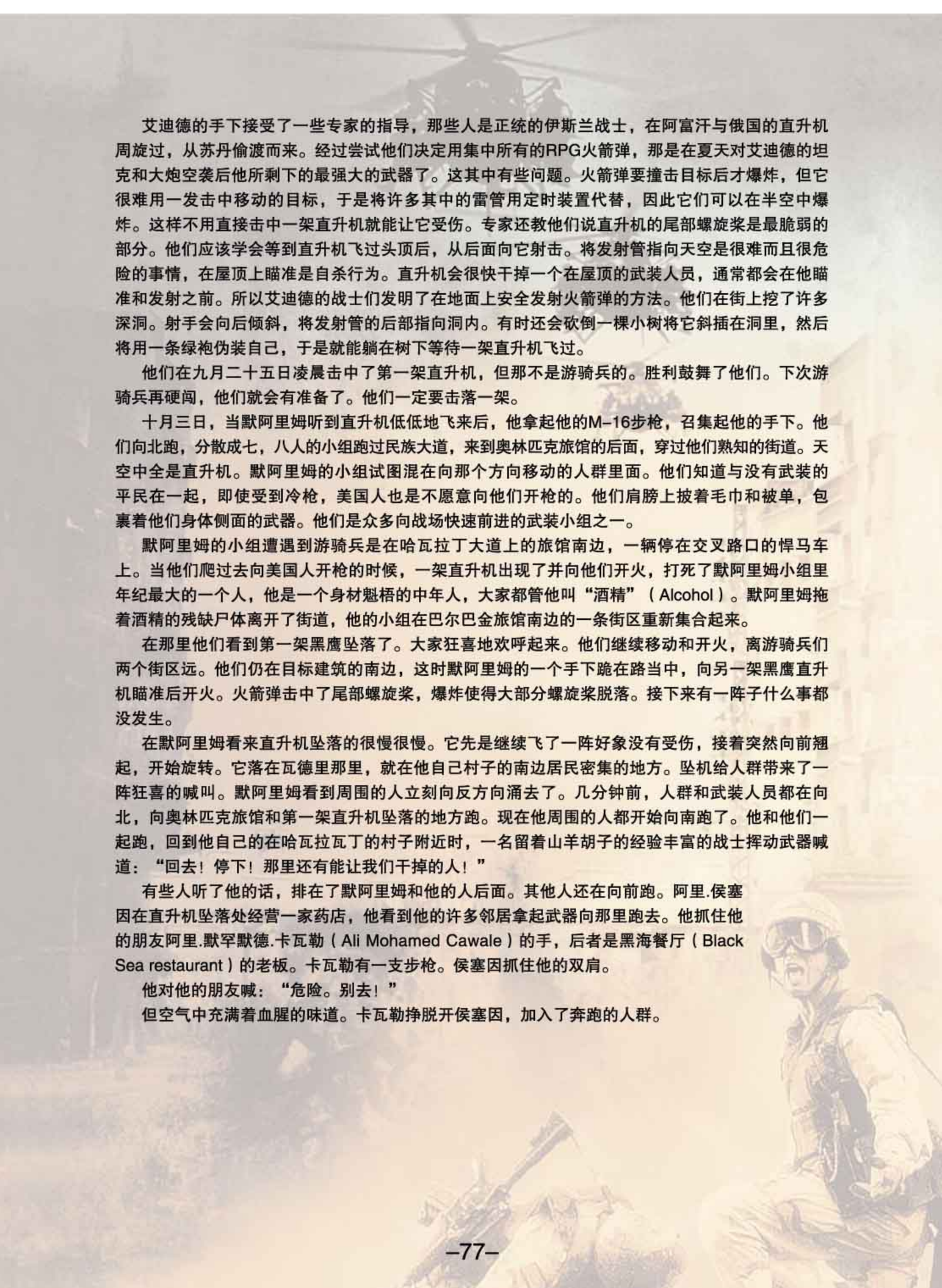
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战士，尽管现在所有人都是为了自由而和美国人开战，但大多数人都是雇佣兵。默阿里姆的父亲是在一九八四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战死的，只有十五岁的默阿里姆应征接替了他的位置。他是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衬衫和裤子都显得太大，双颊深陷，窄下巴上留着山羊胡子。他当了两年希亚德·巴里的士兵，但当起义大潮到来的时候，他脱掉制服加入了艾迪德的反抗军。他是街头作战的行家里手，但从没见过像现在一样激烈的战斗。

他把他村子里的人都组织了起来，变成了一只非正规的雇佣军。他的村子就在巴卡拉集市区南边，由一群迷宫一样的肮脏小巷围起来的破旧棚屋和锡皮小屋组成。他们主要还是同艾迪德结盟，因为他们和艾迪德一样同属哈伯·吉尔部落。他们主要是保卫自己的村子不受其他匪帮的抢劫。他们为所有愿意出钱的人提供安全保障，也被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雇佣过几次。偶尔他们也出去抢劫。人们把像默阿里姆和他的手下称为“魔言”，也就是强盗。他们靠枪杆子吃饭，多数是M-16步枪以及俄制AK-47步枪，这些在集市上用一百万索马里先令合两百美元就能买到。他们也携带反坦克武器，从二战时期的巴祖卡到更可靠和准确的俄制RPG。他们的报酬是用大米或“夸特”来支付。毒品和货币一样通行。“魔言”的另一个称呼是“达-达”（dai-dai），也就是“快-快”（quick-quick），因为他们总是上窜下跳，做出些神经质的举动。他们是无畏的战士，也经常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但那些时候，所有摩加迪沙的“魔言”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为了对应“游骑兵”（Ranger）这个词，有些“魔言”称自己为“复仇者”（Revenger）。

他们知道伤害美国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一架直升机打下来。直升机是联合国武力和索马里无助的象征。游骑兵到来的时候看上去天下无敌。黑鹰和小鸟直升机对于由配备索马里武器的小股武装来说是无懈可击的。它们是设计用来远距离打击的。游骑兵到来的时候迅速从直升机里下来，抓住俘虏，在反抗队伍还没集结起来之前就离开了。当他们在地面上时，装甲车队让他们能迅速移动。但每一个敌人都会在他战斗的时候露出破绽。对于艾迪德的战士来说，游骑兵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愿意牺牲。

索马里人因为面对敌人的炮火近乎自杀的勇敢行为而著名。他们以部落而居，继承他们父亲或祖父的姓氏。他们凭着狡猾和勇气而战，甚至有些野蛮。即使在压倒性的敌人火力面前撤退也会被视为没有男子气概。为了部落，他们随时准备去死。

要杀游骑兵，必须跟他们在地面上开战。结论就是打下一架直升飞机。部分是因为美国人虚假的优势，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牺牲，这意味着他们会做任何事来保护彼此，这样是勇敢的但有时候也是愚蠢的。艾迪德和他的幕僚们知道如果他们打下一架直升机，那么游骑兵一定会去保护上面的机组成员。他们会建立一道防线等待救援。他们也许不会被打垮，但他们一定会流血和牺牲。



艾迪德的手下接受了一些专家的指导，那些人是正统的伊斯兰战士，在阿富汗与俄国的直升机周旋过，从苏丹偷渡而来。经过尝试他们决定用集中所有的RPG火箭弹，那是在夏天对艾迪德的坦克和大炮空袭后他所剩下的最强大的武器了。这其中有些问题。火箭弹要撞击目标后才爆炸，但它很难用一发击中移动的目标，于是将许多其中的雷管用定时装置代替，因此它们可以在半空中爆炸。这样不用直接击中一架直升机就能让它受伤。专家还教他们说直升机的尾部螺旋桨是最脆弱的部分。他们应该学会等到直升机飞过头顶后，从后面向它射击。将发射管指向天空是很难而且很危险的事情，在屋顶上瞄准是自杀行为。直升机会很快干掉一个在屋顶的武装人员，通常都会在他瞄准和发射之前。所以艾迪德的战士们发明了在地面上安全发射火箭弹的方法。他们在街上挖了许多深洞。射手会向后倾斜，将发射管的后部指向洞内。有时还会砍倒一棵小树将它斜插在洞里，然后将用一条绿袍伪装自己，于是就能躺在树下等待一架直升机飞过。

他们在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击中了第一架直升机，但那不是游骑兵的。胜利鼓舞了他们。下次游骑兵再硬闯，他们就会有准备了。他们一定要击落一架。

十月三日，当默阿里姆听到直升机低低地飞来后，他拿起他的M-16步枪，召集起他的手下。他们向北跑，分散成七、八人的小组跑过民族大道，来到奥林匹克旅馆的后面，穿过他们熟知的街道。天空中全是直升机。默阿里姆的小组试图混在向那个方向移动的人群里面。他们知道与没有武装的平民在一起，即使受到冷枪，美国人也是不愿意向他们开枪的。他们肩膀上披着毛巾和被单，包裹着他们身体侧面的武器。他们是众多向战场快速前进的武装小组之一。

默阿里姆的小组遭遇到游骑兵是在哈瓦拉丁大道上的旅馆南边，一辆停在交叉路口的悍马车上。当他们爬过去向美国人开枪的时候，一架直升机出现了并向他们开火，打死了默阿里姆小组里年纪最大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大家都管他叫“酒精”（Alcohol）。默阿里姆拖着酒精的残缺尸体离开了街道，他的小组在巴尔巴金旅馆南边的一条街区重新集合起来。

在那里他们看到第一架黑鹰坠落了。大家狂喜地欢呼起来。他们继续移动和开火，离游骑兵们两个街区远。他们仍在目标建筑的南边，这时默阿里姆的一个手下跪在路当中，向另一架黑鹰直升机瞄准后开火。火箭弹击中了尾部螺旋桨，爆炸使得大部分螺旋桨脱落。接下来有一阵子什么事都没发生。

在默阿里姆看来直升机坠落的很慢很慢。它先是继续飞了一阵好象没有受伤，接着突然向前翘起，开始旋转。它落在瓦德里那里，就在他自己村子的南边居民密集的地方。坠机给人群带来了一阵狂喜的喊叫。默阿里姆看到周围的人立刻向反方向涌去了。几分钟前，人群和武装人员都在向北，向奥林匹克旅馆和第一架直升机坠落的地方跑。现在他周围的人都开始向南跑了。他和他们一起跑，回到他自己的在哈瓦拉瓦丁的村子附近时，一名留着山羊胡子的经验丰富的战士挥动武器喊道：“回去！停下！那里还有能让我们干掉的人！”

有些人听了他的话，排在了默阿里姆和他的人后面。其他人还在向前跑。阿里·侯塞因在直升机坠落处经营一家药店，他看到他的许多邻居拿起武器向那里跑去。他抓住他的朋友阿里·默罕默德·卡瓦勒（Ali Mohamed Cawale）的手，后者是黑海餐厅（Black Sea restaurant）的老板。卡瓦勒有一支步枪。侯塞因抓住他的双肩。

他对他的朋友喊：“危险。别去！”

但空气中充满着血腥的味道。卡瓦勒挣脱开侯塞因，加入了奔跑的人群。

在通常情况下，既然他们如此接近坠机现场，那么车队会冲过去，向路上的所有东西开火。但由于有了头顶上的帮助，特遣部队游骑兵遇到了这种情况：战场上太多的信息反而会对士兵造成伤害。

在空中的C2黑鹰直升机里，哈瑞和马修斯看到一群大约十五人的武装份子在八辆车队并行的街道上奔跑。索马里人能跟上车辆的速度是因为卡车和悍马在每一个交叉路口都会被堵住。每辆车的司机都在开动前等待前一辆车完全清除交叉火力。在开阔地带耽误住纯属自杀。每次车队堵住后，就给了枪手们时间到达下一条街，再次设置伏击圈。车队已经晕头转向。在上空的哈瑞和马修斯能够看到路障和索马里人准备伏击的区域。于是他们让车队转向离开那些区域。

还有个因素使事情更加复杂化。在C2直升机上空一千英尺飞行的是海军的“奥里昂”间谍飞机，上面的监视摄像头能看到车队困境的清晰图像。但“奥里昂”驾驶员却束手无策。他们不被允许直接与车队联系。他们必须先与JOC的指挥官联系，后者再用无线电与指挥直升机上的哈瑞联系。这样“奥里昂”的建议传到车队就造成了延迟。这样的延迟令人难以接受。“奥里昂”的飞行员能看见到达坠机现场的直接路线。他们会说“左转！”但到指令到达领头的悍马车里的迈克耐特时，他已经开过了转弯口。根据迟来的指令转向就会转到错误的街道上。高高在上的飞机里，指挥官们看着他们的窗户或屏幕无法听到炮火声和伤员的呻吟，也感觉不到爆炸的冲击。从上面看，车队的进程似乎很有秩序。视觉图象不总是能表现出实际情况有多么令人绝望。

埃弗斯曼仍然在最后一辆车上，无助地靠在那里，他感到车辆在离开他的防线后如他所期待的那样向右转向了。他知道坠机地点就在这个方向几条街区以外。但当悍马车做了第二次右转后他被搞糊涂了。为什么他们向南开了？在摩加迪沙很容易就迷路。街道不像有些城市那样规划的整整齐齐。本以为能通往某地的道路会突然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接着又是更多的转弯。很快，本来埃弗斯曼见到的很近的坠机地点很快就找不到了。

当杜兰特的直升机坠落的时候车队正向南开。在领头的那辆悍马车上，迈克耐特从无线电里听到了哈瑞尔中校的话语。

——丹尼，又一架直升机被火箭弹击中坠落在奥林匹克旅馆的南边。你要把所有人带到第一个坠机现场。我们需要快速反应部队的支援，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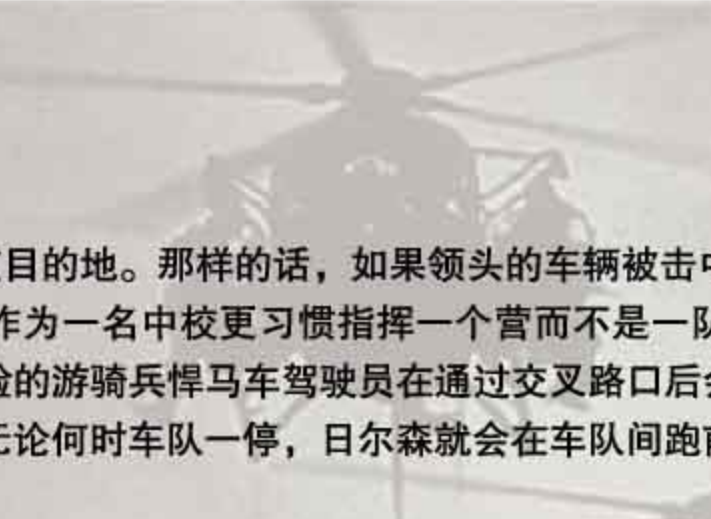
——这里是“制服”。明白。飞机坠落在奥林匹克旅馆的南边。到达之后再看能做什么。

——我们正试图联系快速反应部队寻求支援。尽量撤离所有坠机现场的人[超级六一]，然后离开那里前往另一架黑鹰坠落处，完毕。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迈克耐特本来应该带领整个车队，载着囚犯和伤员前往第一个坠机地点，与那里的队伍会合。悍马和卡车里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装这么多人了。然而计划却要车队装上所有人再向南，穿过他们刚通过的可怕地方前往第二个坠机地点。他们在努力。

敌人猛烈的火力和不断增加的伤员让车上的人负担过重。埃弗斯曼车上的一些轻伤员似乎得了某种程度的麻痹症，好象他们在此次行动中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样。另一些人因为疼痛而呻吟和哭泣。他们离基地还很远。

这样的情况激怒了中士马特·日尔森，他是负责抓捕囚犯的三角洲小队的头。日尔森的小队和囚犯一起在第二辆卡车上。日尔森不知道车队要向那里开。标准行动程序是应该



让车队里的每一辆车知道目的地。那样的话，如果领头的车辆被击中或拐错了弯，那么整个车队也不会出错。但是迈克耐特作为一名中校更习惯指挥一个营而不是一队车辆，他没告诉任何人要去哪！日尔森看到一名没有经验的游骑兵悍马车驾驶员在通过交叉路口后会停下，堵住了后面的车辆，使他们陷入交叉火力当中。无论何时车队一停，日尔森就会在车队间跑前跑后，试图让车队重新开动起来。

当他们返回到目标建筑后面时，一枚火箭弹直接命中了车队中的第三辆悍马车，就是迈克拉夫林硬挤进去的那辆车。给他让位置的士兵卡尔森听到了附近的火箭弹发射的声音。接着是一道炫目的闪光和震耳欲聋的“轰”的一声！悍马车里充满了黑烟。卡尔森挂在头盔上面的风镜被吹没了。

火箭弹直接割断了汽车前部的装甲后又钻了进来，把后排的三个人炸到了街上。爆炸撕破了迈克拉夫林武器的保险，弹片还割破了他的左前臂。他没感到疼痛，只觉得手上发麻。他告诉自己要等到烟雾散尽后再检查。弹片打断了他前臂的一根骨头，伤了一根肌腱，打断了手掌上的一根骨头。没流多少血，他还能继续射击。

他在黑烟里喘不过气，耳朵嗡嗡的，卡尔森发现自己身上湿湿的。他的左臂流着血。弹片刺穿了好几处地方。他的靴子着火了。一个点五零弹药箱也被击中了，他听到人们对他喊把它踢出去，把它踢出去！他这样做了，然后弯腰扑灭他脚上的火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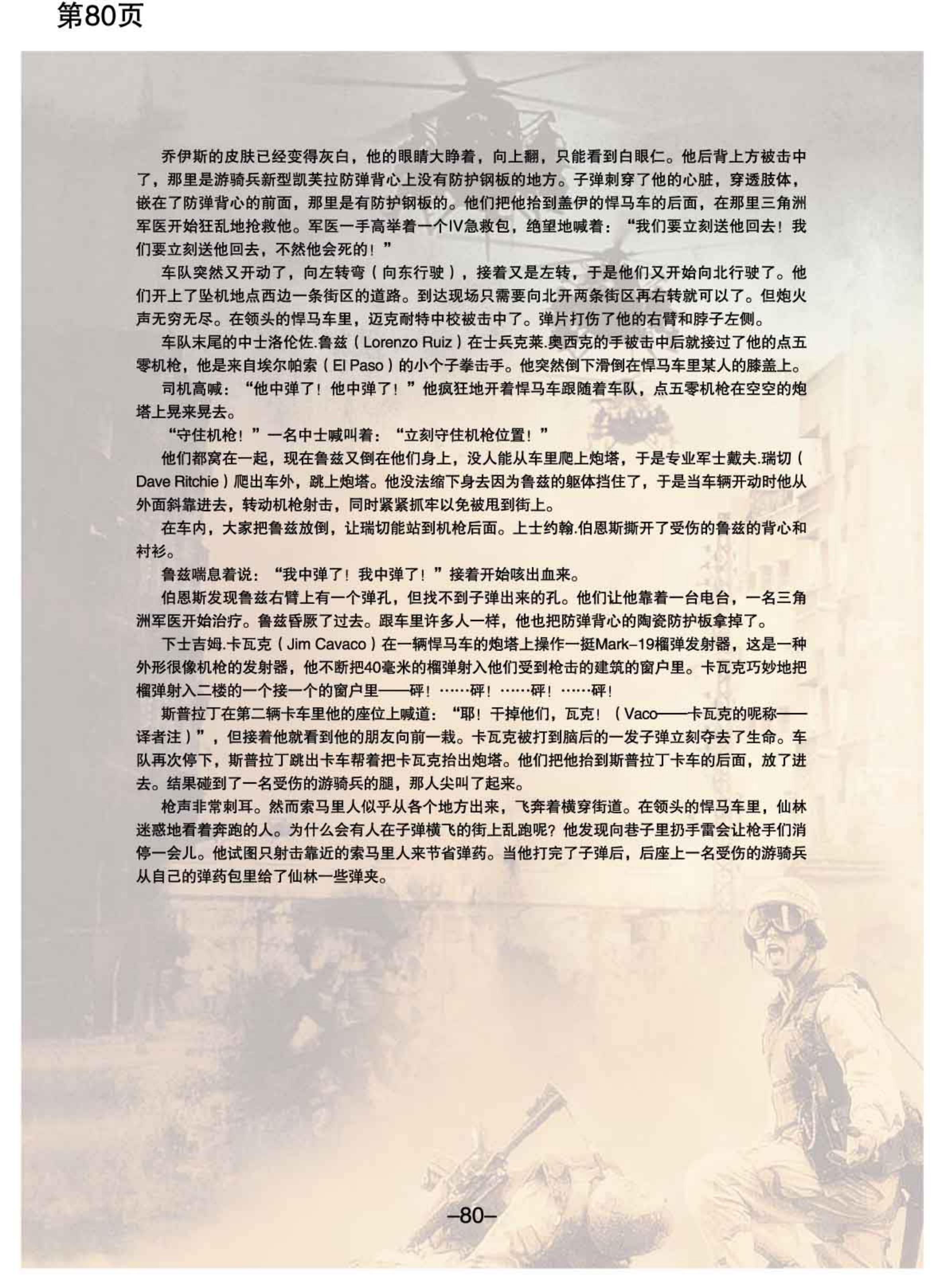
三名被炸出去的两个人受了重伤。其中一人是三角洲部队军士长提姆·“Griz”·马丁，绝大多数爆炸冲击波击中了他。火箭弹在悍马的外壳上戳了一个橄榄球大小的洞，炸药穿过沙袋，马丁的身体，又穿透了弹药箱。马丁的下半身被炸没了。爆炸还撕裂了士兵阿达尔贝托·罗德里格斯（Adalberto Rodriguez）的大腿根部。罗德里格斯在倒下前跛行了大约十码。他的腿血肉模糊。他开始努力挣扎的时候，却看到一辆五吨卡车向他径直开来。卡车的司机是士兵玛多克斯，他被另一次爆炸弄得昏头昏脑了，开着卡车向罗德里格斯冲去。

车队停下了，士兵们匆忙地抬起伤员。医护兵尽其所能来治疗罗德里格斯和马丁，两人看上去都受了致命伤。游骑兵们散开守卫周围的街道和小巷，同时伤员被抬进车辆的后面。其中一辆车里，专业军士阿兰·汉德（Aaron Hand）和中士凯西·乔伊斯遇到了一场凶猛的弹雨。他们是在一条巷子的对面。斯普拉丁从他的卡车向外看到子弹掠过汉德的头顶打在墙上。

汉德在向巷子里还击，他太全神贯注了没有发现子弹现在是从另一个角度向他射来。斯普拉丁对着汉德喊让他退回到车上来，但噪音太大他没听见。从斯普拉丁站着的角度看过去，似乎汉德确定无疑要被射中了。他什么都做错了。他战斗很勇敢，但没有寻找掩护，他换弹夹的时候后方全部暴露着。斯普拉丁知道他应该去掩护他，把他拖回来，但那样意味着要穿过子弹横飞的巷子。他犹豫了。天啊，不，我不打算穿过巷子。他正和自己做斗争的时候，海豹队员约翰·盖伊跑过去帮忙了。盖伊仍然一瘸一拐的，他的刀子把一发AK-47步枪的子弹挡到了他的臀部。他向巷子那里打了几发子弹，把汉德领回了车队。

在小巷对面，乔伊斯面向北方单膝跪着，正确地应对敌情。他找了个隐蔽处，就像他所学到的那样还击，这时，一根枪管从他后上方的窗户里伸出来，喷射着子弹。卡尔森看到了。即使乔伊斯能听到他也没有时间来警告他了。就听见“砰砰砰”一阵响，枪管里喷出一阵火舌，乔伊斯中士脸朝下倒在地上。

一挺点五零机枪立刻在枪管出现的窗户以及附近的枪上开了许多大洞，中士吉姆·特尔切不顾枪林弹雨，飞奔向乔伊斯，拖着他的衬衫和背心，毫不减速地拖着他回到了车队。



乔伊斯的皮肤已经变得灰白，他的眼睛大睁着，向上翻，只能看到白眼仁。他后背上方被击中了，那里是游骑兵新型凯芙拉防弹背心上没有防护钢板的地方。子弹刺穿了他的心脏，穿透肢体，嵌在了防弹背心的前面，那里是有防护钢板的。他们把他抬到盖伊的悍马车的后面，在那里三角洲军医开始狂乱地抢救他。军医一手高举着一个IV急救包，绝望地喊着：“我们要立刻送他回去！我们要立刻送他回去，不然他会死的！”

车队突然又开动了，向左转弯（向东行驶），接着又是左转，于是他们又开始向北行驶了。他们开上了坠机地点西边一条街区的道路。到达现场只需要向北开两条街区再右转就可以了。但炮火声无穷无尽。在领头的悍马车里，迈克耐特中校被击中了。弹片打伤了他的右臂和脖子左侧。

车队末尾的中士洛伦佐·鲁兹（Lorenzo Ruiz）在士兵克莱·奥西克的手被击中后就接过了他的点二零机枪，他是来自埃尔帕索（El Paso）的小个子拳击手。他突然倒下滑倒在悍马车里某人的膝盖上。

司机高喊：“他中弹了！他中弹了！”他疯狂地开着悍马车跟随着车队，点二零机枪在空空的炮塔上晃来晃去。

“守住机枪！”一名中士喊叫着：“立刻守住机枪位置！”

他们都窝在一起，现在鲁兹又倒在他们身上，没人能从车里爬上炮塔，于是专业军士戴夫·瑞切（Dave Ritchie）爬出车外，跳上炮塔。他没法缩下身去因为鲁兹的躯体挡住了，于是当车辆开动时他从外面斜靠进去，转动机枪射击，同时紧紧抓牢以免被甩到街上。

在车内，大家把鲁兹放倒，让瑞切能站到机枪后面。上士约翰·伯恩斯撕开了受伤的鲁兹的背心和衬衫。

鲁兹喘息着说：“我中弹了！我中弹了！”接着开始咳出血来。

伯恩斯发现鲁兹右臂上有一个弹孔，但找不到子弹出来的孔。他们让他靠着一台电台，一名三角洲军医开始治疗。鲁兹昏厥了过去。跟车里许多人一样，他也把防弹背心的陶瓷防护板拿掉了。

下士吉姆·卡瓦克（Jim Cavaco）在一辆悍马车的炮塔上操作一挺Mark-19榴弹发射器，这是一种外形很像机枪的发射器，他不断把40毫米的榴弹射入他们受到枪击的建筑的窗户里。卡瓦克巧妙地把榴弹射入二楼的一个接一个的窗户里——砰！……砰！……砰！……砰！

斯普拉丁在第二辆卡车里他的座位上喊道：“耶！干掉他们，瓦克！（Vaco——卡瓦克的昵称——译者注）”，但接着他就看到他的朋友向前一栽。卡瓦克被打到脑后的一发子弹立刻夺去了生命。车队再次停下，斯普拉丁跳出卡车帮着把卡瓦克抬出炮塔。他们把他抬到斯普拉丁卡车的后面，放了进去。结果碰到了一名受伤的游骑兵的腿，那人尖叫了起来。

枪声非常刺耳。然而索马里人似乎从各个地方出来，飞奔着横穿街道。在领头的悍马车里，仙林迷惑地看着奔跑的人。为什么会有人在子弹横飞的街上乱跑呢？他发现向巷子里扔手雷会让枪手们消停一会儿。他试图只射击靠近的索马里人来节省弹药。当他打完了子弹后，后座上一名受伤的游骑兵从自己的弹药包里给了仙林一些弹夹。

18

无线电里传来指挥直升机上一阵充满希望的询问，他们不能理解车队遇到的绝望境地。

——“制服六四”，你装上坠机地点的所有人了吗，完毕？

——我们还没有到达他们那里。迈克耐特回答。我们清场时中了很多弹。不少人受伤了，包括我，完毕。

——收到，需要你试着到达第一个坠机地点，巩固防线。装上所有人后到第二个坠机地点撤离其他人，完毕。

起初没有回答。无线网络里充满了关于杜兰特坠机的呼叫。当他再次听到他的指挥官的声音时，却被要求报告装载的埃弗斯曼的第四小队的人数。他没有理会那条要求。

——“罗密欧六四[哈瑞尔]”，这里是“制服六四”。我现在在哪里，离坠机现场有多远？

——等等。现在看到你了……丹尼，你仍在主要干道（main hardball[铺砌道路]）上吗？

——我在exfil road上。民族大道往下。

哈瑞尔很明显搞糊涂了。他给迈克耐特的方向是以为他们还在哈瓦拉瓦丁大道上，也就是目标建筑的前面。

——向东走。向东三个街区再向北两个街区。他们那里在冒烟，完毕。

——明白。从我的位置我必须向东再走三个街区然后向北，完毕。

——收到，那里就是奥林匹克旅馆所在的主要干道，完毕。

但迈克耐特已经在那条路东边三个街区以外了。

——我已经在奥林匹克旅馆东边的主要干道上了。我只需要转弯向北吗？

——不是。他们在一号建筑[目标建筑]的东边三个街区，再往北一个街区处，完毕。

19

在车队中倒数第二辆悍马里，也就是拼命抢救鲁兹的那辆车，中士伯恩斯没法用无线电联络到迈克耐特，于是他徒步去找他。他担心如果他们不能立即把鲁兹送回基地的话这名年轻的德州人就会死掉的。伯恩斯注意到原先震耳欲聋的炮火声现在变得模糊而遥远了。他的耳朵开始适应这一切了。当他靠近车队前列时他看到乔伊斯四肢伸展，脸色灰白，一名医护兵忙碌着在一辆拥挤的悍马后面治疗他。他就要到车队最前边了，这时一名三角洲队员抓住了他。

三角洲队员说：“你受伤了。”

“不，我没有。”

伯恩斯什么也没感觉到。那名三角洲队员把手伸进伯恩斯的防弹背心里的右边肩膀，中士感到一阵刺痛。

三角洲队员问：“呼吸有困难吗？”

“没有。”

“胸口有紧缩现象吗？”

伯恩斯回答：“我没事。我还不知道我被击中了。”

三角洲队员说：“你小心点。”

伯恩斯找到了迈克耐特，后者也在流血，同时忙着无线电通话。于是伯恩斯把鲁兹的事情告诉了中士鲍伯·加拉赫。伯恩斯认为他们应该让一辆或两辆悍马车载着鲁兹回基地，就像先前送布莱克伯恩一样。但加拉赫认为车队再也不能损失车辆和火力了。他们还有大约一百人在第一个坠机地点等着他们，更别说还有第二个坠机地点了……加拉赫已经很后悔派了三辆车送布莱克伯恩回去了。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对鲁兹判了死刑，但他还是告诉伯恩斯说现在任何人都无法离开。

他说：“我们必须前往坠机地点增援。”

该死，伯恩斯开始返回车尾自己的车辆。他才跑了几步车队就开始开动了。他跳上一辆悍马的后面。里面已经塞满了。车后箱全是又湿又滑的鲜血。伤员堆里传来一阵阵呻吟。在他旁边，尽管有医护兵在治疗乔伊斯，他还是已经奄奄一息。中士伽兰汀尖叫着：“我的姆指断了！我的姆指断了！”伯恩斯真不想上这辆悍马车。

他们还是向南开去。有些人已经到汇合点了。在和伯恩斯同一辆车里的士兵贾森·穆尔看到他的有些游骑兵伙伴把头埋在沙袋后面。他们中间还有些最强壮的人。穆尔是来自新泽西州普林斯顿（Princeton, New Jersey）的一个结实的家伙，他嘴角和没刮过胡子的下巴上布满了一颗颗棕色的汗珠。他在流汗也很害怕。一枚火箭弹飞过车子，在旁边一堵墙上爆炸，声音震天动地。子弹在他身边横飞。他强迫自己别趴下。反正不管怎样我都会被击中的。

穆尔觉得如果他坚持住并不断射击的话，至少他努力过拯救自己和同袍们。这对他来说是个决定意义的时刻，在混乱中让人清醒。他会一直战斗下去。他不再考虑是否趴下了。

在震惊地看到乔伊斯中弹后不久，士兵卡尔森感到右膝突然一弯以及一阵刺痛。就像有人用刀子刺了他的膝盖后又用大锤猛敲一样。他往下一看发现鲜血迅速染红了裤子。他祷告了一下，继续射击。他一生中从未像现在一样疯狂过，现在他觉得他也许会战死疆场。他的心脏咚咚直跳，透不过气来。他脑袋里充满了射击和爆炸的响声，以及战

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的画面，鲜血四溅，带着阴冷的金属铜味道，他觉得：马上要轮到我了。接着，在那个充满恐惧的时刻，他感到恐惧突然毫无理由地消失了。一秒钟前他还在担心害怕，接着……他不再担心自己了。

很久以后他才开始思索这是为什么的，最好的解释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无关紧要了。最重要的是他的伙伴们，他的兄弟们不要受伤，不要阵亡。那些他周围的人，有些人他只认识了几个月，他们的生命比他自己的更重要。正如特尔切飞奔过马路将乔伊斯拖回来那样。卡尔森现在理解了，那是英雄行为，但并不是逞英雄。他明白特尔切没有选择正如他现在不害怕一样。这只是轮到他头上，就象克服了一些障碍一样。他必须继续战斗，因为其他人需要他们。

在卡车后面有三辆悍马车，在中间那辆车里，士兵艾德·卡尔曼坐在方向盘后面对他看到的事情感到迷惑和警觉。他看到头顶上人行道旁一排树木一棵接着一棵开始爆炸，就像有人在每棵树旁安放了炸药，然后每隔五分钟就引爆它们一样。要么就是有人用大炮有条不紊地轰炸这些树，这些树都有两层楼高，也许他们在树上隐藏了狙击手。他发现这很奇怪，不管怎样，爆炸把沿他们方向的树木逐个炸开。

卡尔曼一个小时前还感到兴奋因为他第一次参战，现在除了恶心的恐惧以外什么也感觉不到。迄今为止他这辆车上的人没人被击中，但似乎这是迟早的问题。当车队在他前面支离破碎的时候他害怕地观望着。这就是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军队吗？看上去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他们在这些狭窄肮脏的街道上战斗，流血，牺牲！这些都不应该发生的。他看到他认识，喜爱和尊敬的人在街上因为中弹而哀号，烟雾弥漫中人们在流血，茫然不知所措，他们的衣服被撕裂。没有受伤的士兵也沾上了别人的鲜血。卡尔曼很年轻，是新来的。如果那些老兵都被击中了，那么迟早他也会被击中的。很奇怪，他感到奇怪多于害怕。他一直告诉自己：这不应该发生的！

很快就轮到卡尔曼了。当他减速通过另一个交叉路口时，他看着左侧的窗外，看到一股尾烟直冲他而来。这发生在一瞬间。他知道这是一枚火箭弹，也知道就要击中他了。果然击中了。他耳朵轰鸣着向右躺在前椅上。他睁开眼睛，看到被打坏的无线电。他坐了起来，踩了一下油门。他抬头看到车队在向左转弯，他赶了上去。

后来当他有时间检查自己的悍马车时，他看到火箭弹击中了车门，深深地嵌了进去，把钢板钻了个洞。他和其他车里的人被门里的防弹玻璃板给救了——因为他摇下了车窗。弹头的冲击波被悍马车的外壳吸收了，玻璃板足以挡住了它。卡尔曼的左胳膊变肿了变青了，但身体其它部分都完好。

只要向前移动，丹·仙林就会觉得好过了许多。但车队似乎是在挪了一英寸后，停下，开始挪，停止，开始挪。只要他们一停下，枪声立刻大作，同时有那么多子弹在横飞，打得巷子两边的石墙都尘土飞扬。有太多可供射击的目标了。在炮塔上的普林格用点二零机枪对着一群索马里枪手一通横扫。仙林看到其中一个又高又瘦的人，穿着鲜亮的黄衬衫，拿着一把AK-47步枪，被巨大的子弹撕成了两半。深红的鲜血染上了黄色衬衫。先是一条手臂断了开来。然后是那个人的脑袋和胸部炸开了。剩下的索马里人一哄而散，向下一个拐角跑去，仙林知道那些人会在那里等待他们经过。

悍马车并排通过巷子的时候，仙林没有费心去观察，那些人离得太近了。他干掉的第一个人就在十码以外。那人倒下了，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也许普林格先前已经击中他了。仙林向那人胸前射了两发子弹。他又向那人旁边的一人发射了两发子弹，正当这时他感到右腿被一撞，接着是迟来的疼痛。当他们通过交叉路口后，仙林检查了一下他的靴子。车门上中了两发子弹。一发穿透了外部装甲，被里面的防弹玻璃层挡住了。第二发打得稍低，穿透了车门。车门理论上能挡住AK-47的7.62mm子弹，但一发也没挡住。防弹玻璃挡住了第一发，第二发被减缓了速度，虽然仍能造成伤害但却没能穿透靴子。

那天早上普林格刚把车门装上。前六次任务里他们都没有装门，这些门刚从国内通过船运到。仙林对这些门是又爱又恨。他喜欢有保护，但这些门有些不灵便。当他早上检查的时候，发现窗户没法摇上摇下，于是他开始把门移掉。普林格阻止了他。

他喊道：“嘿，我才把它们装上去！”

仙林让他看窗户被塞住了，普林格找了把大锤，简单地把门框一敲，窗户就掉了下去。现在，仙林很高兴他们保留了车门，但刀枪不入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因为子弹都穿透了车门。

他们继续向北走了大约九个街区，一直向三军大道（Armed Forces Road）上开去，那是一条摩加迪沙的主要大道。他们开过了西边仅有一条街区之隔的坠机地点，却没有停下。指挥直升机让他们向右转，但那条通道在仙林和其他领头的悍马车上的人看来太窄了。如果卡车被塞住了，他们可能都会完蛋。所以他们继续前进。车队里的一些人看到了坠毁的黑鹰直升机就在他们经过的一条街区以外，但没人告诉他们那就是他们的目标。车队里的许多人还以为他们要向基地开。当他们靠近三军大道时，又停下了。

仙林努力克服着一事无成的感觉。迈克耐特感到头晕眼花，十分沮丧。他的脖子和手臂都在流血，无法象往常一样清醒地做决定。仙林咕哝地对自己说：“我们就这么着兜着圈子直到我们都被干掉。”

然后他决定既然迈克耐特无能为力，那他得做点什么。他知道直升机飞行员经常与他们对话的无线电频率，他绕过了指挥黑鹰直升机，与在高空盘旋的观察直升机联系。协调空中与地面的联系是仙林的专长。他要求他们指引他去坠机现场。直升机乐于从命。他们让他带领车队在三军大道上右转，接着再左转。迈克耐特认可了仙林来带领他们，整个车队又开始移动了。

他们左转离开了三军大道，通过了来自前方七个街区的枪林弹雨。仙林抬头看到了前方正是他们在目标建筑前焚烧掉的那辆五吨卡车的残骸。他们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原来仙林没有告诉观察直升机飞行员他们要去哪个坠机地点。飞行员看到杜兰特的坠机现场情况危急，索马里人已经包围了没有防护的坠落的黑鹰，于是带领他们直接到了这个坠机现场。仙林直到再次看到奥林匹克旅馆才反应过来。

他对迈克耐特说：“我们正开往第二个坠机地点。”

中校只知道他的命令是什么。他反复强调说他们应该去第一个坠机地点。

在指挥频道里，他们的漫无目的的徘徊变成了黑色喜剧。马修斯看到一个两辆车组成的车队离开了基地试图前往杜兰特的坠机现场，很是困惑。

——丹尼，我认为你们试图寻找第二个坠机地点的时候向西走的太远了。你们应该向西走四个街区然后向南走五个街区，完毕。

——“罗密欧六四”[哈瑞尔]，这里是“制服六四”[迈克耐特]。给我一个正确的指向，正确的指向！正确的指向！

——“制服六四”，这里是“罗密欧六四”[……你应该向南走四个街区，再转东。坠机地点的南边有绿色烟雾标明。继续向南走。

一个声音从繁忙的指挥频道里插了进来打断了对话。

——停止指引方向！……我认为你在对另一个车队通话！

——这里是“制服六四”，你在让我重回奥林匹克旅馆。

——“制服六四”，这里是“罗密欧六四”。你需要向东转。

所以车队现在是做了一个U型的转弯。他们刚从目标建筑前凶猛的伏击圈里冲出来，现在又要转过头再次通过那里。后面车辆里的人无法理解。这太愚蠢了。他们似乎是在找死。

事情在不断恶化，指挥直升机里的哈瑞尔在考虑把囚犯释放掉，那些可是他们的战利品，是这次任务的核心，也是这次大屠杀的起源。他指示三角洲部队步行接近第一个坠机地点：

——你们一旦和扔掉所有珍贵货物的“制服”单位连接上以后，我们会试着去第二个坠机地点。

从不同的直升机里传来的声音都在指挥可怜的迈克耐特做无用功的转弯。

——“制服六四”，这里是“罗密欧六四”。右转！右转！小巷！小巷！

——他们刚刚错过了转弯。

——再向右转，“制服”。——注意，他们遭受到凶猛的火力攻击。

——“制服六四”，这里是“罗密欧六四”。

——该死的，停止！该死的，停止！

——右转！右转！你们在受到袭击！赶快！

在这个可怕的混乱时刻，车队上的人看到了件奇怪的事情。他们经过了一个提着两个塑料杂物袋的老婆婆，她正平静地穿过枪林弹雨。当车队靠近的时候，她柔和地把两个袋子放下，用食指塞住耳朵，然后再继续走。过了几分钟，在向反的方向上，他们又看到了同一个老婆婆。她还是拎着塑料袋。她又把它们放下，用食指塞住耳朵，象以前那样走开。

现在在每一个交叉路口，索马里人都会聚集起来，从街道的两侧向每一辆通过的车辆开火。因为街道两侧都有他们的人，任何没有击中车辆的子弹都会飞向对面击中另一侧的人。在悍马车后面找到了更好的隐蔽场所的中士埃弗斯曼疑惑地看着这一切。这是什么战术啊！他感到那些人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他们根本不关心！

他们的力量在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被削弱。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空气中充满了炙热金属的味道。他们听着子弹恐怖的射入身体的声音，听到惨叫声，看到人的身体被炸开，看到朋友们的脸上渐渐灰白，最棒的人在不顾一切地还击。他们是美军中最精英的战士，因为对方人数众多，他们要战死疆场了。他们的命运会在此时此地遇到终结。

仙林感到失去了信心，又有些罪恶感。他带领整个车队向一个错误方向前进。他被搞得晕头转向，强迫自己相信这是真的。他不断地咕哝着：“我们就这么着兜着圈子直到我们都被干掉。”

20

专业军士斯普拉丁仍在第一辆卡车的乘客座位上，枪口朝着窗外，他靠着座位，这样才能好好的开枪，突然他被腿旁的一片闪光惊呆了。好象一道激光穿过车门扫到了他的右腿上。一颗子弹穿透了车门和放下去的防弹玻璃，带着玻璃和钢渣正好从他膝盖上方的腿部飞过，钻进了他的臀部。他看到的是子弹穿透车门时的闪光。他叫了起来。

玛多克斯喊道：“怎么了？你受伤了？”

“是的！”

接着又是一道光闪过，子弹钉在了他的左腿上。斯普拉丁感到时间凝结了，但没感到疼痛。他向下捂住屁股右边，鲜血从手指缝里涌出。他感到失败，又对穿透过来的光感到吃惊。他仍然感觉不到疼痛。他不想去看伤口。

接着玛多克斯叫道：“我看不到了！我看不到了！”

玛多克斯的头盔歪斜着，眼镜斜挂在头的另一侧。

斯普拉丁说：“把你的眼镜带上，你这个笨蛋。”

但是玛多克斯的后脑勺被击中了。子弹一定是击中了他的钢盔，这救了他的命，但冲击力太强让他短暂失明。卡车失去了控制而斯普拉丁两条腿都受伤了，没法移过去控制住方向盘。

他们不能在射击中停下，所以只好对玛多克斯喊方向，他双手仍控制着方向盘。

“左转！左转！马上！马上！”

“加速！”

“减速！”

卡车摇晃着撞到了建筑物的一侧。碾过了一个架着拐杖的索马里人。

玛多克斯问：“那是什么？”

“别管了。我们刚压人了。”

他们都笑了起来。他们没有感到遗憾也没感到害怕。他们一直笑到玛多克斯停下了卡车。

一名三角洲队员，中士迈克·富尔曼，从卡车后面跳了下来，跑到前面打开司机一侧的车门，看到车里全是鲜血。

“老天！”他说。

玛多克斯斜靠在斯普拉丁的身上，后者已经瘫倒了。他的左膝上有一个弹孔，却没有子弹穿出来的孔。子弹穿透了车门和玻璃，只剩弹壳钻进了膝盖。它直接撞在膝盖骨上，停在了关节后面的皮肤里。子弹剩余的部分打在他的小腿上，鲜血横流。斯普拉丁蜷起两条腿，在上面压了一件野战服。他把步枪放在侧窗的边缘，换弹夹，当富尔曼再次开动卡车时，他又开始射击了。他在朝所有东西开火。

士兵克莱·奥西克在战斗一开始就伤了手臂，为了给其他人让地方，他从悍马车里跳出来跑向另一辆卡车。里面的一个人伸手拉了他一把帮他爬上车，但他的手受伤了没法抓牢。在几次尝试后他跑向驾驶室，专业军士阿兰·汉德往外一让，让他挤在自己和司机中间。司机是士兵理查德·卡瓦勒斯基（Richard Kowalewski），他是一个来自德克萨斯的瘦小而安静的孩子，大家都叫他“字母表”（Alphabet），因为大家都不想念他的名字。

卡瓦勒斯基是新来的，很安静。他刚遇到个想跟他结婚的女孩，他说过几个月后完成任务就离开军队。他的班长试图劝说他留下。就在奥西克靠在他身边几分钟后，卡瓦勒斯基就被子弹击中了肩膀，子弹打得他往位子上一靠。他迅速查看了一下伤口，又控制住了方向盘。

奥西克问：“字母表，要我来开吗？”

“不用，我很好。”

奥西克在狭窄的区域里拼命想给司机受伤的肩膀止血，这时卡车被一枚火箭弹击中了。火箭弹从左边飞进来，撕裂了卡瓦勒斯基的左胳膊，嵌进了他的胸部。尽管有一次爆炸，但两英尺长的火箭弹还是嵌入了卡瓦勒斯基的身体，尾翼停在身体的左侧，就在已经不存在的手臂下面，弹尖伸出了身体右侧。卡瓦勒斯基人事不省，但还活着。

无人驾驶的卡车撞到了前一辆的尾部，就是后面装着囚犯，驾驶室里坐着富尔曼，玛多克斯和斯普拉丁的那辆。撞击使斯普拉丁撞上了侧门，接着他的卡车向墙边倾斜。

奥西克也被震得昏了过去。他被专业军士汉德摇醒，后者对他喊要他赶快出去。

汉德喊道：“着火了！”

驾驶室里浓烟密布，奥西克看到火箭弹的导火索似乎从“字母表”的身体里往外燃烧。嵌入他胸口的火箭弹没有爆炸，但有东西引发了一次爆炸。也许是一枚挂在卡瓦勒斯基背心上的闪光手雷，或是火箭弹上的助推剂。汉德从他那侧的门跳了出去。奥西克抓住卡瓦勒斯基把他拖了出来，但是后者沾满鲜血的衣服里只残留了湿漉漉的部分肢体。奥西克跌跌撞撞地跳到街上，发现他和汉德的头盔都被炸飞了。汉德的步枪也被炸的粉碎。他们拖着麻木的双腿走着，头晕眼花。死神经过他们杀死了卡瓦勒斯基，敲掉了他们的头盔却没有让他们受伤。汉德的左耳聋了，但仅此而已。两人发现他们的头盔掉在街上——显然是从车窗飞出去的。

汉德还发现了卡瓦勒斯基手臂的一部分。只剩了左手和手腕的一小部分。他捡了起来，跑回悍马车，三角洲队员们正在安放卡瓦勒斯基，他把捡到的手塞进了受了致命伤的卡瓦勒斯基的裤子口袋。

奥西克头昏眼花地爬向一辆悍马。他们把他安顿好后，他开始用完好的左手在地板上摸索收集子弹，那是枪支塞住后从枪膛里退出来的。奥西克把收集到的子弹还给那些仍在射击的人。

许多车辆里的子弹都打完了。他们消耗了数以千计的子弹。二十五名索马里囚犯中有五人被打死，一人受伤。剩下的卡车和悍马车后面满是鲜血。地板和车壁上滑动着大块小块的内脏组织。迈克耐特的领头悍马车右边两个轮胎都漏气了。悍马车可以在轮胎漏气的情况下前进，但无法达到正常速度。第二辆悍马车几乎不能动了。它的一个轴坏了，靠后面的五吨卡车推着前进，就是那辆被火箭弹袭击炸死了卡瓦勒斯基的那辆卡车。车队里第三辆是由海豹队员驾驶的悍马车，三个轮胎都漏气了，车身上全是弹孔看上去像海绵。海豹队员霍华德·华斯金（Howard Wasdin）两条腿都受伤了，他用纱布包扎好后把腿搁在引擎盖上。有些悍马车已经在冒烟了。卡尔森的车侧面有个手雷炸出来的洞，四个轮胎全漏气了。

当火箭弹击中卡瓦勒斯基那辆卡车的驾驶室后，后面的车辆全都被迫停下了。由于周围全是噪音和混乱，迈克耐特的领头悍马车里没人注意到，他们单独以每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开上了三军大道。观察直升机让他们右转（车队第二次通过坠机地点，这次是在那里东边的一个街区，发现一条空旷的街道足以做一个左转弯）。当他们到达三军大道上后，仙林惊讶地发现那里空空如也。他们右转开了大约四十码，打算再做一个右转直接开回坠机现场，这时仙林看到右侧车窗外一名索马里人从巷子里窜出来，抗着一个

火箭筒对准他们。

仙林喊道：“火箭弹！火箭弹！”

但悍马车上炮塔却沉默着。仙林回头去看为什么普林格没有开枪，原来他正弯腰去拿一箱弹药。普林格举起手保护着自己的头。

仙林对司机，士兵乔·哈若斯基（Joe Harosky）喊：“快开！”

哈若斯基没有加速离开交叉路口，相反他直接向那个抗着火箭筒的人撞了过去。一切都发生在瞬间。火箭弹发射了。仙林看到一股浓烟，听到与众不同的声响，火箭弹直接冲他们而来。他呆住了。他甚至没举起他的武器。火箭弹从他这一侧车门的高度飞过了悍马车。他感到“嗖”的一声就过去了。

他喊道：“退后！退后！”

仙林还击了几发子弹，普林格回到炮塔操纵点五零机枪。当仙林回头张望，看会不会撞到别的悍马车时，他发现他们是独自一辆车。哈若斯基开车回到三军大道上，他们转弯向西开。他们发现车队其它车仍然在向北开。

迈克耐特自从在奥林匹克旅馆那里的U型转弯后就一直保持沉默，好象从那里开始就在恢复体力。他走出悍马车与车外引擎盖上的中士加拉赫交换意见。加拉赫一直对这场混乱很气愤。当他刚遇到迈克耐特时就被一发子弹击中，被掀到街上。他正好跌在仙林的脚边。鲜血从手臂上涌出。仙林从来没见过这么鲜红的血。很显然是动脉里的血。鲜血不断喷出。他用手指压住伤口，在医疗包里找绷带。他尽力帮助了加拉赫，用Curlex（一种高吸收的纱布用来止血）封住伤口再用绷带紧紧包住。他们在索马里的日子里，空降兵教会了大家使用野战绷带。他们用活的山羊来练习，先向山羊开枪然后让大家在山羊身上练习。这些经历非常有用。加拉赫走回了的车辆，但仙林把他的枪留下了。他需要弹药。

他们已经开了大约四十五分钟了。迈克耐特已经准备放弃了。车上有太多伤亡人员，比第一个坠机地点还要多。他呼叫哈瑞尔。

——“罗密欧六四”，这里是“制服六四”。我们这里太多的车辆不能开了。很多伤亡。前往坠机地点太困难了。准备放弃。

哈瑞尔还在坚持。

——“制服六四”，这里是“罗密欧六四”。丹尼，确实需要你前往坠机地点。我知道你在三军大道上左转了，你的状态怎么样？

但是迈克耐特和他的手下已经尽力了。

——这里是“制服六四”。我这里的伤亡人数太多了，车辆已经跑不动了。必须带领伤员立刻离开这里。

他们离家还很远。

他们开始离开了，要回基地的话传下去后所有人都为之一振。毕竟也许有些人能活着回去了。

他们找到了列宁大道，那是一条四车道的大路，中间还有隔离带，这条路一直通往K-4交通转盘，然后是基地。斯普拉丁的手指尖开始失去感觉。在严酷的考验下他第一次感到了疼痛。他觉得他一定会疼晕过去。他看到一个看上去不超过五岁的索马里男孩拿着AK-47步枪，顶在胯部疯狂地射击，枪口喷出明亮的火舌。有人向那男孩开了枪，他的腿被打断飞到空中，他像在大理石地面上滑倒一样背部着地。这一幕就象电影里或梦里的慢

动作。三角洲司机富尔曼开枪技术很高。他一手持枪另一手握着方向盘。斯普拉丁看到他一连干掉了三个索马里人却没有减速。他深受震动。

他感到他的手蜷缩起来就像大脑麻痹病人一样。

他说：“嘿，伙计，赶快离开这里回去吧，我的情况不太妙。”

富尔曼说：“冷静点。”

海豹队员约翰·盖伊的悍马车现在领头。车身上尽是子弹窟窿，冒着烟，车速很慢，只靠三个轮子在开。车里有八名受伤的游骑兵和乔伊斯的尸体，华斯金鲜血直流的双腿放在引擎盖上（他的左脚再次被击中）。华斯金在呻吟：“带我离开这里！”索马里人沿着车道在地下埋了两个巨大的石油桶，里面装着垃圾和家具和其它碎片残骸，再点燃起来。由于担心停下悍马车后他们又要开始绕回去，他们冲了过去，通过了燃烧带，尽管很鲁莽，但宽大强劲的车辆还是冲了过去继续开着。车队的其它车辆也跟了上来。

已经是下午五点四十五分了。他们已经在街头战斗了超过一个小时了。车队里士兵加上囚犯大约一共七十五人，几乎一半都被子弹或弹片击中了。八人死亡或近似死亡。当他们接近K-4转盘时，他们振作精神迎接另一次的凶猛伏击。

陷落

1

同时发生了太多的事情，都是糟糕的事情。特遣部队执行任务已经花了两个小时了，而计划的只有一个小时。在机场联合指挥中心的加里森将军和他的参谋们观看着电视屏幕，聆听着无线电，盘旋在上空的指挥直升机里的任务指挥官哈瑞尔和玛修斯一样，都有可怕的感觉：事情已经滑向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他们的力量已经超越了极限。杜兰特的坠机点情况危急。最初的突袭力量的大多数——大约一百六十名三角洲队员和游骑兵——现在被分割成一片片，有些是在被打残的地面车队上，有些是在目标建筑和第一架直升机坠机地点之间的地面上。他们属于地球上最强大武力的一部分，但除非再增加兵力，否则他们现在是束手无策，被成千名狂怒的索马里武装分子包围，在城市里的街道上为生存而战。从第十山地师的一整连，一百五十人，已经到达特遣部队的基地，准备去杜兰特的坠机现场，但他们也会遇到和其它车辆正在遇到的一样的问题，那就是遍布城市的致命伏击和路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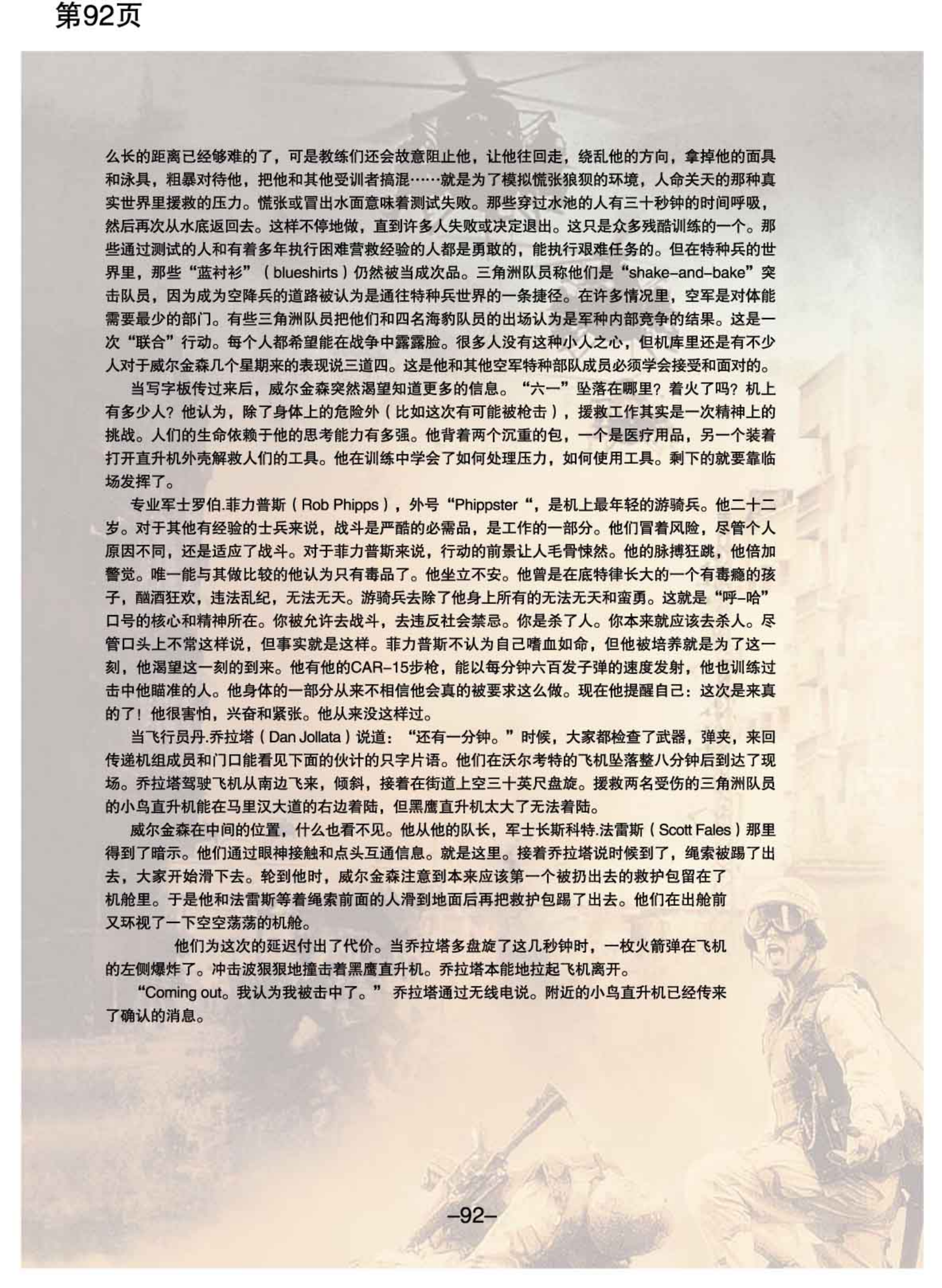
另外的两个第十山地师连也已经集合了，维和部队的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部队已经同意用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运送人员到战斗现场，但多国救援部队的后勤工作是令人头疼的，也是需要时间的。再过两个小时天就会黑了。

那些在城里奋战的人一点也不知道战斗的全景图。他们看不到在他们身边希望不断的减少，每个人都带着救兵马上就要来了的希望作战。

就在杜兰特的直升机被击落之前，唯一的一个空军营救小组绳降到了第一个坠机地点，离目标建筑只有几个街区。他们是搭乘“超级六八”黑鹰直升机的。空军专业军士提姆·威尔金森（Tim Wilkinson）坐在机舱后面的两名机组成员中间，这时，一块白色黑板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上面用大写的黑字写着：“六一坠落了。”这个坏消息激起了肾上腺素的冲动。这意味着他们要出动了。

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和部队混合组成，已经一起训练了好几个月。威尔金森是两名空军空降兵之一。外加五名三角洲队员和七名游骑兵。自从这次任务在初夏制定以来，这个十四人的队伍就开始准备绳降到一架坠毁的直升机上了，起初是在布拉格堡训练，然后到了摩加迪沙。每个人都知道在每次任务中直升机都可能坠落，但因为有人觉得不会发生这种事，于是CSAR小组最初是被排除在这次部署之外的。加里森插了一脚，于是让CSAR小组加入了，但他们仍被认为是奢侈品和麻烦的东西，就像大盒子装的医疗用品一样。三角洲部队少校医官罗伯·马什（Rob Marsh）八年来被带着跑遍了整个世界。就像三角洲队员在上战场前会把血型写在靴子上一样，人们总是很想带着不吉利的预防措施。大家不想让自己不吉利，但小心使得万年船。在前六次行动中，CSAR小组在空中盘旋一个小时左右就返回基地了。

威尔金森和其他空军的伙计象练习极限运动一样练习紧急救治。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因为无法知道何时何地会有飞机坠落，于是他们的足迹从海上到山顶，从冻土地带到拥挤的城市中心，他们单位的格言是令人骄傲的“无论何时，无论何地”（Anytime, anywhere）。他们训练攀岩，沙漠搜寻，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能在高海拔处跳伞，深入敌后搜索失踪和受伤的飞行员，治疗他们并带他们回家。他们的训练被设计用来将他们推向极限。在八十年代早期的空降兵训练课程中有些人死去了，那时威尔金森正好志愿加入。那时他二十五岁，渴望户外运动。他个人的梦魇是在陆军特种部队SCUBA训练设备里的潜水训练。它被称为“天桥”（crossovers）。训练者被挂上装满水的瓶子，扔到深池子里。他们必须屏住呼吸，走上二十五米到达对面。对于威尔金森来说，憋气走那



么长的距离已经够难的了，可是教练们还会故意阻止他，让他往回走，绕乱他的方向，拿掉他的面具和泳具，粗暴对待他，把他和其他受训者搞混……就是为了模拟慌张狼狈的环境，人命关天的那种真实世界里援救的压力。慌张或冒出水面意味着测试失败。那些穿过水池的人有三十秒钟的时间呼吸，然后再次从水底返回去。这样不停地做，直到许多人失败或决定退出。这只是众多残酷训练的一个。那些通过测试的人和有着多年执行困难营救经验的人都是勇敢的，能执行艰难任务的。但在特种兵的世界里，那些“蓝衬衫”（blueshirts）仍然被当成次品。三角洲队员称他们是“shake-and-bake”突击队员，因为成为空降兵的道路被认为是通往特种兵世界的一条捷径。在许多情况里，空军是对体能需要最少的部门。有些三角洲队员把他们和四名海豹队员的出场认为是军种内部竞争的结果。这是一次“联合”行动。每个人都希望能在战争中露露脸。很多人没有这种小人之心，但机库里还是有不少人对于威尔金森几个星期来的表现说三道四。这是他和其他空军特种部队成员必须学会接受和面对的。

当写字板传过来后，威尔金森突然渴望知道更多的信息。“六一”坠落在哪里？着火了吗？机上有几个人？他认为，除了身体上的危险外（比如这次有可能被枪击），援救工作其实是一次精神上的挑战。人们的生命依赖于他的思考能力有多强。他背着两个沉重的包，一个是医疗用品，另一个装着打开直升机外壳解救人们的工具。他在训练中学会了如何处理压力，如何使用工具。剩下的就要靠临场发挥了。

专业军士罗伯·菲力普斯（Rob Phipps），外号“Phippster”，是机史上最年轻的游骑兵。他二十二岁。对于其他有经验的士兵来说，战斗是严酷的必需品，是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冒着风险，尽管个人原因不同，还是适应了战斗。对于菲力普斯来说，行动的前景让人毛骨悚然。他的脉搏狂跳，他倍加警觉。唯一能与其做比较的他认为只有毒品了。他坐立不安。他曾是在底特律长大的一个有毒瘾的孩子，酗酒狂欢，违法乱纪，无法无天。游骑兵去除了他身上所有的无法无天和蛮勇。这就是“呼-哈”口号的核心和精神所在。你被允许去战斗，去违反社会禁忌。你是杀了人。你本来就应该去杀人。尽管口头上不常这样说，但事实就是这样。菲力普斯不认为自己嗜血如命，但他被培养就是为了这一刻，他渴望这一时刻的到来。他有他的CAR-15步枪，能以每分钟六百发子弹的速度发射，他也训练过击中他瞄准的人。他身体的一部分从来不相信他会真的被要求这么做。现在他提醒自己：这次是来真的了！他很害怕，兴奋和紧张。他从来没这样过。

当飞行员丹·乔拉塔（Dan Jollata）说道：“还有一分钟。”时候，大家都检查了武器，弹夹，来回传递机组成员和门口能看见下面的伙计的只字片语。他们在沃尔考特的飞机坠落整八分钟后到达了现场。乔拉塔驾驶飞机从南边飞来，倾斜，接着在街道上空三十英尺盘旋。援救两名受伤的三角洲队员的小鸟直升机能在马里汉大道的右边着陆，但黑鹰直升机太大了无法着陆。

威尔金森在中间的位置，什么也看不见。他从他的队长，军士长斯科特·法雷斯（Scott Fales）那里得到了暗示。他们通过眼神接触和点头互通信息。就是这里。接着乔拉塔说时候到了，绳索被踢了出去，大家开始滑下去。轮到他时，威尔金森注意到本来应该第一个被扔出去的救护包留在了机舱里。于是他和法雷斯等着绳索前面的人滑到地面后再把救护包踢了出去。他们在出舱前又环视了一下空空荡荡的机舱。

他们为这次的延迟付出了代价。当乔拉塔多盘旋了这几秒钟时，一枚火箭弹在飞机的左侧爆炸了。冲击波狠狠地撞击着黑鹰直升机。乔拉塔本能地拉起飞机离开。

“Coming out. 我认为我被击中了。”乔拉塔通过无线电说。附近的小鸟直升机已经传来了确认的消息。

——你被击中了。

——在你的引擎后方。

——小心，你在冒烟。

一名机组成员叫了起来：“还有人在绳上！”

乔拉塔能够听见他的引擎在呼啸。爆炸的弹片在它们身上穿了好多洞。直升机摇来晃去。爆炸损坏了主引擎的机架，摧毁了引擎的冷却系统。本能和训练让他立刻离开现场，但他忘了再让黑鹰盘旋一阵好让余下的威尔金森和法雷斯滑到地面上。

威尔金森在绳上的时候听到头顶有爆炸，但他集中注意力在穿过褐色的尘雾降落到地面，没有感觉到直升机猛地向斜上飞，后来很久才意识到是乔拉塔的冷静救了自己一命。

——你最好赶快停在什么地方，你的顶上有个大洞。从乔拉塔上空的一架直升机传来了建议。

乔拉塔回答：“所有系统现在正常，只有引擎系统有响声。我认为能把它开回基地。”

——注意，你的马达正上方在冒烟。我建议你到新码头降落。立刻着陆。

——让“六八”自己决定。他看上去正常。马修斯在指挥直升机上说。

当威尔金森和法雷斯滑到地面后，“超级六八”带着一缕灰烟飞得又低又慢，穿过城市。乔拉塔在驾驶舱里奋力操作。就像在冰面上操纵一辆卡车。黑鹰直升机能在没油的情况下飞行一阵，但冷却系统丧失意味着传动装置会燃烧。他寻找着港口附近的开阔场地。

“我找到了一块空地。所有系统正常。我正在失去传动压力。”

笨重的黑鹰直升机继续前行。他们飞过了空地，飞过了基地机场的栅栏。乔拉塔仍然要面对降落的挑战。他知道这架飞机没法来一次盘旋了，于是他警告后面的机组成员抓牢准备迫降。他通过无线电通知地面的紧急处理小组做好准备，然后以六十节的速度猛地板把直升机降落到地面上。他及时地放下了起落架。起落架撞到地面摇晃了一下，但黑鹰直升机仍完好地降落了。

2

威尔金森一落到地面就听到子弹从附近飞过的声响。在炎热的尘雾里他无法看清。他跑到街道右边一堵墙边等待尘埃落定。

他带着一个小医疗包，CAR-15步枪，手枪，子弹，无线电，饭盒和防弹衣。他没有戴K-pot（美军标准凯芙拉钢盔），而是戴了一个轻型的塑料滑板盔，那是许多三角洲队员所喜欢戴的。他们的特殊工作要求他们快速进入和撤离，所以他们主要关心头部别被撞击到，而不是被子弹或弹片击中。威尔金森喜欢小型头盔因为他能在上面粘个尼龙搭扣来固定一个手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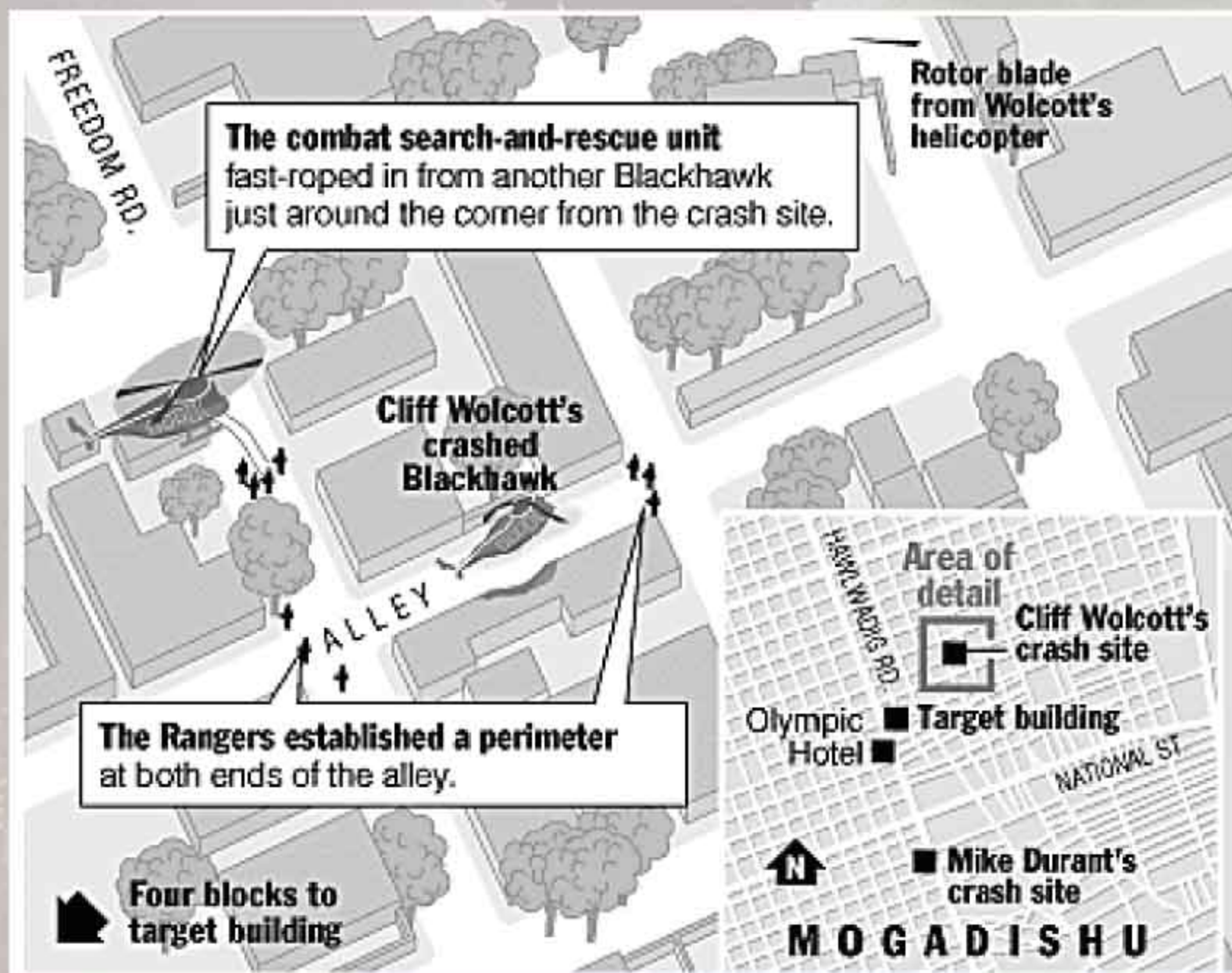
威尔金森防弹背心的前面有一个沉重的陶瓷板，所有装备加起来大约有他的180磅体重的一半重，但他没感到有太重。在战斗搜索与救生直升机上曾经展开过关于前胸和后背如何穿戴防弹陶瓷板的讨论。它们都很重，有时尺寸太大，坐在直升机里后，胸前陶瓷板的上部会抵到人的下巴，很不舒服。既然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坐着的，于是在直升机里相当多的人都想把所有的陶瓷板取掉。凯芙拉本身足以挡住弹片和九毫米子弹了。威尔金森觉得索马里人的标准武器是AK-47步枪，它发射的子弹更快。于是他保留了前面的陶瓷板，取掉了后面的。有条最重要的提示是这样说的：决不要把你的后背暴露给敌人。

可是，敌人在交叉路口的肮脏道路上和石屋里，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射击。他什么也看不见。他脱掉了沉重的皮制快速绳降手套，塞进防弹背心里，等尘雾消散到能看清楚自己的位置。

他们是在马里汉大道上，那是一条宽阔的肮脏道路，直接通往坠机现场，可是威尔金森无法看到“超级六一”。以摩加迪沙的标准来看，这条道路是超豪华的。宽阔的南北向马路与许多东西向的小巷交叉。他知道“超级六一”就在某条巷子里。路边有些红色，白色或灰棕色的石头盖成的一层和两层房屋，房顶是锡的，许多房屋带有院子。外墙用石灰刷的很平整，还油漆过，但都被街道上的橘红色泥土给弄脏了。墙面高高低低。有的墙尽管是用现代的煤渣砖砌的，仍然感觉像是匆匆忙忙用石头堆起来的一样。这清楚地表明许多建筑都是自己盖的。院子里和街旁都些小树。

他看到小队里的一些人穿过街道向西边一条狭窄的巷子前进。医疗包和快速降落绳索仍然摊在马里汉大道中间。旁边是“超级六一”被击中的引擎的一长条碎片。引擎碎片被冲击波撞到好几个街区以外。威尔金森跑步穿过街道，捡起医疗包，仍然听到子弹在他周围呼啸。当他绕过巷子拐角时，看到了飞机残骸。他被它的体积所震惊。他们通常看到黑鹰直升机在空中或停在宽广的停机坪上。在这条狭窄的巷子里，它看上去很悲惨，像条被鱼叉捕获的鲸鱼，左侧朝下搁浅在海滩上。T型的尾部被扭曲了，下垂着。直升机侧着的时候大约八英尺高。到处散落着螺旋桨，引擎碎片，机件，石块。在朝上的驾驶舱舱门下面，直升机前部的涂装是一个粗糙的卡通形象：鹰钩鼻的印第安人戴着头皮，还写着字：“坐牛”（Sitting Bull）。他记得“公牛”·布雷利是“六一”的副驾驶。

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由三角洲部队和游骑兵组成的援救小组包括从目标建筑跑来的第二小队的一群士兵已经组成了一个小型防线，基本上守卫住了前面的巷子口和飞机后面。坠毁的直升机头朝东。街道上散落着几具索马里人的尸体。人们匆忙跑来，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拣回他们的武器，其他人拖着尸体到了隐蔽处。



中士法雷斯在残骸前端准备进入里面时感到左腿一麻，接着开始疼痛。就像炙热的拨火棍刺进了小腿肌肉一般。法雷斯是一个体型庞大，脸庞宽阔的人，他参加过入侵巴拿马和海湾战争，他感到又气又疼。他为了这一刻已经训练了好多年，结果到地上没几分钟就受伤了。腿上有个大血洞，他怎么能完成任务，指导这次救援呢？

他龇牙裂嘴地单脚从直升机的前面往回跳。到了尾部时威尔金森扶住了他。三角洲部队上士鲍伯·马布里（Bob Mabry）挽住了他的一只胳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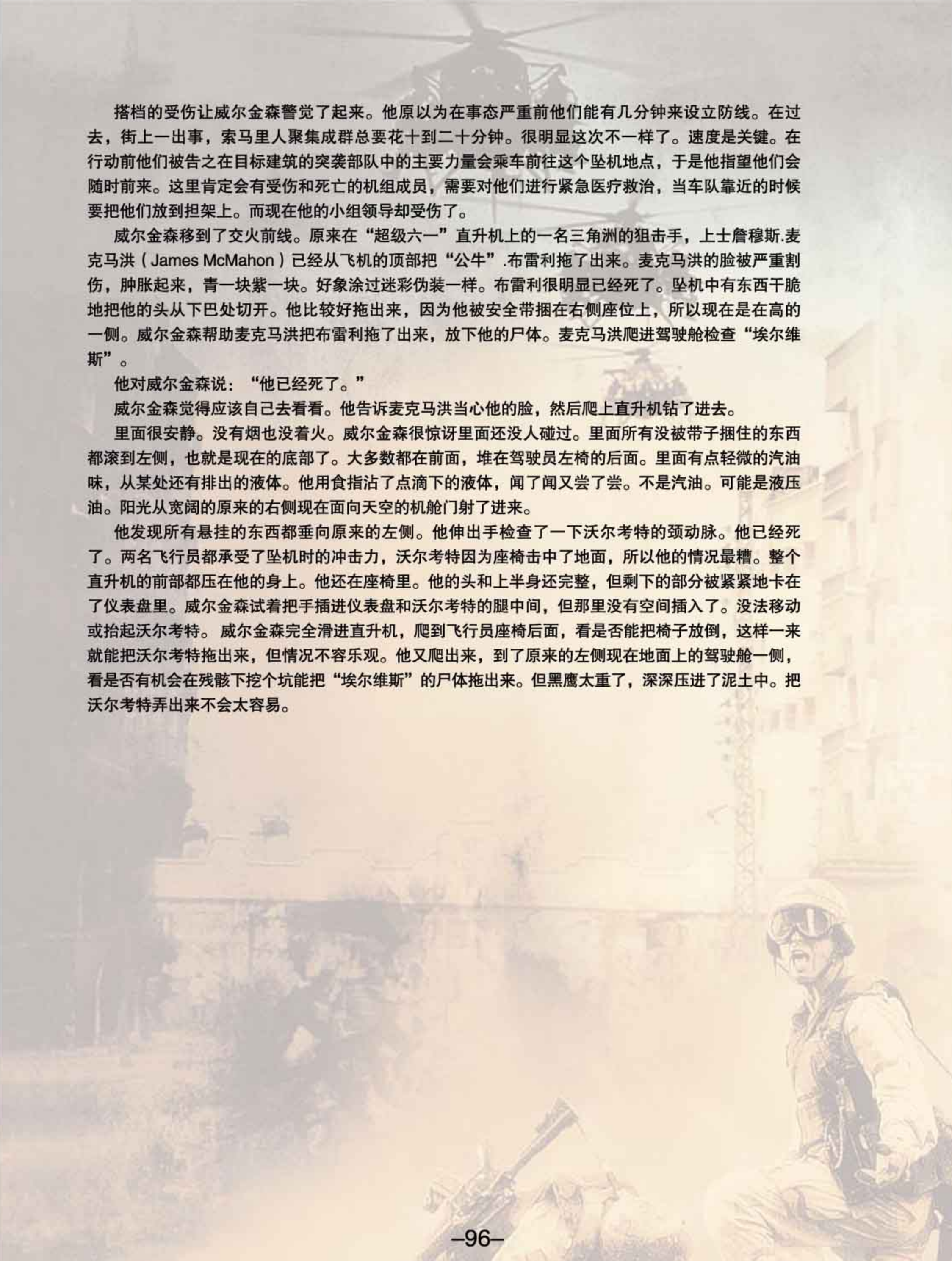
威尔金森问：“怎么了？”

“我受伤了。”

“什么？”

“受伤了。那些杂种打中了我。”

法雷斯和马布里蹲在坠落的直升机在巷子南墙上砸出来的洞里。马布里用剪刀剪开法雷斯的裤子，看到子弹射穿了小腿肌肉，从前面出来了。很明显没有碰到腿骨。肿胀的肌肉组织在伤口处翻开看上去伤很重，但法雷斯除了被击中时的刺疼外一点也不感到疼。这是因为恐惧和肾上腺素的作用。马布里把肌肉组织塞回伤口里，盖上纱布，然后包扎起来。两人又爬回巷子，在直升机残骸后面的一小块突起物后找了个隐蔽处。



搭档的受伤让威尔金森警觉了起来。他原以为在事态严重前他们能有几分钟来设立防线。在过去，街上一出事，索马里人聚集成群总要花十到二十分钟。很明显这次不一样了。速度是关键。在行动前他们被告之在目标建筑的突袭部队中的主要力量会乘车前往这个坠机地点，于是他指望他们会随时前来。这里肯定会有受伤和死亡的机组成员，需要对他们进行紧急医疗救治，当车队靠近的时候要把他们放到担架上。而现在他的小组领导却受伤了。

威尔金森移到了交火前线。原来在“超级六一”直升机上的一名三角洲的狙击手，上士詹穆斯·麦克马洪（James McMahon）已经从飞机的顶部把“公牛”·布雷利拖了出来。麦克马洪的脸被严重割伤，肿胀起来，青一块紫一块。好象涂过迷彩伪装一样。布雷利很明显已经死了。坠机中有东西干脆地把他的头从下巴处切开。他比较好拖出来，因为他被安全带捆在右侧座位上，所以现在是在高的一侧。威尔金森帮助麦克马洪把布雷利拖了出来，放下他的尸体。麦克马洪爬进驾驶舱检查“埃尔维斯”。

他对威尔金森说：“他已经死了。”

威尔金森觉得应该自己去看看。他告诉麦克马洪当心他的脸，然后爬上直升机钻了进去。

里面很安静。没有烟也没着火。威尔金森很惊讶里面还没人碰过。里面所有没被带子捆住的东西都滚到左侧，也就是现在的底部了。大多数都在前面，堆在驾驶员左椅的后面。里面有点轻微的汽油味，从某处还有排出的液体。他用食指沾了点滴下的液体，闻了闻又尝了尝。不是汽油。可能是液压油。阳光从宽阔的原来的右侧现在面向天空的机舱门射了进来。

他发现所有悬挂的东西都垂向原来的左侧。他伸出手检查了一下沃尔考特的颈动脉。他已经死了。两名飞行员都承受了坠机时的冲击力，沃尔考特因为座椅击中了地面，所以他的情况最糟。整个直升机的前部都压在他的身上。他还在座椅里。他的头和上半身还完整，但剩下的部分被紧紧地卡在了仪表盘里。威尔金森试着把手插进仪表盘和沃尔考特的腿中间，但那里没有空间插入了。没法移动或抬起沃尔考特。威尔金森完全滑进直升机，爬到飞行员座椅后面，看是否能把椅子放倒，这样一来就能把沃尔考特拖出来，但情况不容乐观。他又爬出来，到了原来的左侧现在地面上的驾驶舱一侧，看是否有机会在残骸下挖个坑能把“埃尔维斯”的尸体拖出来。但黑鹰太重了，深深压进了泥土中。把沃尔考特弄出来不会太容易。

3

在其他游骑兵绳降后奔向坠毁的直升机后不久，阿迪亚兹·阿里·阿登从绿色的大众汽车下爬出来，飞奔着离开。这个留着厚厚浓发的消瘦的索马里少年看到直升机在坠毁在巷子之前削掉了他家的屋顶。他帮着家人到了安全地带，然后返回家保护家里不受抢劫，却发现他处于交火中间。

他看到一名绳降下来的美国兵从他刚射倒的一人身边捡起了M-16步枪。当那名士兵朝他而来的时候，阿登害怕了。他从车底下爬出来，跑回他的屋子，把门关上。他跑到一个小储藏室，小屋前面有两个窗户，一个朝向直升机坠落的那条巷子，另一个朝向许多游骑兵从天而降的马里汉大道。交叉路口和巷子里塞满了美国士兵，枪声很大，一直在持续还在不断增强。他的物资是用沉重的石头建造而成的，所以他在这里很安全，看得还清楚。

阿登看着美国士兵在直升机残骸里爬进爬出。他们拖出了一名飞行员把他抬到飞机的尾部。飞行员脸上有一道深而可怕的伤口，脸色惨白很明，显已经死了。两名游骑兵在街上的一辆菲亚特（Fiat）汽车上架起了一挺机枪，这让阿登觉得很有趣。这让那辆小汽车变得科技了许多。另一名士兵爬进了一个垃圾洞。阿登的家人和邻居们为了处理垃圾在屋子外面挖了许多洞和沟，往里面扔了很多垃圾。当垃圾堆满后就烧掉。这个士兵挖开垃圾钻了进去，只露出脑袋和步枪。他在稳稳地射击。

上士阿尔·兰默（Al Lamb）对于这个洞很满意。他不在乎里面有什么。他们四面受敌，后面又没什么遮蔽。索马里人从墙顶拿着AK-47向下扫射。兰默和一名三角洲队员，游骑兵中士马克·贝尔达（Mark Belda）以及热情的年轻专业军士罗伯·菲力普斯一起跑到直升机前部，也就是巷子的末端。

菲力普斯与专业军士约翰·贝尔曼（John Belman）一起绳降到街上，两人立刻踹倒了一扇门，离开了街道。他们撞见一个戴着头巾，穿着猩红色长袍的妇女正在寻找假牙。她叫了起来。菲力普斯看见床下躲着五、六个小孩。那个妇女跪下，举起双手，用他们听不动的语言乞求他们。两人关上门，跑进巷子，看到了直升机的尾部。中士麦克马洪站在那里，脸被撞伤了，肿胀着，对他们喊：“十二点钟方向！十二点钟方向！”意思是他们需要更多的十二点钟方向压制火力。

菲力普斯在坠落的直升机靠着的石墙后找了立足点。前面二十英尺是一个交叉路口，有一条沙石巷子穿过。两个拐角是石墙，后面种着树。在他后面是一大片仙人掌丛，从残骸下面一直延伸到拐角。仙人掌和坠毁的直升机掩盖了他的后面位置。他躲在角落后面这样就不会暴露在前面巷子里成为目标。开始他一个人呆着。他感到神经紧张，于是他用手持无线电呼叫中士兰默要求援助。接着上士斯蒂文·乐寇普拉斯（Steven Lycopolus）移动到巷子的另一边，就在黑鹰直升机撞到南墙产生的大洞边上。他的后面有一堆石头和混凝土保护起来。他们主要是找那些东边的零星枪手，那些人在往巷子里射击，他们还要防止索马里人从任何方向靠近坠机现场。没过一会就有人来了。一个穿着宽松的白色棉布衬衫，松垂裤子和凉鞋的人拿着AK步枪爬进了他们右边的巷子，那人蹲伏着前进，枪口冲前。菲力普斯射中了他，他侧身倒在了巷子里。接着另一个人跑进来拿枪。菲力普斯也射中了他。接着又一个人跑来。菲力普斯也射中了他。接着，兰默，贝尔达和专业军士格雷格·高德（Gregg Gould）也移动过来和菲力普斯与乐寇普拉斯一起。贝尔达和菲力普斯在巷子这边，高德跑到乐寇普拉斯那里，兰默钻进了洞。

接着第一个到达的第二小队的游骑兵们防御住了六点钟方向。他们散开来占据了坠机现场西边大交叉路口的四个角落。在十二点钟方向的五个人努力挖洞，防守住东边较小的交叉路口。他们离直升机很近。兰默感到如果带人穿过交叉路口可能会破坏防线，冒被分割的危险。

好象大部分冲他们的射击是从二十码以外的树丛中射来的，就在交叉路口东南拐角后面的一堵高墙。子弹打得菲力普斯周围尘土飞扬，他能听见子弹钻进黑鹰金属机身的声音。

乐寇普拉斯和高德离那堵高墙最近，兰默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把手雷扔了过去。手雷一个接一个地爆炸了，但射击仍在继续。于是贝尔达用他的SAW向树丛射击，菲力普斯把自己的手雷递给了乐寇普拉斯。乐寇普拉斯扔了出去，手雷也爆炸了，但还是没效果。于是贝尔达把自己的手雷递给了乐寇普拉斯。乐寇普拉斯扔了第一个，爆炸了，接着他扔了第二个，这次没爆炸。相反，过了几秒钟，好像是同一个手雷被从高墙里扔出来。可能乐寇普拉斯没有把后面那个手雷除掉保险就扔了出去，要么那个手雷是个哑弹，让墙后面的索马里人捡了去。

好几个声音在喊：“手雷！”菲力普斯连忙卧倒。爆炸声像是冲压机的声音。把他周围的空气都吸了进去。他感到他象是着了火，耳朵嗡嗡的，鼻子和嘴巴里充满了金属味。当爆炸的火球消失后，他仍然感到腿上和背上的炙痛。爆炸把他熏黑了。他的脸又黑又肿，眼睛睁不开。菲力普斯知觉恢复后，他回过头张望。高德被击中了，臀部流出鲜血。一名索马里人跑到路上，从被击中一堆死伤者中间捡起了AK步枪。那人刚开始瞄准，一名在墙上的洞里的三角洲队员一个点射击中了他。那人的脑袋开了花。

那名三角洲队员向菲力普斯招手，喊道：“快啊！快啊！”

菲力普斯试着站起来但他的左脚一软。他再次努力但又跌倒了。

那名三角洲队员喊道：“快啊！”

菲力普斯开始爬东。灼烧的感觉现在变得刺痛，他的左脚不听使唤了。当他靠近那名三角洲队员时，那人抓住他的脸把他拖了过去。

菲力普斯疼极了。

“干！我受伤了！我受伤了！我受伤了！”

那名三角洲队员安慰他说：“你没事，你没事。”

他撕开自己的裤子在伤口上缠上绷带。

事情不像菲力普斯想象的那样，他脱离了战斗。

5

在离此处西南边大约一英里，黑鹰直升机驾驶员迈克·高弗纳和吉米·雅康提心吊胆地在杜兰特的坠机上空盘旋着。“超级六四”里的人还算幸运。城里大多数地方都是石头房子，坚硬的建筑，但杜兰特和副驾驶雷·弗兰克坠落的地方只有破旧的小屋和锡皮屋顶棚屋，没有阻止直升机坠落的东西。直升机体可以吸收冲击力，即使黑鹰垂直坠落也能支撑住，这架飞机就是垂直坠落的。

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又是不幸的。CSAR小组已经绳降到了沃尔考特的坠机地点。没人预料到会有两架直升机一起被击落。杜兰特和副驾驶雷·弗兰克以及机组成员只能由地面部队营救了，这意味着要等待很长时间。从上空俯视的高弗纳和雅康已经看到索马里人涌入了小巷和小路上，向坠落的直升机围过来。

一连的快速反应部队（第十山地师，十四团，二连）已经召集起来。在中校比尔·戴维（Bill David）的指挥下，一百五十名士兵分乘九辆两点五吨的卡车和十二辆悍马车出了城，正迂回地向游骑兵的基地进发。没人能肯定怎样找到杜兰特的坠机现场。除了等待快速反应部队的到达以外，加里森还命令在基地里召集另一只紧急车队，装上所有能找到的部队。带领他们的是撤离布莱克伯恩的游骑兵和三角洲队员，其他人都是后勤部队——军械员，厨师，弹药管理员和通讯专业军士，包括一名空军空中管制员——他自愿加入战斗。

就算这支紧急部队立刻离开基地，对杜兰特上空的飞行员来说，援救力量到达“超级六四”的时间也太晚了。那些愤怒的索马里暴徒离那里只有几分钟了。

只有两架小鸟直升机和高弗纳的黑鹰“超级六二”直升机能阻止那群人。在“六二”上除了两名机组成员外，还有三名三角洲队员，他们是狙击手上士兰迪·舒加特（Randy Shughart），军士长加里·高登（Gary Gordon）和上士布拉德·霍林斯。当索马里人接近的时候，三角洲队员们告诉飞行员说他们在地面上可以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他们也许能阻止住暴徒直到援救力量到达。高弗纳请求允许放下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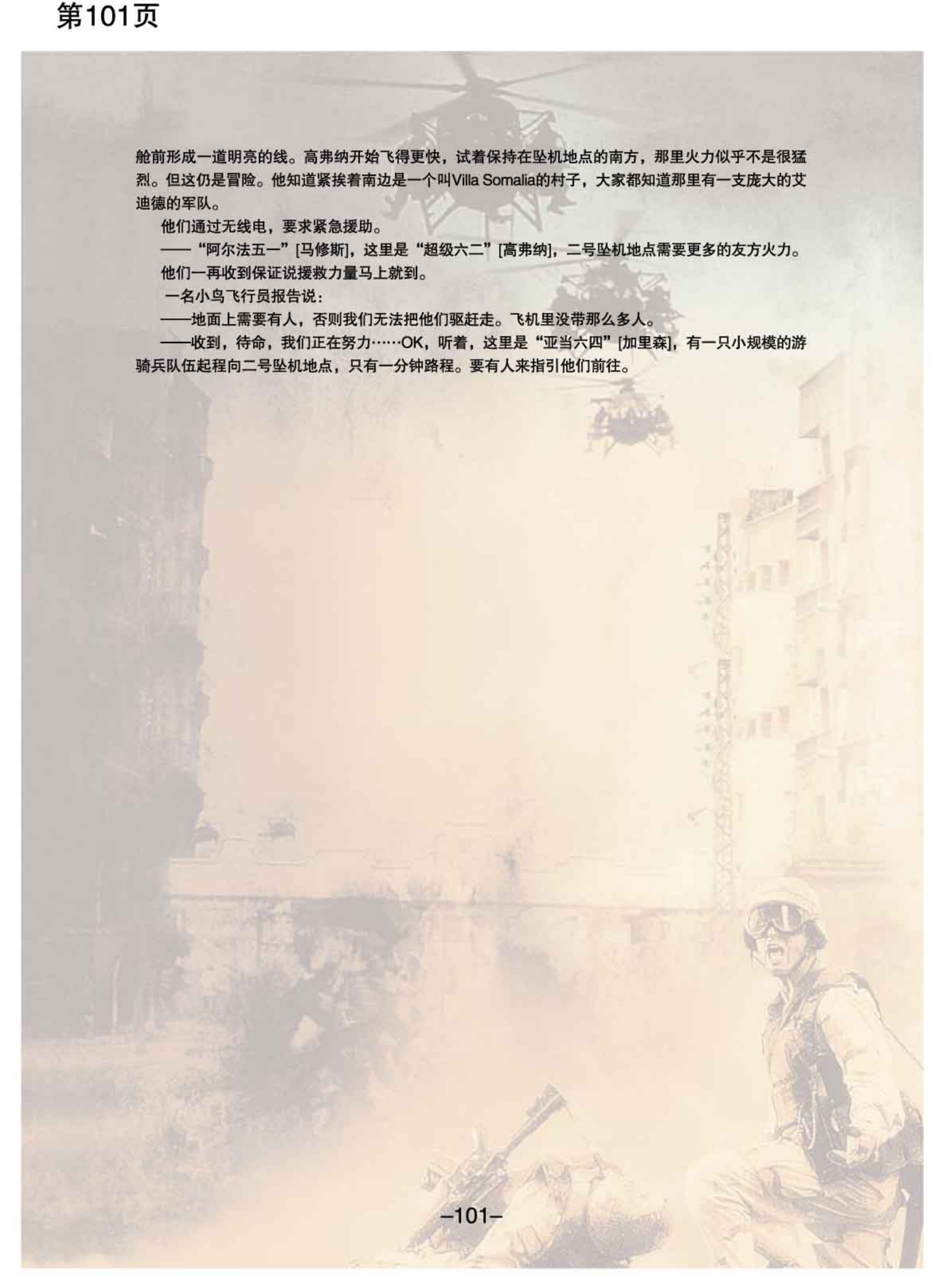
“嘿，等一下，我们还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人活着。”在指挥直升机里靠着哈瑞尔坐着的空中指挥官中校马修斯说。

因为无法从无线电里听到坠落的机组成员的声音，高弗纳做了个低空通场，瞥到了杜兰特正坐在驾驶舱里奋力把一片锡皮屋顶从他腿上推开。那么他是活着的。雅康看到雷·弗兰克在移动。高弗纳飞得很低，能看到他朋友的脸上挫折的表情。弗兰克几年前在一次训练任务中也遇到过一次因为尾部马达而坠落的故事。事故中好些人都死去了。弗兰克的脚断了，锥骨也折了。那以后他就卷入了这次事故的法律官司。高弗纳觉得，他朋友的面部表情好象在说：“该死，我无法相信又发生在我身上！”他们注意到在坠机的后半部分也有人在移动，这意味着比尔·克里夫兰和汤米·费尔德可能幸存下来。

高弗纳提醒马修斯说有幸存者。中校让他待命。

于是舒加特，高登，霍林斯和“超级六二”的机组成员在空中努力杀敌。太多的目标了。火箭弹射手似乎特别大胆。当高弗纳低飞的时候，马达把人群席卷一空。当人群退去的时候，那些带着火箭弹的射手就暴露出来了，他们似乎铁了心要坚守位置。这让他们成了狙击手的活靶子。问题是，一旦他们被狙击手射倒，其他人又飞奔过来捡起他们的武器。

高弗纳注意到每次他低飞时候就会招来一阵炮火。他和雅康能听到子弹穿透金属机身的声音。他们不时会看到前方有一道通红的弧线，那是子弹击中旋翼时的火花，在驾驶



舱前形成一道明亮的线。高弗纳开始飞得更快，试着保持在坠机地点的南方，那里火力似乎不是很猛烈。但这仍是冒险。他知道紧挨着南边是一个叫Villa Somalia的村子，大家都知道那里有一支庞大的艾迪德的军队。

他们通过无线电，要求紧急援助。

——“阿尔法五一”[马修斯]，这里是“超级六二”[高弗纳]，二号坠机地点需要更多的友方火力。

他们一再收到保证说援救力量马上就到。

一名小鸟飞行员报告说：

——地面上需要有人，否则我们无法把他们驱赶走。飞机里没带那么多人。

——收到，待命，我们正在努力……OK，听着，这里是“亚当六四”[加里森]，有一只小规模的游戏骑兵队伍起程向二号坠机地点，只有一分钟路程。要有人来指引他们前往。

6

戴尔·塞兹默（Dale Sizemore）听着无线电快发疯了。那些是他的兄弟们，他的游骑兵兄弟被压制着，被击打着。他听到人们坚强的声音里隐藏着痛苦和恐惧。这是他们准备了好些年的大战，而他只能带着条折了的胳膊绕着无线电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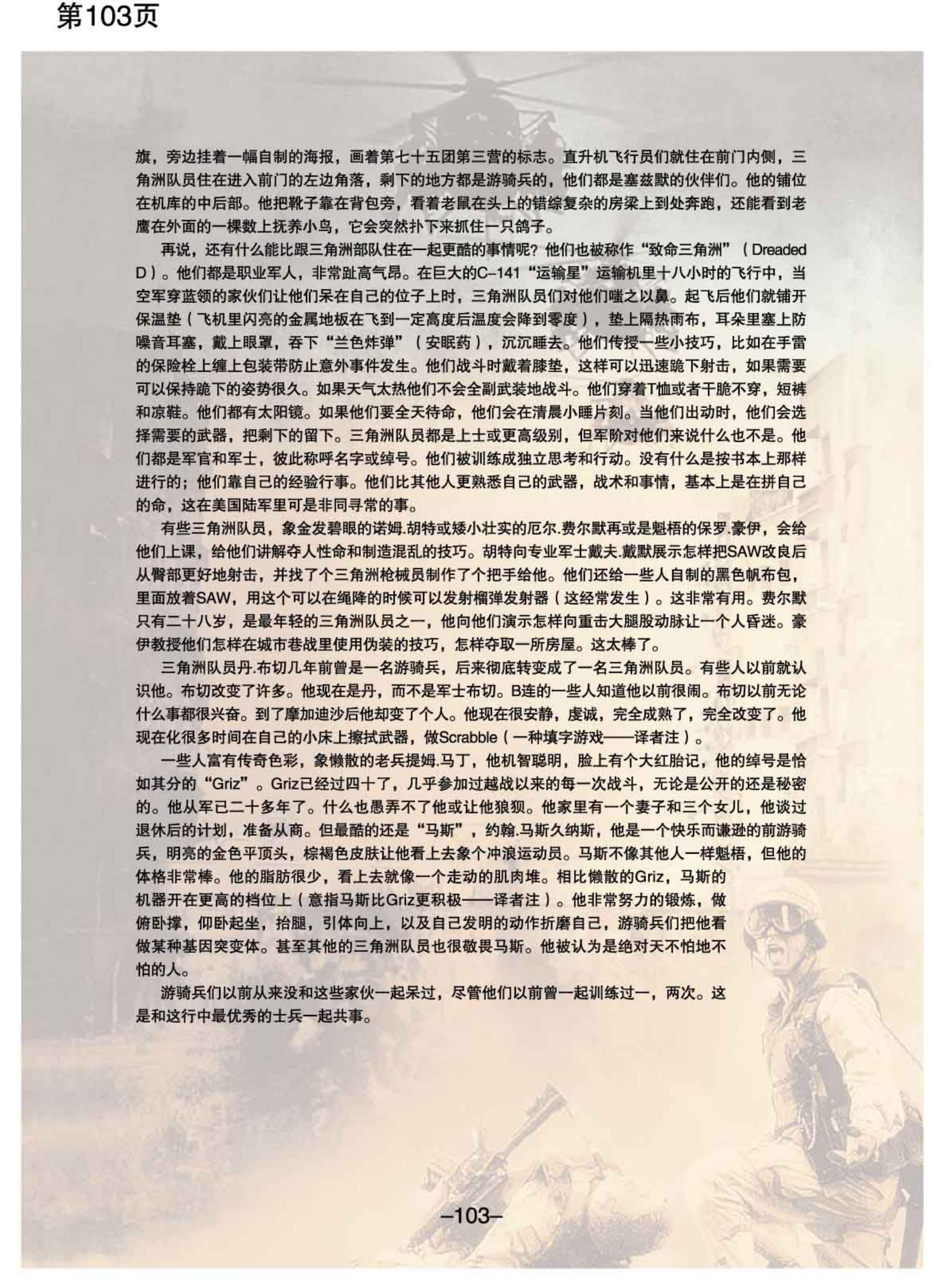
几天前，塞兹默无所事事时把胳膊肘给摔断了。特遣部队的军官们和军士之间来了场排球赛，但在开赛前低级军官们伏击了他们的上司，用塑料手铐和电线把他们绑在了担架上。然后把他们抬到了排球场，往他们身上浇水，用各种方式羞辱他们。但不是所有的军官都能接受的。游骑兵指挥官斯蒂勒是前乔治亚的橄榄球全国冠军队的前锋，他首先发难，有几名三角洲部队的军官更难对付。塞兹默是第一个冲向三角洲部队中校哈瑞尔的人，结果就像撞上了一堵悬崖。塞兹默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孩子，腿像树桩一样，他在高中时期是一个很棒的摔交手，但哈瑞尔轻松地把他扔向了混凝土地面。塞兹默的胳膊肘摔得很厉害，但他毫不犹豫又冲了上去。他和其他五名游骑兵最终把哈瑞尔个放倒栓牢。第二天，塞兹默乘坐一架直升机穿越城市上空时，他用胳膊肘碰了碰什么东西，发现胳膊肘很脆弱，而且在变肿。

突袭行动前两天，星期五的清晨他在轻便小床上醒来，发现他的胳膊肘变得肿胀，疼的无法入睡。他吞了四片Mortins药片，整晚坐着打着吨。黎明时分他飞到原来的美国大使馆里的医院，那里的医生诊断出是蜂窝织炎和粘液囊炎（cellulitis and bursitis），他们切了个四英寸的口子排出黏液。然后缝合伤口，打上石膏，吊上抗生素，告诉他星期一他回被送回本宁堡。

塞兹默崩溃了。他独自坐在医院的床上看着窗外又一个明亮的非洲早晨，奇怪自己怎么这么想念这片土地。这里是塞兹默第一次参加实战的地方，他爱这里。这名魁梧的金发SAW枪手是从伊利诺伊州来的，他在左二头肌上纹上了游骑兵的标志和名称。他的伙伴们就是他的家庭。

在机库里的生活？伙计，机库里的生活太棒了。他们每天都有P.T.（身体锻炼（physical training）），还必须做值勤和其它杂务，但他们痛击了摩加迪沙人，而那些正规军队的傻瓜们却没能做到。他们无止尽地玩排球。一间混凝土墙壁高屋顶的空储藏室成了很好的乒乓球室。罗马尼亚人会来玩，他们打球很棒就，球来来回回地象有生命一样。还有拉米牌戏比赛（老谋深算的士兵奥西克积攒了一堆赢来的筹码）以及长时间的战棋游戏比如Risk，Scrabble和Stratego。当没有训练和其它事物时，大家就靠读书，玩游戏机，看录象带，写信回家或干脆闲逛打发时间。塞兹默喜欢躲到主机库后面一条走廊上，那里有海洋吹来的微风，他戴上耳机，会在那里呆一个小时左右。还有海滩可以呆。尽管海里有鲨鱼……但毕竟还是海滩。因为风沙太大而只能隔几天洗一次澡，于是大家都爱去海滩洗海水浴。

对于游骑兵来说，住所是有严格限制的。每个人都只有大约四乘八英尺的长方形的私人空间。有一条关于这个空间不成文的规矩：要是踏进或跨过这个空间需要得到准许。每个帆布小床四个角都撑着木杆，晚上大家可以罩上蚊帐抵御索马里凶猛的蚊子。机库里十分肮脏。充满了麝香味的第三世界气息。停机坪就在巨大的前门外面右侧，所以带有盐味的微风里总是还带着汽油味。大家必须把武器包裹好防止无处不在的沙尘。有大约十几处房顶漏水。在锡皮墙壁上到处都是巨大的漏洞，当下雨时水从各个方向涌入。有些单位用沙袋把自己的空间隔开防止洪水，这把这个巨大的空间隔成了更有家的感觉。空军的伙计们在后面为自己建了一个漂亮的俱乐部会所。后墙上从屋顶挂下来一面巨大的美国国



旗，旁边挂着一幅自制的海报，画着第七十五团第三营的标志。直升机飞行员们就住在前门内侧，三角洲队员住在进入前门的左边角落，剩下的地方都是游骑兵的，他们都是塞兹默的伙伴们。他的铺位在机库的中后部。他把靴子靠在背包旁，看着老鼠在头上的错综复杂的房梁上到处奔跑，还能看到老鹰在外面的一棵树上抚养小鸟，它会突然扑下来抓住一只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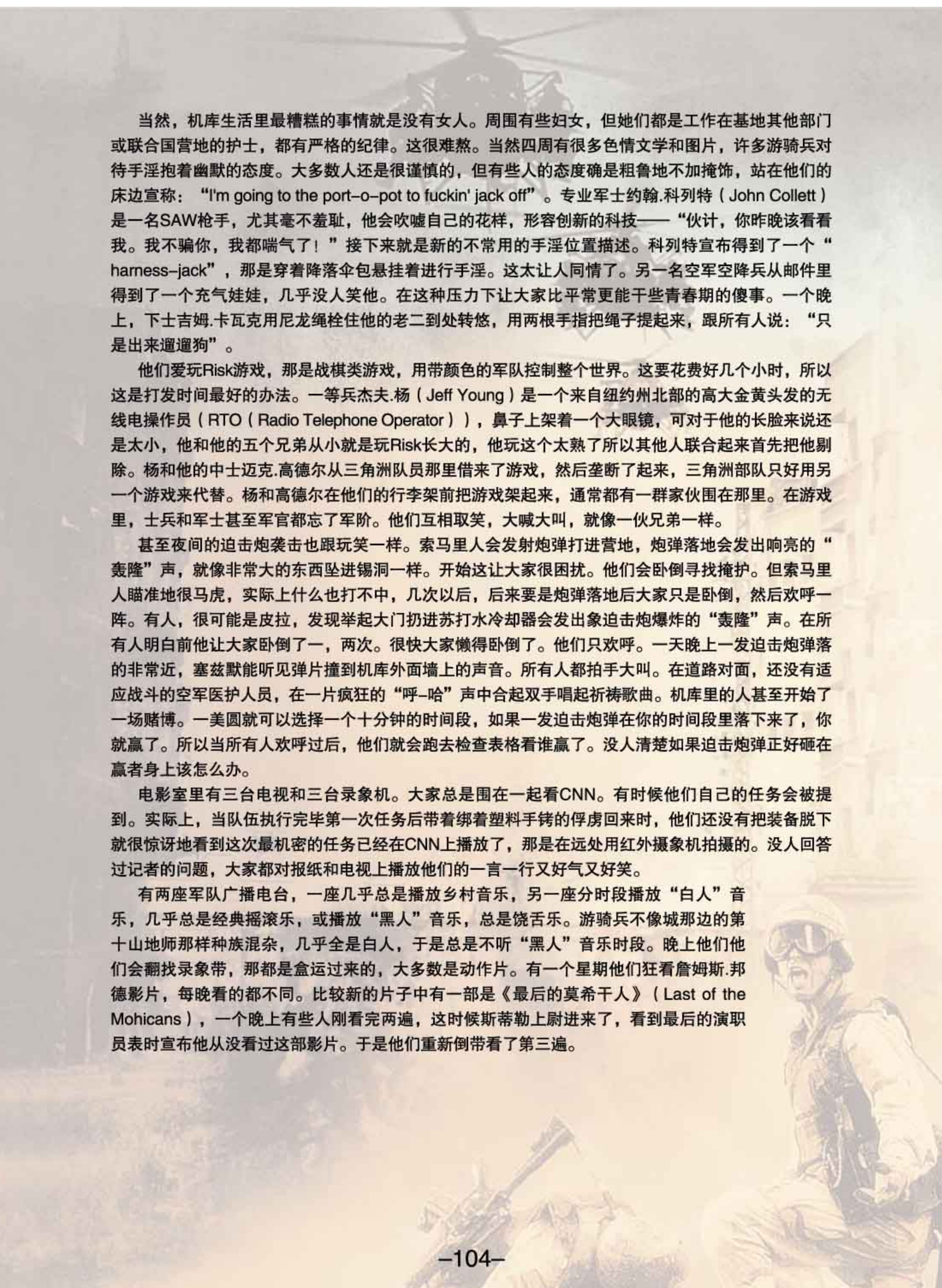
再说，还有什么能比跟三角洲部队住在一起更酷的事情呢？他们也被称作“致命三角洲”（Dreaded D）。他们都是职业军人，非常趾高气昂。在巨大的C-141“运输星”运输机里十八小时的飞行中，当空军穿蓝领的家伙们让他们呆在自己的位子上时，三角洲队员对他们嗤之以鼻。起飞后他们就铺开保温垫（飞机里闪亮的金属地板在飞到一定高度后温度会降到零度），垫上隔热雨布，耳朵里塞上防噪音耳塞，戴上眼罩，吞下“兰色炸弹”（安眠药），沉沉睡去。他们传授一些小技巧，比如在手雷的保险栓上缠上包装带防止意外事件发生。他们战斗时戴着膝垫，这样可以迅速跪下射击，如果需要可以保持跪下的姿势很久。如果天气太热他们不会全副武装地战斗。他们穿着T恤或者干脆不穿，短裤和凉鞋。他们都有太阳镜。如果他们要全天待命，他们会在清晨小睡片刻。当他们出动时，他们会选择需要的武器，把剩下的留下。三角洲队员都是上士或更高级别，但军阶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他们都是军官和军士，彼此称呼名字或绰号。他们被训练成独立思考和行动。没有什么是按书本上那样进行的；他们靠自己的经验行事。他们比其他人更熟悉自己的武器，战术和事情，基本上是在拼自己的命，这在美国陆军里可是非同寻常的事。

有些三角洲队员，象金发碧眼的诺姆·胡特或矮小壮实的厄尔·费尔默再或是魁梧的保罗·豪伊，会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解夺人性命和制造混乱的技巧。胡特向专业军士戴夫·戴默展示怎样把SAW改良后从臀部更好地射击，并找了个三角洲枪械员制作了个把手给他。他们还给一些人自制的黑色帆布包，里面放着SAW，用这个可以在绳降的时候可以发射榴弹发射器（这经常发生）。这非常有用。费尔默只有二十八岁，是最年轻的三角洲队员之一，他向他们演示怎样向重击大腿股动脉让一个人昏迷。豪伊教授他们怎样在城市巷战里使用伪装的技巧，怎样夺取一所房屋。这太棒了。

三角洲队员丹·布切几年前曾是一名游骑兵，后来彻底转变成了一名三角洲队员。有些人以前就认识他。布切改变了许多。 he 现在是丹，而不是军士布切。B连的一些人知道他以前很闹。布切以前无论什么事都很兴奋。到了摩加迪沙后他却变了个人。他现在很安静，虔诚，完全成熟了，完全改变了。他现在化很多时间在自己的小床上擦拭武器，做Scrabble（一种填字游戏——译者注）。

一些人富有传奇色彩，象懒散的老兵提姆·马丁，他机智聪明，脸上有个大红胎记，他的绰号是恰如其分的“Griz”。Griz已经过四十了，几乎参加过越战以来的每一次战斗，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他从军已二十多年了。什么也愚弄不了他或让他狼狈。他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女儿，他谈过退休后的计划，准备从商。但最酷的还是“马斯”，约翰·马斯久纳斯，他是一个快乐而谦逊的前游骑兵，明亮的金色平顶头，棕褐色皮肤让他看上去象个冲浪运动员。马斯不像其他人一样魁梧，但他的体格非常棒。他的脂肪很少，看上去就像一个走动的肌肉堆。相比懒散的Griz，马斯的机器开在更高的档位上（意指马斯比Griz更积极——译者注）。他非常努力的锻炼，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抬腿，引体向上，以及自己发明的动作折磨自己，游骑兵们把他看做某种基因突变体。甚至其他的三角洲队员也很敬畏马斯。他被认为是绝对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游骑兵们以前从来没和这些家伙一起呆过，尽管他们以前曾一起训练过一、两次。这是和这行中最优秀的士兵一起共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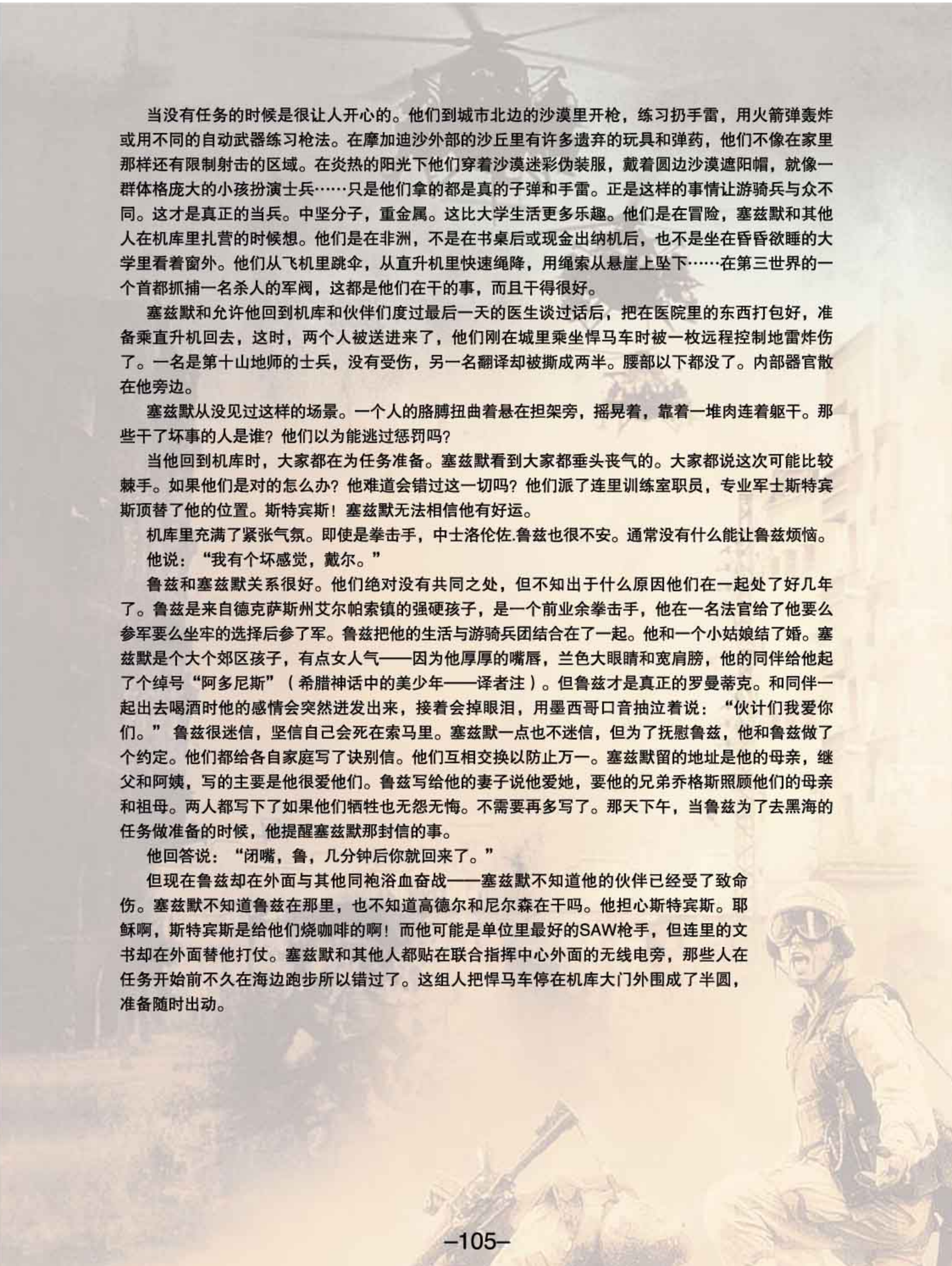
当然，机库生活里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没有女人。周围有些妇女，但她们都是工作在基地其他部门或联合国营地的护士，都有严格的纪律。这很难熬。当然四周有很多色情文学和图片，许多游骑兵对待手淫抱着幽默的态度。大多数人还是很谨慎的，但有些人的态度确是粗鲁地不加掩饰，站在他们的床边宣称：“I'm going to the port-o-pot to fuckin' jack off”。专业军士约翰·科列特（John Collett）是一名SAW枪手，尤其毫不羞耻，他会吹嘘自己的花样，形容创新的科技——“伙计，你昨晚该看看我。我不骗你，我都喘气了！”接下来就是新的不常用的手淫位置描述。科列特宣布得到了一个“harness-jack”，那是穿着降落伞包悬挂着进行手淫。这太让人同情了。另一名空军空降兵从邮件里得到了一个充气娃娃，几乎没人笑他。在这种压力下让大家比平常更能干些青春期的傻事。一个晚上，下士吉姆·卡瓦克用尼龙绳栓住他的老二到处转悠，用两根手指把绳子提起来，跟所有人说：“只是出来遛遛狗”。

他们爱玩Risk游戏，那是战棋类游戏，用带颜色的军队控制整个世界。这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所以这是打发时间最好的办法。一等兵杰夫·杨（Jeff Young）是一个来自纽约州北部的高大金黄头发的无线电操作员（RTO（Radio Telephone Operator）），鼻子上架着一个大眼镜，可对于他的长脸来说还是太小，他和他的五个兄弟从小就是玩Risk长大的，他玩这个太熟了所以其他人联合起来首先把他剔除。杨和他的中士迈克·高德尔从三角洲队员那里借来了游戏，然后垄断了起来，三角洲部队只好用另一个游戏来代替。杨和高德尔在他们的行李架前把游戏架起来，通常都有一群家伙围在那里。在游戏里，士兵和军士甚至军官都忘了军阶。他们互相取笑，大喊大叫，就像一伙兄弟一样。

甚至夜间的迫击炮袭击也跟玩笑一样。索马里人会发射炮弹打进营地，炮弹落地会发出响亮的“轰隆”声，就像非常大的东西坠进锡洞一样。开始这让大家很困扰。他们会卧倒寻找掩护。但索马里人瞄准地很马虎，实际上什么也打不中，几次以后，后来要是炮弹落地后大家只是卧倒，然后欢呼一阵。有人，很可能是皮拉，发现举起大门扔进苏打水冷却器会发出象迫击炮爆炸的“轰隆”声。在所有人明白前他让大家卧倒了一，两次。很快大家懒得卧倒了。他们只欢呼。一天晚上一发迫击炮弹落的非常近，塞兹默能听见弹片撞到机库外面墙上的声音。所有人都拍手大叫。在道路对面，还没有适应战斗的空军医护人员，在一片疯狂的“呼-哈”声中合起双手唱起祈祷歌曲。机库里的人甚至开始了一场赌博。一美元就可以选择一个十分钟的时间段，如果一发迫击炮弹在你的时间段里落下来了，你就赢了。所以当所有人欢呼过后，他们就会跑去检查表格看谁赢了。没人清楚如果迫击炮弹正好砸在赢者身上该怎么办。

电影室里有三台电视和三台录象机。大家总是围在一起看CNN。有时候他们自己的任务会被提到。实际上，当队伍执行完毕第一次任务后带着绑着塑料手铐的俘虏回来时，他们还没有把装备脱下就很惊讶地看到这次最机密的任务已经在CNN上播放了，那是在远处用红外摄象机拍摄的。没人回答过记者的问题，大家都对报纸和电视上播放他们的一言一行又好气又好笑。

有两座军队广播电台，一座几乎总是播放乡村音乐，另一座分时段播放“白人”音乐，几乎总是经典摇滚乐，或播放“黑人”音乐，总是饶舌乐。游骑兵不像城那边的第十山地师那样种族混杂，几乎全是白人，于是总是不听“黑人”音乐时段。晚上他们他们会翻找录象带，那都是盒运过来的，大多数是动作片。有一个星期他们狂看詹姆斯·邦德影片，每晚看的都不同。比较新的片子中有一部是《最后的莫希干人》（Last of the Mohicans），一个晚上有些人刚看完两遍，这时候斯蒂勒上尉进来了，看到最后的演职员表时宣布他从没看过这部影片。于是他们重新倒带看了第三遍。



当没有任务的时候是很让人开心的。他们到城市北边的沙漠里开枪，练习扔手雷，用火箭弹轰炸或用不同的自动武器练习枪法。在摩加迪沙外部的沙丘里有许多遗弃的玩具和弹药，他们不像在家里那样还有限制射击的区域。在炎热的阳光下他们穿着沙漠迷彩伪装服，戴着圆边沙漠遮阳帽，就像一群体格庞大的小孩扮演士兵……只是他们拿的都是真的子弹和手雷。正是这样的事情让游骑兵与众不同。这才是真正的当兵。中坚分子，重金属。这比大学生活更多乐趣。他们是在冒险，塞兹默和其他人在机库里扎营的时候想。他们是在非洲，不是在书桌后或现金出纳机后，也不是坐在昏昏欲睡的大学里看着窗外。他们从飞机里跳伞，从直升机里快速绳降，用绳索从悬崖上坠下……在第三世界的一个首都抓捕一名杀人的军阀，这都是他们在干的事，而且干得很好。

塞兹默和允许他回到机库和伙伴们度过最后一天的医生谈过话后，把在医院里的东西打包好，准备乘直升机回去，这时，两个人被送进来了，他们刚在城里乘坐悍马车时被一枚远程控制地雷炸伤了。一名是第十山地师的士兵，没有受伤，另一名翻译却被撕成两半。腰部以下都没了。内部器官散在他旁边。

塞兹默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个人的胳膊扭曲着悬在担架旁，摇晃着，靠着一堆肉连着躯干。那些干了坏事的人是谁？他们以为能逃过惩罚吗？

当他回到机库时，大家都在为任务准备。塞兹默看到大家都垂头丧气的。大家都说这次可能比较棘手。如果他们是对的怎么办？他难道会错过这一切吗？他们派了连里训练室职员，专业军士斯特宾斯顶替了他的位置。斯特宾斯！塞兹默无法相信他有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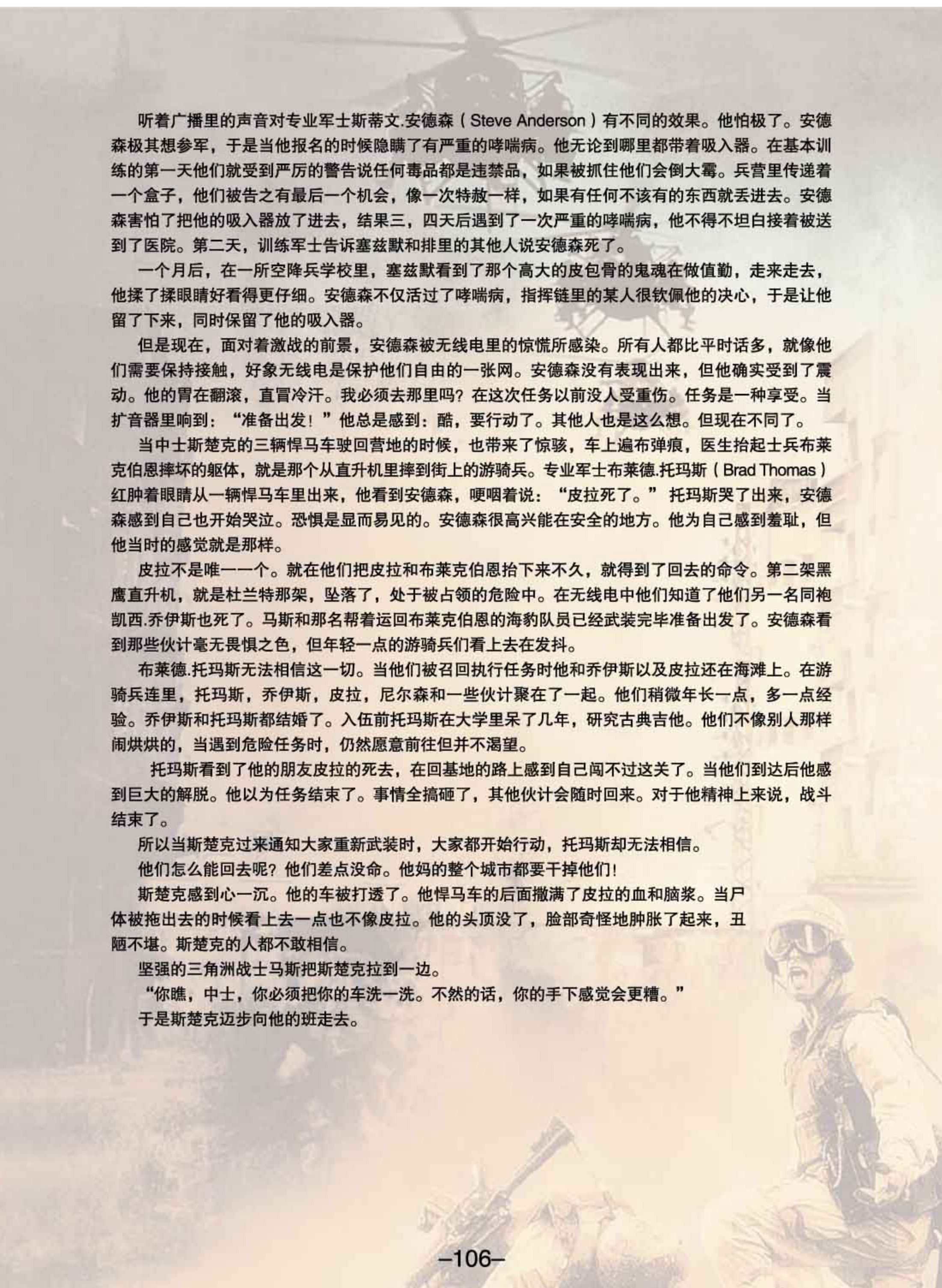
机库里充满了紧张气氛。即使是拳击手，中士洛伦佐·鲁兹也很不安。通常没有什么能让鲁兹烦恼。

他说：“我有个坏感觉，戴尔。”

鲁兹和塞兹默关系很好。他们绝对没有共同之处，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在一起处了好几年了。鲁兹是来自德克萨斯州艾尔帕索镇的强硬孩子，是一个前业余拳击手，他在一名法官给了他要么参军要么坐牢的选择后参了军。鲁兹把他的生活与游骑兵团结合在了一起。他和一个小姑娘结了婚。塞兹默是个大个郊区孩子，有点女人气——因为他厚厚的嘴唇，兰色大眼睛和宽肩膀，他的同伴给他起了个绰号“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译者注）。但鲁兹才是真正的罗曼蒂克。和同伴一起出去喝酒时他的感情会突然迸发出来，接着会掉眼泪，用墨西哥口音抽泣着说：“伙计们我爱你们。”鲁兹很迷信，坚信自己会死在索马里。塞兹默一点也不迷信，但为了抚慰鲁兹，他和鲁兹做了个约定。他们都给各自家庭写了诀别信。他们互相交换以防止万一。塞兹默留的地址是他的母亲，继父和阿姨，写的主要是他很爱他们。鲁兹写给他的妻子说他爱她，要他的兄弟乔格斯照顾他们的母亲和祖母。两人都写下了如果他们牺牲也无怨无悔。不需要再多写了。那天下午，当鲁兹为了去黑海的任务做准备的时候，他提醒塞兹默那封信的事。

他回答说：“闭嘴，鲁，几分钟后你就回来了。”

但现在鲁兹却在外面与其他同袍浴血奋战——塞兹默不知道他的伙伴已经受了致命伤。塞兹默不知道鲁兹在那里，也不知道高德尔和尼尔森在干吗。他担心斯特宾斯。耶稣啊，斯特宾斯是给他们烧咖啡的啊！而他可能是单位里最好的SAW枪手，但连里的文书却在外面替他打仗。塞兹默和其他人都贴在联合指挥中心外面的无线电旁，那些人在任务开始前不久在海边跑步所以错过了。这组人把悍马车停在机库大门外围成了半圆，准备随时出动。



听着广播里的声音对专业军士斯蒂文·安德森（Steve Anderson）有不同的效果。他怕极了。安德森极其想参军，于是当他报名的时候隐瞒了有严重的哮喘病。他无论到哪里都带着吸入器。在基本训练的第一天他们就受到严厉的警告说任何毒品都是违禁品，如果被抓住他们会倒大霉。兵营里传递着一个盒子，他们被告之有最后一个机会，像一次特赦一样，如果有任何不该有的东西就丢进去。安德森害怕了把他的吸入器放了进去，结果三，四天后遇到了一次严重的哮喘病，他不得不坦白接着被送到了医院。第二天，训练军士告诉塞兹默和排里的其他人说安德森死了。

一个月后，在一所空降兵学校里，塞兹默看到了那个高大的皮包骨的鬼魂在做值勤，走来走去，他揉了揉眼睛好看得更仔细。安德森不仅活过了哮喘病，指挥链里的某人很钦佩他的决心，于是让他留了下来，同时保留了他的吸入器。

但是现在，面对着激战的前景，安德森被无线电里的惊慌所感染。所有人都比平时话多，就像他们需要保持接触，好象无线电是保护他们自由的一张网。安德森没有表现出来，但他确实受到了震动。他的胃在翻滚，直冒冷汗。我必须去那里吗？在这次任务以前没人受重伤。任务是一种享受。当扩音器里响到：“准备出发！”他总是感到：酷，要行动了。其他人也是这么想。但现在不同了。

当中士斯楚克的三辆悍马车驶回营地的时候，也带来了惊骇，车上遍布弹痕，医生抬起士兵布莱克伯恩摔坏的躯体，就是那个从直升机里摔到街上的游骑兵。专业军士布莱德·托玛斯（Brad Thomas）红肿着眼睛从一辆悍马车里出来，他看到安德森，哽咽着说：“皮拉死了。”托玛斯哭了出来，安德森感到自己也开始哭泣。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安德森很高兴能在安全的地方。他为自己感到羞耻，但他当时的感觉就是那样。

皮拉不是唯一一个。就在他们把皮拉和布莱克伯恩抬下来不久，就得到了回去的命令。第二架黑鹰直升机，就是杜兰特那架，坠落了，处于被占领的危险中。在无线电中他们知道了他们另一名同袍凯西·乔伊斯也死了。马斯和那名帮着运回布莱克伯恩的海豹队员已经武装完毕准备出发了。安德森看到那些伙计毫无畏惧之色，但年轻一点的游骑兵们看上去在发抖。

布莱德·托玛斯无法相信这一切。当他们被召回执行任务时他和乔伊斯以及皮拉还在海滩上。在游骑兵连里，托玛斯，乔伊斯，皮拉，尼尔森和一些伙计聚在了一起。他们稍微年长一点，多一点经验。乔伊斯和托玛斯都结婚了。入伍前托玛斯在大学里呆了几年，研究古典吉他。他们不像别人那样闹烘烘的，当遇到危险任务时，仍然愿意前往但并不渴望。

托玛斯看到了他的朋友皮拉的死去，在回基地的路上感到自己闯不过这关了。当他们到达后他感到巨大的解脱。他以为任务结束了。事情全搞砸了，其他伙计会随时回来。对于他精神上来说，战斗结束了。

所以当斯楚克过来通知大家重新武装时，大家都开始行动，托玛斯却无法相信。

他们怎么能回去呢？他们差点没命。他妈的整个城市都要干掉他们！

斯楚克感到心一沉。他的车被打透了。他悍马车的后面撒满了皮拉的血和脑浆。当尸体被拖出去的时候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皮拉。他的头顶没了，脸部奇怪地肿胀了起来，丑陋不堪。斯楚克的人都不敢相信。

坚强的三角洲战士马斯把斯楚克拉到一边。

“你瞧，中士，你必须把你的车洗一洗。不然的话，你的手下感觉会更糟。”

于是斯楚克迈步向他的班走去。

“大家听着。不想去的人可以不去。如果必须的话我会一个人去。但现在我们必须把车清理一下因为我们要准备好再回去。其他人都重新去补给。给自己拿更多的弹药。”

斯楚克问他的点五零机枪手：“你能帮我清理一下吗？你不必非要这样做。”

他们一起提了好几桶水，用海绵开始工作，他们擦拭着鲜血和脑浆把它们清理掉。

塞兹默看到了这一切，这让他充满了激情和愤怒。

他说：“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负责去海边跑步的那个班的中士拉雷·凯西说：“不行，你受伤了。”

塞兹默没有争辩。他穿着体能训练短裤和一件T恤，他自己的装备都打包好了准备明天飞回家，所以他跑回机库，穿上裤子和上衣，抓住任何他能发现的零散装备。他找到了一件比他尺寸大三号的防弹背心，还找到了一顶钢盔，戴在头上像个沙拉盘。他抓起他的SAW，往口袋和弹药袋里塞满了弹药，跑回车队，靴子带还散着，上衣没扣，刚好上了凯西的悍马车。

他对凯西说：“我要去。”

“你胳膊打了石膏，这样没法去。”

“那我把它拆了。”

塞兹默跑回机库找了把剪刀。他把石膏剪开，扔到一边。然后他跑回到车上原来的位置。

凯西只好摇了摇头。

安德森钦佩塞兹默的热情，更加为自己感到羞耻。他按命令收拾好自己的装备，但他很苦恼。他不知道该对自己的恐惧还是温顺地接受命令而感到羞耻。到了登车的时候他又一次遵照了命令，对自己的被动很惊讶。他可以去摩加迪沙冒生命危险，但这不是处于热情或团结或爱国心，只是因为他不敢拒绝。他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不是所有人都是被动的。布莱德·托玛斯把斯楚克拉到一边。

“伙计，你知道，我真的不想回去。”

中士知道这样的事会发生，对此很害怕。他知道自己对开车回城市的感受。这是场噩梦。托玛斯的话语表现出大家是怎么想的。他怎能强迫其他人返回参战呢，尤其是刚从地狱返回基地的那些人？中士知道所有人都在看他怎样处理此事。斯楚克是一个模范的游骑兵，强壮，谦逊，服从命令，坚强并严格按书本行事。他是班级里的宝贝学生。军官们喜欢他，这也意味着至少有些人会带有偏见地对待他。遇到像这样的挑战，他们期待斯楚克的爆发。

他没有，他把托玛斯拉到一边，平静地对他说，男人对男人的谈话。他试图安抚他，但托玛斯很平静。正如斯楚克看到那样，他只是认为他已经承担了他所能承担的一切。托玛斯几个月前刚结婚。他不是团里胆小鬼的一员。这是一个带有理性的决定。他不想回去送死。整个城市都在朝他们射击。他们能到多远？一个人该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对一个游骑兵来说实际上这个代价太大了，斯楚克觉得托玛斯已经下定决心了。

斯楚克说：“听着，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也结婚了。别以为你是个懦夫。我知道你害怕了。我也害怕极了。我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我们要去。这是我们的工作。懦夫和英雄之间的差别不是在于是否害怕，而是害怕后如何行动。”

托玛斯似乎不喜欢这个回答。他走开了。然而，当他们出发时，斯楚克注意到他和其他人一样登上了车。

7

拉里·穆尔（Larry Moore）中尉指示斯楚克：“你打头阵带领我们进去。我们会带三辆五吨卡车，你的两辆车在前头，我的两辆在后头。坠机地点就在这里附近。”他指着K-4转弯和目标建筑中间的一处说：“我们还不确定。你要监听这个频道，”他给出了无线电的频率，“天上有飞机，飞行员会告诉你去哪里的。”

“OK，好的。”斯楚克说。

连文书中士马克·沃那（Mark Warner）走了进来。

“中士，我能去吗？”

“你有武器和弹药吗？”

“有的。”

“上来吧，到后座上去。”

其他志愿者依次上了车队。专业军士彼得·斯奎基拉（Peter Squeglia）是连里的军械员，他武装整齐上了一辆卡车，几天前他和一些来自新西兰的家伙在沙地上玩橄榄球时弄伤了脚踝，这几天在机库里执行警卫工作。他可不想让自己的脚踝成为不去的借口。所以他坐在卡车里，把M-16步枪朝着右侧窗外，思考着是什么让自己要去。参军后志愿加入游骑兵是因为自己愿意参加战斗，但今天到了这把年纪就不能指望他们认为自己还是骄傲自大了。斯奎基拉认为自己比其他游骑兵同胞们对于战斗的态度更现实，尽管这样他还是没弄清正确的态度。前几个星期他已经劝阻过一些骄傲自大的人了。他会警告他的朋友们：“这是场真正的战斗。我们中的一个可能会在某次行动中死去。”他们都取笑他。好吧，现在至少他们其中的一个已经被确认死亡了——他看到了他们把皮拉的尸体抬了下来——他现在还没摆脱出来。在一个早秋的星期天下午，这个季节在家里他和他的伙计们会看电视里的橄榄球赛，然后去罗德岛的纽波特（Newport, Rhode Island）泡妞，而现在二十五岁聪明的彼得·斯奎基拉，却在摩加迪沙街头的一辆卡车里拿着步枪，警惕着整个土著部落要杀死他。他感到卡车开始移动了。

当斯楚克开到东门后，他等着从上空指挥黑鹰直升机里的指示。

——先左转，移动到第一个交叉路口后再左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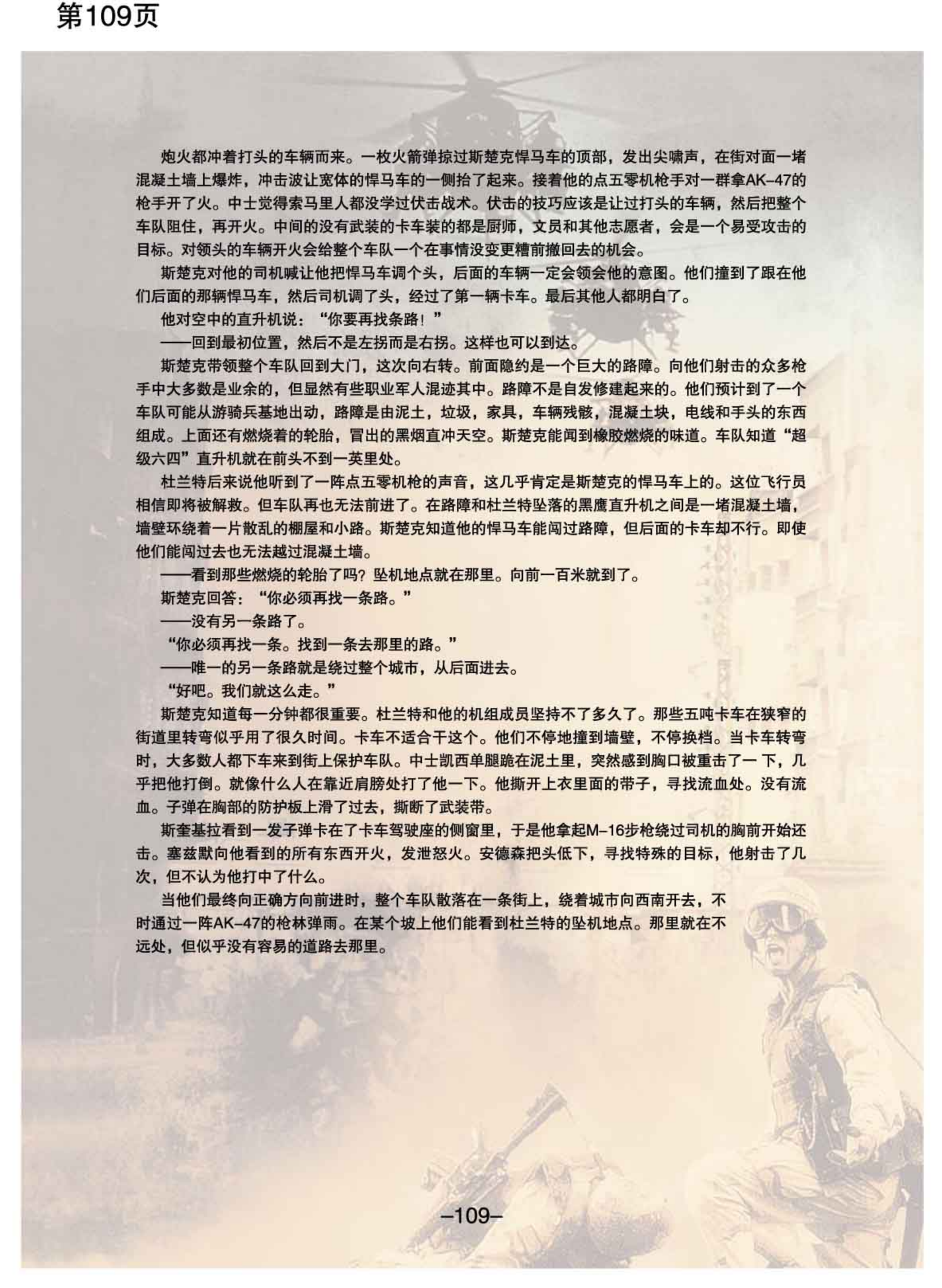
斯楚克在坦桑尼亚大街（Tanzania Street）上做了个左转，但当他接近交叉路口后炮火声从四面八方爆发而来。他们走出后门还不到八十码。

在斯楚克后面的一辆悍马车里，中士拉雷·凯西尖叫道：“左边有情况！”

他的炮塔机枪手转向左边，看到五名索马里枪手，坐在右侧座位上的凯西听到了枪声的爆炸以及子弹从近处飞过的尖啸声和爆裂声。凯西受过训练，如果听到这样的爆裂声意味着子弹就在近处飞过了你的头。一声尖啸，就像用棍子打电线杆上的电线一样，这意味着子弹离你就几寸。他们一起开火回应。

在后面另一辆悍马车里，提心吊胆的斯蒂文·安德森听到炮火的爆发，感到他的胃部一阵翻腾。接着他意识到他听到的大多数是游骑兵在开枪。任何索马里的枪手都会面对三辆悍马车上点五零机枪，SAW和卡车上所有M-16步枪的弹雨。

安德森也试图射击他的SAW，但武器塞住了。他一次次地摆弄枪栓，试图排除故障，但枪栓卡死了。于是他拣起司机的M-16步枪，向车辆后面瞄准。他看到一名索马里枪手飞奔过一个门口，但他来不及开枪。



炮火都冲着打头的车辆而来。一枚火箭弹掠过斯楚克悍马车的顶部，发出尖啸声，在街对面一堵混凝土墙上爆炸，冲击波让宽体的悍马车的一侧抬了起来。接着他的点五零机枪手对一群拿AK-47的枪手开了火。中士觉得索马里人都没学过伏击战术。伏击的技巧应该是让过打头的车辆，然后把整个车队阻住，再开火。中间的没有武装的卡车装的都是厨师，文员和其他志愿者，会是一个易受攻击的目标。对领头的车辆开火会给整个车队一个在事情没变更糟前撤回的机会。

斯楚克对他的司机喊让他把悍马车调个头，后面的车辆一定会领会他的意图。他们撞到了跟在他们后面的那辆悍马车，然后司机调了头，经过了第一辆卡车。最后其他人都明白了。

他对空中的直升机说：“你要再找条路！”

——回到最初位置，然后不是左拐而是右拐。这样也可以到达。

斯楚克带领整个车队回到大门，这次向右转。前面隐约是一个巨大的路障。向他们射击的众多枪手中大多数是业余的，但显然有些职业军人混迹其中。路障不是自发修建起来的。他们预计到了一个车队可能从游骑兵基地出动，路障是由泥土，垃圾，家具，车辆残骸，混凝土块，电线和手头的东西组成。上面还有燃烧着的轮胎，冒出的黑烟直冲天空。斯楚克能闻到橡胶燃烧的味道。车队知道“超级六四”直升机就在前头不到一英里处。

杜兰特后来说他听到了一阵点五零机枪的声音，这几乎肯定是斯楚克的悍马车上的。这位飞行员相信即将被解救。但车队再也无法前进了。在路障和杜兰特坠落的黑鹰直升机之间是一堵混凝土墙，墙壁环绕着一片散乱的棚屋和小路。斯楚克知道他的悍马车能闯过路障，但后面的卡车却不行。即使他们能闯过去也无法越过混凝土墙。

——看到那些燃烧的轮胎了吗？坠机地点就在那里。向前一百米就到了。

斯楚克回答：“你必须再找一条路。”

——没有另一条路了。

“你必须再找一条。找到一条去那里的路。”

——唯一的另一条路就是绕过整个城市，从后面进去。

“好吧。我们就这么走。”

斯楚克知道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杜兰特和他的机组成员坚持不了多久了。那些五吨卡车在狭窄的街道里转弯似乎用了很久时间。卡车不适合干这个。他们不停地撞到墙壁，不停换挡。当卡车转弯时，大多数人都下车来到街上保护车队。中士凯西单腿跪在泥土里，突然感到胸口被重击了一下，几乎把他打倒。就像什么人在靠近肩膀处打了他一下。他撕开上衣里面的带子，寻找流血处。没有流血。子弹在胸部的防护板上滑了过去，撕断了武装带。

斯奎基拉看到一发子弹卡在了卡车驾驶座的侧窗里，于是他拿起M-16步枪绕过司机的胸前开始还击。塞兹默向他看到的所有东西开火，发泄怒火。安德森把头低下，寻找特殊的目标，他射击了几次，但不认为他打中了什么。

当他们最终向正确方向前进时，整个车队散落在一条街上，绕着城市向西南开去，不时通过一阵AK-47的枪林弹雨。在某个坡上他们能看到杜兰特的坠机地点。那里就在不远处，但似乎没有容易的道路去那里。

在黑鹰直升机上的高弗纳和雅康看到两支车队都陷入了麻烦。迈克耐特中校的武装车队又转向回到K-4转弯，离两个坠机地点都很远，由厨师和志愿者紧急组成的车队也没能接近坠机地点。

他们再次请求让三角洲狙击手下到地面。现在只能下去两个了。在一名机组成员受伤后，中士布拉德·霍林斯已经接管过一台“超级六二”的速射机枪。他不能离开岗位。

雅康机长转过座椅与两名三角洲队员讨论了以下形势。

雅康用压过直升机引擎和炮火的声音对他们说：“情况很糟，伙计们，第二组车队遭遇严密的炮火，似乎无法到达坠机现场。迈克和我找到了一块离他们坠落大约二十五到五十码的地方。两者中间有许多小屋和棚屋。你们下去以后，你们或者可以守在那里等待车队，或者把受伤人员转移到一块开阔地带，这样我们可以下去接你们。”

舒加特和高登都示意他们准备好下去了。

在指挥直升机上的哈瑞尔考虑着这个请求。这是一场可怕的冒险，也许是毫无希望的冒险。但一两个武装整齐，严格训练的士兵也许能把一群没经过训练的暴徒挡住一段时间。舒加特和高登都是杀戮和自我保护的专家。他们是严肃的职业军人，经过了严格训练，能化不可能为可能。在别人眼里看到的危险在他们眼里却是机会。和其他特种部队成员一样，他们都为自己能在极度危险中保持冷静和效率感到骄傲。他们养兵千日就为此时。如果有一线成功的希望，这两个人相信他们能够完成。

哈瑞尔和马修斯在指挥直升机上并排坐着，都在掂量这个决定。他们所有的空中救援小组已经在第一处坠机地点的地面上。地面车队无法迅速到达杜兰特机组那里。但把舒加特和高登放下去简直是让他们去送死。马修斯暂时关小了他们的无线电音量。

他对哈瑞尔说：“瞧，他们是你的手下，他们是我们手中唯一能用的两人。你打算怎么做？”

哈瑞尔问：“我们有什么选择吗？”

“我们可以让他们下去或不下去。我认为没人能到达坠机地点。”

哈瑞尔说：“让他们下去。”

即使机会再小，他们也认为应该给坠落的机组成员。

当高弗纳的机组成员，军士长曼森·豪（Mason Hall）告诉他们准备下去后，高登咧嘴笑了一下，竖起了大拇指。

在一座棚屋的后面有一小块空地。周围是栅栏，里面还有些残骸，但这够用了。高弗纳低空飞入，接近地面吹掉了栅栏，吹散了残骸。他无法完全清除场地以供着陆，所以他在大约五英尺处悬停，舒加特和高登跳了出去。

舒加特被连接他和直升机的安全带缠住了，不得不割掉安全带。高登在跑向隐蔽处时摔了一下。舒加特打着手势显示着情况混乱。他们跳出来后无法辨别方位，只能在开阔地带蹲伏着试图搞清方位。高弗纳再次把飞机降下来，斜靠在舱门上指点着方向。一名机组成员向坠机方向扔了一枚发烟手雷。

两名特种战士竖起拇指，然后向那个方向跑去。

在东北方一英里远处，在第二小队目标建筑处原来的防御位置，中士埃德·尤里克周围的战斗消沉了下来。他闯进一所索马里小学校并哄着老师和孩子趴到地板上，在中尉迪托马西带领八名游骑兵去第一处坠机地点后，他掌管了小队剩下的成员。尤里克看到地面车队开来又开走。当战斗转移到东边三条街区以外的黑鹰坠机地点后，尤里克防守的街角就变得安静多了。由于中尉和无线电员都走了，他无法联系到指挥无线电网络。他担心整个部队把他们遗忘了。

他用个人无线电联络迪托马西。

“什么事，中尉？”

——你必须来找我。

“收到，长官。你在哪里？”

——到东边三个街区以外的大巷子，然后左转。走大约二百米。不会错过我们的。

“收到。”

这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他们已经把摩加迪沙的这个街角防守住了。他们熟悉了火力角度，潜在的危险点和掩体。小学校里的孩子安静地像小耗子一样。尤里克一直在注意他们。外面的危险城市，子弹和火箭弹横飞，他很讨厌放弃这个看上去安全而安静的街角。他们能听到坠机地点的枪声大作，他们一旦起身移动就失去了掩护。迪托马西和第一批人至少还有出其不意的优势。尤里克会是通过交叉火力的第二组。他毫不怀疑索马里人会在那里等着。

他不情愿地提醒手下：“来吧，伙计们。我们要走了！”

他们开始沿巷子向东前进。他们移动的很迅速，武器都上膛，沿巷子南边以一系列纵队前进。他们被巷子一侧的石墙挡住了几次。通常的意识认为离墙越近越好。围墙意味着至少一边是安全的。但三角洲队员中士保罗·豪伊曾经建议他们别这么做。他解释说，子弹会在墙上反弹。敌人会沿着巷子方向集中火力射击，两侧墙壁就像漏斗一样。有些子弹会在墙上反弹着前进几百英尺。紧靠着墙站立实际上比在街上更危险。

在交叉路口他们会停下，彼此掩护。当其他人向北和南进行压制射击时，尤里克开始奔跑到位。然后他停下掩护第二个人，如此这般。他们交互跃进。

向巷子射击很快就开始了。索马里人会从窗户里，门里或街角用自动武器射击。许多人明显是业余的。武器的后坐力和他们躲在隐蔽处的方式意味着他们不大可能打中任何人。尤里克认为那些人只是不想在他们的团伙中丢面子。他们突然冒出头，闭着眼，猛射武器然后跑开。尤里克甚至不想向其中一些人还击。但有些从窗口冒出来的人却不一样。他们不持续射击。他们会瞄准。这意味着他们是职业枪手。他认为那些人是艾迪德的军队。每四，五个向他们射击的人中就有一个军队人员。

尤里克和他的人总是首先射击。在此次任务前的漫长的无聊星期里，他们几乎每天都训练。斯蒂勒上尉坚持这样做。他们无限制使用弹药，在沙漠里他们设立了许多射击区域，然后反复联系。在练习中，目标总是出人意料地出现。目标有不同的形状和颜色。规则是看到兰色三角就开火，如果是绿色正方形就不打。尤里克感到了练习带来的益处。他和他的手下忙碌地进行射击。他射中了一个十英尺外门口里的一个人。那人是一个头发茂密，满身灰尘，穿着棕色松垂的裤子和不合身的兰色棉布衬衫，拿着一支AK

步枪，他突然出现向他们瞄准，那名索马里人还没开枪就向前倒在了巷子里。他是尤里克射中的第二个人。

专业军士兰斯·突布利（Lance Twombly）用臀部抵住SAW，向一个人射击。那人拿着AK步枪出现在一个街角，开始射击。他和突布利距离有十五码互相开枪。突布利看到他射出的子弹——准有四十发左右——把墙打的碎片四溅，在他的目标周围尘土飞扬，却没打中那个人。那名索马里人也没打中突布利。索马里人跑开了。突布利也继续移动，诅咒自己的糟糕射术。

尤里克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跑过了三个街区却没一个人被击中。但他们来不及喘口气。在交叉路口他向坡下看，看到瓦德尔靠在他那条街的墙壁上。斜对面的角落里，尼尔森和从CSAR直升机上绳降下来的中士阿兰·巴顿（Alan Barton）躲在一棵大树和一辆车后面。突布利沿着街道的另一边移动，穿过街道，和尼尔森的M-60机枪会合。车旁边有两具索马里人的尸体横躺着。他们的街那边，与瓦德尔成对角的是一辆小型绿色大众汽车。迪托马西和一些从CSAR直升机上下来的人蹲伏在那里。

尤里克跑过马路到那辆汽车处与迪托马西会合。他穿过巷子看到坠毁的直升机在他的右侧。他刚到达，大众汽车就被重型子弹打得左右摇晃，“当，当，当，当”。不管那武器是什么，它的子弹都穿透了汽车。尤里克和其他人都扑倒在地。他不知道子弹是从什么地方射来的。

他对街对面喊：“尼尔森！尼尔森，那是什么武器？”

尼尔森对他喊：“是一挺巨大的枪！”

尤里克和迪托马西互相看着，眼珠乱转。

他对尼尔森喊：“它在哪里？”

尼尔森指了指街上，尤里克从车边探出头来。街上只有三具索马里人的尸体。尤里克站起来把他们拖过来，堆起来，这样他能往左移动几英尺仍能有掩护。他看到两名索马里人在街道北边一座架在三脚架的机枪后面。在那个位置机枪控制了整个街道。他们看不到街边的树后的尼尔森，而他却愚蠢地暴露了位置。

几个星期来，每次任务尤里克都要背着一发LAW(轻型反坦克武器(Light Antitank Weapon))。那是一种轻型易用的塑料发射器（只有三磅重）。他解下它，爬起来，靠在车旁，用瞄准器的十字准线瞄准。他估计距离有两百米。火箭发射时有一股冲力，尤里克看着它直接命中目标，发出闪光和巨大的“轰”！机枪被炸上了天。

LAW



他正在庆祝自己的射击，这时“当，当，当”的声音又开始了。火箭打得太近了，只是把机枪炸飞起来，掀起了一阵尘土，但没有摧毁它，也没伤到射手。他看到他们把机枪的两脚架撑起来，跪在机枪后面。尤里克拣起什么人丢在旁边的一发LAW，但它看上去歪斜着被碾碎了。他无法打开它。于是他向M-16步枪下的榴弹发射器里装填了一发40毫米203榴弹。这次他瞄得更准。可以看到圆圆的203榴弹旋转着飞向目标，在中心位置爆炸。两名索马里人被炸向两边。他觉得机枪被摧毁了。当烟雾散去他看到机枪躺在两人中间。没人再爬起来去拣它了。尤里克和其他人继续注意那支枪直到天黑。

10

巴顿和尼尔森在坠机现场西边大交叉路口东北边角落的一棵树后。一辆小菲亚特汽车停在树后。似乎司机把油箱紧紧靠着树，防止摩加迪沙的机警而有进取心的小偷把油吸走。尼尔森把他的M-60机枪架在汽车顶上，弹药带垂在旁边。车旁边躺着两具索马里人的尸体，鲜血流在沙地上变成红棕色。

巴顿说：“不可能比这更糟了。”

就在这时一枚火箭弹在对面墙上爆炸了，一阵闪光伴随着令人窒息的气流。这让他们大笑起来。笑声能让人安慰。笑声能取散惊慌让人平静。在这个极端的环境下保持正常反而变得让人忍俊不禁。如果他们还能笑得出来说明他们还正常。这里火力凶猛，比他们所预期的要猛烈的多。没人会预期到这么一场剧烈的战斗。尼尔森想知道他的朋友们凯西·乔伊斯，多·皮拉和凯文·斯诺德格拉斯在那里，怎么样了。

火箭弹如雨点一样。它们从北边飞来，打在石头建筑和墙壁上，产生巨大的爆炸，就像有人不断地在扔火球一样。

尼尔森说：“该死的老天，突布利，这太不真实了。”

他蹲伏在一个两英尺的斜坡下，就在树与墙中间，当一名索马里人在街上十英尺外，猛然躲在一个锡皮屋顶棚屋后向他和突布利开枪时，他正在瞎摆弄着他的M-60机枪。尼尔森知道他死定了。子弹打在他的腿中间，他感到它们从脸旁飞过。突布利干掉了那个人。

尼尔森看到突布利嘴唇蠕动着说话：“你好吗？”

“我不知道。”

突布利就在尼尔森面前两英尺处用SAW射击，距离太近了，尼尔森的脸颊和鼻子都被喷火的枪口烤焦了。他的鼓膜被震破，眼睛发花，头嗡嗡作响。

尼尔森抱怨说：“太疼了，我听不见也看不见。你他妈的别再离我那么近开枪了！”

就在这时另一名索马里人向他们射击，突布利用他的步枪就在尼尔森的头上还击。在此之后，尼尔森很长时间都无法听到了。

中士保罗·豪伊和他的三角洲小队里的三个人在目标建筑的屋顶上，看到了CSAR小组从东北方向四分之一英里外的一架黑鹰上绳降下来。他们看到了黑鹰中了火箭弹后绳子上还吊着人，都很惊讶飞行员怎么能在直升机中弹后保持稳定直到最后一个人落地。豪伊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但因为与指挥无线网络没有联系，而且在目标建筑里忙碌没有注意到一架黑鹰被击落，他不知道为什么CSAR小组会绳降到那里。

当楼下的三角洲地面指挥官斯科特·米勒上尉呼叫豪伊后，豪伊知道了整个故事。

米勒说：“我们要去那里并守卫那里。”他解释说载有索马里囚犯的地面车队会驶往坠机地点。剩下的人步行去那里。斯蒂勒上尉率领的游骑兵第一小队会打头阵。特种部队会跟上，目标建筑南边的游骑兵第三小队由中士辛·瓦特森（Sean Watson）带领，在最后压阵。

豪伊知道战斗很激烈，尤其是街道上更糟糕。步行去CSAR小组绳降的地方令人畏惧。他想：这还满好玩的。

斯蒂勒上尉看到特种部队队员一个接一个从院子里出来，向东向他这里跑来。这对这位游骑兵指挥官来说可是件新鲜事。他和他的手下是受训保护三角洲部队的，但两支部队从不混到一起。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指挥链，自己的无线网络，更重要的是自己行事的方式。现在他们要混在一起跑向坠落的黑鹰直升机。斯蒂勒和米勒简短交换了一下如何行动的意见，同意游骑兵在首尾位置。

在迈克耐特中校走厄运的车队从目标建筑出发后几分钟后，这支八十人的队伍步行起程了。当那支车队无助地在城市转悠，受阻的时候，也是杜兰特的黑鹰坠落在西南一英里处的时候，这支由三角洲和游骑兵部队组成的队伍在步行前往第一个坠机地点时遇到了艰难险阻。

他们还没跑过一个街区，中士阿兰·威廉姆森就被击中了。他先前被击中过，子弹打断了他的食指指尖，但威廉姆森继续战斗。中尉皮里诺听到有人惨叫，回头看到威廉姆森抱着左腿在街上打滚，尖叫着。

皮里诺通过无线电对斯蒂勒说：“我有个人受伤了。”

斯蒂勒回答：“抬起他继续前进。”

当豪伊和他的队伍跑过威廉姆森的时候，五名游骑兵停下来围绕着受伤的人。

豪伊对他们喊道：“继续前进，让医生处理！”

威廉姆森被抬回街边地面车队的一辆正准备启动的悍马车。

第一次参加真正行动的连文书，专业军士斯特宾斯跑在前面。他原来的防守位置是在东南角，现在他们向东移动。他蹲伏着小心前进，像三角洲部队所建议的那样离开墙壁。路上每几英尺都有一个院子，院门开着。当斯特宾斯路过一扇门的时候，一名索马里人从屋子里跑到院子里来，斯特宾斯立刻开火。这是本能的反应。那个人让他受惊了。砰，砰。两发子弹。那人以坐姿倒下，抓住自己的胸口，看上去很惊讶的表情。接着他向前倒下，开始摇晃和呻吟。他块头很大，头发很短。穿着跳迪斯科的那种明亮的蓝衬衫，袖子很长，领口很大。索马里人都很脏，穿的衣服都很破，但这个人穿的很好，很干净。他穿着灯心绒喇叭裤，皮带是那种很大的金属扣。他看上去完全不合时宜。斯特宾斯干掉了他。以前他从来没向别人射击。

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但似乎很漫长。斯特宾斯准备再次射击那人，这时他的武器被士兵卡洛斯·罗德里格斯（Carlos Rodriguez）抓住了。

他说：“别浪费你的子弹了，斯特比，继续前进。”

斯蒂勒的背后有一台无线电，他感到离皮里诺中尉和第一小队的其他人越来越远了。计划里是大家保持散开队型，当通过交叉路口时给每个人提供掩护火力。但很快斯蒂勒沮丧地发现队型被破坏了。三角洲队员不顾行军命令只是一味前进。那些人接受的训练都是为自己考虑，在战斗中独立行动，现在他们就是这样做了。每一名特种部队成员在小型塑料曲棍球盔下都有耳塞式无线电——斯蒂勒把它们称为“滑板盔”——嘴部附近还有一个麦克风。所以他们彼此保持紧密联系。当无线电坏了或噪声太大的时候，比如现在，三角洲队员就熟练地用手势相互联系。斯蒂勒的游骑兵只能靠指挥官和分队领导大声喊叫下命令。他们太年轻，没有经验，容易害怕。有些人往往只是跟着三角洲队员而不是跟着自己的队伍。斯蒂勒看到了一支完全不成队型的单位。

从一开始他和三角洲部队合作就有这个典型的问题。当他们一起在机库里搭起铺位时，这些精英的特种部队的姿势和行为，不论好坏，就开始影响他手下的游骑兵了。不久以后，无论在哪儿都能看到几个十几岁的娃娃兵戴着太阳镜，袖子卷的高高的。士兵们会戴着头盔，防弹背心，体能训练短裤和配发的棕色T恤值勤。年轻点的士兵越来越对他们认为没有意义的游骑兵的礼节显出不耐烦。

当斯蒂勒迅速采取措施时，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他的上尉感到来自三角洲部队的威胁。在这次部署之前，这名魁梧的前橄榄球前锋被他手下认为是轻声细语的朱庇特（Jove——罗马神话中的主神——译者注）。当专业军士戴夫·戴默在掰腕比赛中击败了所有挑战者后，斯蒂勒出来击败了他——戴默抱怨说上尉耍诈。斯蒂勒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和军队纪律的话，他能用空手把人撕成两半。即使当他手下资格较老的军士们都认为该退让的时候他却不退让，就像从前在布拉格堡，他命令所有人在午夜后都被叫醒，在一整天严格的体能训练后，他们已经累垮了，经过了排长们的同意后，让他们不用擦拭武器就上床。当然，无论斯蒂勒怎么严厉，三角洲队员还是抢了他的风头。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军士，他们的仪表根本不像人们印象中说话粗暴的硬汉形象，他们很安详沉着，显然对斯蒂勒的上尉军衔不屑一顾。

他们互相瞧不起。斯蒂勒承认这些特种部队成员技术高超，但他并不敬畏他们。他发现参照游骑兵的纪律来说，他们的平民般的举止和目空一切的态度让人无法接受。当然鼓励个人主动性，在战斗中创新地思考是个好主意，但都其中有些人背离了传统陆军标准太远，似乎不太健康。他们的傲慢自大很滑稽。比如，当他们拿到潜在的目标场所的名单时，三角洲会把它分配给不同的小组。每一个小组都会制订一个突袭计划。因为他的手下也有参与其中，所以当不同的计划拿出来时斯蒂勒也会出席会议。上尉对于计划会的经验是这样的：坐在那里记录，只为了保证事情进展顺利而提出问题，然后敬礼走人。三角洲部队的会议是所有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一个小组提出方案，有人就会嗤之以鼻：“天啊，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方案。”这样的说话必然会遭来：“Fuck you”的回答，这立刻就转变成个人之间的争吵。斯蒂勒还以为他们之间要上演全武行。

斯蒂勒能想象出如果一连游骑兵照此行事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些人仍然是孩子。如果上尉不说，许多人会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沙发里吃油炸玉米饼，看MTV。基本训练和游骑兵训练把许多人的体型塑造的不错，但B连的许多士兵在成为职业军人以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呼-哈”的纪律性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看出斯蒂勒为什么跟三角洲队员争夺人气是很容易的。许多人没有往深层次考虑。

他们认为只是利己主义的冲突。

有一次，斯蒂勒和他的人在食堂里排队，看到三角洲队员诺姆·胡特戴着一只保险打开的步枪。游骑兵的纪律是无论任何武器，无论上膛还是未上膛，在基地里的任何时间都必须关掉保险。这是条不同寻常的明智规则，一条保证武器处理安全的基本准则。

他拍了拍那位金发碧眼的特种队员的肩膀，指出了这点。

胡特弯了弯自己的食指说：“这就是我的保险。”

让斯蒂勒在自己的人面前下不来台。

现在这位非常疲劳的上尉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他对此无能为力。他的人一个个惊慌失措地通过他，他退到了人群的中间。如果他们能找到坠机地点的话他们应该能守卫那里。但没人确定那里到底在哪里。

豪伊和他的三角洲小队通过简短的命令，到了队伍的前头。豪伊看到子弹打到尘土里和墙壁上，把混凝土打成了碎屑。他很担心保持队型前进。街道是个杀戮战场。要生存就要像火烧眉毛一样迅速移动。现在是带头前进的时候。目标是猛冲到坠落的直升机处，每一秒都很关键。如果他们没能结合在一起，那就只是两股微弱的力量而不是一股强壮的力量。两个防护圈而不是一个。所以他们要既聪明而迅速地移动。当豪伊移动时他每一发子弹都精打细算，时刻注意他的后面。他们四面八方都有敌人，所以保持后面有堵墙意味着有一个角度无法打中他。在每一个交叉路口他和他的都会停下，观察和聆听。有子弹击中墙壁吗？从街上反弹吗？子弹是从右向左射击还是从左向右射击？每分经验和实践知识都对保命有用，如果等待一切平静下来，索马里人就会在你跑的时候才装子弹。最重要的事就是时刻保持移动。世上最难击中的东西就是一个移动的目标。

他和他的小队相互训练了很多年，在巴拿马和其他地方浴血奋战，他们充满信心和权威地向前移动。豪伊感到他们在这里是最完美的士兵。他们学会了突破混乱，放松心态。唯一关心的是当时的紧急状况。豪伊能够无视步枪的射击和子弹从近处掠过。这通常是某人在放空枪。只有子弹从墙上反弹时才能让他警觉。当他们沿街道移动时是一个流畅的过程——搜索威胁，寻找下一步移动的安全点，移动，搜索威胁……关键是保持移动。在街道上猛烈的火力下，停止意味着死亡。最大的危险就是被压制住。

游骑兵们尽可能地跟着，在交叉路口相互掩护着前进。斯特宾斯和M-60机枪手士兵布赖恩·赫德跟着他们，确保离三角洲队员很近。那些家伙知道如何生存。斯特宾斯一直告诉自己，这很危险，但我们能挺过去。没关系。在交叉路口，他会单膝跪下，射击那些在他面前奔跑的人。接着他后面的人会拍他的肩膀，然后他再起身，闭上双眼，祈祷然后尽可能的奔跑。

中士高德尔曾向他母亲吹嘘他是多么渴望参战，现在却害怕了。当一名三角洲队员拍拍他的肩膀时他正等待轮到他跑过一条街。高德尔认出了那人：是矮小壮实的上士厄尔·费尔默，一个好人。费尔默一定是看出了高德尔是多么的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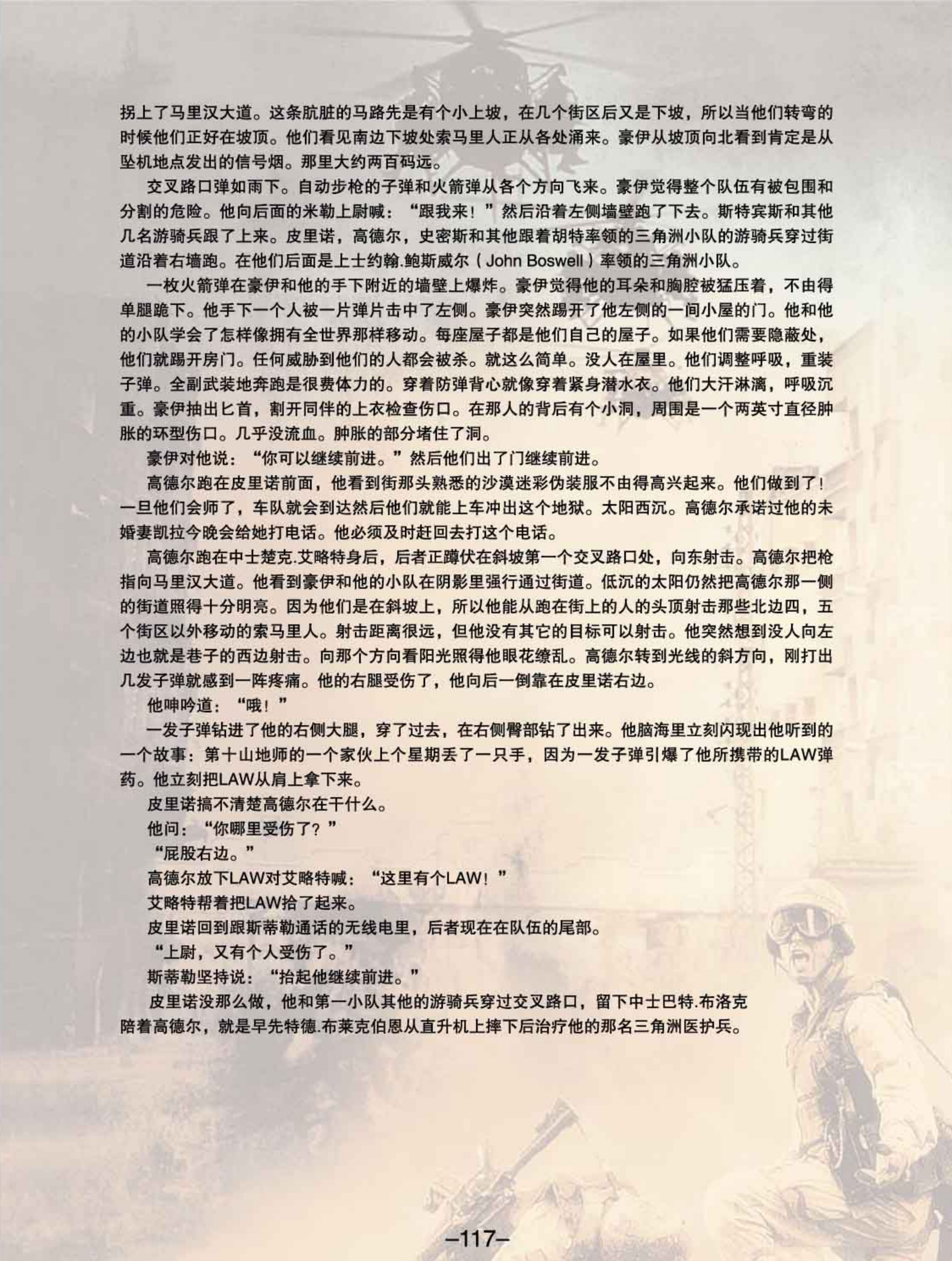
他问：“你好吗？”

“很好。”

费尔默向他眨了眨眼，说：“那好。伙计，我们要开工了。”

这安慰了高德尔。他相信费尔默。

这时他们已经跑过三个街区了，豪伊的小队远远在最前面。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斯特宾斯，赫德，高德尔，皮里诺，下士杰米·史密斯以及几名游骑兵。他们在巷子的尽头左



拐上了马里汉大道。这条肮脏的马路先是有个小上坡，在几个街区后又是下坡，所以当它们转弯的时候他们正好在坡顶。他们看见南边下坡处索马里人正从各处涌来。豪伊从坡顶向北看到肯定是从坠机地点发出的信号烟。那里大约两百码远。

交叉路口弹如雨下。自动步枪的子弹和火箭弹从各个方向飞来。豪伊觉得整个队伍有被包围和分割的危险。他向后面的米勒上尉喊：“跟我来！”然后沿着左侧墙壁跑了下去。斯特宾斯和其他几名游骑兵跟了上来。皮里诺，高德尔，史密斯和其他跟着胡特率领的三角洲小队的游骑兵穿过街道沿着右墙跑。在他们后面是上士约翰·鲍斯威尔（John Boswell）率领的三角洲小队。

一枚火箭弹在豪伊和他的手下附近的墙壁上爆炸。豪伊觉得他的耳朵和胸腔被猛压着，不由得单腿跪下。他手下一个人被一片弹片击中了左侧。豪伊突然踢开了他左侧的一间小屋的门。他和他的小队学会了怎样像拥有全世界那样移动。每座屋子都是他们自己的屋子。如果他们需要隐蔽处，他们就踢开房门。任何威胁到他们的人都会被杀。就这么简单。没人在屋里。他们调整呼吸，重装子弹。全副武装地奔跑是很费体力的。穿着防弹背心就像穿着紧身潜水衣。他们大汗淋漓，呼吸沉重。豪伊抽出匕首，割开同伴的上衣检查伤口。在那人的背后有个小洞，周围是一个两英寸直径肿胀的环型伤口。几乎没流血。肿胀的部分堵住了洞。

豪伊对他说：“你可以继续前进。”然后他们出了门继续前进。

高德尔跑在皮里诺前面，他看到街那头熟悉的沙漠迷彩伪装服不由得高兴起来。他们做到了！一旦他们会师了，车队就会到达然后他们就能上车冲出这个地狱。太阳西沉。高德尔承诺过他的未婚妻凯拉今晚会给打电话。他必须及时赶回去打这个电话。

高德尔跑在中士楚克·艾略特身后，后者正蹲伏在斜坡第一个交叉路口处，向东射击。高德尔把枪指向马里汉大道。他看到豪伊和他的小队在阴影里强行通过街道。低沉的太阳仍然把高德尔那一侧的街道照得十分明亮。因为他们是在斜坡上，所以他能从跑在街上的人的头顶射击那些北边四、五个街区以外移动的索马里人。射击距离很远，但他没有其它的目标可以射击。他突然想到没人向左边也就是巷子的西边射击。向那个方向看阳光照得他眼花缭乱。高德尔转到光线的斜方向，刚打出几发子弹就感到一阵疼痛。他的右腿受伤了，他向后一倒靠在皮里诺右边。

他呻吟道：“哦！”

一发子弹钻进了他的右侧大腿，穿了过去，在右侧臀部钻了出来。他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他听到的一个故事：第十山地师的一个家伙上个星期丢了一只手，因为一发子弹引爆了他所携带的LAW弹药。他立刻把LAW从肩上拿下来。

皮里诺搞不清楚高德尔在干什么。

他问：“你哪里受伤了？”

“屁股右边。”

高德尔放下LAW对艾略特喊：“这里有个L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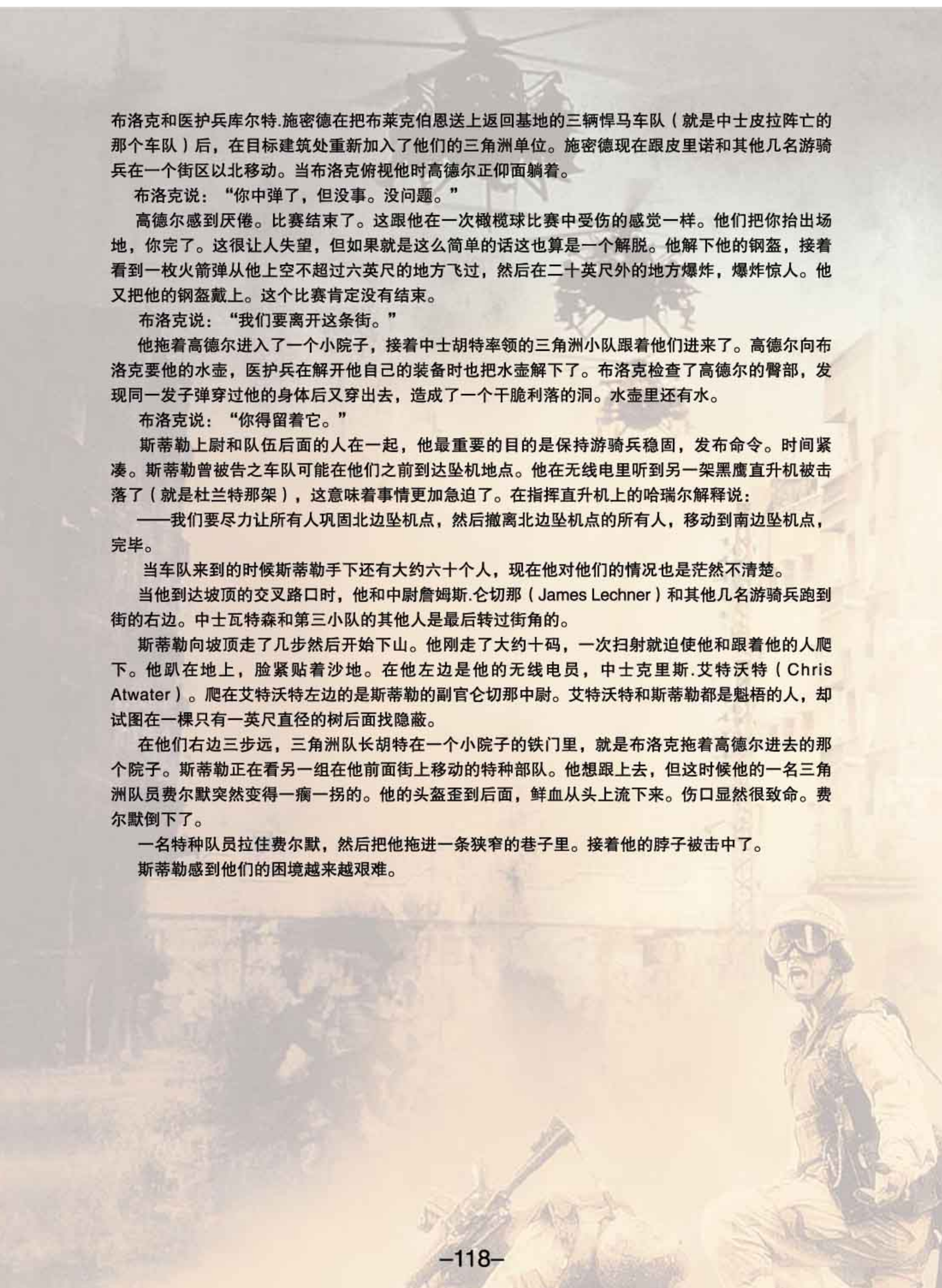
艾略特帮着把LAW拾了起来。

皮里诺回到跟斯蒂勒通话的无线电里，后者现在在队伍的尾部。

“上尉，又有个人受伤了。”

斯蒂勒坚持说：“抬起他继续前进。”

皮里诺没那么做，他和第一小队其他的游骑兵穿过交叉路口，留下中士巴特·布洛克陪着高德尔，就是早先特德·布莱克伯恩从直升机上摔下后治疗他的那名三角洲医护兵。



布洛克和医护兵库尔特·施密德在把布莱克伯恩送上返回基地的三辆悍马车队（就是中士皮拉阵亡的那个车队）后，在目标建筑处重新加入了他们的三角洲单位。施密德现在跟皮里诺和其他几名游骑兵在一个街区以北移动。当布洛克俯视他时高德尔正仰面躺着。

布洛克说：“你中弹了，但没事。没问题。”

高德尔感到厌倦。比赛结束了。这跟他在一次橄榄球比赛中受伤的感觉一样。他们把你抬出场地，你完了。这很让人失望，但如果就是这么简单的话这也算是一个解脱。他解下他的钢盔，接着看到一枚火箭弹从他上空不超过六英尺的地方飞过，然后在二十英尺外的地方爆炸，爆炸惊人。他又把他的钢盔戴上。这个比赛肯定没有结束。

布洛克说：“我们要离开这条街。”

他拖着高德尔进入了一个小院子，接着中士胡特率领的三角洲小队跟着他们进来了。高德尔向布洛克要他的水壶，医护兵在解开他自己的装备时也把水壶解下了。布洛克检查了高德尔的臀部，发现同一发子弹穿过他的身体后又穿出去，造成了一个干脆利落的洞。水壶里还有水。

布洛克说：“你得留着它。”

斯蒂勒上尉和队伍后面的人在一起，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持游骑兵稳固，发布命令。时间紧凑。斯蒂勒曾被告之车队可能在他们之前到达坠机地点。他在无线电里听到另一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了（就是杜兰特那架），这意味着事情更加急迫了。在指挥直升机上的哈瑞尔解释说：

——我们要尽力让所有人巩固北边坠机点，然后撤离北边坠机点的所有人，移动到南边坠机点，完毕。

当车队来到的时候斯蒂勒手下还有大约六十个人，现在他对他们的情况也是茫然不清楚。

当他到达坡顶的交叉路口时，他和中尉詹姆斯·仑切那（James Lechner）和其他几名游骑兵跑到街的右边。中士瓦特森和第三小队的其他人是最后转过街角的。

斯蒂勒向坡顶走了几步然后开始下山。他刚走了大约十码，一次扫射就迫使他和跟着他的人爬下。他趴在地上，脸紧贴着沙地。在他左边是他的无线电员，中士克里斯·艾特沃特（Chris Atwater）。爬在艾特沃特左边的是斯蒂勒的副官仑切那中尉。艾特沃特和斯蒂勒都是魁梧的人，却试图在一棵只有一英尺直径的树后面找隐蔽。

在他们右边三步远，三角洲队长胡特在一个小院子的铁门里，就是布洛克拖着高德尔进去的那个院子。斯蒂勒正在看另一组在他前面街上移动的特种部队。他想跟上去，但这时候他的一名三角洲队员费尔默突然变得一瘸一拐的。他的头盔歪到后面，鲜血从头上流下来。伤口显然很致命。费尔默倒下了。

一名特种队员拉住费尔默，然后把他拖进一条狭窄的巷子里。接着他的脖子被击中了。

斯蒂勒感到他们的困境越来越艰难。

默罕默德·舍克·阿里（Mohamed Sheik Ali）围着他邻居周围跑。阿里在这些街道上已经战斗了十年了，自从他十四岁起就参加了希亚德·巴里的军队。他大多数时候都在人群里移动，从一个隐蔽处转移到另一个隐蔽处，一直与难啃的目标保持距离，但不时偷偷用他的AK步枪在适当的位置发射子弹。如果美国人看到他，会看到一个矮小，头发很多的人，牙齿因为咀嚼“夸特”呈橘褐色，眼睛因为毒品和肾上腺素睁得大大的。

舍克·阿里是一个职业枪手，一个杀手，一个为了独裁者而战后来又反对独裁者的人，最后把自己变成了雇佣兵。许多索马里人把舍克·阿里和像他一样的人当作瘟疫。他们令人畏惧又招人轻视。现在，因为跟游骑兵要打仗，他们又变得值钱了。对于他来说，美国人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射击的新敌人罢了，而且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敌人。阿里相信如果游骑兵没有直升机在头上帮助他们的话，他和他的人会包围他们，轻易地徒手杀死他们。

他嗜好战争。战争的双方都没给他什么好处。穿着黑色防弹背心的游骑兵尤其是无情的杀手。当他们来到巴卡拉集市时，等于未经邀请闯进他的家，他们必须接受惩罚。舍克·阿里相信艾迪德的索马里民族联盟的无线电广播和传单。美国人想强迫所有索马里人放弃伊斯兰教，变成基督徒。他们想把索马里人变成奴隶。

当那架直升机被击落的时候他欢喜异常，开始向那里跑去。他不象其他人群那样径直跑向坠机地点。他知道那里肯定会有武装人员守卫，游骑兵也会向那里移动。想接近那里可不容易。

舍克·阿里混在一大群非正规武装分子里面，在坠落的直升机附近形成了一个宽广的包围圈。他在一条街外与游骑兵们平行移动。他会跑到一个拐角，等待，当游骑兵通过时向他们射击，然后会跑向下一条街，再次等待他们。他没有穿任何防弹背心也没有装备，他也没有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射击，所以他比游骑兵们移动得更快，更自由。当他到达坠机现场周围的包围圈时，那里已有很多人，有像他一样的战士，但大多数人只是来看热闹的，还有妇女和小孩。美国人从街那边向所有人射击。舍克看到有妇女和儿童倒下了。

他和帮里的几个人卧倒在一棵树后面，当他们从斜坡下来向飞机坠落的巷子跑来时向他们射击。接着他看到一名穿着黑色防弹背心和小型头盔的游骑兵被射中了头部。他的同伴试图把他拖到安全处，但他接着也被射中了脖子。

接着舍克·阿里和他的人开始移动。他们绕着直升机坠毁的附近房屋跑，沿着马里汉大道向那里爬去。舍克·阿里找到了一棵树，躲在后面。在他南边两个街区有美国人跟他在街道同侧，躲在一辆汽车后面，旁边有一棵树和一面墙。街上有许多相同的交叉路口。在他和美国人中间是更多的武装人员，许多人都是拿着枪的疯狂民众，根本不知道如何战斗。舍克·阿里希望在他的掩体后面来一个干脆的射击。

他在那里等了大约两个小时，与美国人交火，这时他的同伴，阿比迪卡迪尔·阿里·努尔（Abdikadir Ali Nur）被射中了。一名街那边的美国士兵用M-60机枪射中了努尔，几发子弹几乎把他身体左侧给撕开。当一发M-203榴弹在附近爆炸时，舍克·阿里的脸部被几片弹片击中了。

接着他帮着抬着他的朋友去了一家医院。

士兵戴维·佛罗伊德（David Floyd）一直对黑色火药的气味感到甜蜜。这让他想起了家。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跟父亲在南卡罗莱那州打猎了——那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了；他才十九岁——他会拣起子弹壳闻它们的味道。

现在周围的味道却意味着别的东西。他和其他人一起在街道上炮火下奔跑，跟着一队三角洲队员转过拐角，然后跳过他在街道左侧不知道是什么的隐蔽物。他挤进拐角的一个锡皮屋顶下面，面朝南方，不敢相信。

继续前进很艰难。佛罗伊德很想找个洞躲藏起来。他知道停止战斗等于自杀，但他很害怕。几乎要尿裤子。我陷进去了。这一切就像一场电影，只不过一切都是真的，他还身陷其中。他不相信他真的参加了一场真正的战斗，有人向他射击，试图杀死他。我会死在非洲这条肮脏的小街上的。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幅画面，就是仲夏某个星期天的早上，他的父母坐在家里吃早餐，却压根也没注意到他们的宝贝儿子在一百万英里以外，在一个他们从没听过的神经城市里为了活命而战。在这个疯狂的时候想象这些事确实很古怪，但它就是占据了佛罗伊德的思想。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啊？三角洲队员的存在让局势都在掌控之中。他们激励大家努力奋战，使用手头每一发子弹，手雷和火箭弹，使用所受到的训练反击。但看到一名游骑兵弟兄被射倒在地——他看到威廉姆森被击中，尖叫着——这简直是……哦，这让佛罗伊德吓破了胆。

接着他看到费尔默被击中了。这不可能是真的。那些家伙知道如何生存下来。天啊，如果三角洲队员都被击中了，那一等兵戴维·佛罗伊德怎么能活下去呢？

他背靠着西墙，向南沿着马里汉大道快速射击，他意识到他周围的锡皮根本不是真正的防护物。在街道中间偏右侧，专业军士约翰·科列特爬到路上的一个小土坡后面，用他的SAW向南射击。街对面是中士瓦特森和一群游骑兵。

瓦特森以他的幽默感带领着整个队伍。当一排子弹直接越过他的头顶打到墙上时，瓦特森眼睛故意睁的大大的回头对手下人说：“哦，太糟糕了！”这样的方式让其他人笑了起来。他的态度就是：我们情况很糟，但管它呢！

当费尔默被击中时，中士肯尼·托玛斯离他最近。

胡特喊道：“你能找个医护兵吗？”

托玛斯向瓦特森跑去，后者只听见托玛斯说话的最后部分。瓦特森知道他们没法拯救费尔默，但他不忍心告诉托玛斯。

他说：“向前走去问上尉。”

于是托玛斯向斯蒂勒方向跑了尽可能的远，然后喊道：“有个头部中弹的伤员。我们必须把他运走！”

斯蒂勒对托玛斯做了个手势让他等等，他正在用无线电通话。然后他喊回来：“是我们的人吗？”

难道他们不都是自己人吗？

托玛斯喊道：“是一个三角洲队员。”

托玛斯很悲伤。他从未看到过一个头部中弹的人。

当托玛斯回来的时候瓦特森说：“别着急。”中士说也许能把他放在一辆汽车上。

那些该死的车到底到哪里去了？当他们前往坠机地点的时候，车队就在他们后边的街上。

托玛斯跑回胡特那里。

托玛斯说：“我们无法让一架小鸟降落在这里，但也许我们能找一辆悍马车。”

胡特说：“知道了。他已经死了。”

托玛斯奇怪地对此没有感觉。他对斯蒂勒上尉问他：“他是我们的人吗？”他感到挫败的感觉。

科列特对自己在马里汉大道上的隐蔽点很满意。隐蔽点很小。街两边的其他伙计认为他疯了。但科列特觉得既然子弹都是从他头上飞过，那么这个小坡就是完美的隐蔽点。在他看来只要有人起身或移动，那么一定会被射倒。那里射击的角度很好，但那里只能容纳一个人。当士兵乔治·西格勒（George Siegler）开始朝他爬过来的时候，科列特喊道：“西格勒，回去呆着！”西格勒没有争辩。他迅速调头爬回墙边。

几发子弹射穿了佛罗伊德的锡皮隐蔽处。因为太阳西沉，当他听到子弹穿透的声音时，也看到了几束光线突然透过了锡皮。就像有人用激光枪射向他一样。接着他看到对面街上的士兵彼得·尼森瑞（Peter Neathery）被击中了，就在费尔默被击中的同一堵墙处。尼森瑞原来正趴在地上使用着M-60机枪，现在他喊叫着在地上握着右臂打滚。士兵文斯·埃里克（Vince Errico）接过了机枪没几秒钟也发出了一声惨叫。他也被击中了右臂。尼森瑞和埃里克现在都倒下了。很明显，在费尔默被杀以及其他人被击中的地方，也就是靠近交叉路口墙的右侧是敌人火力重点关照的地方。从那里通过等于主动找死。

击中尼森瑞的子弹穿过了他的二头肌。鲜血横流。医护兵理查德·斯楚斯（Richard Strous）冷静地检查伤口，尼森瑞转头望着托玛斯。

“该死，中士，我希望他们因为我的伤送我回家。”

托玛斯问他：“伤重吗？”

“见鬼！不过我还好，我可信上帝了。”

托玛斯说：“那就好，他也相信你。”

托玛斯接过M-60机枪。他向西看了看，试图大海捞针找出枪手。佛罗伊德和专业军士梅尔文·德杰斯（Melvin DeJesus）也在阴影处的隐蔽所做相同的事情。佛罗伊德感到很无助。我们在这里会付出代价的。接着一颗弹壳扑通一声掉到街上，正在他们的右前方。弹壳一定是从他们紧靠着的地方的锡皮屋顶上滚下来的。躲在上面的人可以很轻易地射到靠着太阳照着的东墙的人。佛罗伊德站了起来。他不够高，看不到房顶上的人，但他用SAW能够到他。他把枪举到与房顶平齐，然后扫射了一通。他听到巨大的一声“砰”和一声惨叫。从那个方向而来的射击声停止了。

还有人从南边的一个院子里向他们射击。托玛斯已经用完了M-60所有剩下的弹药，他已经向那个院子扔了一颗手雷，佛罗伊德和德杰斯也向那里射击着但没有效果。他们能看到树丛环绕的低石墙后面的枪口里喷出强烈的火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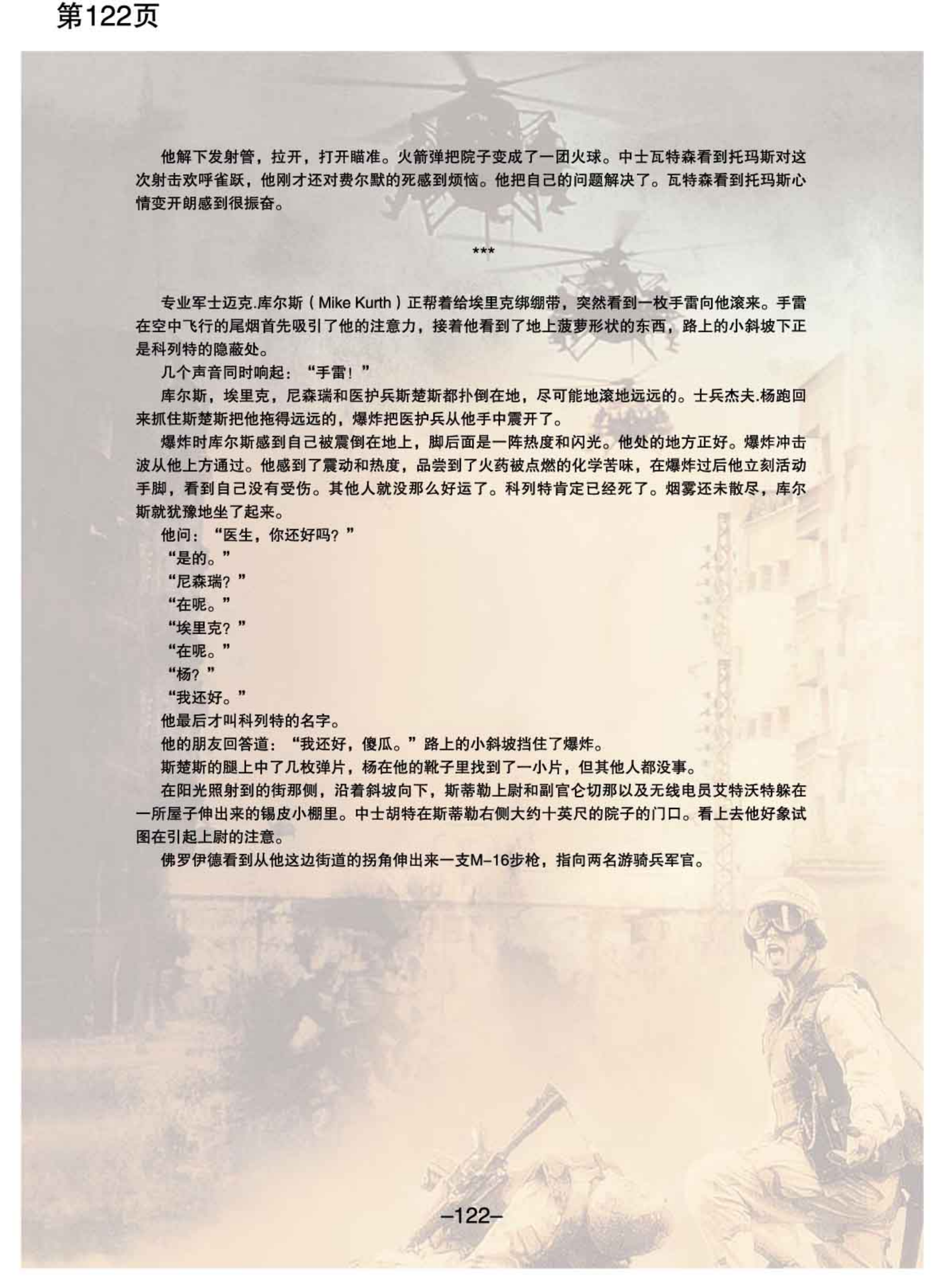
佛罗伊德喊道：“使用LAW！”

托玛斯背着一发这种便携式的火箭弹发射器，但那个东西很轻而且不常用所以很容易被遗忘。

他回头疑惑地望着佛罗伊德。

佛罗伊德指着他的肩膀说：“LAW！轻型反坦克武器！在你背后！”

托玛斯的眉毛猛地一扬，仿佛在说：哦，耶！



他解下发射管，拉开，打开瞄准。火箭弹把院子变成了一团火球。中士瓦特森看到托玛斯对这次射击欢呼雀跃，他刚才还对费尔默的死感到烦恼。他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瓦特森看到托玛斯心情变开朗感到很振奋。

专业军士迈克·库尔斯（Mike Kurth）正帮着给埃里克绑绷带，突然看到一枚手雷向他滚来。手雷在空中飞行的尾烟首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接着他看到了地上菠萝形状的东西，路上的小斜坡下正是科列特的隐蔽处。

几个声音同时响起：“手雷！”

库尔斯，埃里克，尼森瑞和医护兵斯楚斯都扑倒在地，尽可能地滚地远远的。士兵杰夫·杨跑回来抓住斯楚斯把他拖得远远的，爆炸把医护兵从他手中震开了。

爆炸时库尔斯感到自己被震倒在地上，脚后面是一阵热度和闪光。他处的地方正好。爆炸冲击波从他上方通过。他感到了震动和热度，品尝到了火药被点燃的化学苦味，在爆炸过后他立刻活动手脚，看到自己没有受伤。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了。科列特肯定已经死了。烟雾还未散尽，库尔斯就犹豫地坐了起来。

他问：“医生，你还好吗？”

“是的。”

“尼森瑞？”

“在呢。”

“埃里克？”

“在呢。”

“杨？”

“我还好。”

他最后才叫科列特的名字。

他的朋友回答道：“我还好，傻瓜。”路上的小斜坡挡住了爆炸。

斯楚斯的腿上中了几枚弹片，杨在他的靴子里找到了一小片，但其他人都没事。

在阳光照射到的街那侧，沿着斜坡向下，斯蒂勒上尉和副官仑切那以及无线电员艾特沃特躲在一所屋子伸出来的锡皮小棚里。中士胡特在斯蒂勒右侧大约十英尺的院子的门口。看上去他好象试图在引起上尉的注意。

佛罗伊德看到从他这边街道的拐角伸出来一支M-16步枪，指向两名游骑兵军官。

胡特试图告诉斯蒂勒的是他选择了一个糟糕的地方停留。费尔默和另一名特种队员就是在那里被射中的。

斯蒂勒打手势让胡特等等。他正在无线电里通话。他正在奇怪车队在哪里。斯蒂勒的游骑兵和三角洲特种部队同时沿街向第一处坠机地点前进，地面车队却在瞎转，承受了重大伤亡。但斯蒂勒不知道这些。他所知道的是他们同时离开了目标建筑。斯蒂勒和手下一些人已经分散开十分钟了。如果车辆出现的话他们还能从一团糟中脱身出来。

斯蒂勒身边的仑切那和艾特沃特正在提供火力掩护。他们最先遇到的麻烦是艾特沃特的超高频（UHF）无线电被一条街外的坠落黑鹰直升机上的超高频紧急求助无线信号覆盖了。仑切那最终只能通过调频无线电与一架攻击型小鸟直升机联系。飞行员是一级准尉豪·瓦德（Hal Wade），他告诉仑切那放置几块大型橘红色信号板标识他们的位置。仑切那把话传了下去。

当信号板放置在路上后，瓦德驾着直升机在屋顶的高度扑向马里汉大道。科列特把头埋在胸前。当小鸟直升机飞过时，炮火从四面八方方向它射击，但直升机没有开火。瓦德勇敢地迎着炮火，好让自己在开火前知道己方部队的位置。他的直升机拉起后调过头来，再次扑向大道。炮火四起，但瓦德还是没有还击。他现在确定了己方部队的位置。瓦德再次驾驶小鸟调头。这次扑下来的时候他的速射机枪开始发威了。

突然响起了一轮射击声，一发子弹溅起的沙土迷住了斯蒂勒的眼睛。仑切那转身向左，因为他觉得射击应该是从街那边射来的，但斯蒂勒却转向右侧，看着他后面的锡皮墙。那里的射击声很响，他确定射击是从那里来的。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他身后一名受伤的游骑兵在射击射穿了墙壁。他赶紧翻身滚开，他背后绑着巨大的无线电，这可不是件容易事。

又有两发子弹穿透了锡皮，枪身很响，尘土四溅，仑切那叫了起来。

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人用鞭子抽了他一下，接着是一阵巨痛，就像小腿部分的一根砧骨折了一样。疼痛难以忍受。他抓紧大腿向下看，腿上有一个大洞。子弹打爆了他的胫骨，沿腿向下，从脚踝处射出。

一共打了三发子弹。斯蒂勒和艾特沃特再听到第一发子弹后就反应过来，翻身滚动，但仑切那没有。斯蒂勒滚动时听到仑切那的叫喊。接着射过来更多的子弹。胡特疯狂地在门里打手势，向斯蒂勒挥手让他们进来。斯蒂勒和仑切那中间是艾特沃特，所以斯蒂勒离门最近，他奔向那里。门里有个门槛，他被绊倒了。这名体型巨大的上尉平躺在院子里。艾特沃特跟在他后面飞奔进来。

斯蒂勒看着艾特沃特，喊道：“我们要把仑切那弄进来！”

他站起来，向回跑，却看到正在哀嚎的仑切那中尉被布洛克扶进了门，后者跑过了街道去帮他。

斯蒂勒从艾特沃特那里拿来无线电麦克风。他的话语里包括了许多气喘吁吁的短语，他的声音与飞行员和空中指挥官们的冷静，平静的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地面上的糟糕情况。

——“罗密欧六四”，这里是“茱丽叶六四”。我们遭到猛烈的轻武器射击。我们需要立即援助并开始撤离。

哈瑞尔回答的很平静，但有点急躁。

——这里是“罗密欧六四”。我理解你需要撤离。我已经尽力让车队开向你了，完毕。

斯蒂勒疲倦地回答。

——收到，明白。指挥单元[仑切那]受伤了。伤亡惨重，完毕。

中士高德尔早些时候在子弹穿透大腿和臀部后被拉进了同一个院子，他听到了仑切那的哀嚎。听上去很可怕，那是他听过的人能发出的最可怕的声音。奇怪的是，他自己的伤口却不是那么疼。仑切那看上去很吓人。当他们把他拉进来的时候他还在喊叫。高德尔帮着把中尉的无线电装备脱下。就在几分钟前，高德尔在受伤后曾通过无线电告诉仑切那他无法继续呼叫空中支援了。于是仑切那亲自呼叫瓦德。现在中尉躺在那里，痛苦地喊叫，他的右腿上部还算好，但膝盖以下部分却奇怪地扭向另一侧。他脸色惨白。高德尔看到腿下面血越流越多，感到恶心。从仑切那伤口流出的血象从水壶里倒出来一样。

几乎同时，在西南边一点五英里处，迈克·杜兰特驾驶的“超级六四”黑鹰直升机陷在了一个满是衣服和锡皮小棚组成的肮脏的村落里。他的右腿受伤了。他和他的副驾驶雷·弗兰克失去了一阵子知觉。他们不知道这段时间有多长。杜兰特的位置是垂直的，略微有点偏右。挡风玻璃碎了，有什么东西遮盖着他，是一大片锡皮。黑鹰直升机似乎完整无缺。旋翼没有折弯。他的座椅是设计用来吸收撞击能量的，现在坍塌在地板上。座椅完全坍塌着，偏向右边。他认为那是因为当他们被射中后旋转飞行的缘故。撞击地面让座椅坍塌，而旋转让座椅倒向右侧。一定是颠簸和撞击让他的大腿受伤。他右腿上最大的骨头在座椅边缘处折断了。

黑鹰直升机平躺在一个棚屋之上。棚屋里没人，但棚屋旁边躺着一个两岁大的女婴，霍娃·哈桑（Howa Hassan）流着血，不醒人事。直升机上的一块金属片在她前额上割了个深深的口子。她的母亲，宾特·阿伯拉罕·哈桑（Bint Abraham Hassan）被炙热的什么东西泼到了，很可能是油，脸和四肢严重烧伤。

头晕目眩的杜兰特检查了他们自己。弗兰克的左侧胫骨断了。

接着杜兰特做了些事，他后来都无法解释。他脱下头盔和手套。接着摘下手表。飞行前他总是摘下他的结婚戒指，因为戴着它可能会刮到铆钉或开关。飞行期间他会用表带系住戒指。现在他摘下手表，把戒指从表带上解下来，然后把两件东西都放在仪表板上。

他拿起他的武器，一支MP-5K，那是一支小型的德国制9毫米冲锋枪。飞行员们称它们为SP，或是Skinny-popper。

弗兰克试图解释在坠毁过程中发生的事。

他说：“我没法把它们控制住。”他解释了当动力控制下降时，他努力抓住并拉回操纵杆。弗兰克说他的后背又受伤了。他的背在几年前的一次坠落中受过一次伤。杜兰特的后背也受伤了。他们都认为他们是垂直坠落的。这发生在一瞬间。

杜兰特意识到在他的腿和后背都受伤的情况下，他无法把自己弄出直升机去。他把身上的那片锡皮推开，决心通过破裂的挡风玻璃防守。看起来他们是在棚屋中的一小片院子。面对他的一个棚屋是由不规则形状的皱纹金属搭成的，里面有一个狭小肮脏的小巷。他的旁边似乎是房子的侧墙。杜兰特记得看到弗兰克坐在相反的门口，准备把自己弄出去。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他。

正在这时，舒加特和高登出现了。杜兰特很惊讶。他们突然就出现在那里。也许是他出了一会儿神，也许是他们到来的异常迅速。他跟两人都不是很熟，但他认出了他们的脸。他的第二个念头是拿起无线电通话，但现在因为他的援救者已经出现了，就没那个必要了。舒加特和高登很镇静。外面有炮火声，大多数是来自天上的直升机。三角洲队员抓住杜兰特，轻轻地把他抬出飞机，一人抬脚，另一人抬身体，他们不慌不忙，然后让他靠在一棵树上。他不是很疼。他后面是一堵墙和直升机机身，他左边是一堵墙，一直通到直升机机尾处，杜兰特的位置正好防守整个飞机的右侧。

他看到他的机组成员承受了撞击。机身后面没有像前面他和弗兰克那样的减震装置。他看着三角洲队员从机身里抬出比尔·克里夫兰。克里夫兰裤子上全是血，正在说些没有意义的话语。

接着那些三角洲队员们移动到机身的另一侧帮助费尔德。杜兰特无法看到机身下移动

的脚，因为着落装置在冲击中损坏了。机身的腹部在泥土里。他假设他们在那里设立了一个防线，寻找把他们弄出去的办法，也许在寻找另一架直升机可以降落的空地，然后把他们装上去。索马里人开始在杜兰特一侧的拐角处探头探脑。只有一两个人。他向他们射了一梭子弹，他们躲了回去。他的枪卡住了，于是他退出子弹，接着就可以正常射击了。接着又卡住了。他能听到机身那侧响起了越来越多的射击声。他仍然没有意识到只有两名三角洲队员前来，并没有拯救部队。

16

当默阿里姆到达第二处直升机坠落地点附近时，通往那里的道路已经铺满了垃圾和尸体。空中有直升机在射击，默阿里姆认为在坠机地点还有能战斗的美国人。

只有一条直通那里的道路，默阿里姆知道那条路是有屋顶掩护的。他试图把人群阻止住，但他们已经怒不可遏了。这位瘦长，长胡子的军事领导者蹲伏在一堵墙后，等着他手下跟上来，那样他们就可以进行一次协同进攻了。

17

每一次飞过坠机地点上空，“超级六二”里的迈克·高弗纳发现围绕在附近的暴徒越来越多。舒加特和高登已经把直升机机组成员安置在坠落的直升机附近，组成了一个防卫圈。显然他们不能试图把大家移动到开阔地带。他们坚守阵地等待帮助。高弗纳在无线电里听到了援救车队遇到的难题。

打在他机身上的子弹越来越多，空中都是火箭弹在爆炸。已经有两架黑鹰直升机坠落了，其他飞行员在警告他快离开。

——你后面两百米处有爆炸。

——火箭弹从右下方飞过了，超级六二。

但高弗纳被下面混乱的场面所吸引，试图做些什么。

他对着无线电说：“下面情况危急，我们必须把那些人救出来！”

——收到，六二，你能报告一下情况吗？

高弗纳一直指引着小型攻击直升机进行火力支援，向他们指出哪里的索马里暴徒最多。空中指挥官马修斯不喜欢他在指挥黑鹰直升机上所看到的一切。火箭弹的尾烟从杜兰特坠机地点周围的包围人群中不断飞上来。小鸟直升机在监视屏幕上盘旋，副驾驶试图用M-16步枪射击目标。

——别做傻事，你会被击落的。

战斗到了最混乱的时候。现在有两个坠机地点。一支救援小组到达了第一个坠机地点，也就是克里夫·沃尔考特那里，整个突袭部队和最初的地面车队都向那里开进。第二支匆忙组成的救援车队离开了游骑兵营地，但没有开多远。他们在坠机地点附近不断试图突进，但一直没有接近。第一个坠机地点还有一线希望，但杜兰特那里，尽管有两名三角洲队员下到地面，如果没有援助的话仍然坚持不了多久。

高弗纳在杜兰特坠落的黑鹰直升机上空低空盘旋。每一次面向西边时都会被太阳照得睁不开眼。他希望太阳快点落山。他和其他“夜空巡游者”们在夜里飞行更感到舒服。在夜间，他们配备了高科技装备，直升机驾驶员和机组成员能看的见敌人而敌人却看不见他们。如果高弗纳的黑鹰和小鸟直升机能拖住暴徒直至夜晚来临，那些地面上的人还有一线机会。

现在下面的暴徒塞满了通往主要干道的小路。每次高弗纳低空盘旋时，有些人会散开，但又在他后面集结成群。就像用手捧水一样。他能看到火箭弹非常平直地飞过他的直升机。他看到一名三角洲队员中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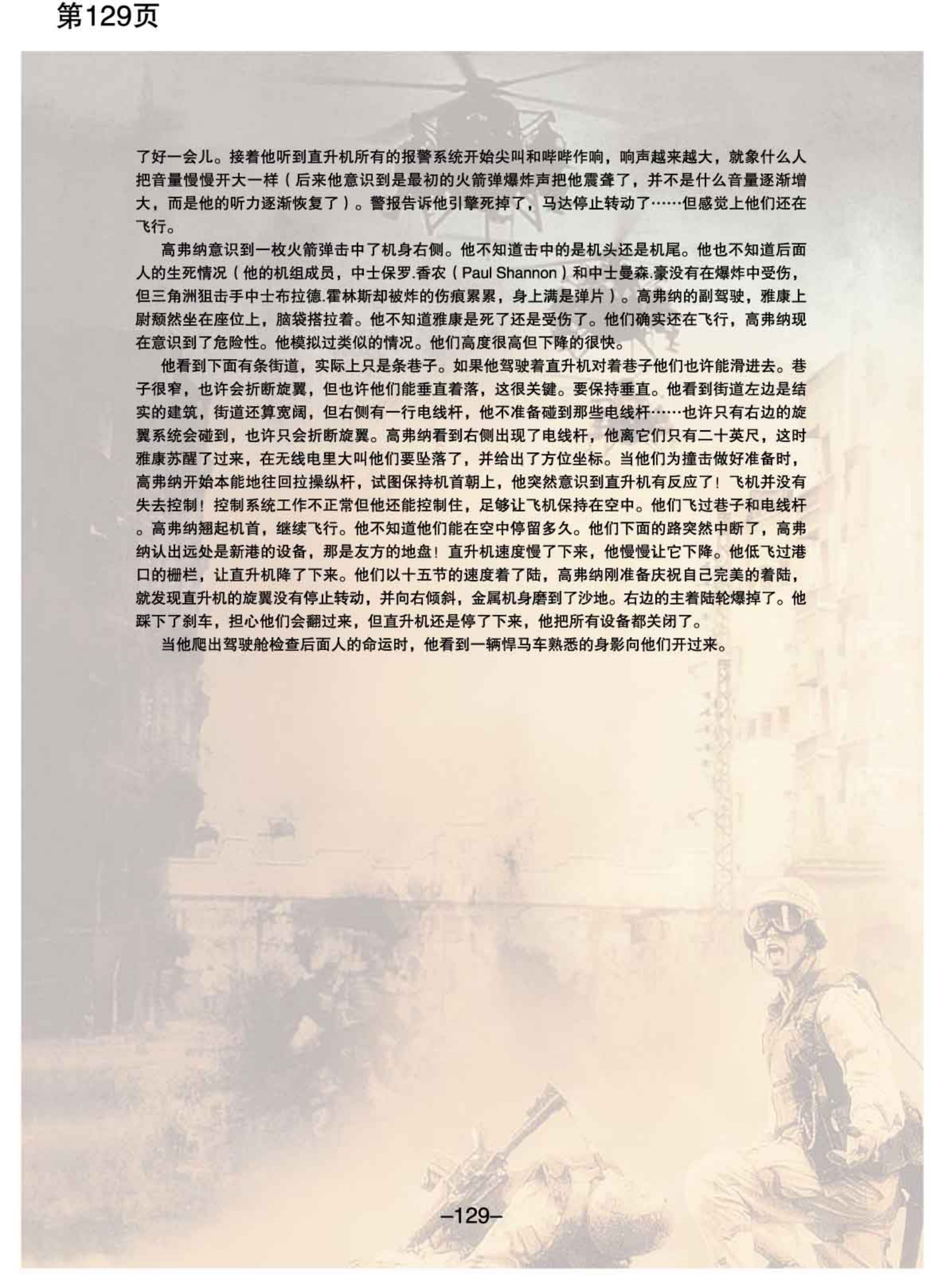
他通过无线电说：“这里是“六二”，第二处坠机地点的地面力量无法保证完全了。他们射中了地面上的一个伙计。”

没过几分钟，他又开始请求。

高弗纳问：“现在有任何地面武装前往第二号坠机地点吗？”

——不，现在还没有。

在一次缓慢地转向太阳方向的飞行中，高弗纳的直升机象是跟一辆大货车相撞了一样。突然发出一声撞击声。感觉就象天空变成了个洞穴。他正倾斜做了个向右的急转弯，大约在屋顶以上三十英尺，速度大约一百一十节，接下来他意识到机身是水平的。他看到前方似乎有一片巨大的马达旋翼，但当聚焦眼神后他看到原来那是挡风玻璃上的一条裂缝。起初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在飞行还是在地面上。驾驶舱外四周都是空白一片。沉寂



了好一会儿。接着他听到直升机所有的报警系统开始尖叫和哗哗作响，响声越来越大，就象什么人把音量慢慢开大一样（后来他意识到是最初的火箭弹爆炸声把他震聋了，并不是什么音量逐渐增大，而是他的听力逐渐恢复了）。警报告诉他引擎死掉了，马达停止转动了……但感觉上他们还在飞行。

高弗纳意识到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机身右侧。他不知道击中的是机头还是机尾。他也不知道后面人的生死情况（他的机组成员，中士保罗·香农（Paul Shannon）和中士曼森·豪没有在爆炸中受伤，但三角洲狙击手中士布拉德·霍林斯却被炸的伤痕累累，身上满是弹片）。高弗纳的副驾驶，雅康上尉颓然坐在座位上，脑袋耷拉着。他不知道雅康是死了还是受伤了。他们确实还在飞行，高弗纳现在意识到了危险性。他模拟过类似的情况。他们高度很高但下降的很快。

他看到下面有条街道，实际上只是条巷子。如果他驾驶着直升机对着巷子他们也许能滑进去。巷子很窄，也许会折断旋翼，但也许他们能垂直着落，这很关键。要保持垂直。他看到街道左边是结实的建筑，街道还算宽阔，但右侧有一行电线杆，他不准备碰到那些电线杆……也许只有右边的旋翼系统会碰到，也许只会折断旋翼。高弗纳看到右侧出现了电线杆，他离它们只有二十英尺，这时雅康苏醒了过来，在无线电里大叫他们要坠落了，并给出了方位坐标。当他们为撞击做好准备时，高弗纳开始本能地往回拉操纵杆，试图保持机首朝上，他突然意识到直升机有反应了！飞机并没有失去控制！控制系统工作不正常但他还能控制住，足够让飞机保持在空中。他们飞过巷子和电线杆。高弗纳翘起机首，继续飞行。他不知道他们能在空中停留多久。他们下面的路突然中断了，高弗纳认出远处是新港的设备，那是友方的地盘！直升机速度慢了下来，他慢慢让它下降。他低飞过港口的栅栏，让直升机降了下来。他们以十五节的速度着了陆，高弗纳刚准备庆祝自己完美的着陆，就发现直升机的旋翼没有停止转动，并向右倾斜，金属机身磨到了沙地。右边的主着陆轮爆掉了。他踩下了刹车，担心他们会翻过来，但直升机还是停了下来，他把所有设备都关闭了。

当他爬出驾驶舱检查后面人的命运时，他看到一辆悍马车熟悉的身影向他们开过来。

18

迈克·杜兰特仍然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的腿断了但并不疼。他仰面躺着，倚在一个靠着小树的补给包上，看到有索马里人冒头看这块空地就用他的武器开火。在他左边的墙与直升机尾部之间只有十五英尺的空地。杜兰特不禁佩服起三角洲队员把他放置的地方来。

他能听见直升机另一侧有枪声。他知道他的副驾驶雷·弗兰克受伤了但还活着。那边有两名三角洲队员和他的机组成员汤米·费尔德。他不知道汤米是不是还好。他以为直升机另一侧至少有四个人，也许有更多的来自救援小组的人。在车辆出现把他们带走以前只是时间问题。

接着他听到一名特种队员——是加里·高登——喊道他中弹了。那是充满愤怒和疼痛的急促喊叫声。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那声音。

另一名特种队员——是兰迪·舒加特——来到杜兰特这边。

他问：“飞机上有武器吗？”

有的。机组成员都带着M-16步枪。杜兰特告诉他武器的位置，舒加特进入机舱，翻箱倒柜，接着把武器都拿了出来。他给了迈克·杜兰特一只上好膛随时准备开火的CAR-15步枪。

舒加特问：“生存无线电上有什么频道吗？”

就在此时，杜兰特第一次意识到他们的危险处境。这名飞行员感到内脏一阵翻腾。如果舒加特在问他如何建立通讯系统，这就意味着他和另一名同伴是独自前来的。救援小组只有他们两人。而高登刚被击中了！

他向舒加特解释了生存无线电的标准通信程序。有一个B通道。当舒加特呼叫的时候他仔细听着。

兰迪说：“我们需要援助。”

他被告之一支救援部队正在组织中。接着舒加特祝他好运，拿起武器，又回到机身的另一侧去了。

杜兰特现在感到慌张了。他必须把索马里人赶走。他能听见他们在墙后谈论，于是他用武器向锡皮墙扫射。他吓了一跳，因为他一直是单发射击，但这把新武器却设定在了自动扫射上。墙后的声音停止了。接着两名索马里人试图爬上直升机的首部。他向他们开火，他们跳了回去。他不知道是否击中了他们。

一个人试图翻过墙，杜兰特向他射击。另一个带着武器从拐角处爬了过来，杜兰特向他开火。

接着从直升机另一侧传来了一阵疯狂的扫射声，持续了有两分钟。在喧闹声中他听到舒加特痛苦的喊叫。接着停止了。

在空中，忧心冲冲的指挥官们在观察着。

——你有二号坠机现场上空的影像吗？

——坠机现场周围全是当地人。

——当地人？

——正确，完毕。

无线电沉默了。

杜兰特感到恐惧。他听到愤怒的暴徒发出的声响。坠机时在空地上留下了很多残骸，他听到暴徒像不顾一切的野兽一样推开残骸时发出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现在声音冲他而来。他的第二件武器已经打空了。他身边仍然有一只手枪，但他却没想到要拔出它。

为什么要麻烦呢？已经结束了。他完了。

一个人从机首处移过来。他似乎对发现杜兰特很震惊。那人喊了起来，更多的索马里人跑了过来。死期到了。杜兰特把空枪放在胸前，双手盖在上面，眼睛看着天空。

哈桑·亚辛·阿伯科比（Hassan Yassin Abokoi）在和人群一起围住坠落的直升机时，被一架直升机射中了膝盖。他现在坐在一棵树后观察着。他的脚踝开始刺疼，接着变得麻木了。流血很多。他痛恨直升机。他的叔叔在某天被一架直升机的炮火炸掉了脑袋。脑袋从肩膀上被完全切掉了，就像从没在那里长过一样。那些美国人怎么能泼撒火力和死亡给他们，怎么能先给他们食物，然后又开始屠杀他们？他想杀掉那些从天而降的士兵，但他站不起来了。

从他坐的位置那里，他能看到暴徒们在袭击美国人。只有一人还活着。他在喊叫，当暴徒抓住他的脚，把他从直升机那里拖开时他挥舞着他的手，那些暴徒还撕他的衣服。他看到他的邻居们用刀砍着美国人的尸体，割下他们的四肢。接着他看到人们奔跑着，拖着美国人的残肢开始游行。

当默阿里姆围着直升机尾部转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了另一个美国人，是一名飞行员。那人没有开枪。他把他的武器放在胸前，双手放在上面。人群蜂拥着越过默阿里姆扑向那人，开始踢他，打他，但默阿里姆突然觉得应该保护他。他抓起飞行员的手，用他的武器向天空开火，喊叫着让人群后退。

他手下的一个人用枪托猛砸飞行员的脸，默阿里姆把他推远。那名飞行员受伤了，无法继续战斗。那些游骑兵花了好几个月抓捕索马里人，把他们关起来。他们会愿意用很多，也许所有人来交换他们自己人的。那名飞行员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他指挥手下人在飞行员周围围成圈，保护他不受暴徒的伤害，那些人正渴望复仇。几名默阿里姆的人弯腰开始撕下杜兰特的衣服。那名飞行员系着一把手枪，还有一把刀，他们担心他还有其它隐藏武器，他们知道美军飞行员衣服里都戴着无线电求生装置，好让直升机找到他们，所以他们把衣服里层也撕了开来。

20

当暴徒们扑向他的时候，杜兰特继续望着天空。他们喊叫着他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当一个人用枪托猛砸他的脸时，他的鼻子被打断了，眼睛周围的骨头也被打的粉碎。人们扯着他的胳膊和腿，接着其他人开始撕他的衣服。他们不熟悉他装备上的塑料搭扣，于是杜兰特手伸向下，把它们解开。他把自己交给他们。他的靴子被脱掉，他的生存背心和他的上衣。一个人半解开他的裤子，但当他看到杜兰特没有穿内裤时（为了在炎热中保持凉快），他又把裤子系上了。他们还留下了他的棕色T恤。与此同时他一直被人又踢又打。一个年轻人弯下腰，抓住杜兰特脖子上戴的绿色身份卡。他把身份卡凑近杜兰特的脸，喊道：“游骑兵，游骑兵，你死在索马里！”

接着有人向他脸上撒脏东西，撒进了他的嘴里。他们在他的头和眼睛上系了一条破布或是毛巾，暴徒们把他举了起来，半抬半拖着。他感到腿骨断裂的末端刺穿了腿根部皮肤，戳透了出去。他全身都被殴打，踢着，被拳头和枪托揍着。他无法看到他们把他带到哪里。他被卷入了狂热的愤怒浪潮中。有人，他觉得是一个女人，凑过来，抓住他的阴茎和睾丸，猛拉它们。

在与痛苦做斗争的时候，突然间，杜兰特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他不在人群的中心，也许他超脱了。他观察着人群袭击他。也许是他的灵魂。他不再感到痛苦，害怕也减轻了，接着他昏了过去。

阿拉莫

(一八三六年，不到两百人的德克萨斯平民在阿拉莫堡抵抗了数千名墨西哥军队达十三天之久——译者注)

1

空降兵提姆·威尔金森爬回到坠毁的直升机里寻找更多的支撑点好把飞行员克里夫·沃尔考特的尸体弄出来。也许他一开始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把座椅推后点，可以得到更多的空间和更好的角度。但都是无用功。

他又爬了出来，在不停的自动武器射击声中跪在残骸的顶部，他从打开的右侧机舱门进入到飞机后部。他以为他们已经把所有人都算进去了。他知道有些人之前被坠落后立刻降落下来的小鸟直升机救走了。于是威尔金森开始寻找敏感设备和武器，要将它们转移走或摧毁掉。空降兵们受过快速消除带有敏感数据的电子设备的存储器的训练。所有没有被捆住的电子设备和装备都掉在了机身的左侧，也就是现在的地面。

在顶部他注意到了一片沙漠迷彩服的碎片。

他对CSAR小组中的三角洲军医，中士鲍伯·马布里说：“我想里面还有人。”

威尔金森更加倾斜着，看到了一只手和一只战斗手套。他向残骸里喊叫，战斗手套里的一只手动了一下。威尔金森爬进残骸，开始把淹没一个人的碎片和装备拖开。这是第二名机组成员，左侧机枪手雷·杜迪。他的座椅的一部分被撞击了，铰链断了，但基本上还算完整，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当威尔金森把杜迪的手解放出来后，这位机组成员开始把其它东西推开。他仍然无法说话，半清醒半昏迷。

马布里撕开凯芙拉嵌板把它们挡在机身一侧，子弹已经把那里打了许多孔。他们没有冒着炮火向外拉人，而是向下挖地道，他们在左侧机舱门的后拐角挖着干沙。把杜迪从地道里拉了出来。

接着两名救援者爬进里面，威尔金森寻找着要摧毁的装备，马布里把凯芙拉嵌板挂在机尾，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伤员救治点。火力大多数来自于巷头和巷尾。他们仍然期望地面车队随时会来。

受伤的中士法雷斯忙着射击没有注意到凯芙拉嵌板。他的小腿上绑着绷带，胳膊上挂着急救包，他倚靠着毁坏的尾梁，寻找着目标。

威尔金森拍了拍他的头顶：“斯科特，你干吗不躲到凯芙拉后面去？”

法雷斯惊讶地回头一看。他太专注于开火都没看见挂在他后面的嵌板。

他说：“好主意。”

一排子弹把毁坏的飞机尾梁打得千疮百孔。

威尔金森想起斯蒂夫·马丁的电影《The Jerk》里的情景，马丁扮演的低能角色，没注意到坏人正朝他射击，惊讶地看见子弹把一排石油罐打得千疮百孔。他喊叫出马丁在电影里的台词。他们恨那些罐子！离那些罐子远点。”

两人都笑了。

在救了几人后，威尔金森从底部爬到驾驶舱下，看是否有办法把沃尔考特的尸体拖出来。还是没有办法。

2

一枚手雷从什么地方飞过来。这是俄制的，像一个汤罐头，末端有一根棍。它反弹到汽车上，然后弹到专业军士杰森·科尔曼（Jason Coleman）的头盔和无线电上，接着掉到了地上。

尼尔森仍处于突布利机枪造成的耳聋中，他把M-60机枪从车顶上拉下，卧倒，交叉路口处的所有人也都卧倒了。他们卧倒了大约整整一分钟，想减免爆炸的伤害。可什么也没发生。

中尉迪托马西说：“我想那是枚哑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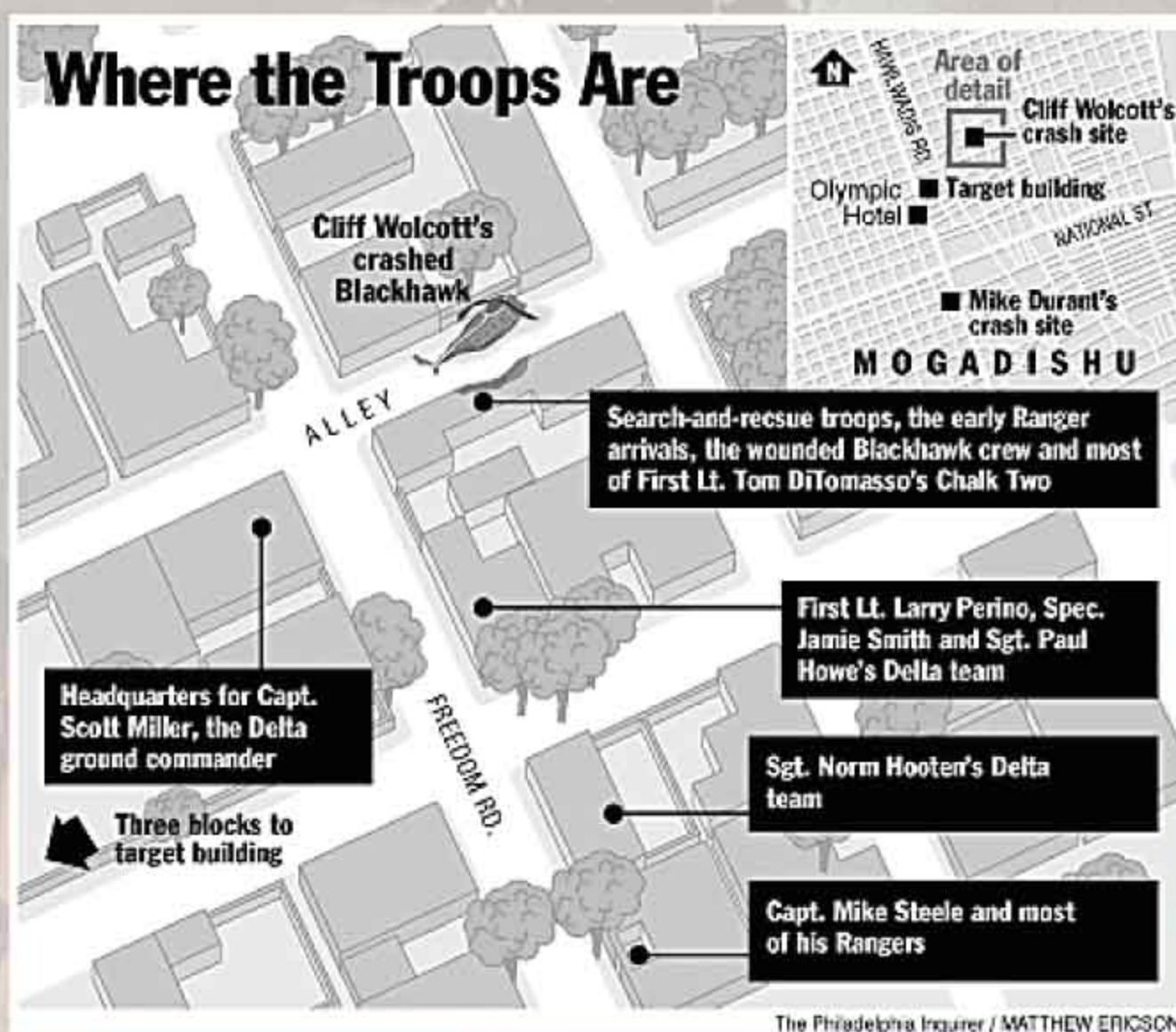
三十秒钟后，另一枚手雷滚到汽车和树中间的街上。尼尔森再次把枪从车顶上取下，翻滚着离手雷远远的。每个人再次紧绷身体等待着，但这次，又没爆炸。尼尔森认为他们的好运气该到头了。他和巴顿向汽车后面爬去，这时第三枚手雷丢到了他们之间。尼尔森把他的头盔挡在面前，再把枪横在面前，防护着这次肯定要来的爆炸。他张开嘴，闭上眼，呼吸沉重，等待着。手雷发出咝咝声。他等了足足二十秒，然后抬头看着巴顿。

巴顿说：“哑弹。”

尤里克抓起它扔到街上。

有人给他们自己买了一批坏的手雷。威尔金森后来在直升机内发现了三到四枚没有爆炸的手雷。

环绕沃尔考特坠落的黑鹰直升机的美军士兵现在围成了一个“L”型的防线，“L”型伸向南方。一组大约三十人左右聚集在巷子里的残骸周围，组成了“L”型的北边基地。当他们知道地面车队迷路了并会晚到后，他们把伤员通过直升机坠落时形成的洞运到阿迪亚兹·阿里·阿登的家里（他仍然躲在里屋里）。巷子的西边（就是“L”型的短线部分）就是马里汉大道，尼尔森，尤里克，巴顿和突布利在街道的西北角防守。在交叉路口的东边，靠近直升机处是迪托马西，科尔曼，贝尔曼和三角洲上尉比尔·科特楚普（Bill Coulthrop）以及他的无线电操作员。剩下的地面武装都分散在马里汉大道的南边，坡度逐渐向上，组成了“L”型的长线部分。斯蒂勒和十几名游骑兵，跟着三个三角洲小组，总共大约三十人，都在马里汉大道中部，第二个街区以南，道路东边的一个院子里，离大部队大约半个街区，加上一条宽阔的巷子以及一个长长的街区。中士豪伊的三角洲部队，包括一组游骑兵，专业军士斯特宾斯就在里面，他们跟着由米勒上尉率领的三角洲指挥部队，穿过那条宽阔的巷子，沿着西侧墙壁向尼尔森的位置而来。皮里诺中尉和下士史密斯，中士楚克·艾略特以及其他几个人也穿过了那条巷子，沿着东墙下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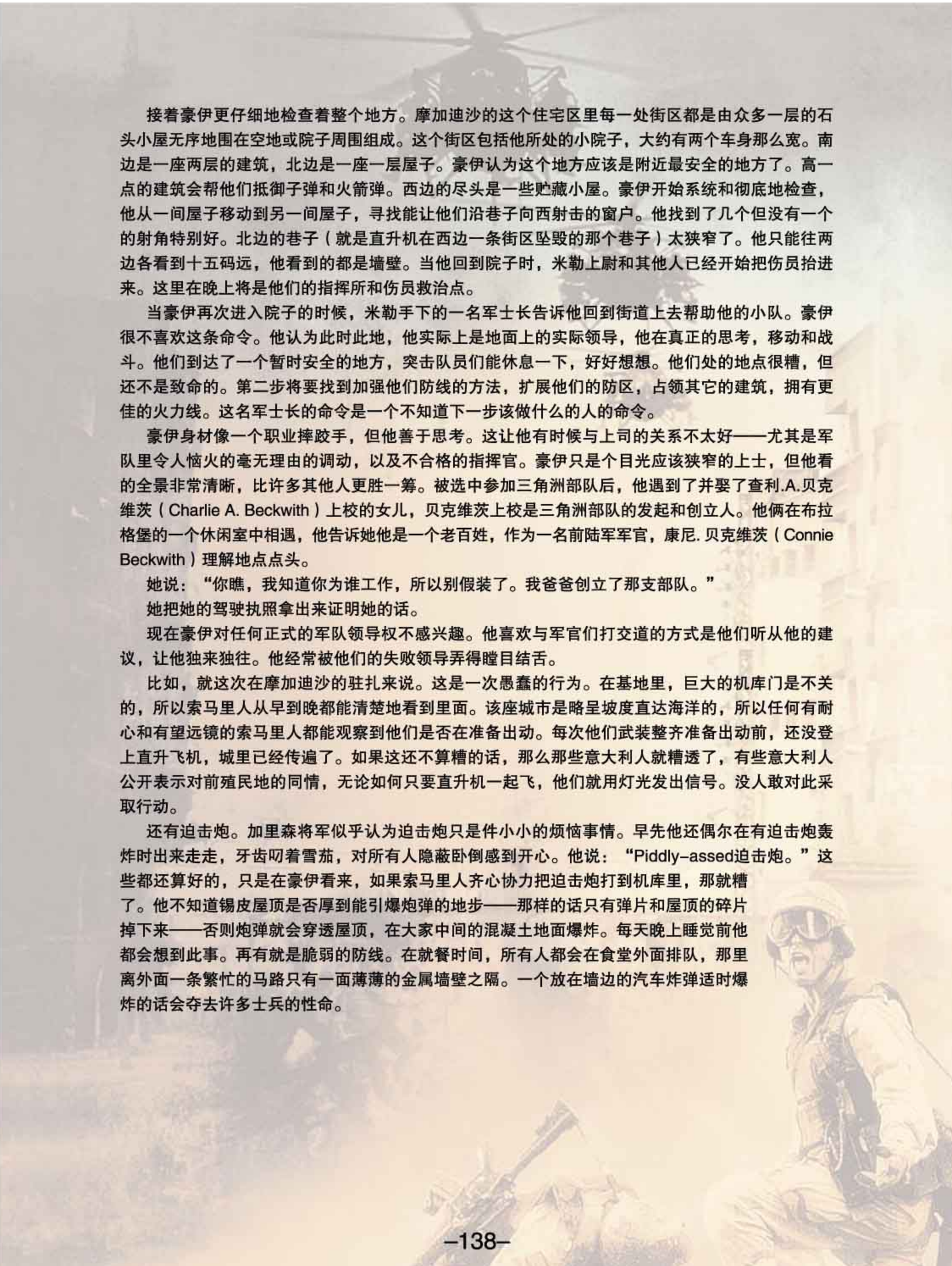


当豪伊接近尼尔森的位置时，他看到的是好象游骑兵们只是在躲藏着。两名他的手下跑到巷子对面告诉游骑兵开始射击。尼尔森和其他人仍然沉浸在没有爆炸的手雷带来的震惊当中。子弹把四周的墙皮打得纷纷落下，但无法搞清楚子弹是从哪里射来的。豪伊的手下帮助安排尼尔森和其他人设置有效的火力区，又把斯特宾斯和机枪手士兵布赖恩·赫德安排在同一个交叉路口的南角，指示他们向西射击。

米勒上尉赶上了豪伊，他后面跟着无线电员和小组里的其他成员，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上士杰夫·巴里，他是空军战斗管制员。因为交叉路口的火力太猛，豪伊认为该是离开街道的时候了。在他这侧的街区上，在两栋建筑之间有个院子，入口是一座金属门。他推了推门，两扇门板是向里打开的。豪伊本来决定在门上安放炸药，但因为附近士兵众多而且缺少掩护，爆炸可能会伤到人。于是这位魁梧的中士和巴里把身体倚住门。巴里侧身而立。

豪伊说：“跟着我以防我中弹。”

他跃进院子，迅速通过两侧的房子，从一间屋子跑到另一件屋子。豪伊在找人，把眼神集中在身体中部的位罝，检查手。双手能告诉人此人是敌是友。他找到的手都是空空的。它们分别属于一个男人，一名妇女和一些儿童，一个大约七人的家庭，他们完全受到了惊吓。他站在门口，右手持着武器指向他们，试图用左手打手势哄着他们离开屋子。这花了一点时间，但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缓慢地走了出来。他们给这些人戴上塑料手铐，关在了旁边的一所小屋里。



接着豪伊更仔细地检查着整个地方。摩加迪沙的这个住宅区里每一处街区都是由众多一层的石头小屋无序地围在空地或院子周围组成。这个街区包括他所处的小院子，大约有两个车身那么宽。南边是一座两层的建筑，北边是一座一层屋子。豪伊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附近最安全的地方了。高一点的建筑会帮他们抵御子弹和火箭弹。西边的尽头是一些贮藏小屋。豪伊开始系统和彻底地检查，他从一间屋子移动到另一间屋子，寻找能让他们沿巷子向西射击的窗户。他找到了几个但没有一个的射角特别好。北边的巷子（就是直升机在西边一条街区坠毁的那个巷子）太狭窄了。他只能往两边各看到十五码远，他看到的都是墙壁。当他回到院子时，米勒上尉和其他人已经开始把伤员抬进来。这里在晚上将是他们的指挥所和伤员救治点。

当豪伊再次进入院子的时候，米勒手下的一名军士长告诉他回到街道上去帮助他的小队。豪伊很不喜欢这条命令。他认为此时此地，他实际上是地面上的实际领导，他在真正的思考，移动和战斗。他们到达了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突击队员们能休息一下，好好想想。他们处的地点很糟，但还不是致命的。第二步将要找到加强他们防线的方法，扩展他们的防区，占领其它的建筑，拥有更佳的火力线。这名军士长的命令是一个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的人的命令。

豪伊身材像一个职业摔跤手，但他善于思考。这让他有时候与上司的关系不太好——尤其是军队里令人恼火的毫无理由的调动，以及不合格的指挥官。豪伊只是个目光应该狭窄的上士，但他看的全景非常清晰，比许多其他人更胜一筹。被选中参加三角洲部队后，他遇到了并娶了查利·A·贝克维茨（Charlie A. Beckwith）上校的女儿，贝克维茨上校是三角洲部队的发起和创立人。他俩在布拉格堡的一个休闲室中相遇，他告诉她他是一个老百姓，作为一名前陆军军官，康尼·贝克维茨（Connie Beckwith）理解地点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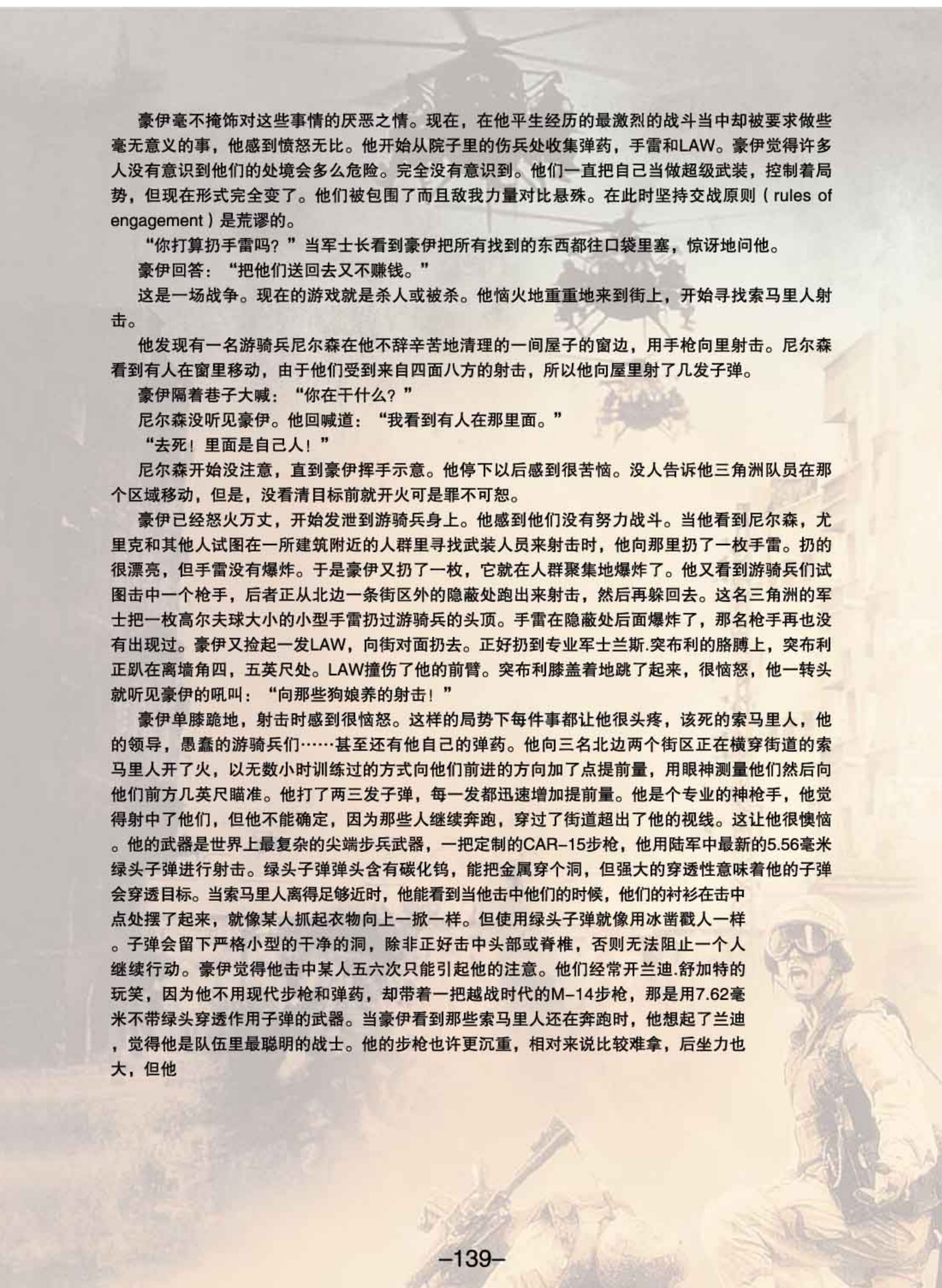
她说：“你瞧，我知道你为谁工作，所以别假装了。我爸爸创立了那支部队。”

她把她的驾驶执照拿出来证明她的话。

现在豪伊对任何正式的军队领导权不感兴趣。他喜欢与军官们打交道的方式是他们听从他的建议，让他独来独往。他经常被他们的失败领导弄得瞠目结舌。

比如，就这次在摩加迪沙的驻扎来说。这是一次愚蠢的行为。在基地里，巨大的机库门是不关的，所以索马里人从早到晚都能清楚地看到里面。该座城市是略呈坡度直达海洋的，所以任何有耐心和有望远镜的索马里人都能观察到他们是否在准备出动。每次他们武装整齐准备出动前，还没登上直升飞机，城里已经传遍了。如果这还不算糟的话，那么那些意大利人就糟透了，有些意大利人公开表示对前殖民地的同情，无论如何只要直升机一起飞，他们就用灯光发出信号。没人敢对此采取行动。

还有迫击炮。加里森将军似乎认为迫击炮只是件小小的烦恼事情。早先他还偶尔在有迫击炮轰炸时出来走走，牙齿叼着雪茄，对所有人隐蔽卧倒感到开心。他说：“Piddly-assed迫击炮。”这些都还算好的，只是在豪伊看来，如果索马里人齐心协力把迫击炮打到机库里，那就糟了。他不知道锡皮屋顶是否厚到能引爆炮弹的地步——那样的话只有弹片和屋顶的碎片掉下来——否则炮弹就会穿透屋顶，在大家中间的混凝土地面爆炸。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想到此事。再有就是脆弱的防线。在就餐时间，所有人都会在食堂外面排队，那里离外面一条繁忙的马路只有一面薄薄的金属墙壁之隔。一个放在墙边的汽车炸弹适时爆炸的话会夺去许多士兵的性命。



豪伊毫不掩饰对这些事情的厌恶之情。现在，在他平生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当中却被要求做些毫无意义的事，他感到愤怒无比。他开始从院子里的伤兵处收集弹药，手雷和LAW。豪伊觉得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会多么危险。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把自己当做超级武装，控制着局势，但现在形式完全变了。他们被包围了而且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在此时坚持交战原则（rules of engagement）是荒谬的。

“你打算扔手雷吗？”当军士长看到豪伊把所有找到的东西都往口袋里塞，惊讶地问他。

豪伊回答：“把他们送回去又不赚钱。”

这是一场战争。现在的游戏就是杀人或被杀。他恼火地重重地来到街上，开始寻找索马里人射击。

他发现有一名游骑兵尼尔森在他不辞辛苦地清理的一间屋子的窗边，用手枪向里射击。尼尔森看到有人在窗里移动，由于他们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射击，所以他向屋里射了几发子弹。

豪伊隔着巷子大喊：“你在干什么？”

尼尔森没听见豪伊。他回喊道：“我看到有人在那里面。”

“去死！里面是自己人！”

尼尔森开始没注意，直到豪伊挥手示意。他停下以后感到很苦恼。没人告诉他三角洲队员在那个区域移动，但是，没看清目标前就开火可是罪不可恕。

豪伊已经怒火万丈，开始发泄到游骑兵身上。他感到他们没有努力战斗。当他看到尼尔森，尤里克和其他人试图在一所建筑附近的人群里寻找武装人员来射击时，他向那里扔了一枚手雷。扔的很漂亮，但手雷没有爆炸。于是豪伊又扔了一枚，它就在人群聚集地爆炸了。他又看到游骑兵们试图击中一个枪手，后者正从北边一条街区外的隐蔽处跑出来射击，然后再躲回去。这名三角洲的军士把一枚高尔夫球大小的小型手雷扔过游骑兵的头顶。手雷在隐蔽处后面爆炸了，那名枪手再也没有出现过。豪伊又捡起一发LAW，向街对面扔去。正好扔到专业军士兰斯·突布利的胳膊上，突布利正趴在离墙角四，五英尺处。LAW撞伤了他的前臂。突布利膝盖着地跳了起来，很恼怒，他一转头就听见豪伊的吼叫：“向那些狗娘养的射击！”

豪伊单膝跪地，射击时感到很恼怒。这样的局势下每件事都让他很头疼，该死的索马里人，他的领导，愚蠢的游骑兵们……甚至还有他自己的弹药。他向三名北边两个街区正在横穿街道的索马里人开了火，以无数小时训练过的方式向他们前进的方向加了点提前量，用眼神测量他们然后向他们前方几英尺瞄准。他打了两三发子弹，每一发都迅速增加提前量。他是个专业的神枪手，他觉得射中了他们，但他不能确定，因为那些人继续奔跑，穿过了街道超出了他的视线。这让他很懊恼。他的武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尖端步兵武器，一把定制的CAR-15步枪，他用陆军中最新的5.56毫米绿头子弹进行射击。绿头子弹弹头含有碳化钨，能把金属穿个洞，但强大的穿透性意味着他的子弹会穿透目标。当索马里人离得足够近时，他能看到当他击中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衬衫在击中点处摆了起来，就像某人抓起衣物向上一掀一样。但使用绿头子弹就像用冰凿戳人一样。子弹会留下严格小型的干净的洞，除非正好击中头部或脊椎，否则无法阻止一个人继续行动。豪伊觉得他击中某人五六次只能引起他的注意。他们经常开兰迪·舒加特的玩笑，因为他不用现代步枪和弹药，却带着一把越战时代的M-14步枪，那是用7.62毫米不带绿头穿透作用子弹的武器。当豪伊看到那些索马里人还在奔跑时，他想起了兰迪，觉得他是队伍里最聪明的战士。他的步枪也许更沉重，相对来说比较难拿，后坐力也大，但他

一定能用一发子弹击倒一个人，在战斗中，往往你只能有一次射击机会。射击某人，就希望看到他倒下；你可不能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一直在想你是否击中了他，或他是否还在草丛里等着你。

豪伊的地点很好。前后都没有阻挡子弹的东西，但南边二十英尺靠着西墙有一棵树阻挡了他的视线。尼尔森，突布利和其他人驻扎的地方有另一棵更大点的树，阻止了任何从北方而来的视线。所以这位三角洲军士能够离墙五英尺单膝跪地，毫无顾及地向北寻找目标。这和战场上一样。有些地点就是比其它地点更安全。在山上，胡特看着豪伊和他的小队穿过交叉路口，而他自己却脸贴地面，子弹从头顶飞过。豪伊想：他们能这么干呢？由于不同的视角，有人能站立着战斗，毫无困难可言，而只有几英尺之遥的子弹却让人只能卧倒寻找掩护，动弹不得。豪伊意识到他找到了一个安全地带。他有条不紊地射击，节省着弹药。

当他看到皮里诺，史密斯和艾略特在同一位置街的另一边爬行时，豪伊认为他们正在试图做他正在做的事情。只是，街那边却没有树提供掩护。

他不耐烦地隔着街向他们大喊起来，但在喧嚣声中他们无法听见他。

3

皮里诺和他的手下移动到一个很小的锡皮棚子下面，实际上只是一个突出在不规则的灰色石墙外的一个门廊。他们离“超级六一”坠落的那个巷子只有十码远。皮里诺是西点军校一九九零年的毕业生，二十四岁的他比手下的游骑兵大不了多少。他的小组比斯蒂勒上尉和大多数游骑兵推进的还要远。在高德尔被击中后，他们强行穿过到达坠机地点最后一个交叉路口。他们清查了街区的第一个院子，然后皮里诺带领几名手下回到街上，沿着马里汉大道前进。他知道他们离迪托马西中尉和CSAR小组很近了，这正是他们的目的地。从这个棚子离院子的门口只有几步之遥。

中士艾略特已经到了棚子的另一边。下士史密斯蹲伏在棚子后面，皮里诺就在史密斯后面几英尺处。他们受到的火力射击如此猛烈以至于让人摸不清头脑。子弹似乎从各个地方飞来。石头碎片从皮里诺头顶的墙上绷下来，不停地落在他的钢盔上。他看到街对面有名索马里枪手，离尼尔森的位置直有二十码，但因为那些人躲在树后面所以看不到他。用一发子弹干掉他是很困难的，但史密斯的M-16下面装有一个榴弹发射器，能够发射203榴弹到那人附近干掉他。他移上前拍了拍史密斯的肩膀——噪声太大，连面对面联络都不行——这时子弹开始砰砰地穿透了棚子。中尉正单膝着地，一发子弹在他两腿中间激起了灰尘。

在街对面，尼尔森看到史密斯被击中了。这位结实的下士快速沿街而下，然后单膝跪地开始射击。许多在那个街角的人听到了子弹击中他的声音，一个很沉重，很难听的拍击声。史密斯看上去先是一呆。他侧身倒下，他好象要对某人说话，惊讶地说：“我中弹了！”

从史密斯的角度看去，似乎史密斯没有受太重的伤。皮里诺帮着把他移到墙后。现在史密斯开始喊叫：“我中弹了！我中弹了！”

中尉能从史密斯的声音里听到他受的伤很重。当高德尔受伤时他似乎没感觉到什么，但史密斯受的伤不同。他不停地翻腾。他的情况很糟。皮里诺把一个绷带包扎在他的伤口上，但鲜血还是从那里喷涌而出。

皮里诺向街对面喊道：“伤员在流血！”

三角洲医护兵库尔特·施密德沿着马里汉大道跑来。他们一起拖着史密斯进了院子。

施密德撕开史密斯的裤腿。当他挪开绷带时，鲜红的血液按照脉搏的跳动，从伤口里喷了出来。这下糟糕了。

施密德对皮里诺说：“这真的糟了。”

中尉跑回街上，爬到艾略特旁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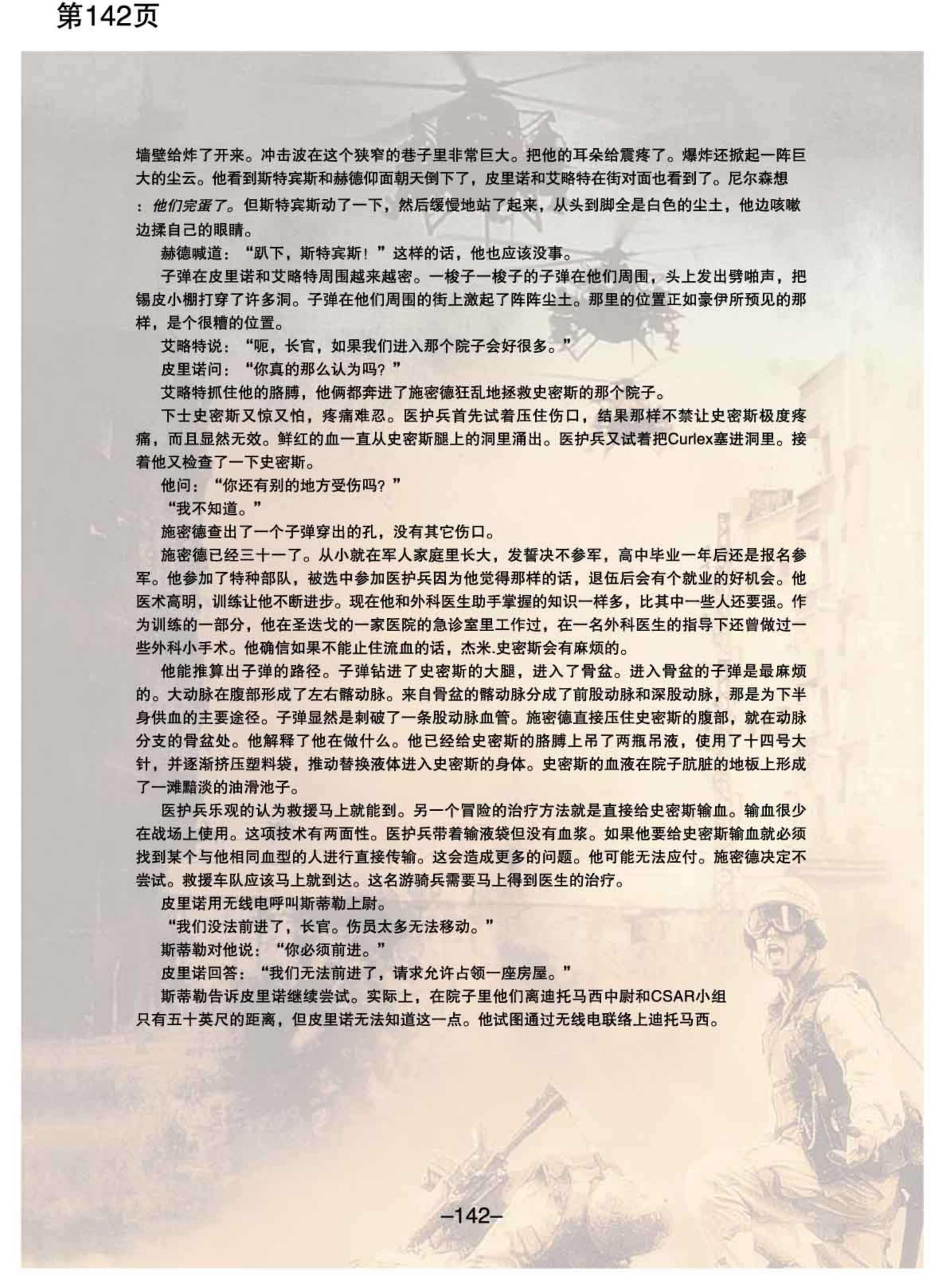
艾略特问：“史密斯在哪儿？”

“他中弹了。”

艾略特说：“该死。”

他们看到中士肯·伯恩脚部中弹。接着士兵罗德里格斯捂着胯部从机枪旁边滚开，流着血，尖叫着。他没感到疼痛，但当从伤口处挪开手时，感到生殖器被压碎了，鲜血从手指间喷涌而出。他尖叫起来。皮里诺的第一小队里十一名游骑兵现在有八名中弹了。

在用一个街区的北边末尾突然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把斯特宾斯震倒在地。尼尔森在非常近的地方看到了一切。一枚火箭弹打到了他所在巷子对面的房子的墙壁上，那里离斯特宾斯和赫德所在的位置非常近。火箭弹爆发出一阵耀眼的红光，把一块有四英尺的



墙壁给炸开了。冲击波在这个狭窄的巷子里非常巨大。把他的耳朵给震疼了。爆炸还掀起一阵巨大的尘云。他看到斯特宾斯和赫德仰面朝天倒下了，皮里诺和艾略特在街对面也看到了。尼尔森想：他们完蛋了。但斯特宾斯动了一下，然后缓慢地站了起来，从头到脚全是白色的尘土，他边咳嗽边揉自己的眼睛。

赫德喊道：“趴下，斯特宾斯！”这样的话，他也应该没事。

子弹在皮里诺和艾略特周围越来越密。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在他们周围，头上发出劈啪声，把锡皮小棚打穿了许多洞。子弹在他们周围的街上激起了阵阵尘土。那里的位置正如豪伊所预见的那样，是个很糟的位置。

艾略特说：“呃，长官，如果我们进入那个院子会好很多。”

皮里诺问：“你真的那么认为吗？”

艾略特抓住他的胳膊，他俩都奔进了施密德狂乱地拯救史密斯的那个院子。

下士史密斯又惊又怕，疼痛难忍。医护兵首先试着压住伤口，结果那样不禁让史密斯极度疼痛，而且显然无效。鲜红的血一直从史密斯腿上的洞里涌出。医护兵又试着把Curlex塞进洞里。接着他又检查了一下史密斯。

他问：“你还有别的地方受伤吗？”

“我不知道。”

施密德查出了一个子弹穿出的孔，没有其它伤口。

施密德已经三十一了。从小就在军人家庭里长大，发誓决不参军，高中毕业一年后还是报名参军。他参加了特种部队，被选中参加医护兵因为他觉得那样的话，退伍后会有个就业的好机会。他医术高明，训练让他不断进步。现在他和外科医生助手掌握的知识一样多，比其中一些人还要强。作为训练的一部分，他在圣迭戈的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工作过，在一名外科医生的指导下还曾做过一些外科小手术。他确信如果不能止住流血的话，杰米·史密斯会有麻烦的。

他能推算出子弹的路径。子弹钻进了史密斯的大腿，进入了骨盆。进入骨盆的子弹是最麻烦的。大动脉在腹部形成了左右髂动脉。来自骨盆的髂动脉分成了前股动脉和深股动脉，那是为下半身供血的主要途径。子弹显然是刺破了一条股动脉血管。施密德直接压住史密斯的腹部，就在动脉分支的骨盆处。他解释了他在做什么。他已经给史密斯的胳膊上吊了两瓶吊液，使用了十四号大针，并逐渐挤压塑料袋，推动替换液体进入史密斯的身体。史密斯的血液在院子肮脏的地板上形成了一滩黯淡的油滑池子。

医护兵乐观的认为救援马上就能到。另一个冒险的治疗方法就是直接给史密斯输血。输血很少在战场上使用。这项技术有两面性。医护兵带着输液袋但没有血浆。如果他要给史密斯输血就必须找到某个与他相同血型的人进行直接传输。这会造成更多的问题。他可能无法应付。施密德决定不尝试。救援车队应该马上就到达。这名游骑兵需要马上得到医生的治疗。

皮里诺用无线电呼叫斯蒂勒上尉。

“我们没法前进了，长官。伤员太多无法移动。”

斯蒂勒对他说：“你必须前进。”

皮里诺回答：“我们无法前进了，请求允许占领一座房屋。”

斯蒂勒告诉皮里诺继续尝试。实际上，在院子里他们离迪托马西中尉和CSAR小组只有五十英尺的距离，但皮里诺无法知道这一点。他试图通过无线电联络上迪托马西。

“汤姆，你在哪里？”

迪托马西试图说明他们的位置，指出陆标。

皮里诺说：“我看不到，我在一个院子里。”

迪托马西扔了颗红色烟雾弹，皮里诺看到红色的轻烟在暗色天空中升起。他猜烟雾离他们只有五十码远，在这个火力区里这段距离太长了。在无线电里斯蒂勒催促他们与迪托马西连接上。

他说：“他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你瞧，长官。连我在内只剩三个人了。我怎么帮他呢？”

最终斯蒂勒妥协了。

“收到，占领建筑，就地防守。”

施密德仍然在手忙脚乱地处理史密斯的伤口。他让皮里诺压住伤口，他好腾出手来。皮里诺用两根手指直接压在伤口上。史密斯尖叫起来，血喷到了中尉身上，他咽了口吐沫，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头晕目眩。血继续喷出来。

史密斯叫起来：“哦，该死！哦，该死！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他知道流出的是动脉血。

医护兵对他说话，试图让他平静下来。唯一止血的方法是找到破裂的股动脉，夹住它。否则就像用一个床单把消防栓包起来一样无济于事。他告诉史密斯向后躺倒。

施密德抱歉地对这名游骑兵说：“这会非常疼，我不得不让你感到更疼痛，但我必须这样做来帮助你。”

史密斯请求说：“给我多点吗啡来止疼吧！”他仍然清醒。

施密德对他说：“我不能。”在这种状态下，吗啡会杀了他的。在失了很多血以后，血压低到了警戒线。吗啡会降低他的心率，让他的呼吸变缓慢，这可不是他所需要的。

当医护兵用双手撑开伤口时游骑兵大叫了起来。施密德试图不理睬手指下还有活动神经。这很艰难。他很照顾史密斯的感受。他们是一起的。但为了拯救这名游骑兵，他不得不把他当作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一台损坏了需要维修的机器。他继续搜索这动脉。如果他无法找到它，史密斯可能会死的。他伸进大腿上部的伤口，探到骨盆，拨开层层皮肤，脂肪，肌肉和血管，在鲜血滩中摸索。他无法找到它。破裂后，动脉的上端缩回到了史密斯的腹部。医护兵停下了。史密斯已经昏过去了。唯一拯救的办法是切开腹部，寻找破裂的动脉再夹住。但那意味着更大的疼痛和失去更多的血液。每次他伸进伤口史密斯就会失去更多的血。施密德和皮里诺满身是血。到处都是血。很难相信史密斯还有更多的血流出。

他一直说：“太疼了，太疼了。”

他的话语和动作变缓慢了。他失去了知觉。

施密德快发疯了。他已经给这名年轻的游骑兵输了六升液体，输液包已经用完了。他尝试了所有方法，感到绝望，挫折和愤怒。他必须离开这间屋子。他找了另一个人继续给伤口上施压，走出去与皮里诺交换意见。两人全身都沾上了史密斯的血。

施密德恳求道：“如果不立刻把他送走，他会死掉的。”

中尉又同斯蒂勒通话。

“长官，我们需要救助直升机。一架小鸟或其它什么。为了下士史密斯。他需要立刻被撤离。”

斯蒂勒先向指挥网络报告。很难做决定。已经快五点了，天越来越暗。所有的车辆已经返回空军基地了。斯蒂勒知道有时候无法得到救助。让另一架直升机降落到附近是不可能的。

上尉呼叫皮里诺告诉他，从现在开始史密斯必须自己撑着。

斯特宾斯害怕地直发抖。是他周围的朋友使他继续前进，但他也只能做到这些。一个人能准备好面对战争的场景，声音和味道，但战争的恐怖，血肉横飞，撕心裂肺痛苦的尖叫，死亡的感觉压在肩头，死神的喘息声在耳边围绕，这却不是能准备好面对的。一切都是命悬一线，无法控制。他所希望经历的难道有这么糟糕吗？一个连里的老军士曾告诉过他：“当战争开始后，一个士兵拼命想参加，可一但他参加了，他又拼命想回家。”

就在斯特宾斯旁边，一梭子弹击中了赫德的M-60机枪，把它打废了。赫德拔出他的九毫米手枪开火。落日斜照在巷子里，斯特宾斯能够看到那些穿着白衬衫的索马里武装分子。他们成群结队。一伙人冲上来向巷子一起开火，然后又躲到隐蔽处去。他右边的马里汉大道对面的巷子里，他能听到救援小组不停地敲打飞机残骸，试图把沃尔考特的尸体弄出来。天空变地阴暗了，仍旧没有地面车队到来的迹象。一个小时前他们已经看到了车辆就在几个街区以外开过。现在他们在哪里？

每个人都担心即将到来的黑暗。无论美军士兵在哪里作战，他们的一个优势就是夜视技术，他们有NOD（夜间观测设备（Night Observation Devices）），但他们把那些东西留在机库了。NOD不用的时候只能挂在脖子上，大约不到一磅重，但它们很笨拙，很烦人。在一次白天的行动中留下它们是很简单的选择。现在部队面临着一个口渴，疲劳，流血和弹药不足的夜晚，又失去了他们最大的技术优势。连队文书斯特宾斯向外注视着巨大的橘红色火球落到西边的建筑物后面，想象着某处有一壶新鲜咖啡在等着他。

小鸟直升机非常熟悉地形，做着规避射击的动作，忙碌地驱赶附近的索马里人群。这种小型的直升机几乎从地面高度呼啸而过，在建筑物之间穿行，速射机枪怒吼着。这是一幅令人惊叹的场景。火箭弹发出嗖嗖声，接着在地面上爆炸。突布利欣赏着这一切，这时中士巴顿告诉他飞行员通报说需要在美军阵地外围的路上设置更多的标识。

巴顿说：“你去做这件事，就在那里布放。”他拿着一个橘红色荧光塑料三角形，指着路中间。

突布利不想做。路上子弹横飞，从隐蔽处出来已经是冒险了，更不用说跑到路中间去了。他脑海里想拒绝巴顿的命令，但立刻否决了这一念头。如果他不去做，总有人要去做。这不公平。他志愿成为一名游骑兵，当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不能退缩。他恼怒地抓起橘红色三角形，跑了几步，把它扔到路中间。他赶紧扑回来隐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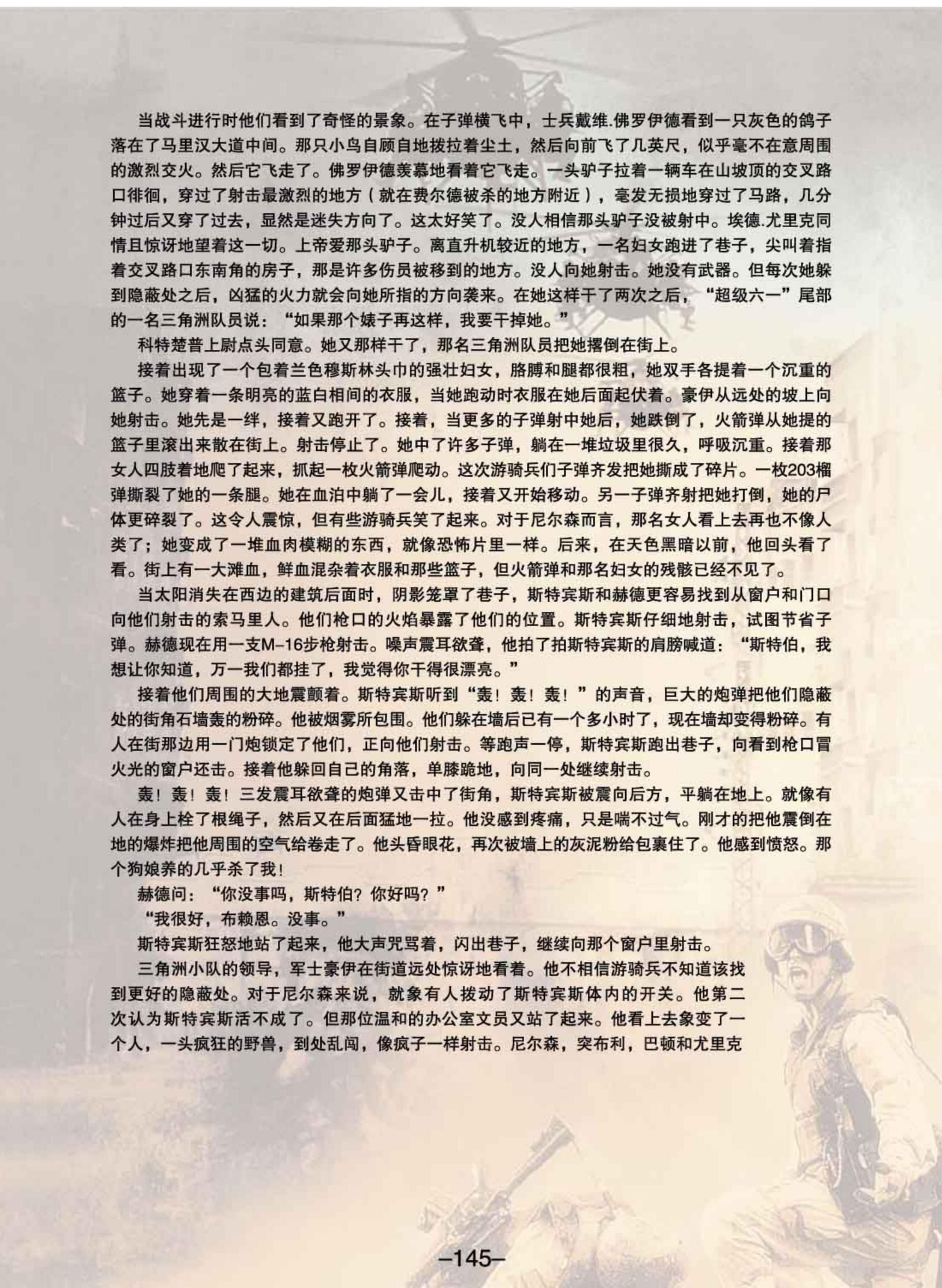
巴顿对他喊：“那样不行。”他解释了当直升机飞过时旋翼会把标识吹跑的。

“你必须固定住它，找块石头压上去。”

突布利现在又气又怕，把头一低，再次跑向马路。

尼尔森记得当时很佩服他的朋友的勇气。突布利第二次行动的时候，街上枪林弹雨，尘土飞扬，尼尔森都看不到他。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突布利了。但几分钟后，这位来自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的大块头踏着重重的步伐跑了回来，咒骂着，没有受伤。

一个老头从墙后蹒跚而出，用AK步枪狂乱地扫射。三个街角的游骑兵都把枪对准了那个人，后者看上去很脆弱，一头浓密的白发，长长的白胡须，嘴边的胡子沾染了绿色的东西，应该是咀嚼“夸特”后留下的。他很明显沉浸在药效中，飘飘欲仙，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射出的子弹根本不着边际，起初游骑兵们吃惊地望着他，然后大笑起来。那老头笨拙地转了个身，向墙壁打了一发子弹，离任何目标都很远。突布利向用SAW把他打倒在地。



当战斗进行时他们看到了奇怪的景象。在子弹横飞中，士兵戴维·佛罗伊德看到一只灰色的鸽子落在了马里汉大道中间。那只小鸟自顾自地拨拉着尘土，然后向前飞了几英尺，似乎毫不在意周围的激烈交火。然后它飞走了。佛罗伊德羡慕地看着它飞走。一头驴子拉着一辆车在山坡顶的交叉路口徘徊，穿过了射击最激烈的地方（就在费尔德被杀的地方附近），毫发无损地穿过了马路，几分钟过后又穿了过去，显然是迷失方向了。这太好笑了。没人相信那头驴子没被射中。埃德·尤里克同情且惊讶地望着这一切。上帝爱那头驴子。离直升机较近的地方，一名妇女跑进了巷子，尖叫着指着交叉路口东南角的房子，那是许多伤员被移到的地方。没人向她射击。她没有武器。但每次她躲到隐蔽处之后，凶猛的火力就会向她所指的方向袭来。在她这样干了两次之后，“超级六一”尾部的一名三角洲队员说：“如果那个婊子再这样，我要干掉她。”

科特楚普上尉点头同意。她又那样干了，那名三角洲队员把她撂倒在街上。

接着出现了一个包着兰色穆斯林头巾的强壮妇女，胳膊和腿都很粗，她双手各提着一个沉重的篮子。她穿着一条明亮的蓝白相间的衣服，当她跑动时衣服在她后面起伏着。豪伊从远处的坡上向她射击。她先是一绊，接着又跑开了。接着，当更多的子弹射中她后，她跌倒了，火箭弹从她提的篮子里滚出来散在街上。射击停止了。她中了许多子弹，躺在一堆垃圾里很久，呼吸沉重。接着那女人四肢着地爬了起来，抓起一枚火箭弹爬动。这次游骑兵们子弹齐发把她撕成了碎片。一枚203榴弹撕裂了她的一条腿。她在血泊中躺了一会儿，接着又开始移动。另一子弹齐射把她打倒，她的尸体更碎裂了。这令人震惊，但有些游骑兵笑了起来。对于尼尔森而言，那名女人看上去再也不像人类了；她变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就像恐怖片里一样。后来，在天色黑暗以前，他回头看了看。街上有一大滩血，鲜血混杂着衣服和那些篮子，但火箭弹和那名妇女的残骸已经不见了。

当太阳消失在西边的建筑后面时，阴影笼罩了巷子，斯特宾斯和赫德更容易找到从窗户和门口向他们射击的索马里人。他们枪口的火焰暴露了他们的位置。斯特宾斯仔细地射击，试图节省子弹。赫德现在用一支M-16步枪射击。噪声震耳欲聋，他拍了拍斯特宾斯的肩膀喊道：“斯特伯，我想让你知道，万一我们都挂了，我觉得你干得很漂亮。”

接着他们周围的大地震颤着。斯特宾斯听到“轰！轰！轰！”的声音，巨大的炮弹把他们隐蔽处的街角石墙轰得粉碎。他被烟雾所包围。他们躲在墙后已有一个多小时了，现在墙却变得粉碎。有人在街那边用一门炮锁定了他们，正向他们射击。等跑声一停，斯特宾斯跑出巷子，向看到枪口冒火光的窗户还击。接着他躲回自己的角落，单膝跪地，向同一处继续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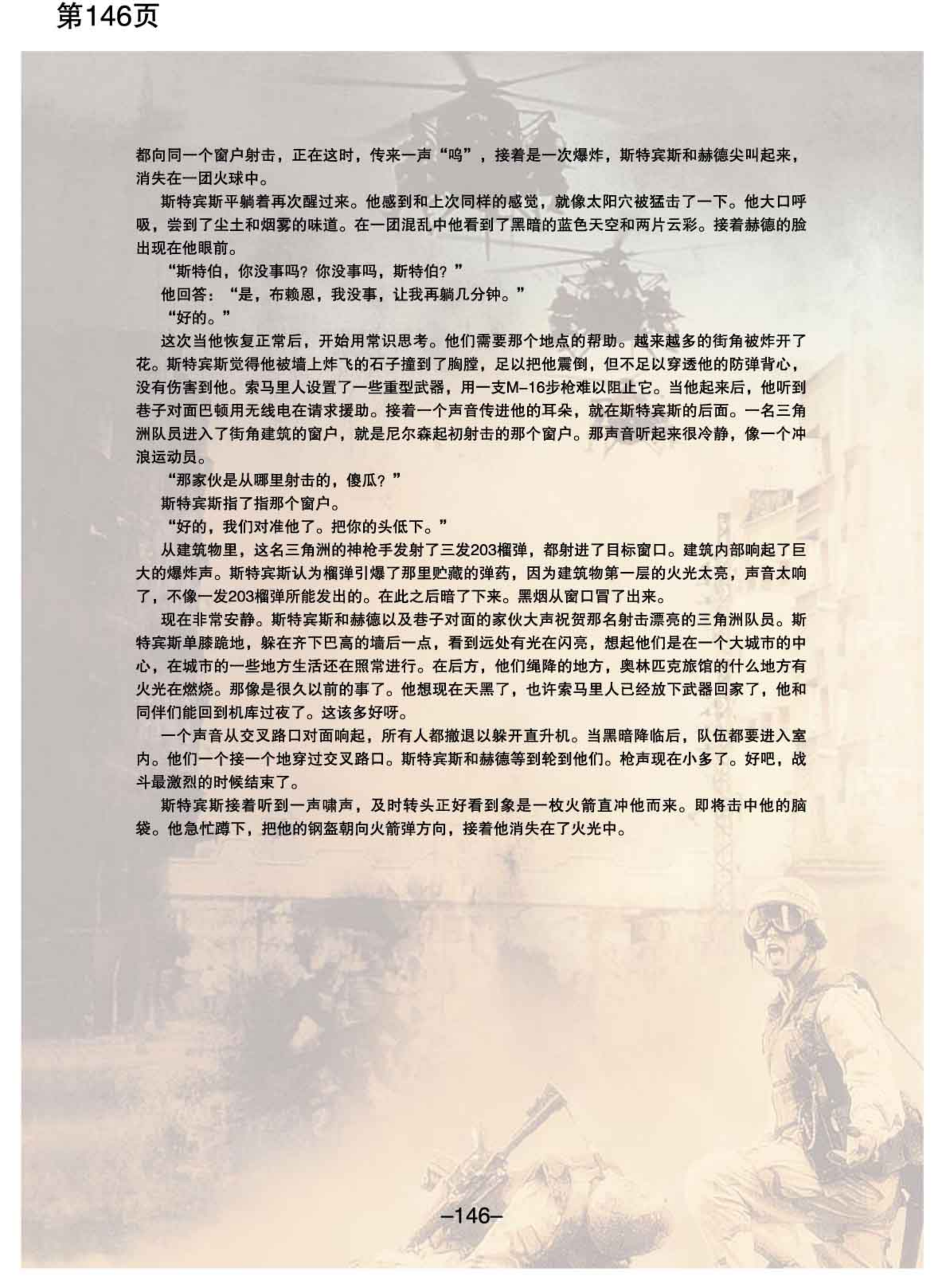
轰！轰！轰！三发震耳欲聋的炮弹又击中了街角，斯特宾斯被震向后方，平躺在地上。就像有人在他身上栓了根绳子，然后又在后面猛地一拉。他没感到疼痛，只是喘不过气。刚才的把他震倒在地的爆炸把他周围的空气给卷走了。他头昏眼花，再次被墙上的灰泥粉给包裹住了。他感到愤怒。那个狗娘养的几乎杀了我！

赫德问：“你没事吗，斯特伯？你好吗？”

“我很好，布赖恩。没事。”

斯特宾斯狂怒地站了起来，他大声咒骂着，闪出巷子，继续向那个窗户里射击。

三角洲小队的领导，军士豪伊在街道远处惊讶地看着。他不相信游骑兵不知道该找到更好的隐蔽处。对于尼尔森来说，就象有人拨动了斯特宾斯体内的开关。他第二次认为斯特宾斯活不成了。但那位温和的办公室文员又站了起来。他看上去象变了一个人，一头疯狂的野兽，到处乱闯，像疯子一样射击。尼尔森，突布利，巴顿和尤里克



都向同一个窗户射击，正在这时，传来一声“呜”，接着是一次爆炸，斯特宾斯和赫德尖叫起来，消失在一团火球中。

斯特宾斯平躺着再次醒过来。他感到和上次同样的感觉，就像太阳穴被猛击了一下。他大口呼吸，尝到了尘土和烟雾的味道。在一团混乱中他看到了黑暗的蓝色天空和两片云彩。接着赫德的脸出现在他眼前。

“斯特伯，你没事吗？你没事吗，斯特伯？”

他回答：“是，布赖恩，我没事，让我再躺几分钟。”

“好的。”

这次当他恢复正常后，开始用常识思考。他们需要那个地点的帮助。越来越多的街角被炸开了花。斯特宾斯觉得他被墙上炸飞的石子撞到了胸膛，足以把他震倒，但不足以穿透他的防弹背心，没有伤害到他。索马里人设置了一些重型武器，用一支M-16步枪难以阻止它。当他起来后，他听到巷子对面巴顿用无线电在请求援助。接着一个声音传进他的耳朵，就在斯特宾斯的后面。一名三角洲队员进入了街角建筑的窗户，就是尼尔森起初射击的那个窗户。那声音听起来很冷静，像一个冲浪运动员。

“那家伙是从哪里射击的，傻瓜？”

斯特宾斯指了指那个窗户。

“好的，我们对准他了。把你的头低下。”

从建筑物里，这名三角洲的神枪手发射了三发203榴弹，都射进了目标窗口。建筑内部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斯特宾斯认为榴弹引爆了那里贮藏的弹药，因为建筑物第一层的火光太亮，声音太响了，不像一发203榴弹所能发出的。在此之后暗了下来。黑烟从窗口冒了出来。

现在非常安静。斯特宾斯和赫德以及巷子对面的家伙大声祝贺那名射击漂亮的三角洲队员。斯特宾斯单膝跪地，躲在齐下巴高的墙后一点，看到远处有光在闪亮，想起他们是在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在城市的一些地方生活还在照常进行。在后方，他们绳降的地方，奥林匹克旅馆的什么地方有火光在燃烧。那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想现在天黑了，也许索马里人已经放下武器回家了，他和同伴们能回到机库过夜了。这该多好呀。

一个声音从交叉路口对面响起，所有人都撤退以躲开直升机。当黑暗降临后，队伍都要进入室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穿过交叉路口。斯特宾斯和赫德等到轮到他们。枪声现在小多了。好吧，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结束了。

斯特宾斯接着听到一声啸声，及时转头正好看到象是一枚火箭直冲他而来。即将击中他的脑袋。他急忙蹲下，把他的钢盔朝向火箭弹方向，接着他消失在了火光中。

5

受伤的空降兵，中士法雷斯用无线电召唤医疗兵。他们需要有人快速穿过宽阔的交叉路口到达西边坠落的直升机处。士兵罗德里格斯胯部的伤口流血严重。那些倒下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医护兵库尔特·施密德在街那边的院子里治疗下士史密斯。马里汉大道这一边没人有技术处理像罗德里格斯那样严重的伤口。法雷斯依靠着在直升机尾部撑起的凯芙拉嵌板，匆忙包扎起来的腿横在面前已经不能动了。

他的伙计提姆·威尔金森曾经逗得他大笑过，现在在他旁边处理伤员。两名空军医护兵自驻扎以来就渴望能看到真正的战斗。当子弹飞过头顶时，威尔金森拍着法雷斯的肩膀说：“小心你所向往的东西。”

威尔金森仍然期望地面车队能随时赶到。他觉得他的工作就是抬起所有伤员放上担架，当卡车一到就立刻抬上车。当他下午早先时候让法雷斯坐上担架时，那名军士长有些不情愿。

威尔金森坚持说：“嘿，你知道该怎么做。上去！”

法雷斯不情愿地爬了上去，躺下，用皮带扎好自己，但当时间流逝，车辆并没有出现时，法雷斯把自己解开，拿起自己的武器，继续战斗。现在他听到街对面的喊声。

“他们需要一名医护兵，威利（威尔金森的昵称——译者注）。”

子弹和火箭弹在他们的位置与马里汉大道对面的人当中形成了一张死亡大网。威尔金森收拾起他的医疗包，移动到了交叉路口。接着他停下来。如果他是害怕了，那么他也很快驱散了那种感觉。自从子弹钻进直升机内部，激起一阵尘土和碎片后，威尔金森就不再担心子弹，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他的工作需要专心致志。他迅速而有条理的工作。太多事要做而他独臂难撑。所以他无法同时考虑危险和工作。于是他专注于工作。现在他转向他的朋友，面无表情，故意用可笑的电影里的语气说话。

他说：“掩护我。”

他跑啊跑，穿越了宽阔的街道，头低着，这时火力突然凶猛了起来。威尔金森的伙计们后来开玩笑说他之所以没被击中是因为他太慢，而索马里人错误地计算了他的速度，瞄准了他前方太远的地方。对于这位医护兵来说，他只想平安地穿越街道。他一进入三角洲部队的指挥部院子，他就开始检查伤员，作出迅速的选择决定。显然罗德里格斯需要首先得到救助。他流血严重，还很害怕。威尔金森试图安慰他。

医护兵剪开了罗德里格斯的制服检查伤口。罗德里格斯被一发子弹击中了臀部，子弹直接穿过骨盆，穿过大腿末端时炸掉了一个睾丸。首先必须为罗德里格斯止血。如果股动脉也被击中的话（就像街对面的史密斯一样），他知道没机会止血了。威尔金森开始用绷带，往子弹出来的地方塞了一卷Curlex。他用一块Ace绷带紧紧包住那个地方。然后塞入橡胶，撑起罗德里格斯腿和骨盆上方的裤子，往橡胶里充气使伤口上有更多的压力。血止住了。他给罗德里格斯打了针吗啡，开始给他输液，让那名士兵稳定下来让他很费了番气力。

他用无线电问法雷斯：“你们那里有更多的输液袋吗？”

他们有。威尔金森告诉他们打个包，然后向他这个方向尽可能地扔过来。他看着街对面，当那边的一个人刚举起包来就受伤了，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他呼叫那边，告诉他们别扔过来。如果包裹破裂了，或被子弹打穿了，他们就浪费了宝贵的输

液。如果包裹散开了，他就得跑到马里汉大道中间停下捡起它们。他决定全速冲过街道两次，那样会比停在街道中间安全点。

他跑了过去，再次以那种看上去的龟速，接着又跑了回来，没有受伤。在交叉路口守着位置的人们惊讶地看着威尔金森的勇敢行为。威尔金森告诉法雷斯他这次就会一直在那边。罗德里格斯处境危险。他需要被立刻送回去。威尔金森会照顾他直到车队来接他。

接着，他把输液包夹在胳膊底下，头低着，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跑过街道。他又一次没有受伤地到达了。

当他冲进院子，一名三角洲队员对他说：“伙计，上帝确实喜欢医护兵。”

天很快变黑了。威尔金森帮着把罗德里格斯其他人抬进里屋。他随后知道来撤离他们的车队已经回去了，他们要在此过夜了。

威尔金森去找米勒上尉。

他说：“瞧，我这里有紧急情况，他需要被立刻撤离。其他人能等一等，但他需要被撤离。”

米勒看了他一眼，说：“我们这里情况这么糟，我能说些什么呢？”

6

专业军士斯特宾斯闭上了眼睛，但仍看到了手雷爆炸的明亮红光。他感到炙热的火焰，接着失去了知觉。

他闻到了头发燃烧，尘土和炙热的无烟火药的味道，他和赫德一起在翻滚，翻滚，直到他们都坐起来瞪着对方。

过了好久，赫德问：“你还好吗？”

“还好，但我的武器丢了。”

斯特宾斯爬回他的位置寻找武器。他发现枪已经成了碎片。枪管还在但手柄已经没了。空中是浓密的尘土；他能用鼻子，眼睛感觉到，还能尝到。他还尝到了血的味道。他觉得是嘴唇破了。

他需要找件武器。他站了起来，从三角洲队员驻扎的院门开始找起，想拿过哪位伤兵的步枪，但他跌倒了。他站了起来，迈了一步，接着又跌倒了。他的左腿和左脚似乎休眠了。第二次跌倒后他继续前进，拖着他的腿，向院子走去。他发现他的伙计赫德站在门口对一名三角洲队员说：“我的伙计斯特伯还在外面。”

斯特宾斯拍了拍赫德的肩膀。

“布赖恩，我还好。”

威尔金森抓住斯特宾斯，后者似乎吃了一惊。他全身是灰尘和火药，他的裤子几乎被炸飞了，他的腿上向下流着血。他摇摇晃晃的，撕毁没注意到自己的伤处。

斯特宾斯说：“让我坐一会儿，我会好的。”

医护兵帮助斯特宾斯一瘸一拐地进了里屋，和其他伤员一起。里面很黑，斯特宾斯闻到了血腥味，汗味和尿味。在屋外爆炸的火箭弹短暂地引起了火灾，一层厚厚的黑烟蔓延在屋子上层。窗户被打开通风，所有人都坐的矮矮的。三名索马里人挤在沙发上。罗德里格斯在拐角呻吟着，呼吸短促而大声。他手臂上挂着输液袋，裤子奇怪地围在身体中部。

赫德正与一名医护兵争论：“瞧，我只是腰部擦了点伤。我很好。真的。我需要一个绷带然后回去。”

索马里人移到地板上，威尔金森把斯特宾斯扶到沙发上，用一把大剪刀剪开他的左靴。

他抱怨说：“嘿，别动我的靴子！你想干吗？”

威尔金森把靴子慢慢脱下来，同时也脱下了袜子，斯特宾斯惊讶地看到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金属块嵌在了他的脚里。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受伤了。他注意到他的裤子烧焦了，现在在医护兵白光的照耀下，他看到腿上变黑的碎片是他的皮肤！他没感到疼，只感到麻木。爆炸产生的火焰迅速烤焦了他所有的伤口。他能看到他左边下半身都烧焦了。

一名三角洲队员从门外探回头，对白光打了个手势。

他说：“嘿，伙计，你必须把白光关了。外面天黑，我们得机灵点。”

斯特宾斯对那个词感到很有趣，“机灵点”，接着他联想起来——机灵，机智，战术（tactful, tact, tactics）——真有很深的含义。

威尔金森关掉了白光，改用红光。

斯特宾斯把手伸到臀部口袋里找香烟，发现口袋也被烧掉了。威尔金森把他的脚包了起来。

他说：“你不能作战了，听着，现在很麻木但一会儿就过去了。我只能给你点Percocet药片。”他递给斯特宾斯一片药和一杯含碘的水。还给了他一支步枪：“这里是一支枪。你可以守卫这个窗户。”

“好的。”

“但从医学上来讲，我得警告你镇静剂和火药不能混淆了。”

斯特宾斯只是摇了摇头，笑了笑。

他继续听着窗外的声响，冲着巷子而来。但外面没有人。他的思维跟他开了个玩笑。有一两次他惊慌地叫了起来，向窗外射出几发子弹，但外面只是阴影而已。

斯特宾斯的射击和偶尔击中外墙的火箭弹的爆炸把罗德里格斯从吗啡的镇静作用中唤醒。他大笑着朝窗外喊索马里人的射术是多么的糟糕。他的伤口也很糟糕，他感觉不到疼，只是不舒服。裤子里的橡胶袋紧紧地压着他的下半身。他问威尔金森一两次是否能把压力调小点。医护兵说不行。

一名三角洲队员进来问斯特宾斯火箭弹是在哪里击中他的，从什么方向？斯特宾斯不太确定。

他说：“从巷子西边。”

但那是他面对的方向，而他的伤却在后面。接着斯特宾斯想起他曾转过身，然后扭过头来看，这时火箭弹射了过来。一定是从他后面射来的。

他说：“不，是东边。不是从直升机上，是从街的远处。”

最后那人留下他一人呆着，他的裤子被炸掉了，他抓住步枪，听着罗德里格斯均匀的呼吸，还有那名索马里女人在抱怨，他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其实是因为她丈夫的塑料手铐太紧了。他意识到他必须去小便。这里没厕所。于是他就坐着撒了。撒完后感觉好多了。他抬头看了看那个索马里家庭，给了他们一个虚弱的微笑。

他说：“很抱歉弄湿了你们的沙发。”

7

士兵戴维·佛罗伊德仍在这条街的一个半街区以外，他向任何移动的东西射击。起初，当人群蜂拥着下坡向南时他还犹豫着是否向他们开火，但当他看到三角洲队员费尔默被击中，然后是仑切那中尉，还有三四个其他兄弟，于是他开始向所有的人射击。周围枪林弹雨，所以还击似乎是唯一理性的行为。但无论他和专业军士梅尔文·德杰斯射出多少发子弹，人群还是继续向前爬行。在街道上，专业军士约翰·科列特卧倒在路中间，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在防线的最南端，不知道在坠机地点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那里在哪里。当佛罗伊德用SAW击中了某人，他能看到他们的躯体猛然一抽，就像过电一样。他们通常是走了一两步然后扑倒在地。

一颗子弹或弹壳或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佛罗伊德单腿跳了起来。接着跌倒了，担心着眼睛会撞到街面上，发现自己的裤子从跨部到靴子处被撕开了，但子弹没有擦到他。显然是从锡皮墙上反弹下来的。

他说：“呜！”看着德杰斯，既感激又害怕。

他的耳朵嗡嗡的，但出于某种原因他还能听见。德杰斯开始胡思乱想。他开始神经质地说他不能呆在那里。他必须移动。他和佛罗伊德开始躲在阴影处的街道西侧的一个锡皮小棚后还感到安全，但当天色暗下来后，德杰斯没有俯下身去。他站起来，探头探脑。他说他必须做点什么。他有种糟糕的感觉。他必须到别处去。现在！

佛罗伊德觉得应该扇他两耳光。

他对他叫起来：“你的屁股给我坐稳！”

此时，马里汉大道对面的人正挥手让他们进院子。斯蒂勒上尉放弃了赶上在下一个街区的皮里诺中尉和迪托马西中尉的念头。他希望所有在防线南端的士兵到院子里巩固防线。那么小的空间里已经有三支三角洲小队和一些受伤的人，包括尼森瑞和埃里克，两人胳膊上都中了弹，仑切那仍然因为右腿下端被打碎了而疼痛难忍。高德尔仍然在拨弄无线电，一名医护兵在他的臀部伤口上用Curlex包扎。院子是一个避难所，但宽阔的街道隔断了佛罗伊德，德杰斯和第三小队的其它成员。道路就像一个不能通行的海湾。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跑了进来。士兵乔治·西格勒最先进来。接着科列特从路中间的隐蔽处跳了起来，冲进门里。士兵杰夫·杨，眼镜挂在鼻子上，长腿一摆一摆地进来。当别人在跑的时候，佛罗伊德和重新坐下的德杰斯向南边开火提供掩护。最后，只剩佛罗伊德和德杰斯了。

佛罗伊德对他的伙伴说：“你必须跑过街道。”

德杰斯点了点头。

“但，听着。当你跑过去的时候，你别进门，明白吗？你转过身开始射击，因为你一跑过去，我就要过去了。好吗？”

德杰斯点了点头。佛罗伊德不确定他是否明白了。

当德杰斯跑的时候，他一定是射出了五十发子弹。他的朋友没有忘记。在冲进院子前，德杰斯转过身，单膝跪地，开始射击。佛罗伊德觉得自己跑的太快，要飞起来了。他的破裤子像衬衫一样在他周围飞舞，他没穿内裤，所以他更感到自己赤身裸体的。他跑的时候觉得通往院子的门在向后退。

但他成功了。

在城市那边，一个多小时前，游骑兵的机场基地里，迷路的车队装满了伤员和死尸的卡车到了。这是罗伯·马什少校很早以前就计划遇到的大灾难，也是他决不想见到的。他于一九七六年参军，成为了特种部队的医护兵，接着去了弗基尼亚大学的医护分校。他的父亲，约翰·马什成为了陆军部长。在马什遇到加里森将军前他在德克萨斯做飞行医官。两人一拍即合。几年后，加里森当上了三角洲部队的指挥官，他邀请马什做部队里的医官——并没有看他父亲的情面。马什说不行，担心这个任命更多的是靠他的父亲而不是他的医疗技术。但一年后邀请再次来到时，他接受了。自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里，已经八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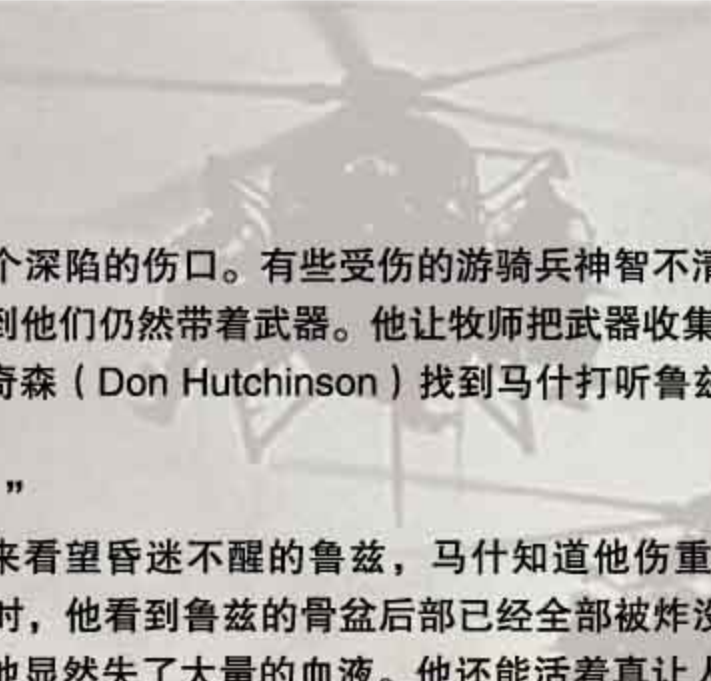
马什最自豪的一项创新是四个巨大的医疗箱，都是四乘二英尺的柜子，塞满了输液包，纱布，Curlex，凡士林油，针头，胸腔导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初步处理伤口用的。他没有在医疗箱里塞满仪器，他和他的助手往里面装了十五个Ziploc包，五个给伤口严重用，十个给轻一点的伤口用。先评估一个伤口的严重程度，然后拿相应的包来治疗。马什看到英国军队在福克兰群岛战争（Falkland Islands war——即英阿马岛战争——译者注）中这么用过。三角洲部队带着这些箱子有好多年了，但并不以此为荣。军官们抱怨这些箱子占据了太多的地方，不止一次想把它们移走。以马什的经验，总是有实际战斗经验的人比如加里森会站出来拯救这些箱子。现在，他们首次需要用到它们了。

情况一恶化，马什就在联合指挥中心转悠了一下午。起初，加里森还在屋子后面，嚼着他的没点燃的雪茄，安静地聆听和观看。他不是一个爱干预下属的人。有些高级指挥官坚持事事插足，但加里森不是那样的人。当他们开始部署时，将军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发表了一段小小的演讲来解释，他把指挥权交给的是他认为不需要领导的人。他们知道如何领导自己。加里森告诉他们他的工作就是把他们所需要的提供给他们，然后躲开。但当形势严峻时，将军就到屋子前面来了。

马什不得不离开联合指挥中心去救治士兵布莱克伯恩——他从直升机上摔下来以后并没有像医护兵担心的那样折断了脖子。这名年轻的游骑兵脑部和脖子都有损伤，骨头也断了几根。马什正在救治他，这时听到了一架黑鹰直升机坠落在城里的消息。当他回到联合指挥中心时，里面已经炸开了锅。指挥官们都注视着电视屏幕。加里森很忙碌。事情显然变糟了。

美国大使馆的陆军野战医院已经接到警告要准备好接收伤员。有人讨论过直接把伤员送到那里，但最后决定还是在马什的帐篷里做主要治疗。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手下有两名医生，一名麻醉护士，和两名内科助手。附近的空军移动外科手术室的护士们也志愿前来帮忙。帐篷外有一片三角地带。伤情最紧急的伤员被直接送进帐篷。那些可以等一等的伤员会被放在外面的等待区域。那些已经不行了的，近乎死亡的以及无能为力的伤员会被送到救护车旁边的一个单独的地方，离其他伤员远远的。马什已经为死者定制了救护车。车里温度很低。尸体会避开阳光和视线。皮拉的尸体已经被放在那里了。

当车队开来时就像一幅中世纪描绘恶梦的油画。一辆五吨卡车打开后面车箱，里面全是流血，哀号和呻吟的人。“Griz”·马丁坐在一侧，手里握着自己的内脏，腿被打得粉碎，他还醒着但已经头昏眼花了。许多伤员的伤口都没有时间包扎。在伤员被担架抬出来时，马什只有几秒钟来做一个判断。士兵阿达尔贝托·罗德里格斯情况严重，被送进了帐篷。一名三角洲中士左边小腿被打掉了，他被送到外面等着。送到帐篷里的还有



中士鲁兹，他的胸口上有一个深陷的伤口。有些受伤的游骑兵神智不清。他们在治疗等待区里走来走去，举止异常。马什注意到他们仍然带着武器。他让牧师把武器收集起来，并跟他们谈话。

三角洲医护兵上士唐·哈奇森（Don Hutchinson）找到马什打听鲁兹的情况。哈奇森和鲁兹是好朋友。

“他伤的很严重，医生。”

其他一些三角洲队员过来看望昏迷不醒的鲁兹，马什知道他伤重难治。他的上腹部基本上没了，当马什试着把他翻过来时，他看到鲁兹的骨盆后部已经全部被炸没了。鲁兹正从三级昏迷状态转为四级。他的皮肤苍白。他显然失了大量的血液。他还能活着真让人惊奇，尽管鲁兹神智不清，但当马什握住他的手时，鲁兹紧紧握住马什的手，马什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用力地握着。他本来应该宣布他不可治愈，或肯定要死的人，然后把他送到救护车里，但鲁兹单位里的所有人都在场，这促使他要做点什么，马什感到自己被迫在演戏。他肯定治疗已经没有用了，但他们仍在试图给鲁兹止血。

士兵卡瓦勒斯基被马什送进帐篷，他就是那名躯体被未爆炸的火箭弹穿透的游骑兵驾驶员。令人惊讶的是，他仍然还有生命的迹象。帐篷里，普通外科医生上尉布鲁斯·阿丹姆斯（Bruce Adams）检查着这名士兵被炸的躯体，几乎不敢多看。卡瓦勒斯基的左臂已经没了——一名空军的护士会惊恐地发现左臂被放在卡瓦勒斯基的裤子口袋里，那是专业军士汉德放的。当一名护士把卡瓦勒斯基的衣服除去时，阿丹姆斯开始恢复他的呼吸。他们发现火箭弹是从胸口一侧进入，然后顶在右臂内侧，阿丹姆斯看到了火箭弹的锥型弹头。

马什过来迅速检查和评估后对阿丹姆斯说：“这个人已经没救了。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

帮着把这个快死的人抬出去的是上士兰迪·拉明斯（Randy Rymes），他是一名军需官。拉明斯发现卡瓦勒斯基的胸口嵌着一枚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雷管就在头部，在右臂内侧。拉明斯没有把他抬到救护车上，他和另一名士兵用沙袋垒了个掩体，然后把卡瓦勒斯基的尸体放在里面。拉明斯从掩体外探进身去，用手小心翼翼地拆除掩藏在尸体皮肤下的火箭弹雷管。

当所有事情在进行时，联合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们惊恐地看到狂欢的索马里人踏过迈克·杜兰特的第二处黑鹰坠机地点，他们又接到第一处坠机地点的史密斯和卡洛斯·罗德里格斯急需救治的疯狂呼叫。一共有九十九人陷在城市里，却没有一支援救力量前往营救。他们知道试图让另一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到那里把两名严重受伤的游骑兵救出来是有勇无谋的行为。那里的火力比摩加迪沙任何地方都要猛烈，索马里人已经击落过四架黑鹰直升机了。加里森手下的飞行员愿意尝试一下，但让更多的人去死，只为救两人，这不合情理。

大家在前一天还乐观地相信索马里军阀艾迪德缺乏广泛的群众支持。但这场战斗却证明事实决非如此。似乎城里的所有人都希望亲手立刻杀掉美国人。到处都有燃烧的路障。显然，艾迪德和他的部落一直等待的合适时刻终于到了。从第二处坠机地点的高空俯看下去，看不到舒加特，高登，杜兰特和其他“超级六二”的机组成员的迹象，只有仍在残骸附近拥挤着的兴奋而忙碌的索马里人。在观察直升机上曾追踪到杜兰特和副驾驶雷·弗兰克飞行服里的无线电求生装置的信号，这引起了短暂的激动和希望，但很快发现无线电求生装置显然是被精明的艾迪德武装从飞行员那里取下，被带到城里各处以迷惑空中搜寻，希望破灭了。

至于第一处坠机地点的人都还好。这九十九人都是世界上最强悍的士兵。他们训练

有素，武装整齐，冷酷无情。他们占领的地方没人能夺取，更不用说摩加迪沙的任何武装了。

除非他们弹尽粮绝，或者是因脱水而无法再战。指挥直升机在黄昏前开始发出要求援助的简短通讯。

——需要补给品……输液包，弹药和水……显然我们急需它们。地面的人弹药快耗尽了。

——“罗密欧六四”[哈瑞尔]，这里是“亚当六四”[加里森]。你要我们用架直升机投放补给品吗？

——如果可以的话。把补给品放在一架直升机上。试着运到北边的坠机地点。他们的弹药，输液包和水都快耗尽了。

没几名游骑兵的水壶是满的。他们在酷热中奔跑，战斗了几个小时。如果他們要熬过这个夜晚，他们需要比战斗技术和毅力更多的东西。所以尽管考虑到局势可能更糟，加里森还是命令一架黑鹰飞进去。他们可以投放水，弹药和医疗补给品，如果可能的话，就着陆把两名伤重的游骑兵撤离出来。在联合指挥中心，许多指挥官相信这架直升机会被打下来。最可能坠落在马里汉大道旁边。不管怎样，地面上的人至少能得到水和弹药。

一级准尉斯坦·伍德（Stan Wood）和加里·富勒（Gary Fuller）驾驶的“超级六六”黑鹰直升机在七点后穿过夜空，由设在坠机现场南边宽阔的街道上的红外线频闪灯指引。当直升机下降时，游骑兵阵地包围圈四周的机枪又开始射击，火箭弹又开始横飞。院子和房子里的战士都很惊讶炮火离他们的位置是如此之近，有时候就在墙的隔壁。黑鹰直升机的马达旋翼卷起了一阵沙尘暴。

直升机盘旋了大约三十秒，军士豪伊注意到一共是二十八秒。当震耳欲聋的直升机飞过街区时他屏住了呼吸，担心它会掉下来把他们压成薄饼。三角洲上士艾历克斯·奇格迪（Alex Szigedi）在下午的迷途车队里幸存下来，现在在黑鹰后面与另一名特种队员一起把塞满水，弹药和输液袋的袋子往飞机外面扔。直升机中弹了。奇格迪被击中了面部。子弹在旋翼和引擎处打了几个洞，引擎开始漏油。一发子弹穿透了传动变速箱。“超级六六”仍在飞行。当它拉起并离开后，房子里的人匆忙跑出来获取补给品。

在联合指挥中心，大家听到伍德平静地宣布：

——补给完成。

被困住的部队有了度过夜晚的补给品了。

战斗蔓延到了摩加迪沙的三个街区。坠机地点的南边的街区有两处被美军占领。CSAR小组和迪托马西中尉的游骑兵第二小队，总共大约三十三人，穿过被“超级六一”坠落时砸坏的墙前进。他们在南边邻近的房屋和院子里散开。阿迪亚兹·阿里·阿登仍然躲在其中一间的里屋里。皮里诺中尉带领着他的人通过马里汉大道的一扇门进入了同一街区的一个院子。他和大约八名士兵聚在一起，医护兵施密德还在抢救下士史密斯，后者正在缓慢地死去。皮里诺仍然不清楚坠落的直升机的确切位置，也不知道他离迪托马西有多近，尽管他们只隔了几英尺。米勒上尉和三角洲部队以及一些受伤的游骑兵在马里汉大道东侧的院子里。米勒的二十五名士兵散在这条街区中，离开院子移到屋子里去。第三条街区穿过一条宽阔的巷子，在皮里诺所在街道的同侧的南边。在那里，他们在院子里寻找到了隐蔽处，斯蒂勒上尉三支三角洲小队仍被困住，无法向坠机地点推进一步。

这种笨拙的分布会带来问题的。小鸟直升机飞行员经常会进行炮火扫射，很难清楚地了解友方部队所在的建筑。在高空的指挥直升机上，哈瑞尔中校用无线电请求米勒上尉。

——斯科迪，你能让所有人组成一个更小更紧密的防线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散落在周围。很难用精确火力掩护你们。标出你们的位置。我们需要知道你的准确位置。你能完成任务吗，完毕？

米勒解释说斯蒂勒似乎无法前进，和斯蒂勒在一起的三角洲小队受到严重火力的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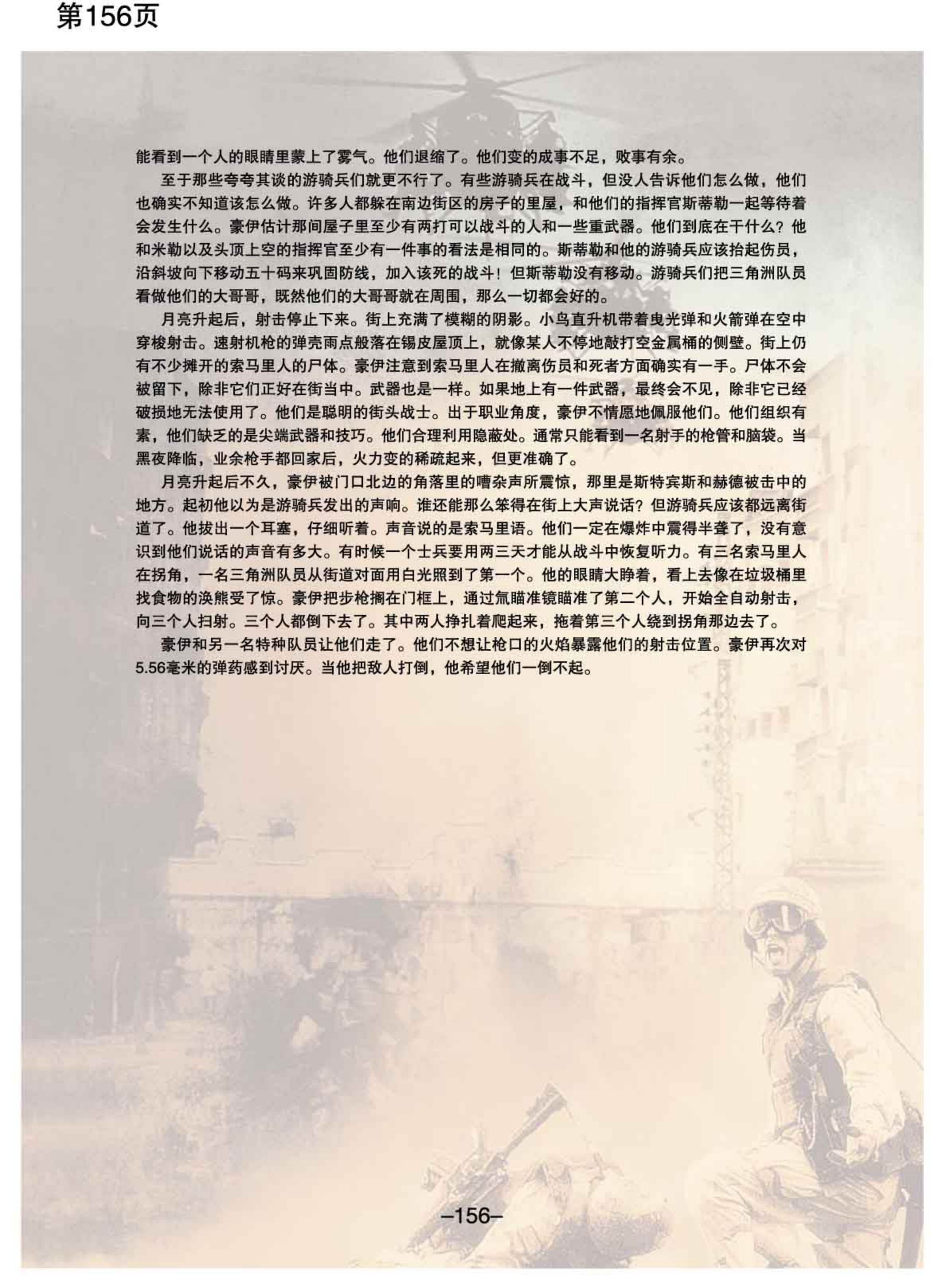
——收到，我知道这很艰难，希望你尽力将所有人弄到一处，让一个人与我们联系。

米勒把这个请求传递到和斯蒂勒在一起的三角洲小队领导。接着，在天黑前他命令军士豪伊穿过马里汉大道，到对面的院子里，以更好地掩护这边。豪伊认为这个决定很糟糕。他看不出那里能掩护这里。他早就在街上，并且有了自己的计划。斯蒂勒和其他被困在南边那个难防守的防线里的人应该过来跟他们一起巩固防线。这会把“L”型防线长端缩短，让他们防守更稳固，防线缩短在一条街区后小鸟直升机就能在周围保护他们。他们就能在坠落的直升机前后，以及在街区的南端的每个关键位置建立一条强大的连锁火力点。豪伊向外看去，发现三座建筑可以被夺取过来，可以扩大他们的火力圈。坠落直升机尾部的交叉路口西北角的一座两层房屋可以提供一个射击平台，能让索马里枪手向北撤出几个街区。豪伊感到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地面指挥官却没看出来。相反的，豪伊看到他们似乎被打垮了。他们跟着他进入院子然后就散开，就像斯蒂勒现在缩在南边那个无用的位置一样。豪伊受过的训练告诉他是否能先发制人决定着是否生存。你必须不断地评估你的位置，然后设法改进。

豪伊知道争辩也没用。他和小队里的三个人两人一组跑过马路。他们从一座二层建筑的前门闯入，搜查了里面。里面没有人。在一座装有木栅栏的窗户后面，豪伊看到了皮里诺和他的小组。豪伊小队里的一名成员打破栅栏，把脆弱的石墙推倒，形成一个可以通过一人的入口。皮里诺和施密德把快死的下士史密斯绑到担架上，抬着他通过窗户进入屋内。那里他们可以躲避从墙外抛来的手雷。

正如豪伊所预料到的那样，他这个位置太烂了。从门口，只能看到南边和北边巷子的拐角。不尽不能扩展他们的火力范围，而且他只能看到两边各二十码的距离！

豪伊听着无线电里喊叫着提出的问题和命令，他意识到有些负责的军官名不副实。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他能从他们脸上看出来。感觉他们已经超负荷了。你几乎



能看到一个人的眼睛里蒙上了雾气。他们退缩了。他们变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至于那些夸夸其谈的游骑兵们就更不行了。有些游骑兵在战斗，但没人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许多人都躲在南边街区的房子的里屋，和他们的指挥官斯蒂勒一起等待着会发生什么。豪伊估计那间屋子里至少有两打可以战斗的人和一些重武器。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和米勒以及头顶上空的指挥官至少有一件事的看法是相同的。斯蒂勒和他的游骑兵应该抬起伤员，沿斜坡向下移动五十码来巩固防线，加入该死的战斗！但斯蒂勒没有移动。游骑兵们把三角洲队员看做他们的大哥哥，既然他们的大哥哥就在周围，那么一切都会好的。

月亮升起后，射击停止下来。街上充满了模糊的阴影。小鸟直升机带着曳光弹和火箭弹在空中穿梭射击。速射机枪的弹壳雨点般落在锡皮屋顶上，就像某人不停地敲打空金属桶的侧壁。街上仍有不少摊开的索马里人的尸体。豪伊注意到索马里人在撤离伤员和死者方面确实有一手。尸体不会被留下，除非它们正好在街当中。武器也是一样。如果地上有一件武器，最终会不见，除非它已经破损地无法使用了。他们是聪明的街头战士。出于职业角度，豪伊不情愿地佩服他们。他们组织有素，他们缺乏的是尖端武器和技巧。他们合理利用隐蔽处。通常只能看到一名射手的枪管和脑袋。当黑夜降临，业余枪手都回家后，火力变的稀疏起来，但更准确了。

月亮升起后不久，豪伊被门口北边的角落里的嘈杂声所震惊，那里是斯特宾斯和赫德被击中的地方。起初他以为是游骑兵发出的声响。谁还能那么笨得在街上大声说话？但游骑兵应该都远离街道了。他拔出一个耳塞，仔细听着。声音说的是索马里语。他们一定在爆炸中震得半聋了，没有意识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有多大。有时候一个士兵要用两三天才能从战斗中恢复听力。有三名索马里人在拐角，一名三角洲队员从街道对面用白光照到了第一个。他的眼睛大睁着，看上去像在垃圾桶里找食物的浣熊受了惊。豪伊把步枪搁在门框上，通过氙瞄准镜瞄准了第二个人，开始全自动射击，向三个人扫射。三个人都倒下去了。其中两人挣扎着爬起来，拖着第三个人绕到拐角那边去了。

豪伊和另一名特种队员让他们走了。他们不想让枪口的火焰暴露他们的射击位置。豪伊再次对5.56毫米的弹药感到讨厌。当他把敌人打倒，他希望他们一倒不起。

当斯蒂勒和他的人第一次进入院子时，那里混乱不堪。噪声无休无止：射击声，手雷爆炸声，直升机的马达声，无线电呼叫声，人们在喊叫，哭泣，呻吟，到处都在尖叫，试图让对方听见，每个人都有比别人更紧迫的事情。空中充满了烟雾和火药以及灰尘。可怜的仑切那中尉右腿血流成河，痛苦地喊叫着。

院子大约十五英尺宽，十八英尺长。一进院门左边和右边各是两间屋子，后面是一堵带檐的走廊，走廊的墙上从中间开始装饰着混凝土格子。左边第一间屋子里从地板到房顶塞满了轮胎。右边第一间屋子关着原来住在这里的索马里家庭。他们经过了搜身，被戴上塑料手铐，放在角落里。斯蒂勒把五名伤员放在混凝土隔离带后面。其中两人，高德尔和仑切那无法步行。医护兵仍在治疗仑切那。斯蒂勒的队伍里有三个三角洲小队，没一个听他的命令，这进一步造成了混乱。

三角洲队员们正讨论把一挺重武器放到院门外的街上。他们都只带着步枪。专业军士科列特紧张地听着他们讨论。他是一名SAW枪手，唯一的机枪手又受伤了。如果有人得出去的话，那一定是他了。他已花了一个多小时趴在马里汉大道中间的一块石头后面，现在他终于安全地躲在了门里，出去是他最不想做的事情。他会出去，但他怕得要死。

斯蒂勒对他们说：“我不会派任何人出去。”

科列特长舒了一口气。

斯蒂勒对他队里的中士辛·瓦特森吼叫，让他去看这座房子是否有后门。因为他觉得所有射击都是从前方而来，当他们离开时最好从另一条路走。瓦特森说没有后门。

他能通过无线电联络上皮里诺和迪托马西中尉，但他不能确定他俩有多远。迪托马西在无线电上花了几分钟试图给上尉指明方向，但他们方向相反，都对附近不熟，所以讨论没有结果。斯蒂勒感到他好象在玩儿时的游戏，每个人都背对着黑板，根据老师的描述画画——游戏的目的是展示所有的图画是多么的不同。实际上，斯蒂勒离皮里诺只有不超过五十码的距离，而皮里诺离迪托马西只有一堵八英寸的脆弱内墙之隔。他们感觉到彼此有几英里之遥。

斯蒂勒绝望地试图找到他的手下都到哪里去了，担心其中有人会在混乱中失踪。他一点也不知道中士埃弗斯曼和第四小队在哪里。他最后知道的是他命令他们步行前往坠机地点。他不知道他们搭乘了地面车队，然后通过枪林弹雨回到了基地。皮里诺和迪托马西清点人数报告了他，皮里诺看到罗德里格斯和鲍仁被抬到马里汉大道对面的伤员救治中心去了。但斯特宾斯和赫德哪里去了？斯蒂勒和米勒上尉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但他把他需要知道的信息传递给了指挥直升机，由他们把信息传递给米勒。

——“基洛六四”[米勒]，这里是“罗密欧六四”[哈瑞尔]。他[斯蒂勒]请求报告一名游骑兵斯特宾斯和一名游骑兵赫德的状态。他认为他们和你在一起。你能确认吗，完毕？

指挥直升机报告给斯蒂勒：

——收到，“茱丽叶”，回答是肯定。两名游骑兵是和他们在一起，完毕。

这是个好消息。但似乎没人知道埃弗斯曼的小队到哪里去了。斯蒂勒刚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这时皮里诺报告他关于史密斯的情况。上尉知道继续要求另一架直升机降落是无指望的，但他也知道他并不是浑身洒满史密斯的鲜血，看着那名年轻人的生命逐渐消逝的人。

斯蒂勒说：“我会请求，但很难让一架直升机降落。”

皮里诺说：“我这里外面有一个很大的交叉路口，他们能降落。”

斯蒂勒呼叫指挥网络。

——“罗密欧六四”，这里是“茱丽叶六四”。我们需要救援直升机马上来。我们有一名伤员撑不住了。

几分钟后话语传来了。

——收到，明白。我们让快速救援部队尽快赶到。我怀疑无法让一架黑鹰着陆救人，完毕。

医护兵库尔特·施密德曾请求运点血浆来，他从史密斯的狗牌（dog tag）上得到了他的血型。在运送补给品的黑鹰直升机飞走后，他找到三角洲小队领导保罗·豪伊。

“运来血浆了吗？”

豪伊对他说：“没有。”

施密德认为血浆肯定是给迷途的车队里那些伤员用尽了。他从无线电里听到基地里的医生从志愿者身上抽血以满足突如其来的用量。

尽管觉得没有什么用了，他仍然继续抢救史密斯。他让皮里诺和其他在院子里的人继续按住史密斯的下腹部给股动脉施压。医护兵最终变仁慈了，给了史密斯一针吗啡。这让下士安静起来。他还有知觉，但也是仅仅有知觉而已。他看上去苍白而无力。他开始垂死前的安静。皮里诺知道尽管史密斯现在安静而虚弱，但他还是非常警觉非常害怕。他谈起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游骑兵在越南服役，在战斗中丢了一条腿。他的小弟弟迈克，正准备参军并进入游骑兵学校。迈克的双胞胎兄弟特德，也想参军。杰米从小就胸无大志。他在新泽西北部的高中里玩足球和曲棍球，毕业时成绩很好，足够好了。他对书本和继续上学没有兴趣；他知道他想干什么。没什么能阻止他。甚至老杰米，他的威严的父亲告诉他在越南所经历的恐怖的画面，也无法阻止他。三年前，当他还在基本训练时，史密斯给他的父亲的信中写道：“今天当列队去午餐时，我看到两名游骑兵从连队周围走过。穿着褪色的迷彩服和黑色贝雷帽，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这个梦想一直在激励着我。”

史密斯现在要医护兵替他向他的父母和家庭道别，告诉他们死后他会一直想念他们，他爱他们。

施密德对那名快死的下士说：“坚持住。我们正要把你弄走。我会尽力治你的。”

医护兵离开史密斯，对皮里诺说：“我们需要帮助。他撑不住了。”

但周围发生这么多事，怎么传达这条紧急情况呢？补给品里有许多输液袋，施密德给史密斯输了很多，但那孩子失血过多。他需要一名医生和一座医院。甚至那些也不一定能拯救他。他奄奄一息。

当月亮升起来后，斯蒂勒悔恨自己让大家把夜视镜留下了。这名顽固的只按书本办事的游骑兵暴君，知道这次疏忽有很多原因。现在他们在晚上为了活命而奋战，却缺乏最重要的技术优势。很难解释为什么忽略了这个步骤。

回想起机库里中士高德爾奚落士兵杰夫·杨，杨问前者行动中要带些什么装备。

“杨，想想看。现在几点？”

“大约三点。”

“我们任务要持续多久？”

“大约两个小时。”

“五点钟天还亮着吗？”

“是啊。”

“那你干嘛还带着夜视镜？”

回想起这些，斯蒂勒为这样的愚蠢感到很苦恼。在一两个小时内，天就会比山羊的屁股还要黑了。他快速检查了一下院子，看是否有人正好带着夜视镜。没人带着。从半开着的金属门向外望去，夜色象在山洞里一样黑。从他站着的院子北端第二座屋子那里——这可能是间厨房——斯蒂勒能够看到门口的枪口上反射的兰光。他一个一个叫着他们的名字确保他们没在打盹。

米勒不确定街区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在他第一次让斯蒂勒和他的人移动过来后，斯蒂勒就拒绝通过一名三角洲队员的耳麦与米勒直接对话。从三角洲的指挥位置，没人说斯蒂勒做错了什么。还有一丝担心斯蒂勒上尉是否受伤了——游骑兵指挥官曾发报说“指挥单元”中弹了，没人确定是否是指他（斯蒂勒指的是仑切那）。米勒又向斯蒂勒传递了一条请求，至少让他的队伍移动一点，如果不能穿过交叉路口，那么就前去他们所在街区的角落里的建筑，这样就可以帮着守住南边的交叉路口。那名游骑兵指挥官从指挥直升机上听到了这条命令，他争辩说如果部队在一个更紧密的防线里，小鸟直升机用机枪守卫更容易一些。从他们防守紧密的院子出去到街上，实在很不情愿；不过，当指挥直升机要求后，斯蒂勒还是答应了。

他通过无线电呼叫皮里诺，让他从他所在的院子里扔一枚蓝色发光手雷到街上。

中尉回答：“收到，已经扔了。”

斯蒂勒迅速探头到街上。他很惊讶看到光是如此之近，只要快跑几步就能到达。

他通过无线电告诉哈瑞尔：“好的，呼-哈。”

接着他回来告诉瓦特森中尉准备出发。瓦特森反应迟钝。

他说：“嘿，长官，哦哦。不行。”

瓦特森说他认为这个主意太疯狂了。他们一出门就会遭到枪林弹雨的袭击。他们有五名伤员，其中两名（仑切那和高德尔）必须抬着走。费尔默的尸体也必须被抬走。为了移动迅速，一个担架必须有四人抬，这对索马里枪手来说是个求之不得的活靶子。他们所在的位置有什么不好？射击稀落下来，要占领这个院子要付出很大代价。如果他们呆在这里，防线就更大。为什么要移动？

游骑兵们紧张地听着这次争论。从个人来说，他们倾向于瓦特森的意见。士兵佛罗伊德认为斯蒂勒建议移动真是笨蛋。高德尔当然不想被抬在担架上移动。移动是不必要和危险的。这是在他们已经有的很多麻烦基础上自找麻烦。斯蒂勒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开始考虑。

他对瓦特森说：“我想你是对的。”

他与院子里的三角洲队员交换了意见，然后用无线电呼叫哈瑞尔。

“现在我们不能移动，不能带着这些伤员。”

这对米勒上尉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没人分得清地面上是谁在负责。如果斯蒂勒的部队中有一小部分移动到他们街区边上，他们就能更好地控制这条宽阔的巷子，然后再穿越其中。哈瑞尔拒绝命令斯蒂勒移动。

哈瑞尔对斯蒂勒说。

——如果你们分散开，我就无法很好地掩护你们。你在地面上，你必须做出决定。

斯蒂勒做出了决定，就这么定了。当一名特种队员再次把自己的耳麦提供给斯蒂勒，好让这名上尉能直接与米勒通话，斯蒂勒挥手让他走开。于是有两支分散开的部队，而他们的指挥官相互不通话。

如果斯蒂勒不移动的话，米勒只好让他自己的人移动。当三角洲队员准备离开时，斯蒂勒很愤怒。如果他们走了，那么他这里能够战斗的人员就减少了多一半。他感到这很不合情理，认为米勒的行为是直接针对他和他手下的侮辱。但他没有阻止他们。

特种队员们在院子里列队。当第一组共四人窜到夜色中，整个附近区域又爆发了。听上去整个摩加迪沙又邪恶地复活了。几秒钟后，四名三角洲队员窜回院子，被下午早些时候绊倒斯蒂勒的门槛给绊倒了。他们把地面砸了个大坑，当他们分开时枪管相互碰撞在一起。

斯蒂勒确认没人受伤，带着恶意的满足看着他们重新归队。

皮里诺再次呼叫。

——嘿，上尉，我们必须把史密斯弄走。他越来越糟了。

斯蒂勒说：“收到。”

他知道那是无望的，但他感到对史密斯负有责任，应该试一试。他再次联络上指挥网络。他呼叫哈瑞尔。

“‘罗密欧六四’，这里是‘茱丽叶六四’。我们的人撑不住了。这里外面有一个宽阔的交叉路口可以作为着陆区。

——你能标记它吗，“茱丽叶”？那里能降落一架黑鹰吗？

斯蒂勒说可以，他们可以做个标记。他等待着。当决定到来时他能听见哈瑞尔语气中的挫败感。

——我们派遣的那架运送补给的黑鹰受损严重，无法再次使用。我认为如果我们再派一架MH [MH-60，黑鹰直升机的另一型号]的话，只会让它坠落，完毕。

“这里是‘茱丽叶六四’。收到。装甲车什么时候能到达？”

几分钟内没有回答。斯蒂勒再次呼叫，知道自己在逼他们。

“‘罗密欧’，这里是‘茱丽叶’。”

——请讲，‘茱丽叶’。

“收到。你能告诉我准确到达时间（ETA）吗？”

——我正在努力，请等待。

哈瑞尔显示出了一丝恼怒。

斯蒂勒听到哈瑞尔请求联合指挥中心。

——我们这里有两名重伤员[卡洛斯·罗德里格斯情况也很严重]，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弄出这里他们会死掉的。我不认为这里足够安全能降落一架直升机。你能从地面援救部队那里得到准确到达时间吗，完毕？

过了几分钟后。

——如果快速反应部队不能及时到达那里，那里会有更多的伤员（WIA[Wounded in Action]）变成战死者（KIA[Killed in Action]）让准将（one star[格雷格·吉勒准将，第十山地师的指挥官]）调动他的部队！

从指挥官的角度来看，史密斯和罗德里格斯的情况跟冒然调直升机进入战区相比，是不值一提的。由于早先的车队遇到的路障和埋伏，指挥官们不敢再派出第二批车队。他们组织了兵力，成百人乘坐巴基斯坦坦克和马来西亚装甲运兵车。但需要花时间组织这股兵力。哈瑞尔被告之他们准备好出发至少要一个小时（实际上一共花了三个小时）。哈瑞尔报告说：

——需要花一个小时他们才能出发。我不认为他们能在一个小时内到达那里。

斯蒂勒告诉他一个小时的时间太长了。空中指挥官哈瑞尔解释说：

——收到。我想试着让一架直升机进入，但我担心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又会丢失一架直升机，完毕。

没人想丢弃那两名年轻的士兵。在联合指挥中心，将军再次考虑让一架直升机降落把史密斯和罗德里格斯带出来。飞行员已经准备好试一试。米勒和斯蒂勒都被再次问及是否能开辟一片降落地。一架黑鹰直升机飞进飞出。皮里诺走出来与军士豪伊商量，后者告诉他一架直升机能够飞进来，但肯定回不去。

米勒中尉的三角洲指挥所也被问及。他回答：

——我们愿意尝试并开辟一片场地，但这里到处都有火箭弹。让一架直升机飞进飞出实在太困难了。我担心我们会再次失去一架直升机。

哈瑞尔把这个令人难堪的决定传递了出去。

——我们必须带着伤员尽可能守住阵地，并希望地面援救力量按时赶到。

斯蒂勒悲伤地把这个话传给了皮里诺。斯蒂勒对他说：“太困难了。”

没过多久，史密斯开始呼吸急促，然后心跳停止了跳动。医护兵施密德开始紧急抢救。他试了几个循环的CPR，积压胸部进行换气，接着给史密斯的心脏注射药物。没有用处。他死了。

哈瑞尔仍然在催促地面的援救部队。

——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们救出来，他们就会没命了，我无法让一架直升机进去，完毕。

大约八点钟，皮里诺又通过无线电呼叫斯蒂勒。

——别管援救直升机了，长官。太迟了。

斯蒂勒把消息传递到指挥网络上。

——一名严重伤员变成战死者了。

医护兵施密德被史密斯的死击垮了，他还有其他人要治疗，没时间哀悼，但史密斯痛苦的死亡让他在几年后还困扰不已。他身上还撒着史密斯的鲜血，他开始治疗其他人。他感到精疲力尽，非常空虚以及挫败感。这是它的错误吗？早先在他以为援救部队会马上到的时候，他应该找一个献血者直接给史密斯输血吗？他回想起最早他治疗史密斯伤口的步骤，再次审视自己，责备自己每一个证明是错误和浪费时间的决定。

最后，他尽了最大努力保持平静。施密德相信如果他把史密斯送回基地的话，也许能拯救他。他不能确定，但这是他本能的感觉。

斯蒂勒也为史密斯的死所震惊。他还不知道皮拉的死，也不知道在迷途的车队里他的人死亡的情况，卡瓦克，卡瓦勒斯基和乔伊斯。他看到费尔默中弹死亡，但史密斯是他自己的人。他以前从未失去过手下。斯蒂勒把他们看成是他自己的人，不是陆军的，也不是团里的。是他自己的。他有责任训练他们，领导他们，让他们活下来。现在他却要送其中一个躺在覆盖有旗帜的棺材里的人回家，这人是某些人的宝贝儿子。他走回去平静地告诉了中士瓦特森。他俩决定先不告诉其他人。

高德尔正兴高采烈地向某人展示穿透他臀部的两个洞。他的水壶有个子弹穿透的洞。当子弹穿过他的大腿在他的右臀部留下了一个肮脏的伤口时，他没感到疼痛。这可不是什么有尊严的事。在所有人都从街上拥入院子后，佛罗伊德也愠怒地进来，他看了眼医护兵向高德尔伤口上涂Curlex，说：“你喜欢用屁股吸收它吗，嗯，高德尔？”在同一间屋子里还有埃里克，他在操纵机枪时两个二头肌都受伤了，还有尼森瑞，他在接替埃里克后伤了上臂。尼森瑞很悲伤。子弹伤了他的二头肌和三头肌，他的右臂一点也动不了了。

一个受伤的人在哭泣，开始反复地说：“我们要死在这里了！”他一再重复：“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了！”

中士兰迪·拉玛格利亚（Randy Ramaglia）说：“闭上你的臭嘴。”那个人沉默了。

最糟糕的是仑切那，他现在用吗啡打点滴。当中士拉玛格利亚第一次走进黑暗的里屋时，他踏进了一个感觉有温度的坑。接着他意识到那是仑切那的血。屋里满是血腥味，强烈的麝香味臭气里夹杂着淡淡的金属味，像铜一样，那是没人能忘记的一种味道。

瓦特森回来一次找更多的弹药。他们用了大半所携带的弹药。

高德尔说：“如果你要的话我有一些闪光雷。”

瓦特森带着温和的不屑说：“不，高德尔，我不要闪光雷。我们没法再吓唬他们了。我们现在要干掉他们。”

象其他人一样，高德尔知道援救车队要那么久才能来后也很沮丧。他问斯蒂勒确切到达时间，上尉告诉他一个小时，时间过了后，高德尔再次询问。斯蒂勒给了他一个新的时间，接着新的时间也过去了。

他对斯蒂勒的通讯员喊道：“艾特沃特，看，我承诺过我的未婚妻今晚要给她打电话的，如果没打我会倒大霉的，我们得离开这里。”

艾特沃特给了他一个痛苦的微笑。

一名三角洲队员的声音传来：“嘿，你们他妈的最好安安静静的，否则一发火箭弹穿过后窗你们就玩完了。”

关于史密斯的消息在大家周围轻声传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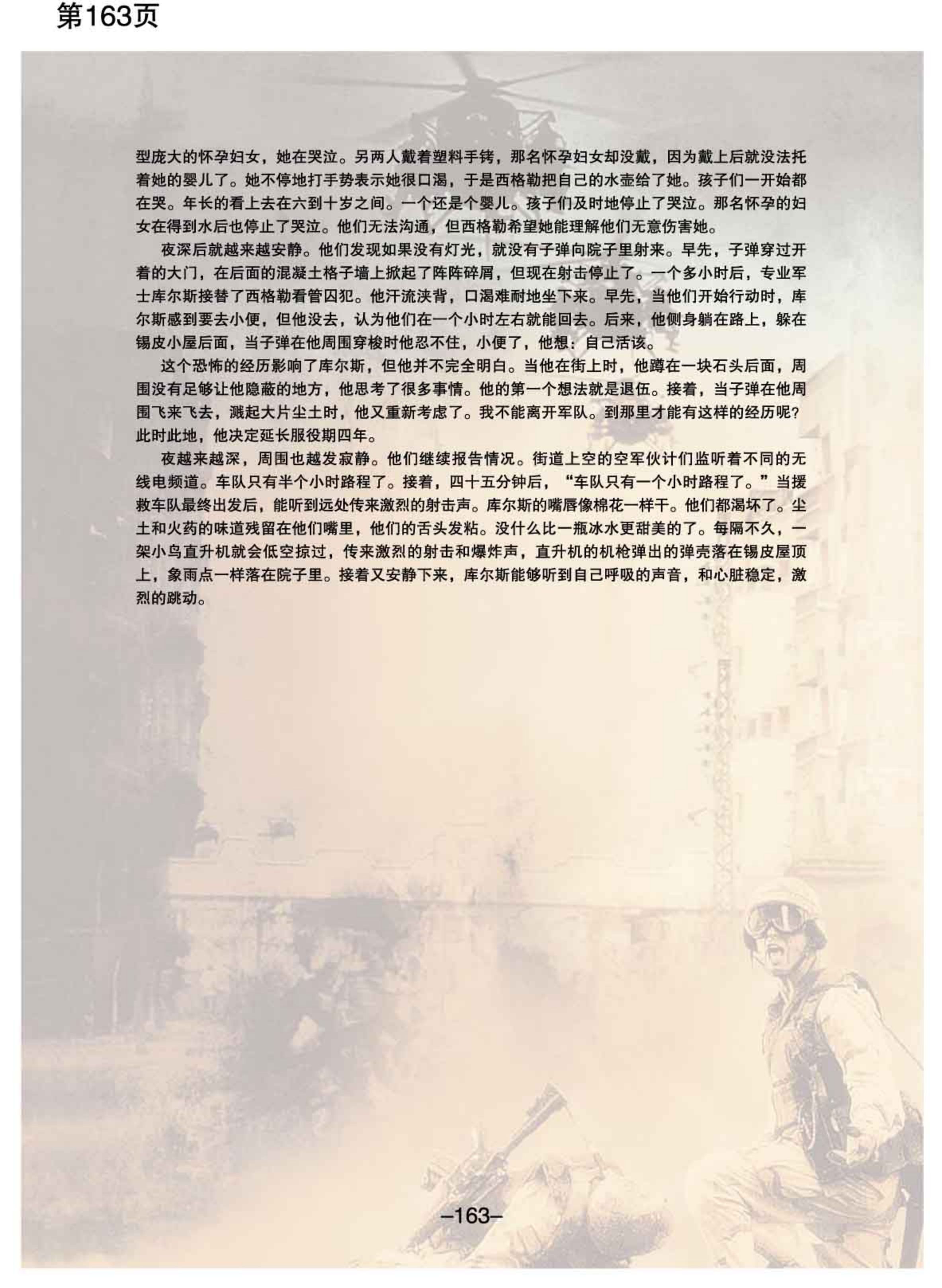
高德尔问：“下士史密斯？史密斯发生了什么？”

“他死了。”

这条消息让高德尔震惊不已。他和史密斯很亲近。两人都是机灵鬼类型的，随时都可以妙语连珠，但史密斯是最棒的。他总让大家开心。就在大家被召集出发前，史密斯跟高德尔说心里话：

“我刚泡上个妞。我想我要跟她结婚。”他们仔细讨论了购买结婚戒指，以及高德尔和卡拉经历的事。史密斯的求婚决定让他俩更亲密了。这让他们变得更成熟了，而不是和他们周围爱虚张声势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在机库里花了很多时间玩冒险游戏或侃大山。史密斯死了？

士兵乔治·西格勒看守着他们在屋子里找到的索马里人。他们被关在角落的里屋，那是一间卧室。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这名娃娃脸的士兵，看上去不超过十五岁，用M-16步枪指着那两名妇女，一名男子和四名儿童。成人都跪着。最年轻的是一个体



型庞大的怀孕妇女，她在哭泣。另两人戴着塑料手铐，那名怀孕妇女却没戴，因为戴上后就没法托着她的婴儿了。她不停地打手势表示她很口渴，于是西格勒把自己的水壶给了她。孩子们一开始都在哭。年长的看上去在六到十岁之间。一个还是个婴儿。孩子们及时地停止了哭泣。那名怀孕的妇女在得到水后也停止了哭泣。他们无法沟通，但西格勒希望她能理解他们无意伤害她。

夜深后就越来越安静。他们发现如果没有灯光，就没有子弹向院子里射来。早先，子弹穿过开着的大门，在后面的混凝土格子墙上掀起了阵阵碎屑，但现在射击停止了。一个多小时后，专业军士库尔斯接替了西格勒看管囚犯。他汗流浹背，口渴难耐地坐下来。早先，当他们开始行动时，库尔斯感到要去小便，但他没去，认为他们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回去。后来，他侧身躺在路上，躲在锡皮小屋后面，当子弹在他周围穿梭时他忍不住，小便了，他想：自己活该。

这个恐怖的经历影响了库尔斯，但他并不完全明白。当他在街上时，他蹲在一块石头后面，周围没有足够让他隐蔽的地方，他思考了很多事情。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退伍。接着，当子弹在他周围飞来飞去，溅起大片尘土时，他又重新考虑了。我不能离开军队。到那里才能有这样的经历呢？此时此地，他决定延长服役期四年。

夜越来越深，周围也越发寂静。他们继续报告情况。街道上空的空军伙计们监听着不同的无线电频道。车队只有半个小时路程了。接着，四十五分钟后，“车队只有一个小时路程了。”当援救车队最终出发后，能听到远处传来激烈的射击声。库尔斯的嘴唇像棉花一样干。他们都渴坏了。尘土和火药的味道残留在他们嘴里，他们的舌头发粘。没什么比一瓶冰水更甜美的了。每隔不久，一架小鸟直升机就会低空掠过，传来激烈的射击和爆炸声，直升机的机枪弹出的弹壳落在锡皮屋顶上，象雨点一样落在院子里。接着又安静下来，库尔斯能够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和心脏稳定，激烈的跳动。

专业军士瓦德尔一直没有和其他人一样进屋。当天暗后所有人都进屋了，迪托马西中尉让他在由黑鹰直升机坠落时砸出的坑的西边警戒。他后面是一些碎石，瓦德尔越过直升机倾斜的尾梁向远处张望。中士巴顿蜷缩在坑的另一侧，他把武器指向直升机的首部方向。

下午早先时候，瓦德尔很担心他们无法在天黑前离开。但到黄昏时他又盼着太阳快点落山。太阳似乎总也不落下去。他觉得天黑后射击会停下来，他们能喘口气。他看着小鸟直升机怒吼着在巷子西边扫射，弹壳雨点般落在他身上。它们发射的火箭弹地动山摇。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撕开一块巨大的尼龙搭扣，然后就是闪光和剧烈的爆炸声。爆炸离得越近瓦德尔就感觉越好。这正是他所需要的。近一点。

一名三角洲队员趴着爬进了直升机，给瓦德尔和巴顿找出来些SAW弹药，还找到了一副夜视镜，被瓦德尔拿到了。使用夜视镜后，他能看清所有通过大交叉路口西边的道路，还能使用激光瞄准装置，这让他的感觉好多了。曾经给交叉路口对面的尼尔森，巴顿，尤里克和突布利提供很好掩护的绿色小型菲亚特汽车现在被射的千疮百孔。瓦德尔能够听到无线电里还在保证派出援救队伍。他们会在二十分钟内抵达。接着时间变成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后来变成了一个笑话。大家会说：“他们就在路上！”然后哄然大笑。后来庞大的车队确实在城市里穿行，那是午夜前半个小时，他能听到坦克，装甲运兵车，卡车和悍马车的声音在几英里远的地方。车队一定是在浴血奋战，还把它们通过的道路上所有东西都照亮，因为瓦德尔能够通过炮火声和上面天空明亮的地方追踪车队的移动。他没有考虑过防守的地方沦陷和被杀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他都在想些傻事情。他计划明天去做体能测试，并想如果他们回去了，会不会还让他做。他问巴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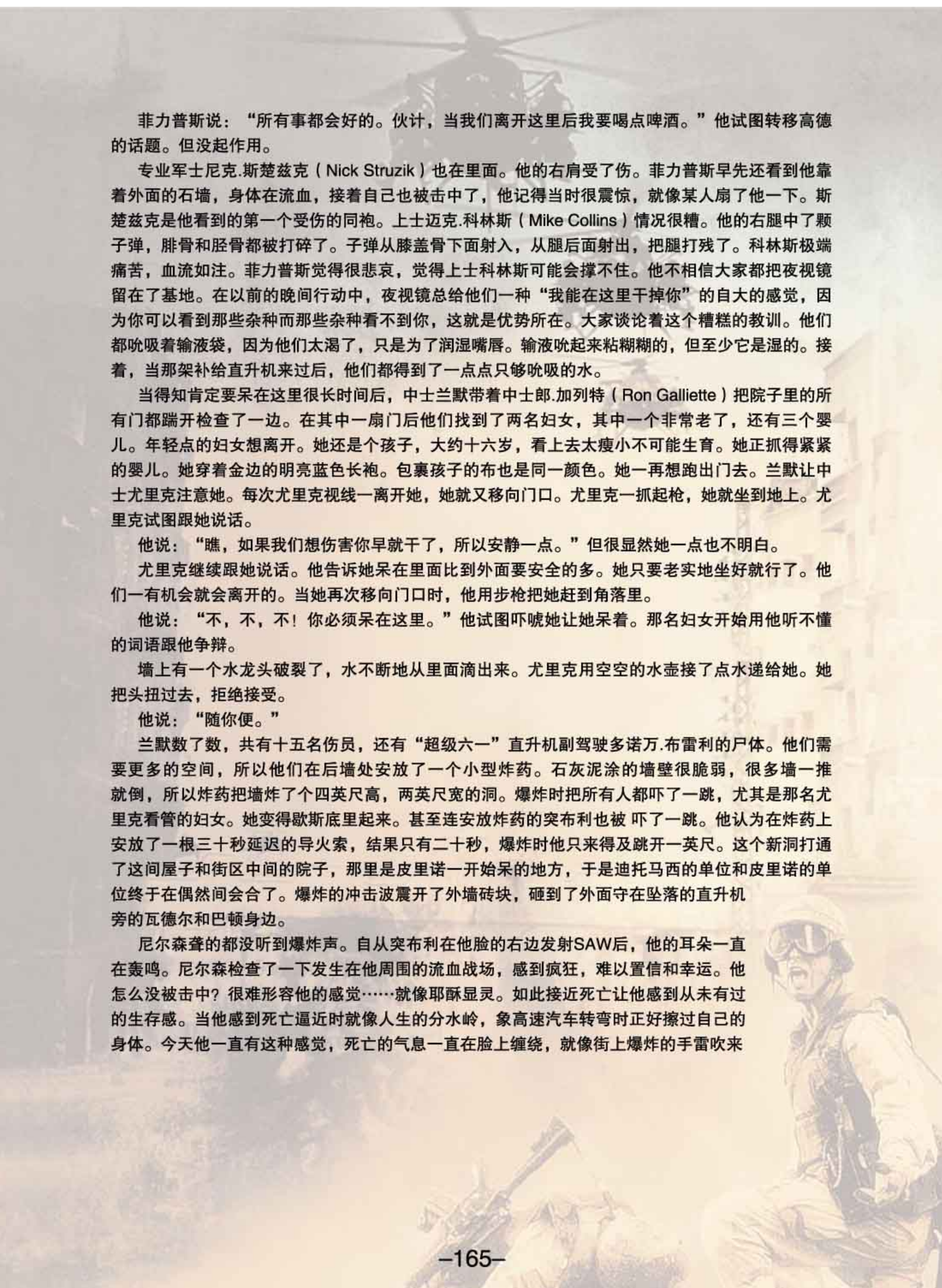
“嘿，中士，明天我还必须做体能测试吗？”

巴顿只是摇了摇头。

瓦德尔想起了离开前他读的那本格雷森姆的小说。他等不及看完那本书了。他会那么不幸死去而看不到最后几页吗？

整晚每隔三十分钟左右，巴顿都会平静地问他：“你还好吗？”如果瓦德尔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他会回问他：“中士，你还好吗？”两人都想睡觉。到了午夜，枪声停止了，有一段时间小鸟直升机没有扫射，周围显得很寂静。这时他能听到援救车队就在不远处。瓦德尔是少数几名灌满了水壶而不是塞满弹药的游骑兵之一，于是他把水壶传了出去，水壶被贪婪的缺水者们传来传去。

专业军士菲力普斯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他妈的离开这里？他和其他伤员挤在一间狭小，烟雾弥漫，肮脏的里屋里，就在坠落的直升机旁边，他的背部和右边小腿被弹片所伤，疼的厉害，他听着外面的射击和爆炸声，想着什么时候那些野蛮的索马里人会冲进来把他干掉。他一点也不知道发生的情况。专业军士格雷格·高德和他在一起。高德的臀部中了些弹片，所以他以很尴尬的姿势把屁股朝向天空，谈论着他是多么思念他的女朋友，当他回家后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见他……所有这些都让菲力普斯感到沮丧，他还没有女朋友。



菲力普斯说：“所有事都会好的。伙计，当我们离开这里后我要喝点啤酒。”他试图转移高德的话题。但没起作用。

专业军士尼克·斯楚兹克（Nick Struzik）也在里面。他的右肩受了伤。菲力普斯早先还看到他靠着外面的石墙，身体在流血，接着自己也被击中了，他记得当时很震惊，就像某人扇了他一下。斯楚兹克是他看到的第一个受伤的同袍。上士迈克·科林斯（Mike Collins）情况很糟。他的右腿中了颗子弹，腓骨和胫骨都被打碎了。子弹从膝盖骨下面射入，从腿后面射出，把腿打残了。科林斯极端痛苦，血流如注。菲力普斯觉得很悲哀，觉得上士科林斯可能会撑不住。他不相信大家都把夜视镜留在了基地。在以前的晚间行动中，夜视镜总给他们一种“我能在这里干掉你”的自大的感觉，因为你可以看到那些杂种而那些杂种看不到你，这就是优势所在。大家谈论着这个糟糕的教训。他们都吮吸着输液袋，因为他们太渴了，只是为了润湿嘴唇。输液吮起来粘糊糊的，但至少它是湿的。接着，当那架补给直升机来过，他们都得到了一点点只够吮吸的水。

当得知肯定要呆在这里很长时间后，中士兰默带着中士郎·加列特（Ron Galliette）把院子里的所有门都踹开检查了一边。在其中一扇门后他们找到了两名妇女，其中一个非常老了，还有三个婴儿。年轻点的妇女想离开。她还是个孩子，大约十六岁，看上去太瘦小不可能生育。她正抓得紧紧的婴儿。她穿着金边的明亮蓝色长袍。包裹孩子的布也是同一颜色。她一再想跑出门去。兰默让中士尤里克注意她。每次尤里克视线一离开她，她就又移向门口。尤里克一抓起枪，她就坐到地上。尤里克试图跟她说话。

他说：“瞧，如果我们想伤害你早就干了，所以安静一点。”但很显然她一点也不明白。

尤里克继续跟她说话。他告诉她呆在里面比到外面要安全的多。她只要老实地坐好就行了。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离开的。当她再次移向门口时，他用步枪把她赶到角落里。

他说：“不，不，不！你必须呆在这里。”他试图吓唬她让她呆着。那名妇女开始用他听不懂的词语跟他争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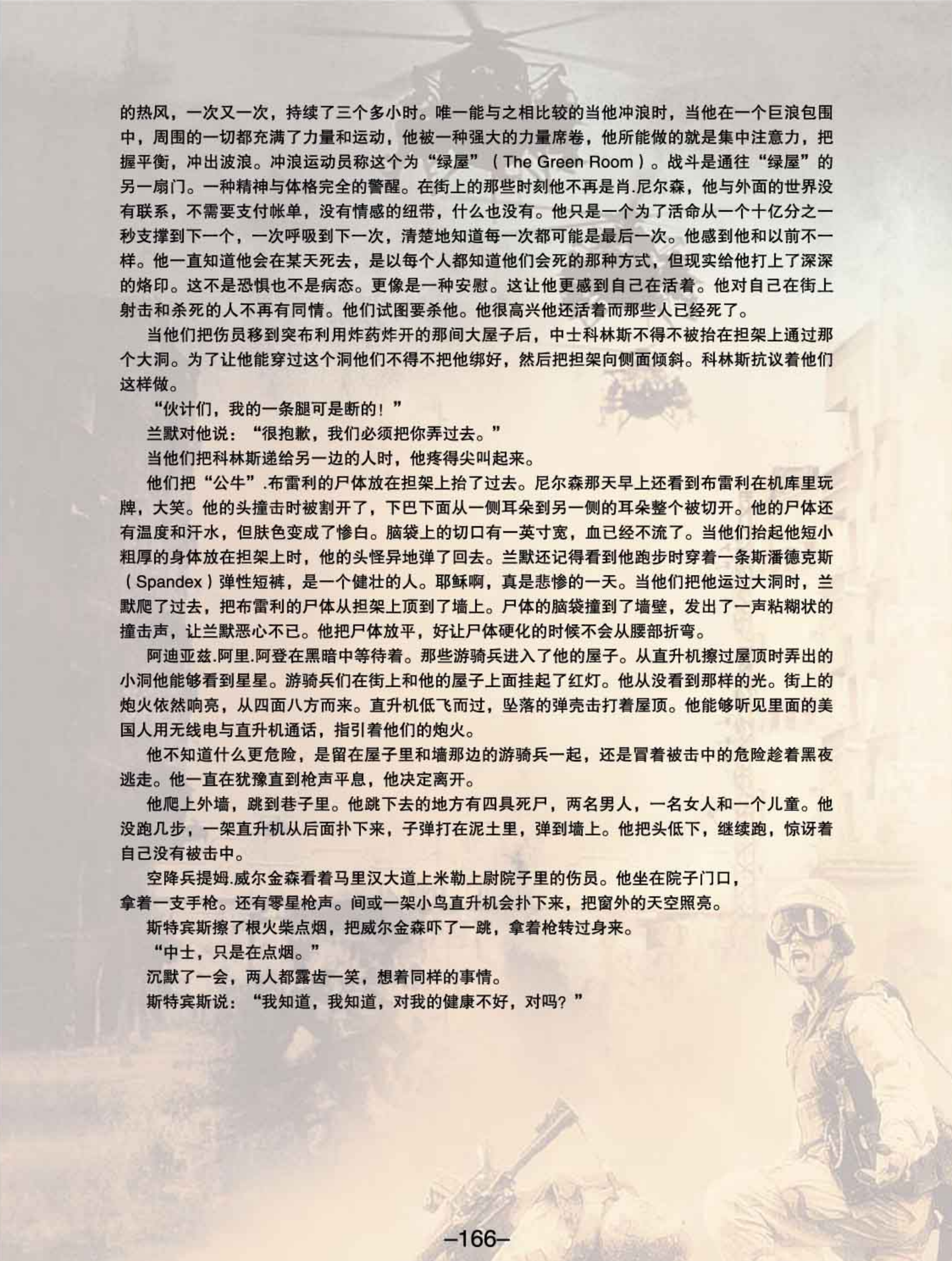
墙上有一个水龙头破裂了，水不断地从里面滴出来。尤里克用空空的水壶接了点水递给她。她把头扭过去，拒绝接受。

他说：“随你便。”

兰默数了数，共有十五名伤员，还有“超级六一”直升机副驾驶多诺万·布雷利的尸体。他们需要更多的空间，所以他们在后墙处安放了一个小型炸药。石灰泥涂的墙壁很脆弱，很多墙一推就倒，所以炸药把墙炸了个四英尺高，两英尺宽的洞。爆炸时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尤其是那名尤里克看管的妇女。她变得歇斯底里起来。甚至连安放炸药的突布利也被吓了一跳。他认为在炸药上安放了一根三十秒延迟的导火索，结果只有二十秒，爆炸时他只来得及跳开一英尺。这个新洞打通了这间屋子和街区中间的院子，那里是皮里诺一开始呆的地方，于是迪托马西的单位和皮里诺的单位终于在偶然间会合了。爆炸的冲击波震开了外墙砖块，砸到了外面守在坠落的直升机旁的瓦德尔和巴顿身边。

尼尔森聋的都没听到爆炸声。自从突布利在他脸的右边发射SAW后，他的耳朵一直在轰鸣。尼尔森检查了一下发生在他周围的流血战场，感到疯狂，难以置信和幸运。他怎么没被击中？很难形容他的感觉……就像耶稣显灵。如此接近死亡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生存感。当他感到死亡逼近时就像人生的分水岭，象高速汽车转弯时正好擦过自己的身体。今天他一直有这种感觉，死亡的气息一直在脸上缠绕，就像街上爆炸的手雷吹来





的热风，一次又一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唯一能与之相比较的当他冲浪时，当他在一个巨浪包围中，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力量和运动，他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席卷，他所能做的就是集中注意力，把握平衡，冲出波浪。冲浪运动员称这个为“绿屋”（The Green Room）。战斗是通往“绿屋”的另一扇门。一种精神与体格完全的警醒。在街上的那些时刻他不再是肖·尼尔森，他与外面的世界没有联系，不需要支付帐单，没有情感的纽带，什么也没有。他只是一个为了活命从一个十亿分之一秒支撑到下一个，一次呼吸到下一次，清楚地知道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他感到他和以前不一样。他一直知道他会在某天死去，是以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会死的那种方式，但现实给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不是恐惧也不是病态。更像是一种安慰。这让他更感到自己在活着。他对自己在街上射击和杀死的人不再有同情。他们试图要杀他。他很高兴他还活着而那些已经死了。

当他们把伤员移到突布利用炸药炸开的那间大屋子后，中士科林斯不得不被抬在担架上通过那个大洞。为了让他能穿过这个洞他们不得不把他绑好，然后把担架向侧面倾斜。科林斯抗议着他们这样做。

“伙计们，我的一条腿可是断的！”

兰默对他说：“很抱歉，我们必须把你弄过去。”

当他们把科林斯递给另一边的人时，他疼得尖叫起来。

他们把“公牛”·布雷利的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了过去。尼尔森那天早上还看到布雷利在机库里玩牌，大笑。他的头撞击时被割开了，下巴下面从一侧耳朵到另一侧的耳朵整个被切开。他的尸体还有温度和汗水，但肤色变成了惨白。脑袋上的切口有一英寸宽，血已经不流了。当他们抬起他短小粗厚的身体放在担架上时，他的头怪异地弹了回去。兰默还记得看到他跑步时穿着一条斯潘德克斯（Spandex）弹性短裤，是一个健壮的人。耶稣啊，真是悲惨的一天。当他们把他运过大洞时，兰默爬了过去，把布雷利的尸体从担架上顶到了墙上。尸体的脑袋撞到了墙壁，发出了一声粘糊状的撞击声，让兰默恶心不已。他把尸体放平，好让尸体硬化的时候不会从腰部折弯。

阿迪亚兹·阿里·阿登在黑暗中等待着。那些游骑兵进入了他的屋子。从直升机擦过屋顶时弄出的小洞他能够看到星星。游骑兵们在街上和他的屋子上面挂起了红灯。他从没看到那样的光。街上的炮火依然响亮，从四面八方而来。直升机低飞而过，坠落的弹壳击打着屋顶。他能够听见里面的美国人用无线电与直升机通话，指引着他们的炮火。

他不知道什么更危险，是留在屋子里和墙那边的游骑兵一起，还是冒着被击中的危险趁着黑夜逃走。他一直在犹豫直到枪声平息，他决定离开。

他爬上外墙，跳到巷子里。他跳下去的地方有四具死尸，两名男人，一名女人和一个儿童。他没跑几步，一架直升机从后面扑下来，子弹打在泥土里，弹到墙上。他把头低下，继续跑，惊讶着自己没有被击中。

空降兵提姆·威尔金森看着马里汉大道上米勒上尉院子里的伤员。他坐在院子门口，拿着一支手枪。还有零星枪声。间或一架小鸟直升机会扑下来，把窗外的天空照亮。

斯特宾斯擦了根火柴点烟，把威尔金森吓了一跳，拿着枪转过身来。

“中士，只是在点烟。”

沉默了一会，两人都露齿一笑，想着同样的事情。

斯特宾斯说：“我知道，我知道，对我的健康不好，对吗？”

夜深了，上士约翰·鲍斯威尔和乔·哈尔（on Hale）率领着诺姆·胡特和其他三角洲队员，加上由中士瓦特森率领的一部分游骑兵，离开了斯蒂勒的最南边的院子，沿着一条狭窄巷子的北墙前进，也就是下午费尔默的尸体放置的地方。他们认为周围已经安静，可以让他们按照米勒上尉的要求移动到街区北边角落的建筑里。那里他们能够掩护分割两股力量的巷子的东边和西边。这次移动让斯蒂勒和伤员以及四、五名能够战斗的人留在原来的院子里，但其他人也不会走的太远。

没有一名游骑兵对出发很欢迎。一名中士竭力拒绝离开院子，甚至当斯蒂勒直接命令他也不行。那人已经垮了。他声称他的眼睛被刮伤了。他被告之留下帮助伤员。

中士托玛斯和瓦特森跟着三角洲队员进入了夜色中，后面跟着佛罗伊德，库尔斯，科列特和其他几个人。佛罗伊德发现门外的街上躺着一头死驴，就蹲伏在它后面。三角洲队员已经走完了巷子，从一扇离地只有三英尺的窗户爬进了拐角的建筑。当佛罗伊德进入巷子时，他们把费尔默的尸体从窗户抬了进去。

佛罗伊德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他摔倒了，发现了费尔默的CAR-15步枪。干涸了的血块被他的手剥落下来。他还发现了费尔默的头盔，上面还有耳麦和一些装备。他正把这些东西拣起来，这时瓦特森从窗户探出身来。

“你他妈的在干什么，佛罗伊德？安静点。赶快进窗户！”

佛罗伊德带着那些装备进窗户时费了好大力气。瓦特森拉了他一把，他钻进了一块比斯蒂勒和其他人那里都大的地方。费尔默的尸体在月光里被放在中间。三角洲队员用塑料手铐把死者的手臂绑在身体下面，双脚绑在一起，好让他容易被抬。他们与街对面的伤员中间还有堵墙。他们把百叶窗打碎好相互通话。

三角洲队员们在这块新地方的四周设置了红外线频闪灯，给直升飞机做标记。佛罗伊德搜索了一下院子，在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下面发现了一个装满的五十五加仑的容器。他先闻了闻看里面是不是汽油，接着他把食指伸了进去，蘸了蘸，再舔了一下。里面是水。库尔斯和其他人曾被严厉地告诫关于饮用当地水的问题。医生说，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让你更快地生病了。库尔斯想，好吧，让医生见鬼去吧。如果他得了病，那么，他会以后再处理。他把水壶灌满，抿了一口。

接着他和巷子对面屋子里的中士拉玛格利亚，开始用一个扫帚柄前后传递水壶起来。拉玛格利亚找来他所能发现的所有水壶，把水壶的塑料盖穿过扫帚柄盖好递过去。佛罗伊德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在大容器里灌满。

接着他和科列特长时间地坐在一起，低声交谈。三角洲队员们在所有窗户和门口隐蔽着，所以他们无事可做。月亮升起来了，柔和的月光撒在院子中间费尔默的尸体上。科列特总在看表。佛罗伊德在院子里逛了逛，他的裤子中端撕开了，飘在身旁。在他靴子旁边的地上他找到了一个崭新的M-16步枪用的防尘箱。

“嘿，科列特，看看这个。”

他们曾被告之索马里人用的都是破旧武器。这个箱子里面还有包装油。

科列特感到无聊。他不相信在战场上还会无聊。这怎么可能？整幅情景太奇怪了，太奇怪以至于让人不敢相信。回去后没人会相信的。他们听着头顶的子弹飞过，当庞大的援救车队奋力向这里挺进时，枪声也越来越近。

“嘿，佛罗伊德。”

“恩。”

“我有个主意。”

“什么？”

“想玩牌吗？”

佛罗伊德不敢相信他的耳朵。科列特在建议他们都表现一下。这在游骑兵中是一个流行的玩笑，在各种非凡的场合下玩牌。大家都会吹嘘自己玩过“泰国牌”，或者“埃及牌”或者“C-5牌”（C-5是美军一种大型运输机——译者注）。

他们都笑了起来。

佛罗伊德说：“科列特，你太搞了，伙计。你疯狂到家了。”

“不，伙计。想想看。你绝对是你那里的第一个。有多少人能说自己在这里玩过牌，恩？”

在空中，指挥官们用红外线和热成像摄像机观察着附近区域，画面是单色的。他们看到成群的索马里人在防御圈周围移动，有十几群之多，直升机一直在打击他们。艾迪德的军队从城里其它地方用卡车把战士运来。整个晚上，小鸟直升机一直用火力的压制敌人。一架小鸟直升机击中了一个携带火箭弹的索马里人，他一定在背后装着额外的弹药。他们用一发十七磅的火箭弹击中了他，火箭弹干掉了他并一定引爆了那些额外的弹药，因为他像一枚罗马蜡烛（Roman candle）一样飞了起来。当直升机回去重新加油后，他们发现那个人的尸体碎片贴在了挡风玻璃上。

中士高德尔用受伤的臀部坐在地上，继续进行着协调斯蒂勒上尉所在院子里的火力的任务。他坐着的地方看不见任何东西，但他像票据交换所一样收集其他无线电员的呼叫火力的请求。他决定着哪个地方最需要援助，然后把请求传递给指挥直升机。

深夜他得到消息，两股庞大的索马里人在从南向北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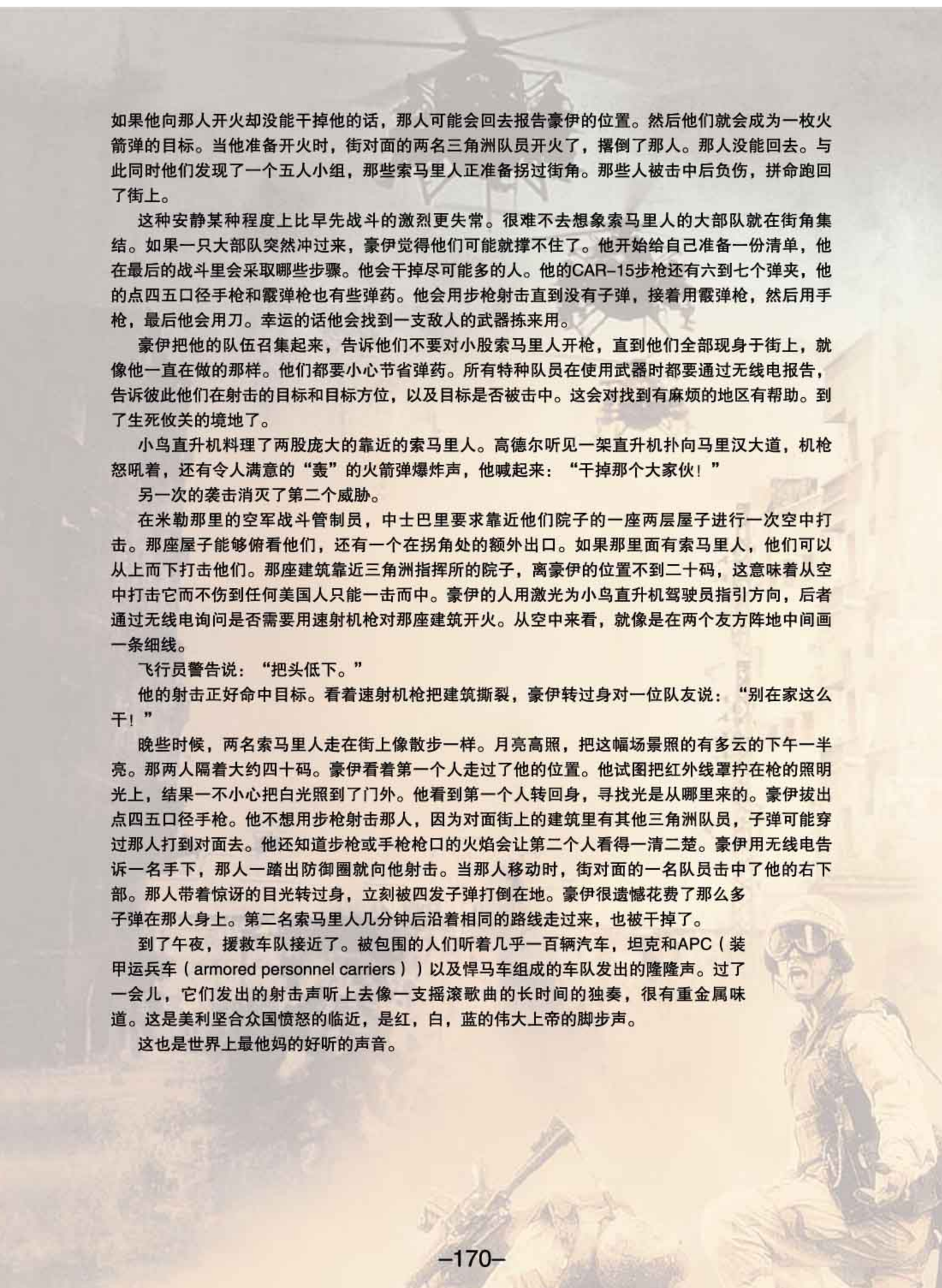
斯蒂勒第一次感到恐慌。*也许我们再也出不去了。*如果一股下定决心的索马里武装向院子冲来，他和他的手下会干掉很多人，但可能阻止不了他们。他四处走动，确定所有人都醒着并随时待命。他现在悔恨自己没让他的人带刺刀，这是标准战术程序，但他们都没带以省重量。谁会认为他们需要刺刀呢？斯蒂勒把头探进高德尔和其他伤员所在的里屋，用冷冰冰地幽默提醒他：“如果你看到有人穿过这个门口却没有大喊：‘游骑兵！游骑兵！’你们就开枪射击他们，因为那时我们外头的人都战死了。”

高德尔震惊不已。周围的安静让他陷入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他跟自己讲道理。*好吧，也许我会死在这里。我最好别死在这里，但是如果我死了，那么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想为了对自己的生命，为他的存在，为了美国政府负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因为他可能会在这个该死索马里，摩加迪沙的一条后街里屋的肮脏地板里呼吸最后一口气，他想起当初他多么想参战，去见识战斗，接着他想起他看过的电影大片和记录片。他知道他从未看过那些影片里有一部的感觉跟现在一样。*人们真的死去了。*他发现接受自己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假设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他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

在前面的一个街区，中士尤里克躲在一扇窗户后面向东瞄着坠机的那条巷子。周围显出兰色柔和的轮廓，巷子里的地面是苍白色的，仙人掌灌木丛和一堵大约八英尺高的墙前是一道栅栏，离那里不超过两个汽车身长。尤里克试图尽可能安静地坐着，想在什么人靠近前先听到。接着他看到那道栅栏晃动起来。他把M-16步枪抵在肩上，向栅栏顶部开了一枪，接着一些索马里人站起身来，向附近的墙边四散奔逃，想找个地方隐蔽。*这真容易。*其中一人在中士扣动扳机前向他瞄准。他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就被尤里克的子弹击中，另一些人退到墙壁后面去了。一人的武器掉到了尤里克的身边。他听到另一侧有一阵骚动，接着又安静下来。

军士豪伊看着外面的大马路，感到被包围着。他还困在这个糟糕的位置上，他头一次觉得他可能不会活着出去了。

索马里人派了三到六人一组，潜入院子，刺探他们的位置，试图找出他们在哪里。豪伊能看到那些人，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街角有一人拿起武器，向街对面米勒的方向开火，然后等待着，希望能看到还击时枪口的火焰好指引他再次射击。当他看到没有还击后他挪出了街角。豪伊决定让他移动到街上，到达自己的位置后再向他射击，因为



如果他向那人开火却没能干掉他的话，那人可能会回去报告豪伊的位置。然后他们就会成为一枚火箭弹的目标。当他准备开火时，街对面的两名三角洲队员开火了，撂倒了那人。那人没能回去。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五人小组，那些索马里人正准备拐过街角。那些人被击中后负伤，拼命跑回了街上。

这种安静某种程度上比早先战斗的激烈更失常。很难不去想象索马里人的大部队就在街角集结。如果一只大部队突然冲过来，豪伊觉得他们可能就撑不住了。他开始给自己准备一份清单，他在最后的战斗里会采取哪些步骤。他会干掉尽可能多的人。他的CAR-15步枪还有六到七个弹夹，他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和霰弹枪也有些弹药。他会用步枪射击直到没有子弹，接着用霰弹枪，然后用手枪，最后他会用刀。幸运的话他会找到一支敌人的武器拣来用。

豪伊把他的队伍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不要对小股索马里人开枪，直到他们全部现身于街上，就像他一直在做的那样。他们都要小心节省弹药。所有特种队员在使用武器时都要通过无线电报告，告诉彼此他们在射击的目标和目标方位，以及目标是否被击中。这会对找到有麻烦的地区有帮助。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了。

小鸟直升机料理了两股庞大的靠近的索马里人。高德尔听见一架直升机扑向马里汉大道，机枪怒吼着，还有令人满意的“轰”的火箭弹爆炸声，他喊起来：“干掉那个大家伙！”

另一次的袭击消灭了第二个威胁。

在米勒那里的空军战斗管制员，中士巴里要求靠近他们院子的一座两层屋子进行一次空中打击。那座屋子能够俯看他们，还有一个在拐角处的额外出口。如果那里面有索马里人，他们可以从上而下打击他们。那座建筑靠近三角洲指挥所的院子，离豪伊的位置不到二十码，这意味着从空中打击它而不伤到任何美国人只能一击而中。豪伊的人用激光为小鸟直升机驾驶员指引方向，后者通过无线电询问是否需要用速射机枪对那座建筑开火。从空中来看，就像是在两个友方阵地中间画一条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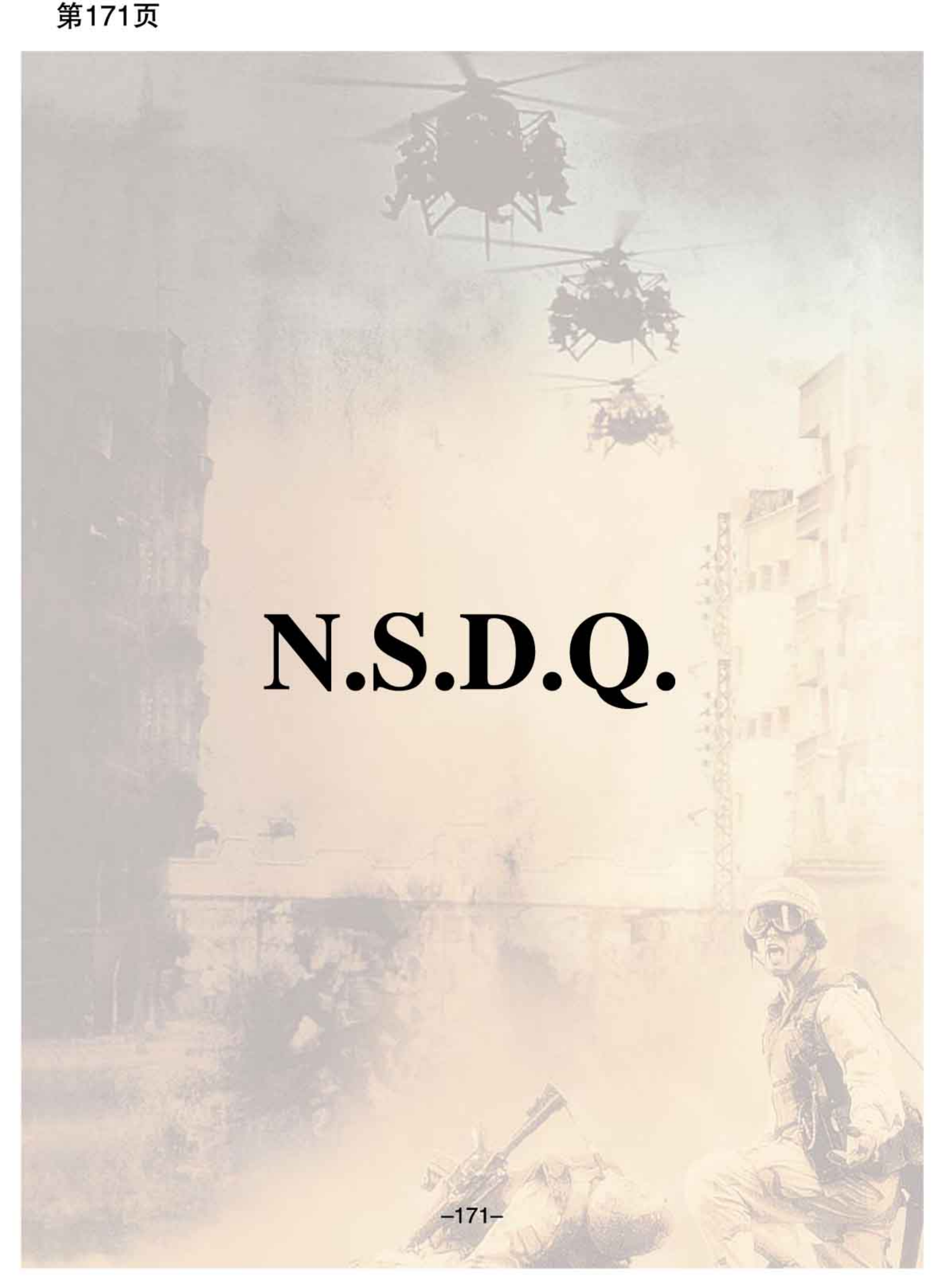
飞行员警告说：“把头低下。”

他的射击正好命中目标。看着速射机枪把建筑撕裂，豪伊转过身对一位队友说：“别在家这么干！”

晚些时候，两名索马里人走在街上像散步一样。月亮高照，把这幅场景照的有多云的下午一半亮。那两人隔着大约四十码。豪伊看着第一个人走过了他的位置。他试图把红外线罩拧在枪的照明光上，结果一不小心把白光照到了门外。他看到第一个人转回身，寻找光是从哪里来的。豪伊拔出点四五口径手枪。他不想用步枪射击那人，因为对面街上的建筑里有其他三角洲队员，子弹可能穿过那人打到对面去。他还知道步枪或手枪枪口的火焰会让第二个人看得一清二楚。豪伊用无线电告诉一名手下，那人一踏出防御圈就向他射击。当那人移动时，街对面的一名队员击中了他的右下部。那人带着惊讶的目光转过身，立刻被四发子弹打倒在地。豪伊很遗憾花费了那么多子弹在那人身上。第二名索马里人几分钟后沿着相同的路线走过来，也被干掉了。

到了午夜，援救车队接近了。被包围的人们听着几乎一百辆汽车，坦克和APC（装甲运兵车（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以及悍马车组成的车队发出的隆隆声。过了一会儿，它们发出的射击声听上去像一支摇滚歌曲的长时间的独奏，很有重金属味道。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愤怒的临近，是红，白，蓝的伟大上帝的脚步声。

这也是世界上最他妈的好听的声音。



N.S.D.Q.

1

迈克·杜兰特听到了庞大的援救车队开进城市时的炮火声。这位受伤的黑鹰直升机驾驶员躺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八角型屋子冰冷的砖头地板上，被一条狗链栓住。混凝土墙的上方三分之一处有一个通气孔，空气，月光和声音都从那里传来。他尝着空气中的尘土，闻着鲜血，火药和汗水的味道。屋子没有家具，只有一扇关着的门。

当愤怒的暴徒包围他后，他以为他要死了。他仍然不知道其他三名机组成员的命运，他们是副驾驶雷·弗兰克，机组成员汤米·费尔德和比尔·克里夫兰，还有另外两名试图保护他们的三角洲队员的命运。杜兰特还不知道那两人的名字。

当那些暴徒把他抬起来的时候他昏了过去。他感到自己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在外面看着那幅混乱和恐怖的场景，这让他感到平静。但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当他被扔进一辆平板卡车的后面时，他又醒了过来，他的头被一块破布打了个结，他很惊讶自己还活着，想着什么时候会死去。卡车开动了。一会儿开一会儿停，停停走走。他猜想当他们把他带到这个地方，除去破布，用链条困住双手后离坠机已经有三个小时了。

杜兰特不知道的是他被人从第一群抓住他的索马里人那里给带走了。尤素夫·达希尔·默阿里姆，那名附近地区的军队领导人把他从攻击他的人群中抢了出来，他想把杜兰特带回自己的村庄，用他交换被抓的哈伯·吉尔部落的领导人。然而当他们离开坠机地点后，他们被一群狂暴的装备精良的“魔言”给拦住了，那些人车后有一挺巨大的机枪。那群人认定受伤的飞行员不是一名可以交换被俘的部落领导的战俘，而是一名人质。他们知道有人会付赎金以换回他的。默阿里姆的手下人数和枪支上均占劣势，所以他们不情愿地把杜兰特交了出去。这就是摩加迪沙的行事方式。如果艾迪德想要回这名飞行员，他要么开战，要么付钱。

杜兰特右腿大腿骨折断的地方感到疼痛，他能感到他在被粗暴地对待后，断了的骨头一端滴出的血渗透了皮肤滴在裤子里。这并不太疼。他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他还活着，所以骨头没有刺穿动脉。他的背才是真正疼的地方。他觉得在坠机时折断了椎骨。

他听到了几辆装甲车在外面驶过。还听到了枪声，他以为自己快被解救了，或快被杀了。炮火声很激烈。他听到Mark 19自动榴弹发射器低沉的发射声以及榴弹爆炸时像“陶”式导弹爆炸的声音。他从来没在火力区的终点呆过，他感到被强大的力量摇晃着，很害怕。爆炸声越来越近。抬他的索马里人越来越激动不安。他们都是带枪的年轻人，枪支看上去都生锈了，保养的很差。他听见他们彼此吼叫，争辩。有几次，一些人还闯进屋子威胁他。其中一个人会说点英语。他说：“你杀了索马里人。你会死在索马里的，游骑兵。”

杜兰特不懂他们说的语言，但他推断他们会在附近的美国人把他带走前杀死他。

他带着希望和害怕聆听着激战的声音。接着声音远去，变小了。尽管有危险，他还是感到失望。他们离的是多么近啊！

接着一根枪管在门口晃来晃去。只能看到枪管。杜兰特用眼角看着枪管移动，当枪口冒火时他转过头去，屋子里响彻着枪声。他感到左肩和左腿受到了冲击。他看了眼肩膀，血涌了出来，一发子弹的末端突出在他的皮肤表面。显然子弹先击中了地板，弹起来击中了他，但没有足够力量穿透身体。子弹的碎片穿透了他的腿。

他从胸口处把手移过去，试图把子弹从肩膀处取开。这是个很自然的行动，是一种反射动作，但当他的手指碰到子弹时，发出了滋滋声，他因为痛苦把手一缩。子弹仍是热的。烧伤了他的指尖。
他想：这是个教训；应该等子弹冷却后再说。

2

星期天一早，在摩加迪沙爆发激战的消息传递到了华盛顿。在战斗爆发后几个小时，加里森将军接到了韦恩·唐宁（Wayne Downing）将军的电话，他是加里森的一位老朋友，是美军特种部队司令部（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的总司令。唐宁在晨跑后来到了他的位于坦帕市（Tampa）的迈克迪尔空军基地（MacDill Air Force Base）的办公室，决定给他在摩加迪沙的老朋友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情况。那时战斗已经开始两个小时了。加里森迅速总结了一下目前为止发生的情况：任务是成功的，两名艾迪德的副官和一些次要的头目被捉，但两架直升机被击落了，战斗很激烈，战士们仍无法脱身。唐宁问加里森他现在能做些什么，然后挂断了电话。他那一千三百英里远的朋友要求他的是个小玩笑：让他看看自己的后背。

唐宁把消息传递了出去。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在白宫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两名艾迪德的副官被捉，两架直升机坠落，救援行动正在展开。莱克此刻正关注于莫斯科的事务，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刚阻止了一次右翼政变。克林顿总统在早上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没有提及摩加迪沙的事情，那时特遣部队正在第一处坠机地点被压制住。克林顿和其他美国人民仍然忽视着遥远的摩加迪沙发生的事情。记者招待会后，总统飞往圣弗朗西斯科做一次计划中的两天巡回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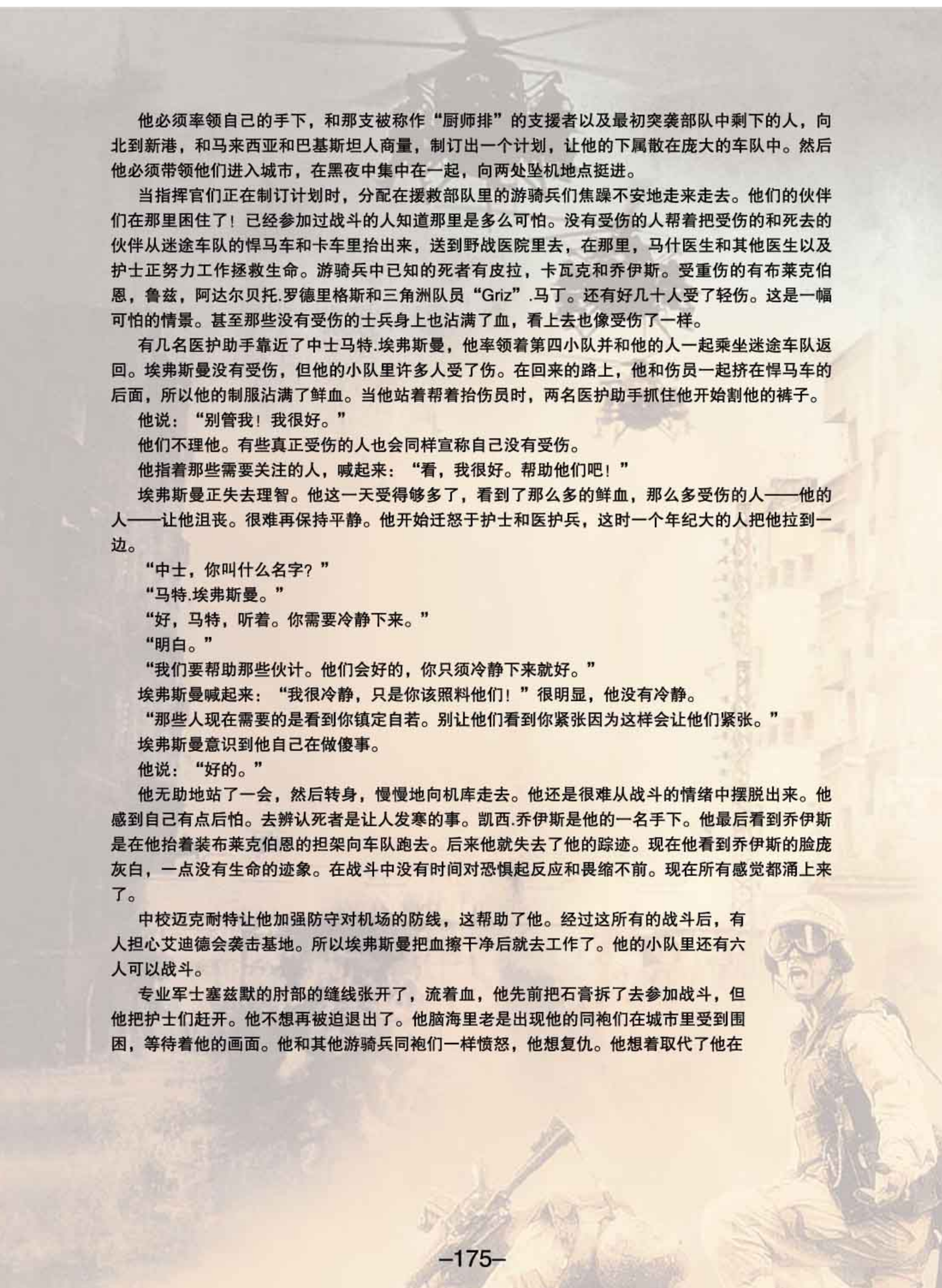
加里森又转向城里被压制住的部队。如果艾迪德想玩，美国军队就陪他玩。援救车队周围是二十八辆马来西亚装甲运兵车和四辆巴基斯坦坦克，总共大约一百辆车辆，排列有两英里长，需要的话他们有足够的火力开出道路来。比尔·戴维中校负责迅速在离游骑兵基地两英里远的新港码头集结部队。

戴维对于这项任命的反应是：你在跟我开玩笑。他的直属部队是两个第十山地师的两个步枪连，有三百名精干的士兵，在机场集结。戴维的C连外号是“老虎”，在试图到达杜兰特的坠机地点时，在K-4转盘时中了埋伏，损失了点人，但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想参加战斗。A连在德鲁·米亚若维奇上尉的率领下加入了他们。有装甲车很好，但戴维该怎么指挥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士兵呢？他与第十山地师的副指挥格里将军仓促商议了一下。他俩同意一旦与在新港的外国士兵会合后，他们会要求马来西亚士兵撤出自己的装甲运兵车，换上美国士兵。这有点像：*非常感谢，我们会用你们的车辆和驾驶员，但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其他人员。*戴维可以预见到事态的发展了。

他问：“那些家伙会说英语吗？”

格里将军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军官会说点，会有联络官来协调运作的。

戴维摇着头走出了联合指挥中心。这位来自密苏里州圣路易斯（St. Louis, Missouri）的四十岁的职业军官（西点军校，七五年毕业生）接下了一个生死攸关的任命。他来摩加迪沙已经有两个月了，指挥着一个营的维和部队在此支援联合国部队。他对加里森的特遣部队从来没有好感过，后者来到这里，开始自己的秘密任务，独立于原先在此的军队架构。普通军队对精英的特种部队既羡慕又嫉妒。常规师得不到足够的经费来训练，也没有选择分配的权力。看到特种游骑兵们开进摩加迪沙，抢走了自己的风头，这对第十山地师骄傲的军官和士兵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第十山地师有着自己的卓越的战斗历史。现在这项大胆的任务变糟了，它很容易被当做有勇无谋的行为——他们在大白天到臭名昭著的艾迪德的黑海地区干嘛？后备力量在哪里？现在戴维和他的人，有时候还被精英部队嘲笑过，却要担负着把三角洲部队和游骑兵救出来的任务了。



他必须率领自己的手下，和那支被称作“厨师排”的支援者以及最初突袭部队中剩下的人，向北到新港，和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人商量，制订出一个计划，让他的下属散在庞大的车队中。然后他必须带领他们进入城市，在黑夜中集中在一起，向两处坠机地点挺进。

当指挥官们正在制订计划时，分配在援救部队里的游骑兵们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他们的伙伴们在那里困住了！已经参加过战斗的人知道那里是多么可怕。没有受伤的人帮着把受伤的和死去的伙伴从迷途车队的悍马车和卡车里抬出来，送到野战医院里去，在那里，马什医生和其他医生以及护士正努力工作拯救生命。游骑兵中已知的死者有皮拉，卡瓦克和乔伊斯。受重伤的有布莱克伯恩，鲁兹，阿达尔贝托·罗德里格斯和三角洲队员“Griz”·马丁。还有好几十人受了轻伤。这是一幅可怕的情景。甚至那些没有受伤的士兵身上也沾满了血，看上去也像受伤了一样。

有几名医护助手靠近了中士马特·埃弗斯曼，他率领着第四小队并和他的人一起乘坐迷途车队返回。埃弗斯曼没有受伤，但他的小队里许多人受了伤。在回来的路上，他和伤员一起挤在悍马车的后面，所以他的制服沾满了鲜血。当他站着帮着抬伤员时，两名医护助手抓住他开始割他的裤子。

他说：“别管我！我很好。”

他们不理他。有些真正受伤的人也会同样宣称自己没有受伤。

他指着那些需要关注的人，喊起来：“看，我很好。帮助他们吧！”

埃弗斯曼正失去理智。他这一天受得够多了，看到了那么多的鲜血，那么多受伤的人——他的人——让他沮丧。很难再保持平静。他开始迁怒于护士和医护兵，这时一个年纪大的人把他拉到一边。

“中士，你叫什么名字？”

“马特·埃弗斯曼。”

“好，马特，听着。你需要冷静下来。”

“明白。”

“我们要帮助那些伙计。他们会好的，你只须冷静下来就好。”

埃弗斯曼喊起来：“我很冷静，只是你该照料他们！”很明显，他没有冷静。

“那些人现在需要的是看到你镇定自若。别让他们看到你紧张因为这样会让他们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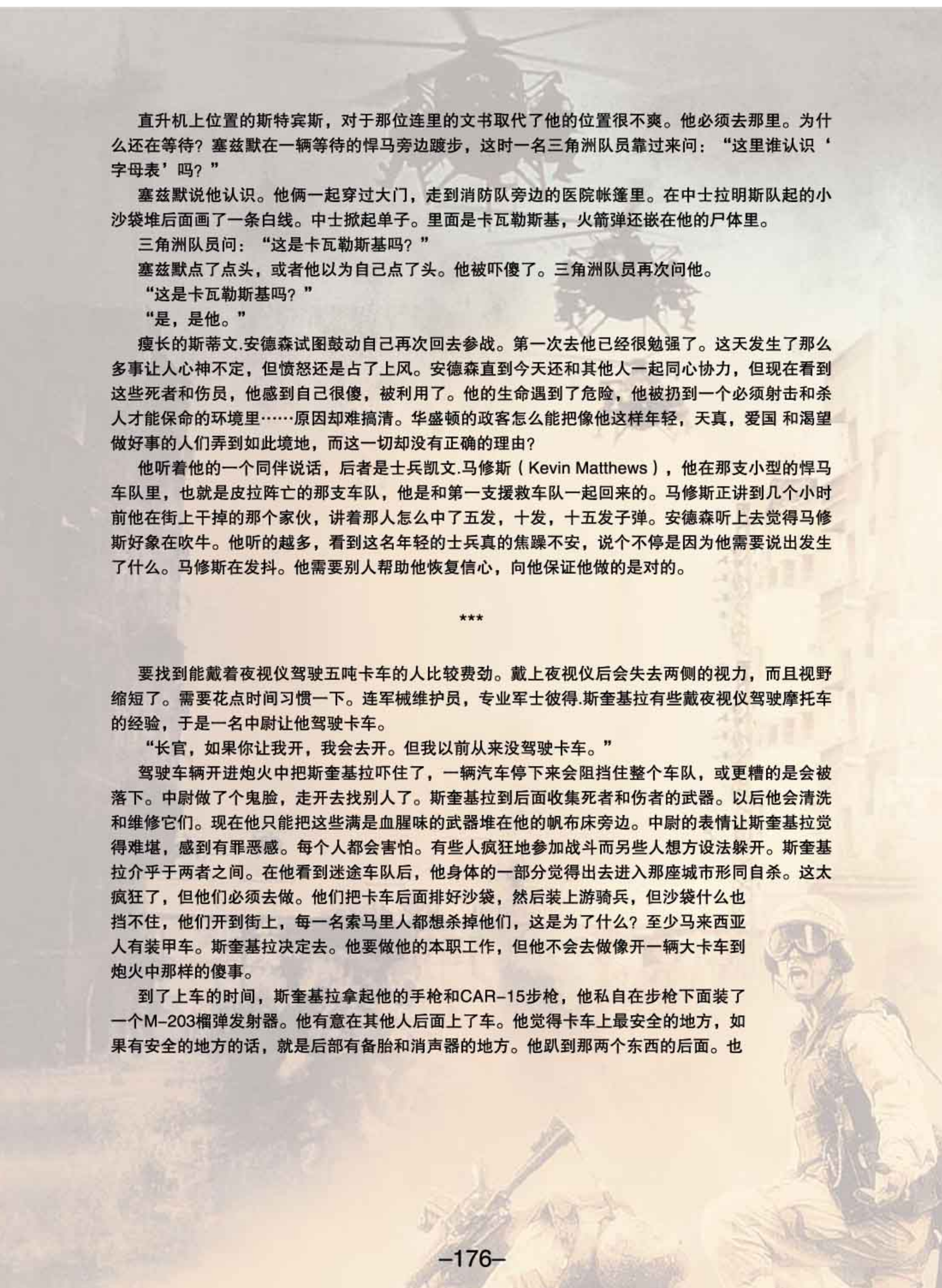
埃弗斯曼意识到他自己在做傻事。

他说：“好的。”

他无助地站了一会，然后转身，慢慢地向机库走去。他还是很难从战斗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他感到自己有点后怕。去辨认死者是让人发寒的事。凯西·乔伊斯是他的一名手下。他最后看到乔伊斯是在他抬着装布莱克伯恩的担架向车队跑去。后来他就失去了他的踪迹。现在他看到乔伊斯的脸庞灰白，一点没有生命的迹象。在战斗中没有时间对恐惧起反应和畏缩不前。现在所有感觉都涌上来了。

中校迈克耐特让他加强防守对机场的防线，这帮助了他。经过这所有的战斗后，有人担心艾迪德会袭击基地。所以埃弗斯曼把血擦干净后就去工作了。他的小队里还有六人可以战斗。

专业军士塞兹默的肘部的缝线张开了，流着血，他先前把石膏拆了去参加战斗，但他把护士们赶开。他不想再被迫退出了。他脑海里老是出现他的同袍们在城市里受到围困，等待着他的画面。他和其他游骑兵同袍们一样愤怒，他想复仇。他想着取代了他在



直升机上位置的斯特宾斯，对于那位连里的文书取代了他的位置很不爽。他必须去那里。为什么还在等待？塞兹默在一辆等待的悍马旁边踱步，这时一名三角洲队员靠过来问：“这里谁认识‘字母表’吗？”

塞兹默说他认识。他俩一起穿过大门，走到消防队旁边的医院帐篷里。在中士拉明斯队起的小沙袋堆后面画了一条白线。中士掀起单子。里面是卡瓦勒斯基，火箭弹还嵌在他的尸体里。

三角洲队员问：“这是卡瓦勒斯基吗？”

塞兹默点了点头，或者他以为自己点了头。他被吓傻了。三角洲队员再次问他。

“这是卡瓦勒斯基吗？”

“是，是他。”

瘦长的斯蒂文·安德森试图鼓动自己再次回去参战。第一次去他已经很勉强了。这天发生了那么多事让人心神不定，但愤怒还是占了上风。安德森直到今天还和其他人一起同心协力，但现在看到这些死者和伤员，他感到自己很傻，被利用了。他的生命遇到了危险，他被扔到一个必须射击和杀人才能保命的环境里……原因却难搞清。华盛顿的政客怎么能把像他这样年轻，天真，爱国和渴望做好事的人们弄到如此境地，而这一切却没有正确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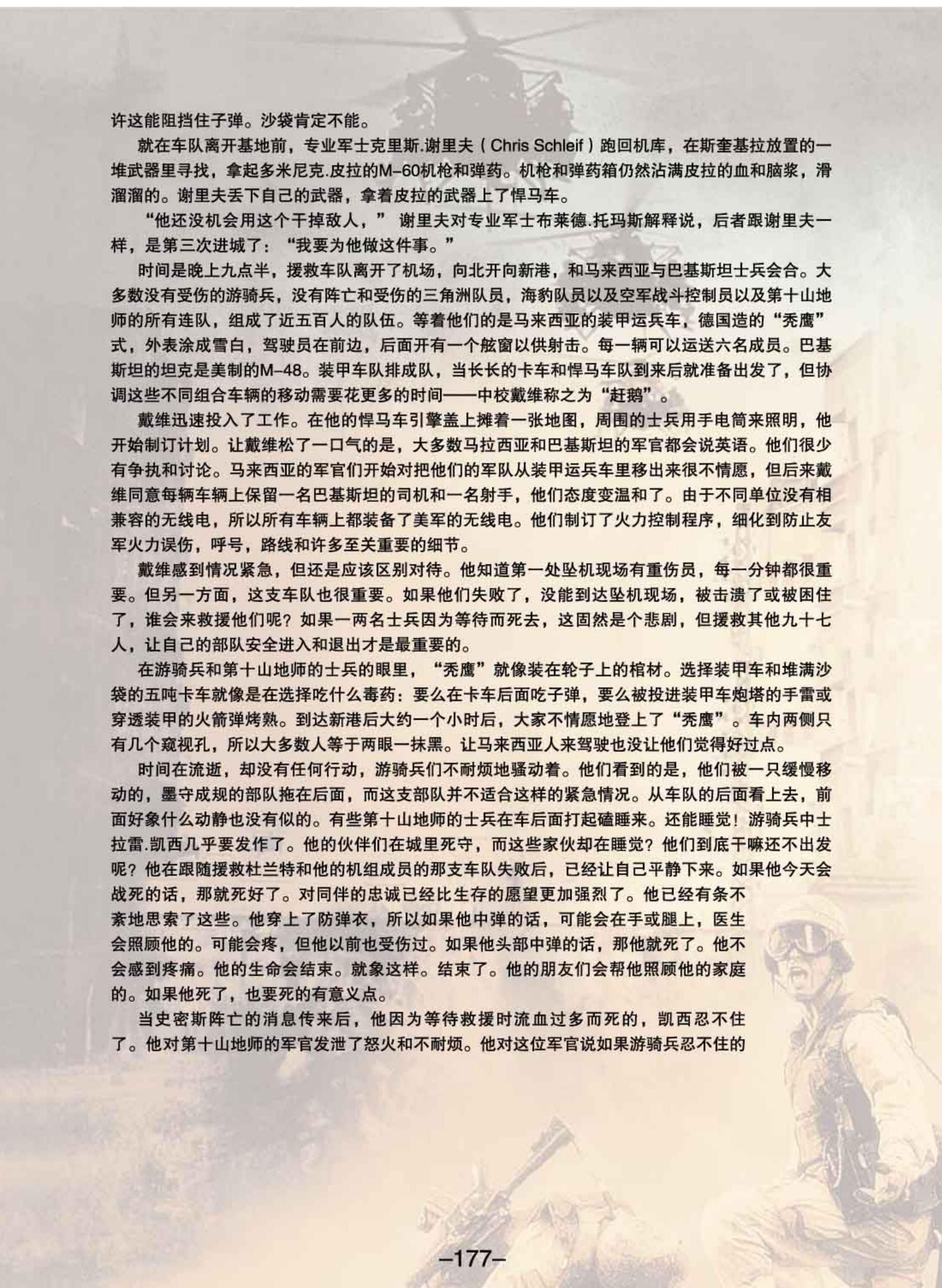
他听着他的一个同伴说话，后者是士兵凯文·马修斯（Kevin Matthews），他在那支小型的悍马车队里，也就是皮拉阵亡的那支车队，他是和第一支援救车队一起回来的。马修斯正讲到几个小时前他在街上干掉的那个家伙，讲着那人怎么中了五发，十发，十五发子弹。安德森听上去觉得马修斯好象在吹牛。他听的越多，看到这名年轻的士兵真的焦躁不安，说个不停是因为他需要说出发生了什么。马修斯在发抖。他需要别人帮助他恢复信心，向他保证他做的是对的。

要找到能戴着夜视仪驾驶五吨卡车的人比较费劲。戴上夜视仪后会失去两侧的视力，而且视野缩短了。需要花点时间习惯一下。连军械维护员，专业军士彼得·斯奎基拉有些戴夜视仪驾驶摩托车的经验，于是一名中尉让他驾驶卡车。

“长官，如果你让我开，我会去开。但我以前从来没驾驶卡车。”

驾驶车辆开进炮火中把斯奎基拉吓住了，一辆汽车停下来会阻挡住整个车队，或更糟的是会被落下。中尉做了个鬼脸，走开去找别人了。斯奎基拉到后面收集死者和伤者的武器。以后他会清洗和维修它们。现在他只能把这些满是血腥味的武器堆在他的帆布床旁边。中尉的表情让斯奎基拉觉得难堪，感到有罪恶感。每个人都会害怕。有些人疯狂地参加战斗而另些人想方设法躲开。斯奎基拉介乎于两者之间。在他看到迷途车队后，他身体的一部分觉得出去进入那座城市形同自杀。这太疯狂了，但他们必须去做。他们把卡车后面排好沙袋，然后装上游骑兵，但沙袋什么也挡不住，他们开到街上，每一名索马里人都想杀掉他们，这是为了什么？至少马来西亚人有装甲车。斯奎基拉决定去。他要做他的本职工作，但他不会去做像开一辆大卡车到炮火中那样的傻事。

到了上车的时间，斯奎基拉拿起他的手枪和CAR-15步枪，他私自在步枪下面装了一个M-203榴弹发射器。他有意在其他人的后面上了车。他觉得卡车上最安全的地方，如果有安全的地方的话，就是后部有备胎和消声器的地方。他趴到那两个东西的后面。也



许这能阻挡住子弹。沙袋肯定不能。

就在车队离开基地前，专业军士克里斯·谢里夫（Chris Schleif）跑回机库，在斯奎基拉放置的一堆武器里寻找，拿起多米尼克·皮拉的M-60机枪和弹药。机枪和弹药箱仍然沾满皮拉的血和脑浆，滑溜溜的。谢里夫丢下自己的武器，拿着皮拉的武器上了悍马车。

“他还没机会用这个干掉敌人，”谢里夫对专业军士布莱德·托玛斯解释说，后者跟谢里夫一样，是第三次进城了：“我要为他做这件事。”

时间是晚上九点半，援救车队离开了机场，向北开向新港，和马来西亚与巴基斯坦士兵会合。大多数没有受伤的游骑兵，没有阵亡和受伤的三角洲队员，海豹队员以及空军战斗控制员以及第十山地师的所有连队，组成了近五百人的队伍。等着他们的是马来西亚的装甲运兵车，德国造的“秃鹰”式，外表涂成雪白，驾驶员在前边，后面开有一个舷窗以供射击。每一辆可以运送六名成员。巴基斯坦的坦克是美制的M-48。装甲车队排成队，当长长的卡车和悍马车队到来后就准备出发了，但协调这些不同组合车辆的移动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中校戴维称之为“赶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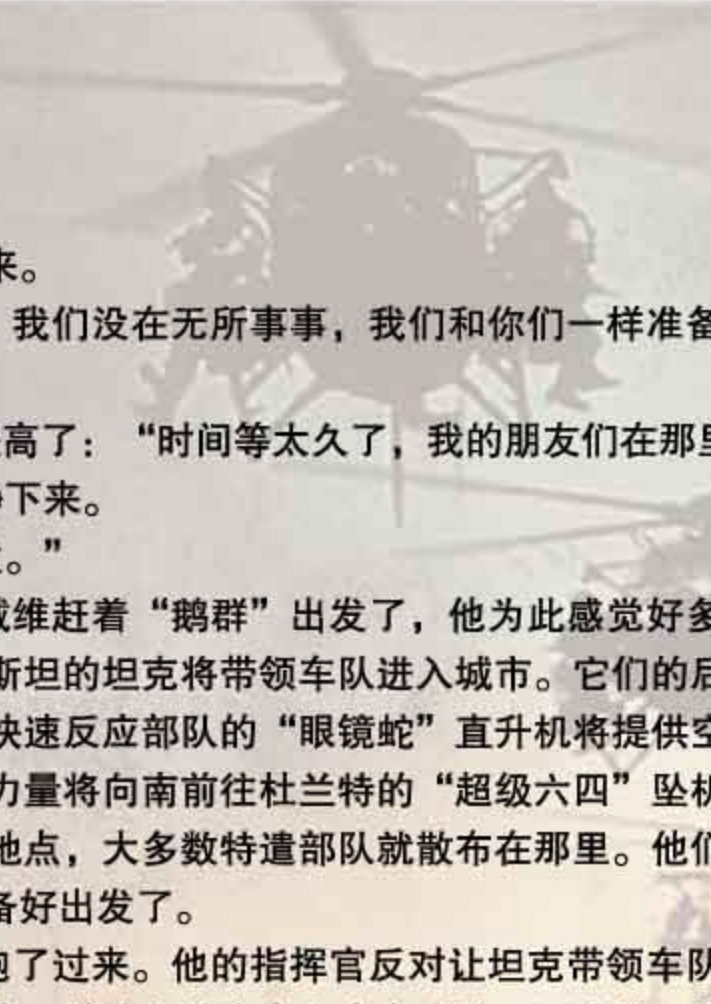
戴维迅速投入了工作。在他的悍马车引擎盖上摊着一张地图，周围的士兵用手电筒来照明，他开始制订计划。让戴维松了一口气的是，大多数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军官都会说英语。他们很少有争执和讨论。马来西亚的军官们开始对把他们的军队从装甲运兵车里移出来很不情愿，但后来戴维同意每辆车辆上保留一名巴基斯坦的司机和一名射手，他们态度变温和了。由于不同单位没有相兼容的无线电，所以所有车辆上都装备了美军的无线电。他们制订了火力控制程序，细化到防止友军火力误伤，呼号，路线和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

戴维感到情况紧急，但还是应该区别对待。他知道第一处坠机现场有重伤员，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但另一方面，这支车队也很重要。如果他们失败了，没能到达坠机现场，被击溃了或被困住了，谁会来救援他们呢？如果一两名士兵因为等待而死去，这固然是个悲剧，但援救其他九十七人，让自己的部队安全进入和退出才是最重要的。

在游骑兵和第十山地师的士兵的眼里，“秃鹰”就像装在轮子上的棺材。选择装甲车和堆满沙袋的五吨卡车就像是在选择吃什么毒药：要么在卡车后面吃子弹，要么被投进装甲车炮塔的手雷或穿透装甲的火箭弹烤熟。到达新港后大约一个小时后，大家不情愿地登上了“秃鹰”。车内两侧只有几个窥视孔，所以大多数人等于两眼一抹黑。让马来西亚人来驾驶也没让他们觉得好过点。

时间在流逝，却没有任何行动，游骑兵们不耐烦地骚动着。他们看到的是，他们被一只缓慢移动的，墨守成规的部队拖在后面，而这支部队并不适合这样的紧急情况。从车队的后面看上去，前面好象什么动静也没有似的。有些第十山地师的士兵在车后面打起瞌睡来。还能睡觉！游骑兵中士拉雷·凯西几乎要发作了。他的伙伴们在城里死守，而这些家伙却在睡觉？他们到底干嘛还不出发呢？他在跟随援救杜兰特和他的机组成员的那支车队失败后，已经让自己平静下来。如果他今天会战死的话，那就死好了。对同伴的忠诚已经比生存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他已经有条不紊地思索了这些。他穿上了防弹衣，所以如果他中弹的话，可能会在手或腿上，医生会照顾他的。可能会疼，但他以前也受伤过。如果他头部中弹的话，那他就死了。他不会感到疼痛。他的生命会结束。就象这样。结束了。他的朋友们会帮他照顾他的家庭的。如果他死了，也要死的有意义点。

当史密斯阵亡的消息传来后，他因为等待救援时流血过多而死的，凯西忍不住了。他对第十山地师的军官发泄了怒火和不耐烦。他对这位军官说如果游骑兵忍不住的



话，他们两支部队会先打起来。

那名军官反驳说：“瞧，我们没在无所事事，我们和你们一样准备好了。你必须对你的长官有信心。”

凯西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提高了：“时间等太久了，我的朋友们在那里等死！我们要马上出发！”

凯西的排长过来让他安静下来。

“瞧，我们都想马上出发。”

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戴维赶着“鹅群”出发了，他为此感觉好多了。他把这次组织当做他一生中的主要成就之一。巴基斯坦的坦克将带领车队进入城市。它们的后面，每个排都有四辆装甲车散布在卡车和悍马车中间。快速反应部队的“眼镜蛇”直升机将提供空中掩护。他们开到民族大道上的一个接力点，然后一半力量将向南前往杜兰特的“超级六四”坠机地点，另一半将向北前往沃尔考特的“超级六一”坠机地点，大多数特遣部队就散布在那里。他们建立了通讯网络，联络军官分布在车队中间……他们准备好出发了。

接着一名巴基斯坦军官跑了过来。他的指挥官反对让坦克带领车队。这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坦克需要碾过众多的路障（壕沟，被遗弃的汽车和卡车残骸，石头堆，燃烧的轮胎和垃圾），那是索马里人设立在通往联合国设施的主要道路上的。新港是巴基斯坦军队的基地，而他们又提出了到坚守地点的路线，后来达成了一项协议。坦克会领头到达K-4转盘，然后掉头到车队中间。

接着新问题又出现了。很明显，一支有那么多指挥官的队伍来打仗，很容易因为争吵而失败。在与上级交换意见后，马拉西亚人说他们接到命令让装甲运兵车停在主要道路上，这与加里森先前所判断的摩加迪沙是个不适合装甲车战斗的地方的理由一样。让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在这座城市的狭窄街道和巷子里机动是很困难的事。当大型车辆在街道上缓慢移动时是易受攻击的，因为敌人能潜行到近处，从屋顶和树上向下扔手雷，或在近距离射击击穿装甲。

戴维再次爬出悍马车，把军官们召集起来。他对米贾科维奇上尉说：“瞧，德鲁，形势就是这样一来。我需要你的连打头阵。”

巴基斯坦人同意带领车队最远到K-4转盘，那里是艾迪德领土的边境。到那时，米贾科维奇的连将从“秃鹰”里下来，带领大家前进。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二十三分。

3

听到庞大的车队靠近时的枪炮声后，斯蒂勒上尉知道整晚最危险的时候到了。月亮高挂，第一处坠机地点周围的射击都停止了。偶而有零星枪声。空气中的烟雾和火药味都消散了。现在只有索马里的麝香般的臭味，空气中的尘土和水壶中残留的碘酒药丸的味道。索马里人仍然不时跑到防线的街当中来。三角洲队员们会让他们一直走到交叉火力点当中，然后快速发射几发子弹干掉他们。小鸟直升机每过一会就会飞过，泼洒弹雨。但现在最让斯蒂勒关心的噪音却是援救车队接近他们位置时的炮火声。在这么强烈的炮火下，两队神经紧张的士兵要在黑暗中在一个混乱的城市里接上头，对于被打散的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反而来自于他们的拯救者。

——“罗密欧六四”[哈瑞尔]，这里是“茱丽叶六四”[斯蒂勒]。我们怎么能走出建筑而不挨枪子？

——你们的位置应已用红外线频闪灯标注出来了，他们正在寻找。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用红色闪光灯给他们发信号。

街那头的米勒上尉也有自己的关注点。

——OK，这支部队是由马来西亚人和谁组成的，完毕？

——马来西亚人和美国人。他们中有游骑兵，完毕。

米勒满怀希望地补充了一句：

——OK，那么每一辆车都应该有夜视仪能识别频闪灯了是吗，完毕？

——他们反馈来的指示里是这样的，完毕。

几分钟过后，指挥直升机向米勒保证。

——是的，他们出发了。领头的车辆有夜视仪，他们能看到你的红外线频闪灯，斯科蒂，完毕。

米勒还被告之三角洲部队成员，包括詹姆斯·尼克松（James Nixon）少校，约翰·马斯久纳斯，马特·日尔森和楚克·埃斯文会带领这支队伍，这让其他三角洲队伍的领导们松了一口气。

援救车队从南边而来。从声音听上去，他们是沿着那天下午游骑兵和三角洲队员相同的路线而来，就是从奥林匹克旅馆向东，这意味着他们会先到斯蒂勒的位置。他们稳定而缓慢地前进，从声音听他们在向所有东西射击。现在是差十分钟到凌晨两点。没有夜视仪的话没人能看到街上远端。他们只能压低身形，等待并希望车队别到了他们的街上还在摧毁一切。

——“罗密欧六四”，这里是“茱丽叶六四”。我们将把红外线频闪灯放置在建筑物前面。我们计划扔一个红色的Chemlite标明伤员所在地。如果装甲运兵车能开到离红色chem足够近的话，会方便搬运伤员，完毕。

——收到，但要非常小心那些红色的Chemlite，否则那些坏家伙会向他们射击的，完毕。

——OK，但你说所有的人都有夜视仪的，对吗？

——领头的人有夜视仪，他们会找到你们的红外线频闪灯的，完毕。

形势很紧张。自从斯蒂勒被告之车队会在二十分钟内到达他那里后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小时了。

——“罗密欧”，这里是“茱丽叶”。我明白现在他们应该转头向北了。地面反应部队转向北了。他们有准确到达时间吗？

——没有，他们移动得很缓慢，给他们点时间。这要花费一会儿，迈克。也许从要

十五到二十分钟，按我的估计，完毕。

——OK。我们这里防守稳固。我想“小鸟”把他们的士气打掉了。

大约两点钟从指挥直升机关传来信息。

——OK。准备开始离开那里。但把头低下。现在不是什么好时候。

——收到，重复。位置点已经标注。我们准备离开了。

——收到，他们冒着强烈的炮火进来了所以要非常小心。

——明白，完毕。

斯蒂勒通过无线电对皮里诺说：“我们准备会合了，我要所有人从院子到屋里来，离门和窗户远点。”

于是游骑兵们撤了进来，像寄居蟹缩进了壳子，他们仔细聆听着。他们都对第十山地师很担心，他们认为后者跟陆军常规部队的笨蛋们一样缺乏训练，和完全没有准备的平民只差一步。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接着从指挥直升机关传来另一条信息。

——信息更新。他们还在U型转弯那里。他们没搞清方向。他们应该开始移动了。他们一转向北就会让你们知道。

皮里诺呼叫斯蒂勒上尉。他问：“他们在哪里？”

斯蒂勒说：“任何时候都会出现。”

两人都笑了。

德鲁·米贾托维奇(Drew Meyerowich)上尉率领自己部分的援救车队和三角洲特种队员们一起向斯蒂勒和米勒的位置前进。每一步都要爆发激战。两名马来西亚驾驶员拐错了弯，带着三十名米贾托维奇的人向错误方向开去。他们遇到了伏击，遭到了严重炮火的袭击，其中一人，中士康耐尔·休斯顿(Cornell Houston)受了致命伤。

经过精心计划的专业军士斯奎基拉最后进了一辆悍马车。炮火声持续不断，大多数是从车队射出的，车队两头都很长，斯奎基拉看不到头和尾。没人开灯，但枪口的火焰和爆炸照亮了整条线。在反光中他看到了两头死驴躺在街上，仍然捆着皮带套着大车。空气中充满柴油的烟味，从悍马车开着的侧窗斯奎基拉闻到了自己武器的火药味，混合着燃烧的轮胎，垃圾和常有的刺激味道，那是索马里腐臭的味道。他现在顾不上这些了。

突然一枚火箭弹随着炮火从引擎盖上弹开。几英尺以外的爆炸听上去像某人从屋顶上扔下一个空的Dumpster。斯奎基拉感到一阵震荡，胸口内部受了冲击，接着闻到了烟味。每个人都在爆炸时俯下身去。

司机，专业军士戴维·易斯特布鲁克斯(David Eastabrooks)喊道：“该死的，那是什么？”

中士理查德·兰默(Richard Lamb)坐在前排，他说：“耶稣啊，我想我被击中了。”

斯奎基拉问：“你哪里中弹了？”

“头上。”

“哦，老天。”

悍马车上的一人点亮了一盏红色信号灯，他们照着兰默。一股鲜血从他脸上流下，他前额右边有一个小而整齐的洞。

兰默说：“我想我还好。我还在跟你们说话呢。”

他在头上包了个绷带。医生后来检查到一片弹片嵌在了大脑前沿，向任何方向偏一英寸都会碰到重要组织。他还好。就像脑袋被敲了一下似的。几分钟后他的右手小指被子弹击中后的伤口更疼，指尖垂着只连着一小片皮肤。斯奎基拉能够看到他手指的骨头从毁坏处伸了出来。兰默只是诅咒着，把指尖塞了回去，用一片胶布裹了起来，继续用无线电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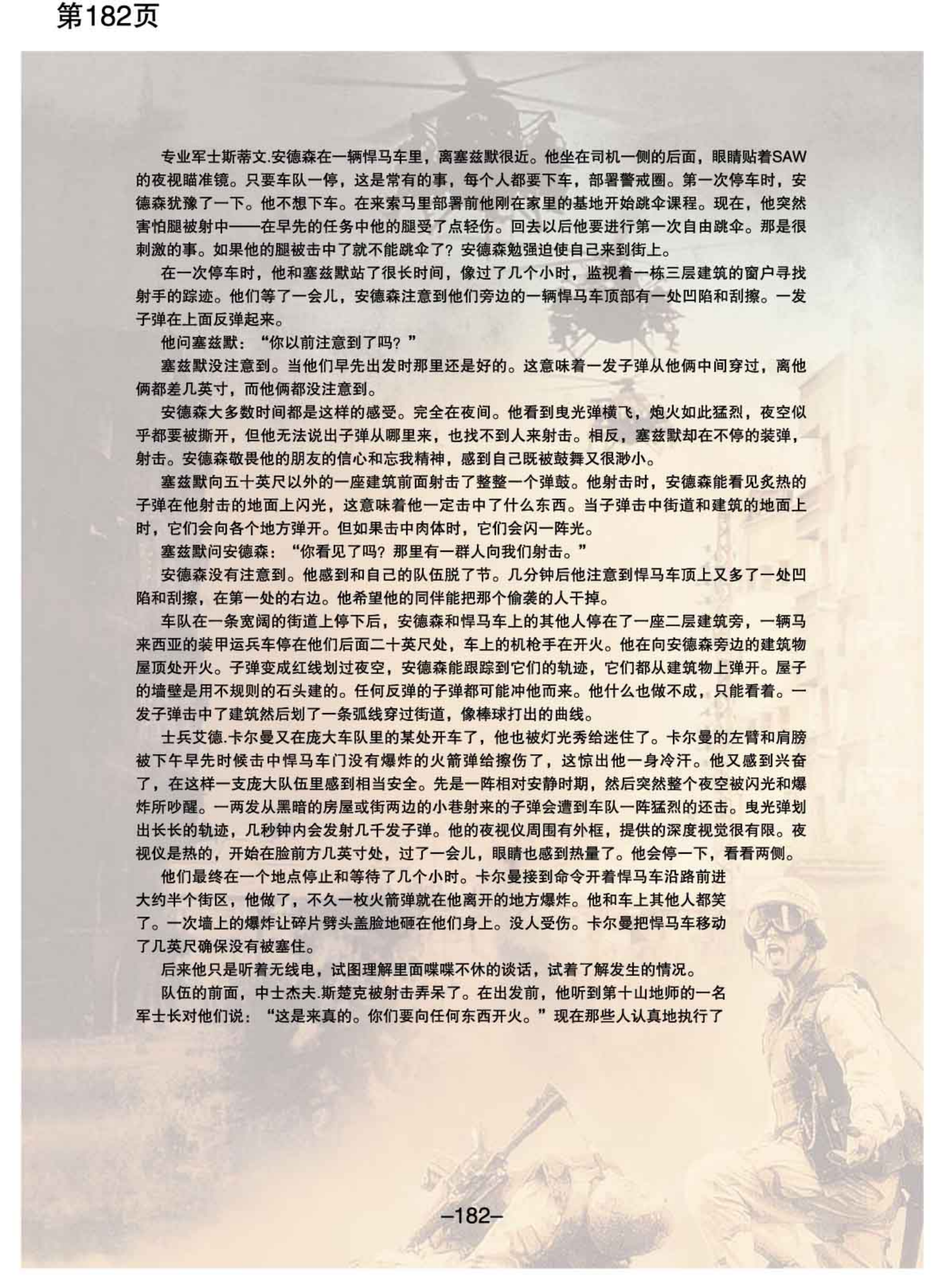
从基地一出来，专业军士戴尔·塞兹默就没停过射击，他把胳膊上的石膏拆掉，加入了战斗，至少他参加了。夜视仪给他和队伍中的其他人极大的优势对付索马里人。塞兹默在悍马车后面疯狂寻找目标射击。当没看到人后他就射击窗户和门口。大多数时间他无法看到自己是否射中了某人。夜视仪严重限制了周围视觉。他实在不想知道。他也不愿开始想这件事。

突然他脸前冒出一阵火花。他扭脸一看发现悍马车壁上有个拳头大小的洞，离他头只有几英寸。他没感到什么。当一枚火箭弹击中了前面一辆卡车时，士兵们纷纷跑到街上，在曳光弹横飞中到悍马车上寻找空间。一名医护兵，专业军士埃里克·詹姆斯(Erik James)拿着一条凯芙拉毯子跑到塞兹默车上开着的车门处。

他问：“你这里有空间吗？”他看上去又惊又怕。

塞兹默和士兵布赖恩·康纳(Brian Conner)移动了一下给他腾出了点地方。

塞兹默说：“进来，把毯子盖住头就没事了。”他觉得有医护兵在身边总是好事。詹姆斯觉得塞兹默救了他的命。



专业军士斯蒂文·安德森在一辆悍马车里，离塞兹默很近。他坐在司机一侧的后面，眼睛贴着SAW的夜视瞄准镜。只要车队一停，这是常有的事，每个人都要下车，部署警戒圈。第一次停车时，安德森犹豫了一下。他不想下车。在来索马里部署前他刚在家里的基地开始跳伞课程。现在，他突然害怕腿被射中——在早先的任务中他的腿受了点轻伤。回去以后他要进行第一次自由跳伞。那是很刺激的事。如果他的腿被击中了就不能跳伞了？安德森勉强迫使自己来到街上。

在一次停车时，他和塞兹默站了很长时间，像过了几个小时，监视着一栋三层建筑的窗户寻找射手的踪迹。他们等了一会儿，安德森注意到他们旁边的一辆悍马车顶部有一处凹陷和刮擦。一发子弹在上面反弹起来。

他问塞兹默：“你以前注意到了吗？”

塞兹默没注意到。当他们早先出发时那里还是好的。这意味着一发子弹从他俩中间穿过，离他俩都差几英寸，而他俩都没注意到。

安德森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的感受。完全在夜间。他看到曳光弹横飞，炮火如此猛烈，夜空似乎都要被撕开，但他无法说出子弹从哪里来，也找不到人来射击。相反，塞兹默却在不停的装弹，射击。安德森敬畏他的朋友的信心和忘我精神，感到自己既被鼓舞又很渺小。

塞兹默向五十英尺以外的一座建筑前面射击了整整一个弹鼓。他射击时，安德森能看见炙热的子弹在他射击的地面上闪光，这意味着他一定击中了什么东西。当子弹击中街道和建筑的地面上时，它们会向各个地方弹开。但如果击中肉体时，它们会闪一阵光。

塞兹默问安德森：“你看见了吗？那里有一群人向我们射击。”

安德森没有注意到。他感到和自己的队伍脱了节。几分钟后他注意到悍马车顶上又多了一处凹陷和刮擦，在第一处的右边。他希望他的同伴能把那个偷袭的人干掉。

车队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停下后，安德森和悍马车上的其他人停在了一座二层建筑旁，一辆马来西亚的装甲运兵车停在他们后面二十英尺处，车上的机枪手在开火。他在向安德森旁边的建筑物屋顶处开火。子弹变成红线划过夜空，安德森能跟踪到它们的轨迹，它们都从建筑物上弹开。屋子的墙壁是用不规则的石头建的。任何反弹的子弹都可能冲他而来。他什么也做不成，只能看着。一发子弹击中了建筑然后划了一条弧线穿过街道，像棒球打出的曲线。

士兵艾德·卡尔曼又在庞大车队里的某处开车了，他也被灯光秀给迷住了。卡尔曼的左臂和肩膀被下午早先时候击中悍马车门没有爆炸的火箭弹给擦伤了，这惊出他一身冷汗。他又感到兴奋了，在这样一支庞大队伍里感到相当安全。先是一阵相对安静时期，然后突然整个夜空被闪光和爆炸所吵醒。一两发从黑暗的房屋或街两边的小巷射来的子弹会遭到车队一阵猛烈的还击。曳光弹划出长长的轨迹，几秒钟内会发射几千发子弹。他的夜视仪周围有外框，提供的深度视觉很有限。夜视仪是热的，开始在脸前方几英寸处，过了一会儿，眼睛也感到热量了。他会停一下，看看两侧。

他们最终在一个地点停止和等待了几个小时。卡尔曼接到命令开着悍马车沿路前进大约半个街区，他做了，不久一枚火箭弹就在他离开的地方爆炸。他和车上其他人都笑了。一次墙上的爆炸让碎片劈头盖脸地砸在他们身上。没人受伤。卡尔曼把悍马车移动了几英尺确保没有被塞住。

后来他只是听着无线电，试图理解里面喋喋不休的谈话，试着了解发生的情况。

队伍的前面，中士杰夫·斯楚克被射击弄呆了。在出发前，他听到第十山地师的一名军士长对他们说：“这是来真的。你们要向任何东西开火。”现在那些人认真地执行了

他的命令。

斯楚克告诫自己的机枪手，让他仔细选择目标。中士解释说：“当你用点五零机枪射击时，子弹会射的很远。”很显然其它车辆没有那么多顾虑。他们把子弹倾泄到摩加迪沙的这片土地上。

5

那天早先时候，美军的直升机袭击了卡西姆·舍克·默罕默德（Kassim Sheik Mohamed）的车库，他是个高个子，圆脸的壮实生意人，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总挂着坏笑。卡西姆的车库之所以被炸是因为他做为一个有钱人，雇用了一大帮武装人员守卫着车库。在战斗高峰时期，战场附近任何有武装人员数目众多的场所都会被当做目标。攻击并没有铸成大错。卡西姆是一个在哈伯·吉尔部落说话算得上的人，也是默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一个支持者。

当轰炸开始时，卡西姆跑到了附近的医院，认为那里美国人是不会轰炸的。他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当他回到车库时，所有东西都成了废墟。爆炸把一辆卡西姆买下的白色联合国路虎车抛到了十二英尺高，然后砸在了一堆金属集装箱上面，就像有人把车停在那里一样。他的一些最值钱的挖土机械被摧毁了。他的朋友和会计师，四十二岁的阿迈德·舍克，和他的一名三十二岁的机械师伊斯玛尔·阿迈德在轰炸中死去。

那天晚些时候，死者根据伊斯兰风俗，需要在太阳落山前被埋葬，于是卡西姆和他的人把尸体运到了特拉布纳公墓（Trabuna Cemetery）。去那里的路上，一架直升机低空掠过他们头顶，子弹打在汽车周围，但没打中他们。

葬礼挤满了哀号的人们。在黑暗中，当远处仍然传来炮火声时，这里的每一片空地都挤满了挖掘坟墓的人。卡西姆和他的人开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他们拿起铁铲，把两具尸体从车子后面抬下来。这时另一架直升机飞了过来，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扔下尸体和铁铲跑开了。

他们躲到一堵墙后面，直到直升机飞走，然后又回去抬起用床单包裹好的尸体。另一架直升机直冲他们而来。他们再次扔下尸体和铁铲跑向那堵墙。这次他们留下了阿迈德·舍克和伊斯玛尔·阿迈德的尸体，开车走了，他们决定等晚些时候再回来埋葬他们。

卡西姆手下的四个人在半夜回来。城里依然有炮火声。他们抬起尸体到了一个隆起处，开始挖坑。但另一架美军的直升机出现了，低空盘旋并用探照灯向下照射。卡西姆的人跑开了。把尸体留在了地上。

他们在凌晨三点又回来了，终于把阿迈德·舍克和伊斯玛尔·阿迈德的尸体给埋葬了。

援救车队的一半转向南前往杜兰特的坠机地点，但在“超级六四”坠落的满是石板瓦和锡皮屋的村子边界处停下了。在黑暗中，地图上没有标明的进入村子的众多小路看上去潜伏着危险——就像直接通往蜂巢心脏的道路。大胆的金发碧眼的三角洲特种队员，中士约翰·“马斯”·马斯久纳斯，是第三次进城了，他从一辆悍马车上下来，带领着一支小部队步行进入，他们戴着夜视仪向直升机残骸处前进，几个小时前，“马斯”的朋友兰迪·舒加特和加里·高登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时刻。

在残骸周围他们发现血迹斑斑，还有撕碎的衣服，以及大量的弹壳，但没有武器也没有他们的同袍舒加特和高登或杜兰特及三名机组成员的踪迹。士兵们搜索了坠机地点附近的棚屋，通过一名翻译寻找关于坠落的美国人的信息，但没人提供。他们不顾招来子弹的危险，吼叫着所有六名失踪人员的名字：“迈克·杜兰特！”“雷·弗兰克！”“比尔·克里夫兰！”“汤米·费尔德！”“兰迪·舒加特！”“加里·高登！”但没有回音。

然后，马斯久纳斯监督着在直升机上设置铝热剂手雷。他们一直到“超级六四”变成一团白色的火球才返回到车队上。

米贾托维奇率领的北边的一半车队被哈瓦拉瓦丁大道上靠近奥林匹克旅馆的一处巨大路障阻住了，马来西亚驾驶员拒绝开过去。过去的经验表明，这种路障都被埋设了地雷。

米贾托维奇恳求联络军官，说：“告诉他们轻武器是无法对付的！”

有一两次他下了悍马车，走到领头的装甲运兵车边喊叫着，挥动着手臂，催促车辆前进。但“秃鹰”的驾驶员拒绝执行命令。于是车队停下，士兵爬出车辆，用双手排除路障。

米贾托维奇和三角洲队员决定不再等待路障被排除。他们在车队中跑前跑后，敲着车门，叫喊着让所有人都下车。他们知道离被打散的部队只有几条街区了。

“出来！出来！出来！美军士兵，出来！”

一直小心警惕的人当中有一位是专业军士菲尔·勒波尔（Phil Lepre）。在出发前一阶段，当雨点般的子弹打在装甲运兵车侧面的时候，勒波尔把他放在钢盔里的小女儿的快照拿出来吻别。他说：

“宝贝，我希望你过的好。”他下了车，进入到摩加迪沙的夜晚，和两名战士一起跑到一堵墙边，用M-16步枪瞄准一条巷子。当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后，他看到几个街区外有一群索马里人，冲他们而来。

他说：“我这个方向有索马里人来了！”

一名三角洲队员让他射击，于是勒波尔向人群射击。开始他向他们的头上方射击，但他们没有散开，于是他向他们直接射击。他看到有几人倒下了。其他人拖着倒下的人跑进了巷子里。

在交叉路口上，士兵们冒着炮火用手把路障移开。勒波尔和其他人沿着道路移动了一两次。他们现在是在装甲运兵车前面几个街区的一个巷子的两侧展开。他们移动，停下，然后等待，接着再移动，像一架由人组成的手风琴向东边蜿蜒。在一个地方他们停下，受到了邻近一座建筑猛烈的火力射击。大家纷纷寻找一个更好的掩体好还击。

他回头对一名二十三岁的步枪射手，士兵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说：“嘿，顶替我的位置。”

马丁急忙过来，蹲伏在墙后。勒波尔刚向右边移了两步，马丁头部就中弹，仰面倒

勒波尔和其他人一起喊了起来：“医护兵！这里需要医护兵！”

医护兵和其他士兵试图把马丁的尸体拖到隐蔽处，但被更猛烈的炮火驱散了。其中一人跑回来，勇敢地面对炮火，单手射击，另一只手拖着马丁回到隐蔽处。他靠近的时候，其他人跑过来帮忙，把尸体拖回到巷子。

勒波尔在几英尺远的地方盯着马丁的尸体。他感觉糟透了。是他让那名士兵顶替他的位置，接着那人就被击中身亡。在地上拖拉把马丁的裤子扯到了膝盖处。在热带高温下很少有人穿内裤。勒波尔无法忍受看到马丁象那样半裸着仰面躺着。于是不顾炮火，冲出巷子，试图把马丁的裤子穿上去，保持一点尊严。两发子弹打在他停下的人行道上，勒波尔手忙脚乱，不情愿地退回到隐蔽处。

他对马丁说：“对不起，伙计。”

7

指挥直升机一直耐心地让车队与第一处坠机地点会合。

——他们继续由下车的部队引导车队。下车的部队和车队在奥林匹克旅馆南边停止了……

接着，当车队左转时，又与车队开始通话：

——离友军还有三十米。他们在你现在的位置的北边一个短街区处。如果你们带领装甲运兵车继续前进的话，左转，前进一个街区就可以，完毕。

斯蒂勒听到车队转弯的声音。门外的他的手下看到了有士兵模糊的轮廓。斯蒂勒和其他人一起喊：“游骑兵！游骑兵！”

传来了回应：“第十山地师。”

——收到，我们和“基洛”和“茱丽叶”单位会合了。

斯蒂勒把头探出门外。

“我是斯蒂勒上尉。我是游骑兵的指挥官。”

一名士兵回答：“收到，长官，我们是第十山地师的。”

斯蒂勒问：“你们的指挥官在哪儿？”

把“埃尔维斯”从飞机残骸里弄出来花了几个小时。这是很难干的活。援救部队起初打算把直升机的金属外框从他尸体上割开，但驾驶舱嵌入了一层“凯芙拉”，无法割开。然后他们打算把“黑鹰”直升机分离开来，他们把黑鹰的头尾都栓上链条。几名在远处张望的游骑兵以为三角洲队员要用车辆把飞行员的尸体拽出残骸。一些人恶心地转过头去。

死者的尸体被放置在装甲运兵车的顶部，伤者被装在车里。高德尔痛苦地蹒跚着进了一辆停在他们院子里的运兵车，别人帮了他一把才进了门。他侧身躺下。

他被告之：“你必须坐着。”

“瞧，我屁股上中弹了，坐着会疼。”

“那就靠着什么东西。”

在米勒所在的院子里，他们先把卡洛斯·罗德里格斯抬了出去，罗德里格斯还穿着那条膨胀的橡胶裤子。接着他们移动其他伤员。斯特宾斯感觉好多了。他看到窗外街上满是第十山地师的伙计。当他们回来准备用担架抬他时，他不让他们抬。

他对他们说：“我很好。我能单腿站着。帮我走到车旁就行。我还要拿我的武器。”

他用一条好腿跳着，别人帮着他走到装甲车旁。

威尔金森爬上了同一辆车的后面。他们都指望很快就会开车，于是他们坐下来。封闭的钢铁车箱里象桑拿浴室，散发着汗臭，尿味和血腥。这次任务成了一场噩梦。每次他们认为该结束了，也到了结束的时候，可更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车里的伤员看不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明白干吗要等待。他们都指望车队很快到来护送他们回家。这里离机场只要开五分钟车。现在是凌晨三点。太阳很快就会出来。子弹不时打在车壁上。要是一枚火箭弹击中他们怎么办？

高德尔所在的装甲车里爆发了一阵争执。

高德尔问：“我们怎么还不开车？”

紧挨着他的一个人说：“就是啊。”

高德尔离前面最近，于是他斜身靠向马来西亚司机。

他说：“嘿，伙计，开车吧。”

司机反对说：“不。不，我们等着。”

“该死的，我们不能等！离开这个鬼地方！”

“不。不。我们等着。”

“不，你没明白。我们受到射击。呆着不动我们会有大麻烦的！”

指挥官们也开始不耐烦了。

——斯科蒂[米勒]，请告诉我最新情况。哈瑞尔中校问。

除了几次回基地加油，哈瑞尔和空中指挥官汤姆·马修斯整晚都在指挥黑鹰直升机里，在城市上空。

米勒回答：

——收到。他们正准备把飞机拉开。目前为止情况不好。

——收到。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天亮了。

在摩加迪沙的这两条街区上和附近有大约三百名美国士兵，车队的先导从民族大道

处展现出半英里，这造成了一种感觉，是新近到达的第十山地师守卫了这片地区，而不是整晚奋战的游骑兵和三角洲部队。疲倦的突袭部队惊讶地看着常规部队的家伙们斜靠着墙壁，点着香烟，在他们遭受到敌人猛烈火力射击的同一条街道上聊天。对三角洲小队领导豪伊来说，那些人完全不适合在这里。等待他们把“埃尔维斯”的尸体弄出来开始让所有人担心了。

一次爆炸震动了斯特宾斯的装甲运兵车，里面的人愤怒地嚷了起来。一个人喊道：“把我们弄出去！”罗德里格斯呻吟起来。斯特宾斯和赫德转身稳住了这名机枪手的输液包。他们在这个狭小的地方缠在了一起。在爆炸后不久，装甲车的大铁门开了，一名第十山地师的肘部中弹的士兵被用担架抬了进来。他碰到了地板，疼得大叫起来。

他喊道：“真不敢相信！”

马来西亚司机转过身，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他说：“快了，医院。”

在安置好新来的人后，威尔金森靠着里墙坐着，通过窥视孔看到东边的天空慢慢变亮。射击声开始增强了。装甲车的侧面被更多的子弹击中。

那些原先渴望被抬进巨大的装甲车里的伤员们现在祈祷着离开。他们感到自己像是在狩猎火鸡时的猎物。高德尔只能用小窥视孔向外看。温度太高，他开始感到有点虚脱。他把钢盔摘下，松开了防弹衣，但还是不顶用。他们都坐在狭小的黑暗空间里，安静地盯着彼此，等待着。

一名负伤的三角洲队员建议：“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把门开大点，这样当一枚火箭弹击中这里时，就有个地方把我们爆炸出去。”

在日出前一个小时，指挥直升机向联合指挥中心报告了最新情况：

——他们本来要把围绕在尸体周围的直升机仪表舱拉开。什么时候完成还不知道。

——好的，他们能把尸体弄出来吗？加里森问。我需要一个诚实的估计，没有噱头的，从现场的指挥官或排领导那里来的估计。完毕。

米勒回答：

——收到。还要二十多分钟才能把尸体弄出来。

加里森说：

——收到。我知道他们在尽力。我们等着他们完成。完毕。

当东边天空变亮后，中士尤里克被他们整晚待着的屋子里血流成河感到震惊。阳光照亮了血迹。他把头伸出院门，看到远处路上布满着索马里人的尸体。一个年轻索马里人的尸体，被试图拉开直升机的一辆车反复碾压过。尤里克尤其伤心地看到，在马里汉大道的角落里，先前他看到那头在炮火中不可思议地来回走动的驴子已经死了。尸体还拖着大车。

豪伊注意到在装甲运兵车顶部堆着的尸体里有一双尺码很小的突击靴。只有一个人穿这么小的靴子。一定是厄尔·费尔默。

每个人都知道在这里的逗留马上就要结束了。阳光会让索马里人出来。斯蒂勒上尉站在院门外忍不住要看表。他一定看了几百次了。他不能相信还没有开车。地平线开始变得粉红。让三百人处于危险中只为了撤回一具尸体是一种高尚的举动，但很难说是一种有理性的举动。最后，太阳升起来，那个严酷的工作结束了。

——“亚当六四”[加里森]，这里是“罗密欧六四[哈瑞尔]。现在他们移动了，完毕……安放炸药，准备离开。

接着又一件让那些奋战了十四个小时的游骑兵和三角洲队员震惊的事发生了。他们

没有足够的车辆乘坐。在第十山地师的士兵上车后，急不可耐的马来西亚司机就启动了，留下了剩下的部队。他们必须穿过以前奋战的街道跑回去。

现在是十月四日，星期一，上午五点四十五分。太阳已经升到了屋顶。

于是他们跑了起来。最初他们想跟着车辆跑，以获得一些掩护，但马来西亚司机加速了。

斯蒂勒仍然背着无线电，他和皮里诺并排跑着。八名游骑兵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后面是余下的三角洲部队，战斗搜索与救生小组和其他人。一切发生太快了，在队伍尽头的人惊讶地发现当他们在小山顶右转后，其他人已经离开了。

尤里克背着杰米·史密斯的装备跑着。没人想碰那些装备。那就像承认史密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样。整个队伍沿着大部队前进的路线跑着，在每个交叉路口都会停下，提供掩护火力，让其他人一个一个穿过。他们刚开始跑射击声就开始了，猛烈程度跟昨天下午一样。游骑兵们向每个窗户和门口以及交叉街道开火。斯蒂勒觉得他的腿沉沉的，只能以正常速度的几分之一来跑，但他还是尽可能快地跑着。

当他们到达最初出发位置时，奥林匹克旅馆前面宽阔的交叉路口响起了射击声。中士兰迪·拉玛格利亚看到子弹打在了前面几个街区的装甲车身上。我们要穿过去吗？这跟昨天一样糟糕。快到交叉路口时他感到肩膀被猛击了一样，就像有人用大锤打了他一下。他没有倒下。他只是僵住了。过了几秒钟他才清醒过来。开始他以为什么东西掉下来打中了他。他抬头向上看。

跑在他旁边的专业军士科列特喊道：“中士，你中弹了！”

拉玛格利亚转向他。科列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回答：“我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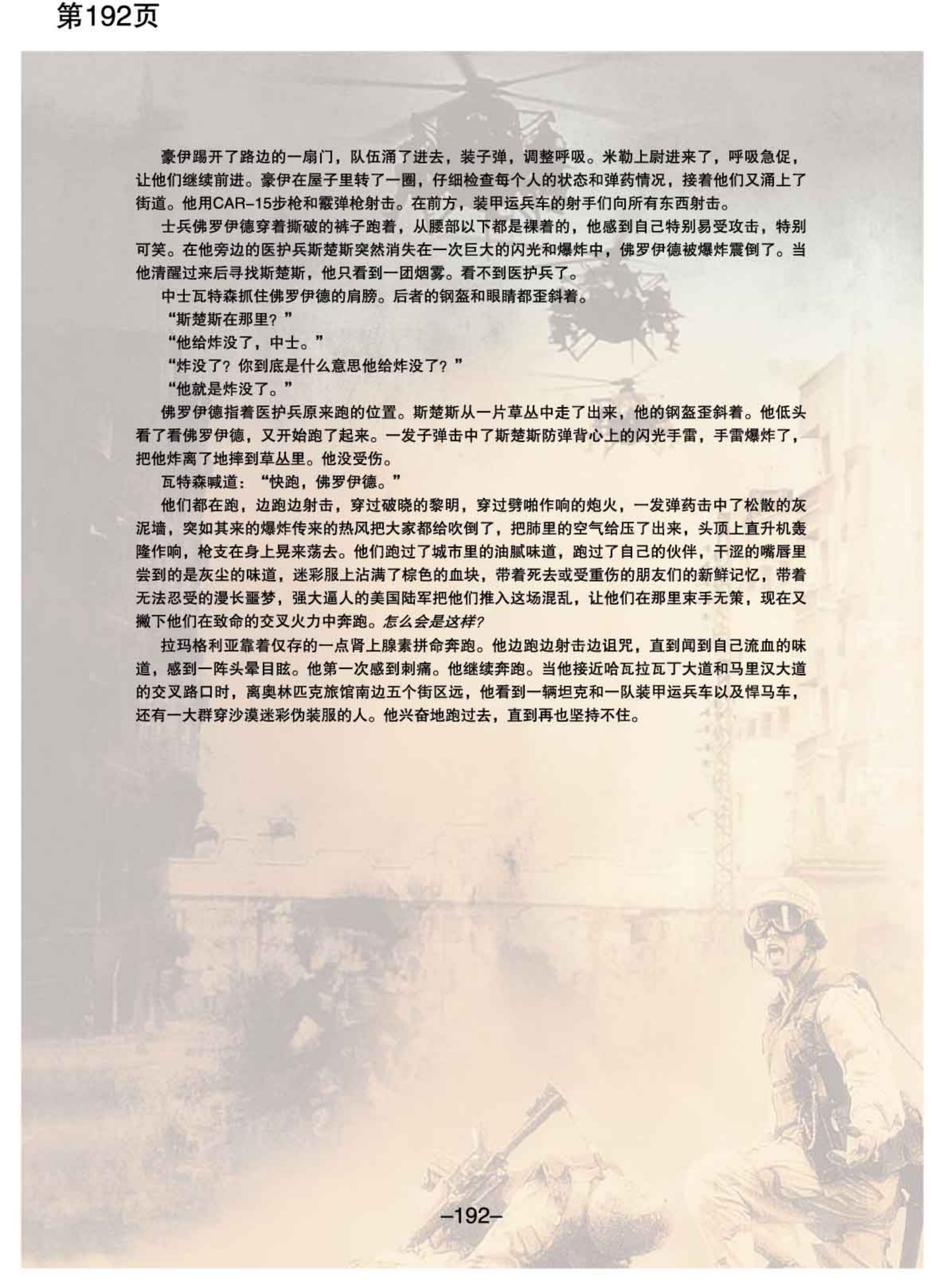
他做了几个深呼吸，试图移动胳膊。无法动弹。他没感到疼。

子弹击中了拉玛格利亚后背的左边，打了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洞。然后子弹擦过他的肩胛骨，打在科列特的袖子上，把他原先缝在那里的星条旗给撕了下来。

一名三角洲医护病护兵在街对面向他喊：“你还好吗？”

拉玛格利亚说：“还好。”他继续开始跑。他极度兴奋。整个场景对他来说似乎很不真实。他不相信那些该死的索马里人能射中他，美国陆军游骑兵中士兰道尔·J·拉玛格利亚。他会活着出城的。他向看到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射击。他奔跑着，流着血，流着汗，射击着。向窗户，门口，巷子……尤其是人射击。他们纷纷倒下。这是一场混战。根本不是一次有秩序的撤退。每个人都在乱跑。

中士尼尔森仍然聋的厉害，他跑在士兵尼森瑞的身边，后者在昨天下午右臂中弹了。尼尔森拿着他的M-60机枪，还把尼森瑞的M-16步枪背在后面。他们尽可能地快跑，尼尔森向他看到的所有东西射击。他从来没感到这么害怕过，甚至在前天一切都很糟糕的时候也没这么害怕过。他和尼森瑞在队伍后面，担心在这次疯狂的赛跑中他们会落下或被干掉。尼森瑞跑起来很困难，这让他们的速度降低了许多。当他们赶上一群正在一个宽阔的交叉路口提供掩护火力的士兵时，他们应该停下接替他们，为这群士兵前进提供掩护火力，但他们却径直跑了过去。



豪伊踢开了路边的一扇门，队伍涌了进去，装子弹，调整呼吸。米勒上尉进来了，呼吸急促，让他们继续前进。豪伊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仔细检查每个人的状态和弹药情况，接着他们又涌上了街道。他用CAR-15步枪和霰弹枪射击。在前方，装甲运兵车的射手们向所有东西射击。

士兵佛罗伊德穿着撕破的裤子跑着，从腰部以下都是裸着的，他感到自己特别易受攻击，特别可笑。在他旁边的医护兵斯楚斯突然消失在一次巨大的闪光和爆炸中，佛罗伊德被爆炸震倒了。当他清醒过来后寻找斯楚斯，他只看到一团烟雾。看不到医护兵了。

中士瓦特森抓住佛罗伊德的肩膀。后者的钢盔和眼睛都歪斜着。

“斯楚斯在那里？”

“他给炸没了，中士。”

“炸没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给炸没了？”

“他就是炸没了。”

佛罗伊德指着医护兵原来跑的位置。斯楚斯从一片草丛中走了出来，他的钢盔歪斜着。他低头看了看佛罗伊德，又开始跑了起来。一发子弹击中了斯楚斯防弹背心上的闪光手雷，手雷爆炸了，把他炸离了地摔到草丛里。他没受伤。

瓦特森喊道：“快跑，佛罗伊德。”

他们都在跑，边跑边射击，穿过破晓的黎明，穿过劈啪作响的炮火，一发弹药击中了松散的灰泥墙，突如其来的爆炸传来的热风把大家都给吹倒了，把肺里的空气给压了出来，头顶上直升机轰隆作响，枪支在身上晃来荡去。他们跑过了城市里的油腻味道，跑过了自己的伙伴，干涩的嘴唇里尝到的是灰尘的味道，迷彩服上沾满了棕色的血块，带着死去或受重伤的朋友们的新鲜记忆，带着无法忍受的漫长噩梦，强大逼人的美国陆军把他们推入这场混乱，让他们在那里束手无策，现在又撇下他们在致命的交叉火力中奔跑。怎么会是这样？

拉玛格利亚靠着仅存的一点肾上腺素拼命奔跑。他边跑边射击边诅咒，直到闻到自己流血的味道，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第一次感到刺痛。他继续奔跑。当他接近哈瓦拉瓦丁大道和马里汉大道的交叉路口时，离奥林匹克旅馆南边五个街区远，他看到一辆坦克和一队装甲运兵车以及悍马车，还有一大群穿沙漠迷彩伪装服的人。他兴奋地跑过去，直到再也坚持不住。

10

在摩加迪沙志愿者医院（Volunteer Hospital）里，外科医生阿比·默罕默德·埃尔米（Abdi Mohamed Elmi）浑身沾满鲜血，筋疲力尽。他的受伤的和死去的家乡人昨天晚上早些时候就开始被送进来。开始只有几个，他们顾不上外面的猛烈炮火。汽车无法在街道上行驶，于是病人被抬着或用手推车运进来。城市里都是燃烧着的路障，美军的直升机低空盘旋射击，大多数人都害怕冒险出来。

在战斗开始以前，志愿者医院很空荡。医院坐落在美军机场旁的基地附近。当和美国人的麻烦开始后，许多索马里人都害怕来这里。到了十月四日星期一晚上，医院里总共五百张床位都满了。一百多伤员只能在走廊上排队。志愿者医院不是城里最大的医院。迪格法医院里的人数更多。许多带伤的人都会死去。延误他们送进医院——更多的人会在今天来而不是昨晚就来——会让伤口感染以至于凭着医院现有的抗生素也无法治愈。

志愿者医院里三个床位的手术室从昨晚开始一直没有空下来。埃尔米是七名一直工作没有休息的医生中的一个。日出前他共做了十八个大手术，走廊外面迅速变满，从几十个到几百个。

他最后在早上八点走出了手术室，坐下休息。医院里塞满了尖叫和呻吟的伤员，他们肢体不全，鲜血横流，在极度痛苦中等死。医生们和护士们从一个床位跑到另一个床位，试图拯救他们。埃尔米坐在一个长椅子上安静地抽烟。一名法国妇女看到他坐着，愤怒地冲他而来。

她对他喊：“为什么你不帮助他们？”

他回答：“我没有办法。”

她旋风般地离去。他坐着直到抽完烟。接着他站起来，回去工作。接下来的二十四个小时内他没有睡过觉。

11

美国人走后，阿比·卡里姆·默罕默德在早晨离开了他朋友的屋子。昨天早些时候他从美国大使馆营地回了家，然后跑去看在巴卡拉集市爆发的战斗。战斗太激烈了，他在他朋友的屋子里的地板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听着炮火声，看着被爆炸照亮的天空。

太阳升起后，当游骑兵们夺路而走的时候，射击又猛烈了起来。然后停止了。

一个多小时后，他冒险走了出来。他看到街中间有一名死去的妇女。她被直升机上的子弹击中了。因为直升机上的子弹会把人撕成两半。她的胃和内脏散在体外的街道上。他看到三名儿童，年纪很小，身体僵直而灰白。还有一名老人俯身倒在街上，血在他周围蔓延开来，在他旁边的是他的驴子，也死了。阿比数了数老人身上的子弹。一共有三处，两处在身上，一处腿上。

律师巴希尔·哈吉·尤素夫，听到黎明时又爆发了战斗。他试图小睡片刻，但战斗把他弄醒了。当射击停止后，他告诉他的妻子要出去看看。他带上了照相机。他想记录下发生的事情。

他看到街上有死去的驴子，奥林匹克旅馆和东边更远的地方周围的建筑受了严重的损伤。建筑物上和街道上满是血迹，就像某些大型的野兽经过了一般，但大多数死者被抬走了。当他走过某条街上时，看到士兵们在奔跑，他拍了几张照片，他看到第一架坠毁的黑鹰直升机外壳，还在因为游骑兵设置的炸药爆炸后而冒烟。他走着，看到烧焦的悍马车残骸，一辆还在燃烧，还有几辆马来西亚的装甲运兵车。

接着，巴希尔听到一阵巨大的欢呼声，人们唱着歌，欢呼，喊叫。他跑过去看。

他们把一名死掉的美国士兵扒光了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死者被扒到只剩一条黑色的内裤，仰面躺着，手碰到了地上。尸体上全是干涸的血块，脸部表情很平静，很遥远。他的胸口和手臂上有子弹孔。尸体上还捆着绳索，覆盖着一片有皱纹的锡皮。当手推车在街上推行时，人群越聚越多。人们扇着，戳着，踢着尸体。

一名妇女尖叫道：“你为什么来这里？”

巴希尔跟着他们，与他们保持平行。这太可怕了。伊斯兰教号召尊重对待和处理尸体，要把死人立即埋葬，而不是这样展览。巴希尔想阻止他们，但人群太疯狂了。他们都在庆祝。向前一步问他们：“你们在干吗？”，巴希尔想，这样的羞辱会召来他们报复的危险。他拍了几张照片，跟随着暴徒们。那么多人昨天晚上被杀和受伤。街上充满了愤怒和恶毒的人群。一个带着血腥味的节日。

哈桑·阿旦·哈桑（Hassan Adan Hassan）在拖着另一个死去的美国人的时候。哈桑有时候为美国和英国旅游者充当翻译，想成为一名记者。他跟着人群走到K-4转盘，人群在那里聚成了堆。他们正在街上拖着尸体，这时一群人数上和武器上都占优势的沙特阿拉伯士兵开车经过此处。尽管沙特阿拉伯士兵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但并不被当做索马里的敌人，甚至今天他们的车辆也没有被攻击。沙特阿拉伯士兵看到了一切，非常生气。

一名士兵问：“你们在干什么？”

一名年轻的索马里枪手是一个小头目，他回答：“我们抓到了‘野兽豪伊’”。

另一个人说：“这是名美国士兵。”

沙特阿拉伯士兵轻蔑地问那名小头目：“如果他已经死了，你干吗还这样做？你还是个人吗？”

一名索马里人用枪指着那名沙特阿拉伯士兵，说：“我们也要杀了你。”

后面的人群对沙特阿拉伯人喊：“离开。离开。那些人很愤怒。他们可能会杀了你们的。”

那名沙特阿拉伯人坚持说：“但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你们能战斗，他们也能战斗，但这个人已经死了。为什么你们要拖他？”

更多的枪支指向沙特阿拉伯人。士兵们厌恶地驱车离开。

阿比·卡里姆跟随着拖着死去的美国人的人群。直到害怕美国直升机会飞下来向他们射击为止。然后他离开那群暴徒回家了。他的父母看到他活着回来，舒了一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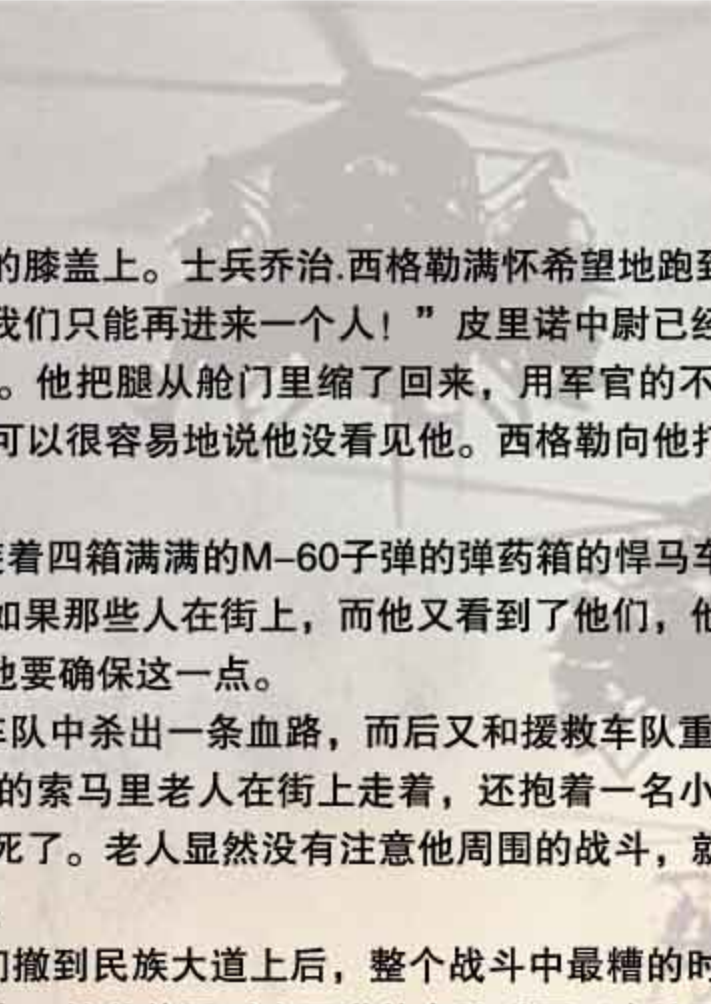
12

马来西亚司机带领所有人到达了城北的一座足球场，那是一个巴基斯坦基地。那里的场景是超现实主义的。筋疲力尽的游骑兵们进入了巨大的大门，穿过看台下的阴影，像是在家乡举行一场橄榄球或棒球赛，眼前是豁然开朗的一片宽阔的阳光照耀的场地，周围全是一排排的长椅。在低一点的看台上第十山地师的士兵们纷纷懒洋洋地躺坐着，抽着烟，谈话吃东西，大笑着，而战地医生们正在记录伤员的人数。



马什医生和其他两名医生飞到了体育场指导救治。这次不像在迷途车队里送来的那些伤员，他们都被医护兵给放在了球场上。布鲁斯·阿丹姆斯医生再次看到了地狱般的场景。他习惯于一次处理一到两名伤员。现在整个球场都是流血的伤员。受伤的“超级六一”的机组成员雷·杜迪走到阿丹姆斯旁边，举起了手，他的两根手指的顶端已经没了。医生只能用手搂住他，说：“我很遗憾。”

对于游骑兵来说，从在民族大道上的集合地点到体育馆这段路都会负伤。仍有大量的射击继续，悍马车上也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跑步过来的人都挤进去，于是人们被一个一个塞进去。士兵杰夫·杨在奔跑中扭伤了脚踝，由一名三角洲队员扶着，后者把他放到一辆悍马车的后



座上，然后随便地坐在了他的膝盖上。士兵乔治·西格勒满怀希望地跑到一辆装甲运兵车的舱门外，结果里面传来一个声音：“我们只能再进来一个人！”皮里诺中尉已经一脚踏进了舱门。他用眼角看到了年轻的西格勒的绝望。他把腿从舱门里缩了回来，用军官的不耐烦掩饰住他的好意：“快点，士兵，进去。”中尉满可以很容易地说他没看见他。西格勒向他打了个手势，上了车，就在此刻他决定延长服役期。

尼尔森发现自己在一辆装着四箱满满的M-60子弹的弹药箱的悍马车里，于是他在出城的路上用机枪向所有看到的人射击。如果那些人在街上，而他又看到了他们，他就向他们射击。他就快要活着从一片混乱中逃出来了，他要确保这一点。

在出来的路上，在迷途车队中杀出一条血路，而后又和援救车队重回城里的空军战斗控制员丹·仙林，看到一名留着白胡子的索马里老人在街上走着，还抱着一名小孩。那个孩子看上去只有五岁，浑身是血，看上去已经死了。老人显然没有注意他周围的战斗，就那么走着。他在北边的一个拐角转了个弯，消失在街上。

对于斯蒂勒来说，当他们撤到民族大道上后，整个战斗中最糟的时刻到来了。上尉看着整支装甲运兵车队，看着士兵爬上车，接着他看到皮里诺从车队后面下来让西格勒上车，接着，轰！车队开始启动了。后面还有皮里诺和其他士兵！他猛拍装甲运兵车驾驶员的肩膀，向他喊道：“外面还有人！”但马来西亚驾驶员戴着一顶坦克车头盔，装着没有听到斯蒂勒，继续开车。上尉接通了指挥网络。在装甲车里信号很糟糕，他几乎听不到回应，但他在这个脱节的阶段还是传递了他的警告：

——我们有人被留在了民族……巴基斯坦车辆将跟着我们回基地，步行的士兵……但我们上了车，但我们还有十五到二十人仍然得步行。他们开车留下了我们。我们要派车过去接他们。

——收到。明白，哈瑞尔回答。我以为所有人都上车了。我接到了三个呼叫。他们告诉我说全都上车了。他们在民族大道上的那里？

——“罗密欧”，这里是“茱丽叶”。我在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发送这条信息。我要让在民族大道的士兵立刻上车。

实际上，皮里诺和其他人都已经上车了，但并不是一点麻烦也没有。中尉和其他六人，包括游骑兵和三角洲队员是留在街上的最后几人，这时最后的车队过来了。筋疲力尽的士兵喊叫着，挥动着手臂，但马来西亚驾驶员没有理会他们，直到一名三角洲队员向前用CAR-15步枪对着他为止。他停了车。士兵们挤进了车，压在已经在里面的人身上。

斯蒂勒直到到了体育场才发现这个情况。有些悍马车直接开回了机库，于是花了大约半个小时紧张地清点他们的人数。最后联合指挥中心的某人向他宣读了所有到达那里的游骑兵人数。直到此时，上尉才环视了周围人，开始登记庞大的人数。

除了几次短暂的加油休整外，马修斯中校和哈瑞尔在指挥直升机上度过了长达十五小时，最后他走下直升机，舒展了一下双腿。他被马达声吵了太长的时间，现在他看着眼前的场景却听不到声音。躺在担架上的伤员铺满了半个球场，他们吊着输液袋，绑着绷带，流着血。医生和护士在重伤员旁挤做一团，手忙脚乱。他看到斯蒂勒上尉坐在一发迫击炮的弹坑旁的沙袋上，双手捂住了头。在斯蒂勒后面是一排死者，装在拉练尸体

袋里整齐地排列着。在场地中间，一名巴基斯坦士兵托着一盘水杯，在伤员之间穿梭。那人手上还搭着一条白毛巾。

那些没有受伤的人在担架中间走动，有的眼里含着泪，有的已经筋疲力尽没有感觉——眼睛空洞无物。涂着红十字的越战时代的休伊直升机来来回回，把那些准备好的伤员运送回机库那里的医院。士兵艾德·卡尔曼早先被可能参加战斗吓坏了，现在却有效地将从车上卸下的担架分门别类，象一个码头仓库的工头——“你那里是什么？OK。死人放在那里。活的放在这里。”中士瓦特森在伤员中间缓慢地行进，数着人数。当医护兵和医生把伤员的沾满鲜血的肮脏衣服脱下，暴露出伤口后，更令人恐怖了。有些人身体上有好几个弹孔，还有失去手或腿的，一颗子弹穿透了可怜的卡洛·罗德里的阴囊，高德尔和高德把光光的受伤屁股露出来，斯特宾斯被弹片击中了好就处，仑切那一条腿粉碎了，拉玛格利亚，菲力普斯，伯恩，尼森瑞……名单太长了。

抛开了随着援救车队出发的担忧的专业军士安德森，经历了一切，毫发无损。他惊讶地发现他的跳伞伙伴中士肯尼·托玛斯还活着，也没有受伤，但他感到精神上受了刺激。他对所看到的丑陋的一切，对伤口，尸体感到畏缩。当顶上装着“超级六一”的副驾驶“公牛”·布雷利的尸体的装甲运兵车到达后，安德森不得不转脸走开。尸体已经失去颜色了。看上去变成了橘黄色，在他脑袋的深深伤口里的脑浆流出到装甲车的侧面。当医护兵来到后找人帮忙抬下尸体时，安德森赶忙躲开。他没法干这个。

高德尔躺在巨大的体育场中间，裤子被割开，屁股朝天。一名医护兵斜靠过来，试着把一个输液袋扎进他的胳膊，抽的香烟的烟灰掉在了高德尔的身上。尽管阳光高照，温度再次接近九十度（华氏九十度——译者注），高德尔的牙齿还是在打颤。他冷极了。一名医生给了他点热茶。

中士凯西找到了他。凯西在援救车队的最后才到达，睁大眼睛在场上寻找他的朋友。第一眼看上去他认为高德尔要死了，因为后者看上去身体灰白，剧烈地颤抖。

凯西问：“你还好吗？”

“我还好。我就是冷。”

凯西向一名护士示意，后者给高德尔一条毯子，把他包裹起来。接着他们交换了信息。高德尔告诉凯西关于史密斯的事，列出了伤员名单。凯西告诉高德尔当迷途车队到达机库时他的所见。他告诉高德尔关于鲁兹，卡瓦克，乔伊斯和卡瓦勒斯基的事。

凯西说：“迈克中弹了。”他指中士杰夫·迈克拉夫林。“我不知道卡尔森在哪里。我听说他死了。”

当装甲运兵车停在体育场后，罗伯·菲力普斯从舱门处挤了出来。在臭气熏天的车厢里和其他伤员呆了几个小时后，当舱门被推开后大家开始争夺新鲜空气。菲力普斯落地很重，但新鲜空气是如此甜美，他没介意。他发现他无法站立，一名他不认识的士兵把他扶起来，架着他到医生那里。菲力普斯胳膊上扎了输液袋，这时他单位的一个人走过来告诉他卡瓦克和“字母表”的事。

佛罗伊德爬上栏杆，翻过座椅，到一群第十山地师的士兵中间要了支香烟。在他下来时，中士瓦特森向他挥手，让他回到剩下几个人的班当中。瓦特森阴沉地说着阵亡人员的名单。佛罗伊德尤其震惊地听到皮拉的事。史密斯和皮拉是他世上最好的朋友。

当斯特宾斯乘坐的装甲运兵车终于打开车门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他帮着其他人下了车，接着一台担架放在他前面。他在地上向担架爬过去，这时一名第十山地师的中士喊起来：“别让他爬着，孩子们。”突然间，四面八方都过来援手，斯特宾斯被轻轻地抬了起来。

他被放在一群自己的伙伴中间，腰部以下都裸着。中士阿伦·韦佛（Aaron Weaver）给他带来一杯热咖啡。

斯特宾斯说：“上帝保佑你，孩子。有香烟吗？”

韦佛没有。斯特宾斯向每一个路过的人要香烟，结果运气不好。最后他抓住一名第十山地师的士兵的胳膊，恳求道：“听着，伙计，你得给我根该死的香烟。”一名马来西亚驾驶员，一个小时前装甲运兵车里的所有人（包括斯特宾斯）都向他喊叫，现在他走过来，给了他一根香烟。驾驶员弯腰点着了烟，然后把剩下的一包烟给了他。斯特宾斯试图把那包烟挡回去，马来西亚人拿起那包烟塞进了斯特宾斯的衬衫口袋。

瓦特森走了过来。

“斯特比，我听说你尽了职。干得好。”他说，然后，他蹲下，从斯特宾斯撕破的裤子上扯了一条两英寸的布条，试图盖住他的老二。两人都笑了起来。

戴尔·塞兹默迫不及待地想见他的小队的同胞。他不顾一切地想让他们知道他没有坐等在机库里，而是跟在他们后面参加了两次战斗。让他们知道他跟随着他们是很重要的。

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中士楚克·艾略特。当他们看到彼此时，两人都哭了，为活着而高兴，为重新看到对方而高兴。接着塞兹默开始告诉艾略特关于在迷途车队中的阵亡者和伤员。他们边哭边谈，看着一名阵亡者被装上直升机。

艾略特说：“那是史密提（史密斯的爱称——译者注）。”

“什么？”

“那是史密斯。”

塞兹默看到单子底下伸出两只脚。一只脚上穿着靴子，一只光着。艾略特告诉塞兹默，他和皮里诺还有医护兵怎样轮流几个小时把手指伸进史密斯骨盆的伤口处，试图夹住股动脉。他们把一条裤腿和靴子去除了，所以他知道那是史密斯。他抽泣着，哭了起来。

然后塞兹默找到了露出屁股的高德尔。

高德尔说：“我屁股中弹了。”

塞兹默对他说：“活该，高德尔，你不应该跑开的。”

当斯蒂勒知道有那么多他的手下阵亡的消息后他很震惊。告诉他的中士并没有仔细计算过，但他估计有三，四名游骑兵阵亡。四名？在他到达体育场为止，斯蒂勒只知道史密斯确实已经死了。他独自一人走开了。他抓起了一瓶水，坐下喝了起来，独自思索着。他无法抵抗悲伤，但不敢在手下面前表露出来。周围没有和他同级别的军官，他无法吐露心声。他手下的人有些掉着眼泪，有些人四处谈话就象迫不及待要说出自己的故事一样。上尉感到孤单。这是一整天来他第一次感到能休息放松一下。在他面前繁忙景象中每一幅画面，每一个声音都让他觉得受够了，尽管他的思绪已经飘得很远无法拽回。他发现自己坐在一个弹坑的旁边，步枪放在膝盖上，呼吸沉重，嘴里吸着水，试图回顾发生的一切。他做了正确的决定吗？他尽力了吗？

上尉的无线电员，中士艾特沃特想过来对他说些安慰的话。但他觉得是不合时宜的。

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放在直升机上运到了美国大使馆的陆军医院或是机库。

坐上直升机让塞兹默感到安慰，他回忆起了这场战斗之前在摩加迪沙的所有日子，曲线飞行，头六次顺利的任务。风穿过敞开的机舱门，他向下看着熟悉的贫瘠地方，海洋在东边伸展开来，又感到事情一如平常了。他想起一天前他们是多么地欢乐，多么地

渴望战斗。那只是二十四小时前的事情。他们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在回基地的路上，黑鹰直升机里没有谈话声。乘坐飞机的人都很安静。

尼尔森看着海洋远方停着一艘美国军舰。他好象是透过别人的眼睛在看事物。颜色似乎更鲜艳，味道更生动。他感到这场经历在底层改变了他。他不知道是否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感觉，但这感觉很怪，他不知道如何解释，也不知道该如何问他们。

在斯蒂勒乘坐的直升机起飞的时候，他看着前天下午困住他们的狭窄的街道网重新变成宽阔的全景画，他很惊讶他们曾奋战的地方是如此狭小，这提醒了他摩加迪沙在整个世界里是多么遥远和多么渺小。

当中士拉玛格利亚被运上直升机时，一名医护兵靠近他说：“伙计，我为你们全体感到遗憾。”

中士回答：“你应该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被揍了顿屁股。”

在安置了死者和伤员后，三角洲部队迅速登上直升机返回了机库。军士豪伊和他的手下严肃地开始工作，准备好回去。他们受过几天不睡觉的训练，所以他们对这样的情况很熟悉，他们把这称为“drone zone”，指身体克服微小的病魔和疼痛，不受冷热的影响。在drone zone里他们靠着高度集中的感觉和思考活动，就像开着自动驾驶仪一样。豪伊不喜欢这种感觉，但他习惯了。

有些游骑兵，甚至他在这个单位里的一些朋友表现得如同挨揍一般，这让这位大块头的军士感到不耻。他知道他和他的手下给敌人的伤害要比自己受到的大的多。他们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境地，不仅生存下来，还痛击了敌人。他不知道估计的伤亡人数，但无论如何，他知道他们打赢了一场美军历史上最一边倒的战斗。

他脱下汗水浸透了的凯芙拉防弹衣，把它和装备一起铺在他的铺位上。他在所有口袋里塞满了弹药。接着他有条理地拆卸下武器，清洁加油，仔仔细细按条例检查起来。当一切准备完毕他带着强烈的满足站了起来。他的装备按照合适的方式打包好了，很适合他自己，他想回忆起所有要带的东西，为了第二次出击。与第一次唯一不同的是他要带上夜视仪。他把它们塞进了背包。他再也不会一次行动中不带它们了，无论是晚上还是白天。

豪伊很惊讶自己还活着。再次回到战场的想法让他不寒而栗，但他对那些被困在城里的人的忠诚相比就微不足道了。他们自己的几个伙伴还在那里——加里·高登，兰迪·舒加特，迈克·杜兰特，和“超级六四”的机组成员。无论生死，他们都会回家的。他们每一个人不回来，这场战斗就不会结束。*该死，让我们去那里，干掉那些杂种。*这就是他所想的。

如果他们回去，那里会变成地狱。

14

塞兹默直到回到机库才知道他的伙伴洛伦佐·鲁兹死了。

专业军士凯文·斯诺德格拉斯问：“你听说鲁兹的事了，是吗？”

塞兹默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哭了起来。当他们下午早些时候把鲁兹送往在德国的医院时他还活着，在他离开后不久，就传来他死了的消息。在这次任务前，鲁兹想递给塞兹默一包给他父母和爱人的信，塞兹默拒绝帮他寄。现在鲁兹死了。塞兹默无法相信是鲁兹而不是他自己死了。鲁兹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为什么是鲁兹而不是他自己呢？在塞兹默看来这似乎很不公平。中士瓦特森陪他坐了几个小时，安慰他，跟他谈话。但能谈什么呢？

中士凯西在鲁兹离开前不久看望过他。

他对他说：“你会好的。”

鲁兹说：“不，我好不了了。”他几乎没力气说话了：“我知道我完了。别为我担心。”

斯蒂勒上尉回到机库后得到了伤亡名单。军士长格伦·哈里斯（Glenn Harris）在门口等他。他敬了个礼。

“游骑兵打先锋，长官。”

“永远打先锋。”斯蒂勒说，回了一个礼。

哈里斯说：“长官，这里是表格。”他递给斯蒂勒一张绿色的纸。

斯蒂勒惊呆了。一串名字写满了整张纸。不止四个人阵亡。在这张单子上阵亡人数为十三人。其他六名在第二处坠机地点失踪的人被假设为死亡。三名重伤员已送往在德国的医院——“Griz”·马丁，洛伦佐·鲁兹和阿达尔贝托·罗德里格斯——已经接到鲁兹死亡的报告。七十三人受伤。在阵亡者中，有六人是斯蒂勒的手下——史密斯，卡瓦克，皮拉，乔伊斯，卡瓦勒斯基和鲁兹。伤员中有三十人是游骑兵。哈里斯在第二栏的顶端，其他名字几乎到了这页的末端。斯蒂勒连里有三分之一不是阵亡就是受伤。

斯蒂勒问：“他们在哪里？”

“大多数都在医院，长官。”

斯蒂勒解下他的装备，走到野战医院。上尉努了很大的力保持情绪上的放松，但医院里的情景却让他失败了。里面太混乱了。到处都躺着伤员，在帆布床上，在地板上。有些人仍然是战斗中随意的包扎。他哽着对每人说了些鼓励的话，努力克制住自己的伤悲。他最后看到的士兵是菲力普斯，CSAR直升机上最年轻的游骑兵。在斯蒂勒看来，菲力普斯好象被棒球棍打过了一样。他的脸比平时肿大了两倍，青一块紫一块。他的后背和腿被厚厚的绷带包裹了起来，伤口还渗出血来。斯蒂勒把手放在他身上。

“菲力普斯？”

菲力普斯动了一下。他睁开眼睛，眼白处都变成了红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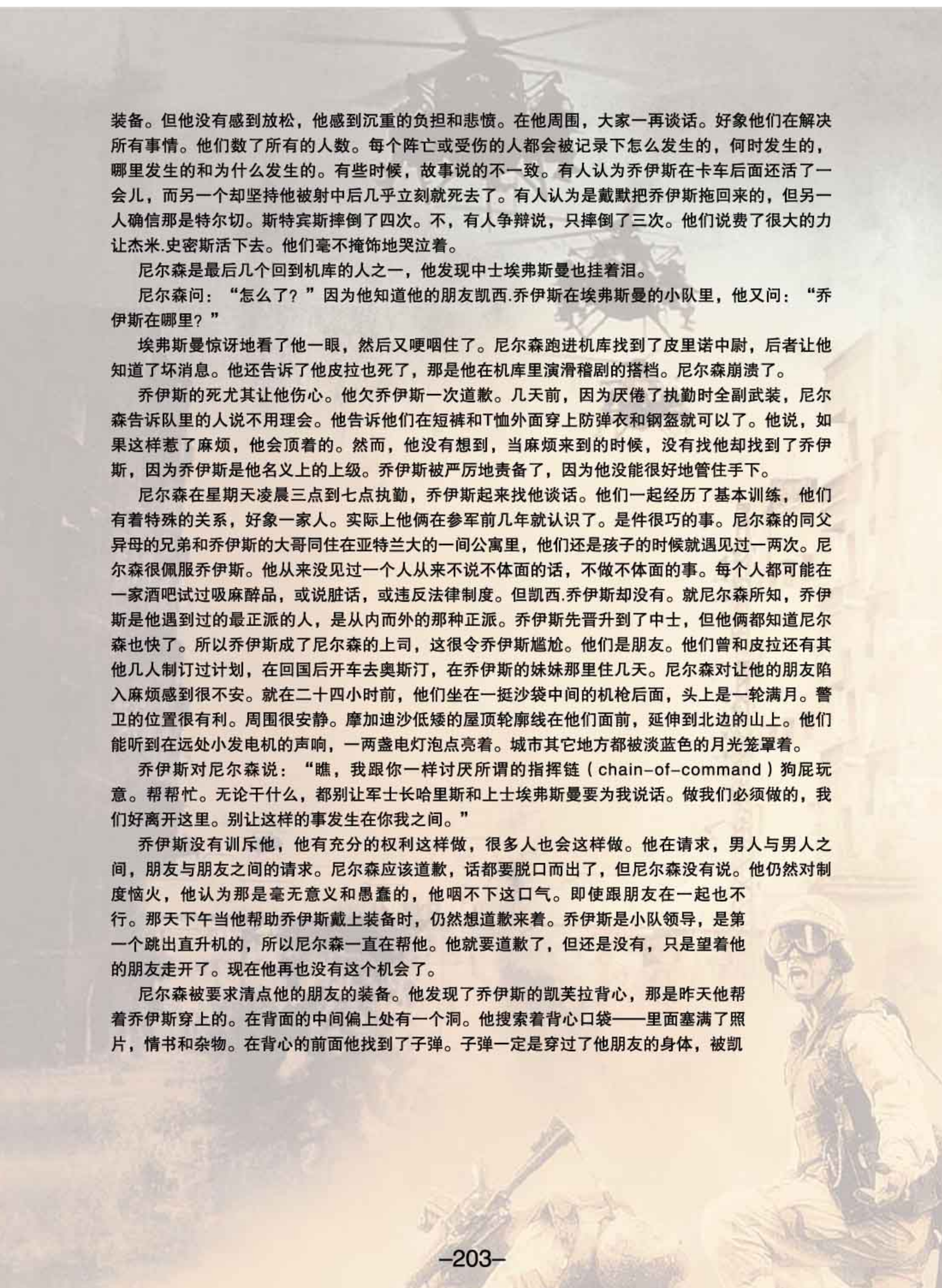
斯蒂勒说：“你会好的。”

菲力普斯抬起手抓住了上尉的胳膊。

“长官，我过几天就会好。回那里去的时候别留下我。”

斯蒂勒点了点头，走出了屋子。

士兵戴维·佛罗伊德看到机库里空空荡荡，感到很震惊。他回到自己的帆布床，脱下



装备。但他没有感到放松，他感到沉重的负担和悲愤。在他周围，大家一再谈话。好象他们在解决所有事情。他们数了所有的人数。每个阵亡或受伤的人都会被记录下怎么发生的，何时发生的，哪里发生的和为什么发生的。有些时候，故事说的不一致。有人认为乔伊斯在卡车后面还活了一会儿，而另一个却坚持他被射中后几乎立刻就死去了。有人认为是戴默把乔伊斯拖回来的，但另一人确信那是特尔切。斯特宾斯摔倒了四次。不，有人争辩说，只摔倒了三次。他们说费了很大的力让杰米·史密斯活下去。他们毫不掩饰地哭泣着。

尼尔森是最后几个回到机库的人之一，他发现中士埃弗斯曼也挂着泪。

尼尔森问：“怎么了？”因为他知道他的朋友凯西·乔伊斯在埃弗斯曼的小队里，他又问：“乔伊斯在哪里？”

埃弗斯曼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又哽咽住了。尼尔森跑进机库找到了皮里诺中尉，后者让他知道了坏消息。他还告诉了他皮拉也死了，那是他在机库里演滑稽剧的搭档。尼尔森崩溃了。

乔伊斯的死尤其让他伤心。他欠乔伊斯一次道歉。几天前，因为厌倦了执勤时全副武装，尼尔森告诉队里的人说不用理会。他告诉他们在短裤和T恤外面穿上防弹衣和钢盔就可以了。他说，如果这样惹了麻烦，他会顶着的。然而，他没有想到，当麻烦来到的时候，没有找他却找到了乔伊斯，因为乔伊斯是他名义上的上级。乔伊斯被严厉地责备了，因为他没能很好地管住手下。

尼尔森在星期天凌晨三点到七点执勤，乔伊斯起来找他谈话。他们一起经历了基本训练，他们有着特殊的关系，好象一家人。实际上他俩在参军前几年就认识了。是件很巧的事。尼尔森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和乔伊斯的大哥同住在亚特兰大的一间公寓里，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遇见过一两次。尼尔森很佩服乔伊斯。他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从来不说体面的话，不做不体面的事。每个人都可能在一家酒吧试过吸麻醉品，或说脏话，或违反法律制度。但凯西·乔伊斯却没有。就尼尔森所知，乔伊斯是他遇到过的最正派的人，是从内而外的那种正派。乔伊斯先晋升到了中士，但他俩都知道尼尔森也快了。所以乔伊斯成了尼尔森的上司，这很令乔伊斯尴尬。他们是朋友。他们曾和皮拉还有其他几人制订过计划，在回国后开车去奥斯汀，在乔伊斯的妹妹那里住几天。尼尔森对让他的朋友陷入麻烦感到很不安。就在二十四小时前，他们坐在一挺沙袋中间的机枪后面，头上是一轮满月。警卫的位置很有利。周围很安静。摩加迪沙低矮的屋顶轮廓线在他们面前，延伸到北边的山上。他们能听到在远处小发电机的声响，一两盏电灯泡点亮着。城市其它地方都被淡蓝色的月光笼罩着。

乔伊斯对尼尔森说：“瞧，我跟你一样讨厌所谓的指挥链（chain-of-command）狗屁玩意。帮帮忙。无论干什么，都别让军士长哈里斯和上士埃弗斯曼要为我说话。做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好离开这里。别让这样的事发生在你我之间。”

乔伊斯没有训斥他，他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很多人也会这样做。他在请求，男人与男人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请求。尼尔森应该道歉，话都要脱口而出了，但尼尔森没有说。他仍然对制度恼火，他认为那是毫无意义和愚蠢的，他咽不下这口气。即使跟朋友在一起也不行。那天下午当他帮助乔伊斯戴上装备时，仍然想道歉来着。乔伊斯是小队领导，是第一个跳出直升机的，所以尼尔森一直在帮他。他就要道歉了，但还是没有，只是望着他的朋友走开了。现在他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尼尔森被要求清点他的朋友的装备。他发现了乔伊斯的凯芙拉背心，那是昨天他帮着乔伊斯穿上的。在背面的中间偏上处有一个洞。他搜索着背心口袋——里面塞满了照片，情书和杂物。在背心的前面他找到了子弹。子弹一定是穿过了他朋友的身体，被凯

芙拉的前端挡住了。他把子弹放进一个锡罐里。在皮拉的遗物里他找到了他的朋友以前常塞进别人香烟里的一小包火药。

中士瓦特森走进太平间，去见史密斯最后一面。他拉开停尸袋，盯着他的朋友那痛苦而灰白的毫无生命迹象的脸。然后他俯下身，亲吻了他的前额。

15

在星期一早晨（在摩加迪沙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了）醒来的美国看到了在索马里爆发激战的新闻，那是许多人需要地图才能找到的地方。这不是条重要新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粉碎了一场政变。华盛顿在关注着莫斯科的局势。

然而，在俄罗斯戏剧性的局势报告中间夹杂着越来越多的来自索马里的消息。最早的报告说，至少五名士兵阵亡，“几人”受伤。甚至这些数字也显示出这是自美国十个月前在摩加迪沙部署军队以来最糟糕的一天。接着，晚些时候传来了死亡的美军士兵在肮脏的街上被愤怒的群众拖行的图象。

克林顿总统在圣弗朗西斯科一间旅馆的房间里看到了这些画面。早些时候他得到报告说在摩加迪沙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袭击，但游骑兵受了点损失。按照伊丽莎白·德鲁的书《On the Edge》中所述，电视画面让他惊骇和恼怒。

他询问说：“这怎么会发生的？”

片段的新闻特别对在索马里士兵的家人是一种折磨。斯蒂芬妮·舒加特（Stephanie Shughart）是三角洲中士兰迪·舒加特的妻子，她在星期天晚上十点接到了一个电话。她独自在家。她和兰迪还没有孩子。另一个在布拉格堡的军人妻子带给她一条毛骨悚然的消息。

她说：“他们中有一个人阵亡了。”

他们中有一个人。

星期五晚上斯蒂芬妮和兰迪还通过话。和往常一样，他对发生的事什么也没说，只是说天很热，他吃的很多，他晒成了棕褐色。他对她说他爱她。他是那么的温文尔雅。她总是不能理解他的工作和他本人是那么的不一致。他俩第一次见面时他没说他的工作。有些斯蒂芬妮最亲密的朋友悄悄告诉他兰迪是一个“特种战士”。她还以为他是搞窃听电话工作的。

他们中有一个人。

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夜空巡游者基地跨过州分界线到达了田纳西州，在一间卧室里贝蒂·雅康（Becky Yacone）和维丽·弗兰克（Willi Frank）坐在一起。两人的丈夫，吉米·雅康和雷·弗兰克都是黑鹰直升机的驾驶员，她俩都知道了两架直升机在摩加迪沙坠毁了。早晨基地的一名牧师和指挥官把维丽弄醒了。她立刻知道了那些人为什么敲她的门。她三年前经历过同样的事，那是雷的直升机在训练任务中坠毁。她在二十二年前的生日那天遇到了雷，那时她在《纽波特新闻》里管理一家酒吧。她的雇员给了她一个惊喜，送了她一份蛋糕，所有人都在吃蛋糕只有雷没有。她问他为什么，他告诉她，好象世界上所有有理智的人都该知道似的：“喝啤酒的时候不吃蛋糕。”那年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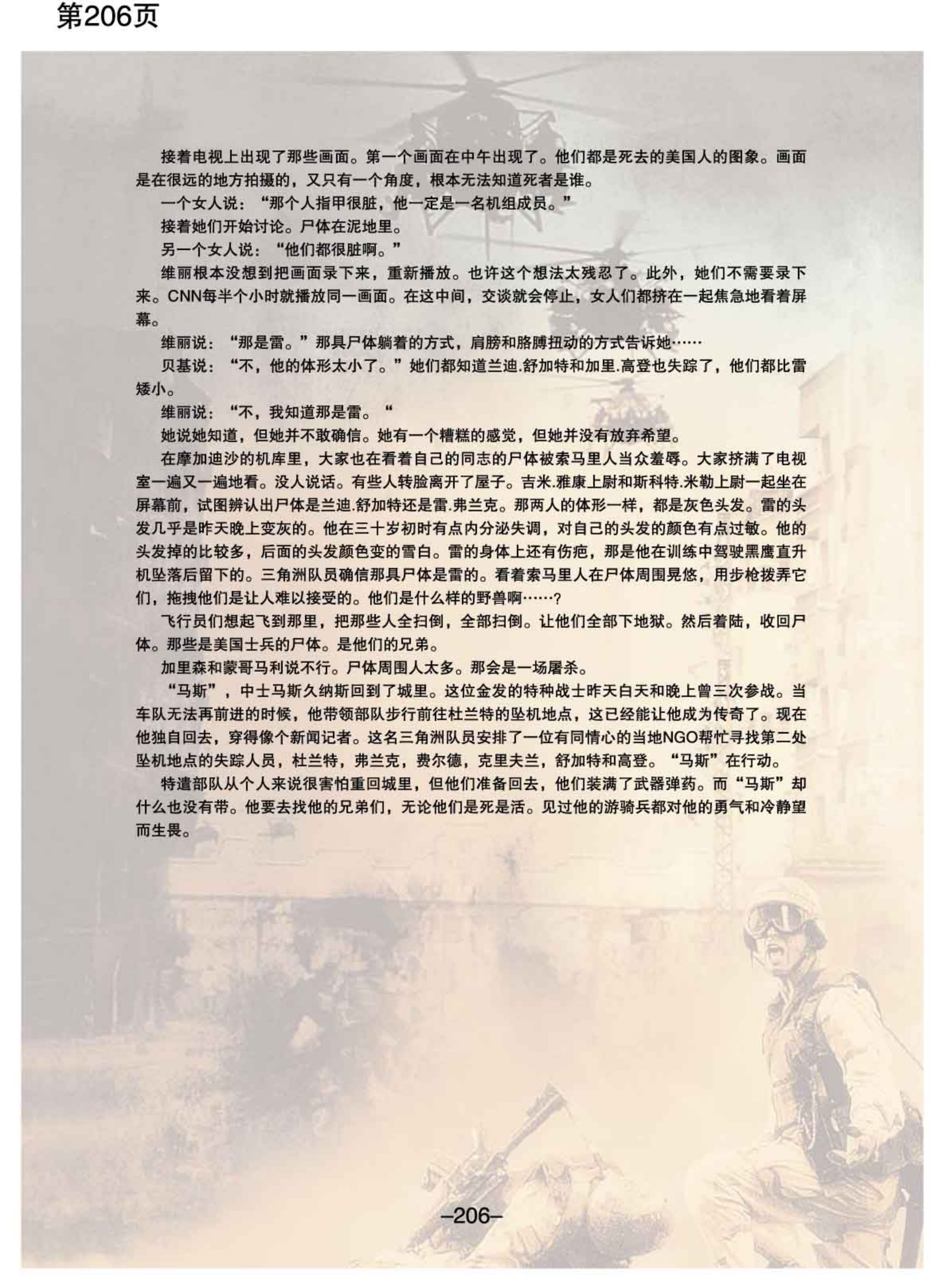
那人说：“雷在行动中失踪了。”

她问：“这事发生了多久？”

那两人都被这个问题问住了。

维丽解释说：“上次中间只隔了两个小时。”

这次时间比较长。安慰她的团队来了，两名同一单位其他人的妻子，接着是贝基。贝基也是一名黑鹰直升机驾驶员。她和她的丈夫是在西点军校时认识的。她还不知道吉米的消息。她们都同意，如果有人能从这次混乱中逃生，能在一个敌对的非洲城市的街道上活下来，那一定是她们的丈夫。



接着电视上出现了那些画面。第一个画面在中午出现了。他们都是死去的美国人的图象。画面是在很远的地方拍摄的，又只有一个角度，根本无法知道死者是谁。

一个女人说：“那个人指甲很脏，他一定是一名机组成员。”

接着她们开始讨论。尸体在泥地里。

另一个女人说：“他们都很脏啊。”

维丽根本没想到把画面录下来，重新播放。也许这个想法太残忍了。此外，她们不需要录下来。CNN每半个小时就播放同一画面。在这中间，交谈就会停止，女人们都挤在一起焦急地看着屏幕。

维丽说：“那是雷。”那具尸体躺着的方式，肩膀和胳膊扭动的方式告诉她……

贝基说：“不，他的体形太小了。”她们都知道兰迪·舒加特和加里·高登也失踪了，他们都比雷矮小。

维丽说：“不，我知道那是雷。”

她说她知道，但她并不敢确信。她有一个糟糕的感觉，但她并没有放弃希望。

在摩加迪沙的机库里，大家也在看着自己的同志的尸体被索马里人当众羞辱。大家挤满了电视室一遍又一遍地看。没人说话。有些人转脸离开了屋子。吉米·雅康上尉和斯科特·米勒上尉一起坐在屏幕前，试图辨认出尸体是兰迪·舒加特还是雷·弗兰克。那两人的体形一样，都是灰色头发。雷的头发几乎是昨天晚上变灰的。他在三十岁初时有点内分泌失调，对自己的头发的颜色有点过敏。他的头发掉的比较多，后面的头发颜色变的雪白。雷的身体上还有伤疤，那是他在训练中驾驶黑鹰直升机坠落后留下的。三角洲队员确信那具尸体是雷的。看着索马里人在尸体周围晃悠，用步枪拨弄它们，拖拽他们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他们是什么样的野兽啊……？

飞行员们想起飞到那里，把那些人全扫倒，全部扫倒。让他们全部下地狱。然后着陆，收回尸体。那些是美国士兵的尸体。是他们的兄弟。

加里森和蒙哥马利说不行。尸体周围人太多。那会是一场屠杀。

“马斯”，中士马斯久纳斯回到了城里。这位金发的特种战士昨天白天和晚上曾三次参战。当车队无法再前进的时候，他带领部队步行前往杜兰特的坠机地点，这已经能让他成为传奇了。现在他独自回去，穿得像个新闻记者。这名三角洲队员安排了一位有同情心的当地NGO帮忙寻找第二处坠机地点的失踪人员，杜兰特，弗兰克，费尔德，克里夫兰，舒加特和高登。“马斯”在行动。

特遣部队从个人来说很害怕重回城里，但他们准备回去，他们装满了武器弹药。而“马斯”却什么也没有带。他要去找他的兄弟们，无论他们是死是活。见过他的游骑兵都对他的勇气和冷静望而生畏。

迈克·杜兰特的俘获者问他是否会拍一段录象。

杜兰特说：“不。”

他很惊讶他们竟然会问他。如果他们想拍录象，他们怎么着都会拍的。但是，既然他们问了……

杜兰特曾接受过被俘后如何控制自己的训练。如何避免在审讯中显得价值很高。飞行员知道，如果他能生还的话，他被俘期间的行为将被评估。在那种情况下，被俘期间最好还是别对全世界说话。

那天晚上，他们还是带了一个摄象组来了。自从他坠机后落入一群愤怒的索马里人手里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了。他又饿又渴，还很害怕。他的右腿骨折，椎骨断裂，肩膀和大腿上还有子弹和弹片造成的伤口。他的脸上都是血，因为被枪柄打了还肿胀着。他的黑色头发与汗水，灰尘和血渍拧在一起，直直地竖立着，像是卡通里受到惊吓而竖立一般。

摄象组有十人左右。他们摆好了灯光。只有一个英语很好的年轻人对他说话。杜兰特知道度过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少地提供信息，小心谨慎，不要争辩。有准则很清楚地规定他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杜兰特决定遵守这个准则。审问他的人没有什么技巧。已经审讯了他一整天了，试图让他告诉他们更多的关于他是谁，他的单位在摩加迪沙要干什么。当摄象机打开后，审问他的人开始重复提问题。索马里人认为所有特遣部队的美军都是游骑兵。

杜兰特告诉他们：“不，我不是一名游骑兵。”他解释说 he 是一名飞行员。

审讯者坚持说：“你杀了无辜的人。”

杜兰特说：“无辜的人被杀是不好的。”

这是他们从他这里得到的最好的回答了。第二天整个世界的人都会在电视上看到这句话。在这场战斗前几个星期，索马里在新闻当中无足轻重。没有主流的美国报纸和网络在摩加迪沙派驻记者。现在这座东非的海岸城市变成了前沿和中心。莫斯科的政变和索马里人群羞辱美国人尸体的图象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也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怒。杜兰特肿胀，流血的脸，以及他眼中惊恐的表情随着录象带播放了出来，迅速成上了全世界的新闻和杂志封面。这是美国人无助的图片。不止一个美国人和克林顿总统一样问着同样一个问题，这怎么会发生的？我们不是在索马里帮助饥饿的人民吗？

维丽·弗兰克四肢着地，从远处凝视着电视。她试图看清屏幕的角落。她确信，如果他们抓住了杜兰特，他们一定抓住了机组其他成员。他们可能也抓住了雷。他可能就坐在迈克的旁边，就在画面外面。

杜兰特对这次审讯感到满意。当摄象组离开后，一个医生来了。他很善良，英语说的很好。他对杜兰特说他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受过训练。他为自己只有一点治疗他的药品感到抱歉，他只有一些阿司匹林和一些杀菌剂，还有一些纱布。他用镊子和纱布还有杀菌剂轻轻地处理杜兰特腿上的伤口，那里破裂的大腿骨刺穿了皮肤，他清洗了骨头末端和周围的组织。

这很疼，但杜兰特很感激。他知道大腿骨即使简单的破裂，感染都会导致死亡。他的伤情复杂，他在肮脏的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杜兰特询问他的机组成员和三角洲队员的情况，但医生说 he 什么也不知道。

医生离开后，飞行员从他早上被鸟和孩子的声音弄醒的那间屋子被移开了。他被放在一辆汽车的后车座的地板上，盖上一条毯子。弄得他疼痛难忍。然后两个人进了汽车，坐在他上边。他的腿被随意搬动着。腿已经肿了，轻微的搬动都是一种折磨。

他们把他弄到一个小公寓里，让一个身材瘦长，近视的人照料，他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会很了解那个人。他叫阿布杜拉希·哈桑（Abdullahi Hassan），别人称他为“费里比（Firimbi）”，他是默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宣传部长。

杜兰特并不知道那个军阀为他支付了赎金。

现在，要让杜兰特回去的话，美国必须与艾迪德谈判了。

17

加里森和特遣部队渴望出击，但华盛顿失去了战斗的胃口。

十月五日，星期二，前美国驻索马里大使罗伯特·奥克利（Robert Oakley）正参加在华盛顿的叙利亚大使馆的一个聚会，这时他接到了从白宫打来的一个电话。是托尼·莱克，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莱克说：“我要跟你谈一下早晨发生的第一件事。”

奥克利说：“为什么，托尼？我回来都六个月了。”

奥克利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有着著名的外交生涯，曾是乔治·布什总统在摩加迪沙地位最高的文官，那是去年十二月开始的人道主义行动。随着饥荒的结束以及华盛顿换了新政府，奥克利于一九九三年三月离开了那座城市，几乎同时，他的老朋友海军上将乔纳森·豪伊接管了在索马里的联合国行动。

回来以后，奥克利沮丧地看着索马里局势的进程。他和国务院的前同僚谈过许多次，但他们无视他在那里的长期经验，行政部门的顶层没人向他咨询。他没有不快，但他关心着他帮助过的那里的政府重建工作的前景。他关注着联合国的解决方案让艾迪德退出了和平进程，感到追踪罪犯一样把这名部落领导绳之以法注定要失败。但没人来问他的观点。

莱克问：“你明天七点半能来吃早饭吗？”

现在他们遇到麻烦了。在十月三日的战斗的第二天，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Les Aspin）和外交部长华伦·克里斯托芙（Warren Christopher）被愤怒的国会议员们质询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美国士兵死在遥远的索马里，而人道主义行动已经在几个月前结束了？大约五百名索马里人死亡，超过一千人受伤。杜兰特仍然被俘。民众哗然一片，国会要求撤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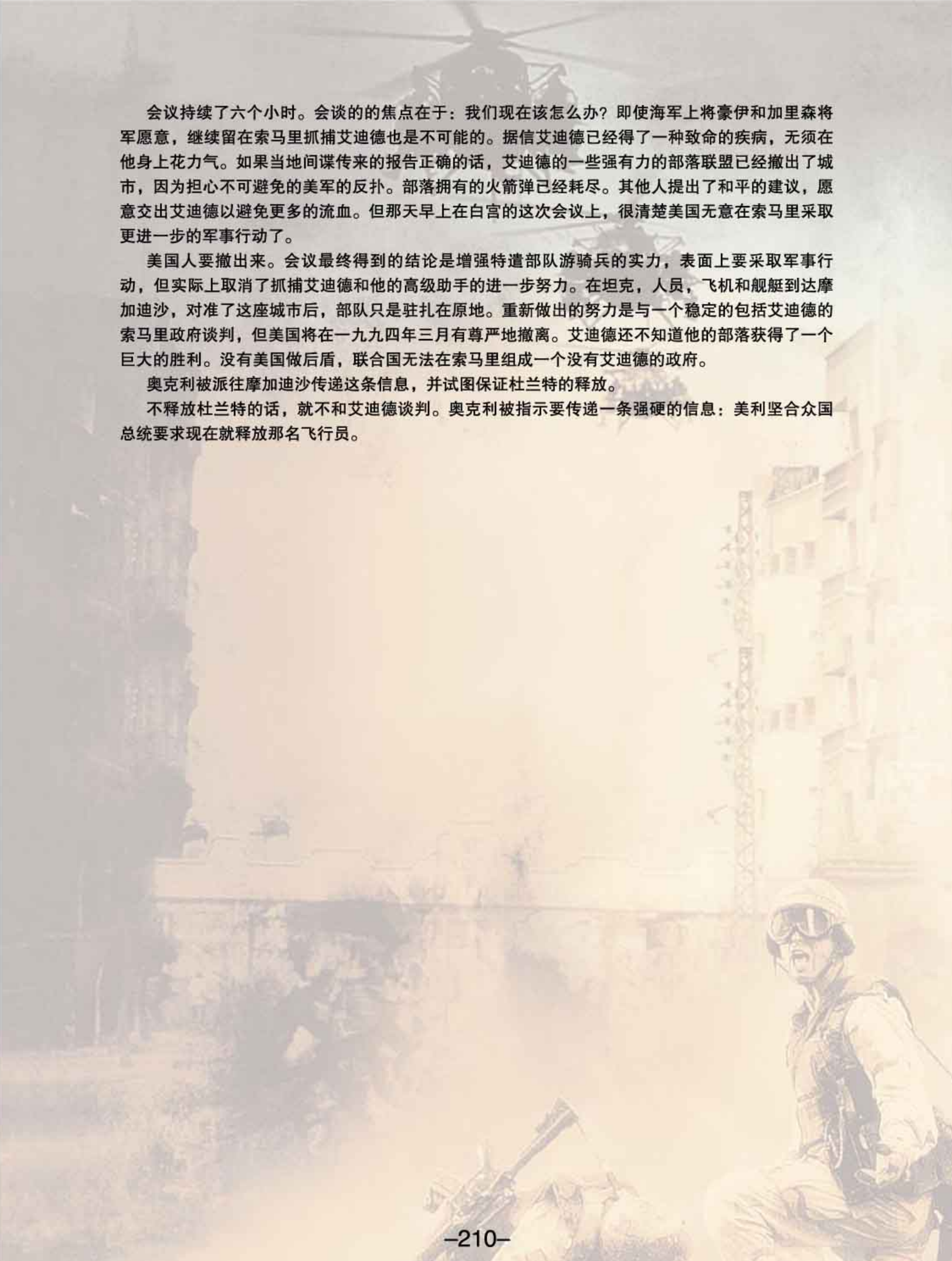
参议员罗伯特·C·伯伊德是民主党拨款委员会的主席，他呼吁立刻结束“这种警察抓小偷的行动。”

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是共和党三军委员会的成员，曾是越战中的战俘，他说：“克林顿应该让他们回家。”

在摩加迪沙，逐渐增长的哈伯·吉尔部落和联合国部队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独立事件，而不是敌人部队的反击。在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军官，白宫和国会被十月三日艾迪德反击的规模，数量和残忍惊呆了。现在回顾起来，在九月，阿斯平压下了蒙哥马利将军要求坦克和“布拉德利”装甲车的请求，这种行为可能被当成当局观望无作为的表现——这可能被共和党立法者用来攻击克林顿当局。

这场战斗还是对因为开始军队重建而不受欢迎的行政当局的一次重击。这让克林顿看上去不关心美军士兵的幸福。总统得到了特遣部队游骑兵的任务简报。这次简报被迅速呈上，以前他并没有被告之。克林顿狠狠批评了莱克。他觉得自己被蒙蔽了，所以他很生气。他需要广泛的从政策方针到军事战术的问题的答案。

在星期三，莱克和他的代表，塞缪尔·R·伯格，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玛德琳·K·奥尔布赖特坐在白宫东翼的早餐桌上。他们非正式地讨论了发生的局势，然后和奥克利一起进入了椭圆型办公室，加入了总统，副总统，克里斯托芙，阿斯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几名顾问中。



会议持续了六个小时。会谈的焦点在于：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即使海军上将豪伊和加里森将军愿意，继续留在索马里抓捕艾迪德也是不可能的。据信艾迪德已经得了一种致命的疾病，无须在他身上花力气。如果当地间谍传来的报告正确的话，艾迪德的一些强有力的部落联盟已经撤出了城市，因为担心不可避免的美军的反扑。部落拥有的火箭弹已经耗尽。其他人提出了和平的建议，愿意交出艾迪德以避免更多的流血。但那天早上在白宫的这次会议上，很清楚美国无意在索马里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了。

美国人要撤出来。会议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增强特遣部队游骑兵的实力，表面上要采取军事行动，但实际上取消了抓捕艾迪德和他的高级助手的进一步努力。在坦克，人员，飞机和舰艇到达摩加迪沙，对准了这座城市后，部队只是驻扎在原地。重新做出的努力是与一个稳定的包括艾迪德的索马里政府谈判，但美国将在一九九四年三月有尊严地撤离。艾迪德还不知道他的部落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没有美国做后盾，联合国无法在索马里组成一个没有艾迪德的政府。

奥克利被派往摩加迪沙传递这条信息，并试图保证杜兰特的释放。

不释放杜兰特的话，就不和艾迪德谈判。奥克利被指示要传递一条强硬的信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要求现在就释放那名飞行员。

费里比在索马里人当中是大个子，他很高，手臂很长，手掌很大。他有个大肚子，眼睛从厚厚的黑框眼镜中向外斜视。他对自己在索马里民族阵线中的地位而自豪。当艾迪德从绑架杜兰特的强盗手中把杜兰特赎回来时，费里比被告之：“那个飞行员身上发生了什么，你身上就会发生什么。”

当杜兰特在晚上到达后，费里比发现他很愤怒，害怕，还忍受着疼痛。他用自己的敌意回应着飞行员的愤怒行为。美国人给费里比的部落带来了一场大屠杀，他认为象这名飞行员一样的人应负有责任。这很难不让人生气。

杜兰特一点也不知道他带到了哪里。在穿城而过的路上他被塞在后座下面的毛毯下。他们可能是要带他出来杀了他。带他出来的人抬着他沿着人行道走了几步，把他放在一间屋子里。

费里比向他致意，但最初飞行员没有回答。杜兰特能说一点西班牙语，费里比和所有受过教育的索马里人一样，能说意大利语。两种语言有些相似处，足够他们互相交流了。他们独处后两人都说了些能建立有限联系的话。杜兰特抱怨了他的伤口。尽管在另一个地方有医生给他做了治疗，可伤口还是肿胀着，感染着。费里比不高兴帮他重新清洗伤口，再次包扎。他传下话去说杜兰特需要一个医生。

十月四日，星期一晚上，杜兰特和费里比听到美军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用扩音器广播着：

“迈克.杜兰特，我们不会扔下你的。”

“迈克.杜兰特，我们一直和你在一起。”

“迈克，别以为我们会扔下你。”

费里比问：“他们说什么？”

杜兰特告诉他说是他的朋友们担心他，会来找他。

费里比说：“我们对待你很好，索马里的传统是决不伤害一名俘虏。”

杜兰特通过被打扁，肿胀的脸对他笑了笑。

19

吉姆·史密斯是下士杰米·史密斯的父亲，星期一下午，在新泽西长谷（Long Valley, New Jersey）他工作的银行里一间会议室里，他们正在开会，这时噩梦开始了。当他老板的夫人打开门进来后，会议被中断了。

她说很抱歉打扰了，然后转身向着史密斯。

她说：“我刚接到卡洛的一个电话，让你给家里打个电话。”

显然，史密斯的妻子，卡洛感到事情紧急。开会期间他们听不到办公室的电话，于是卡洛给老板家里打了电话，想找到他。

史密斯从附近的办公室给他妻子打了电话。

他问：“怎么了？”

他永远记得她的回答。

“有两名军官在这里。杰米阵亡了。你快回家来。”

当他推开家里的门，卡洛说：“吉姆，也许他们搞错了。也许杰米只是失踪了。”

但史密斯清楚。他曾在越战中当过游骑兵的上尉，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他知道在像游骑兵这样的小单位里，如果他们没得到尸体是不会发出死亡通知的。

他平静地对妻子说话，试图让她了解：“不，如果他们说他死了，那么他们已经确认了。”

几个小时内摄象组就到了。当他的所有直系亲属都得到了消息后，史密斯走到前院回答问题。

他很厌恶记者的态度和他们提出的问题：他感觉怎样？*他们认为他有什么感觉？*他告诉他们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同时也非常难过。他认为他的儿子接受了良好的训练和领导吗？是的，他的儿子接受了非常好的训练和领导。他会责怪谁？*他该说什么呢？美国陆军？索马里？他自己，因为鼓励儿子参加游骑兵？上帝？*

史密斯告诉他们他还不知道发生的一切，不能责怪任何人，他的儿子是一名士兵，他是为了祖国而牺牲的。

两天后一封邮递电报送来了，上面刻板地写着那条消息，是一名他不认识的上校签署的。史密斯在读之前就知道了它的内容，这让他很不好受。他和所有在战斗中失去了所爱的人一样经历了这个悲惨的仪式：

这条经确认的私人通知是由陆军部的一名代表给您的，您的儿子，SPC杰米·E·史密斯于一九九三年十月三日于索马里摩加迪沙阵亡。如果有任何问题您可以询问伤亡协助官。请接受我对您失去亲人致以深深的哀悼。

在同一个星期一早晨，斯蒂芬妮·舒加特得到了关于她丈夫兰迪的消息。在得到“他们中有一个人”阵亡后整夜都没睡。她估计会有进一步的消息来，所以她给她的老板打电话说她不能来上班——家里有紧急事情。布拉格堡的家庭都栓在一起。至少有一个家庭要承受不幸。

斯蒂芬妮的老板知道兰迪在军队里，有时候去做危险的工作。她也知道让斯蒂芬妮来上班是多么不人道。她开车去了舒加特的家。

两个女人喝着咖啡，看着CNN。当第一条电视报道关于摩加迪沙发生的事播出后斯蒂芬妮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中。她和她的老板谈着话，这时门外出现了两个人的身影。

斯蒂芬妮打开门，看到两名来自她丈夫单位的人。其中一人是一个好朋友。没错了。他死了。

他说：“兰迪在行动中失踪了。”

这条消息比她所期望的要好。斯蒂芬妮决定不陷入绝望。兰迪会没事的。他是最有能力的人。她对索马里的印象是一片丛林。她想着她丈夫在一块空地上，给直升机发信号。当她的朋友告诉她兰迪和加里·高登一起失踪了时，她感到好过多了。他们一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有人能生还的话，一定是他俩。

接下来的几天，消息铺天盖地般的传来了，都是坏消息。厄尔·费尔默和“Griz”·马丁的家庭知道了他们的死讯。然后是一名死亡的士兵被在大街上拖着走的恐怖图象。接着加里的尸体被找回了。斯蒂芬妮绝望了。当杜兰特被证实还活着并被俘后，她的希望重新点燃了。他们一定也抓到了兰迪。他们只是没有让他上镜头。她一再祈祷。首先她祈祷兰迪还活着，但几天过去了，她的希望又变小了，她开始祈祷他不要在某个地方受罪，如果他死了，就让他死的迅速点。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她参加了几个葬礼。她坐着和其他的妻子们一起哀悼。最终所有的失踪人员都确认了，只有舒加特没有音讯。所有失踪的人都死了，他们的尸体被可怕地毁坏了。

斯蒂芬妮请她的父亲来陪她。她的朋友们轮流陪着她。这样过了几天。真是地狱一般的生活。

当她看到一辆汽车开进她家的车道上，车里坐着几名军官和一名牧师，她全知道了。

她说：“他们来了，爸爸。”

一名军官说：“索马里人还回了一具尸体，被证实是兰迪。”

她问：“你肯定吗？”

他说：“是的，我们肯定。”

她不敢去看兰迪的尸体——作为一名护士，斯蒂芬妮能够想象那幅情景。她让一位朋友去尸体空运到的地方，德拉瓦尔的多佛（Dover, Delaware）。当他回来后，她问：“你能认出那是他吗？”

他悲哀地摇着头。他无法说出来。

戴安娜·乔伊斯（DeAnna Joyce）感到很幸运。两天前，星期五晚上，她们在本宁堡，中尉的家里举行了一次抽签，决定妻子们什么时候与她们的丈夫谈话。她们自从初夏，他们离开这里到布利斯堡训练开始就几个月没见过了。十八名妻子将在星期六晚上打电话，十八名将在星期天，两名在星期一。戴安娜是在星期一，但她和另一名妻子交换了一下，于是她和凯西在星期六晚上通了话。后来所有星期天和星期一的通话被取消了。

凯西的笑容里总含着好运。她和他在德克萨斯的一条购物街道上相遇。戴安娜是一家衣服连锁店“The Limited”的售货员，她认识的一个人停下向她打听一个女孩。他把她介绍给凯西。他们彼此只说了两句话。

“嘿。”

“你好。”

只是她后来得知，在出商店时凯西对他的朋友说：“我要娶那个姑娘。”

他们开始约会，然后凯西从德克萨斯大学转到北德克萨斯大学为了和戴安娜上同样的学校。他学习新闻学。但他不喜欢上课，学的并不好，一九九零年的一天他对她说他准备离开学校参军。她回答说：“做你想做的事吧。”于是他通过了基本训练，然后是伞兵学校，在那里他在右肩上刺了个可怕的拳头大小的文身。文身是一只罗特韦尔牧犬，但看上去像只野猫。它戴着一只伞兵部队的栗色贝雷帽。接着他决定继续通过游骑兵训练程序。

凯西的父亲是一名退役中校，没有得到过游骑兵的徽章，所以凯西决心要得到它。这可不是容易的事。他和他的伙伴唐·皮拉都决定退出——凯西打电话问戴安娜是否会看不起他，她说不会——但是后来凯西和唐商量了一下，决定留下。他们都通过了。成为游骑兵后他回了家一趟，决定把文身上的栗色贝雷帽颜色改成游骑兵的黑色。他们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结婚。

星期六晚上当戴安娜和他通话的时候，她忍不住哭了。这也让凯西很不好受。他们都呜咽着说多么爱对方。她迫不及待地等他回家。

星期天，所有的妻子们都被邀请到了中尉的家里，她们获悉连队陷入了一场激战。所有人，甚至连厨师都参战了。所有的妇女们都惊慌失措，但戴安娜却感到幸运。更有经验的妻子们解释说如果有人受伤了，会有电话来的。而死去的人家里会有人来敲门。戴安娜整晚都醒着思考这件事。

早上六点半有人敲门。戴安娜迅速披上睡袍，跑到门口。他死了。凯西死了。她打开门，但敲门的是邻居家的两个小孩。

“我们的外祖父昨晚去世了，我们得离开一阵，我们想知道你是否能照料我们的狗狗。”

当戴安娜穿好衣服去隔壁家的时候，她恨自己怎么会对凯西有那么恐慌害怕的想法。你怎么能那么想呢？她到了隔壁，了解了怎么照料狗，然后安慰她的朋友，她朋友的父亲在另一个

州去世了，这时另一个邻居出现了，问她是否听说十一名游骑兵在索马里阵亡了。

当戴安娜回家时，留言机上有一条凯西的父亲，拉里·乔伊斯的留言，让她回电话。拉里知道如果有事发生的话，乔伊斯会第一个知道消息，他看到电视报道后就给她打了电话。她给他回了电话。

她的公公说：“克林顿总统已经在电视上向那些家庭表示哀悼。”总统用了这样的词语“不幸的损失”，还表示坚定的支持此次任务。

戴安娜说她什么也没听到。他们同意这可能是好消息。她正准备打第二个电话，这时又有人敲门。

她再次下楼，以为是隔壁的孩子再次过来教她怎么养狗，只是这次是三个穿制服的人。

其中一人问：“你是戴安娜吗？”

她说：“不，我不是。”关上了门。

那人轻轻地把门推开。

“你是乔伊斯太太吗？”

在第一个星期的震惊和悲痛后，戴安娜收到了凯西的消息。他们带来了一封信，那是他在前去执行那次致命的任务前写给她的。戴安娜知道在索马里的经历让凯西改变了，在他离开的几个月里，他一直斤斤计较着他们之间出现的小问题。

信里写道：“我很想你，我说这话已经有一千次了，但我想每次都不同，我也知道每次都不一样。我太爱你了！我爱你爱的最深。我希望你能全心爱我。我知道你已经这么做了，但为了预防万一，我想证明给你看我值得你爱。我不会成为一个完全讨厌的人而回家的，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话，我准备堂堂正正地回来。我会让你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不会看错的。我希望你知道我想和你一起终老。我希望你明白这个因为我一个人是无法做到的。我知道大多数的问题在我，我会改变的。我会去教堂。我希望我们能快乐。不管怎样，我无法说的更多了，但我已经开始改变了。回家后我会做更多的事……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或就要回家了。”

在被关押了几天后，杜兰特不再担心被处死或被拷打了。坠机那天他在愤怒的暴徒中间呆过后，他最担心的就是被索马里的民众发现。费里比也担心这一点。

宣传部长对他越来越好了。部分是因为杜兰特确实不错，部分是因为他所接受过的生存训练。他努力显得礼貌。他学会了索马里词语当中的“请”，和“谢谢”。两人白天黑夜呆在一起已经一个星期了。他们住在一座小公寓里。前门外有一个小阳台，这让杜兰特想起了美国的汽车旅馆。

杜兰特所呆的房子的女主人坚持为他准备了一顿特别的饭菜，那是索马里待客的风俗。她杀了一头山羊，做了一顿羊肉和意大利面条。食物很可口，也很多。杜兰特觉得他盘里的肉和骨头都喂饱五个人。但第二天他和他的看守都拉肚子了。费里比帮着把卧床不起的飞行员弄干净，这让两人都舒服和尴尬。

费里比试图让飞行员高兴点。

他一直问：“你想要什么？”

“我要一张去美国的飞机票。”

“你要一台收音机吗？”

杜兰特说：“当然。”后来给了他一台小型黑色塑料收音机，它的声音太低，不得不贴进耳朵听。收音机成了他的生命支柱。他能听到BBC关于他被俘的报道。能听到从他自己的世界传来的英语真好。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大笑和嘲笑对方，因为拉肚子过后到来的是肠胃气胀。他的看守心情放松了。杜兰特的腿用夹板夹了起来，但仍然肿胀和疼痛。他白天黑夜都躺在小床上。有时候会沉默几个小时。有时候他和费里比会谈话。他们混杂的“意大利西班牙”语越说越好了。

杜兰特问费里比他有几个妻子。

“四个老婆。”

“几个孩子？”

费里比撒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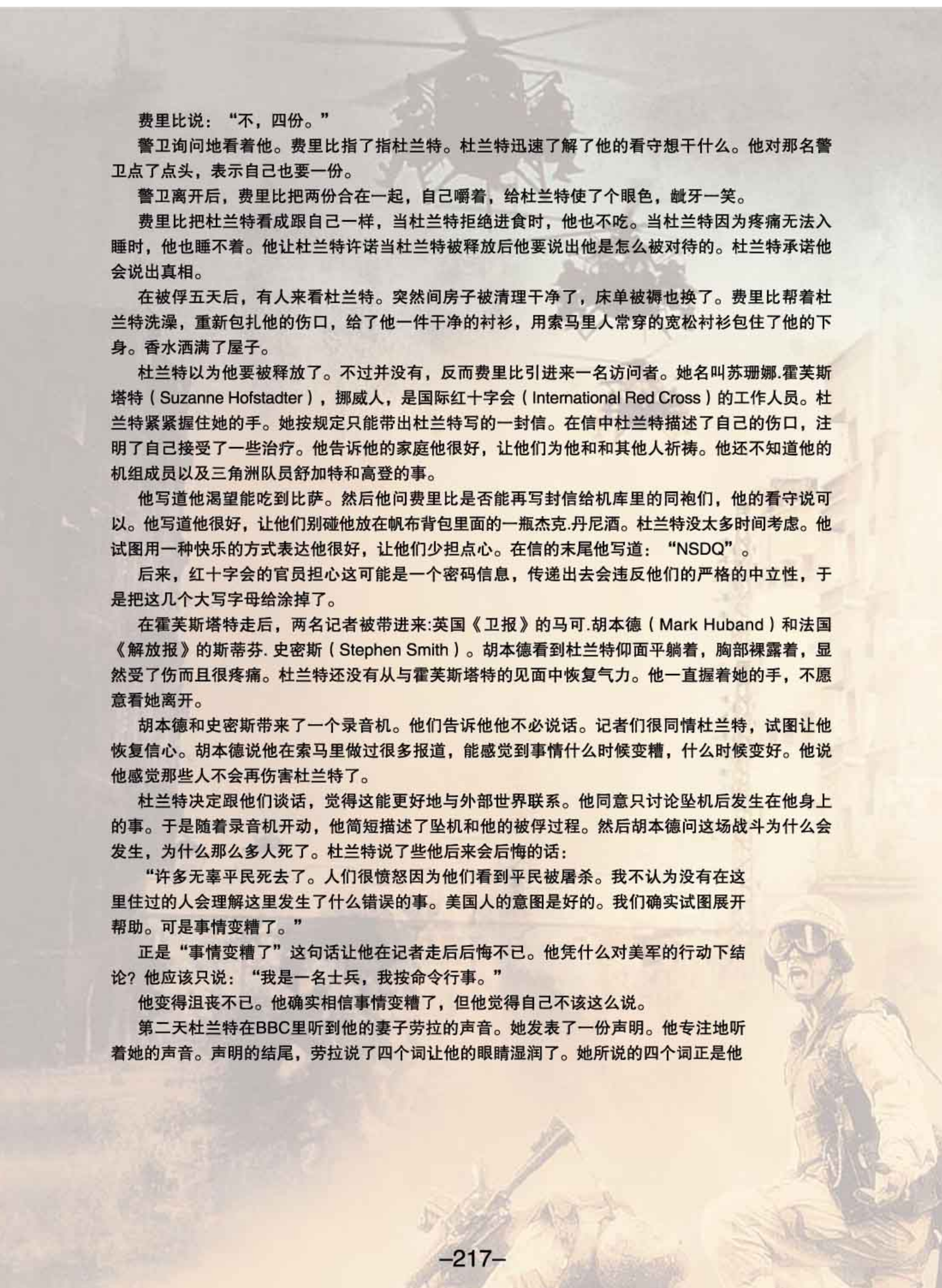
他说：“二十七个。”

飞行员问：“你怎么抚养那么多人？”

费里比说：“我是一个商人，我开了一个面粉加工厂。”这是真的。他说，他还有几个长大后离开索马里的儿子给他寄钱。（费里比实际上有九个孩子。）

杜兰特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

费里比试图对飞行员解释为什么索马里人对和其他游骑兵那么愤怒。他谈起了对阿比房子的那次袭击，直升机怎样杀了许多他的朋友和部落成员。费里比抱怨美国人杀了无辜的平民，还有妇女和儿童。他说，死了几百人，也许上千。他解释说艾迪德是他们国家一个重要而杰出的领导人，而不是联合国和美国宣称的是一个通缉犯。想抓他必然要打仗。费里比认为杜兰特是一名战俘。他相信人道地对待这名飞行员，他会在释放后改善美国对索马里的印象。杜兰特顺应着他的看守，询问他问题，迎合他的怪念头。比如，费里比喜欢嚼“夸特”。一天他给一名警卫一些钱让他去买点。那人回来后把植物分成三等份，一份给他自己，一份给费里比，最后一份给另一名看警卫。



费里比说：“不，四份。”

警卫询问地看着他。费里比指了指杜兰特。杜兰特迅速了解了他的看守想干什么。他对那名警卫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也要一份。

警卫离开后，费里比把两份合在一起，自己嚼着，给杜兰特使了个眼色，龇牙一笑。

费里比把杜兰特看成跟自己一样，当杜兰特拒绝进食时，他也不吃。当杜兰特因为疼痛无法入睡时，他也睡不着。他让杜兰特许诺当杜兰特被释放后他要说出他是怎么被对待的。杜兰特承诺他会说出真相。

在被俘五天后，有人来看杜兰特。突然间房子被清理干净了，床单被褥也换了。费里比帮着杜兰特洗澡，重新包扎他的伤口，给了他一件干净的衬衫，用索马里人常穿的宽松衬衫包住了他的下身。香水洒满了屋子。

杜兰特以为他要被释放了。不过并没有，反而费里比引进来一名访问者。她名叫苏珊娜·霍芙斯塔特（Suzanne Hofstadter），挪威人，是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Red Cross）的工作人员。杜兰特紧紧握住她的手。她按规定只能带出杜兰特写的一封信。在信中杜兰特描述了自己的伤口，注明了自己接受了一些治疗。他告诉他的家庭他很好，让他们为他和其他人祈祷。他还不知道他的机组成员以及三角洲队员舒加特和高登的事。

他写道他渴望能吃到比萨。然后他问费里比是否能再写封信给机库里的同袍们，他的看守说可以。他写道他很好，让他们别碰他放在帆布背包里面的一瓶杰克·丹尼酒。杜兰特没太多时间考虑。他试图用一种快乐的方式表达他很好，让他们少担点心。在信的末尾他写道：“NSDQ”。

后来，红十字会的官员担心这可能是一个密码信息，传递出去会违反他们的严格的中立性，于是把这几个大写字母给涂掉了。

在霍芙斯塔特走后，两名记者被带进来：英国《卫报》的马可·胡本德（Mark Huband）和法国《解放报》的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胡本德看到杜兰特仰面平躺着，胸部裸露着，显然受了伤而且很疼痛。杜兰特还没有从与霍芙斯塔特的见面中恢复气力。他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愿意看她离开。

胡本德和史密斯带来了一个录音机。他们告诉他他不必说话。记者们很同情杜兰特，试图让他恢复信心。胡本德说他在索马里做过很多报道，能感觉到事情什么时候变糟，什么时候变好。他说他感觉那些人不会再伤害杜兰特了。

杜兰特决定跟他们谈话，觉得这能更好地与外部世界联系。他同意只讨论坠机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于是随着录音机开动，他简短描述了坠机和他的被俘过程。然后胡本德问这场战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那么多人死了。杜兰特说了些他后来会后悔的话：

“许多无辜平民死去了。人们很愤怒因为他们看到平民被屠杀。我不认为没有在这里住过的人会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错误的事。美国人的意图是好的。我们确实试图展开帮助。可是事情变糟了。”

正是“事情变糟了”这句话让他在记者走后后悔不已。他凭什么对美军的行动下结论？他应该只说：“我是一名士兵，我按命令行事。”

他变得沮丧不已。他确实相信事情变糟了，但他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

第二天杜兰特在BBC里听到他的妻子劳拉的声音。她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专注地听着她的声音。声明的结尾，劳拉说了四个词让他的眼睛湿润了。她所说的四个词正是他

最初写在信的结尾处的那四个字——尽管红十字会划掉了可还是能看见。那是他的单位，第160特种航空团的口号。

劳拉说：“正如你一直说的那样，迈克，夜空巡游者永不放弃(Night Stalkers Don't Quit)。”
他的信息被传递了出去。

战斗结束后的那个星期，特遣部队游骑兵们因为自己不能再次战斗而情绪激昂。他们对索马里人很愤怒，对自己死去的同志感到悲痛。他们为新闻界反复播放死去的士兵在城里受到侮辱感到恶心，那里离他们只有一到两英里。他们沮丧地看到一支新的三角洲中队和游骑兵营到达，勉强接受了成为替补成员，尽管每个人都准备且希望再次进城。老兵们用厌烦的眼神观察了新来的人的狂妄自大和自吹自擂。他们都知道如果得到了杜兰特所在位置的情报，他们会出动摩加迪沙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庞大部队。制订这次战斗既烦琐的可怕又是绝对必须的。他们既担心又渴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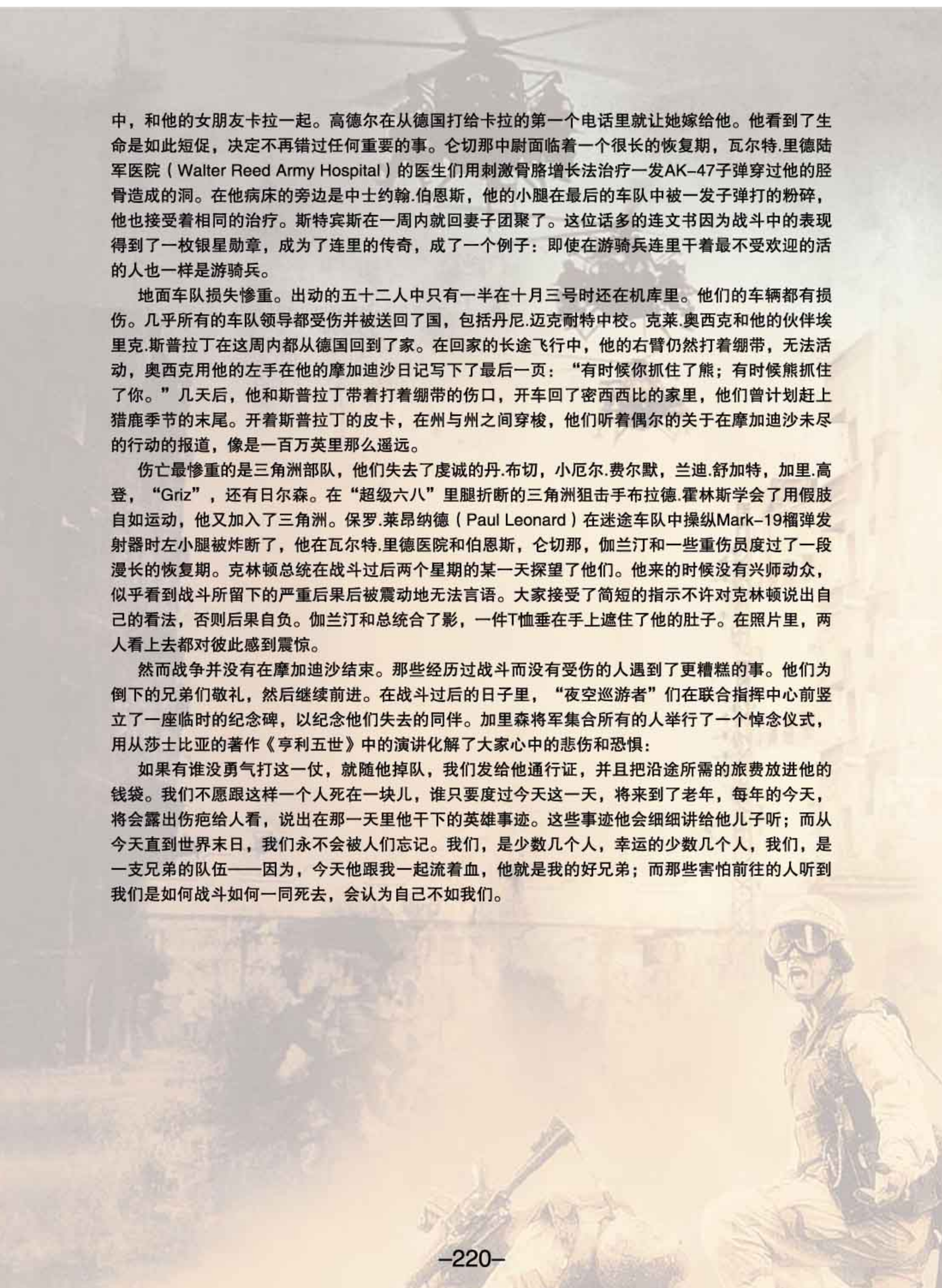
这两种感情并存是很奇怪的。于是经历过战斗而没受伤的人一直在准备武器，车辆，思想和精神。

战斗后两天，一发索马里迫击炮弹在机库外面爆炸，杀死了中士马特·日尔森，他是第一个突袭目标建筑并抓捕索马里俘虏的三角洲部队领导，他的决心和经验在战斗最严酷的时候帮助迷途车队脱险。经历了那场风暴没有受伤，而两天后在机库外面闲聊时却被炸死，这实在不公平。和日尔森一起的是三角洲军医罗伯·马什，他受了重伤。在极度痛苦和大量出血时，马什还是指导着给他做紧急包扎的医护兵。

游骑兵们努力在接受失去同胞的事实。毫无疑问他们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能有其他的九十九人在一个下午和晚上被全副武装的超过一百万的愤怒市民包围后还能幸存下来吗？然后，每一名死去的同胞都是对他们以前对待战斗的态度和骄傲自大的嘲弄。整整一代的美军士兵在服役期间没有经历过如此恐怖的战斗。现在有人经历了。从幸存者脸上能看到艰难取得的胜利。

中士埃弗斯曼重新回忆了他在战斗中的每一个行动，几年后他还是会回忆，从他在盘旋的黑鹰直升机上跳出时扯断了耳机开始，到发现士兵布莱克伯恩摔倒，人事不醒地躺在街上，再到看到他的手下一个接一个中弹，到那次迷途车队中漫长和血腥的归途。为什么当炮火猛烈时他还让他们在街上？他为什么没让他们破门而入进到屋子里？他们在回去的路上怎么会受损失？凯西·乔伊斯就在回来的路上死去了。他无法为此做什么事。有消息说医生也许能够挽救斯科特·伽兰汀的手指。他们缝合了伽兰汀的手和从他胃里取出的手指，希望连接两处的血管能再生。还有消息说布莱克伯恩也能挺过来。他又苏醒了，尽管对摔下来和街上发生什么事一点印象也没有。他能痊愈，但再也不是他的同胞们记忆中的从飞机上摔下来以前的那个他了。剩下的都是受了轻伤的伤员。但埃弗斯曼手下只剩六个人了。

在由斯蒂勒上尉和皮里诺中尉率领的第一小队里，杰米·史密斯死了，在第一处坠机地点处，他痛苦的死亡让一直困扰着皮里诺和中士施密德，后者是三角洲医护兵，他扩大了史密斯的伤口试图挽救他。史密斯的死成了关于这场战斗最大的争论点，因为如果援救部队能迅速赶到沃尔考特的坠机地点，他的生命也许能得到挽救。在第一处坠机地点被击中胯部的游骑兵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将会痊愈。戴尔·塞兹默努力阻止医生因为他的肘部而将他送回国。他希望能再有机会为他的朋友复仇。斯蒂文·安德森一直感到有罪恶感。那么多人死了或受伤了。为什么他却完好无损？他不知道什么让他更生气，是他勉强参加了战斗，还是华盛顿的政客们让他的那么多朋友们被杀和被伤害，就为了抓捕在摩加迪沙的一个愚蠢军阀。他越想就越生气，他对他参军保卫的这个系统丧失了信任感。迈克·高德尔受伤的大腿和臀部被包扎起来，正在康复中，他在这个星期结束前就被送回在伊利诺伊州的家



中，和他的女朋友卡拉一起。高德尔在从德国打给卡拉的第一个电话里就让她嫁给他。他看到了生命是如此短促，决定不再错过任何重要的事。仑切那中尉面临着一个很长的恢复期，瓦尔特·里德陆军医院（Walter Reed Army Hospital）的医生们用刺激骨骼增长法治疗一发AK-47子弹穿过他的胫骨造成的洞。在他病床的旁边是中士约翰·伯恩斯，他的小腿在最后的车队中被一发子弹打的粉碎，他也接受着相同的治疗。斯特宾斯在一周内就回妻子团聚了。这位话多的连文书因为战斗中的表现得到了一枚银星勋章，成为了连里的传奇，成了一个例子：即使在游骑兵连里干着最不受欢迎的活的人也一样是游骑兵。

地面车队损失惨重。出动的五十二人中只有一半在十月三号时还在机库里。他们的车辆都有损伤。几乎所有的车队领导都受伤并被送回了国，包括丹尼·迈克耐特中校。克莱·奥西克和他的伙伴埃里克·斯普拉丁在这周内都从德国回到了家。在回家的长途飞行中，他的右臂仍然打着绷带，无法活动，奥西克用他的左手在他的摩加迪沙日记写下了最后一页：“有时候你抓住了熊；有时候熊抓住了你。”几天后，他和斯普拉丁带着打着绷带的伤口，开车回了密西西比的家里，他们曾计划赶上猎鹿季节的末尾。开着斯普拉丁的皮卡，在州与州之间穿梭，他们听着偶尔的关于在摩加迪沙未尽的行动的报道，像是一百万英里那么遥远。

伤亡最惨重的是三角洲部队，他们失去了虔诚的丹·布切，小厄尔·费尔默，兰迪·舒加特，加里·高登，“Griz”，还有日尔森。在“超级六八”里腿折断的三角洲狙击手布拉德·霍林斯学会了用假肢自如运动，他又加入了三角洲。保罗·莱昂纳德（Paul Leonard）在迷途车队中操纵Mark-19榴弹发射器时左小腿被炸断了，他在瓦尔特·里德医院和伯恩斯，仑切那，伽兰汀和一些重伤员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恢复期。克林顿总统在战斗过后两个星期的某一天探望了他们。他来的时候没有兴师动众，似乎看到战斗所留下的严重后果后被震动地无法言语。大家接受了简短的指示不许对克林顿说出自己的看法，否则后果自负。伽兰汀和总统合了影，一件T恤垂在手上遮住了他的肚子。在照片里，两人看上去都对彼此感到震惊。

然而战争并没有在摩加迪沙结束。那些经历过战斗而没有受伤的人遇到了更糟糕的事。他们为倒下的兄弟们敬礼，然后继续前进。在战斗过后的日子里，“夜空巡游者”们在联合指挥中心前建立了一座临时的纪念碑，以纪念他们失去的同伴。加里森将军集合所有的人举行了一个悼念仪式，用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亨利五世》中的演讲化解了大家心中的悲伤和恐惧：

如果有谁没勇气打这一仗，就随他掉队，我们发给他通行证，并且把沿途所需的旅费放进他的钱袋。我们不愿跟这样一个人死在一块儿，谁只要度过今天这一天，将来到了老年，每年的今天，将会露出伤疤给人看，说出在那一天里他干下的英雄事迹。这些事迹他会细细讲给他儿子听；而从今天直到世界末日，我们永不会被人们忘记。我们，是少数几个人，幸运的少数几个人，我们，是一支兄弟的队伍——因为，今天他跟我一起流着血，他就是我的好兄弟；而那些害怕前往的人听到我们是如何战斗如何一同死去，会认为自己不如我们。

24

维丽·弗兰克在接到他丈夫失踪的报告后一个星期得到了她丈夫的消息。这周实在太可怕了。那些没有得到她们丈夫确切消息的人一直在仔细观察新闻照片和死者的录象带。

一组被最广泛传播的尸体被在街上拖拽的镜头中，左腿被折断的人是汤米·费尔德。其它被拖拽的尸体中，在电视上最常被看到的是兰迪·舒加特。静止的照片中，仰面躺在手推车里的比尔·克里夫兰。这没有得到陆军的官方确认，但家属们知道。

维丽参加克里夫·沃尔考特的葬礼时，听到几处都响起了BP机的声音。两处BP机的响声是陪伴她的队伍里传出的。

他们在葬礼结束后把她拉到一边。维丽以为他们要护送她跟克里斯·沃尔考特（Chris Wolcott）呆一会。相反，他们告诉了他兰迪的尸体被确认了。

她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那是兰迪？他的头发是灰色的吗？”

头发被从身体上撕离了，他们说，但他们形容了他余下的部分。他们告诉她，尸体上还有衣服。她让他们形容一下裤子和内裤。兰迪离开的如此匆忙，维丽没有时间去熨烫他的军队内衣。她把他的家常内衣打了包。当他们告诉他兰迪的内裤的牌子时，她知道了。

25

在被俘的第二个星期里，杜兰特又被转移了，这次似乎是在用篱笆围住的私人住宅。他收到了红十字组织寄来的一盒礼物。里面的一件东西是一本袖珍圣经。

在生存训练中，杜兰特学到了记录时间这一技巧。越南战争中的战俘发现记录时间流逝，每天把无论多无聊的事情都分门别类，能让他们保持理智。保持记录起到了暗示作用。能让你觉得最终会被释放后会有一个故事讲。

他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人，但杜兰特发现圣经自有用途。他开始在边页处用密码记录事情，从他坠机时开始。他写道：

“轰。”记录了被火箭弹击中时的感觉。

“旋转。”

“地平线。”记录了直升机旋转时天和地混乱着的情景。

等等。他继续着，最终记录了他被俘的整个过程，精确到了小时。圣经边缘开始填满了他的笔记。

费里比看着杜兰特学习，并在圣经里做笔记，确信杜兰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

他说：“如果你转为伊斯兰教徒，你就能被释放。”

杜兰特开玩笑说：“你向你的神祈祷，我向我的神祈祷，也许我们都会被释放。”

在收音机里放了一些杜兰特喜欢的歌曲。

在被俘的某一夜里，杜兰特做了个梦。他梦到他成了一名游骑兵，他要和第四小队一起乘坐直升机。可是他笨手笨脚的，一直问：“第四小队在哪里？第四小队在哪里？”他认不出他所询问的人的脸。突然，梦中的人都离开了。天空中一架直升机盘旋而上，只留下他一个人在地上。

当罗伯特·奥克利于十月八日抵达摩加迪沙时，艾迪德仍然躲藏着。花了几天时间安排他才会见了军阀的部落成员。他对哈伯·吉尔部落的领袖说美国反对艾迪德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特遣部队的最初任务已经结束。索马里人不相信。

奥克利说：“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这是真的。”然后他告诉他们克林顿总统要求杜兰特被立即无条件释放。索马里人还是不敢轻信。游骑兵干掉了他们领导层中的六十到七十人。最高领导，包括十月三日被抓获的重要头目，奥马尔·萨拉德和默罕默德·哈桑·阿维尔还被关押在基斯马由海岸外的一座小岛上的监狱里。杜兰特的释放至少要做一笔交易。这是索马里的行事方式。

奥克利说：“我会尽力让那些人被释放，但我无法保证什么。”他指出那些人在理论上是在联合国的监管下。“我会和总统讨论这个，但只有在你们释放杜兰特之后。”

然后这位前任大使传达了一条令人胆寒的消息。他仔细地说：“这不是一条威胁。”但它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

“我对此还没有计划，而且我会尽一切努力防止此事的发生，但如果过了几星期杜兰特还没有被释放，那会怎样呢？不仅你们会丧失现在所得到的信誉，而且我们将考虑我们必须营救他。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为他以任何形式付赎金……我们所考虑的是我们必须营救他，无论我们是在正确的地点还是在错误的地点，和你们的人民之间肯定会爆发战斗。枪声会再次响起，美国方面将不再保持克制，所有被压抑的愤怒将被释放。整个城市将被摧毁，男人，女人，儿童，骆驼，猫，狗，山羊，驴子，所有的东西……这对我们所有人都将是真正的悲剧，但这就是要发生的一切。”

索马里人传递了这条消息给躲藏着的艾迪德，这位军阀看到了奥克利的建议中的聪明之处。他提议立刻交出那名飞行员。

由于担心会抢老朋友海军上将豪伊的镜，奥克利让他们晚几个小时交人，让他有时间离开这个国家。他让他们把杜兰特交给豪伊，然后他飞回了华盛顿。

费里比告诉杜兰特他将在第二天被释放。这位宣传部长很高兴向他传递这条信息，但也很紧张。他为他的朋友和自己感到高兴。他开玩笑说他们两个都要被释放了。费里比将自由地回到他正常的生活。他认为无条件释放杜兰特是艾迪德和哈伯·吉尔部落宽宏大量的最好的展示。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哽住了。他说，这个举动，将取消暴徒侮辱美军尸体的可怕画面造成的影响，那让费里比和他的部落里受过教育的人感到很尴尬。他一再敦促杜兰特保证他将告诉全世界他在被俘期间所受的良好待遇。

由于这个决定太好了，费里比反而担心会遭到破坏。如果一群愤怒的索马里人听到了交易的风声，来找杜兰特然后杀了他怎么办？如果美国人是给他们设圈套的怎么办？美国人可能派什么人来杀掉杜兰特，然后全世界都会相信是艾迪德和哈伯·吉尔部落干的。费里比要求得到更多的保护，部落里派出武装人员把杜兰特被关押的周围包围起来。

那天早上，费里比帮助杜兰特清洗干净。这次，他们没有把他扔进汽车后座，而是用担架轻轻地抬起他，把他放在一辆卡车的后面。杜兰特知道这次不会错了。他没有回到自己人手中之前一直焦虑不安，但费里比是如此高兴和兴奋，于是他知道这次是真的了。

他们载着他开到一个有高墙的营地，然后等待着。当红十字官员到达时，一名军医和他们一起到达，给他做了检查。他想给杜兰特打一针止疼，但费里比说不行。他担心那个医生会给杜兰特注射毒液。

转交杜兰特时没有仪式。红十字官员给了他一封来自劳拉和他父母的信。检查他的医生对记者说他有一条断腿，颧骨粉碎，背部断裂，腿上和肩上还有一些子弹造成的小型伤口，但他的看守们处理的不错。

医生说：“腿用夹板夹住了，但没有被正确摆放，所以非常疼痛。”

然后红十字组织的官员抬起了他。杜兰特抓住了信件，眼泪流了出来，他被抬过了记者们，然后前往他十一天前离开的游骑兵空军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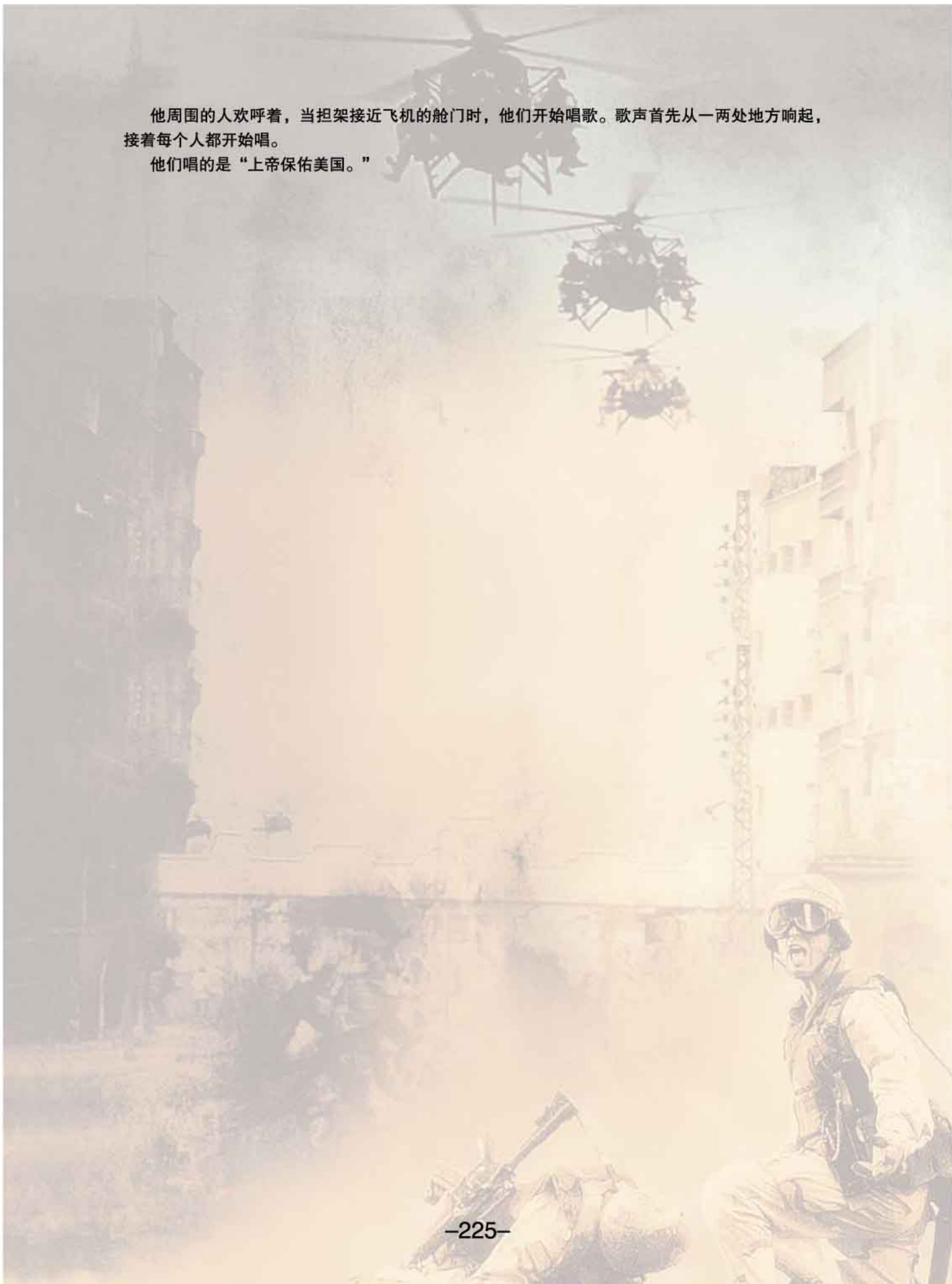
每一名在摩加迪沙战斗幸存下来的美国士兵都在一个月内回到了国内。大多数人都对他们的任务被取消感到痛苦。如果这次行动重要到让十八人死亡，七十三人受伤，更不用说所有死伤的索马里人，那它怎么能在战斗的第二天就被取消了呢。在杜兰特被释放后的几个星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奥克利的指示下）护送艾迪德参加新一轮和平谈判。克林顿总统接受了奥克利传达的索马里领袖的请求。几个月后奥马尔·萨拉德，默罕默德·哈桑·阿维尔和所有被特遣部队抓获的人都被释放了。

当红十字车队到达机场时，得到加强的特遣部队等待着杜兰特。这支超过一千人的穿着卡其迷彩服和圆边沙漠帽的部队很高兴终于有能庆祝的东西了。他们从基地的车道组成了一个走廊一直排到运送杜兰特到德国去的飞机旁，劳拉已经飞到德国等着他。大家都端着纸杯，里面是一口威士忌，让人以为是从杜兰特藏在背包里的杰克·丹尼酒里倒出来的，他在被俘期间在信里警告过他的伙伴们让他们别碰的。

这是欢乐的一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也是悲哀的一天。杜兰特刚知道他是“超级六四”的机组成员和两名勇敢的三角洲队员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微笑着，在担架上通过走廊时强忍住眼泪，输液袋插在手臂上，他紧紧攥住他单位的红色贝雷帽。

他周围的人欢呼着，当担架接近飞机的舱门时，他们开始唱歌。歌声首先从一两处地方响起，接着每个人都开始唱。

他们唱的是“上帝保佑美国。”



去向

（截止到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四日）



上士马特·埃弗斯曼：带领过第四小队，现在是本宁堡游骑兵团的一名上士。他获得了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

一等兵特德·布莱克伯恩：从直升机上摔下后恢复过来，现在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彭萨克拉。



一级准尉迈克·杜兰特：现在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第160特种飞行团中驾驶AH-6小鸟直升机，他还负责管理使用部队里复杂的飞行训练模拟器。他和他的妻子劳拉现在有两个孩子。他获得了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和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少将威廉·F·加里森：承担了战斗全过程的责任。他领导了J.F.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两年，一九九六年八月一日退役，那天是默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在摩加迪沙死去的日子。他现在居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农场里。

中尉拉里·皮里诺：因为率领游骑兵前往第一处坠机地点而获得了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现在是本宁堡游骑兵团的一名上尉。

上士杰夫·斯楚克：因为带领车队进入战斗获得了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现在仍在在本宁堡游骑兵团，是一九九六年的“年度游骑兵”。

约翰·盖伊：仍然是一名海军海豹队员。他获得了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他的梦想是能对那把挡出了子弹从而没让他受重伤的兰道尔刀做一个公证，但一直没实现。

中士斯科特·伽兰汀：战斗初期他的拇指被射掉了，手术挽救了拇指剩下的那部分，还能用。他退伍后上了一所乔治亚的大学。

阿迪亚兹·阿里·阿登：仍然和他的兄弟姐妹以及父母住在摩加迪沙那所被克里夫·沃尔考特的直升机撞掉了一部分的屋子里。



中士迈克·高德爾：在那个漫长的夜晚被射中臀部后，他一直在开玩笑。痊愈后，他获得了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他现在和妻子住在伊利诺伊州的纳泊维勒，他在大学里学习成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他在国民警卫队中服役。

中尉詹姆斯·仑切那：在前往第一处坠机地点时腿严重受伤，现在是夏威夷基地的一名上尉。



专业军士肖·尼尔森：离开了游骑兵团，到怀俄明州的Grand Teton做一名导游，后来重新入伍，这次参加了海军，他希望完成训练成为一名海豹队员。

上士埃德·尤里克：他带领剩下的第二小队，在炮火下到达第一处坠机地点，现在仍在本宁堡游骑兵团。

上尉迈克·斯蒂勒：因为作为游骑兵的领导在战斗中的表现获得了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现在是八十二空降师的一名少校。

一级准尉凯思·琼斯：小鸟直升机驾驶员，他和副驾驶CWO卡尔·梅耶因为在第一处和第二处坠机地点降落并努力展开援救的勇气获得了银星勋章。两人仍是第160团的飞行员。



尤素夫·达希尔·默阿里姆：索马里的民兵，他救了杜兰特一命，在那天的战斗中被一挺机枪射中了胃部。在医院呆了一年后，他痊愈了，现在在摩加迪沙做一名机械工。

一级准尉迈克·高弗纳：黑鹰直升机驾驶员，在两处坠机地点和目标建筑盘旋飞行，并把中弹的直升机飞回了基地，获得了银星勋章。他仍是第160团的飞行员。



专业军士戴尔·塞兹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大块头游骑兵，他割下了胳膊上的石膏参加了战斗，他离开陆军后现在在伊利诺伊州的一所大学里学习成为一名小学老师。

一等兵克莱·奥西克：和来自密苏里州的狩猎伙伴专业军士埃里克·斯普拉丁，伤口痊愈后驱车回家赶上了猎鹿季节。两人现在是美国移民和归化局的特别侦探，奥西克在坎萨斯州，斯普拉丁在亚里桑那州。

上士马特·日尔森：在炮火下坚定地帮助迷途车队返回，在晚上帮助带领援救车队回到城里，追授了银星勋章。他在战斗两天后在特遣部队的机库外遭到迫击炮袭击死亡。



中校丹尼·迈克耐特：迷途车队的指挥官，在路上受伤，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现在他是一名上校。

一等兵阿达尔贝托·罗德里格斯：在迷途车队中的一辆悍马车里被一枚火箭弹炸飞，爬上了一辆五吨卡车，活了下来。他现在在波多黎各的一所大学里。

一等兵特洛伊·卡尔森：在一辆悍马车的后面因为火箭弹爆炸而受伤，退伍后现在在佛罗里达州当一名高压电工。

中士拉雷·凯西：跟随几次车队参战，现在是本宁堡游骑兵团里的一名上士。

专业军士**彼得·斯奎基拉**：连队军械维护员，跟随两次车队参战，退伍后现在在波士顿的一家高科技电子公司任销售经理。

霍默·尼亚帕斯：在迷途车队中双腿受伤，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仍是一名海军海豹队员。

工程军士**提姆·威尔金森**：空军伞兵，救援专家，在第一处坠机地点一再冒着敌人的炮火给伤员提供医疗帮助，获得空军十字勋章和一枚紫心勋章。他仍在空军服役。

上士**雷·杜迪**：坠落的“超级六一”直升机上一名机组成员，失去了一根手指的顶端，仍在坎贝尔堡第160团服役。

上士**阿尔·兰默**：在CSAR小组中在第一处坠机地点绳降，获得银星勋章。他仍在陆军服役。

下士**罗伯·菲力普斯**：在CSAR小组中在第一处坠机地点绳降后，背部、脸部和腿部受伤，痊愈后现在是本宁堡的一名游骑兵上士。

上士**保罗·豪伊**：三角洲小队领导，率领地面大部队前往第一处坠机地点，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他现在是一名军士长，仍在陆军服役。

上尉**斯科特·米勒**：因为率领地面的三角洲部队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现在是一名陆军少校。

一等兵**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在第一处坠机地点被一枚子弹击中腹股沟受了重伤，痊愈。他现在是驻扎在华盛顿州的一名游骑兵。

专业军士**约翰·斯特宾斯**：连文书，在战斗中被震倒并被以为死亡三次，痊愈后获得银星勋章。他现在是本宁堡的一名上士。

中校**比尔·戴维**：回城援救被打散的游骑兵的第十山地师指挥官，现在是布拉格堡的一名上校，指挥卫戍部队。



专业军士**菲尔·勒波尔**：当援救车队进城时，他照料着在街头战斗中被击中的下士杰米·史密斯，他于一九九四年退伍，现在在费城郊区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专业军士**阿伦·艾尔芬格**：跟随援救车队，在车队转错弯进退两难时受伤，退伍后现在是科罗拉多州的一名警官。

一级准尉**丹·乔拉塔**：CSAR乘坐的黑鹰直升机飞行员，在把救援小队放到第一处坠机地点时被一枚火箭弹击中，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仍在第160团服役。

阵亡人员



上士**兰迪·舒加特**：三角洲士兵，在守卫“超级六四”的机组成员中阵亡，获得荣誉勋章。



军士长**加里·高登**：三角洲士兵，在守卫“超级六四”的机组成员中阵亡，获得荣誉勋章。



一级准尉**克里夫·沃尔考特**：“超级六一”的飞行员，获得飞行十字勋章，铜星勋章和空军奖章加V字纹章。



一级准尉**多诺万·布雷利**：“超级六一”的副驾驶，获得飞行十字勋章，铜星勋章和空军奖章加V字纹章。



上士**威廉·克里夫兰**：“超级六四”的机组成员，获得银星勋章，铜星勋章和空军奖章加V字纹章。



上士**托玛斯·费尔德**：“超级六四”的机组成员，获得铜星勋章和空军奖章加V字纹章。



一级准尉**雷蒙德·弗兰克**：“超级六四”的副驾驶，获得银星勋章和空军奖章加V字纹章。



上士**丹尼尔·布切**：在坠落的“超级六一”上，在守卫坠落的机组成员时阵亡，获得银星勋章。

中士**康耐尔·休斯顿**：在援救车队里阵亡，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



中士凯西·乔伊斯：在迷途车队中阵亡，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



专业军士詹姆斯·卡瓦克：在迷途车队中阵亡，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



下士杰米·史密斯：在第一处坠机地点被打散的队伍中流血至死，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



中士多米尼克·皮拉：在援救一等兵特德·布莱克伯恩的车队中阵亡，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



一等兵理查德·卡瓦勒斯基：在迷途车队中阵亡，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



中士洛伦佐·鲁兹：在迷途车队中阵亡，获得铜星勋章加V字纹章。

上士厄尔·费尔默：三角洲士兵，在前往第一处坠机地点处阵亡。



一等兵詹姆斯·马丁：在援救车队中阵亡。



军士长提姆·“Griz”·马丁：三角洲士兵在迷途车队中阵亡。

译后记

十三年前，译者从广播里听到了美军在索马里抓捕艾迪德的时候遇袭，损失严重。

五年前，译者有幸看到了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影片《黑鹰坠落》。影片的真实与残酷让译者为之震惊。

从网上下载了马克.鲍德温的英文原著是在五年前，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就妄图翻译出来。大约翻译了五、六节后懒病犯了，加上中间换了城市，换了工作等诸多事情打扰，翻译就一直搁浅了下来。

稳定了一些后，在听《黑鹰坠落》的导演评论时对其又发生了兴趣，于是把原著大略看了一遍，零五年年底突然又有了翻译的冲动，想找原先的翻译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从头来过。

在大约八个月的翻译过程中（包括又犯懒病，又有杂事），把自己想象成战士们的其中一员，跟着他们从直升机上快速绳降，呼吸着摩加迪沙特有的麝香臭味，守卫着街角的防线，遭受着敌人射击，看着同袍的倒下，夜晚来临后望着皎洁的月光，舔着干涩的嘴唇，握紧手中的枪苦苦等待援救车队的到来……正是这种想象促成了这篇翻译的诞生。

翻译中省略了作者的后记。因为后记中更多的是作者个人对这场战斗的看法。在译者看来，无论这场战斗的对与错，战士们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他们做的很出色。

翻译的最后擅自加上了去向和阵亡人员，资料都来源于互联网，因为觉得读者更会对此感兴趣。

原书中并没有图片和照片，翻译中的图片和照片都来源于互联网，擅自加上是因为觉得有助于读者理解当时的情况。

因为译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和不太符合国人阅读习惯的地方，敬请读者原谅。

hj6093
2006-6于SH